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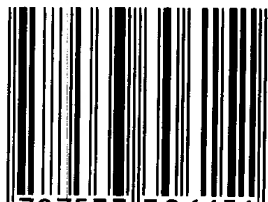
集部

第四〇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0/08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6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 集部第四〇〇冊目次

## 集部·總集類

古文精藻二卷

〔清〕李光地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李維迪刻榕村全書本

..... 一

姚江逸詩十五卷

〔清〕黃宗義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南雷懷謝堂刻五十七年倪繼宗重修本

..... 七一

明文授讀六十二卷(一)

〔清〕黃宗義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康熙三十六年張錫琨味芹堂刻本

..... 二〇二



# 古文精藻二卷

〔清〕李光地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李維迪刻

榕村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文精藻

二卷》提要

予始銜

命視學則欲摘刻唐宋四家文略以惠遠  
僻之士不能得書者會友人宦江西請  
緩斯役未久以恤玄橐亦在焉校士一  
年由南既畢每見下邑孤村之士果限  
於荒僻不能得書或師承無資而修身

古文精藻序

不曾見古文一字即見亦不曉為當讀  
則予前序所謂剝剝於村學坊賈之餘  
其氣體卑凡殆非才之過者又豈非教  
者之責歟今欲廣刻而力未能且患讀  
者之未足於日力也遂自史漢以來六  
十餘篇有筆勢文采者刻以詒之使雅



年晚出讀而知好馬則自將求覽其全  
博其趣精蒐發講主俟於子以清淫李  
光地書

古文精華目錄

上卷

谷無惠王書  
過秦論上  
秦楚之際月表  
伯夷傳  
龜策傳  
蘇珠厓對  
移讓太常博士  
游俠傳  
諸侯王表  
王莽傳贊  
乞歸兄起疏  
逸民傳  
正議  
後出師表  
與楊脩書  
乞不葬士息表  
代劉弘祭諸葛武侯文  
論衡  
歐陽王書  
論務農積貯疏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賈原傳  
竇乙蜀檄  
陳外家封事  
解嘲

古文精華目錄

諸侯王表  
游俠傳  
諸侯王表  
諸侯王經章句疏  
儒林傳  
諸王別傳表  
前出師表  
陳絕孫權  
求通親親表  
正議為武侯文集表  
論衡



上宰相書

與崔季遠

與鄂州柳中丞書

進學解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送窮文

與蕭翰林儔書

智進士王泰元失火書

正考功崔廣都書

與殷侍御書

師說

張中丞傳後叙

柳子厚墓誌銘

祭姪魚文

與京兆許孟容書

箕子廟碑

石阻孫吳誌銘

詩義序

答司馬諫議書

送閣記

上田樞密書

答謝舉廉書

費州快哉亭記

墨池記

書義序

劉禮義序

答韶州張敬丞書

褒禪山記

表忠觀碑

答李端叔書

范貫之奏議序

寄魏鄭公傳後

目錄

答進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而後先王之明。有寧又下之義。故道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害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廢之。故容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為行而結交者。主名之主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萬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容於燕。先王過舉。用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

有積怨深怒於齊。不置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強。素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太破也。先王以為然。其符節。南使臣於趙。趙頭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七重河北之地。隨先王而奉之。濟上海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三遁而走。皆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玩。盡收入于燕。齊罷設於軍。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齊反乎。齊之植植於汶。豈自三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燕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



比小。賢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  
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聲知之士。名成而  
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里之疆。國收八百歲  
之業。積及至。秦群臣之日餘教。未敢執政任事之。臣情法。令慎。庶  
學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  
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閭閻。而吳王遠逐至郢。夫差弟是也。  
滿之。鷗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  
悔。子胥不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  
以明先王之遺。臣之上計也。難毀辱之。非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

古文精華

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  
數不棄其名。意不棄其言。不自棄也。臣聞古之君子。  
交不棄其意。故忠臣去國不棄其名。臣雖不佞。敢奉教於君子矣。  
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詠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  
之留意焉。  
樂毅懷說齊趙趙尊樂毅。警動於燕齊。於是惠王使人讓  
樂毅。且謂之樂毅報遺書云。燕復以設子開為昌國君。而設  
趙東復通燕。燕趙以為家卿。左國無以誅與先秦無此淳厚  
君。今恥智也。

信陵君上魏王書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  
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施厚積  
德也。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  
無罪。得奪之國。此於親戚。士而況于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  
共伐韓。而益近秦。秦臣其威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  
不忠。夫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  
以不亡乎。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鄭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  
而負強秦之親。王以為利。不非無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

古文精華

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  
踰河。絕上黨而攻強趙。是後關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  
倚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二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  
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若蔡左召陵。與楚兵決于陳。如  
秦又不為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  
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丘安城。境津以臨河內。  
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火於潁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  
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秦棄陽昆。



陽。不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統舞陽之北。以東。事許  
 南。必危。南國雖無危。魏國豈得安哉。且夫。韓不愛安陵。可  
 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  
 千。有餘。有山河以。之。有周。以。間。從林。卿。軍。以。手。於。今。秦  
 十。攻。魏。國。中。遂。城。盡。拔。文。臺。墮。垂。竹。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  
 遂。以。圖。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交。六。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  
 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  
 也。尚。千。里。一。偶。若。是。矣。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關  
 之。無。周。端。河。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

楚。魏。好。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  
 七。猶。弗。聽。投。質。于。趙。請。為。天。下。厲。行。類。刃。以。臣。之。惡。觀。之。則。楚。遠  
 不。與。之。也。以。何。也。則。皆。知。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  
 臣。海。內。之。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質。之。以。  
 楚。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如。此。則。士。民。不  
 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而。無。與。強。秦。嘆。之。禍。也。夫。存  
 韓。安。魏。已。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于。共。甯。使。道。已。  
 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其。上。黨。也。共。有。其。以。  
 必。德。魏。愛。魏。重。魏。民。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財。

如。得。韓。以。為。魏。附。大。梁。河。外。必。安。  
 遂。大。破。之。秦。畏。天。下。西。鄉。而。事。秦。  
 秦。燭。以。數。計。離。小。其。後。六。國。也。後。  
 極。曲。折。反。復。之。數。  
 有。天。下。之。勢。必。安。必。危。  
 臣。臣。不。久。矣。  
 才。如。所。策。者。安。亦。

古文精義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公。據。教。國。之。國。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之。有。席。天。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君。臣。之。內。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致。天。下。之。士。合。從。結。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四。君。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齊。楚。宋。

古文精義

齊。明。周。最。陳。軫。魏。緩。翟。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臆。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皆。以。十。萬。之。地。下。萬。之。衆。開。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邊。巡。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子。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略。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勢。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軍。八。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而。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威。不。而。取。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大。名。執。海。內。以。數。管。一。百。城。振。

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僂。首。係。頸。要。命。下。更。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都。句。奴。七。百。餘。里。明。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一。郡。怨。于。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鑠。鏃。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一。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國。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如。皇。既。沒。餘。威。震。殊。俗。然。而。陳。涉。甕。頭。繩。墨。之。子。亡。之。人。而。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四。

古文精義

頻。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倡。起。阡。陌。之。中。率。衆。散。之。卒。將。數。百。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被。函。之。固。自。若。也。不。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君。錫。腰。棘。非。鉅。於。鈞。戟。長。轍。也。摘。成。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七。也。然。而。成。敗。異。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衆。與。陳。涉。度。長。黎。大。比。權。量。力。則。一。小。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衆。之。權。招。八。州。而。一。小。年。而。語。矣。後。以。大。合。為。家。殺。兩。萬。宮。一。夫。作。難。而。七。廟。蒙。身。死。為。天。下。



以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通篇叙事只用一語句議論。則似覺意思周匝。蓋無遺。其  
古來第一篇論世也。精悍。故增多方。未有

古文精華

論務農積貯疏

賈誼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  
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  
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  
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廷。莫之振救。生之  
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  
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而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貼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饉。天

古文精華

九

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  
然邊境有急。穀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  
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餓。其胥政治未畢。通也。達  
方之能。疑者正舉而爭起矣。遇駭而國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  
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  
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殿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  
者甚多。而末者甚少。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則畜積足而人樂  
其所矣。可以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康康也。竊為陛下惜之。  
帶先泰文。而已開西京之雄厚。蘇家而極力規摹。而不可追者。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堯舜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拔劍。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考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

古文諸家

鋒鏑。鉏耰。禁維。為世之安。坐王臨之。興起于閭巷。合從討伐。執于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雄深警拔。俯視百家。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後以前為漢。則劉一等公侯伯子男。坐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公於齊。燕王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平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屬幽之後。王室缺。侯伯。漢國興。為天。繼弗能正。其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本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為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楚河。濟。阿。

古文諸家

十一

魏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數。泗。海。會。稽。為梁楚。美。南。長。沙。四。皆。外。植。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蓋。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一河東郡。魏。川。而。陽。自。江。陵。以。西。至。一。有。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強。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尊益。疎諸侯。或驕奢。恣。臣。刻。謀。為。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一。淮。南。今。二。及。天。文。祿。



為王王于支房為侯百有餘焉其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隨別地  
 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  
 阪海咸鈔于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  
 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著勸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  
 諸侯間大牙相臨秉其院塞地利殫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  
 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還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諸其下益  
 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強之以仁義為本  
 文勢雄拔高不可攀立論則不若班史之精當詳盡

伯夷列傳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  
 年功用以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  
 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  
 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  
 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

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  
 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  
 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  
 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絮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四也、屢  
空糟糠不厭、而卒登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  
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  
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  
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就後出言、行不由徑、非  
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感焉、僕所謂天道是  
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著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學者死權、衆庶馮生、  
以一概之、又推士之、立名者、有可傳、而後傳、此孔子之序、則太伯、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  
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愚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秦穴之士  
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  
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  
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謾  
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  
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諂諂之蔽明也、  
邪諂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  
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依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諫人之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  
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讟  
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此其行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  
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  
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渝、自陳、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死、其後楚雖復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



患之乃令張儀倖去秦厚幣要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  
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  
齊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  
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  
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  
怒不救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  
願得張儀而耳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  
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說說韓於懷王之寵姬鄭袖

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  
及謀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  
平曰秦虎狼之心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  
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  
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  
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怨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原既放之雖放流離願楚國繁心懷王不忘欲反莫幸君之一  
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

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  
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  
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  
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  
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  
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  
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  
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  
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  
多悲時作之者偶舉言之

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客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  
削數十載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  
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序事議論窮極變態



龜策列傳

史記

本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祿祥。塗山之兆。從而長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放。與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亦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變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筮者。乃取著龜。已則蓍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遠事。無不定。

古文指掌

決疑無不見。其說藉神求問之通者。以為後世。氣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定。此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索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寧國。目少呂。后安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嗜官。世世相傳。其稍微。漢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服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裏。先圖其利。及猛將掛鋒。斬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

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二十朋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以卜筮射覆。道五蠱。時或頗。素有不眠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驚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捷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夢。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不可謂不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積祥者。鬼

古文指掌

十九

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運。為靈物。鬼神所依也。葉之上。若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陽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峻潔精微。在司馬文中。亦臻極至。微論諸先生也。昔段推本龜策為重事。次段兼論人鬼之理。而歸重於神。以完首段意。三段刺當時卜筮者不得其人。而壁引古占之信。識明察者見得卜筮之人為重事。四段又兼收人鬼之理。而歸重於人以完三段意。



論巴蜀徵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誦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關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賔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關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

古文辭集

二十一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燿。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遠慮。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于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罪。身死無名。謫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

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惠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自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忘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至下縣道。使咸諭陛下之意。唯無忽也。

承望文飾之言。然可謂善於詞令矣。

古文辭集

二十一



賢珠屋對

賈杜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  
聞堯舜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能曰  
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而流沙東漸于海、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  
君臣欲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  
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  
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  
其表也、南征不遠、齊桓收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

古文精義

二十二

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  
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  
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閉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  
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  
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  
求來獻、當此之時、遠游之樂、絕奇麗之路、塞卿衡之倡微矣、夫復  
言威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古文精義

二十二

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廩廩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  
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擴張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元  
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  
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  
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車、郭  
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  
南王盜竊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廊地、泰  
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  
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廓、相枕席於道、陷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天

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  
惻惻之念、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  
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  
國、哀則先叩、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  
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不  
足郡縣置之、顓頊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瘴氣、水土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屋有珠、犀羣瑇瑁也、棄之不足  
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  
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



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而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玉。專用恤關東為憂。

揚子雲謂微捐之。則以鱗介易我衣裳。其文詞雄偉。猶有太傅家風焉。

古文精義

卷二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所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莞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弑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

古文精義

卷二

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甚危殆。賴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盡殺大臣。終有閼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軍國權。五侯騎奢僭威。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



此公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節守皆  
出其門執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  
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擠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識者尤非踐而  
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刺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  
金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稱內有管蔡之前外假周公之  
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借貴未有如王氏者  
也雖周皇父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或必有  
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  
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

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  
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今國祚移于外親降為皂隸銀不為  
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  
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無形  
銷患于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  
授以政皆嚴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  
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常安不失社稷  
所以褒隆外內之姓子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

今六卿必起于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汲圖不可不愛  
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  
汲聖思審固幾察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若萬安之實用保  
宗廟又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更生昌陵外家兩疏至王莽篡漢延及赤眉之亂而其言悉驗  
故班史贊之曰向言山陵之戒於今督之指明梓柱以推廢興  
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蓋服其先見如神之哲



移讓太常博士書

劉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著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通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遠丘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

古文精華

卷八

律然。公卿大臣。絲繆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臧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十年。辭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

之遺。至嘉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也。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聞學殘文缺。稍離其真。延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

簡。傳或闕。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李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注。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扶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

古文精華

卷九

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聞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遠近臣奉旨。衛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微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近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微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往者博士書有臥陽。春秋公羊。易則施



孝宜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  
相。反猶立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聖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穀梁之  
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  
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于文史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叙道術興廢上下千餘年而斯文之志甚銳。董賈二劉鄭康成  
等之功所以至今不廢也。



鮮明

楊雄

客。謝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  
下榮父母。折人之主。僭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  
丹其戟。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歲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  
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  
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元五千文。主禁扶  
疎。獨說十餘萬言。要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  
骨髓。然位不過侍郎。招繞給事黃門。意者元得毋尚白乎。何為  
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求丹吾戟。不知一跌將赤

古文精義

三十一

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  
裂。至為戰國。上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  
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素。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頤亢而取  
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南番禺。後  
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製以質鉄。散以禮樂。風以詩  
書。曠以歲月。結以爵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  
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絛垂纓而談者。皆擬於  
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富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且。擢擢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



集不為之多。雙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  
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穀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  
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樂吟而嘆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  
蕭子房乎。勃樊霍則不敵。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  
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  
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嘆。或橫  
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通。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  
或擁帚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空際蹈瑕而無  
所訕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使  
肩。

古文精華

三十一

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  
而投連。卿使上世之士。處厚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  
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  
者滅。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營地。滅其執。高明  
之家。鬼職其室。攫擊者亡。默默者存。任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  
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受清受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  
世異自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如何。今子適以臨泉而嘆。鳳  
皇就蜺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嘆我元之尚白。吾亦嘆子之  
病甚。不遭吏謝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元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

何必元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體。免於微索。俞肩隨  
背扶服。八蒙激印。萬乘之主。芥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  
東之匹夫也。領頭折頸。涕泣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搃其咽。抗其氣。  
捫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華已平。都於雒陽。妻敬妻。軀  
脫輓。掉三寸之舌。達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  
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  
之儀。得也。甫刑靡散。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  
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威  
矣。有建妻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

古文精華

三十二

史之閒則狂矣。天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樹若  
砥柱。唯其人之膽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  
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四  
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劍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  
資於卓氏。東方朔劉向。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  
獨守吾太元。  
此文雖重複在後段。然用意深處正在此。蓋客先所問。既答以  
時之不同。而炎赫之地。又非已所樂居。其意已足。及再問。何必  
以元成名。則是欲其隨世。能功名。不必擇時也。吞言范蔡亡命。



二天。指權竊位不足道。即蕭州之律。非唐虞之象刑。叔孫之禮。非二代之制。劉敬之策。亦非周公務德不恃險之雅意也。言外皆有不屑慕効之意。若范蔡則於今日便無所用。無論言初矣。蕭曹張陳功雖可紀。而與已不同。遇商霍公孫之或違會。或規時。四皓方高之或索身。或自污。雖各逐其意。而與已不同。趙故曰。我其於是。孰太元子蕩然肆意。不拘學。今此楊子之志也。當也時也。莽字皆是陪說。若將末段仍作時勢不同解釋。豈不重疊無味。

諸侯王表

班固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開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郡相其治。致利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平晚。隕河洛之間。分為二。有逃貴之。豈被竊缺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教極德盡。既於王。降為庶人。用天年終。歸位已絕。於

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就勝之地。騎狙詐之兵。禁食山東。空切取勝。因於其所習。自任私智。矯發三代。蓋藏古跡。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外亡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割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際。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勝九國。自馬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輔。漢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河以徒。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界淮。漢。為淮南。波漢之陽。臣光竊



為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據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  
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  
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  
官同制京師可謂極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  
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七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  
難成大宗之業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溢以致  
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睚眦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  
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  
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

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主者大國  
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遙矣景遭七國之難  
抑損諸侯減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  
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  
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執典富室亡異而卒朝短  
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窮亡所忌憚生其  
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  
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而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  
符命漢諸侯王厥角詣首為上號就惟恐任後或乃稱美頌德以

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滅論  
論封建今古當以此篇為第一



游俠傳

前漢書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虐政，陵夷至于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由是列國公子魏有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魏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

古文精義

三

天下搢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濶，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瑒從車千乘，而吳漢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騁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慕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易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舉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舉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

於誅矣。觀其流良泛愛，振窮周急，顯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尚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獲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孟堅家學淵源，楊劉故漢書議論往往醇粹，其得於法言義略者亦多矣。然於祖歆本傳一筆不著，此所以為古之遺直。

古文精義

三



王莽傳

班固

賢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莽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也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既不仁而有倭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統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歲非其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廷變務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莫不喪其樂生之心中

古文精華

四十一

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失體分裂遂今天下城邑為虛丘壠發掘害傷生民事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城亡皆蛇龍絕氣非命之運賊色蠅聲餘分閭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贊法如此方確切精當

請試五經章句疏

徐防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弘光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有趙明成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所以示人好惡改教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與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

古文精華

四十二

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問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為非義竟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若可矯革

歷代經學盛衰習尚厚薄其軌鑑



為兄起請歸葬

張昭

妾同產兄兩城都護定遠侯起。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起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起以一身轉側絕域。曉督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披金甌。不避死。巨類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起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于歲暮。犬馬齒索。索索之性。悖逆傷老。而超旦暮入地。久

古文精華

四十二

不見代。恐開。嘉。究。之。源。生。運。亂。之。心。而。御。扶。夫。威。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起。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謝。望。三。年。于。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三。英。骨。之。恩。子。方。家。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沈。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欲。恐。不。後。托。見。妾。誠。傷。超。以。上。年。奶。忠。孝。於。沙。

漢。疾。老。則。便。捐。死。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赦。復。超。後。有。一。旦。之。變。冀。超。家。得。蒙。趙。母。樹。姬。先。請。之。貸。妾。愚。想。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東京。文。漸。衰。薄。惟。班。氏。兄。弟。獨。存。醇厚。漢。書。蓋。大。家。與。兄。同。共。或。者。觀。此。文。與。孟。堅。佳。處。如。出。一。手。

古文精華

四十三



儒林傳

後漢書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樹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遷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篋置千歲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中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古文精義

四十五

冠通。天。高。九。十。里。有。餘。通。天。冠。衣。日。月。備。法。物。之。為。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劉。辟。雍。之。上。尊。養。老。老。更。更。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刻。帝。綰。紳。之。人。開。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未。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勿。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成。於。未。乎。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延。展。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頒。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數。梁。丘。氏。八。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為。第。為。諱。即。給。事。近。署。所以。綱。緝。遺。逸。

博存衆家。孝和亦敦幸。東觀覽圖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

獎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即能通經術者。皆得舉。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友相視。息散。無舍類。類。勒為國說。收見莠莠。至於新刈其下。順帝威。麗。之。言。乃更脩。費。字。凡所造。構。二百四十。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獻於鄉射。月一餐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遂。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矣。

古文精義

四十五

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告。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奏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而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史氏擾亂。自碑。庫。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繡。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膝。褰。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報。遠。後。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收。盡。焉。東。京。學。者。概。最。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近。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



有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逐著其志。  
一代斯文興廢。如指掌叙次。亦精奇現義。

逸民傳

後漢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先稱則天。不  
屈類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  
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  
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若俗以動其樂。或與物以激  
其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  
故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  
乘莫移其情。使鳩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  
者然而蟬蛻書錄之中。自致策臣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

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騁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  
王莽篡位。士之慕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勢持而去之者。  
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遠志之遠也。先  
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貴相望於巖中矣。若  
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  
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  
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蓋與卿相等。列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  
之此篇。  
每謂蔚宗氣促。此篇無魏班氏。



請王劉備頭

諸葛亮等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  
呂竊命。茅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國威權。窮凶極亂。  
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虎博陸則不能擒。凶討逆扶危定。傾伏  
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家運不造之難。董卓首亂。蕩  
京畿。曹操陷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則畏天下殘賊。民  
物久令陛下蒙塵幽處。人神無位。過絕王命。厥咎皇極。欲使神器  
左將軍領司隸校尉制豫益等州牧宜城亭侯備。授朝爵秩。念在  
踰力以狗國難。觀其機兆。赫然發憤。與車騎將軍董承謀共誅操。

古文精華

將安國靜難。克寧蕙都會。承不密。操遊魂遂得長惡。殘賊海內。  
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閭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  
息。昔在虞書。教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  
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  
基。亮等以僂肺腑。枝葉宋子。蕃翰心存國家。念在耳乳。自備破敗。  
漢中海內英雄。望風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撫社  
稷。光昭萬世。奉辭在外。詔命斷絕。昔西河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  
限於河山。位同權均。不無相率。咸推寶融。以為元帥。率之績效。摧  
破魏賊。今社稷之難。甚于阬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群僚。朝廷有蕭

之危。而禦侮未立。可為寒心。臣等輒依故典。立備為漢中王。拜

大司馬。董督六軍。糾合同盟。掃除凶逆。以漢中已蜀廣漢建寧為  
國。所置並因漢初立諸侯王故典。大權宜之際。蜀利國家。專之可  
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不恨。

此造上之文也。表辭乃蜀人李朝華。雖雅健。東來之盛。何  
以加焉。

古文精華



正議

諸葛亮

昔在項羽。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  
 魏不審鑒。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著艾之。  
 齒承偏指。而進書有若崇疎稱莽之功。亦特偏于元禍。苟免者邪。  
 昔世祖創述舊基。奮卒數千。摧莽。強。依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  
 夫據道討。溺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誦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  
 救張郃於陽平。勢窮處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  
 地。溪知神龍不可妄獲。旋還未至。賊奔而死于桓溫。遂繼之以策。  
 縱使二三千多。遂象張純靡之說。東進。雖究滔天之罪。欲以誣毀。

古今類纂

五

唐帝。諷解為殺。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  
 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韓氏整卒。牧萬制四。  
 方。處海內。況以六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先主初。遣親人使華。欲王。胡等以書招孔明。盛陳眾寡強弱之。  
 不敵。武侯不答。作正議。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勲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甚危急存。  
 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憚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若。追先。  
 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  
 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  
 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  
 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待。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忠。純。是。以。先。帝。簡。拔。  
 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

古今類纂

五

神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日。  
 日。先帝稱之曰。欲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  
 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  
 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先帝在。  
 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惜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  
 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頃。而任。即軍之際。奉命。



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祿，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臣死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詔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

古文精義

平二

末後自任興復，處甚整、武侯非妄言者，故先儒謂孔明三年不死可以取魏。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執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險，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

古文精義

平三

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琰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草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連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一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如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初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而能，猶有此失，况臣為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畏趙雲、楊、馬、王、關、芝、丁、主、白、壽、劉、鄧、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安將無前實



史青光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計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佳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遣關羽敗於猇亭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遣關羽敗於猇亭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

古文釋義

五十四

此在馬謖建節度之後故詞氣與前表不同然其為自任之重則一也

珠絕孫權

諸葛亮

權有借逆之心久矣矣國家所以累其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擊我必汲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輝穆未可一朝定也頃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焉足不能併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惟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準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累民

古文釋義

五十五

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勝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待盡西北之為利亦已汲矣權借之罪未宜明也

七年吳稱帝告於漢羣臣議絕之武侯以為不可遂遣陳震入吳通賀權大喜與震盟中分天下其檄書稱武侯曰漢諸葛丞相翼戴本國典我在外德威遠著信威陰陽誠動天地自是蜀吳之故無貳至蜀亡吳猶救之



與楊脩書

賈植

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  
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責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  
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總發述於大魏。足下  
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  
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誅之。傾八紘以掩之。今盡棄茲國矣。  
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  
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辭蓋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獨  
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

古文精義

五十一

數者。良後之嘆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談。彈其文有  
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色之。僕自以才不  
敵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  
後世誰相如定吾文者耶。吾常歎此。連言以為美譚。昔尼父之文。  
辭與人通流。至於春秋。游夏不能措一宇。過此而言不病者。吾  
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  
藏於斷割。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摘疵利病。音田  
已毀。五帝罪三王。貳五伯於後。下一旦而服千人。曾遭一說。使終  
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什進求之不難。可無熱息乎。人

古文精義

五十二

此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哉。今往僕少  
少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譚巷說。必有可採。擊壤之歌。有應風  
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不足為。揚大義。彰示米  
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  
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  
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  
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褒貶。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  
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

古文精義

五十三

昨時惠子之知我也

子建少年文便雄英如此



求通親表

曾植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咏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

古文精華

五十八

資帝堯欽明之德，體文王至仁之惠，洽椒房之恩，昭九族羣臣百僚。指休通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洽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達，甚乎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威威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

子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是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咏復存於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駟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華轂，承奉聖問，拾遺左右，乃臣母情之至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誅棠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我罔極之哀。四節之會，鬼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議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

古文精華

五十九

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于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之怨，谷風有棄子之嘆。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懷懷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鵠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俯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臣卽位疑忌謂王於柱尤甚故奏表云云。陳思大接響西京詩尤卓犖雄厚六代文人崇之以爲大章之有陳思知人論之有周札

乞勿發士息疏

曹植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思不中絕數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已之所以授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持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敗莖死毋彼尚不欺死父相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還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倡汝爲和殺和殺宜走

古文解義

六十一

於是管仲倡之少年走而和之凡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籙王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棄城頃不足以自救況皆後老耄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籙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顧此方外不定必當煩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于弟懷糧銜鋒晨旦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淚增河懸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選募人已竭



尚有。小兒七八歲以上。十六七以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當年者。臥在床席。非藥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三十七人。疾瘵風靡。先。皆。望。賈。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竟可以擊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執。鉏。耨。草。驅。獲。鳥。鵲。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廢。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暇。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百。業。者。並。後。見。送。賻。若。盡。賻。悵。然。失。關。伏。以。為。陛下。既。壽。臣。可察。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家。名。為。陵。不。使。其。危。意。

古文精華

六十二

獨。立。無。異。於。几。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恭。簞。瓢。類。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惡。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望。釋。疑。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成。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絕。維。繫。於。祿。俸。有。肩。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遠。仁。德。以。副。前。恩。意。氣。激。昂。文。辭。高。妙。

上諸葛文集表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先主。國。賈。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立。善。有。遺。誠。是。大。晉。先。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則除復重。隨順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為。名。如。右。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通。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州。躬。耕。于。野。不。求。閑。逸。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逐。鮮。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

古文精華

六十三

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布。服。仰。備。又。親。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敗。其。軍。乘。勢。克。捷。江。南。悉。平。後。傳。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妙。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跨。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餘。語。涉。



原。就。衡。上。國。考。是。以。用。兵。不。戰。憂。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最。  
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果。寡。不。  
伴。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  
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罷。休。政。理。抑。亦。管。蕭。之。  
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  
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  
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告。  
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逮。譬。也。  
孟。軻。有。云。以。遠。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教。人。雖。死。不。忿。信。矣。論。

古文精華

六十四

者。或。怪。亮。文。彩。不。點。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替。縣。大。賢。也。周。  
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詰。煩。而。悉。何。則。替。  
縣。與。所。為。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  
其。文。指。不。得。及。遂。也。然。其。教。遺。言。皆。經。事。條。物。公。誠。之。心。形。子。  
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遠。遐。方。聖。焉。  
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  
之。道。也。謹。錄。寫。上。諸。著。作。  
武。侯。佐。蜀。事。自。千。古。此。文。亦。可。謂。辭。事。相。稱。矣。然。武。侯。實。兼。仁。  
義。即。制。王。者。之。師。壽。以。為。短。於。奇。謀。此。其。誠。見。之。差。非。有。所。懸。憾。

代劉弘祭諸葛武侯

李興

天子命我于河之陽。聽鼓鼙而求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望。  
遠。載。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入。靡。滯。大。德。不。常。故。  
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躍。準。解。褐。於。三。聘。左。得。招。而。泰。  
裳。管。約。變。於。受。命。貢。威。敵。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漢。麓。  
傳。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已。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同。  
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方。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  
哉。吾。子。獨。舍。天。靈。豈。神。之。祐。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  
通。夢。恨。不。同。生。惟。子。八。陣。不。在。孫。吳。水。牛。之。奇。則。亦。舐。模。神。弩。之。

古文精華

六十五

功。一。何。微。妙。子。井。奔。覽。又。何。秘。要。昔。在。顯。天。有。名。無。迹。若。吾。僑。  
良。等。妙。畫。藏。文。既。沒。以。言。見。稱。猶。未。若。子。言。行。並。微。夷。吾。反。培。崇。  
毅。不。終。真。比。於。爾。朋。哲。守。冲。臨。終。愛。寄。讓。過。許。由。負。衆。治。事。民。直。  
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比。管。  
長。豈。徒。聖。宣。懷。慨。餐。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恢。靡。  
日。居。月。諸。時。實。其。夕。誰。能。不。沒。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味。  
歌。餘。典。儒。夫。持。厲。越。越。迎。矣。欣。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矣。曠。昔。  
之。年。萬。里。殊。途。今。我。來。斯。觀。爾。故。墟。茂。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  
而。反。周。想。同。兩。以。舅。舅。莫。影。響。之。有。於。神。而。有。靈。豈。其。誠。諸。



與李鄴子也。觀昔間人士。贊述猷猷。功德多矣。抑正雅操。此五  
極至。

古文精義

六十六

論燕周

孫盛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  
謂萬乘之主。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異微榮。感矣。且以事勢言之。  
理有未盡。何者。禪繼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  
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  
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  
邀。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  
此則善。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永命竄赴。何投寄之無所。而  
慮于必亡耶。魏師之來。塞國大衆。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

古文精義

六十七

多。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情之卒。此越  
王所以敗閭閻田單。所以摧騎叔也。何為忽忽遽自因。下登壁  
于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  
之下。壯哉斯言。可以左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  
主滅。或魚鼎為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  
向使懷苟存之計。納燕周之言。何邦基之能。博今名之可獲哉。  
既聞主周實驚臣方之中。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陽秋論駁多迂大關於情實。惟此則鑒。中宵禁不使高聲。乃  
悅恨。



上軍相繼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著者我、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莪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有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也、

古文精義

六十八

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我、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

美辭之道、雖馬而致、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墳皆聖人之書、揚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或或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若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悲憤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特於教化、妖淫誤徒、諱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官、其可懷連進乎四海、無所歸、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持棄其舊而新其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憚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

古文精義

六十九

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黜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逕行、是棄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敢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恤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履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以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指用其能、埋不能用其



明理不明者耳下之脩已立哉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禁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羞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遠遁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選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虛隱就聞者亦人

古文精華

七十

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辱榮鹿之與虞後飲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縊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續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般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遠之策不由是而稍進焉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估稿沈溺則聞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哉

馬縵其冠于子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處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于蹟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千載無兩

古文精華

七十一



上考功崔虞部書

韓愈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休，又數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為故有所遺，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雲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開其所從來必言之中，竟以無事見出，所謂能得之而又懸於中者，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九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

古文精義

七十一

所不言者，殺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三人若國所傳聞，華實蓋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遠，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九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僣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從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授判，欲學為侯，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日，是以勞思

古文精義

七十一

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還，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已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從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道

且以為知己者之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從屋賃僕之資，無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父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接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連出上宰相書之上，而正集刪之，何耶，流落人間，泰山豪傑，識者有同歎矣。



與崔尋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于維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脩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系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此待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以及之。乃相

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聞見。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識。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

事。故華。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惟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盡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題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飴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當事已。未及見賢

者。恒。不。遇。不。賢。者。比。有。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難。得。早。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糲。糲。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垂於人。何害。况又時有棄得者耶。崔君崔君。無忌無忌。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頽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兄來。憶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春光。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口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



乃一豎兩並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始僕者又、  
以、於、久、長、以此、忽、忽、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  
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等、此、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焉、下、足、  
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  
韓公此文、米幅、却是知天者、遂窮文、所謂小人君子、其心不同、  
惟乖於時、乃與天通、亦猶是也、柳子所述韓子言天之說、蓋公  
所以為戲耳、不然則柳子以意推說其言之誤也、

谷成侍御書

韓愈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示、口、殊、無、增、敏、感、然、汗、出、以、慙、愈、於、  
進士中、為、知、讀、經、者、一、米、應、舉、事、隨、口、生、雖、欲、加、功、竟、無、其、  
暇、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則、然、不、見、已、缺、口、失、月、亡、以、至、  
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踉、蹌、愧、生、於、  
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開、口、授、  
指、畧、私、心、喜、幸、恨、遠、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縻、未、得、繼、請、意、  
惟、力、不、能、自、強、此、宜、在、括、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章、  
近、古、可、令、叙、所、江、書、惠、出、非、望、永、命、友、側、言、誘、不、倦、斯、為、多、方、敢、

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僥、於、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  
而、賜、辱、賜、執、經、座、下、適、幸、所、聞、是、為、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  
氏、注、外、不、見、他、書、聖、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  
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執、勤、勤、繼、繼、  
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  
直、使、字、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府、其、人、  
再、所、  
惟、先生所以命愈

韓、公、殷、侍、柳子於陸、又、歐陽、於、胡、翼、之、先生、皆、極、故、事、  
重、之、意、今、人、欲、學、三、公、為、文、而、不、盡、心、於、經、斯、失、其、本、矣、



六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能董事勢可否。比。含淮右以靡弊困頓二州之。蚊  
蟻之聚。威光豎。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  
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侵暴。屠燒。縣  
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洪。公。為  
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擇兵之將。然。驅虎之士。畏  
之。誠。莫肯枕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  
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氣。勢。見將軍之鋒。額  
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關其口。

古文精華

七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  
孤軍。單進與死。角。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  
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  
述鄙誠。恭惠手翰。深。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所。至。如  
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  
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生。而得此小寇。安足  
置齒。牙間。勉而幸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難。人。離  
別之恩。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

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  
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殺。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  
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宜  
末段論用土兵之利。萬代戰守之法。皆可斟酌其意行之。

古文精華

七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為，愚人之之所以為，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感其孩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師，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鳴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愚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苴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

其身也則耻師焉，感其孩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師，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鳴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愚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苴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

古文大義經傳皆通習之，不獨與韓愈學於余，余亦與韓愈行古通作



進學解

韓愈

困于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砥排異端。擯

古文精義

八十二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鑿錯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迺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詰殷盤。倍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兀兀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榱桷。榱桷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能是道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如耕。婦不如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當途之從

古文精義

八十三

促。貌陳編以滿室。然而此不加誅。宰臣不見斥。並非其幸歟。動而得譴。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計。班賁之崇。庠序已重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

此體文。此篇與楊子解嘲千載稱絕矣。解嘲中云。炎炎者威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益。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段是全篇警卦。義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當其炎。炎隆隆以為益。且實矣。然豐卦雷居上。則是天收其聲。人居下。則是地藏其熱。此其成不可久。而然且絕之微也。豐之義如此。



故卦爻俱獲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而居其家則其利聞  
其利人即楊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楊子是變易辭象  
以成文然自輔嗣以來未有知之者故此卦之義至今不自也  
此篇謹嚴浮夸奇法正葩等字並極羣經要眇故未有不精於  
經術而能文者

張中丞傳後叙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  
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察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詳  
述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闕門納巡位  
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  
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  
地食其所受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虜蟬蟻  
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已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古文精義

卷五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  
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  
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惑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  
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有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  
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  
之其絕必有虛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遠於理矣小人之  
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爾不  
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而違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地處何益及其無救而止窮也將其



創說。餓。之。餘。雖。欲。去。必。不。違。二。公。之。賢。其。請。之。精。夫。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涇。之。師。敵。進。江。淮。沮。遇。其。勢。天。下。之。不。已。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理。強。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見。於。此。龍。泣。海。醉。而。助。之。攻。也。愈。當。從。事。於。非。徐。二。府。要。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見。之。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城。巡。遠。之。警。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故。受。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即。陽。之。人。不。介。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違。食。且。

古文精義

不下。咽。因。援。研。微。刀。斷。一。指。血。淋。滴。以。示。賀。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執。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不。肯。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丁。萬。者。少。休。於。巡。及。巡。起。事。萬。常。在。團。中。籍。大。層。中。於。和。州。為。江。縣。見。萬。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少。相。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屬。籍。若。

嘗。見。萬。讀。漢。書。謂。萬。曰。何。謂。久。讀。此。萬。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萬。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萬。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萬。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萬。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

古文精義

四十九。萬。貞。元。初。死。於。毫。宋。間。或。傳。萬。有。四。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萬。將。詣。州。獄。理。為。所。殺。萬。無。子。張。籍。云。柳。段。太。尉。逸。事。全。摹。史。漢。而。得。其。神。昌。黎。此。文。則。直。寫。胸。中。自。然。奇。妙。左。氏。以。來。未。有。之。機。軸。也。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愈

韋侯昔以成功副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成功顯會威、輝、郡、尊所宜處、紉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怒且不釋矣、或、不、然、夫、得、則、則、躍、躍、以、善、不、利、則、威、威、以、注、若、一、者、豈、韋、侯、謂、哉、  
使、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忠、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梁、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融、而、忘、之、以、文、辭、也、若、秦、金、石、以、破、蟻、肆、之、鳴、無、飛、聲、况、一、不、快、於、功、功、盛、山、一、出、入、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道、余、者、其、意、方、

且、以、入、路、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舉、百、事、往、而、追、之、游、不、知、其、出、於、已、東、以、屬、胸、臆、也、子、時、應、而、和、步、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前、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事、使、尹、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公、為、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閣、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  
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紙、韋、侯、俾、余、題、其、首、  
因、題、道、已、本、色、故、有、意、味、精、采、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王、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更、為、唐、宰、相、與、諸、遂、良、韓、瑗、侯、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妻、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僞、薛、廣、博、議、論、謬、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障、屬、風、發、平、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年、由、藍、田、尉、拜、監、獄、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著、為、派、排、無、涯、涘、一、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數、日、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止、俗、為、設、飲、禁、州、人、順、賴、其、性、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俾、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該、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其、僮、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名、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



山劉夢得馬錫亦在道中當詣播州于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毋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乎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指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已也以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于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于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

古文精義

九十一

藉謂功業可立就故生處退便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于厚在臺省時自待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後用不窮然于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于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于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于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于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

張重然諾與于厚結交于厚為之盡克賴其力葬于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廬遵遵逐人姓謹順學問不厭自于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還其死不去既往葬于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終始者銘曰是惟于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退之以得罪任文貶而于厚方用事故其時曰同官盡才俊所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洩傳之落冤離蓋憾之也未貞行為劉而作亦有微詞焉今集中無與二人詩札柳則往有貽韓書豈其無往復而公削之矣此志柳遺命而劉代請故公不得辭觀其立言及平生所以終始者直道厚德兼之矯拂始末詎不信

古文精義

九十二

手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  
 糒。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楫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  
 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  
 孟。子毀一觴。攜朋挈儕。去故就新。駕廢蹟。與電爭先。子無底滯  
 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  
 若啼。嘉歎嗟。毛髮盡豎。疎膚束頤。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  
 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予愚。子學子耕。不害與  
 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

古文精華

九

子還南荒。熱燥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齋暮盥。惟  
 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  
 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謠。有聞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  
 鼻與臭。香糗糒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儕。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  
 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  
 不知也耶。子之朋儕。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  
 立名字。拔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  
 皆子之是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  
 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詭絕聲。說神之機。又其

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給。其大曰命  
 窮。影與形殊。而魄心妍。利君眾後。貴在人先。又其次曰父窮。磨肌  
 受骨。吐心肝。企足以待。冀我饗。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饑我寒  
 我。與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開。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  
 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  
 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  
 一世。其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乘於  
 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飢於肥甘。慕彼糠粃。天下知子  
 誰過於。雖遭斥逐。不忍于疎。謂子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

古文精華

九

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追之上座。  
 與物言之。與進學辭。舒緩不同。解嘲自解。體自應爾。



祭鯉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鯉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龍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擢此後後王。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湖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鯉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保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鯉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

古文精華

九十四

而鯉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羆麋鹿。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尤拒爭為長。雄刺史雖弱。亦安肯為鯉魚低首。下心。心似眼。眼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鯉魚辯。鯉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湖之州大海在其南。鯉鰲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鯉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鯉魚約。盡三日。其卑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能則光鯉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微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

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牧。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鯉。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詞。今。在。周。漢。之。間。所。謂。包。創。越。羗。者。信。然。

古文精華

九十五



與蕭翰林儔書

柳宗元

忌謙兄足下。昨初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  
寒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  
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謀焉。僕不幸。獨者進  
當。競執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反  
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紛飾。蔓延益肆。非的  
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  
二。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  
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

古文精華

卷六

名不能整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尋在  
附會。聖朝弘大。取善甚薄。不能塞眾人之怒。謗語轉移。蓋數數  
所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  
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坐益困辱。萬罪積生。不知其端。伏自  
思。念過大。思甚。乃以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  
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  
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為罪。凡知之。勿為他人言也。  
居蠻夷中。人慣習炎毒。昏耽重腹。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  
中。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冰湯以為異候。意緒殆非

中國人楚越間。音特異。鵠舌。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知  
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  
大。亦恒然。駭之出門。見通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狀而後與。自  
科。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  
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  
一。以自稱道。詭益甚耳。用是更樂。瘖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  
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  
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

古文精華

卷七

數耶。身彼之目。觀之足矣。何必據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  
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小耻。  
未。能盡忘。儻因賦。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朽  
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綠。麻。銅。移。數。縣。之。地。  
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以。召。覓。覓。買。土。一。鄣。為。耕。田。朝。夕。誦。誦。  
使。成。文章。庶。無。木。鐸。者。來。取。獻。之法。官。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  
亦。不。虛。為。太平。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

通真兩京柳文之絕調

子厚以附會世文貶永州司馬。有與許孟容。楊憑。蕭儔等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魏宗元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論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瘡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有。欲使膏肓沉痾。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自非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恐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免辱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

古文精義

知惡。匪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幾兀事既望隔。狼狽貴近。狂疎謬疾。斷不測之幸。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首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訾訕萬端。旁午構扇。便為敵讐。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大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我不足棄責。而豈有實哉。全其黨。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伏除棄廢。願以希望外之渾。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但欲一心直遂。果隔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

處。實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家嗣。今拘非常之罪。若夷瘠之鄉。早濕瘴霧。恐一旦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焚焚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歎歎。傷。恐此輩。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遣。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間。主守者。固以益急。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易牧。不。禁。以成大

古文精義

庚。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色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穀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愛所。重常繫心。瞻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慘。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師。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戰節通洗沐。澀漱。勸逾歲時。一搥皮膚。望殆滿。小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慰。以至此也。白宮賢人。才士。良志。謹分。之。



誘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凡盜。要孤女云。捕婦翁。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朋。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以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求縛於晉。終以無元。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以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廟通。據陽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後召宣室。倪寬。擢花。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疎僻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洪

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懷臂。自同昔人。愈疎。關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策筆觀。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舛。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今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仲。後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因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採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墓。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曲。結。遂少北。益輕瘴癘。就。焉。求。龍。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靜。如。得。甘。食。無。復。恨。矣。此。辭。要。會。

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乎固符其肺肝焉。無任懇懇之至。不宣。

與蕭翰林書同調情尤悲悅



賀進士王參元喪火書

柳宗元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為泥。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燭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滌。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則震。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怙。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遠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

古文精華

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衡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端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著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與之不交。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遺。餘凡衆之疑處。舉為灰埃。黔其廬。燼其垣。

古文精華

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視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願曾之。奉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忌。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等。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極

想其間。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極妙書詞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靈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惡、其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蓍範、卒於囚奴、昏而無邪、隨而不怠、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彙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古文精華

百四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於歷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嚙嗚呼、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焚、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典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憶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荅年作廟、派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基、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陰陽、明哲在躬、不隱為奴、中饋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屈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

列文王為從、大明宣詔、崇祀式乎、古訓頌辭、繼在後編、文直與易辭書序配

古文精華

一百五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歐陽脩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忠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為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緣是謗議喧

古文精義

一百一

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害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類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兩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二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秋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殆而既足躬耕徂徠之下墓其五世未葬者七十歲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元昊無功海內

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

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于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開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大

古文精義

一百二

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于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達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足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召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



父之以詩以謂待彼謫煥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其  
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以活之後二十一  
年其家始克塋先生于其所特塋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  
徐通等來告曰謫煥德美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  
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通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  
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遺兮  
邇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先  
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

古文精華

一百九

其何傷

古文至虛陵而一變此等文清溪中不少雄奇讀之不厭

書義序

王安石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雋實開講事有旨為之  
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馬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  
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  
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  
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  
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也歟謹序

諸義序

王安石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

古文精華

一百九

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  
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  
子以興焉猶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  
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  
迄于今其說紛紛豈不難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  
憫外行脩遠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煩之  
所形容益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就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  
厥遺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應日月之餘  
光姑承明制代直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機械之作人以壽考乃



言蓋將有未者焉。追尋其章。續聖志而成之。此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周禮義序

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於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廢諸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

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進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鴻有翼。臺臺乎卿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五序古雅淵粹。雖起韓柳為之。不能加此。公所以垂世歐蘇而

莫然不屑也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讎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累上報。不復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復不宜幽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侯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其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脩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古文精義

卷二

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義而後動。是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命意卓然。揭過強厲之氣象。見矣。文辭之精健雄勁。則自漢以下未有。

答邵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邵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怠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蓋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蒙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

古文精義

卷二

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偶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譽其愈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資褒。似可以附訾。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誇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



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此古今升降一大節目。此篇議論亦大開鑒。韓子之不為史官。意亦如此。而有難顯言者。故以鬼神禍福自說。

芝蘭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我。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奇。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

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厭。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擬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復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與墨池同一機軸。蓋曾王丈極有相似者。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此好遊者尚不

古文精義

二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數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焉可憐而任已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欲至者可以無悔

矣其孰能識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可後世之誤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源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借題寓已深情高致窮工極妙。

古文精義

元七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  
 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  
 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  
 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同我也。我知之不得。行  
 之以不告人。天國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早以求幸其言。  
 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  
 天。棄天我之罪也。棄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棄。而人不我用。不我  
 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棄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

蘇  
洵

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倦不愠。不作。不屈。若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用。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沈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

乎。畢矣。竊怪天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肯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

古文精華

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于道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教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采還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蹊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澹孟韓之溫醇還固之雄剴孫吳之簡切撰之所習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苛



有一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惡未見其人也  
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推書論有山田一項非古歲  
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才不足惜而天之所  
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  
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推書十篇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  
多致有共覽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  
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  
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也執事實也於洵何有哉  
文雖夸此少涵蓄之味然特地精色

表忠觀碑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  
計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  
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二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遂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後以八都兵討  
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  
越盡有浙東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  
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  
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能

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  
及於無辜之民固有牙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  
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  
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教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  
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偕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  
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  
師積骸為城醢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  
封府庫陪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若  
大首實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榮利以太



今錢氏功德殆過於水及百年墳廟不治行路傷嘆嘗  
以勸其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  
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  
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孫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  
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  
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  
氏之意臣作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苞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  
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張弩射潮江海為東發宏

古文精義

百五

珠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  
湖控引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時如神人王帶球馬四十二年  
實畏小心厭籬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周堪託國三王相承以  
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  
爵邑先文先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煥牧規其後  
昆龍山之陽購馬新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首有位視此刻文

并錄蓋坡公代作者故遂以為銘序

答謝舉廉書

蘇軾

賦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遷海北見平  
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  
見臨頃益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  
熟矣大畧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  
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  
而已矣天言止於達意則設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繁風  
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  
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

古文精義

百六

雖好為難深之詞以文發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  
所謂明揚乎曰者乎少而好賦曰童子曰賦者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  
賦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  
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其似賦而謂之離騷乎使賈誼見  
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辭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  
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  
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  
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惟悚不已

同時王荆公曾下同司馬溫公皆尊揚子品題王在孟荀之上



公之顧攻之朱文公論文亦曰子雲太元法言謹亦長揚教  
佩之流而粗變其音節五用坡公此語也

名李端叔書

蘇軾

下名久矣。不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  
共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畧。及足下新然  
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  
一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遮中再辱手書。待過益陰  
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  
不虛華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  
白歎羊裘。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  
口又大不可也。賦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

士第。食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  
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  
因以為實能之故。競競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齋虐以口舌得  
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賦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  
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而已。何足為損益哉。  
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  
汲自悶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  
罵。輒一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  
自幸底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未有幾石有華座。



有通以取妍於人。音物之病也。隨居無事。默自觀省。四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事非相見不。能。日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河示人。必喻此意。

人以為牢騷玩世之語。實則自寫平生實錄也。文尤離奇可誦。

古文精華

卷之七



黃州快哉亭記

蘇軾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游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死子瞻名之曰快哉即其廬之西南多一舍瀟湘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瀟湘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瀟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古文精華

卷之七

之所馳騁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皋之宮有風飄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王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快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所以過人者將是乎覽勝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覽西山之勝耳曰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



本報之以清風。與之以明月。此。時。人。思。甘。之。所。以。嘉。勸。懌。悍。而。不。能。勝。者。烏。親。其。為。快。哉。

此。文。氣。味。時。序。蘇。家。紀。文。之。極。佳。者。

古文精華

范質之奏議集序

曹 鼎

尚書戶部郎中直學圖閣范公質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宗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率下自掖。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畫。或辯別忠佞。而奪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諱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恭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

古文精華

卷五

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引援

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豈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策忠雖有為之者。亦無敢悔故當此之時。常事七八大臣而朝政大缺。夫羣公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若錄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



良惡恕其從政也。人及存朝廷危言。雖能入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作爲公之墓銘云。因貫之奏議而追頌仁宗。托意剴切。氣體渾厚。

墨池記

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窈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偃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徇得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宜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

於鞏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固。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寄意高結體緊。



書魏鄭公傳

晉書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道其時咸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善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吏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若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

古文精義

卷一百一

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夫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前茅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今當時削而棄之成臣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禁紂幽厲始皇之仁則其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

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藏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諫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諫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葉者非欺曰焚葉者誰欺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之未是也何則以其焚其葉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葉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葉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

古文精義

卷一百一

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致與爭臣論同一用意而尤警切尤光層折入古



古文精藻二卷

內府藏本

國朝李光地編光地爲兵部侍郎時提督順天學政  
選錄此集以誨鄉曲諸生不求盡古文之變也



# 姚江逸詩十五卷

〔清〕黃宗義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南

雷懷謝堂刻五十七年倪繼宗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姚江逸詩

十五卷》提要

序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之與史相為表裏者也故元遺山中州集竊取此意以史為綱以詩為目而一代之人物賴以不墜錢牧齋傲之為明詩選處士纖芥之長單聯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齊蓮戶於金閨風雅衰敝蓋兼之矣然天下之大四海之衆欲以一人之耳目江湖臺閣使無遺照必不可得是故不勝其逸者之多也卽以姚江而論陳隋而上止存虞氏一家之詩有唐一代見之唐詩紀事者雖下邑偏方皆有詩人點綴而姚江獨缺宋之詩人高第補苴常州皆為府目其集皆不傳元之鄭山輝揚元瘦其時諸老集中多見其唱和姓名今求一篇亦不可得數百年以來海內文集列其兼輒而姚江獨少卽有成刻黃序

一 內雷懷謝堂

者問之子孫開供養籍籍之用亦有誦詠已落四方之口邑中反無知之者蓋科舉抄撮之學陷溺人心誰復以此不愚之務交相勸勉由是言之前此之逸者寧有既乎余少時讀宋文憲浦陽人物記而好之以爲世人好言作史而於鄉邑聞見尚且未備誇誣之誦容詎免諸此後見諸家文集凡關涉姚江者必爲記別其有盛名於前者亦必就其後裔而求之如是者數十年矣以其久故陸中之積多有其子孫所不識者然而兵塵遷徙囊蓬下擔時有墜落如柴廣敬金蘭錄魏晉齋文集之類正復不少及今不爲流通使之再逸自此以往皆余之罪也歐陽子言文章言語之在人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易歇好音之過耳不可爲恃雖然此爲作之者言之也士生後世憑虛而觀



盛衰之故彼富貴利達蠅翔螭腐沒於晷刻之間復令其  
性情深淺無所附麗文責誰歸是爲忍人故余與靜岳先  
生爲此選也名之逸詩蓋有二義前乎此者是編爲所逸  
之餘也後乎此者庶幾因是編而不逸也證人書院堂長  
黃宗義序

黃序

二 南雷懷謝堂

跋

梨洲黃先生選姚江逸詩若干卷靜秋鄒先生刻以行世  
誠不朽盛事也顧流傳未久其原本印散失脫落莫可究  
詰余竊憂之歲庚辰余爲先君子聯壽木黃子主一以其  
尋人梨洲先生沙板見貽蓋是板係先生門人范園燮太  
史官福州時所贈緣先生在日自鑿石穴於南雷山麓遺  
令毋得具棺槨主一遂奉是板藏之乃祖忠端祠有年里  
中富人有重其直以請者而主一堅辭弗與至是乃舉以  
見貽蓋主一與余交垂而梨洲先生與先君子有通家之  
好故也余心德主一高誼思所以報之而無自適見忠端  
祠壁爲霪雨所圯不覺躍然曰得之矣爰爲之鳩工庀材  
經紀其事間以其暇主一攜余登祠樓以眺四明諸峯見  
倪坂

一 南雷懷謝堂

有姚江逸詩舊刻伯拾餘板散佚其間因欲與主一謀補  
刻之而無其資爲之感慨者久之數年後於我師俞吾  
先生所刊學要徵畧中檢得舊刻逸詩什餘板但其字多  
模糊難辨又數年後於朱子若邪處得逸詩原本全集以  
歸亟命次兒學山錄置案頭間一翻閱舉吾姚前哲所作  
之詩與其入其事無不完美其備覺向之苦於散失脫落  
莫可究詰者至此已無遺憾焉獨恨余以貧故餬口章安  
主一亦以崑山徐氏之聘北走燕都及余倦遊旋里而主  
一已客死數年矣耿耿素心誰爲告語一日偶與金子若  
水興言及此若水印以余意達之主一之猶子傳書傳書  
能詩文尤高於立品平日師事若水遂盡出其祠內舊刻  
畀余余又爲之拮据者數年乃得補刻其全以傳不朽非



敢自附於大雅之林亦期無負黃鵠兩先生當日之遺意  
云爾同里後學倪繼宗謹跋肯康廬戊戌重九後七日也  
王守仁封所定候祀祀廟碑陽明夫子

倪跋

二 南宮校書堂

姚江逸詩目錄

卷一

六朝

虞炎四首

虞通之一首

虞羲十首

虞騫五首

虞世基十七首

虞綽一首

唐

虞世南二十首

卷二

宋

孫應時二首 高九萬三首

唐震一首

黃巨澄一首

黃巨川一首

孫子秀二首

孫炳炎一首

孫嘉一首

岑全一首

厲元吉一首

厲德斯一首

姚江逸詩

目一

元

鄭葵一首

岑安卿七首

王嘉問一首

黃義貞一首

續蘭亭會四首

卷三

明

宋元億七十首 趙宜生五首

滑壽一首

卷四

楊葵十首

劉季篈二首

張壹民二首

趙謙十首

孫樞一首

孫述一首

邵宏譽一首

陳贊五首

王貴學一首

卷五

楊榮六首

黃珣四首

王華一首

陸淵一首



黃尊素 八首 施邦曜 五首 孫嘉績 九首 熊汝霖 一首	卷十三	管宗聖 一首 吳道光 七首 姜逢元 四首	陳有年 一首 姜子羔 九首 孫鑛 四首 葉憲祖 二首	卷十二	黃嘉仁 十五首 管可成 三首	管浦 三十首 鄔憲 一首 黃尚質 二十首 楊珂 十八首	卷十一	孫鑿 九首 呂本 十首	胡安 三十首 孫陸 三十首 孫堪 二首 孫鈺 二首	卷十	倪宗正 八首 于震 六首 嚴時泰 十四首 駱用卿 六首 任重 四首	姚江逸詩 目二	卷九	胡鐸 一首 翁大立 十一首 史琳 一首 翁迪 一首	孫燧 一首 陸相 四十首 陸餘 十四首 張遠 三十首	卷八	黃嘉愛 二首 柴鳳 二首 王正億 一首	王守仁 六十首 徐愛 二十首 錢德洪 二十首 聞人銓 一首	卷七	謝遷 五十首 馮蘭 五十首 謝丕 五十首	卷六	許浩 一首	陳雍 六首 黃肅 一首 汪澤 一首 范璋 一首	黃伯川 二首 吳叙 五首 華璵 四首	黃韶 四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宗林 十首 智遠 十一首	支遁 七首 與恭 三首 宗原 二首 圓丘 三首	孫夫人 十首 神女劉妙容 二首 箕僊 一首	倪章 二首	張璠 三首 韓應龍 十八首 諸燮 一首 張元 二首	莫子純 一首 倪安道 一首 韓廉 六首 徐珊 十首	卷十四	姚江逸詩 目三
-----------------------	--	--------------------------------------	----------	--	--	-----	------------



姚江逸詩卷之一

後學 黃宗義輯選  
鄔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虞炎 四首

齊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盼殊  
常官至驃騎將軍

玉階怨

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思君一歎息苦淚應言垂

餞謝文學離夜

差池燕始飛羣雁草初輝離人悵東顧遊子愴西歸清  
已駕渚潯露復沾衣一乖當春聚方拙故園扉

姚江逸詩

卷之一

一 南雷懷謝堂

詠簾

青軒明月時紫殿秋風日腫臃引光輝曉映容質清露  
依檐垂鈎絲當戶密寒開誰共臨掩晦獨如失

奉和竟陵王經劉燾墓下

下帷聞昔儒窺園信且逸聚學叢煙郊棲遁事環草散景  
謝歸年稅駕空悠日庭露已沾衣松門向蕭瑟憫憫神念  
周依依惠言密

○虞通之 一首

南史曰通之善易至步兵校尉梁書曰傳昭少有神情  
廷尉虞愿聞之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世  
名流作詩贈昭

贈傳昭

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遺遺芳

○虞羲 十首

本集序曰字子陽七歲能屬文齊始安王引爲侍郎尋  
兼建安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叅軍事天監中卒南史  
云羲字士光有才藻卒于晉安王侍郎鍾嶸詩品曰子  
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誦之

巫山高

南國多奇山荆巫獨靈異雲雨麗以佳陽臺千里思勿言  
可再得特美君王意高唐一斷絕光陰不可遲

自君出之矣

自君出之矣楊柳正依依君去無消息唯見黃鸝飛關山  
多險阻士馬少光輝流年無止極君去何時歸

姚江逸詩

卷之一

二 南雷懷謝堂

送友人上湘

濡足送征人寒雲臨水路共盈一樽酒對之愁日暮漢廣  
雖容舫風悲未可渡佳期難再得但願論心故沅水日生  
波芳洲行墜露共知丘壑改同無金石固

詠霍將軍北伐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  
八九月塞騎入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羽書時斷  
絕刁斗晝夜驚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旂雲屯七萃士魚  
麗六郡兵 笳闕下思羗笛隴頭鳴骨都先自誓日逐次  
亡精玉門罷斥埃甲第始修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  
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  
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數名詩

一去濠水陽連翩遠爲客二毛風已垂家貧無所擇三  
日荒疎遙入心不憚四豪不降意何事黃金百五日來歸  
者朱輪竟長陌六郡輕薄兒追隨窮日夕七發動音容賓  
從紛奕奕八表服英嚴光彩滿墳籍九流意何以守元遂  
成白十載職不移來歸落松栢

見江邊竹

挺此貞堅性來樹朝夕池秋波漱下趾冬雪封上枝歲  
防曉露慈情集羈雌含風自颯颯負雪亦荷荷金明無異  
狀玉洞良在斯但恨非嶰谷伶倫未見知

春郊

光風轉蕙晦香霧鬱蘭津暄遲蝶弄蘂景麗鳥和春燕歌  
北江述詩 卷之一 三 南雷懷謝堂

喧壑暮漁樵亂江晨山中芳杜若依依獨思人

詠秋月

影麗高臺端光入長明殿初生似玉鈎纔滿如團扇泛濫  
浮陰來金波時不見倘過賞心者照之西園宴

橘詩

衝飈發隴首朔雪度炎洲推折江南桂離披漠北楸獨有  
凌霜橘榮麗在中州從來自有節歲暮將何憂

望雪

歲杪雪晝昏玄池水夜結遠風金河起吹我玉山雪

○虞寄

工爲五言詩仕梁至王國侍郎

登鍾山下峯望

矧者五六人攜手巖之際散意百仞端極目千里睇登岫  
乍昏明浮雲時卷閉遙看野樹短遠望樵人細

遊湖山悲古塚

長林帶朝夕孤嶺枕江村疎松含白水密篠滿平原荒墳  
敗東萊低塊變年根西光長橫落促爾膝前樽

尋沈烈夕至嶧亭

命楫尋嘉會信次歷山原捫天上雲紆攀石下雷奔澄潭  
寫度鳥空嶺應鳴猿榜歌唱將夕商子方處昏

視月

清夜未云疲珠簾聊可發冷冷玉潭水映見蛾眉月靡靡  
露方垂暉暉光稍沒佳人復千里餘影徒揮忽

擬雨詩

北江述詩 卷之一 四 南雷懷謝堂

清風送涼氣薄暮蕩炎氛虹照漣漪水電出嵯巖雲落暉  
散長足細雨纖斜文

○虞世基

字茂世博學有高才徐陵見而奇之曰當今潘陸也以  
女弟妻之仕陳爲尚書左丞陳主校獵莫府山令世基  
作講武賦於坐奏之賜馬一匹入隋直內史省煬帝卽  
位顧遇彌隆參掌朝政于時表奏填委帝口授節度世  
基一草百紙無所遺謬高穎張衡誅後世基懼禍唯諾  
取容卒爲宇文文化及所害

出塞二首

窮秋塞草腓塞外驚塵飛徵兵廣武至候騎陰山歸廟堂  
千里策將軍百戰威懷門臨玉帳大旆指金微推朽無勅



敵應變有先機術枚壓晚陣卷甲解朝圍瀚海波瀾靜王  
庭氛霧晞鼓鼙嚴朔氣原野澄寒暄肅肅震邊服歌吹入  
京畿待拜長平坂鳴騶入禮闈

上將三畧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山西  
多勇氣塞北有游魂揚桴度隴坂勒騎下平原誓將絕沙  
漠悠然去玉門輕齋不邊舍驚策驚戎軒慄慄邊風惡蕭  
蕭征馬煩雲暗天山道水塞交河源霧烽黯無色霜旗凍  
不翻耿介倚長劍日落風塵昏

奉和幸江都應詔

巡遊光帝典征吉乃先天澤國翔宸駕水府泛樓船七萃  
繁長薄三翼亘通川夙興大昕始求衣昧旦前澄淵浮曉  
色遙林寒宿烟晨霞稍含景落月漸虧弦迴塘響歌吹極  
浦望旌旗方陪觀東后登封禪肅然

兼江邊詩

卷之一

五 南雷懷謝堂

汴水早發應令

夏山朝萬國軒庭會百神成功嘯與讓盛德今爲隣區宇  
屬乎一庶類仰陶鈞鑒蹕臨河濟表冕蕭榮禮啓行分七  
萃備物象三辰祈祈亘原隰濟濟咸締紳陽谷升朝景青  
丘發早春衮衣敷帝則分器叙彝倫臨淄成誦美河間雅  
樂陳薰風穆已被茂實久愈新

秋日贈王中舍

秦關望吳苑渭溪去江濱天漢星躔絕山川地角分百年  
變朝市千里異風雲雙鶴難可贈別鶴不相聞忽值從遊  
士玳簪光素履歡言悅鄭郊雪泣悲燕市并濶論談笑殷  
勤訪生虎思君在一方無由同四美尺美乃云披投瓊慰

久離雲開綰錦散霞照綠緹披相思歎河廣相望阻天垂  
贈言方杜若握手代查枝伊昔風期早金蘭信爲寶去來  
金馬門留連聞鷄道鶯嶺訪三禪商山追四皓勝地俱遊  
息披文述論討虛薄忝官聯喬木遂同遷濯纓升博望瀾  
步入崇賢高軒照流水長劍聳秋連南風忽不競東海遂  
成田喧喧狹邪路隱隱平陵樹鳳闕陵西臨星橋耿南注  
五方多異俗四海皆行路士衡嗟苦辛德璉傷流寓華浴  
重行行寓目盡傷情太行臨北絳函谷拒西京雀書圖久  
滅龍文鼎遂輕凌雲餘構盡濛汜曲池平徘徊殊未極惆  
悵空雲纓伊川忽會面留連展言宴東西一背飛翻然成  
異縣哀哉人道促痛矣嗟埋玉稽生顧影翠裴子飄風燭  
摧茲激水意頓此浮雲足棄置勿重陳難終唯此曲漢陽  
趙元淑薛縣縣門周清文寧解病妙曲反增愁鬱鬱神愈  
伏慄慄歲方過雙嶠飛暗雨八水凍寒流蘭枯芳草歇槐  
古憶前秋江干不可望徒此歎離憂

在南接北使

會玉二嶠至瑞節三秦歸林蟬疎欲盡江鴈斷還飛牆垣  
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欣薦紵衣

初渡江

欽策暫迴首掩涕望江濱無復東南氣空隨西北雲

雲落桐

雲落三秋幹摧殘百尺柯空餘半心在生意漸無多  
向日晚飛低飛飛未得棲當爲歸林遣恒當侵夜啼

賦得戲蕤俱宿



大履初構與雲齊歸燕雙入正銜泥欲繞歌梁向舞閣偶  
爲仙履往蘭闌千里爭飛會難並聊向吳宮比翼棲

奉和望海以下多書虞茂即世基也

清蹕臨瀛漲巨海望滄溟十洲雲霧遠三山波浪高長瀾  
疑浴日連島類奔濤神遊藐姑射睿藻冠風騷徒然雖觀  
海何以効涓毫

賦昆明池一物得織女石

隔河圖列宿清漢象昭回支機就鯨石拂鏡取池灰船疑  
海槎渡珠似客星來所恨雙蛾歛逢秋遂不開

賦得石

蜀門鬱遐阻燕碣遠參差獨標千丈峻共起百重危鏡峯  
含月魄蓋嶺逼雲枝徒然抱貞介填海共誰知

姚江述詩

卷之一

七 南雷懷謝堂

衡陽玉齋附奏妓

金溝低御道玉管正吟風拾翠天津上迴鸞馬路中鏡前  
看月近歌處覺塵空今宵織女見言是望僊宮

入關

隴雲低不散黃河咽復流關山多道里相接幾重愁

四時白紵歌

長洲茂苑朝夕池映日含風結細漪坐當伏檻紅蓮披離  
軒洞戶青蘋吹輕幌芳煙鬱金襴綺簾花簾桃李枝蘭若

翡翠但相逐桂樹鸞鸞恒並宿

江都夏

露寒臺前曉露清昆明池水秋色明搖動佩出層城鴈  
絃風管奏新聲上林蒲桃合縹緲非泉奇樹上葱菁玉人  
當歌理清曲婉好恩情斷還續

長安秋

○虞綽一首

字士裕仕齊爲太學博士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  
初詔與虞世南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諸書十餘部恩  
賜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命  
有司勒於海上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坐交  
往楊玄感徒邊亡命見執

於婺州被囚

窮達雖有命逋逃誠負累背恩已偷生臨危未能死待罪  
既不測中心悵無已厚顏羞朋友因心愧妻子聖日始東  
扶徂年迫西汜方遠盛明代永向幽泉裏况當此眷節物  
候驚田里桃蹊日影亂柳遲和風起動植皆順性嗟余獨  
淪耻投筆不重陳此情寄知己

姚江述詩

卷之一

八 南雷懷謝堂

○虞世南二十三首

字伯施文章婉縹幕徐陵陵以爲類已出是知名陳亡  
與兄世基入隋議者方之二陸任秘書郎煬帝疾其峭  
直十年不徙官唐興用爲弘文館學士世南好直諫帝  
多從之帝嘗作宮體詩使之廣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  
體非雅正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詔寫列女傳  
於屏世南無假書卷暗疏不謬一字貞觀十二年卒年  
八十一帝曰世南云亡在渠東觀中無復人矣謚文懿

奉和月夜觀星應令

早秋炎景暮初弦月彩新清風灑暑氣文露淨器塵蕩霧  
銷輕轂鮮雲卷夕鱗休光灼前耀瑞彩接重輪緣情離聖  
藻竝作命徐陳宿草誠逾濫吹噓偶緝紳天文豈易述徒



知仰北辰

奉和至壽春應令

瑤山盛風樂南巡務逸遊如何事巡撫民瘼諒斯求文鶴  
揚輕蓋蒼龍飾桂舟汎沫紫沙嶼寒澌擁急流路指八仙  
館途經百尺樓眷言昔遊踐廻駕且淹留後車喧風吹前  
旌映綵旒龍驤駐六馬飛閣上三休調諧金石奏歡洽羽  
觴浮天文徒可仰何以廁琳球

追從鑒裏夕顙戲下應令

重輪依紫極前耀奉丹霄天經戀宸扆帝命扈僊鑾乘星  
開鶴禁帶月下虹橋銀書含晚色金輅轉晨飈霧徹軒營  
近塵暗斗城遙蓮花分秀萼竹箭下驚潮撫已懸龍幹承  
恩集鳳條瑤山盛風樂抽簡薦徒謠

姚江逸詩

卷之一

九 南雷懷謝堂

奉和幸江都應詔

南國行周化稽山秘夏圖百王豈殊軌千載協前謨肆觀  
遵時豫順動悅來蘇安流進玉軸戒道翼金吾龍旂煥辰  
象鳳吹溢川塗封唐昔敷錫分陝被荆吳沐道咸知讓慕  
義久成都冬律初飛管陽鳥正銜蘆嚴廳肅林薄暖景澹  
江湖鴻私浹幽遠厚澤潤凋枯虞琴起歌詠漢筑動巴歛  
多幸霑行葦無庸類散樗

奉和獻歲讌宮臣

履端初起節長苑命高筵肆夏宣金奏重潤響朱絃春光  
催柳色日彩泛槐煙微臣同濫吹謬得仰鈞天

奉和出穎至淮應令

良辰喜利涉解纜入淮潯寒流泛鷁首霜吹響哀吟潛鱗

波裏躍水鳥浪前沉邦溝非復遠悵望悅宸襟

應詔嘲司花女

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嬋袖太憨生綠愁却得君王惜長  
把花枝傍輦行

從軍行

塗山烽候驚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劍寒  
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黃河絕蔽日卷征  
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結髮早驅馳辛  
苦事旌麾馬凍重關冷輪摧九折危獨有西山將年年屬  
數奇

三 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山西

多勇氣塞北多遊魂揚桴上隴坂勒騎下平原誓將絕沙  
漠悠然去玉門輕齋不遑合驚策驚戎軒凜凜邊風急蕭  
蕭征馬煩雪暗天山道水寒交河源霧鋒黯無色霜旗凍  
不翻耿介倚長劍日落風塵昏

姚江逸詩

卷之一

十 南雷懷謝堂

結客少年場行

韓魏多奇節倜儻遺名利共矜然諾心各負從橫志結交  
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緣沈明月弦金絡浮雲響吹簫入吳  
市擊筑遊燕肆尋源博望侯結客遠相求少年懷一顧長  
驅背隴頭酸酸戈霜動耿耿劍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  
北流雲起龍沙暗木落鴈門秋輕生殉知己非是爲身謀  
怨歌行

紫殿秋風冷雕甍落日沈裁統悽斷曲織素別離心掖庭  
羞改畫長門不惜金寵移恩稍薄情疎悵轉深香銷翠羽



帳絃斷鳳皇琴鏡前紅粉歇陌上綠苔侵誰言掩歌扇翻  
作白頭吟

門有車馬客

陳遵重交結田蚡擅豪華曲臺臨上路高軒抵狹斜赭汗  
千金馬繡軸五香車白鶴隨飛蓋朱鸞入鳴笳宴連開錦  
水春桃發綬花高談辯飛兔離藻握靈蛇逢恩出毛羽失  
路委泥沙

擬飲馬長城窟

馳馬渡河干流深馬渡難前沙鉤車使都護在樓蘭輕騎  
猶街勒疑兵尚解鞍溫池下絕澗棧道接危巒拓地勲未  
賞亡城律詎寬有月關猶暗經春隴尚寒雲昏無復影水  
合不聞湍懷君不可遇聊持報一殫

姚江述詩

卷之一

士 南雷懷謝堂

飛來雙白鶴

飛來雙白鶴齊翼凌煙俱棲集紫蓋一舉背青煙颺景  
過伊洛流聲入管絃鳴皋側景外刷羽因風前顧步已相  
失徘徊各自憐危心猶驚露哀響詎聞天無因振六翮輕  
舉復隨仙

奉和幽山後應令

肅城降上花黃山迢迢桂宮雨歇連峰翠煙開景野通排虛  
翔戲鳥跨水落長虹日下林全暗雲收嶺半空山泉鳴石  
澗地積解嚴風

賦得吳郡

盡野通淮泗星躔應斗牛玉牒宏圖表黃旗美氣浮三分  
開霸業萬里宅神州高臺臨茂苑飛閣跨沉流江濤如素

蓋海氣似朱樓吳趨白有樂還似鏡中遊

發 逢雨應詔

欣勝地皇澤乃先天福雲陰御道膏雨潤公田隴麥  
宿逾翠山花濕更然稼穡良所重方復悅豐年

侍宴應詔賦韻得前字

芬芳禁林晚容與桂舟前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綠野  
明斜日青山澹晚煙還陪終宴賞握管類窺天

中婦織流黃

寒閨織素錦含怨歛雙蛾綜新交縷濯經脆斷紋多衣香  
逐舉袖剗動叶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使寄交河

侍宴歸鴈堂

歌堂面綠水舞館接余塘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  
姚江述詩 卷之一 士 南雷懷謝堂

初命侶鴈起欲分行

初晴應教

初日明燕館新溜滿

池歸雲半入嶺殘滴尚懸枝

春夜

春苑月徘徊竹堂侵夜開驚鳥排林度風花隔水來

詠螢

的歷流光小飄颻弱翅輕恐畏無人識獨自暗中明



姚江逸詩卷之二

後學 黃宗義輯選  
鄔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孫應時二首

應時字季和別號蠟湖以進士調黃巖尉立密帥蜀辟  
入制幕改知常熟縣移判邵武軍未上而卒始事陸象  
山學其學其後奉朱晦菴表裏相助之教稍轉工夫象  
山言非初相聚時氣象督過之也晦菴稱其詩語意清  
遠有屬湖集十卷今亡

遊四明山

平生抱還尚無創達行遊跡謝聲利幸心與巖壑謀東征

姚江逸詩

卷之二

一 南雷懷謝堂

泛滄海南鶩踰丹丘西登岷峨隔北望關隴愁匡廬繞歸  
轡巫峽紆行舟劍閣危險壯龍門更奇幽歷覽雖未飽勝  
樂畧已收邇來臥燭湖清夢長夷猶家山惟四明名字橫  
九州出門宛在眼欲往輒不酬人事真好垂山靈苦吾仇  
忽近益可笑投老空自尤茲辰正芳春會心得良儔麻糧  
幸易足快策遂所求中雷雨聲斷返曉霽色浮天容極瑩  
淨風氣亦和柔瘦筇挾筴與野服兼輕裘遙遙指林麓欣  
欣聽溪流試展清賢嶺彌蓋白水湫飛湍響淙淙怪松韻  
蕭颼艱哉上羊額喘若料虎頭梵石助歲期負樵歌道周  
百折快一眺千里森雙眸峯巒何綿聯脉絡相纏繆大化鈞  
結構神功巧雕鏤長風動溟渤洪濤捲瀛洲巨鰲出晶嶺游  
龍繞蛟螭鯨鵬怒摩盪蟲魚紛葺剝萬怪各起伏千帆近

行留或坦若几案或裝若冠旒或排若劍戟或列若戈矛

或舞若鸞鳳或驟若驂騑或戲若後獵或搏若鸕鷀儼然  
開明堂玉帛朝諸侯赫然會岐陽長圍方大蒐鏖戰臨長  
平堅壁持鴻溝廣野列車騎中軍嚴旂旂開闢浩茫變  
化久悠悠愕眙不得語形容那可俾僊樹四十圍蟠根幾  
千秋老幹枯不死新榮翠相樛颺馭定來止桑田行驗石  
遺跡信所聞輕舉當何由東南徑崇岡左右羅平疇人家  
散雞犬村塢來羊牛官徵畢薪炭春事勤鋤耨土賦少沙  
石氣寒無麥薶荒蹊夾桃李密蔭開松楸是中可避世何  
勞更乘桴駢巖下蒼峭別岫爭崢嶸云二剎勝遊肯中  
道休仗錫既嚙絕雪竇仍阻修停雲朝漠漠剛風晝颼颼  
盤磴度方橋廣宇連飛樓珠璣錯藻繡金碧照雕鏤撞鍾  
姚江逸詩 卷之二 二 南雷懷謝堂  
食千指鳴板登百萬真來天上居不涉人間憂周遭富佳  
致徜徉得窮搜妙峯遠色奏錦鏡波光瀾兩溪赴聒聒千  
丈落漣漣深瀑漂隨鳬崑潭隱靈虬倒窺涼欲眩俯掬清  
可漱澗草高下積巖花零亂抽掛壁見猱捷食苓聞鹿呦  
日長嘯眴眴霧暗啼鈞輻修竹奏琴瑟細溜鐫琳瑯占晴  
喜弄鵲畏雨愁呼鳩何妨其齋鉢且復薦茶甌老僧頗好  
事名德肯見投隨意宿山房無眠聽更籌念昔身萬里及  
此天一吸登臨世界闊俯仰歲月遒榮辱兩蝸角聚散一  
海漚塵鞅自束縛名場相敵讐不念猿鶴怨坐令泉石羞  
心期晚乃愜俗駕我尚優勝具學支許奇踪非阮劉時哉  
山梁雉樂矣濠上儵耶追典公賦不嘆椰子因招招知音  
子爲我商聲謳



登僊木

劉樊蟬蛻此登僊老木當年已插天玉骨半枯猶秀潤蒼皮新長更榮鮮蟠桃待熟三千歲銅狄重磨五百年化鶴未歸山寂寂徘徊誰與問因緣

○高九萬 三首

九萬號菊圃工詩畫與劉後村唱和有菊圃集十二卷

送方秋崖去國

忠言歷歷未曾行盡載圖書出帝京餘子但知才可忌先生當以去爲榮門闌竹石關心久部曲溪山照眼明長嘯歸歟莫惆悵浙江風定自潮平詩人與劉後村之

思陵御制墨本

淡黃越紙打殘碑盡是先皇御賜詩白髮內人和淚讀爲姚江逆詩卷之二

曾親見寫詩時

清明

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紙灰化作白蝴蝶血淚染成紅杜鵑日落孤狸眠塚上夜歸兒女笑燈前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唐震 一首

震字景實登進士第咸淳中由大理判直隸州歸安府權知信州轉浙西提刑陛辭賈似道以類時震震謝不能行陳堅劾去之起知饒州別郡皆已降元震獨嚴使者城守元兵攻城震盡出府中金錢皆資揭之募人出戰莫有應者城陷震坐王芝堂兵入置降表案上逼震署字震擲筆于地不屈死之贈華文閣侍制諡忠

介

留題丹山

四明光照九霄寒閑苑神僊日往還瀑布遠從銀漢落洞門長鎖白雲閑深崖瑞木金文潤絕頂靈樞鐵色斑無限遺踪人莫識落花香泛水潺潺

○黃巨澄 一首

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任台州通判官至吏部侍郎

登四明山

會稽東南秀四明名更佳蜿蜒三百里慘淡青蓮花伊昔天地初山川始萌芽六丁運神斧斷削如人家竊跡遺古制玲瓏吐雲霞側聞劉樊徒於此煉丹砂耕煙種青棧結實大如瓜揮手謝衆士身登鳳凰車至今石廳底青天守

姚江逆詩

龍蛇玉女四五人綠髮垂髮步時來聽潺湲意態靜不譁我夜闌其旁月黑星如麻顧慙無靈氣悵望空咨嗟

○黃巨川 一首

紹興六年進士通判應天府歷御營使

越泥山

越泥仙洞有仙遊聖母祠經大未修魚口洞西龜脚露狗頭頸上猴烽留黃沙濫曲漁家集烏石灘沉海浪浮遙見鷹窠頂上險眼前淡水一灣流地名

○孫子秀 二首

子秀字元寶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王簿歷知金壇縣判慶元府知衢州聖裔南渡流寓衢州依州學爲香火子秀撤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人爲金部郎官丁大



全將代董槐爲相三學生伏闕攻之判登聞鼓者留其書於檢院勿以聞子秀與右司趙崇潔貽書兩府使之從檢院取書徑達御前大全希解之於子秀酌酒而告曰此必趙右司所爲於公無與子秀自出其稿曰此某筆也若以爲罪願自當之遂去開慶初起浙西提舉歷提點浙東西刑獄除太常少卿兼知臨安府而罷子秀謂下學上達工夫不可偏廢五十輻而共轂千萬畝而通都慈谿黃東發之學多得之子秀子秀有別業在姚巷白水宮之側鑿池種蓮夷爲田者數百年蓮種久絕然每年必有一二莖雜苗禾而出鄉人以爲靈以至今然也

遊丹山

來江連詩

卷之二

五 南雷懷謝堂

四明洞天居第九巨靈劈石開窓牖門羅階巖不憚勞同行遺忘年友老皆護石蒼虎閑飛瀑懸常玉龍吼豁然入與境俱勝醉欲拍岳忘升斗固知壺中別有天未必醉翁真在酒徘徊步月淡忘歸世事浮雲竟何有

早春遊東山石洞

穹石丹崖出橫峯萬壑迴古苔陰洞寂新雨綠波開渡絕移叢篠飛春泛落梅東山有夙尚且盡手中杯

○孫炳炎一首

炳炎字起晦寶祐癸丑進士教授福州歷湖南路帥幹官通判太平府入爲宗正丞權吏部郎出知饒州解散贛寇廣帥劉應舉以自代會江上師潰炳炎曰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勒所部將校進屯豐城除軍器監而歸

題元實弟姚山別業

別業依嶙峋幽居寓目新開花繁覆砌靜燕語通人野翠生應晚林香入戶春願因張老祝持以對芳晨

○孫誥二首

嘉熙戊戌進士累官常州守晚歸四明山中築耕寬堂名談勢語終夕不及好哦白香山詩意至輒効其體爲之有孫常州摘稿傳世

酬汪將軍携遊白雲寺

將軍恒愛客載酒喜行遊山殿晴雲落天香靜磬浮嘉蓮鮑寶水并露降靈樾微古一爲瑞清修思更幽

遊丹山

與客窮幽勝同登白水山銀濤翔月落蒼壁倚天寒採藥

來江連詩

卷之二

六 南雷懷謝堂

穿雲塢圍基坐石壇因忘歸路晚初佩得秋蘭

○岑全一首

全字全之嘉熙戊戌進士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與起居郎邊僞輪對言近日密院所任皆衰憊庸鄙小人植黨自固不圖國計天子爲罷右相一人出監婺州酒稅水災使者不爲意全面數之使者怒全引疾歸

賀墅賀循故居

荒村車馬驚鷺鶴散騎茅堂見杜蘭水玉自甘山水味慢

○厲元吉一首

元吉字无咎號半村咸淳辛未進士出尉烏程謝疊山送之詩云十二街頭三尺雪駸馬健行如跛驚生懷故



人屬半村拂袖前行何勇決疊山居士強欲吟凍筆如  
推硯欲裂京國青衫十載交欲言不言情梗咽願君勿  
作繞指柔願君勿作在鑛鐵北兩幽遐寬草甍清風宇  
宙貪泉竭循良寧困聖明時玉燭光華待調燮宋亡歸  
隱從山遇遺黎故老輒相對嗟泣至元中訪求前宋故  
臣元吉遞跡湖海白首始歸疊山詩文在其集者零落  
無幾余從厲氏子孫見其墨跡如新錄此一詩不啻珠  
玉之在目也

雨過

漠漠輕雲過野墻新楓矮相色蒼蒼平田鶴迹留殘雨深  
塢鵲聲帶夕陽

○厲德斯一首

姚江逸詩

卷之二

七

南雷懷謝堂

德斯妹爲曹詠妻詠以奉檜客出守鄉邦鄉里承述恐  
後德斯不一往會德斯爲里正詠諷邑令協治百端與  
其祈已竟不能屈檜死德斯致書於詠啟封乃樹倒胡  
孫散賦也詠貶新州又以十絕贈行詠讀之憤歎而已

贈曹詠

斷尾雄鷄不畏犧憑依撥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歸  
骨中原是幾時

○鄭舜一首

葬字元乘別號山輝時元室方亂東南多有魁人傑士  
相聚葬皆與之上下工畫蘭竹春草人爭購之岑安卿  
云坐對榮陽老空懷正始音宋元偕云落筆十年身後  
在懷人三絕眼中無其爲作家所重如此

贈葉州判

六月大風雨海潮不入田父老到城說今年勝常年石隄  
如鐵堅土隄草芊芊葉侯旣云去千載稱侯賢

○岑安卿五十七首

安卿字靜能自號拷棧山人宋景濂稱其爲人志節自  
矜唾涕富貴一時岑氏多以科第起家皆聲銷電滅而  
安卿以布衣至今傳其詩文也同時有楊瑛楊燧楊瑀  
兄弟三人皆有文名瑛慶元路學正黃晉卿有送瑛還  
餘姚詩空齋耿燈火月冷潮聲落燧字元度歷寧海縉  
雲餘姚學正吳淵穎集中夜聽楊元度說宣和內宴詩  
謂燧也瑀號灌園縉雲教諭宋無逸有田園歸處松三  
徑詩賦生涯水一杯之句今求其隻字不可得矣聊附

姚江逸詩

卷之二

八

南雷懷謝堂

志於此

古意

亭亭千歲松起自一寸植苟無斤斧患壽可比金石青  
園中草一雨迴青色清霜忽飄零彫瘁在頃刻  
寶刀不斷水綫溜可穿石君看城門軌要非兩馬力爲學  
不苦心虛談政何益偉哉大禹功猶思寸陰惜  
偶讀戴帥初先生壽陳太博用東坡無官一身輕有  
子萬事足詩二句爲韻有感依韻以續其後  
貧夫富且壽吉人饑復寒什襲寶燕石白壁泥塗間老成  
愧苟得童孺羞無言如何羊裘翁不念歸來難  
謗謫我自致勿怨生不辰焚蒸非所據石上陷厥身始知  
膠漆心千載雷與陳龜矢任黑白頽然自天真



絳綵不任暑，龜袍寒復生。寒暑歲相似，中心空自驚。道義山岳重，富貴浮雲輕。念此轉淒惻，俛仰何所成。

百扇圖

離離鴻鴈羣，渺渺水雲國。白雪剡川藤，玄香牧溪迹。形真具生意，彷彿二百翼。四海兄弟情，於茲見叙秩。前鳴後如唐，高下低復逆。隨陽足稻梁，直夜防機弋。水寒蘆葉黃，霜清葦花白。羣遊得所止，一氣同悅懌。憐哀哉，淮南謠布粟歌。斗尺東阿賦，豆箕才高終擯斥。觀圖適念此，翻爲古人戚。今人猶古人，毋爲後人惜。

食新筍

黃蘗癯已竭，枯繡筐亦空。老芥長芒刺，食久咽爲痛。山雨折竹胎，未入春盤供。畦丁適踵門，致我親戚送。脫綳錦紋散，切玉霜刀弄。新香歟湯鼎，饒涎迸齒縫。未倩搜詩腸，已破食肉癢。參禪誠滑稽，煮簣宜笑開。黃寧譜亦佳，涪翁句堪誦。僻居東海偏，斯味時一中。山僧應厭食，飽食聽春哢。

姚江遠詩

卷之二

九 南雷懷謝堂

陶朱五湖客，相業霸于越。十年思復讐，一舉強國滅。扁舟烟水間，千載仰遺烈。子念居是邦，景慕有前轍。試更因云始，時至亦宏達。

迷古二章送范瑞卿回越

司隸百世士，攬轡思澄清。生惟黨錮禍，歿有益世名。善類既銷歇，漢祚亦云傾。子材固不逮，識此已足稱。古人不可見，千載思雲仍。

夢中作

積雨稍開霽，晴川榜孤舟。雙目豁陰翳，四望餘雲收。輕風

生衣袂，酒洒舒煩憂。髮橋橫落日，迴水與山俱。流白鷗洲渚，涼黃鳥林塘。幽十旬九陰雨，茲晴信難求。美景與心會，及暮猶遲留。賓朋懷清賞，晤語更獻酬。歸途見明月，華巔風颼颼。

和濟天岸法師約李五峯同遊韻

我不識往古，誰復知來今。彼哉牛山淚，祇濕當時襟。節序倏代謝，秋風生樹林。暑氣日已泮，涼氣日已深。酌我新熟酒，鳴我素蓄琴。陶然一今古，萬事從無心。

行行風波途，著脚殊未穩。榮名非素懷，飄忽任衰晚。嗟哉聖賢心，明白寄黃卷。如何當世人，交深語翻淺。所以靖節翁，拋官托罷蹇。長歌歸去來，高風播彌遠。

次茲息菴冬日海棠韻

姚江遠詩

卷之二

十 南雷懷謝堂

盈盈宮錦仙，厭彼繁華場。當春不自獻，婉婉懷無生。托根旃檀林，金仙借恩光。羣陰正凝沍，特與回春陽。拒霜宜愧死，江梅亦羞香。翻令桃李顏，應有趨時傷。定惠一笑姿，未免隨春芳。始信鶴林仙，解逅非時粧。

和李宰韻

春風吹繁花，秋露淨孤月。壯年嗜好新，對此每領悅。年來百念灰，搔首惟短髮。流光不我與，苔生古人骨。常懷却世紛，宴坐學龜息。從渠鵬去留，不問馬得失。李侯宦遊蹤，來儼海上宅。庭蘭茁春芽，笑語落霏雪。詩文嘗我過，老晦資啟發。窮思獨善身，自獻殊未屑。對酒還當歌，其肯肯朝夕。君心與我懷，相對交嘆息。

灌畦



澄畦起清晨汲水井自勞微露濕裳履涼風吹鬢毛  
漢陰叟東陵亦其曹顧予何爲者佚豫敢自驕日午獲  
息讀書志彌高年饑見稅稻萬民免煎熬寄跡天壤間  
焉遂逍遙

鏡池

鎔鑄匪鑪冶寒液凝不裂雖無磨淬工俯視香奩揭能  
百慮空了不見生成水鑑唯外形心淵湛秋月

梅沼

孤根懸倒影彷彿浮靈槎疎枝問雪淡淡波中花松竹  
復相亞偃蹇同欹斜折香汲深寒清供推禪家

琴峽

石束清溪流琤琤玉聲碎如聞操履霜墮却思親淚伯牙  
姚江逸詩

卷之二

土 南雷懷謝堂

寡所知鍾期乃同志至今流水音寥寥在茲地

桂軒

誰居廣寒宮有此嘉樹植年年風露中黃金吐秋色秋光  
天上來開軒爲我得笑彼揮斧翁勞生竟何益

寄興示諸子

田園日蕪穢衰邁不自治童僕肆疎嬾子孫習娛嬉良苗  
雜稂莠仄陡纏蕪藜草深狐兔聚水積蛙蚓滋念茲每獨  
往邈焉起遐思世事亦如此重令我心悲

題舊紉扇

去年壁上扇蒼蒼生網蟲今年承拂拭還有去年風自憐  
顏色改得入君懷中願言新舊人恩寵長相同

次元善喜雨韻

石燕拂雲杪河魚落簷前天公半月雨上下舒憂前稿壞  
蚓發唱素壁蠲留涎禾蔬鬱嘉秀樂彼田與園既無溝壑  
虞體受期歸全棟架有遺軸足以銷餘年

官舍偶成

宿雨生曉涼幽禽在高樹披衣出門看溪流急如注草木  
被新渥青山蒲公署偶爲城郭居獲此林下素隣家酒如  
繩歌管朝夕度此樂非我知看書日還暮

傷心行用李長吉韻

朔風動清吟孤月流寒素白髮困青燈紅粧泣秋雨羅扇  
沿網蟲寶鑑青鸞舞白晝颺颺行山昏鬼無語

詠范氏池亭

虛亭巧結構有此觀魚境碧沼風生紋高林月留影花竹  
姚江逸詩

卷之二

土 南雷懷謝堂

列我前松杉瘦而穎山環翡翠屏水瑩琉璃井書生東海  
來山水頗深省喜有鄭家湖詩文每相警

題太真春睡圖

東風吹香蕩晴晝長安宮苑花如繡海棠一夜折輕紅淑  
氣薰蒸困醉耐太真徒倚沈香亭宿醒未解春冥冥春峯  
歛翠翳秋水侍兒夾擁花娉婷玉床膩滑芙蓉展水沉煙  
裊金屏暖丹腮融潤珊瑚溫寶釵斜倚烏雲綰上皇玉笛  
那敢吹地衣紅皺靴輕移傳令別殿罷歌管流鶯不語游  
絲垂漁陽鞞鼓邊塵動臺閣無言卿士惜婦人一睡四海  
皆主關臣諛總如夢翠華西待九廟隳禍胎未剪三軍疑  
馬嵬夢醒生死訣一時悔禍人心歸驪山舉燧供歡笑  
蹴踏周原草丹青誰寫春睡圖後世不須錢太質



次韓明善題推蓬圖

青松陰陰間脩竹六月儵然破炎溽梅花一味只宜冬江  
上孤舟水邊屋筆端春信回孤根鰈鱗淺抹玄霜痕江南  
煙雨正愁絕一枝喚醒羅浮竟無聲詩生有聲畫吟咏工  
夫見揮洒坡翁仙去二百春夢繞松風古亭下茲花清致  
誰堪當孤山題品淵源長推蓬細認心淒涼鼻端彷彿聞  
天香

題晴川圖

清谿繚繚生淺花曉日倒射搖金沙翩然雙鷺下危石玉  
雪照影無纖瑕溪邊小景入圖畫青煙綠樹漁翁家漁翁  
歸來歌未終鷺絲忽起蘆花風回眸遙望不可極但見白  
玉飛青空昔年夜宿瀟湘浦徹曉不眠聽急雨解衣曳杖  
寒江遠詩卷之二 圭 南雷懷謝堂  
立沙頭何似今朝得客與長安馬寒泥沒腹雪滿朝衣凍  
肩縮試令援筆題此圖長篇應賦歸來曲

和王子英醉後歌

至人超六合造物期同遊飄飄無根蓬蕩蕩不繫舟江河  
罔知返日夕唯東流鴈鵠爾何爲戶牖思綢繆人生底用  
愁如織朝看朱顏暮無色何如生死兩忘懷日月梭飛任  
交擲君不見秦皇入海求方瞳包括區宇推羣雄沙丘輻  
輳鮑魚臭一世萬世今何功又不見班生投筆踰流沙封  
侯萬里威遠加玉關東望不可入上書祈請心咨嗟我生  
於人何所爲死當身外亦誰悲烏鵲蟻蟻苦分別珠襦玉  
柩徒光輝不如生前賦詩飲酒放浪山水間死與造物默  
默還同歸

二月二日大雪偶賦時寓州郭

東風吹寒春漠漠海氣作暝天昏昏空階夜落雪一尺起  
看故樹梨花雲詩翁燃鬚僵不死開窗強作饑猿蹲欲呵  
凍筆寫清思甕中餘漚催頻溫山僧積財富畝畝驅馳役  
事何紛紛木魚停撾磬聲絕但聽衙鼓趨公門何如孤舟  
釣魚叟一簑獨立寒江口

題黃中立樵雲卷

三衢仙人石橋奕隅坐野樵心自適不知柯爛歲月深人  
世歸來已非昔越山客亦樵雲中碧山背脊雲重重香爐  
捫蘿春蒼鬱若耶泚水秋冥濛斧聲丁丁響深谷猿猴鹿  
豕恒相從懷章太守歸故里讀書處士棲長松古人千載  
不可見二公出處誰將同君於此計豈長往草衣芒屨姑  
從容仙人倘遇不須久歸來歌我樵簪風  
圭 南雷懷謝堂

姑蘇臺

吳宮築土山爲趾俯視水雲三百里臺中歌舞聲聲麗金  
碧巉峴眩珠翠江花泛泛浮賜夷會稽思霸耳甲磨千金  
不買西子笑一舸竟逐陶朱歸丹砌草深麋鹿卧塙塙棘  
露沾人衣闌廬丘墓虎爲衛至今鐘磬聞餘悲遊人不悟  
國傾亡松間援筆題真娘

朝陽臺

巫峯十二青參差石形僂現仙娥姿蒼藤翠水怯淒冷精  
誠夜感襄王思仙衣縹緲仙裾濕雲影飄飄雨聲急陽臺  
朝暮不勝情高唐想像愁無極夢中奇遇事齊安公子雕  
辭亦胸臆荒涼古廟屹江干臺空不見行雲跡游人慨望



尚徘徊古碑寂寞荒莽苦

戲馬臺

彭城負劍河爲障南屹崇臺勢雄壯重瞻舊跡入秦回諸  
侯攬轡皆南向酒酣感馬升崔嵬髮鬚振雲煙開倚轡  
四顧示無敵指揮獵虎心雄哉黃金間行亞父去帳下茫  
然失謀主楚歌聲合潰重圍昔日名騷空故步千年積恨  
氣未消繞臺泗水撞飛濤

望思臺

金莖露空崔嵬湖臺築恨心猶哀剖桐殞土事賤昧禍  
機元自長生來壽齡大臺世已稀趙國檢人心傾軋盜兵  
誅伎兩非是屈竟督戰猶驚最衝竟隕鳩泉里壺關三  
老言非遲向無少卿護病已上林僵柳何緣起空餘老淚  
姚江述詩 卷之二 主 南雷懷謝堂

滴紋斲斑斑相間苦花紫

鳳凰臺

萬里長江東入海千年高臺今尚在當時誰道鳳凰來覽  
德何人足相待鳳聲悠悠梧葉空謫仙文采流長虹跨鯨  
一去不復返後人欲語羞雷同海上三山眇何許羣仙對  
鳳隔風雨登臨空吟謫仙詩白鸞斜飛過秋浦

洞庭秋月

岳陽樓下水雲黑夜揭水輪破幽寂浮光萬頃躍寒金倒  
影一規沈素壁霜毫誰幻清絕姿毛髮增寒心脾易何時  
鼓拖遂南遊散髮君山弄虛碧

平沙落雁

駝駝水枯圓露蕭蕭洲霜清平似砥銜陽回侶羽翮疲接

翅連羣飛復止洞庭波瀾菰米稀弋人夜榜機心微平明  
又爲稻梁謀來看行迹空嗟咨

遠浦帆歸

長江萬里東入海南極蒼梧北踰濟龍驤萬斛駕洪濤去  
日酸辛歸日喜畫師夙昔諸行色發溪半幅留真迹入門  
嫵媚各有懷誰念山嶺望夫石

逢秋

高梧脫葉金井寒璧月夜掛朱欄杆銀河萬里浸虛白凌  
風欲訪乘槎仙金壺箭水聲第一畫角梅花聽悽惻三山  
樓閣碧海涼老鶴不眠清露滴

謝季仲容見贈

海風立水天空濤潭雲晝掩蓬萊宮仙人跨鶴歸  
姚江述詩 卷之二 去 南雷懷謝堂

來樓閣昏無蹤九仙山高玉爲戶廣成去訪乘鸞女桂香  
滴露夢不成看徹霓裳羽衣舞宮袍舞錦花翩翩詩成毛  
骨生清寒飛章贈我歸剡川推蓬月在梅花邊

次王敬助見寄韻  
琴書宵遠訪訪我海東濱對酒不成醉看花惟惜春青燈  
書有味白眼世無人儘有畔桑趣悠然一幸民

秘圖留滯日鄉思已淒淒黃卷挑燈閱紅粧掩鏡啼交新  
情僂僂感舊恨低迷語及深知處應憐獨鶴棲

九月三日晚與鄭彞秉對坐至日暮小雨後歸宿偶  
成

歸人歸未得天際復生陰小雨濕官道清砧傷客心蕭肥  
蘭蕙瘦雀語鳳鸞諸坐對榮陽老空懷正始音



首今去其脫簡亮  
得詩四十一首

和來竺西見寄

歲暮重登寺詩文喜共論  
雲昏疊嶂寒雨滯孤村  
別後病翻劇書來身幸存  
藤枝肯扶老終扣月中門

沙縣小樓

半載客延平沙陽憂愈驚  
蛩鳴深巷靜月晏半樓明  
故國三千里歸途一月程  
西風在庭樹締結不勝情

○王嘉問一首

嘉問字景善又字雪昇累官紹興路同知時鄉縣已隸方國珍議改嘉問官嘉問曰吾天子命吏非天子誰可改吾官者自號梅竹翁不起

題葉敬常祠下

姚江述詩

卷之二

七 南雷懷謝堂

北溟滄波幾千里南山倚石空  
嶮巖石工未刻厭水犀石精化作萬丈青  
虹霓青虹墮地飲水不肯去卽作葉侯捍海之橫隄  
隄蟠三萬二千尺盡是南山倚空石葉侯駢石應有神  
杯土九泥真戲劇舊時天吳上平地幾處桑田爲海水潮去沒去二百年海波還變爲桑田  
隄成侯去民安土祠下年年聞社鼓餘姚編民十萬戶仰視葉侯如父母侯之去今不可留  
桂爲楫今蘭爲舟侯之歿今神來遊芹香酒肯羅庶羞石堤捍海終不朽侯德與之同  
永久南山蒼蒼北海茫茫餘姚之民今思葉侯不忘

○黃義貞一首

義貞字孟廉大德間以孝行徵爲博士不起壽一百五歲其居在鳳亭崇禎末鄉民洪氏壽亦百歲以外相去

不數里固地氣使之然與

白雲寺

嗽雲名實利誦理編屋上靈雲每見連知是蒼穹相表異却將瑞氣日纏綿  
網緼像護清虛界潔白光涵地率天老我欲過金子舉細探靈跡恨無緣

○續蘭亭會二十四首

至正庚子春仁本治師會稽之餘姚乃相龍泉之左麓州署之後山得神禹秘圖之處水出巖罅瀦瀦爲方沼疏爲流泉卉木叢茂行列紫薇間以竹簟彷彿乎蘭亭景狀因作零詠亭以表之合甌越來會之士得四十二人同修禊事取晉人蘭亭會圖詩缺不足者各占其次補之總若干首因曰續蘭亭會云劉仁本叙

姚江述詩

卷之二

六 南雷懷謝堂

劉仁本補參軍劉密

俯仰宇宙瞻茲山川欣欣卉木冷冷流泉豈伊獨樂尚友千年飛觴拊詠萬化陶然陽春沐膏澤草木生微暄靈圖發幽秘感此禹跡存衣冠繼芳集臨流引清樽性情聊自適理亂復奚言

都事謝理補侍郎謝瑰

瞻彼阿丘神禹秘之茂蔭嘉樹清池臨流引觴衍衍以嬉俯仰千古逝者如斯東溫散晴旭濯木浮嘉陰良晨事修禊我道欣合簪方池注清流可以濯煩襟一觴復一咏暢情忘古今

鄉貢進士趙叔補參軍孔盛

青陽旣殷以邁以遊采蘭從阿濯纓芳流翰藻載詠羽觴



載浮潔我契事于以寫憂

喧風播曠宇欣懷托陽春盥祓寄幽暢虛襟遺世塵損芳  
遵丘阿接孟沿澗濱詠歸何逍遙退哉仰斯人

天台僧悅白雲補任城呂系

疇昔有懷陰雨翳霄尤爾居室忽焉終朝際此晴煥散豁  
林郊潛魚泳波遊羽鳴條

崇阿撫神秘微風扇和淳靈雨旣云沐品彙區以陳蘭若  
擢中吐蕊蓂芳辰散懷得真契引觴各熙春

前蕭山主簿朱右補餘杭令謝滕

陟彼崇阿遊目遙岑川雲凌岫林木蔽陰峭崿黃鳥懷之  
好音亦有良朋載歌載吟

息徒坐蘭渚臨流濯清泉光風被林薄春服麗以鮮持觴  
姚江逸詩 卷之二 壬 南雷懷謝堂

撫流景鴈魚樂天淵俯仰同一慨弱毫從所宜  
帥府都事王霖補王獻之

滴彼源泉其流泱泱誰其送之以詠以觴酌此春酒以祓  
不祥

華髮宴餘春微風宿雲散蘭皋野氣芳桐江日初且羣賢  
集崇丘臨流水光渙酌酒清湍曲俯泉嘅長嘆

蕭山教諭諸綱補府曹勞夷

俯挹清流遙睇崇嶺于焉遊盤寄興遐永放同觀濠高企  
臨頽冷風徐來暢焉深省

叢木翳林薄構亭俯澗濱旭日散晴采光風媚芳春臨汎  
輕觴于以樂嘉賓詠歌意自適酣暢趣益直茲遊致所尚

庶足酬令晨

四明沙門僧阜補任城令呂本

遲遲春陽謁藹蘭若樂爾嘉賓以宴以遊靜觀物化散懷  
逍遙一觴一詠庶永終朝

禪飲秘圖湖天氣淑且柔傳觴際曲渚濯纓臨芳洲纖條  
亂風樹幽葩落晴溝衆寶亦以樂正忘塵世憂

平江儒學學正徐昭文補府主簿后綿  
柔風扇和百卉具芳携我良儔憩于崇岡怡情詠歌微水  
泛觴俯仰宇內聊之徜徉

茲辰天氣佳駕言寫我憂衣冠盛良會祓禊俯長流川容  
澹疎雨樹色翳崇丘清風接千載復此逍遙遊

秘園隱者鄭彝補山陰令虞國  
興懷古先仰觀玄造尼歎逝川平念芳草莫春維和爰舒

姚江逸詩 卷之二 壬 南雷懷謝堂  
幽抱皎焉白駒嘒其黃鳥

鳳駕稅幽麗泛醴循流瀾芳綈被巖瀨葩華耀林端靡靡  
時運近斯焉撫嘖嘖主欣遠賓集陶然有餘歡

前嘉興路經歷張溥補鎮國大將軍橡下廸 溥餘姚  
藹藹雲岡溶溶秋水集我朋儔掇茲蘭蕝千載同流夷猶

芳軌美哉良會衍樂無已  
茲展暮春初散策臨泉石雲渠引微波浮觴薄前席伊人

既已去古今同一適睠茲修禊地遙岑澹空碧

東山僧福報補彭城曹諲

晴雲冉冉幽草茸茸羣賢展至衍樂攸同芳葩汎澌翔羽  
迥風亦有旨酒可以從容

桑條扇微風輕波漾晴旭羣彥此委佗鳴鳥集中谷列席



依巖迴飛觴隨水曲緬懷古先哲庶以繼遐躅

姚江逸詩

三 南

姚江逸詩卷之三

後學 黃宗羲輯選  
鄒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宋元倍 七十七首

元倍字無逸號庸庵少穎悟好學父欲奪之於市估胥吏倍必哭而辭也受學於楊鐵崖盡得其詩文法中江浙副榜補繁昌教諭尋棄歸洪武初召修元史分撰外國傳事畢還山復與桂彥良同徵主考福建倍詩質而不枯熟而不庸入香山之室余從其族孫賓王得庸庵詩集十卷再令其尋訪文集則不可得矣一時交遊之盛風俗之厚山水之酒痕墨跡猶可因詩以推尋其一

姚江逸詩

卷之三

一 南雷懷謝堂

二也

每月晦日與諸友過葉伯泰隱居

出門風日暄野趣慰徒步行行五里餘訪舊寂寞處隱居隔青煙涉津向紅樹幽人不在家童子留客住爲尋主翁歸北里復東渡乃從南山還衣巾認中路匍匐趨柴門歡喜見情素止渴得土酥充饑思薯蕷厚意愧吾曹爲治鷄黍具望外出陳醪房中藉賢婦遂令周孫徒痛飲不欲去獨醒笑老夫徒自耿憂慮人生歡會難萬事皆有數今春曾此遊重來歲云莫白白潮入川青青疏在圃時序雖有移郊墟坦如故平生麋鹿資羶腥非所慕畏飯倘同襟有懷卽相顧

寄宋景濂先生三十韻



相處纔數月相違已三年人來即問詢矯首玉堂仙尺書  
固邈邈寸心每懸懸孰謂金蘭契而如萍梗然憶昨被殊  
渥草茅倏牽連平生坐環堵豈意乘官船脩史與末役乏  
才愧羣賢強述大荒傳荒疏僅成篇賴有班馬手筆削容  
巨編素餐竊恐懼衰疾頻纏綿小几聚藥案空床薰艾烟  
旅邸命如綫仁人俱見憐同舍既足藉同姓尤憐憐早晚  
辱安慰殘喘聊自延涼風送越柁而得歸園田當時十八  
士去留各有緣中秋佛寺裏明月照離筵後夜復叙別慘  
憾燈影前贈言諾教誨有暇寄江邊縹緲已拜惠所獲尚  
未全去年撰寧更往還情爲傳我亦薦行邁南閩涉山川  
考藝非所任肩往誰舍旂知已諒典閱疲驚詎勝鞭撻髮  
日已短貧病無由痊策杖山野間靜贖庶相便擊壤或歌  
姚江逸詩 卷之三 二 南雷懷謝堂

詠忘憂臨澗泉緬懷青雲彦文會濫隨肩作詩謝晴昔一  
一莫能專諸公倘垂愛契濶寧我愆

八月十三夜史局儒士醺飲天界寺西庭叙別分韻  
得天字

秋寺積黃葉行見江月圓衆客感時邁史籍已成編迢遞  
四方至同舍非偶然久集有分期念之還足憐醺飲際良  
夕露坐望青天明發各有適羽鱗異天淵少壯宜努力衰  
病得生旋酣詠在茲夕靜言乃離筵耿耿亦何爲且就殘  
夜眠

題顧山人畫古松歌

能畫古松天下少昔有畢韋今顧老顧老作畫書法同或  
變眞書作行草梗黃古紙一丈餘落筆古松隨一掃糾纏

黑白成文章恍惚陰陽割昏曉半年作客羅壁山但畫江  
山極幽眇亂葉點點晉書圓直樹行行泰篆小有人請畫  
松一株草書張顛合驚倒一株兩株八九株變怪無窮出  
天造愧我題詩勞寸心數日一篇方脫稿何如顧老畫古  
松游戲草書書法好

題顧山人秋江疊嶂圖

顧侯避俗留越山高情長在山水間秋堂夜半夢巴蜀孤  
帆遠逐西風還推牀呼燈怪遲緩萬里江山猶在眼澄澄  
素練天際長疊疊青鬟日邊遠寫來巫峽令人愁神女陽  
臺居上頭尚見雲陰含過雨可憐樹色送行舟地形何處  
接吳楚林薄人烟帶洲渚黃帽西來打鼓郎茜裙束去唱  
歌女畫圖不盡意有餘太平人物俱歡娛多愁宋玉在何  
姚江逸詩 卷之三 三 南雷懷謝堂

許好賦顧侯山水圖

送謝用敬

白髮梅川客梅天看種田故人能再見往事勝相傳海氣  
樓臺盡山輝玉石全秋來還有約雞黍願豐年

冬至前一日宿永樂寺水竹居次鄭山輝吳主一壁

間倡和韻

寒過水上客陽徃地中雷宇宙兵車靜山林佛寺開舊交  
多死去久別始重來知已三更語傾心一宿迴

過東山寺航毒海房留題

湖曲藏深院山空出遠鐘森森春砌笋肅肅晚衙蜂僧老  
看孤榻兵餘憶舊松自憐花竹畔獨畏酒杯濃

秋懷



舟楫何增價山翁訪舊難只嫌前路遠轉失向時歡酒滿

金波瓊瓜寒玉露盤梅川胡老子秋夜幾相看胡白石侍

憐才心獨苦恨別淚頻流又報吹笙客將爲跨鶴遊鳴琴

山水夜下榻竹梧秋頭白食來往誰能爲我留吹笙客指

燭湖秋雨過山閣定清涼髮爲高僧白座兼落照黃老懷

同閱世空境更聯牀有約酬花月良宵意不忘高僧日

晚歲情偏切英才遇亦稀豈知麟在野翻使淚沾衣東閣

胡相侯南望共歸傳經今已矣此事與心違胡斯厚

海角思相贈濠梁阻數陪十年袍可補千里客難迴范叔

寒如舊王郎醉必哀高秋頻送日鴻鴈幾時來時王遜庵

正月廿八日偕白雲長老過葉伯泰隱居

浦迴春潮急風高晚渡遲同來非舊伴一宿似前時雨對

姚江述詩 卷之三 四 南雷懷謝堂

高僧飯花題病叟詩新年行樂少重過答幽期

冬夜書懷

海邊積雨客愁長底事高樓有月光酒醒只疑天欲旦烏

啼猶苦夜多霜遣懷詩賦添華髮在眼山林缺草堂欲問

君平無覓處暮年人事付茫茫

重過烏山即事

冬晴重過烏山寺年老今非白面郎石髓汲來機葉井塵

軀浴罷菊花湯三生有約誰能記一醉無愁自不妨酒醒

出山空極目獨憐白髮對斜陽

宿陸氏山莊

故舊相招爲放舟上林佳處得重遊西家客過東家宿仲

氏齊同伯氏留夜坐靜歌三疊曲春歸只在五更頭自憐

白髮渾無寐銀燭分明照客愁

重過上林井亭感舊

二十年前向此過涼亭寒井慰奔波當時未覺青山好此

日重來白髮多投轄幾人懷往事煎茶何處聽清歌路傍

野老能迎客樹下幽居奈爾何

四月十三日偕岑宗昭胡斯美及其從弟斯敏游宿

竹山精舍明日題詩于壁而還

龍潭橋西山谷中茅屋住者皆樵農兵前送官大木盡春

後斷笋高峰重同行何人黑漆髮精舍有佛黃金容三更

月明五更雨子規來叩門前松

贈陸生

迴棹遊源日已斜道逢二陸立晴沙借人几榻開漁舍送

姚江述詩 卷之三 五 南雷懷謝堂

客壺觴出酒家桺葉青連溪岸樹藤梢白裹竹籬花連朝

多謝慇懃意自念風塵兩鬢華

贈李光道

余自壯歲與四明李君仁山數相接嘗歎其有吏才

而非隱于術家今余已衰暮而仁山沒九年矣兵燹

之後予歸海裔還邑郭遇仁山之子養字光道者于

塗或謂光道於其五行學益用力以深予多多驗之

果與平常推休咎者有同異乃信其術之進非前日

光道矣因駭而問其故光道曰某以父死家罄無恒

業足賴以養老母遂顛意所嘗學者博求其書潛玩

其旨日蒐之歲獲之頗有入于心而不敢自已也予

於光道別久而後見既驗其術之進又聞其進之由



兩喜仁山氏有子矣感歎之際乃賦一首爲光道贈  
然則凡平日相接而念其子者亦將有感于此詩也  
夫

城郭歸來百事疎殘生猶問五行書故人有子能傳業樂  
土柯時許卜居青眼爲開分別後白頭幸活戰爭餘喜君  
跨龜翻垂淚感舊憐貧豈獨予

送趙仲容東遊

會稽趙仲容先生近以一病幾不救多難之餘不得  
坐以俟命將以繪事游山海間予念其艱難之際所  
向皆然姑以救一時之急焉耳間語及此甚悵然遂  
以詩送之先生見我諸故人煩務有間其無有觀詩  
觀畫如疇昔者乎聊以先生之行卜之也

姚江述詩

卷之三

六 南雷懷謝堂

漂泊風塵嘆此公早年習畫畫堂中風流尚在時非舊  
難何多老更窮市駿莫憐曹霸馬作歌未遇杜陵翁逢人  
不必論前日好與君平賣卜同

新歲冬處士見訪

去年海角往來頻多謝高情洗客塵別後歲寒江竹老愁  
中春暖野花新西樓爲下青燈榻南郭能尋白髮巾江水  
雲山猶在眼何時耕釣得相親

贈紫芝山人

有客有客王紫芝江空歲晚欲何依試看墨木打碑賣勝  
謁朱門冒雪歸浙水文華依舊在晉賢字跡到今希年幾  
有粟知相易不用山中更採薇

紫芝山人有青門種瓜之志而未得其所五口之家

無一夕之儲不知造物者將何處之也今慕義而遊  
將以石刺集王右軍書墨本售凡好事者予竊有感  
焉因賦此詩爲山人道噫時既艱矣歲既晏矣山人  
所嚮其有值乎其無值乎雖然吾故人見吾紫芝而  
讀吾詩其爲前途之道者蓋不獨吾也紫芝其往哉  
送赫彥明

惜君遠去在新正貧病無緣叙別情臘雪已消三尺盡春  
潮初送一舟行天涯有夢尋鄉曲海角何年聽珮聲烏帽  
蕭蕭俱皓首萍踪跡歎浮生

二月三日過嫺戚倪氏深秀樓留宿

福地重來白髮疎仙標誰復好樓居驚心世事三年後照  
眼梅花二月初解凍陽岡仍種橘生賢後代每收書君家  
姚江述詩 卷之三 七 南雷懷謝堂

倪安道一樂堂

高堂並坐白頭親兄弟相看樂意真對酒雲溪金奏響過  
庭華月錦衣新兵前骨肉誰無恙屋外田園況不貧家慶  
從來最慳得願將愛日荅洪鈞

過亡友楊昭度宅見其諸子復習舊業悲喜交集爲  
賦詩一首

楊子宅前春草新老夫一過一沾巾城東聞笛經三載江  
上垂竿復幾人當室兒郎愁獨立通家子弟喜相親新年  
又聽書聲好竹徑幽尋莫厭頻

楊氏萬竹樓

童子曾登萬竹樓題詩今作暮年遊老蒼不見諸君子喪



亂猶驚四月初窗戶青雲通約宛兒孫錦服繼風流清溪  
流向門前過能與笙簧洗客愁

十二月廿五送趙鳴玉以其所畫游南山

雪滿空山二尺深可人獨步費幽尋政同沙漠食飽厄豈  
有山陰返棹心不惜衾裯換斗米誰言圖畫直千金南山  
親舊知吾意除夜歸來聽好音

爲聞人生題鄭先生李太守合作蘭竹圖

石樓寫竹有書法山輝作蘭非畫師絕憐一老衰遲日虛  
憶諸公全盛時澤國淒涼今見此玉堂文彩舊稱誰留傳  
後代應難得肯與聞人玉雪兒

三月十六日會聽伊舉于楊氏嘉樹軒辱示見寄詩

一首次韻酬之

東江連詩

卷之三

八 南雷懷謝堂

老病生還九死餘杖藜寧嘆出無車五年不見先生面三  
經相達處士居芳草綠陰還自好落花紅雨已成虛白頭  
會合知誰健見說燈前尚著書

過建初奉上人房

城南僧舍我頻過塵世間情奈爾何雨後畫圖修竹潤春  
深窻戶落花多齋庖燒笋留人飯醉筆題詩倩客歌緩步  
幽尋知幾度虛期杖屨入烟蘿

周原信南溪草堂

南市津頭春水生南溪一里上流清堂前日夜生芳草海  
角平安過大兵先世圖書猶在眼故鄉山水更深情出門  
舟楫元非遠問柳尋花及晚晴

與諸友宿城南印事

吾邑東門外五里許有岱嶽行祠在小黃山俗傳三  
月廿七夜其神出而還恒有火光若列炬自諸叢祠  
出送嶽神還明滅聚散雲霧間不可勝數者是其後  
也每歲邑人侯而觀之以爲常今年其久周原信孫  
尚質范德梓郭廷羽趙自立張與樵陳子範輩要予  
宿南門外初不知觀所爲謂神燈者因賦詩一首以  
寓感慨之意云

同宿城南有八人送春箇箇惜殘春空中何物明燈燭夜  
半高歌動鬼神白雪滿頭猶激烈縹緲在眼復酸辛年華  
不及諸郎好作賦吟詩齒髮新

四月廿九夜宿楊氏嘉樹軒

前月城南連夜宿今宵木北對花眠梅天未食楊家果夜  
姚江連詩 卷之三 九 南雷懷謝堂

雨都耕舜水田惡客不來成好夢大兵已過定豐年酒醒  
得句呼燈燭一丈紅葵在榻前

五月廿八日爲梅川羅翁題會稽俞景山山水圖

關情俞老廿餘年忽見畫圖東海邊閱世兵戈成死別銷  
愁山水覺渠賢登高昔有穿雲屐訪舊今無泛雪船索我  
題詩羅處士卷簾梅雨落梅川

五月十日訪楊灌園於後清漁舍而唐景顏澄了然

先坐留飲至晚興了然還及汪尚志之門遇雨見  
留甚勤又置酒臨昏而散乃用向所留題韻紀其  
事

梅天疎雨酒斜暉水北平田白鷺飛飲酒偶同諸老醉吟  
詩相伴一僧歸茅堂會合誰知好連社交游更覺稀賸色



苦催花底散南隣留客意難違

過崇安縣留贈稅使夏文敬

今年秋七月余有閩中之行廿三日入分水關其暮抵崇安驛而宿明日遇稅使夏文敬于縣郭中文敬益都人年未三十既問余姓而笑曰瞻昔之夜夢造藍明之先生之廬先生不見見一人狀貌若吾子者在其門外官道上吾問曰子何姓曰姓宋其夢若是吾與子雖並生於世而南北之居相去數千里而遠且生平素不相聞何夜之所夢與旦之所見其容其姓其邂逅之地無一之不相徵耶是可異也余聞其語亦有樂於中乃賦此以贈之

老年觸熱向三山暫宿崇安驛路間與子平時初不識何

姚江逸詩

卷之三

十

南雷懷謝堂

緣昨夜便相關浮生邂逅皆塵夢遠道馳驅有汗顏官舍設瓜知愛客看花更待暮秋還

留題鼓山丈室

鼓山閩之勝地也余故人用明師至其寺焉去歲用明自浙左赴鼓山余嘗爲文以送之今年不意叨與考藝亦有三山之行既事王文江右吳蕭二先生而下凡七人約遊鼓山予與四明桂徵士同德先至山下以俟及暮諸公不至乃登山入其寺宿焉與用明語至夜半有足感者其夜風雨俄至煩熱頓解遂賦律詩一首明旦錄上鼓山丈室就以爲別八月廿四日也

懷閩半月閑秋暑嚴寺幾程登暮雲勝地江山兵後見高

天風雨客邊聞送師東海新春別秉燭南州靜夜分賓主三生端有契靈源重會讀吾文

九月廿三夜留題武夷宮殿壁

大王峯下武夷宮九曲溪邊一徑通身到名山頭已白眼明秋日葉初紅神仙定在虛無裏兵甲曾棲瀨洞中秉燭題詩留過客浮生踪跡似冥鴻

爲孫尚質題山輝翁蘭蕙圖

蕙花江上逢冬至又見鄭翁蘭蕙圖落筆十年身後在懷人三絕眼中無陽回后土幽芳發雪滯陰崖衆草枯看畫幾番曾墮淚題詩此日更愁吾

送趙仲容還會稽

江郭往來三十年黑頭相見兵甲前生平畫馬不能走垂

姚江逸詩

卷之三

十

南雷懷謝堂

老膽烏真可憐客舍茶甌龍井下故鄉書屋鏡湖邊携家八口始歸去春水爲浮天上船

正月十五夜趙鳴玉還郡城與子語別遂賦詩送之

新正泥濘出門遲百感春愁只自知送客正當明月夜看燈不似少年時冥鴻歸路聲何遠老驥征途志已衰簫鼓城頭偏惜別圖書船畔一吟詩

題潘氏壁

今年春三月四日子偕邑子周原信王公達過燭溪潘鈞輔家鈞輔與其季鈞茂情好若舊留宿其東軒張燈置酒至賓其樂戊戌已亥間以辟地嘗羣累輩寓其家今十三年矣舉觴道故舊且觀故太守李侯墨竹亡友鄭先生墨蘭喜戚交集而於鈞輔伯季



之更世變能不失其常者尤有感焉爲賦七字八句  
詩一首兼燭書于壁以俟知我者和之

昨日正當三月三今朝水北共清酣幾年不到知懸榻上  
已初過喜合簪兵後放歌誰尚在燈前痛飲我何堪君家  
兄弟情如舊頭白相看得笑談

爲王雲谷題王若水畫

吾鄉王雲谷先生奉其母夫人官中吳時錢塘王若  
水處士以其親年過八十且有祿養之樂爲作豈塘  
竹雀圖贈之其年至正癸未也後二十有八年余過  
邑之東山雲谷出此圖以觀感慨之際爲題五十六  
字

江南四月薰風涼鶴髮慈親坐北堂萱草花開百憂遠竹  
姚江逸詩 卷之三 主 南雷懷謝堂

林笋生三尺長野雀哺雛依翠石水禽得伴傍銀塘年光  
物色都堪畫此樂人間不可忘

三月十四日夜宿周叔榮家留贈

自歷風塵二十秋重來海上爲遲留青春誰解看花去白  
髮真成秉燭游遠跡山雲仍近榻驚心海月正當樓眼中  
諸友能相慰舊日牙籤尚肯收

八月廿三日偕白雲訪西隱於龍泉山閣西隱將有

四明之行與予語別遂賦詩送之

龍泉高處爲誰登曲徑幽尋樹下僧黃葉又經秋夜雨青  
鞋曾踏歲寒水西來山閣隨雲隱東去江船待月乘邂逅  
浮生還惜別吟詩落照倚蒼藤

送讓無我住定覺寺兼簡衍福祀大璞講主

江邊佛寺近孤城曾向江堤幾度行暮景難留林下伴  
途猶繫世間情千村黃葉時時落十月清砧處處鳴惜別  
老懷兼憶舊潮來南浦爲誰平

韻

重過岑家懷鄭老畫圖歲晚見春榮芝蘭玉樹昔同賞山  
澤布衣今獨行十月誰憐衆芳歇上林曾聽早鶯鳴南樓  
日色令人羨洗硯題詩重有情

十二月廿九日承滑櫻寧先生率惟善與鄉中諸親  
友以予初度之辰致禮見過因賦詩一首奉謝

老去歡娛復幾人歲寒山郭對黃塵艱難人事都非舊貧  
賤交情倍覺真除夜敢因初度飲同心故向暮年親城南  
姚江逸詩 卷之三 主 南雷懷謝堂

行共千花笑已有江梅着早春

留題岑氏隱居

冬十月既望余過三山岑西峯隱居嘗再宿焉明月  
十五日自游源將過梅川西峯長子子輅又要予宿  
其家西峯蓋善士晚歲恒誦佛書不涉外事是日夜  
余與其父子語至鷄鳴不睡明日別去留題律詩一  
首

白頭兩度過三山三宿西峯紫翠間明月再圓潮滿海寒  
鷄亂叫石當關論文半夜新知樂齋佛殘年老子閑榻下  
諸郎總清秀雲中丹桂許人攀

五月十四日過應平仲書塾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  
懷藍溪許月山化安真淨源



天晴獨勝寒驢來往擬書堂一宿迴野色幾年違白首雨聲半夜落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浦花隨處士開親舊有懷難語語出門流水沒蒼苔

過聞人叔勉家賦詩一首

今年六月三日余與陸谷賓過聞人叔勉家叔勉有南山之行未還其母夫人隔屏障語其童孫以天熱固留過午叔勉臨出時有屬故也叔勉之家約甚而處之怡然事母孝謹躬執薪水之勞而問學不廢余於諸生中尤愛而問之屢過其家不忍廢其爲具也至是余雖不留又見其一家待我之心真切若此谷賓亦爲之感歎以爲叔勉有是美質而獲乎親其於古人之學豈難進哉余因賦詩一首紀其事且爲叔勉江逸詩

勉學古之勸云

觸熱相尋北郭生昨朝已有南山行在堂慈母隔屏語愛客小兒開戶迎寒館苦留伶老病暑途竟返負真情誰知剪髮陶家事竹簡千年有令名

秋日過郁仁齋翠深軒與顧山人夜坐有作

風霜高潔暮秋天誰住紅林白水邊憂能留吳下客過門爲治越中船葉垂山果臙脂重石出溪毛翡翠鮮底憶桃源深處宿樓臺春夜對花眠

張氏梅花塢

粉牆如雪花如雲花間月色白紛紛曾留野興老夫宿更愛天香春夜聞皓首徬徨詩未就綠衣歌舞酒初醺堪笑西家葉處士到今猶爲索吾文

長慶朝清碧法師住蕭山淨土寺朱雲巢以送行詩卷見示遂題一詩于後

早年頻過蕭山縣暮景新知淨土師發筆江淹留勝跡請經支遁喜文辭鐘聲曾聽孤丹夜詩卷今題落葉時何日相隨朱太史百花深院話前期

贈徐常

高風尚憶南州士後輩堪憐北郭生歲晚孤城多雪意夜長深巷自書聲楓林已落清霜重梅並將開遠照明念汝黑頭須努力起家黃卷蒼昇平

九月晦宿王氏書舍早起卽事有懷逖庵翁而喜有歸之音因賦詩一首

塵起西齋感物華清秋重宿故人家花開白槿兼紅蓼日出青雲帶紫霞鳬鳥歸來今有約鴈書傳到定無差每懷知已令人瘦歡會誰憐暮景斜

勉江逸詩

重過倪氏深秀樓

仙叔雨腥陽伯仲也太丘孫陳鑄也

二月初暄暖梅花爛熳開何人詩興動高閣爲渠來前後山溪合東西戶牖開初陽晴看畫新月夕銜杯俗客無緣到前溪隔世塵三冬曾下榻猶憶董山人風流吳老子作畫愛梅花醉看西窓影更闌候月華滑公江海客頻到賀家溪采藥行雲際吟詩過水西朱老金鰲出王仙白鶴來長留詩卷在不棹酒船迴東家親戚好夜過太丘孫卽爲頻呼燭何曾怪叩門書懷



飲少不得醉吟多只自愁關情胡處士相過即相留  
近日得心疾遙遙夜不眠怪渠天上月明白照床前

竹枝詞

溪頭雨過溪水新一夜月明愁殺人誰將荷葉幾行淚滴  
向鴛鴦五色身

題山輝畫

竹能結實蘭茁芽菖蒲有日解開花鄭翁一去不復返  
圖留落山人家  
長爲幽芳作畫圖老年左臂竟偏枯絕憐鄭老徒辛苦身  
後聲名有益無

十月十三日至浙江驛候潮而渡有半日之留表忠  
觀去驛一里許土人無有識之者驛使毛和仲金

姚江述詩

卷之三

七 南雷懷謝堂

華儒家子也獨能以表忠爲言遂道吾人遊焉感  
而賦此

浙江驛使毛和仲云是金華詩禮家誰識龍山表忠觀獨  
能引客入烟霞

燕公文翰表忠碑山下居人識者希舊觀有基黃葉消可  
憐斷石帶清暉

二月廿夜在城南僧舍題山輝翁春草圖

春院重過一夕留忽思鄭老使人愁更闌秉燭看圖畫綠  
草紅花我白頭

奉和危先生送浩秋江還龍泉寺

長江秋晚照清暉猶憶江花送白衣千里舟歸先後客今  
朝山閣看鷗飛

自題畫

石壁萬仞不可躋老樹獨立與雲齊紛紛藤蘿葉零亂日  
暮忽隨風雨西

題王時敏畫

今年辛亥八月下旬余與王時敏遊上虞賀溪半月  
乃過小由陳氏書舍甫及其門而時敏有儒士之徵  
使者繼至明旦還吾邑猶爲陳子範等作墨梅數紙  
且爲賦詩可見其迂之甚矣故予題其畫以記一時  
之事

誰憐迂甚王徵士不管江頭驛使催秋晚小山叢桂下爲  
人猶寫數枝梅

○趙宜生 五首

姚江述詩

卷之三

七 南雷懷謝堂

宜生字德純宋宗室也值至正之亂晦跡耕牧自號騎  
牛野人洪武初舉爲鄉邑訓導宋無逸詩往來恩義暮  
感慨寧無同者謂宜生也其詩五言學陶七言彷彿李  
長吉

石田山房

雄峯三十六極造觀明天上有神仙宿丹霞覆其顛白鹿  
嚙瑶草玄猿飲靈泉山深日常靜花落春自遷高人不羈  
世斯夕中盤旋石田藝嘉穀可以願長年

自輓

嗚呼騎牛人汝往一何速形神如此癯壽命豈終促壯歲  
卽抱病有書不能讀守茲固窮節不能養親祿既無耕種  
力靡適水與菽日月忽不淹今晨當就大化已云終何



傍妻子與永別竟無歸荒墳草餘綠

先草多達士後人罔知死苦爲聲色迷世出竟如彼我當  
半百年已悟此中理富貴隨所望貧賤隨所以布衣及蔬  
食適足充諸已修短自由天氣化返爲鬼哭者何必哀爾  
豈不然爾田橫有悲歌秋風起蒿里

辭世述

浮雲歸大壑欽迹隨風去我生等浮雲亦與飄風過馳送  
山谷中邈然不知處雲散風已息澄秋廓天宇庶云大化  
盡詎爲身後慮

追次楊鐵崖題顧仲瑛玉山草堂春夜樂韻

畫堂燭影搖春紅錦夜公子新乘龍朱絃初障黃蜂蟬彈  
破桃花紅指甲玉脂泣金鴨隔涼意鹿麝馬乳開瓶聖衆賓  
姚江逸詩 卷之三 大 南雷懷謝堂

笑接仍流行春風吹動雙垂纓哀絃要眇驚促柱短曲新  
歌送賓王拍手催歡小娃舞偷看梨花帶春雨

○滑稽一首

壽字伯仁號櫻寧生自許昌徙餘姚始從韓說遊日記  
千餘言操筆爲文有風致尤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治  
方脉有時名壽數往叩之居中曰學醫自內經始壽既  
畢卷請曰素問篇次無緒愚欲分爲十二類鈔而讀之  
難經關誤或多愚將本其言義証而讀之居中曰甚矣  
子之善學也子守師說者子過我矣又傳鍼法於東平  
高洞陽遂以醫名世

遊白水宮

白水山宮也罕逢十年兩度追陳踪寒流光垂玉璫鍊晴

鬱秀削金芙蓉臨溪無魚石磊磊采藥有路雲溶溶明當  
挾我九節杖更來陟彼三台峯

○翁希願一首

希願字昌齡洪武癸丑進士以御史謫臨潼主簿

奉天殿早朝

虎踞龍蟠壯帝京重重殿閣達蓬瀛丹墀人逐鞭聲靜清  
禁鐘催曙色明玉筍斑聯鵲鸞前鈞天樂奏鳳凰鳴微臣  
朝罷歸來處攜得香烟滿袖清

○翁德賢一首

洪武甲子舉人官行人司正

早朝次昌齡兄韻

多士平明集帝京忽忽春色似登瀛九重宮闕山河壯萬  
姚江逸詩 卷之三 大 南雷懷謝堂

國衣冠錦繡明香遠御爐雲霧合樂隨僊仗鼓簫鳴定知  
退食歸來晚花底珊珊玉佩清



姚江逸詩卷之四

後學 黃宗羲輯選  
鄒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楊彝 十首

彝字宗彝別號銀塘生乘牛出入四明洞天箕踞長嘯  
狀其草樹水石題詩於上越考古不喜時彥詩一日讀  
宗彝所寄拍几朗誦反覆不能罷已而雙手皆赤嘗見  
松鼠飛鳴拾瓦礫擲之應手而墮考古以爲偶爾再擲  
復然又能掌上置酒婆娑而舞不傾涓滴伎藝之精如  
此

與友人同飲山閣

姚江逸詩

卷之四

一 南雷懷謝堂

浮雲有聚散山色無古今牀頭黃金不足貴惟有管鮑情  
何深與君久相別相見還復離鴻鵠肆遠志燕雀焉能知  
君不見髮白難再黑水清終可渾向來朋舊半存沒只今  
世態徒紛紜君當高歌我起舞直須醉倒花前樽

寄桂宗敬

每見臨安客渾無故舊書客情都易老鄉誼未全疎夜月  
螢飛後邊腸過初陶然樽酒外幽趣問何如

次松雨平先生韻

露下梧桐客夢醒夢中猶記在滇城尋山翫水連三月聽  
雨吟風過二更班白近來添老態文章千古總虛名何時  
更剪西牕燭重把新詩與細評

謝惠華陽中

仙人贈我華陽巾鶴髮輕籠雪色新行近花間添老態照  
來鏡裏覺精神寧論錦里誇烏角絕勝東坡斥白綸安得  
畫工圖小像水邊林下乞閒身

城南偶題

城南好山何太幽人家對門溪水流春禽啼樹野花落雪  
濕挂崖嵐翠浮長鏡自可斷靈藥短筇何必尋丹丘一聲  
清獻暮天碧松頂月明人倚樓

劉公柳溪詩

公庭宴坐無俗情楊柳陰門春水生綠陰暗地惜春晚飛  
絮撲簾疑雪聲解鞍樹下看洗馬流盃石上聽啼鶯當今  
論治用才傑歸來未許陶淵明

送人還鄉

姚江逸詩

卷之四

二 南雷懷謝堂

五十離鄉七十歸居民城郭是耶非青山自喜田園在白  
髮應憐故老稀隣舍定攜新釀酒兒童不識舊戎衣到家  
若有相思字爲寄明年春鴈飛

謝斗南禪師惠竹杖

扶桑禪子下蓬萊携得仙人竹杖來瘦節只疑同鶴骨虛  
心猶恐是龍胎衰年正賴扶持力異日須知變化材不怕  
石頭溪路滑月明隨意步蒼苔

寄鄧氏養拙齋

貴竹城中養拙齋開窗樹色映丹崖常時有約論幽事幾  
歲無書慰老懷身逐暝雲登蜀道夢隨寒雨落秦淮英才  
況出功臣裔早晚除書下玉階

早起



一聲殘角數聲鷄南斗高懸北斗低多少行人度關去東  
方曙色尚凄迷

○劉季旸二首

名昭以字行洪武甲戌進士歷雲南參政召爲刑部侍郎  
郎數平反大獄有異政坐失出左遷工部主事司寇纂  
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詩統稱其詩冲澹有陶韋之趣

平余忠宣

荆襄鬚氛祲赤子罹創殘孤城逾七載北望阻河關無由  
哭秦庭徒然函賀蘭大事已至此處之良爲難丈夫既許  
國節義重丘山隕身豈不惜偷生亦何顏

睢陽昔遘患抗節開張巡智力固有盡孤忠良獨存余公  
值板蕩城守惟孤軍區區仗忠義而乃成奇勳殺身諒非  
姚江連詩 卷之四 三 南雷懷謝堂

易所貴酬王恩大節旣已立成敗奚足論

○張壹民三首

名員以字行工詩及字畫貴勢人乞之不肯下筆戴笠  
着高齒屐笑教自適洪武中薦爲開化教諭左目無瞳  
子自稱左瞽戴九靈稱其落落有奇節素以貴雄其鄉  
員輕財好施有以窮歸之者卽共其有無遂至賈之每  
遇食飲不繼則清坐終日或與妻徐氏援琴而彈一唱  
三歎陶然自足也

金魚碗滴

龍門之材雨淋漓麼麼黃鱗三十六咲渠涸藏紅兩目朝  
衫算袋非同族詞人渴思楊花曲龍香乾硯時一沃三華  
兔脊依硯足越女烏絲寫半幅商羊獨足空駭俗爬沙蟾

餘走天祿

龜鶴燭臺

著水使者皆穹窿背偶出龍王宮丁令歸來遶海東蹠  
足踢在背當中口啣華燭壽兩公輝輝艷彩搖春紅

留別鏡湖諸友

未別先已懷別後當如何留得三五字情至卽高歌

○趙謙十八首

謙字撝謙初名古則鄭曉今言曰洪武初徵修正韻衆  
以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與同官論事不合罷  
歸築考古堊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及易學提綱  
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初謙來京宋  
濂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仲珩校正韻多用謙說謙六書  
姚江連詩 卷之四 四 南雷懷謝堂

之學最精既沒門人柴廣敬以其書進學書者心好之  
莫得而見也郎瑛類稿曰聲音文字通藏之木天正統  
間修書官借與中書姜立綱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  
錄數本丘文莊見而恨之義按先生之詩有考古餘事  
千篇當時未曾傳世今得之於其後人者止此而已

勉子

冬晨寒氣交夏午炎光逼慙慙寫書此窮年無暫息既終  
還自校叙次更裝飾家貧不爲計神勞體常瘠所樂在經  
書雖久終無數子孫苟能嗣最哉當爲惜

次倪安道十韻

御寇心尚孩淮南口猶乳射日誠幻談煉石胡可補陽精  
異飛禽夏天非破釜立言理苟迷無乃默爲愈所以古皇



義窺圖萬與抒云何夸毘子葩藻失倫序

我昔志飛騰登天欲乘龍着鞭始云邁忽值烟塵重既不能冥感塞修莫與同喟焉念旋反還棲荆棘叢難曰昧初志庶得收奇功

歎彼牛山木還能秀森森斧斤互來伐何年鬱成陰萌蘖豈不息又被牛羊侵所以鄒孟氏喻彼仁義心

元化浩無端生物八紘間靈臺妙不測神聖何假言太極諒斯存一貫誠非難興言理絕絃獨抱瑤琴彈

荒哉周穆王八駿窮萬里朝發崑崙巔夕飲瑤池水空歌白雲謠千載汗人耳三復所招詞感歎不能已

伊昔紛榮耀奚啻天桃花今作春市徒寒風起悲嗟去去君子林行行野人家瑤臺豈非貴不久將如何

姚江逸詩

卷之四

五 南雷懷謝堂

三聖既云逝大道如頽波緣業乘時論雲構填丘阿群愚久育聾沈痼夫如何孰能火其書感激曳杖歌

偉哉昌黎公壯志青雲上抵排西方化原道激頽浪念彼葩藻徒卑卑渺難望但惜大厦傾一木將何向奮懷千載

下臨風爲惆悵

雲間學仙侶期成粉提九偃月蟠龍虎交構爲神丹服食能輕舉豈惟髮不斑長生誠可求逆理心非安去去順元

化修短合自然

踟躕本無患悠然亭柯上飲露吟清風飛禽忽來往扶蘇在邊垂趙李起奸想世無少康子千載爲怏怏

與友略則誠澗別詩

玉山玉泉雖咫尺不得與君時往還風吹飛絮掛簾白葵

感落花鋪地斑一身纍纍喪家狗半生碌碌半籠鵬仰當相見醉一斗狂歌擊碎青琅玕

聲音文字通成有感

文字聲音數久訛十年辛苦事研磨誰云沈約知音甚小許楊雄識字多魚魯從今堪辨析鼎鼐由昔費摩挲總憐朋舊微鍾子歸卧雲山看薜蘿

題白沙翠竹

沙澄沙白白如銀竹村竹翠翠如雲鵲鵲拂羽春暉動鸞驚來儀月夜聞中有人居杜工部豈無字擬王右軍角巾來往共談笑便是浣花溪上隣

與僊閣

蒼山倚層構丹室棲神僊神僊去已遠遺跡在林泉昔賢

姚江逸詩

卷之四

六 南雷懷謝堂

暮遐舉何術能長年招招不可見從誰問真詮王生自綴嶺黃鶴留青田長林振哀韻秋草棲殘烟蓬萊有高士延佇思悵悵冥搜發佳咏清風滃山川

松菊徑

不同彭澤賦歸來松樹菊叢先自栽門巷杳然車馬隔落英無數點蒼苔

芋栗園

人間八月稻梁秋爭似山中芋栗收也可盍簪供笑語免教輸稅見王侯

桑柘林

吳蠶眠起正紛紜桑柘斜熏十畝雲白眼看他間草木只將紅紫媚東君



芝蘭室

燁燁猗猗龍色新蕭然一室四時春漢廷御史雲仍在如此青芬可比倫

○孫樞 孫述二首

倪懷敏洪武已卯鄉貢監官遊燭湖詩序曰吾餘姚燭湖在邑

治之東北萬山四環巨浸數十里予友孫君思穎兄弟

隱居其傍一日載酒邀予遊合童冠十有七人沿流歌

詠歷航渡暑賜池憇于楊氏精舍抵翠屏之寺而止因

各分韻

樞得浪字

平湖萬頃碧波漲發興携朋遊恍漾吾宗兄弟亦好奇擊

楫提壺能饋餉楊柳陰中乘畫舫得意啣玉極疎放長風

姚江逸詩 卷之四 七 南雷懷謝堂

萬里掃輕雲數朵芙蓉列晴嶂中流擊楫柰爾何銀屋高

低衝巨浪招招舟子捷有神一篙直入荷花蕩白日亭午

登招提遠近青山歷瞻望老禪相邀供茗椀也復開筵悅

情况楊家果出珊瑚珠竹裏行厨送春釀座中賓客盡能

文豈愁下筆寡酬唱

述得凉字

殿閣薰風生爽氣燭湖日漾晴光探奇梅塢雙山屐覽

勝連塘一野航有客帶經來泮水携朋載酒泛滄浪艤棹

遠尋松下寺鳴琴更坐竹間牀禪僧出定談無始詩侶分

題賦短章醕酎不知歸去晚藕花風透葛衣凉

○邵宏譽一首

宏譽字德昭永樂中辰進士以翰林修撰預修宣廟實

錄終湖廣按察副使

題清風祠

天台城上降旗赤回首烽烟昏旦夕貞婦倉皇被劫囚寸

心貞烈堅金石題詩絕壁投深淵猛士雄夫皆失色長江

滾滾趨滄海埋玉沉珠竟何在夜深月照清風祠常與貞

寬並光彩

○陳贊三十五首

贊字惟成從鄉先生宋公傳張耒得其詩法以薦為

儒學訓導纂修宣廟實錄贊採兩浙事蹟上之稱有史

才簡任翰林待詔大學士高穀薦陞廣東參議遷太常

少卿致仕投老西湖與騷人墨士為詩酒之會評者謂

其古逸逼陶柳近體駿駿乎盛唐

姚江逸詩 卷之四

古大梁行

大梁城外饒榛莽繁華不見當年人信陵賓客散已久魏

王宮闕成埃塵何處往來車馬市斜陽枯柳鳴鳥起歌舞

散為烟霧空衣冠變作蓬蒿里舊事淒涼何足論古城壞

堞至今存紛紛野鼠走穴外唧唧寒蟬鳴草根經過不覺

傷懷抱壘榭層檻成蔓草屠中壯士安在哉何處夷門古

時道幾人富貴訪封侯空遺白骨葬山丘年年只有黃河

水還繞大梁城北流

代賀拔今譽贈沈千運

別鄉歲久身幸存歸訪隣翁問子孫松楸落日多新塚桑

柘秋風減舊村田荒半是牛羊道雨過水流方浩浩白鷺

窺魚立蒼石野鹿公然來食麥舊日居人在者稀亦有飄



零末歸客南北馳驅幾歲年白頭方得返林泉逢君話舊  
沾村酒對酒傷懷各悵然

銅雀臺

輝媚絲雲裏高臺知幾層日日空歌舞含泪望西陵惆悵  
君王無復來輦路東風生綠苔昔日繁華竟安在後人過  
此空徘徊君不見遺令分香賣履時丁寧似有無窮悲可  
憐源水東流去芳草萋萋鄴城路花落鶯啼春又歸不見  
望陵歌舞處

田家行

田家風景亦可悅人北城間語言別楊柳垂垂塘水清  
屋時聞機杼聲籬邊綠綠禾苗長水際青青蘆葦生隔岸  
好山如畫軸我偶過之看不足夕陽何處笛鳴鳴牧童歸  
姚江逸詩 卷之四 九 南雷懷謝堂

夜宿七盤嶺

迢遞登危嶺烟林日已西且投孤館宿遙見衆山低飛瀑  
雲端響清猿月下啼羈人不成寐俄聽遠村鷄

送楊長史赴果州

逢君共盃酒征旆又西之想見馬行處正當雲起時吏迹  
山半驛鼓响樹邊祠後夜對明月那堪聞子規

送友人南歸

極目楚天迥南還趣不稀晚山殘雨歇春水片帆歸客路  
驚花老家林笋蕨肥故人携酒過爲爾浣征衣

送丘爲下第歸江東

杏園迷捷徑惆悵一番春馬踏落花去愁隨芳草新碧溪

尋釣侶白鳥識詩人榮達休嗟晚山陰有買臣

留別友人

惆悵一樽酒惟君知此心試看流水去未抵別情深北望  
家何在南還意莫任天涯對明月爲爾一沾襟

過故人莊

故人營別業農父作隣家山色當窓好溪流繞屋斜襟懷  
付魚鳥生理在桑麻濁酒能留客東籬菊正花

高官谷訪鄭鄩不遇

載酒遙相訪何期不遇君綠蘿深護雨碧樹淡籠雲隔曉  
聞樵唱穿林散鳥羣躊躇歸路晚烟靄正網緼

晚發五溪

巴川移短棹正值暮秋天客路猿聲裏鄉山鴈影邊兼葭  
姚江逸詩 卷之四 十 南雷懷謝堂

連晚渚穠穠秋田風物雖堪戀其如歸思牽

舟泊盱眙

淮听扁舟泊天空秋氣清漁燈明近渚霜月照孤城沙際  
聞人語蘆間有鴈鳴夜闌歸夢醒欹枕若爲情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江郭雖卑濕心清身自安槐雲深院靜梅雨小窓寒酒熟  
還留客潮生任倚欄寄言彭澤宰休道嬾爲官

喜外弟盧綸見宿

茅屋少相隣君來不棄貧地偏無俗轍年老作閒人燈下  
啼螢近窓前落葉頻對牀聽暮雨欵曲話情親

送別錢大

風笛離亭上淒涼那忍聞心隨流水去路過小橋分浦樹



今秋雨江帆入暮雲不知從此別何地更逢君

春日留別

江上莫離離江頭折柳枝那堪別君日又是落花時飛蝶隨行李啼鶯惱夢思他時肯相遇應不負幽期

宿江店

今宵宿江店門外有蘆花到縣無十里爲隣只數家燈明茅屋小月轉竹籬斜忽聽歌聲起漁舟傍淺沙

山中贈日南僧

此處結庵久故山天一涯連簷閣數竹汲澗自澆花晨擊香臺磬宵分石鼎茶雙峯已堪老無夢更思家

同溫丹徒登高萬歲樓

望中雲樹遠依依傍水人家烟火微斜日海門潮欲上西

姚江逸詩

風江郭鴈初飛鄉園迢遞音書隔旅泊蕭條故舊稀惟有金焦山色好高樓閣翠成圍

賦得

車騎征西是幾年玉關迢遞路三千烏啼窗外月當午角怨樓頭霜滿天錦織迴文空寄恨燭流殘淚未成眠不堪倚徧欄杆曲目斷黃雲益眇然

晚次鄂州

客帆收處近江城偶遇鄉人問去程暮宿白蘋寒鴈下漢陽紅樹暮烟生故鄉又是經年別夜月空憐幾度明吟倚蓬窗無限思幾家砧杵散秋聲

送友人遊江南

客程南去景偏新惆悵離歌起暮津綠樹紅橋沽酒市清

白石浣紗人鐘催曉月過吳甸帆趁寒潮到富春供客詩僧相見好莫因吟賞滯歸秦

夜投豐德寺贈海上人

香臺閒夜誦經聲偶遇山僧問姓名燈剪松窗留客話月明蘿逕少人行茗甌飲罷心塵淨石榻眠來夢寐清他日遠公客入社還從此處學無生

送張十八歸桐廬

臨流相送處暝色起烟村野艇隨潮去更深想到門

三間廟

湘水流無盡江籬烟火深古祠人罕到鵲鳩怨春林

寄西峯僧

山溜細涓涓松庭夜鶴眠西峯殘月墮趺坐佛燈前

青樓怨

春深楊柳花拂樓閒理琵琶自寫愁惆悵玉關人去後珠簾不忍上銀鈎

除夜

一燈相對不成眠坐數寒更意惘然惆悵故園歸未得客窓明日是新年

送裴郎中貶吉州

數聲風笛楚江頭把酒相看別淚流萬水千山明月夜知君何處泊扁舟

尋盛禪師蘭若

葉堆荒逕草盈阡野寺鐘聲隔暮烟林下老僧頭似雪焚香洗鉢過年年



題明惠上人房

閒庭風細落藤花  
烟出山房飯煮麻  
頭白老僧初定起  
簾飛絮撲袈裟

蠻中

蠻溪雨過葉皆流  
落日猩猩啼樹頭  
高竹亂藤茅屋小  
不知村落屬何州

竹枝詞

月落梯歸啼樹頭  
巴江日夜自東流  
蘇文牽船上灘去  
風波節節替郎愁

泊秦淮

落日潮生沒淺沙  
秦淮兩岸有人家  
當年江總門前柳  
輕薄猶飛滿路花

曲江追詩

卷之四

李 南雷懷謝堂

○王貴學一首

貴學號石川元提舉嘉閣之子爲仇家所誣謫戍關西  
與其子仕和別于南京作詩人傳誦之見於許浩復翁  
日記

別子詩

石頭城西鳴咽他鄉父子生離別淚珠滴滴那堪  
枕平分海天兩祖生吾主伊立身立志家欲辭悲  
相仍二十載家危不絕如絲微爾今獨歸心亦苦  
妻并兩母弟妹倉皇立兩傍含泪送應問爾父爾父  
當奈何萬里一身行負戈淪風吹浪捲作雲飛霜墜地  
辭柯雪深一尺秦川道關西之山極大表生終不歸  
長相思死即埋沒隨白草兒弗憂吾史亦四海當遨遊

行人遠行役天寒早寄烏  
應爾妹遲憐寒夜小憫前一線一針一行泪



姚江逸詩卷之五

後學 黃宗義 輯選

倪繼宗重訂

楊榮 六首

榮字時秀成化壬辰進士以工部都水主事視河壽寧  
家人于禁實之于法為蜚語所中下詔獄釋歸尋卒都  
水工於詩會試舟中取唐音和之月餘成秩一時風尚  
和唐音者累累而都水能得其風致徐泰詩談與燕巖  
張楷同品書學懷素尤善寫竹

江西旅懷

客夢家千里鄉心柳萬條片雲遮海嶠一雨送江湖  
楊江逸詩 卷之五 一 南雷懷謝堂

綈袍在懷人尺素遙春光看又晚何處瀾陵橋

宿武陽川

天外鳥歸盡川原月上初落花孤嶼寂殘燭短蓬虛異語  
聞商稅長歌識夜漁因悲湖海迹已是十年餘

號官送何丞市馬

野色正蒼蒼秦山牛夕陽雕弓雙羽箭寶劍百金裝  
夜月臨關白秋雲壓塞黃君休市千里當寧漢文王

子規啼

江天夏夜露氣清山鳥忽作腸斷聲莫道啼多不解意  
惟人歸去罷分明

村南逢病叟

星星黃髮被雙肩甲子推來近百年昨日病來猶諱死教

兒忙辦買神錢

吳官

畫棟雲消夜氣清宮前溝水作秋聲如何醒得吳王醉多  
少花枝壓禁城

○黃 珣 四首

珣字廷璽鄉舉第一進士第二歷官翰林至南京吏部  
尚書忤劉瑾致仕謚文僖太宰未遇時授館於大學士  
劉羽一日珣書三宗七制事問之同邑王華來訪案上  
見此遂默記而回及殿試所問即此事也兩人條對詳  
明連名及第

應制勸農

四方皆天職墾農獨苦辛所以古哲王巡省及茲辰  
楊江逸詩 卷之五 二 南雷懷謝堂

吹函頌訓迪良諄諄東郊土脉動籽鳥鳴芳春桑園拂其  
羽催耕一何頻乘時播嘉種原隰何勺勺念茲民所天珠  
玉安足珍一日苟不作饑寒將立臻勿恤沾體勞但憂年  
歲屯沾體勞尚可歲屯傷我民憶昔先皇時端居軫郊閭  
載歌憫農咏丕揚列祖仁禁苑籍千畝雨暘零百神玉食  
豈不足貴令四海均九重尚結念况爾謀其身古人有良  
言歲計在於寅豈伊公家賦父子亦以親春風正發育萬  
物皆鮮新勉矣東作力佇看西成禮

楊震却金圖

許由遠逝夷齊已寂寞千古無廉士遂使毛詩賦蒼蠅應  
起春秋訥封豕吁嗟三代尚如此蠱秦炎漢何足齒因君  
暮夜却金事款段羣中見驟駟當時劉愷讓國逃鄧彪推



侯與從弟東都歷歷亦數人何獨千年美伯起君子觀人在隱微豈事昭昭眩人耳正值漢室方傾頽阿母榮兒競淫侈懷金豈但在黃昏白日公然受馬耻樊豐劉護肆貪林橫索民錢門如市豈特君不知故人當時知震亦有幾嗚呼斯人不可作彷彿丹青畫圖裏畫圖畫形難畫心我欲滌筆秋江水

送朱慕賓之任

羨君家世舊弓裘盛事詩書泮水遊十載文名揚海一官蓮幕佐祥州潞河開棹桃花曉南嶺停車荔子秋自是亨達騰驥足遐方未許久淹留

賀年姪王伯安登第

羨我同年老狀頭賢郎名位頗相侔龍山佳氣重重見舜鄉江連詩

卷之五

三

南雷懷謝堂

水恩波滾滾流調味查梨同入鼎濟川橋梓共爲舟相看盡道登科樂却合同擔廊廟憂

○王華一首

華字德輝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累官禮部侍郎劉瑾竊政慕其名欲一見之不往子守仁以兵部主事劾瑾瑾大怒出爲南京禮部尚書尋令致仕嘉靖初進封新建伯石瑤送宗伯還餘姚詩曰春花豈勝秋新人不如故紛紛紅紫羣酣艷良未悟千金買馬首百箇捕虜蛇一曲雍門歌夕陽在高樹宗伯出處大節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及請易名之典而毛澄固不肯與文成復澄書曰守仁聞之主辱臣死親猶君也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蓋是時文成講學與時論不合宗伯之不

得謚爲文成所累也野史反謂宗伯綠科場事卽文成不能移公議而就之豈不謬哉

王貞婦

北狩宮車盡瓦全獨憐壁碎向崖邊清江流恨終成海白石凝丹可補天異域啼鵲愁夜夜故鄉芳草怨年年香燭從此無今古祠下春耕有祭田

○陸淵一首

淵字深之成化壬辰進士歷提學御史福建叅政謝文正受業其門故文正有師門事業吾慚負之句三子皆進士馮雪湖詩飄然詞氣欲凌雲四陸家聲海內聞亦一時盛事也

黃箭山龍歌

江連詩

卷之五

四

南雷懷謝堂

一派甘泉天上來不留沙磧長莓苔烟霞縹緲藏城闕巖岫高低敞殿臺威旱每甦三日雨峯迴先動數聲雷故應此地開靈窟更願移將潤九垓

○黃韶一首

韶字九成成化己丑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僉事嘗賦其所居之山水曰道南八景一時名士從而和之東海張弼曰水似九迴腸人如六一子永結君之交長教溪如小東吳桑悅曰公卿薦士久不作此地舊有招賢名誰知燕臺一盃土可直全齊七十城龍關還遲楚天碧浦眼白雲江水急小山叢桂不聞歌秋空月冷黃金泣淮南將誰曰老桂飄古香人疑月中落月本陰氣凝誰云七寶合更舉一癡兒鉛刀遂能所志果益望東海



亦堪潤古云豪傑士不待文王作見君始信之硬品

石枰遺跡

謝相安晉機不出一枰外今日渺何之東山跡猶在

閑居

家住碧雲間幽深似考槃澗波春泛綠松翠夏生寒  
臨風酌後琴就石彈自然成野趣不是癡爲官

登龍山

旭日烟消平野靜尋幽偏愛踏芳晨  
靈泉龍蟄秋難雨仙井丹飛人自春  
松竹蕭蕭風露迴水雲渺渺海天均  
下方覺棟爭新日絕頂孤亭祀漢人

友梅

歲晚江南競吐芳天然清契兩難忘

南雷懷謝堂

五

雪相滋意味長謾說幽探曾踐迹  
翻令潛化不聞香笑他知己徒爭媚  
得似同心惟向陽

黃伯川

二首

名海以字行天順壬午鄉舉任建寧教諭倪宗正竹橋  
十咏序曰蟄庵黃公以教授致仕歸郡徜徉於山水之  
間列爲十景名賦七言律所謂竹橋十詠也予童時見  
其偉衣冠皓髮蒼然達尊上長聞鄉評以公爲自稱  
今誦十咏則又知其爲大雅君子也夫雅而爲風風  
變而爲騷後世山野江湖之吟多由於風騷其弊也則  
聯聒天地嘲弄風月留連花鳥迂誕則荒寄傲則放託  
意則矜於形色志形則混於庸鄙甚至以夢幻爲真境

以罵詈爲高致嗚呼是風騷變而入於亂也公十咏雖  
蕭散閒遠超於塵外而其戚話農談孫謀黨規水旱之  
憂稼穡之樂泉石之趣時物之感皆本於性情而安於  
義理篤實光明溫厚典則之氣藹然可掬所謂大雅君  
子豈不信然乎哉論其世者於此亦可見其槩矣

別墅

招賢東去是平原別業新成數畝寬  
莫道田園堪隱逸也知稼穡更艱難  
青松枝小雨前種黃菊花聲秋後看  
客至不妨無物待烹葵炊黍勸加餐

春耕

舍北春歸布穀鳴農人田事又關情  
蒸熬炊黍梳風食頂笠披蓑冒雨行  
瘠地草多宜熟治薄田土淺用深耕  
一家衣食併租賦百苦千辛望有成

南雷懷謝堂

六

叙字

成化甲辰進士官至肇慶知府

漫興一章

芳園雨歇試行吟苔泥鬆屐齒深新筍  
菜呈三徑綠苦茶花散一叢金  
嬉遊適衰年趣動靜皆違少壯心  
軫脫絃收徽久敞不須重問伯牙琴

寄華商器大參

宦遊踪跡等浮萍北去南來莫更驚  
蜀土有恩覃草木丈夫無地不功名  
峨嵋月色詩同皎巫峽猿聲夢獨驚  
寢職知君虛席久不妨琴鶴益州行

夏日卽事



屋下溪流屋上山，就涼時傍水邊。  
鵲巢桃舌淖丹，石鼎烟融烹新筍。  
金貓畫永噴香檀，清平忽報連遭信。  
那得人生并四難，雨香烟煖好風光。  
杏子青青梅子黃，采薇餓夫孤竹裔。  
泛湖道士四明狂，靜聽谷鳥耽幽調。  
頻摘籬花嗅野香，收唱樵謳漁鼓柁。  
煩吾收取入詩囊。

寓杭

畫船遊睡西湖春，昔年朋舊多古人。  
造化薄人厚於物，湖光山色無舊新。

○華建四首

建字商器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四川布政使

霜降

建江連詩

卷之五

七 南雷懷謝堂

野陌晨光白，秋衣上薄寒。  
黃花纔節放，青女試粧看。  
木落山容瘦，人行石面殘。  
嘒嘒銀酒箭，鴈外碧天寬。

深秋卽事

前村烟柳散晨鴉，晴日扶筇涉淺沙。  
小塢鳴蛋黃葉墜，遙天落鴈白雲斜。  
離舍晚菊詩人徑，圃淮冬蔬野老家。  
溪上斷橋時獨立，夕陽湖岫水三叉。

老柳疎篁傍草廬，深秋淡景似冬初。  
柴桑斜日鷄豚外，木末黍平田塍餘。  
黃菊酒尊邀野老，白蘋衰艇過溪漁。  
小園閑涉知陶趣，抱甕時時學灌畦。

立冬九月十七日

短景侵尋已換冬，吟肩粟起五更風。  
霜逢宇整來賓雁，夜後聲寥附蠶虫。  
老樹拖雲孤嶂白，殘楓落葉半江紅。  
樓頭

宿雨微開霽陣陣，寒鴉巡遠空。

○陳雍六首

雍字希冉成化甲辰進士，歷官藩臬，以工部侍郎採木遷南京工部尚書，福建築向高銘其神道，祖客死，薨吾殯宮湮滅者六十載，司空卒負骨歸葬，君子賢之。

平溪道中桃盛開追和李太白二月見梅花韻

櫻桃幾株紅開白，似向新春試顏色。  
斯地斯花何太早，路畔娉婷行客上有松栢當隆冬。  
青青不妒白與紅，飽含霜雪祇自若，畧無纖態迎春風。

舟次天津和祖考清明詩韻

宦遊幾載別鄉關，先壠荒蕪欲掃難。  
花戀故枝春已老，雨鳴孤枕夢初殘。  
風塵擾擾來還聽，世味厭厭苦共酸。  
留得建江連詩展，滿墨花猶似未曾乾。

卷之五

八 南雷懷謝堂

誕辰

予年七十誠虛度，自嘆人生能幾何。  
短髮無多愁裏變，誕辰一半客中過。  
平生事業針磨杵，君父恩情海湛波。  
新結茅廬猶未了，歸來只合補烟蘿。

攝易州廠提督

山廠下車忽經旬，山空歲宴無故人。  
小園日涉聊自適，孤館獨眠誰可親。  
馬援梅教誇裴錄，馮唐轉覺事遭連。  
五更寤寐思長策，惟有封章可乞身。

陸辭後留別在朝諸公

心旌已過石頭城，歸騎番爲越郡行。  
謀國誰云謀已切，到官何似到家榮。  
同朝誼重承諸作，優老恩深感衆情。  
四十



二年塵網脫願將餘齒樂升平

哭長子文固

仲子歸泉忽四年不堪伯子又歸泉喪明誰數商為言  
養休也賢有數歲逃羊脚險無官空占鹿鳴先白頭  
最是心處瀟灑西風夜山前

○黃

肅字敬夫成化戊戌進士官至湖廣副使

清風嶺

淨掃殘碑讀舊銘始知廟食不虛名貞魂縹緲歸何處  
色山光萬古情

○汪澤一首

澤字公溥弘治庚戌進士任工部主事謝文正詩淵源  
姚江逸詩卷之五

家學非綿葛清苦官箴只菜根謂公溥也

清風嶺

輕生井向斷崖投崖上新詩血未收杜宇尚啼紅粉淚晚  
峯空鎖翠眉秋平天殘月竟何在千古清風水自流多少  
玉容隨馬去澗蘋誰為薦春秋

○范璋一首

璋字弘治庚戌進士官吉安同知

巖山別業

閉朝入翠微松露濕人衣塵世苦多累柴桑固到稀花開  
娟幽境息語亂晴暉拂石忘言坐白雲相與依

○許浩一首

浩字復齋有聲場屋貢入闕監祭酒立清見其文而奇

之言於大學士劉吉聘之家塾後授桐城訓導著宋元  
史闕幽復齋目錄行世其議論皆有可觀

弘治乙卯河決張秋詔遣都御史劉大夏修築

河決張秋州邑淪乍聞不覺淚沾巾不愁天意不歸壑只  
恐人謀枉動民地勢若知原有限漕渠何慮別無津誰將  
此意聞當道免使斯民嘆苦辛



姚江送詩卷之六

後學 黃宗義輯選

倪繼宗重訂

謝選 五十四

遷字于裕成化乙未進士第一人弘治八年以少詹學士入直內閣歷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忤逆墮罷歸嘉靖六年再召官謹身殿次年致仕贈太師諡文正事在舊史不具論朱希同謂其詩文皆正大溫厚不事雕琢所以鳴國之盛者固當垂之不朽矣

早過山莊

侵晨理孤棹山居將避喧好風忽南來吹我烏帽偏宿霧未移清落月猶在山候門兩群子問我何時還高山與流水此意向誰言

題西涯象書卷後感懷

端居數舊遊忽忽漸凋落懷哉西涯翁令德兼善誥追隨三十年文字日相樂竭來各一方歲月驚雷驟行藏杳難期竟負卜居約夢寐或見之談笑宛如昨簡札時往還良用慰離索如何轉盼間翁已不可作展卷視遺墨使我情懷惡長歌伐木篇悲風振林木

過彭城驛哭世孫二首

辛亥年省親還京女孫恒沒于路寄驛邊鐵佛寺

園

憶昔過彭城吾孫禍獨嬰倉皇垣旅觀鳴咽赴嚴程骨

久應化星霜條髮更傷心此停棹老淚難存  
野寺鄰荒驛孤墳出短垣老懷難割愛孩兒亦煩冤歲晚鄉心迫天高淚眼昏哀歌不成調爲雨一招魂  
雪湖和章疊至家僮遞詩往來頗廢農桑戲用前韻

嘲之

永夏炎蒸不得過白晝困眠宵起坐井梧一夕報新秋少吳司天虜收佐義和平秩正西成禾黍離離實箇老農比屋動歡聲有年特筆當書大迫思德歲凶且饑上室空虛九家破草根木葉俱充腸誰信苦茶甘比蔗老我歸來傷里隣賀客登門廢孟等商家霖雨慚罔功青州糜粥殊無暇今年幸復際昌期一曲昇平笑相和昔聞丈人譏仲由五穀不分四肢惰奚童遞詩姑息眉種種登場忙負荷  
姚江追詩 卷之六 二 南雷懷謝堂

題倪小野清暉樓

陰翳氣塞風狂舞屋煤吹落皆塵土逆豎含沙射縉紳一時正士胥解組吁嗟天王本聖明六章入奏心獨苦批鱗受杖幾身危血染繡規毛蔽股慷慨歸來義自高築室清暉屏華靡花光月色映樓臺玉椀冰壺耀今古琉璃屏外走明珠老木當塲何足數多君妙手更天成一簣新詩動九五海內喧傳解慍功不特忠貞堪繩武琥珀杯清墨汁濃爛醉揮毫驚李杜光芒萬丈斗牛寒清輝佳氣接天府

疊前韻答雪湖

浮雲變態眼前過曲肱晝眠伸脚坐許身翻笑平生愚濟時欲效商周佐十年綸閣悞遭逢百技無能空一箇乞骸幸遂歸田園種種顛毛成老大海鄉荒僻乏溫湯六月中



句八始破蒲葦雨亦垂垂色映明珠漿比瘳適意聊充  
席上珍薦客還傾掌中牟獻芹率爾嗤野人咏物知公有  
餘暇村杵粗糲勞品題一唱朱弦况三和涼州荷得真可  
羞東陵自鋤吾敢情清狂更詭農圃師細雨長饒時復荷  
和雪湖喜雨長句用舊韻

夢中驚聞雨來過攬衣夜與冠而坐渴腸頗慰真如甦簷  
聲况有清風佐黃童白叟競喧呼好懷豈直予一箇幹旋  
始信帝力存霑濡何必雷聲大祁祁霏霖連三朝風條不  
鳴塊不破向來酷旱將十旬禾黍皆芽茶亦萌炎埃蔽空  
迷咫尺掘井求泉論孟聾枯槁密比徒爾忙鉅鎔高懸總  
成暇煦沫可憐魚盡枯鳴埕繞聞鷓鴣相和秋深場圃俱已  
空雨後來年宜容情慙慙杖策告鄉鄰木柄長饒亟須荷  
姚江述詩 卷之六 三 南雷懷謝堂

次洪都憲韻懷馮佩之憲副

當年已怪馮唐老一別于今又十年洛社夜冠原有約汝  
湖風月浩無邊衙門舊業荒三徑斗酒新歡擬百篇更喜  
登臨隨意足不勞重費買山錢

人日喜晴用前韻東雪湖

歲暮還家頻苦雨今朝忽霽喜占年陽回泰運開天上風  
送春聲到耳邊知已漫成怕老會養生方學悟真篇晚來  
聊試登山屐踏破青苔滿路錢

正月廿四日會雪湖于牛屯山莊次韻

粗糲盤餐愧客筵熹微晴日早春天畫屏影落前巖樹佩  
玉聲分別澗泉雲載鶴還添暮景雨催蛙動報豐年杖藜  
母俗頗來往老去溪山轉覺便

再遊牛屯山莊和聯句韻答雪湖

碧山歸共太平年香社風流到海邊春入林間無數竹雨  
餘樹杪幾重泉烟霞怡老真成趣農圃求師不吝傳相隔  
高岡纔咫尺路通尤覺往來便

太宰屠公見過用雪湖韻奉呈

湖上春風列小筵畫船輕漾水中天行憐蠟屐新開徑坐  
淩流觴曲引泉京邸離懷頻入夢江鄉交誼久忘年山殺  
野斂休相笑真率從來與性便

送屠公出姚江奉和途中卽事及登龍泉絕頂各一首

四望鄰鄰麥浪平午風村落遠鷄鳴寒嶂到處兒童識負  
努驅時驛吏迎野水橫舟人欲渡山雲觸石雨還生明朝  
姚江述詩 卷之六 四 南雷懷謝堂

同上龍泉頂一舉何妨累十觥

迤邐蟠龍接秘圖雨中臺殿畫模糊神仙勝境餘三島狂  
客歸舟任五湖地近東溟先見日樹連南郭晚棲烏高軒  
過處人爭訝一片清冰照玉壺

病目再和山亭聯句韻簡雪湖

陶翁雅性在丘山晚歲看山喜更閒三徑清陰寒不改千  
林倦翼暮知還烟橫樹杪層分嶂風逗溪聲幾轉灣數日  
養痾深閉戶庭前想見雨苔斑

聞丕兄得請喜而有作用前韻

停車正自愛秋山又喜兒曹共我閒牛籠草深將領卧鶴  
巢雲暝引鶴還樵蘇作伴經巖谷堂構隨緣傍水灣寒日  
茅檐長對面承權何用舞斑斑



閒居遣興用雪湖韻

百事無營學引年，虛牕生白志悠然。  
韋編課子供消日，竹院逢僧話結緣。  
山徑半坡黃蘗草，湖波千頃白鷗天。  
籃輿暫舫時乘興，光景無邊意總便。

山園見梅用前韻東雪湖

村居臘盡未知年，忽見梅花一惘然。  
高詠尚餘東閣興，幽期不負北山緣。  
香凝夜壑留殘雪，影落寒潭照遠天。  
謫謫須結實，乾坤清氣久相便。

雪湖南山會宿山亭次聯句韻

菊枕藤牀午夢清，起來江上晚潮平。  
酒盃到我偏無分，丘壑於今勝有情。  
稚子籬根迷舊竹，木奴霜後壓香橙。  
剡川一曲春長滿，合與知章老四明。

姚江逸詩

卷之六

王 南雷懷謝堂

疊前韻酬雪湖

西湖流水接天清，十里湖堤入望平。  
詩札往還如索債，歲華更代縱忘情。  
酒須家釀多栽秫，果雜村舂或薦橙。  
石鼎一篇殊未已，春宵燈燭待彌明。

和雪湖元日紀興

笑看兒孫遠膝前，滿斟椒酒慶新年。  
任教白髮持公道，久與紅塵謝俗緣。  
野老平安山竹報，江春消息隴梅傳。  
扁舟莫負尋芳約，萬頃晴波足剡川。

教授舅還自蜀遇於越城喜而作用韻

酒旗搖颺柳枝斜，邂逅山城酒漫賒。  
宦海十年甥念舅，春風萬里客還家。  
白雲嶺岫多藏藥，靈雨園田早破瓜。  
杖屨從今共行樂，比來雙眼欲生花。

和答陸靜之太守

春雨初晴起晏眠，韶光凌亂逐吟鞭。  
軟紅塵土今無夢，晚翠林巒舊有緣。  
野渡潮平漁艇集，杏村風暖酒旗懸。  
與君重訂尋芳約，斑白相隨不偶然。

四月十五日會雪湖于十屯莊次聯句韻

白石岩巒綠樹重，雨中烟景淡還濃。  
遠鷄報午遲村飯，靈谷占晴急晚鐘。  
苔徑行踪雙屐補，竹牕吟料四山供。  
勸農喜見循良令，匹馬西來一鶴從。

元宵苦雨卧病悶甚節後復晴霽可喜病亦稍退輒復用韻自述

悶過元宵頗覺除殘遲，却是賞燈初樓臺。  
月破寒雲盡村巷，泥乾宿雨餘小學。  
再寬兒節假，病鄉那廢古方書。  
金蓮姚江逸詩 卷之六 六 南雷懷謝堂

姚江逸詩

卷之六

六 南雷懷謝堂

病起書懷仍前韻

病魔全賴藥驅除，遲日簾櫳睡起初。  
碧落塵空風定後，滄洲水滯雪消餘。  
潑醅正熟松花酒，插架時翻貝葉書。  
吩咐掃門顒候客，兒童眉宇亦先舒。

病起有懷東雪湖

籬菊傲清霜，庭槐拂曉晴。  
吳寒簾步前除，愛此風日好伏林。  
動旬月徑路生秋草，晏起每科頭能避管寧。  
少平生炯髮

豈息吾老閉門養沈晦虛室樂閒情達人戒用明至道貴

冥查獨醒對羣酣，青白太公曉世路方險。  
巖巖纓綬紫絳習靜信良圖，知幾胡不早外光。  
幸來復哀容覺枯槁形影



兩不愧天立願相保浮名等身外安能寔懷抱箇編風所  
就此志殊未了摩挲向明牕努力尚探討寂寞應同心  
首城西道鵲噪燈檠花衙門頻卻掃一笑定何時芳尊共  
傾倒

湖亭次公輕黃門韻

老來不惜買山錢繞屋峯巒斷復連門掩榆槐聊避俗盤  
供蔬菜謾隨綠茅亭破雨牽蘿補茶竈當風掃葉然知己  
偶逢成一醉蒲湖新水杏花天  
兒童懽笑引扁舟適意真成汗漫遊烟破酒旗橫郭外風  
傳漁唱出溪頭晴川柳色平分時春水蛙聲預卜秋鷗鳥  
也知機息久相隨容與綠蘋洲

雨後過山莊懷雪湖

姚江逸詩

卷之六

七

南雷懷謝堂

雨後湖光入畫船菱荷香裏倚蓬眠淡雲疎樹懷人地新  
水涼風逸老天真約不勞頻釀酒浮生何用苦求田呼童  
預掃莓苔徑落日孤琴倘惠然

小莊兀坐疊前韻遣興

筆牀茶竈矮蓬船綠樹重陰起晏眠馴鹿暮歸溪上月驚  
魚時破水中天鄰雞傍午催幽盞靈雨通甯足舜田願取  
西成人共飽醉鄉深處樂陶然

小除日赴縣習儀途中有感

去年此日始還家轉盼乾坤又歲華猶記行裝遲暮雨喜  
看野色炫晴霞人詭能騎鶴添足吾慚學畫蛇設向  
東風湖索笑寒梅疏竹籬斜

次韻詠麻姑答雪湖

荒陬乏奇品屑屑成膏糖香分雲子白色轉驚兒黃堅膠  
凝鳳嘴柔曲廻羊腸調劑或受和佐饔先得嘗仙洞出花  
蕊頻斯來桂漿刀圭不遺沫鼎鑊無留良沃釜嗤季倫載  
帽嗟彥光溫醇凝酥酪皎潔逾冰霜歲時具甘旨秋穫豐  
茨梁膠牙默自固鼓腹惟欲狂初煎火亦急止沸湯再揚  
流傳本鄉俗取笑宜大方盤餐幸苟足珍名何敢當美片  
知野人爲君獻高堂弄孫值元旦敷筵佐稱觴瓦礫合居  
後珠玉矧在旁陽春強答和慚愧不成章

和雪湖山莊有懷

探春擬上罷高峯數日春寒意尚慵陰壑流澌餘舊雪濕  
雲將影落疎松人間元夕譁燈市天外新晴報寺鐘遲勝  
尋芳頻有約吟輒到處願追從

姚江逸詩

卷之六

八

南雷懷謝堂

酬雪湖見懷二首用陸韻

轉眼紅芳又綠陰遊絲飛絮絮和侵衰顏未必輪青鏡短  
髮惟應怯舊簪坐待白雲歸洞口卧看明月到天心懷人  
正復勞傾企啼鳥嚶嚶隔遠林  
小齋無事足春眠乘興尋芳偶著鞭苔石漫供醒酒具陽  
波重結洗心緣東園桃李迎風笑別壑藤蘿帶雨懸相伴  
浴沂慚負約湖邊凝睇思悠然

雪湖偕南山避暑山亭次聯句韻

湘簾高捲北牕涼茗枕時分石鼎香水符受風牽舞藻路  
槐穿日間垂楊清虛未必輸三島嘯咏何妨累十觴野簌  
山齋兼海錯不嫌粗糲待君嘗

疊前韻酬雪湖



落落山齋此共君秋高絕巖淨朝暉  
鹿啣花畫引羣坐向楓林真愛晚卧  
風景原無價身外浮名值幾文

夜坐

老天還我舊烟霞信道吾生自有涯  
山難致即移家半山細雨千竿竹十  
平湖天共遠擬乘清興泛仙槎

山莊懷雪湖

山徑榛蕪剪除澗阿方丈結茅初  
沐青松霧露餘丹藥竈須添石煮菑  
能枉登臨屐同看前巖瀑布舒

池上

姚江逸詩

卷之六

九 南雷懷謝堂

風吹細浪碧粼粼水面微寒透葛巾  
心頗洗十年塵不嫌鷺宿移蓮近爲  
一樽成獨酌待邀明月作嘉賓

湖莊小集次雪湖韻

陽和一脉海來還兩眺亭臺紫翠間  
蘭舟倚水西灣風光總是三春好世  
又與方入念間閭稼穡舊知艱

疊前韻酬雪湖

短楫輕風午釣還數聲欸乃水雲間  
抹晴烟柳一灣籍草醉眠芳徑穩臨  
直到山深處自詫躋攀力未艱

哭李西涯

死別吞聲杜老詩一吟雙淚不勝悲  
角天涯慰遠思陽羨卜居空有約汝  
聊寓平生意目斷寒雲去鴈遲

哭雪湖

衰年行樂更誰同夜鶴聲高蕙帳空  
山恨滿幾詩筒斷腸生怕山陽笛乘  
書齋正愁絕落花飛絮亂隨風

晚步

過險方知世路難明中丘壑任盤桓  
竹居幽身易安典在溪流長獨往行  
雲盡天如洗倚杖逍遙眼盼寬

馮綱之燈夕感懷

姚江逸詩

卷之六

十 南雷懷謝堂

兒童兩兩復三三奔走如狂也不慚  
歌野曲問鄉談太平有象春光早荒  
閉門高卧穩夜遊仍恐露霜衫

同雪湖湖山唱和

幻境真同夜壑船與君相對且高眠  
意行藏直任天山下草堂懸綠野雲  
輕策湖南路人識尋詩孟浩然

林間湖亭載酒船畫圖須出李龍眠  
不求工慕樂天香露滴荷侵綠水燠  
偏處心逾遠午睡醒時正闌然

豪來時復掉觥船茶口無隱几眠風  
深豐草碧連天五千卷在聯襟腹三  
百屢空漫力田却憶



斑生獨何事遠將文字勒燕然

平湖新漲駛輕船芳草添茵慙醉眠車馬塵空山郭路桑榆景好夕陽天過牆濁酒來村市同類嘉禾出甫田水底鼃聲真鼓吹夜來和雨更喧然

前溪返照入漁船老鶴歸巢依樹杪嵐光停落日雨餘水色共長天身方自在重葭屋家未全貧足芋田時覺清風生兩腋凌雲氣在欲軒然

採菱歌動隔溪船竹几藤牀正熟眠林徑逶迤麋鹿洞村墟掩映鷓鴣天閒情久已拋塵鞅生計何當廢硯田世路風濤無定在湖山相對只依然

○馮蘭五十五首

蘭字佩之成化己丑進士選庶吉士仕至江西提學副使其在京師與李西涯謝木齋三人雅相好木齋歸田

與佩之唱和無虛日間書之以寄西涯西涯亦一二和之有云惟應兩巾屨長得夢中遊又云羨君江海上猶有舊同遊是時西涯爲一世宗工而於佩之則敬爲老友也佩之西涯同有樂府咏史號爲新體今西涯樂府戶誦在佩之無有能舉之者矣

同木齋湖山唱和

野謳何處採菱船北牖風清我正眠谷口幾番黃犢雨湖頭千頃白鷗天遠林近照明村落斷畝分流入海田池上一尊乘晚興醉依苔石笑頽然  
謝公連蕩藕如船欲借靈槎看一眠涼意先秋風動樹清歌入夜露墮天久忘塵土邯鄲腹有桑麻杜曲田松暢

獨歸門未掩兩翁青眼倍醒然

荷風時逗柳陰船清福難消自在眠一水盡頭浮碧樹兩山開處見青天雲中僧住茅茨屋田後人耕斥鹵田願得同躋仁壽域貞願隨分樂天然

來興如乘雪夜船清談時復對牀眠池臺曉過千峰雨枕簟涼生六月天撥水白禾連遠郭抱鷄烏芋罷平田江湖一飯君恩在預喜秋登腹果然

嚴子陵

劉文叔一故人巢父自視不堯臣卓有仁義謨侯生爲前陳在奴故態帝笑而弗與共榻偃卧忽然動星辰長揖拂衣歸富春桐江一絲漢鼎千鈞君不見雲臺久蕪沒釣臺尚嶙峋

姚江述詩卷之六

士南雷懷謝堂

侍中血

坤龍戰野乾龍危湯陰天日寒無輝紫旗黃纛紛萬隊車銃騎交驅馳矢發烏號急如雨君王捫足氣爲沮六師一潰雲鳥空危從誰能死相許侍中義膽忠作肝登輦侍立身如山周旋萬死艱不避頸血濺袞袞君王憐嗚呼侍中之死雖得所曾念當年父奇禍忘仇一出九原悲爭如王兒東向坐

解圍女

夜曾圍宛宛弗支突圍求援荀女兒義兵雲合圍即解女兒無恙丈人師愧殺當時謝道韞清談只解小郎圍

廣運潭行

韋家買兒國之蠹鑿渠轉運於爾功毀廬發塚且千里神



號鬼爰民忡忡方物額出九貢外橫征不恤閭閻窮東航  
西舫來無數望春樓下澹水通金厚扁郡人如斗舳艫相  
銜蚪與龍畫檣林林插晴漢彩幢獵獵搖春風振旆揚帆  
水神銜鳴鍾伐鼓津吏從南金大貝盡羅致文犀明珠相  
錯綜劈水吳綾雪色白濯江蜀錦霞光紅珊瑚出網海藏  
竭翡翠輸羽林數空陽羨茶籠鳳團小烏程酒潑雲液濃  
海螯飽霜肥濯濯江鱸籍冰寒叢叢猩唇豹胎品俱異糜  
脯雀炙味亦豐鼎梅和鹽翠匙轉甕橙煎蜜黃帕封合露  
清苞雜菱芡落雲佳實駢榛松荔枝先騎夾岍過蒲萄後  
車異域供凍筍春瓜交脆美石花溪毛閩纖穠利臣龍拜  
稱萬壽庭實椎椎山嶽崇廣運渾水漲空碧雕闌影落波  
溶溶麝檀香裊玉後猊屏褥光射金芙蓉牙盤一饌十家  
姚江逸詩 卷之六 圭 南雷懷謝堂

牙城戰

風蕭蕭雪漫漫發聲中將士寒牙城三鼓開不守城下  
萬騎如網攢縛致渠魁有羣醜獻俘廟社開龍顏文章鉅  
公韓司馬論次度續天威下抑惣無乃非度心勢尊朝廷  
亂特假我觀惣績如信奇可與絳灌相等夷賴有考亭特  
書在捷碑豈獨鷄狗兒

王凝妻

負夫骸守夫志流離逆旅間揮斧輕斷臂妾臂屬身身屬

夫寧肯辱身爲夫累帛汙水可潸玉玷石可磨妾情骨不  
斷妾辱當如何君不見盧氏女丈夫對筆斷指節不渝又  
不見馮道男妾婦賣國棄身如糞土

勇退公

富貴何物七與直錢公四十身閒居入海滔滔浩無際急  
流勇退一葉如山中日月長自好白雲滿地閒不掃瀛洲  
鸞鶴坐可招清歡悠然落晴昊赤松子紫芝翁與爾相約  
鴻濛中麻衣老人亦肉眼乃謂凡骨無僊風

陳憲副粹之六十

傲脫乾坤六十春碧梧文采映秋旻儘多山水之間意別  
是義皇以上人世泰自應忘卻老身間何必破除貧歲寒  
坐對青青柏心事無慚舊憲臣

姚江逸詩

卷之六

圭 南雷懷謝堂

高郵沮風讀故同年奚啟元詩有感次韻

縱棹河堤且莫行打頭風激浪如城北來短髮羞春色南  
去飛帆挾水聲千古詩留臣子意百年人感死生情聊呼  
市酒開油漬坐倚蓬牕看月明

遊金山次蔡冬官韻

鍾聲冷冷隔水聞山中踪跡達人群勢橫曩風健翥出境  
入空明萬象分絕頂夜肅先見日中峯春暖易生雲閉身  
敢謂江湖遠不覺憂心坐欲焚

奉懷華廷禧少參

出門岐路笑間關咄咄何心憂亦閒鏡裏流年從老去山  
中舊業得生還病貧原慮應忘勢撫宇陽城豈厚顏數載  
離羣思一見雲涯何日共躋攀



擬作姚江詞

橋東鯉魚尾黑橋西鯉魚尾紅東西不隨潮上落昆  
跡風塵却笑僂

五禽言用古韻

提胡盧呼濁酒我坐班荆魚貫柳也勝田家老瓦盆自歌  
自舞還自壽餘生衍衍盡君恩一醉相忘江海人  
不如歸去風高水落驚時暮江湖滿地緇弋多歸遲只恐  
無歸路千籌萬慮不如歸野簌可茹芰可衣  
泥滑滑泥滑滑水白秧青甫田濶西村雨脚濕未收飯牛  
中夜遲明發去年憂旱白人頭今年泥滑儼莫憂  
脫袴脫袴日暮天寒渡頭路風波滿眼蛟與螭舟子不來  
公莫去公能恤袴兼恤身衣被人間公可做

姚江逸詩

卷之六

圭

南雷懷謝堂

麥熟吟酒酣誰作鳴嗚音海鄉禾荒待麥熟梅候未卜天  
晴陰公私兩併半存沒麥熟前村幾炊突

次韻石眺山居

石眺憑高發興時兩人三日百篇詩雨疎籬落菊開晚水  
涵湖田鴈下遲身外浮名真夢幻山中幽事與心期秋  
吾欲尋梅過預報湖頭老鶴知

次韻山堂聯句

草堂開處一峯晴近我閒鷗共野情吟送晚霞紫杖遠坐  
臨秋渚髮絲明平湖雨岬連天色落木千林過雨聲却憶  
山南人咫尺興來一過話平生

復次山堂聯句韻二首

剡棹如水筆如峰竹裏開尊野興濃秋兔菜畦飯水種日

斜村嫗過隣春天容人老寧論壽山怯詩狂不盡供路轉  
小橋僧寺近天風林外落疎鐘

堂下松雲翠作團羸驂頻過不辭難風流人物真空晉  
倒詩篇浪步鄴鸞渚淺沙澄宿雨菊天小雨動微寒攀  
走馬紅塵客曾得山中一日安

次潘南山見詒韻

菊開幾度歲時更老矣丘園困亦亨獨鶴自歸門徑靜一  
塵不到夢寃清天留東海長無恙人重南山卻有名歲晚  
小莊收蟹稻願陪藜杖作閒行

歸途漫興次謝職方韻

歸路煙花思渺茫石林如劍出寒鐸城西咫尺千山隔馬  
上推敲一字忙十月陽春梅欲白幾村籬落菊猶黃新題  
姚江逸詩

卷之六

圭 南雷懷謝堂

特寄情何限清夢令人憶謝塘

姑蘇舟中寄畢都運

下榻西齋兩月過醒時清論醉時歌相看自謂愁都盡此  
別誰知恨較多帆帶殘雲歸越浦夢隨明月到淮河如何  
慰我平生意仁義銘心即孟軻

會金晦夫次韻

太平林下亦王臣天地能容老大身五月草堂成偶會一  
天槐雨及茲辰青山獨與交情舊白髮偏驚世態新况有  
城南詩券在不須更訂後來因

次韻司馬憲副東園雜作

翁與東園剩有情謾將詩酒了餘生千山桂月人俱好三  
徑松雲鶴共清沙淨雨苔無屐齒竹深秋壁有棋聲扁舟



何月能相過江樹依依入望平

六月晦日西陵驛中喜雨

露坐中庭夜氣澄  
驛樓燈影落層層  
雷霆忽作三更雨  
江海疑生六月冰  
附郭亦知秋有望  
窮鄉猶恐歲無登  
天瓢一灑東西浙  
想見諸公喜不勝

鍾欽禮以善書徵入內翰寵異殊甚今上嘗以老神僊呼之士大夫有詩以侈其盛亦爲賦此

一笑天顏豈偶然  
清癯真是老神僊  
便教歸去應勞夢  
何止呼來不上船  
城市已無踪跡到江山  
合有畫圖傳蕭蕭短髮寒吹帽載鶴西湖雪後天

答元日見寄

青山歸卧謝煩躋  
生意無邊到穴寥  
老景一年添一歲  
良姚江逸詩 卷之六 老 南雷懷謝堂

辰元旦又元宵村中午饌厨登齊城市春盤縷闢椒高興惠連詩忽寄開絨坐與篆烟消

送張秋官乃弟南還

北轅風雪問途頻  
南棹烟波入眼新  
燈火誰家無樂事  
江湖此地有離人  
孤鴻欲度天邊月  
芳草初迴夢裏春  
霄漢一官難弟在山中  
無媿太平民

奉酬李西涯太史

江雲梁月夢如真  
乍別幽懷已渴塵  
春盡枝花驚自老  
客邊盃酒句還親  
謀藿食心長在  
俯仰蘭亭跡未陳  
一水盈盈千里隔  
清風何日共簪紳

漫興

猷故意不釋出門聊散憂  
雨餘山欲近春半水爭流  
衆籟

夕還作孤憤行轉由溪西篴竹亂微徑維時

得以中遊永樂寺作次本端韻復次二首

偶尋方外境雲水見禪心  
花雨諸天近山晴萬木深  
空門嚴像設仙梵雜龍吟  
路轉仍幽絕巖霏石作林  
寺古江山勝同來愜素心  
重巖寒翠濕迴浦暮潮深  
齋後僧初定春餘鳥自吟  
幽懷題不盡天際渺崇林

賦得石上桐餞 北上

亭亭石上桐嶧產尤世寶  
采斲自何年質古蛇紋老  
絃絲冰雪寒嶽玉斗星皎  
中含太古音山水微清瀨  
無乃霹靂餘具美出神造  
論直須萬鎰睨視幾材小  
江湖携贈君去去隨遠道  
歲晚感益深何以慰離抱  
師曠久不作此道知者少  
淫哇溺人心傾耳方擾擾  
願言慎開張遺影青雲表

姚江逸詩 卷之六

老 南雷懷謝堂

讀觀海集知諸公憂勤之心及觀庭後山石長句尤極雄峻次韻寄倪小野

想像混沌儲元精  
六丁一鑿天夢醒  
此石誰移鎮東服  
怪於魍魎清於僧  
神虬振翼欲飛躍  
怒鯨鼓吻相吞凌  
蒼顏古氣不可犯  
森然劍戟羅牙城  
枯木撐涯老藤裊  
日出寒影迴幢旌  
有時天風落空翠  
萬竅併作笙鏞鳴  
太倉太守文章伯  
二千雅望殊不輕  
况負巖巖具瞻氣  
一拜不屑石丈名  
晚衙潭潭方卧治  
浩歎忽起踏月行  
豈無醉墨發天秀  
臨池揮灑縱復橫  
崑山縣令才亦豪  
白茅一見雙眼明  
恤鄰治水總王事  
載書如赴葵丘盟  
官舟坐雨復聯榻  
義比蘇氏弟與兄  
幸哉此石歸鑒賞  
各有健句留山亭  
平泉奇怪不足珍  
鬱林之號千古情  
山水雖云有餘樂  
直以豫



介爲心銘我亦聞歌發高典大荒月白江流聲縮地無由  
訪奇蹟欲騎一鶴來東溟

憎蠱

舟行草澤間暑氣鬱中夜听高月輪仄隙光遠相射卧起  
舉敝帷半榻苦卑隘爾蠱良可憎出沒乘我懈頂枕側未  
安手扇倦初罷闢明忽羣飛襲暗時一嘑忝腹微且發花  
脛怪而詐撲之去還來集矣高復下著膚如促箠了不驚  
怒罵狂生亦何爲速禍真自嫁覆手軀已捐濺血汗俱化  
大運在天地寒暑相代謝秋風滌煩歎一過如吏訝爾形  
本么靡擾擾奚足藉萬類亦有然感此發深喟

得木齋手教知有事先隴雨中感而有作奉懷

臧掉東湖老眼明歸來相見慰平生幾年黃閣松楸夢此  
姚江述詩 卷之六 尤 南雷懷謝堂

日青山雨露情天與牛屯皆勝景吾於粉社有深盟得書  
何限登遊興癡坐茅茨看晚晴

苦雨浹旬爲舅氏所留竟負初約復次韻奉柬木齋

江天雲影滅還明去住閒愁酒畔生洛下耆英真勝會渭  
陽舅氏亦高情壺觴可負芳春典松菊當尋晚歲盟檐鵲  
聲中詩札到便須騎馬踏山晴

木齋過訪雪湖山莊有作奉柬

軒車忽過野堂開草草春筵盡此盃花惹垂絲垂落鵲  
翻松粉灑蒼苔閒情自與烟霞契短髮從教歲月催公在  
山南吾山北不妨健步歷崔嵬

辱木齋泊以中和章再次前韻

牛屯赤脚晚能過喜動雙楫忽忘坐掀舁長哦興欲飛兩

腋若有清風佐想常山堂秋暑空寒影開雲松幾箇閑來  
父子原且歌公家有筆如椽大瓜菓登筵倚詩籌樂事何  
妨唾壺破山中數敵獨樂園卒歲兼尋存筆度杖藜老我  
得往還幾度相留盡餘學脫巾且縱蕭散情五絕公非月  
公服兩湖雲水一色秋月出漁歌互相和爲魚老眼  
中樂事相牽豈能情況復投桃瓊玖併古意如公我真荷

再辱木齋以中和章三疊韻奉答

東坡有子才如過燕喜賡詩侍翁坐聲應自是天機鳴夢  
來豈假神物佐笑我二兒嬌且痴實愧淵明兒五箇案頭  
紙筆也不好敢望千門日高大丘園自可著閒情杖藜踏  
得蒼苔破避暑還臨石澗泉解醒漫憶金盤蔗牛屯瓜果  
謝我遺俱籍秋筵三日竿兼憐異種來遠方賸有餘馨適  
姚江述詩 卷之六 尤 南雷懷謝堂

清暇同心直擬斷金交真樂信如鳴鶴和郎得上憶元白  
風奔走家僮且嗔情昇平更續甫田詩飽飯熟眠深荷荷

次前韻答木齋山亭寫懷

林上飛泉林下過大石可眠還可坐中峯正面著此亭左  
右雙峯恰相佐亦知真樂即歐陽六物之中翁一箇遠幽  
雲來拂棟低平湖月出當門大花燃晴塢爛成堆撈下烟  
蕪輕點破雲菴香老碧勝片徑竹叢生紫於蕙意到看山  
自捲簾情真留客同開學乞老初從東閣歸行樂况能西  
疇暇寥天過雨秋十分桂霞吹風香百和此亭只隔雪湖  
南杖鳥相從敢辭悔明朝有約亭上遊老子聞歌已心荷

次韻慰木齋病目

小齋曉坐靜於山無事翻宜病裏閒遙水年光心不競方



塘雲影意俱還鳥號天遠蒼梧地鶴夢秋醒苦竹夢徒起  
且須同一醉重陽節近菊爛斑

和梅亭聯句東字韻東木齋

種梅幾樹亭西東風葉餘香來座中深山迴與人境別晚  
節直擬冰霜同雨苔初破屐痕淺雲鳥不礙屏嶂空與公  
登眺老興發湖日倒影寒臙臙

奉答木齋病起見懷二十韻

海氣明曙霞湖光渺秋吳十月木未霜楓林景逾好踈踈  
籬下花寂寂澗邊草閑居田事生委巷人跡少東瞻牛屯  
峯盡秀雲之表種梅已成蹊中有一亭小謝公有好懷藉  
此以終老佳辰縱嬉遊真境越清情倚酣或高歌興與秋  
空杳一卧動踰月予懷幾昏曉得詩知強健頓紆腸九繞

姚江述詩

卷之六 主 南雷懷謝堂

古人慎養生弭疾今須早周父重勿藥莊篇戒如稿金蘭  
久要義歲寒願相保持詩古意與長三復開素抱喜公眼增  
明萬象都了了南齋冬日暄遺編得幽討擬尋亭上盟牽  
舟汝湖道梅溪香欲浮苔石淨於掃扶杖我能陪公無笑  
潦倒

次聯句韻答木齋

歷澗綠涯壯履清殘年風景入嘉平觀梅東閣餘詩興對  
酒南山不世情寒汲清冷供雪茗香分飢餒舊霜橙更於  
何處看奇絕月出滄波海氣明

喜木齋南山諸公有過山莊之約

景入湖天第幾峯草堂著我笑踈慵雲邊短策看移藥  
後長鏡學種松野老春盤惟箇蕨海城燈市日歌鐘山深

喜有諸公到潦倒猶能杖屨從

次韻聯句二首東謝王二公一以謝過訪之意一以

謝款曲之私

草草盤餐愧野人留連笑語亦情真青雲交在忘形舊白  
髮歸來照眼新松影拂雲迴海鶴楊花吹雪點溪蘋尊前  
樂事春將暮莫厭牆頭問酒頻

二老風流亦晉人東山雅度右軍真浮盃竹葉情俱醉觸  
手牙籤意與新燕于泥香雲閣雨鯉魚風暖浪吹蘋良辰  
何幸同行樂老我無聞感媿頻

芍藥盛開有作東木齋及職方內翰諸君

東風吹花芳事盡紅藥殿春如有競密葉重圍翠幄深奇  
葩迥出丹臺淨草堂東畔石闌幽雲霞掩映爛不收高枝

姚江述詩

卷之六

主 南雷懷謝堂

亭亭挺僊孥低枝回臉如嬌羞黃絲中攢金一梳粉痕細  
細飄香屑盆池影落曉鏡寒彩鸞對舞舞奇絕寒生麥秋  
小雨晴雪湖老眼雙增明天然真境妙畫意一洗野態風  
烟清東山舊得廣陵種名園索價千金重寵光絕品雨露  
偏秀拔凡叢冠蓋登離離四朶異且妍當時相兆兆非偶然  
歸來洞口薺薇老盛開喜汝留芳年感懷便欲扶杖過花  
前同醉花下卧賞心何止詩百篇况有羣從能賡和

久旱得雨用舊韻紀事兼東顧明府

百日大旱秋社過猶苦炎蒸甌中坐義和馭空日流赤妖  
魃前驅火龍佐早禾未飽晚禾枯菜色愁民愁箇箇東南  
仰給財力竭誰念帝憂如許大征求日急疫癘仍窮鄉十  
戶九家破雲霓苦望雨後時稍慰渴吻甘於蔗城中斛水



直數錢得水何心醉孟聶今年勤動甚往年鑿渠引灌無  
時暇沾渥何當徹稿土屋鳩亦解聲相和溝壑餘生托菜  
根眼望青青敢情情我歌如誣公試聽百里之命公負荷

題倪小野清輝樓

百尺高樓尺五天頭直撞斗牛邊帶經鉅落三更月仗  
劍冲開萬里烟千頃波涵黃叔度一團骨勝却公權南薰  
賜扇蒙恩渥酷吏清風句獨傳

春水和漲放舟可期謾興一首東木齋

草堂塵慮坐來除雪後湖天水漲初春谷雲深花氣重午  
溪風暖鳥聲餘洽波短筇孤舟釣野店晴帘幾字書如此  
韶光孤負得登遊同擬老懷舒

○謝 五十七首

姚江逸詩

卷之六

辛 南雷懷謝堂

丕宇以中別號汝湖弘治乙丑進士第三入授翰林編  
修逆瑾削籍嘉靖初起充日講晉吏部左侍郎汝湖文  
集散失余嘗見其手書有拂面曉風霜有力照人寒澗  
水無心試看吾輩誰如子笑數同庚幾見燕皆佳句也  
而全篇不復憶矣

贈倪小野

我愛紫髯仙把麾當壯年一朝念桑梓拂衣卧龍泉才大  
情難用不但今爲然髯仙心獨喜爲予談心便來榻炫金  
紫貝篋娛壽筵膝下七男兒傳經互窮研落天壤間茲  
外何然矣而我聞其語遠意還能宜竹簾豈惟鳳千仞終  
孤鶴俗上不許此升沈較目前

獨步西園細懷先哲小詩寄意兼東李醉夢

我愛陶淵明無人識處出高標迴孤雲情事照白日詩追  
風雅上悟道更精密達觀自委命咀波騰化術考亭一字  
褒千載光首室吾生不同代逢時幸寧謚鵬舉笑斥鴳樂  
龍備苓朮少壯負心期廿年遂投逸攬景醉西園謫仙真  
吾匹昨日止飲篇暫爲養病述

春夜與醉夢集唐句奉懷小野十絕

此夜西亭月正圓李商隱新詞宛轉通相傳劉禹錫東山芳意  
須同賞羊士久住還應太守憐賈島

數篇今見古人詩杜甫自有仙才自不知李商隱今日巢由舊  
冠帶戎爭名豈在更搜奇溫庭

釣船春雨日高眠韓偓復憶襄陽孟浩然杜甫何處野花何處  
水司空圖殘船買酒白雲邊白居易

姚江逸詩 卷之六

姚江逸詩

卷之六

辛 南雷懷謝堂

日煖風恬種藥時錢謙益水邊楊柳綠烟絲楊巨年光到處皆

堪賞王相望長吟有所思柳宗

傲吏身閑笑五侯李商隱漁竿泊日酒消愁杜甫春風無限滿

湘意柳宗他日相思來水頭柳宗

與君相見即相親王維對水看山欲暮春杜甫自嘆鄙夫多野

性錢謙益白櫻桃下紫綸巾錢謙益

暗覺年光似水流李商隱花時同醉破春愁白居易碧山終日思

無盡杜甫高閣朱闌不厭遊李商隱

賈生才調更無倫李商隱乞得歸來自養身王維暫就東山賒

月色李商隱知君忘卻曲江春杜甫

孤雲獨鶴共悠悠錢謙益食看飛花忘卻愁杜甫才子乘春來

望杜甫雨微烟暝立溪頭杜甫



流鶯百轉最高枝溫庭憶在杜陵田舍時韋應物此地從來可乘興高適獨行村路更相思鄭谷

### 和小野

不因多病費登臨雨眺風清月未沈亭下松泉醒宿醉天涯雲樹帶殘陰紅塵應路真無夢白帽高人共此心細讀鶯花鷄黍句玄珠灑灑拂塵襟

### 懷小野

細雨梅村薄海雲嚶嚶啼鳥隔林聞看山得句還爭峻嚼桂懷人此共芬怒逐青飈揮羽扇醉呼白兔走霜裙賞心樂事知難得一棹長江一負君

### 夜酌西園

海氣溟溟接翠微夜深花露濕巾衣持盃不覺月在手吟

姚江述詩

卷之六

重南雷懷謝堂

對青天取醉歸

### 李遠之讀書西湖高麗寺奉寄一絕

高麗寺前溪水鳴高麗寺裏讀書聲書聲朗朗水聲細傳到人間一樣清

### 廬次泣和諸友見慰韻

心勞千古恨一疏已陳情寵渥光泉壤劬勞憶帝城丕生於長安官舍免懷驚老大不肖媿幽明五內方摧裂須臾兩度冰

草土自與寢乳抱此情兩行空血淚萬古此佳城到枕溪聲咽開籬樹影明布裘寒獨擁寫恨更呵冰

### 家大人以新春詩二首示不敬次寫懷

兩度新春未見春王午歲首尾無春相逢都道物華新松栢

中柏葉鸞雙鬢牕外梅花憶幾人不信希夷真愛睡須知原憲本非貧負暄自起瞻東陸猶覺餘陰薄凍豔舍北新開竹徑三移文誰復道林慚江河渴飲方心醉風月平分舊手談白髮兩堂情正切青霄廿載澤重單偶逢野老論春事襍襍年來勝錦衫

### 醉夢獨往遊山採藥寄懷十五絕

山中有靈藥真與病相宜對葉香難覓何首烏本草以山葉對生者為佳

翁知不知

呼童掉舟去採藥更幽尋踏遍湖西路雲山何處深

為探陳知白何首烏別名疎籬復短牆問君何以贈蒲地紫芝

長

西峰掛新月老鴿時一鳴枕簟竹深處還應夢友生

姚江述詩

卷之六

重南雷懷謝堂

獨往真乘興春風欲暮時杖藜臨曲水謾續永和詩

烟蘿暝溪逕獨唱還獨行逢著漁樵者班荆說道情

靈草靈人識神農不著方寄言須解此離說恐荒唐

野望意不極空然傍海鷗得君相對坐情景自悠悠

李子採藥去春山更深歸來定今夜排悶且長吟

醉夢空塵海惟耽汝水春相逢識道氣小野一高人

西園日佳整獨涉有所思千載陶潛意還輸此老知

清地還清伴心同兩不疑請君看梧竹曾否立黃鸝

湖上青蕪合山中白日遲采芳人咫尺相望各天涯

願子逢山伯本草以何首烏扶衰不用醫相携窮勝事湖

上兩安期

徙倚亭欄外何人共此梧春風知我意吹送小舟回



夏前見芳樂花

一番顏色一番新  
纔見花下又近臣  
倚笑欄杆三月暮  
也教領得半分春

西園植槐

門前種樹幾經旬  
分付兒童愛護頻  
贏得清陰覆冷席  
四槐五柳一般春

夜坐偶成

天不

天外海風靜虛襟  
一浩歌螢燈燃砌草  
鼓落珠羅月色初  
消書聲隔院多野農方苦旱  
欲爲鳴天柯

游新湖

人道新湖第一觀  
新湖還是汝湖寬  
湯誇疊嶂雲鬟迴  
獨愛迴溪玉髓寒  
春郊浪花時緩擊  
晚鷗沙草自團團  
兩曹姚江遠詩

卷之六

毛 南雷懷謝堂

家與華府近肯過  
美山學鍊丹

歲暮遣懷

柏葉香分玉葉清  
一年心事醉中平  
能詩買鳥殊無補  
去國張翰賤有情  
軒軒伊尼開共觀  
盤中郭索殊兼登  
幽人只在滄潮曲  
千樹梅花映雪明

冬日寄懷祠堂新構

水村烟景入新年  
此日登樓興渺然  
江漢思歸真夙願  
湖山行樂是良緣  
霜鴻萬里迷熱月  
雪竹千竿映楚天  
會看梅花頻索笑  
無詩無酒也相便

春寒

一分春事雨中過  
寒比玄冥酷更多  
寄語桃花謔含笑  
東風纔到老梅柯

山亭

此日山中僅此家  
孤亭長與伴梅花  
美人只隔西江水  
獨倚斜陽數暮鴉

見山

江閣初成對遠山  
遠山多在白雲間  
與君同卧南山下  
詩草拈來次第刪

除草

常苦庭前蔓草萊  
剪除直欲盡根荄  
一簾好雨添秋色  
明日新沙又綠苔

董文玉訪舊姚江聞謝汝正俱來山中得報與李醉夢出迂途次偶成小詩志喜

石瀧自越來訪舊  
仍展親春風送鷁舫  
冠蓋詫里人桂峯姚江遠詩

卷之六

天 南雷懷謝堂

乃與俱晤對若飲  
醇江山迎二妙爽氣增  
嚙嚙賤子學釣者  
汝水方垂綸恒切暮  
雲思詎意赴後塵  
地主一何廣醉夢非  
凡倫剪非續佳會  
襟期聊再陳

將抵邑聞桂峰不果來悵然者久之遂用前韻奉寄

桂峯實家彥道義相與親  
薄蓬廿餘載遂作耕野人  
得酒卽痛飲那復較  
醇醇雄談驚四座壯氣猶  
嚙嚙石瀧豈同調暫爾輟  
絲綸乃於寧觀暇訪友動  
軒塵追陪固宿約先聲慰  
等倫江帆胡不來停雲勞  
我陳

往越城過蓋湖

出門便覺有風波  
半掩蓬牕且醉歌  
十里蓋湖行盡處  
好山偏傍越江多

題石灣圖



石灣駐馬聽潺湲十里寒香徙倚間欲向松邊添一鶴教人認作是孤山

觀丁丑新曆

山間又見歲書新丁丑翻思乙丑春十二年來徒抱覓愧無涓滴報皇仁

題萬松書舍

剡山面面似環滁幽處真堪著草廬檻外老虬能作雨時分餘潤上琴書

和兩峯洪老先生過訪并屏幕之作

故山喬木老冰霜十載鄉思正渺茫眼爲論心青已久髮緣憂國白逾長嶺雲持贈情藜杖海月淹留對竹牀搖落秋林真枉駕數枝岩桂舊同芳

姚江逸詩

卷之六

壬南雷懷謝堂

秋水風號復履霜百年情事兩茫茫紫泥日煖鸞文耀華表天寒鶴夢長合族有懷羞郭譜傳家何物但虞牀此行會老能兼得更喜文章可繼芳

題畫

江湖雙影已稱翁家有漁船未是窮拾取蘆花博作枕月明遊喜夜無風

芙蓉

芙蓉岬岬出黃蘆十里紅雲水面鋪不是東風不公道秋容原自戀江湖

和陸子淵年兄韻

百年江海舊遊稀詩札逢煩及布衣琴鶴已馴聊白適尊鱸雖美未應歸設將局而占人事始信毫端隱化機翹首

天涯人更遠山扉獨倚弄清暉

贈李醉夢

江南醉夢老明經月窟無媒藥有靈多少積疴蝕尺蠖爭看一匕起春霆

姚江逸詩

卷之六

壬南雷懷謝堂



姚江逸詩卷之七

後學 黃宗義輯選  
鄔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王守仁 六十四首 餘姚

守仁字伯安弘治丙辰進士除刑部主事改兵部疏劾劉瑾謫龍場驛丞累遷左僉都御史撫南贛用擒寧濠功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謚文成事具舊史文成在郎署與李空同諸人遊刻意爲詞章龍場以後講道有得遂不復措意工拙王元美書其集後云伯安之爲詩少年有意求工而爲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於法晚年盡舉而歸之道而尚爲少年意象所牽率不能渾融

姚江逸詩 卷之七

南雷懷謝堂

而出於自然其自負若兩得而吾以爲幾於兩墮也余以爲詩文至於文成亦可謂之自然矣唯其自然故見爲不措意使文成沾沾而守空同之蹊徑極其所至不過五才子之一耳茅鹿門謂有明之大家唯陽明足當之鹿門可謂知言之選矣

夜宿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涼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褰衣涉溪去笑引開竹房談言值暮夜盤餐百無將露華明橘柚滴瀝水盤香洗盞對酬酢沿歌入蒼茫醉拂巖石卧言歸遂相忘

尋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設尋春事及西疇江鷗意到忽飛去野

老情深只自留日暮草香舍山氣九峯晴色散溪流吾儕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化城寺

化城高處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間微雨結輕陰鉢龍浮處雲生座巖虎歸時風滿林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屋鏤月

幽室不知年夜長晝苦短但見屋鏤月清光自虧滿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閣出浮雲高歌正淒婉寧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去不返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霰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姚江逸詩 卷之七

南雷懷謝堂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死別寧知意外得生還役荒自識君恩遠多病心便吏事閒携汝耕樵應有口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迴古殿雲晴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移居勝果寺

江上但知山色好罕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病餘巖閣坐朝曛異景相親得未聞日脚倒明千頃霧雨



聲高度萬峯雲越山阻水當吳嶠江月隨潮上海門便欲  
携書從此老不教猿鶴更移文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樓臺燈火水西東簫鼓星橋渡碧空何處忽談塵世外百  
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渾常事遠地相求見古風別後  
新詩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飛鴻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  
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掛牆僧已去紅  
關照水客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篷入夜聽何處  
故人還笑語東風曉鳥夢初醒

遊嶽麓書事

姚江逸詩

宋之七

辛 南雷懷謝堂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阻風雨不獨病商畏風濕泥  
潦侵途絕行旅人言嶽麓最形勝隔水瀟瀟隱雲霧趨候  
需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生好事屢來速森森雨  
脚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披拂便携周生涉江去戒令休道  
府中知徒爾勞人更効務橘洲僧寺浮江流鳴鐘出延立  
沙際停橈一至答其情三洲建綿亦佳處行雲散漫浮日  
色是時峯巒益開霽亂流蕩漾濟條忽繫轡江邊老檀樹  
听行里許入麓口周生道予勤指顧柳蹊梅堤存彷彿道  
林林壑獨如故赤沙想象虛田中西嶼傾頽今塚墓道鄉  
荒址留突兀赫職遠望石如鼓殿堂釋菜禮從宜下拜朱  
張息遊地鑿石開山面勢改雙峯闕見江渚聞是吳君  
所規畫此舉良是反遭忌九仞誰磨一簣功嘆息遺基獨

延佇浮屠觀閣摩青霄盤據名區遍寰宇其徒素爲儒所  
損以此方之反多愧愛禮思存告朔羊況此實作匪文具  
人云趙侯意頗深隱忍調停旋修舉昨來風雨破棟脊方  
遣圻人補殘敝予聞此語心稍慰野人疏蕪亦羅置欣然  
一酌纔舉盃津夫走報郡侯至此行隱跡何由聞遣騎候  
訪自吾寓潛來鄙意正爲此倉卒行庖益勞費整冠出迓  
見兩蓋乃知王君亦同御有羞層疊絲竹繁避席與辭懇  
莫拒多儀劣薄非所承樂閑觴周日將暮黃堂吏散君請  
先病夫沾醉須少憩入舟膜色漸微茫却喜順流還易渡  
嚴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路倦宮酣倦成熟寐曉  
聞簾聲復如注昨遊偶遂實天假信知行樂皆有數涉蹤  
差償夙好心尚有名山敢多慕齒角虧盈分則然行李雖  
姚江逸詩 卷之七 四 南雷懷謝堂

淹吾不惡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眉予獨憂其駛日暮  
入沅江抵石舟果圯補敝詎朝發衝風遂阻歸泊後江  
湖蕭條旁望壘月黑波濤驚駭互睥睨翌午風益厲狼  
狽收斷泥天心數里間三日但遙指甚雨迅雷電作勢殊  
未已溟溟雲霧中四望渺涯涘篙槳不得施丁夫盡蹙蹙  
淋漓念同胞吾寧忍暴使餽粥且傾橐苦非吾與爾眾意  
在必濟糧絕亦均死憑陵向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不可  
撓志同稍足倚且令並听行試涉湖濱泚收船幸無事風  
雨亦浸弛遂巡緣沚滑迤邐就風勢新漲翼同滿條忽近  
如矢夜入武陽江漁村穩堪蟻糴市謀晚炊且爲衆人音



江醪信滴濁聊復盪胞洋濟險在需時微徠豈常理爾輩  
勿輕生偶然非可恃

去婦嘆五首

楚人有間于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  
山間獨居懷綫不忘終無他適予聞其事悲之爲  
作去婦嘆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聞白璧君心亦何愆獨嗟  
貧家女素質難爲妍命薄良自咽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  
艷頽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還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姬盡出別強語含辛悲陋質  
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籍相慰缺乏多所資妾行長已  
矣會而當無時

姚江述詩

卷之七

五 南雷懷謝堂

妾命如草芥君身北邙垓奈何以妾故廢食懷憤寃無爲  
傷姑意燕爾且爲歡中厨存宿旨爲姑備朝飧畜育意千  
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盍從新人言夫意已如此妾  
還當誰顏

去矣勿復道已去復躊躇鷄鳴尚聞響犬戀猶相隨感此  
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行漸遠日落羣鳥飛羣鳥各有  
托賤妾去何之

空谷多凄風樹木何蕭森浣衣澗水合採苓山雪深離居  
寄巖穴憂思托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彈苦思彌  
切噴峴隔雲岑君聽甚明哲何因聞此音

夜宿宜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深麓煙

火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黃昏越南  
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寬

羅舊驛

客行日日萬峯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布谷鳴啼村雨暗刺  
桐花暝石溪幽蠻烟喜過青楊瘴鄉思愁經芳杜洲身在  
夜郎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興隆衛書壁

久北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哀貴竹路從峰頂入夜  
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雲向晚開尺素  
屢題還屢擲衡陽那有鴈飛回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

草庵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迎風

姚江述詩

卷之七

六 南雷懷謝堂

亦蕭疎漏雨易補緝靈瀾響朝湍深林凝暮色羣猿環聚  
訊語麗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屬汗樽映瓦豆盡  
醉不知夕緬懷資唐化畧稱茅茨迹

始得東澗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闢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境營炊  
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室旋旋董壘夷坎仍掃灑卷帙漫堆  
列樽壺動光彩所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  
位聊無悔

童僕自和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鑿清泉  
傍巖落翠霧還成暮我輩日嬉偃主人自偷樂雖無聚戟  
榮且遠塵囂恬但恐霜雪凝雲深衣絮薄

我聞莞爾笑問慮愧爾言上古處巢窟不飲皆汗樽瓦極



陽內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澤龍執身乃存豈無效尺  
樣輕裘吾不溫逸矣簞瓢子此心期與論

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多愠見山荒聊可田錢鎔還易辦夷俗  
多火耕做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收畝猶足佃豈徒實口  
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發餘羨出未明晨山  
寒易霜霰

龍岡新構

諸僎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趣事不日  
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院其軒曰  
何陋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鑿巖雜林條小構自成廬開牕  
姚江逸詩 卷之七 七 南雷懷謝堂

入遠峯架扉出深樹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畦蔬稍既  
鋤花藥頗離時宴適宜專予來者得同憩輪奐匪致美母  
令易傾敝

營茅乘田隙治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笑觀鋤荒  
既開徑拓樊亦理園低簷避松蘿疎土行竹根勿剪牆下  
棘束列因可藩莫損林間蘿蒙籠覆雲軒素缺農圃學因  
茲得深論母為輕鄙事吾道固斯存

諸生來

間滯動懼咎廢幽得幸免所居雖異俗野朴意所眷思親  
獨疚心疾憂庸自遣門生頗羣集樽竿亦時展講習性所  
樂記問復懷覲林行或沿澗洞遊還步蟻月榭鳴琴雲  
牕卧披卷澹泊生道真曠達匪荒宴豈必龍門自得乃

高踐

採薪

倚擔青涯際歷斧涯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人徘徊  
不忍揮俯睇澗邊轅同行笑吾儕爾務安用歷快意豈不  
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東甌詎足識

雪夜

天涯久客歲侵尋昨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病齒屢  
經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閒寫白石吟乘興  
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西園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窺灌補籬防豕跡蕪草  
稍焚雜清雨夜來歇澤澤新葉敷榮榮夜花發於鋤息重  
姚江逸詩 卷之七 八 南雷懷謝堂

陰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間月起來步閒謠晚  
酌檐下設醺時籍草眠忘與隣翁別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簷松存獨幹春  
還庭竹發新葉晴牕暗映羣峯雪清梵長飄高閣風遷客  
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新犢溪  
女分流浴種蠶釋犬吠人依密樅閒鳬照影立晴碑偶逢  
江客傳鄉信歸卧楓堂夢石龕

山途

南北驅馳任板輿謫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燈後處



處荒原野燒餘江樹欲迷遊子望朔雲長斷故人書茂陵  
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次韻胡少參見過

旋營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慚竟日留長怪嶺雲迷楚望忽  
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人獨抱憂莫訝  
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雲起峯頭沉閣影林  
疎地底見江流煙花日煖猶含雨鷗鷺春閒欲滿洲好景  
同來不同賞詩篇還爲故人留

僧齋

盡日僧齋不厭閒獨餘春睡得相關簷前水漲遂無地江  
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赴墟招渡急舟人曬網得魚還也知

殊江逸詩

卷之七 九 南雷懷謝堂

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間

沅江晚泊

去時烟雨沅江暮此日沅江暮雨歸水漫遠沙村市改泊  
依舊店主人非草深扉宇無官佳花落僧房有鳥啼處處  
春光蕭索甚正思荆棘掩扉扉

用曰仁韻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連千嶂雲夕  
陽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林送雨聲夜久  
披衣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書杖錫寺

杖錫青冥端澗壁環天險垂巖下陡壑涉水焚絕巘祖深

聽喧瀑路絕駭危棧捫蘿登峻極披翳見平衍僧通寄孤  
衲守廢遺荒殿傷茲窮僻墟曾未誅求免探幽藪累息憤  
時翻意慘拯援才已疎棲遲心益眷哀猿啼春嶂懸燈宿  
西巘誅邪竟何時白雲愧舒卷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未盡師生六日情天教風雪阻西行茅堂豈有春風坐江  
郭虛留一月程客邸琴書燈火靜故園風竹麥莧清何年  
穩閉陽明洞桐栢山爐煮石羹

送惟乾

簞笈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春城驛路聊相送夜  
雪空山且復留江浦雲開廬嶺曙洞庭湖濶九疑浮懸知  
再鼓瀟湘柁應是芙蓉湘水秋

殊江逸詩

卷之七 十 南雷懷謝堂

別希顏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與共  
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爲尋  
洞裏幽棲處還有峯頭雙鶴鳴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棹  
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苔履濕松風偏與葛衣輕臨流  
欲寫倚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送德觀歸省

雪裏閉門十日坐開門一笑忽青天茅簷正好負暄日客  
子胡爲思故園椿樹慣經霜雪老梅花偏向歲寒妍耶那  
春色如相憶好放山陰月下船



題倪小野清隱樓

經鉅世澤著南州地接蓬萊近斗牛意氣元龍高百尺文章司馬壯千秋先幾入奏功名盛未老投簪物望優三十年來同出處清隱樓對瑞雲樓

寄潘南山

秋風吹散錦溪雲一笑南山雨後新詩好盡從言外得易微誰見畫前真登山脚健何妨老留客情深不計貧朱呂月林傳故事他年還許卜西鄰

回軍上杭

山城經月駐旌戈亦復幽居尋薜蘿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蓑溪雲曉度千峯雨江漲新生兩岫波暮倚七星瞻北極絕憐蒼翠晚來多

姚江述詩

卷之七

士 南雷懷謝堂

聞曰仁買田雪上携同志待予歸

見說相携雪上耕連簑應已出烏程荒畬初墾功須倍秋熟雖微稅亦輕雨後湖舸兼學釣餉餘堤樹合閒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峯夜度兵

三山曉眺

南望長沙杳霽中鷺羊只在暮雲東天高雙櫓哀明月江濶千帆舞逆風花暗漸驚春事晚水流應與客愁窮北飛亦有衡陽鴈上苑封書未易通

西湖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看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尙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誅茅即易成

宿淨寺

老屋深松覆古牀鵲樓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清閑晝藥裹慙前對病僧烟艇避人長曉出高峯望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卽事漫述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尚客船強所不能儒作將付之無奈數由天徒聞諸葛能興漢未必田單解誤燕最羨漁翁閑事業一竿明月一簑烟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受猜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無意南寺逢僧卽未回白日高峯開雨雪青天飛瀑瀉雲雷綠溪踏遍支那地修竹長松覆石臺

姚江述詩

卷之七

士 南雷懷謝堂

次壁間杜牧韻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峯石徑遙僧與白雲還瞑擊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鍾隔渚夜迢迢

遊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巒疊嶂盤深幽奇峯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怪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穿林隈始攀攀風磴出水杪更旂懸崖聽瀑雷亂山高頂藏平野茅屋高低自成社此中祇得有人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嚨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秣吾馬世途獨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重遊無相寺次韻

舊識仙源路未差也從谷口問桃花屢攀絕棧經殘雪幾度清溪踏月華虎穴相隣多異境鳥飛不到有僧家頻來休下仙翁榻只借峯頭一片霞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

昨夜月明峯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却屋

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溪雲山下雷聲一村雨

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重遊化城寺

姚江述詩 卷十七

主 南雷懷謝堂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重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簷松盡長青冥翰濕水猶懸翠壁流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磬覺山幽年來別有閒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觀從吾登爐峯絕頂

道人不奈登山僻日暮猶思絕棧雲巖底獨行穿虎穴峯頭清嘯亂猿羣清溪月出時尋寺歸掉城隅夜款門可笑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九華山下夜泊

維舟谷口傍煙霏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杖穿雲尋寺去藤

採藥帶花歸諸生晚佩聯芳社野老春霞綴衲衣風酥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徐 夢 二十首

袁子曰仁正德戊辰進士知祁州歷官兵部郎中年三十一而卒文成之學得曰仁而門人益親曰仁之亡文成有喪予之慟其詩功力未深而不落凡俗

予得守祁七月十三日出京邑是夜宿良鄉

信是浮踪不可憑去年此夜宿長陵客牕殘夢人猶昔林木西風月正明喜泊良鄉應少警愁聞賢牧尚繁征榜村亦濫斯民責百里何能敢重平

孟春與顧惟賢奉 明先生遊香山夜宿林宗師

房次韻

姚江述詩 卷之七

主 南雷懷謝堂

春間出郭探幽情楊柳迎風綠意生龍愛僧堂無俗氣猶憐寺主有詩名山空鐘磬音杳月白煙微野色平雲鶴來依聊一息翛然飛去不聞聲

遊永樂寺次陽明先生韻

放舟始尋寺師友興何長古樹雲蘿濕閒心夏日涼江流隨地合海色接天蒼宴坐清茶罷悠然月滿廊

龍溪次世瑞韻

性乘適俗耽林壑況入名山眼更明獨有神龍潭底蟄已無凡鳥樹頭鳴清溪白石經文水翠壁丹崖結綺成師友相將齊出處卜樓兼得重宗盟

夜宿杖錫

飛錫開山舊有林深草合路今生巖溪萬壑盡聞寺雷

原缺



姚江逸詩卷之八

後學

黃宗義輯選  
鄔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孫 燧一首

燧字德成弘治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宸濠反執節死之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其集皆奏疏無詩得其題壁一首公不必以詩著然詩中不可無公也

題草萍舖

網常自古要擔當。弱水將誰駕草航。嶺道風行豺道遠。海邊雲濶鴈飛忙。身從許國頻加處。髮爲憂民忽變蒼。醉飽

姚江逸詩

卷之八

一 南雷懷謝堂

恩光何以報。寸丹惟不愧朝堂。

○陸 相四首

相字良弼弘治癸丑進士累官長沙知府其稿多未刻余彙而刪之棠陵方豪曰余嘗見王伯安復交倪本端二子所爲詩文俱不剗稿雖宿構者弗逮今又見良弼信姚之多才人也良弼吳舫集中有陽明山人浮海傳其事甚怪異良弼故與陽明交非得之傳聞者是必陽明口授故能如是之詳也

和考功陳宗之述懷

風回晴雪亂月出暝烟深。院鳥驚樹寒城角斷。誰靜中春浩蕩身外夢。迢迢欲借鵬背飛。迢迢九宵

次韻宗之

我家書屋對龍泉。山腰石潤泉涓涓。曾會古人真意思。肯教詩句悞新編。

時多疑荆公詩內腰字爲頭字。予親登龍泉見石在山腰故作此以證其說之非。

輟轡

綵棚盡日打春風。似挾飛雲躡太空。不怕東君喚後妒。百花頭上闖青紅。

報恩寺訪姜十九表兄并其徒霍君儀

出城聊爾避喧嘩。走馬淮堤踏軟沙。叢竹綠藏山外寺。小桃紅放水邊花。看來好景心能會。吟到無詩手浪叉。忽遇高僧閑坐久。不知歸放午時衙。

南軒

姚江逸詩

卷之八

二 南雷懷謝堂

了無公事坐南軒。漫說官閑日似年。雀啅柳花颯翅提魚。吹萍葉浪痕回幽。情入夢詩吟草樂事關心手。種蓮蒲眼浮榮淨擾擾也。應知會靜中天。

呈莊定山

底須盃酒破愁城。萬古風流此日情。柳暗花明春浩蕩。天光雲影水空明。何人抱甕池邊汲。有客携琴竹下鳴。我愛定山閒不厭。春風時上靜觀亭。

過覆舟山南石橋

巖風萬壑舞松杉。瘦馬危橋上下攙。詩思忽來醒醉眼。滿天霜月洗空巖。

謝以中不過

清溪南去水淙淙。未有幽人住隔江。雲盡楚山青倚闥。天



低淮樹綠排幢千年往事空陳跡幾處漁歌發短艫欲賦  
玄暉佳麗句慙無彩筆似長椿

石泉 在克襄所居之東泉傍有竹伯安刻詩其上  
雲源不可到苔徑白雲迷仙井丹遺永龍湫玉作梯空青  
浮遠嶂寒綠瀉雙溪堪入名泉譜重留陸羽題

清明

山花紅白故參差正值清明拜掃時聞哭聞歌俱不忍况  
堪鵬血灑風枝

趙公輔秀才邀飲謂余病但遣酒戲呈席上諸友  
故人文字飲不遺病夫同樹隱峯頭日花香水面風但容  
賓入蒜敢畏酒侵弓起凭西樓柱乾坤一笑空

寂寞蓬牕底誰能笑語同水禽遙度雪梅雨細隨風久病  
姚江逸詩 卷之八 三 南雷懷謝堂

虛陳楊狂言較楚弓江花低拂棹應笑酒盃空

贈趙公輔秀才

雲龍曾憶舊韓郊晚恨逢君始定交數笏山光浮硯沼半  
簾花氣撲書巢天空萬里秋橫鶚雨漲三江夜起蛟浦目  
經綸深抱負肯如流俗但嚶嚶

渡錢塘

望中樓閣古抗城十幅蒲帆一葉輕日上海門潮漸白天  
低江搶景尤清篙入點水覺舟淺沙鳥衝烟驚櫓鳴莫以  
風波便相慰客途纔破四千程

夷山次王伯安

秋空望眼徹滄溟險絕身如泛水萍三詔士能終舊隱一  
龕僧解禮殘經風迴沙齒蘆翻雪潮落山根石露青自念

塵踪難數到日糾猶倚吸江亭

寶應道中

是處平湖水輕帆次第過魚蝦攢曉市鷗鷺怯寒波霧  
藏鬟髻澄花濕綺羅十年淮海夢愁絕竟如何

固安道中

近京心逾急早從五鼓發筍輿輾風茅店落寒月沙飛  
撲眼眩霜冷侵膚裂日高羣從喧嬌首見雙闕

鍾馗與妻子觀鬼伎圖 次韻

人間虛耗今除幾鬼伎滿前聊戲耳鬼伎雖工害則多可  
使區區婦女子

湘潭書事

誰信苗蠻即土軍良民無地可藏身湘潭蕭氏尤蒙害辱  
姚江逸詩 卷之八 四 南雷懷謝堂

盡如花四十人

官道旁搜廿里餘縱橫如有指南車壞人牆屋尋常事乾  
盡池塘取盡魚

如此霜臺號令嚴經過猶自擾間閭千村萬落無人跡只  
有山烟護敗簷

宿板塘胡常家

蓮花峯下板塘西烟樹人家咫尺迷明月漸高山漸白不  
應猶有鷓鴣啼

早行

長苦馳驅未得閑霽征尤覺路開闊濃霜被野遲疑水殘  
月隨人近礙山三策誰尤深料敵七擒吾亦解平蠻都臺  
號令雷霆肅指日功成悅聖顏



未陽竟杜子美墓不得有感

吾少經采石舉酒酌讀仙今來未陽城復尋杜子阡兩  
萬古豪才章耀奎驪青山豈無塚捉月身翩然况聞未陽  
空亦已隨驚濤有生既不達遺骸猶播遷豈泚天之機滅  
沒不少憐斯理難究竟感歎淚漣漣

永興縣欲謁曾太守先生墓以遠而止悵然有作

蘇曾守紹興予已酉春蒙考薦其子介全念俱登進士相繼卒

誰料先生去不留丘山恩在竟難酬石麟未許攀高塚江  
燕虛看入故樓三子功名蕉葉夢諸孫才器桂花秋橫琴  
欲鼓傷心調龍耳千峯面而愁

靴洲行洲在東陽縣前即杜子美墓處舊傳未陽諸

留一靴玄宗後思子美使人求之謂令雅雅士洲中給曰死矣元微之墓志云美死於衡岳之側

姚江逸詩

卷之八

五 南雷懷謝堂

冬之交先儒據此深辨白酒牛炙之非然未知孰是

溪心一片沙何以名靴洲人言少陵之墓曾在此在壽一  
夜衝失而去唯靴留未陽尹爾何仇牛炙白酒無乃就遂  
令千古詩人皆汝九江山洵美安足貴幾盡詩骨容不得  
俾逐湘之流不知北去汨羅江上還與屈子同沈浮又不  
知東入滄海羅挂長鯨牙上頭嗟哉子美亦可恨區區不  
善爲身謀金門奏賦三大禮一官雖授幾死同縲囚伶俜  
遠向西川遊百花之潭瀼西水草堂茅屋何清幽相依幸  
有巖中丞挺兒一語成怨誓平生遺興詩萬首愛君愛國  
誰與傳弟妹蕭條不可見雲鬟玉臂多離憂奈何猶以  
狂笑李白不知李白還爾咻靴兮靴兮復何怨但見荒祠  
汨沒隨浮漚我來沙畔維輕舟讀碑石聯爲詩芳意渺

渺招不得落日凄涼空自愁

合江亭在石鼓書院後高處次韓昌黎韻

儒宮壓瓊煙異道黜其左夙遭昌黎子妙句落珠唾左右  
蒸湘來交流似相佐僊柯藏盤樓賈舶集蛟貨寒予久星  
沙倥偬繞一過俯視孤根蟠未受積波挫屢躑近不侵漁  
唱遠猶和凭欄默忘機沙鳥來箇箇石鼓費考掘朱陵入  
深珂浮榮一瞬間孰穩盧生卧暫容脫簿書還復了詩課  
雄心剝南征報國敢云那小范胸富兵安用腐儒懷身叨  
二千石惠靡毫髮播亟將旋星軺從者苦病餓維茲地多  
才吾道與足賀藏修何努力懸刺戒嬉惰逸矣諸賢風誰  
當擁臯卽終令聖道昭豁見羣疑破萬古靈秀區無爲俗  
塵泥

姚江逸詩

卷之八

六 南雷懷謝堂

吳江道中

長橋幾百洞洞洞皆流水梵塔礧礧雲霄人家浮海市田婦  
踏輕車漁翁搜碧葦扣舷發清歌鷗鷺衝波起

次范太守古韻贈施憲副名榮

人事本非常塞翁失乃得大阿忽倒持周道多榛棘一官  
三十年無忝臣子職權璫璫禍烈禍豈獨遭擯斥蕩產足公  
儲迨邇理何逆雖云天王明終黜柳下直歸來舊林泉  
髮半白黑迨還簪詠間事道晚猶力大奸蓋粉餘公竟完  
趙璧丹我天地知名姓兒童識赤城多僊山公遊好相憶

七馬圖

郊原苜蓿春正肥平湖無波清且漪何人妙手勝韓幹爲  
寫七馬皆權奇霜蹄霧鬣日千里望中雲錦何參差三馬



撥頭齒芳草一馬獨立當風嘶其傍一馬忽騰躍以足摩  
頂廻龍姿二馬飲流牽小溪玉虹一吸寒泉低吁嗟方臯  
久不作相馬誰分黃與驪周王八駿多其一西行直上崑  
崙池追風掣電誠可樂窮遊喪國將何爲吾如得此報天  
子埽清六合還雍熙

題黃士隆畫

黃雀復黃雀飛飛夕照明郊原徧禾黍絕勝在荒城

居蔡氏樓

小樓如甕裏寂寞背清瀾風巧踰垣入天憐坐井觀談  
疑夢寐蹤跡類泥蟠忽有多情月流光射玉闌

唐市書所見

爲迹馳馬修塘路供役驚看牛婦人麥未盡收秋未插徒  
姚江逸詩卷之八 七 南雷懷謝堂

聞官府散饑民

病起小樓見書帙散亂楊花盈几席間有感  
伏枕連朝病未瘳今晨纔起強梳頭春風便覺相欺甚飛  
絮落花吹滿樓

山堂夜坐

醒人醉耳有江聲雨過茅堂一味清無奈子規啼更苦送  
將明月下山城

東孫信之

咫尺多情見面難玉琴流水夜空彈鄉心正在凭欄處不  
覺樓頭月又殘

登秦望山次高濂江

天外秦峯力疾登千山俯瞰白雲層猿吟古洞驚塵客虎

下空巖避梵僧三日山堂連雨掃百年身世一風燈雲門  
卽是神仙境何日丹梯許再凌

病中有感

造化分明類小兒授人一疾命幾危心如荏苒初成後身  
似吳蠶未起時頗恨風光天節制不其花事雨夢中懷  
別有憂時症傳語醫師莫浪醫

紙勞

殺青黏素以爲名高舉惟因淑氣升上秦鈞天呈妙樂西  
懸白日貴長繩飛同片雪春無迹燒入層霄夜有燈鳳尾  
莫教風翠斷月明秦女定來乘

姑蘇驛昭陽樓晚眺

江雲憐客晚重開入眼風光錦繡堆山作虬龍團故苑草  
姚江逸詩卷之八 八 南雷懷謝堂

深麋鹿上荒臺蘭舟曾載西施去竹馬新迎太守來  
觀臨初勝槩依然圖滿足登高欲賦婉非才

冶山舟中

且將幽賞息塵機未省樽前有是非鷗鷺一羣隨釣艇笑  
蓉千樹隱江扉風狂幸有湖相送秋老兼無葉可飛欲訪

冶山王處士菊花枝畔醉餘脾

次韻贈馮雪湖諸老

海天秋色萬峯雲久客濤聲已慣聞山躍龍蛇時欲叢草  
深狐兔日成羣仙凡有路何曾隔賓主忘形自不分我愛  
洛中諸老子白頭林下尚憂君

○陸 翰十四首

翰字良材嘉靖癸未進士良弼之弟



比丘尼次韻劉德威

一入空門知幾年清標疑是佛中仙蒲團定月冥心後花  
髻龍雲祝髮前盡日堅持求勝果有時高座說因緣塵軀  
未結青蓮朵每遇春風也悵然

運軍死道傍有感

土堆三尺覆垂楊片木標名過者傷未有妻兒歸葬日猶  
勝白骨暴沙塲

戲次友人韻

楊花飛舞雪漫漫縱遇多情也是閒鄉語綿蠻弄舌嬌  
容彷彿豹窺斑豈無一念憐行客忽有餘韻及小鬟滿日  
風波懷抱惡休輕行雨到巫山

天井閣

姚江述詩

卷之八

九 南雷懷謝堂

城南佳處泊官舟城上高臨太白樓君看濟川東水部先  
將約束到河流

新店間

進龍衣板枋二內臣以黃旗封關更餘始開

柳邊歸舫密如攢開鎖黃旗欲過難且向春風沽美酒耻  
將言語說中官

遊勝果寺次王陽明韻

是日孫惟烈同遊

中峯高處對斜曛靜愛幽禽隔竹聞海上怒潮吹積雪山  
頭老木礙飛雲靈巖醉墨留塵跡小洞仙宮鎖石門我欲  
再呼王伯子禪燈燈火夜論文

富春道中

千家回首亂雲遮七里灘頭閣淺沙縱有夢魂無路到不  
知何處是君家

子陵客星亭次韻書壁

客星亭上暫徘徊便覺清風滿面來漢業一絲存九鼎嚴  
灘千古峙雙臺漁竿入眼終須把臺高百尺旁有石簡  
角牽人未擬回欲向巖頭尋舊跡斷碑文字半莓苔

草萍驛次林都憲韻

在玉山北江漸文界之地

病軀觸熱漸難當百里山行謝短航虎旅連村誰設險禍  
名到處自求忙天將釀雨日光紫玉未出山雲氣蒼攬轡  
有懷兼有策九霄無路獻君王

仙人今果好樓居紫錦軒牕白玉除明月山頭作瑤鏡長  
風天外颺霞裾藍橋路斷身難到巫嶺雲收夢本虛望望  
烟霄首問絕人間空自有雙魚

弋陽

姚江述詩

卷之八

十 南雷懷謝堂

山頭小閣翠嵯峨一朵仙花艷綺羅自謂舟中人未見不  
知嬌影墮清波

贈秋涯史恭甫

疎砧午夢故敵殘零落黃花不耐看久客鶉衣真慣結沿  
村社鼓強追歡遠林葉盡山容瘦小閣風微鴈影寒幸有  
高人居咫尺可堪蹤跡似沙搏

再和楊汝德韻

歸期浪說是明晨猶帶滯鱸堂幾愴神黃褪金英霜徑寂紅  
添獸炭地爐新寒疑去棹河流澀道賴高談玉屑親欲訴  
家鄉無限思滿林烟雨暗前津

偶吟和伯兄韻

野花春發間青黃斜倚疎籬白日長其佳郎君慵著眼年



○張 達三十一首

○張 達三十一首

達字懋登正德辛巳進士選廣吉士嘉靖初授刑科給事中劾武定侯郭勛妖賊李福達謫戍遼陽與爰良勝周叙等唱和有義樂集聞母死賦詩此身原只是親身死爲吾親認得真遂卒贈光祿寺少卿

次韻北樓太史

小門扃白日遇懶復相宜窺食饑易下擎書稚子隨囊焚凋年易梅花破雪遲碧雲天上下縹緲倍愁思

雪夜短述得成字

雪入虛牕永夜明悲笳急管隱高城三千里外家鄉夢二十年前燈火情玉殿日長局白虎金堤春燮語黃鶯書生冰江遠詩卷之八

素蘊匡時略悵望青雲獻未成

士 南雷懷謝堂

送別故人

疎雲殘月通微明深院薰風分外清萬里明朝催畫舫三更今夕對孤檠謾論客邸傷離別况乃窮途仗友生無限風光足怡悅長堤細柳坐啼鶯

題畫

紅樹青山日欲西溪流泯泯栗留啼柴門半月無人過落葉紛紛路欲迷

夜涼偶述

雨深涼意足卧久鐘紋清偶覺蟬聲隨驚聞蟋蟀鳴孤幌秋先應空階夜自明沈沈宮漏斷悲角起高城

林坐

林坐不覺久千巖日欲暝風颺鳴轉急野雀噪成羣苔淨綠松甲溪清露石鱗邈焉懷既謝安得奉清塵

秋夜曲

雲盡河漢明夜深鴻鴈度客况正無聊登樓望鄉故風鳴壁上弦月光葉間露微吟步虛詞桂香襲袍素

十日暮抵天津

魚鳥亦笑我竭來何太頻蜃樓藏海市雉堞見天津古樹荒村暮危橋野水春方舟堪寄興風折小烏巾

村暮

遠天望不極茅屋兩三家古樹聞啼鳥閒藤自落花原長餘獵火江晚集漁父久負朱陳意路難行自嗟

風雨夕

秋江遠詩

卷之八

士 南雷懷謝堂

盛夏風雨夕颯然若涼秋邊城氣節異戍卒皆皮裘孤客捫敝葛愴然興離憂索筆意轉劇題書淚先流高堂白髮親極目雲悠悠妻孥苦念我戮戢滯遐陬飛鳥不假翼南枝未能酬煩憐肺腑推初不爲身謀

駱龍仙以詩見慰自叙將不日南歸萬里之懷此作而已慨然次韻

親聞萬里弱子方七齡旅館微今雨殘宵伴客星髮緣漸白眼入前門遠憶真此作收淚自緘脣

秋日過王壽卿兼招徐熙文酌話鄉曲

吳天一去五千里遠客惟吾三兩人喜有盃盤供邂逅更勞鄉曲叙悲幸聞臨滄海燕山斷景入清秋朔氣新縱飲好襟今日醉浮名元不與吾身



詔至不釋秋思無聊索紙自遣偶登獄中追和蘇韻  
水葉蕭蕭客思凄行雲漠漠海天低一行已見傳書鴈幾  
夜空聞報放鷄寒至遠懷司馬弟病居時憶太常妻玲瓏  
歌罷傷神劇苦覺催年日易西

出郊

清秋又作出郊戲竹杖芒鞋白裕衣蕎麥花殘蜂蜜熟梧  
桐葉老鴈書歸交情寂寞風烟別歲月侵尋髮髮稀忽漫  
覆盆成感慨西湖香火社空遺

方山過余小酌以詩見及次韻一章

同向危機脫此身酒盃端合日相親形骸久已忘爾汝禮  
數何曾較主賓堂下寒花如待客塔前凍雀似依人明朝  
晴雨休先問笑指西陽隱半輪

姚江逸詩

卷之八

圭 南雷懷謝堂

客遠將期月而家使不至悵然有作

飄零笑我若無家目斷鱗鴻山海涯鳥鵲忽驚中夜月杜  
鵲又見去年花未愁烽火邊隅警空悵梯航道路賒江右  
劍南何許是紛紛信使不曾遞徐大理劍南人

辛卯十月八日東洲至寧遠知允巷述于郊

凍合沙河水不流夕陽瘦馬過沙頭君方浪跡來遠海我  
已歸心抵越州定論直須垂百代相思聊共說三秋山鴉  
野鵲寒成隊鳴噪紛紛集戍樓

贈張文信上舍赴選

惜別風烟異僑居歲月深四年叨菜把幾夕醉花陰聚會  
知何地飄零見此心平生多感激應不負官箴

再東東洲北郭

良老警看日月除新涼坐愛此堂虛鄉山渺渺清涼夜風  
雨淒淒紅蓼初往事半消河朔飲殘生全付子長書胡笳  
自是尋常調卻使征夫恨有餘  
皂帽颺颺滯此城笑談日侍二先生官衙不受銓曹選罪  
籍猶聯侍御名繞涇野花飛疎蝶半江涼雨戲鷗鷖武陵  
詩思兼相似風物從教入品評

厚山寄和疊韻答之

白髮驚秋百尺強眼前物候總堪傷鴈鳴咽嘶悲寒夜牛  
蟻喧庭戰午牀羌舊梅花聲正切吳萸蓴菜味偏長荒臺  
落日閉吟眺遙見燕山數點蒼

鵲不爲主人留啞啞寒鴉集戍樓塵海風波憐末路邊  
城雲物况高秋浮沈往事槐宮夢竄逐餘生杞國憂惆悵  
姚江逸詩 卷之八 圭 南雷懷謝堂

舊盟尋未得一簾烟雨五湖舟

東洲再簡和答

衰病正思梅福隱逍遙寧似邵原遊短筇雅結雲爲伴敝  
褐生嫌風作讎露冷林鳥先警夜雨深庭草不知秋多情  
孤負青天月閒照江南杜若洲

厚山寄東立秋奉答

幾年猿鶴負龍丘風日淒清又素秋蟄露越禽仍短夢懷  
沙楚客正深愁抱病轉劇支離歎蹈海真成汗漫遊霜草  
經心侵兩鬢荒荒斜日倚西樓

秋意

楓葉如丹柳葉黃西風斜日總堪傷青猿多事長悲月玄  
鳥知幾早避霜絕口不談當世務杜門惟集古醫方敬輿



所學真何負千古猶存諫草芳

嘗白酒有作

白酒吾鄉味懸情已六年幾於桑葉落猶及菊花妍地主能傳種門生爲墾田孤吟酬一醉真覺對龍泉

半夜聞寒風

西風半夜度寒聲客枕依依夢欲成一陣頓令雙目炯五更偏覺百愁生亂蛩啾啾鳴低戶黠鼠呶呶上短檠遙想故園松菊好柴門新雨掃新旂

新年

磁甕三盃酒方牀一覺眠天涯萬里客如此過新年

早登靜海

驛樓寒日上江郭亂帆開短旆標新釀長竿出巨鮐霜天姚江逸詩卷之八

橫鴈驚海市散樓臺風物俱堪賦清詩不費裁

東郡道中呈同行陳侍御章省兄

鐘鼓暮聲雜南舟與北舟風萍元不定烟楫喜聯收短燭消鄉話清詩破旅愁悠悠東郡路荒戍抱寒流

在告偶書

何事消長日書籤與茗甌靈鳩喚不雨病葉下非秋已作趨朝夢能忘捧王憂閉門信自在多病也悠悠

○胡鐸一首

鐸字時振號支湖弘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歷官藩臬終南京太僕寺卿支湖與文成同邑而議論不相合其異學辯爲文成而發也廣信楊時喬以爲固知記之亞

對菊

老圃秋深候羣花對石牀憶人增遠思入酒味寒香粉白攢金紫臘脂遜御黃淵明歸去後千載繼流芳

○翁大立一十二首

大立字孺翁嘉靖戊戌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

吳謳十首贈蕙東金親翁出宰華亭

迢迢青龍鎮遙遙橫雲河田浸野水蕪菜直長坡豈不事力作歲取千倉禾當家良獨苦力竭猶重科里胥遙徵督縣吏頻經過有田豈不樂稅重將如何爲人莫爲農買田莫買多

茲茲田中氓輸租入城府有符役如狼有卒厲如虎上逢官長墮下遭卒胥侮但保微軀完寧論錢如土官輸曾幾

姚江逸詩卷之八

共南雷懷謝堂

何羨餘反無數鋪銖布未償猶然禁固待得還鄉問敝廬無完堵

舊徵未云已府帖重徵新昨朝銀花布今日金花銀侵晨趨城府薄暮徧鄉隣一身應重役重役無寧晨父母生我時胡不百我身殘軀被箠楚苦切難具陳寧爲乞市子莫作當官人

唧唧復唧唧促織鳴何悲貧婦當戶織及暮未晨炊裁成雲錦端展視光陸離言將市高值持此療宿飢牽帷呼隣婦宴笑顏愉怡少焉叩門者執券相招麾匆匆具鵝黍列

列焚屢屢承筐倍償貸徒爾心懣伊

鄉民不出鄉何曾識京輔官家督輓輸僉丁作溫戶給文總儲臺登數度支部盈虧日較籌未敢拘區釜中途忽遭



忠潔沒河淮許經年未能償還人涕如雨人憐征戍勞誰  
輓輸苦

亦有無賴徒僥倖起斯賤深討入沉淵飛談激流電結交  
羅貴公關節比丞掾持此于君侯因之事矜衛狐威恣公  
行肥身計誠便自非東里子誰能不爲貶何年誅此徒歡  
聲徹鄉縣

才子誰家夫言曾披統綺出入駕華舟青童恣願指結客  
少年場走馬都人市誇翺出巨貲光榮侈鄰里一朝被煩  
徑偈又從此始蕩產給公需辭家充胥靡今日貧家夫昔  
日豪家子

昔日豪家子今日貧家夫通租不獲已去作潢池徒朝焉  
出三泖暮復沒五湖白日耀戈刃生涯在苻蘆豈無骨肉  
姚江逸詩 卷之八 七 南雷懷詩堂

慕耳此遊畏途時官苦苛細法苦期嚴驅誰其軫我情我  
當更所圖

河清稱十奇中牟紀三異自古著循良斯民藉休庇歷歷  
今時宰廼蹈王成僞折節事逢迎偏心銜明智榮名苟可  
攀無論貽民累逢罹既如此憂懷日以瘁樂土將何之未  
識蒼天意

忽有丹鳳凰振振華亭谷飲茲金山泉憩彼崑岡竹一鳴  
紫霞生一舞青雲逐流光照中台脩影拂南陸吾民詫相  
見恍恍將誰卜得非神明來爲我中多福含歡理素琴一  
寫吳趨曲

### 遊赤壁

江右東來總勝遊雪堂風景又貴州梅花亂點周郎堡玉

樹平分蘇子樓山勢入江懸佛閣雲光度水露漁舟座中  
亦有吹簫者試問何如壬戌秋

### 姚江

浪花白魚迎棹江柳青青人倚欄歌館酒樓山郭裏盡  
舳舻流水雲間

### ○史 琳一首

琳字天瑞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喜談兵工於  
天官之學弘治末煥惑犯執法天瑞謂人曰是必有當  
之者已而戴珊卒曰未也不踰月而天瑞亦卒

### 送翁應乾之任貴州左藩

粵江正月臘初破嶺表南枝梅欲開省署花邊迎省佐春  
官天上逐春來薇垣退食公多暇石筍題詩夢未回聞道  
姚江逸詩 卷之八 六 南雷懷謝堂

子戈憐赤子使君行邁莫徘徊

### ○翁 廸一首

成化辛丑進士官至貴州叅政

### 江頭別客

清香一樽酒共上最高臺送客雨中去見春江上來雲奔  
巖竇出潮抵樹根回柳色淮南岸微聞戍鼓催



姚江逸詩卷之九

後學 黃宗羲輯選

鄒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倪宗正八十一首

宗正字本端弘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忤逆瑾廷杖幾斃出知太倉州入副武選諫南巡復杖知南雄加三品未六旬卽告歸卒賜祭葬追贈學士謚文忠與方豪鄭善夫最善故其詩云偶入棠陵眼難齊少谷肩又善奕京師國手俱遜之有小野集行世正嘉中固是有數名家也

長安道

姚江逸詩

卷之九

一

南雷懷謝堂

長安道上聲喧赫云是新封大國伯虎賁舊領殿前軍狗盜陰藏門下客劍履直入九重門樓臺兼并千人宅漫令禽鳥被光榮未離襁褓蒙恩澤天子之下稱一人天子威福關喜嘆白日挽回生氣勢青雲條上合緣因仗鉞秉旌奔僨帥排門入闥通錢神八驕霧擁熊熊士千騎星馳犀象珍車裝擔負如流水日日輪歸權幸里積玉堆金堪作山賁官粥獄真成市用比泥沙太不經欲如溪壑應無底財雄咲碎珊瑚珠貨奇預置邯鄲女南苑西山樂未休鑾輿又啟穆王遊放廣天行頗迷處飲馬長江欲斷流遠道風塵飛羽檄夕陽波浪打魚舟滿眼蒼黃勲業地幾人膏血晏酣秋古來惡極何可久覆轍相尋前與後兩虎共聞不俱生六龍反正復何有鬼瞰家今作獻歌天奪魄今集

凶咎市曹猶記李斯言開門豈容商鞅壯我昔長安憾此徒郎當瘦馬避傳呼未醒浮生莫鹿夢又看遺影木驢圖弱子豔姬形僵僕妖腰亂領血模糊三族之誅亦慘矣萬死不悟何爲乎

姑蘓歌

昨過蘓城偶有所見而述此嗚呼長民者不能示以禮義近其恩愛而風俗之敝一至於此吾故粗述其養生送死之不同以感動之倘得附吳謳而傳於舟人巷壁之口必有思其平生之奉而戒子孫以身後事者孝子仁人之心或可因之而生矣

湖水澄清山秀明水山照映姑蘓城中兒女驕且奢紅膚白脣髮青四腮鰓魚長腰梗純綿溫雅紗羅輕姑服食天下稱如何送死非平生嗟伊生長繁華散一死鬼隨風風平生骨肉愛逾玉一畚瓦礫波濤中莫言姑蘓山水好死後不得同腐草草木腐落還著土游覓無著啼霜曉姑蘓尺土如尺金人死不得入土一尺深

姚江逸詩

卷之九

二

南雷懷謝堂

省飲長洲舉人王公爵偕日高澄樹照銀塘斜掩窓窓透曙光疎懶正耽秋後枕風流却送卯前觴鹿遊花苑俄成古鴈過燕田亦苦荒康濟有才君正壯明時安得戀鱸鄉

蓬萊館小敘舉人鄭異齋何可齋因稱王天敘遣使致之不至噫余以俗吏偶暇地與時誠難數者而佳不能滿會能已於懷乎雖然春風萬里鵬翮高是固可望而不可致也

蓬萊館小敘舉人鄭異齋何可齋因稱王天敘遣使致之不至噫余以俗吏偶暇地與時誠難數者而佳不能滿會能已於懷乎雖然春風萬里鵬翮高是固可望而不可致也



鄭君何君一相見眼底文人屢稱羨如懷吾君天盡頭高  
飲誰家雪當面偶過竹院借靜閑頻呼茗椀重留戀仰看  
八極鵬路空正遇春風羽毛健

石峯書屋爲慈溪馮教諭賦

石刺山峯鬱蒼翠石刺山下白雲多草堂中開待高隱松  
檜日長水雪柯一泉寒滴洗硯沼九峯翠合藏書阿何時  
携手笑歸去慈湖一棹頻相過

竹堂寺觀梅

馬前新興賦梅花湖上青山亂暮鴉悵望林臯寒日暮愁  
逢風雪小橋斜分來清翫歸方外引得幽行徧水涯夢斷  
翠娥離別恨盈盈月色照腮紗

聽潮閣

姚江逸詩

卷之九

三 南雷懷謝堂

五月二日登吳山道人坐我聽潮閣萬松風雨坐來收白  
日猶疑風雨作開牕遠盼洗漾間平地一瀉銀河落初疑  
茶沸隔竹扇轉若壑壑相擊春滿城線車激午風亂坤蟲  
劃劃蛇龍悠然直過江天末千軍夜賊如逃鋒何當赤日  
燒青空借我一枕高卧吳山峯聽此解其意起鼓三尺桐  
携之遊四方洗彼塵埃胸君不見繁絲弱管謝歌袖聽潮  
閣上逢清晝

釣魚圖

醉後西風打釣槎浪花如雪濕衣簑老漁經慣渾忘却  
到黃昏日下坡

贈郭墅東

開徧菊花君別去重來還是菊花時老僧興好新成酒小

院秋深賸有詩此地賞心看滿把他年別思記殘枝可憐  
光景偏容易落日亭亭翠竹籬

藥畦

治畦君乃事老圃了平生抱甕石溪舁携鉏山月明菜花  
蝴蝶滿桑樹鵲鳴翠色新刪後朝來小雨晴

用韻爲蕪州錢廣文賦西青小隱三首

百年書卷隱西青茅屋風光半洞庭萬嶂雲霞連鴈蕩一  
湖風月占鷗澄高冠自製歌裁竹短笛頻吹和採菱地僻  
不來江海棹石橋欄外鎖浮萍

湖面春深苦自青苔痕隨雨上階庭茅茨夢破浮雲路蘭  
茝香生落日澄野史漸多書卷草官詞曾賦鏡臺菱楊花  
落盡愁初謝却怪東風又長萍

姚江逸詩

卷之九

四 南雷懷謝堂

憐君頭白布袍青詩禮兒郎喜過庭聖世獻牛耳在野沙  
田養鶴淺爲澄五言雜興多松菊一歲新登半茨菱湖底  
毒龍時作怪茅齋風雨枕青萍

夜訪方思道於江陰

短短江蒲疎疎柳短棹獨行午夜後水定但覺江舸走片  
月輝光轉皎然美人久俟山塘口

江陰道中用韻答金大丹

秋老江蒲盡滅青壺觴背酌處江亭寒雲脚薄低流月涸  
水痕高半閣澄滯目戰塵新鬼哭傷心詩句舊魔醒鄉情  
傾倒重逢處萬里蘭橈爲爾停

送紫給事石岡陞僉憲之福建

別筵未盡菊花樽一道清風出諫垣未遂歸休違獨願又



看拔擢是君恩宦遊南去江山好客思秋來感慨存封草  
閑來重展讀一燈細雨夢金門

題網魚圖

白白江波紅尾魚蒲花初發柳花疎江洲日暮忘歸去江  
魚上網不知數風雨大水猶不來窮筮且掛機頭楫

東昌酬謝工部

福建人名廷  
在商出上虞

東山之後有先生一片高秋倚玉衡山水百年元共社笑  
談半日見多情夢回春晝天涯近目送河流雪後清更藉  
威名開路穩推蓬卧對海蟾明

毘陵依韻答史先生

簾捲虛堂坐獨清一時懷抱向誰傾末由問字尋揚子更  
謝評詩托褚生綠樹江山撩興遠黃梅風雨送寒輕羽書

姚江述詩

卷之九

五 南雷懷謝堂

未得平安報醉把吳鉤拂紫纓

寶成寺和左方伯韻

踪跡天西又斗南生身偶悟已經三龍移雲洞留腥濕鳥  
度風林落羽珍一葦浮來曾卓錫乳藤深處卽爲菴登山  
忽動尋仙興欲借階前鶴作驂

麥莊

東隴小麥青西隴大麥黃細雨濕柴門鴉鳩鳴野桑天際  
微風來青波搖麥芒田家午炊熟餅餌生馨香白首歸來  
後閑情寄麥莊

夜宿翠微房

霧雨深深宿翠微市橋燈火隔江稀滿城雪意寒雲合遶  
殿風聲落葉飛人可通今闌有室路難尋處竹爲扉栢廬

香斷冬宵永獨坐禪牀擁衲衣

池亭秋霽

林薄生輝破翳雲忽驚秋色已三分風吹籬落新移菊典  
滿江湖欲採芹池光倒浸朱簾影雨意先收翠簾紋製得  
芙蓉衣勝錦天涯何處寄郎君

用韻留題楚芳方丈

禪心詩思共淒涼坐對梅花映碧塘菰米委田餘鶴俸松  
根穿水作魚梁驚心歲月吟中遣回首雲山夢後忘眼底  
功名成一笑宦途十載尚爲郎

哭董給舍濟之

豪氣如君負不平竟成一夢入蕪城雨前燈火同辛苦天  
外音書赴杳冥涕淚聊將知己報語言無以爲君明鯢魚  
姚江逸詩

卷之九

六 南雷懷謝堂

自是東溟物斗水如何寄此生

爲顧新山題畫用思道韻

久住水東溪欲往水西去一夜春草生溪路無尋處  
久謝市朝踪塵喧已隔耳驚我山中夢秋風落松子  
送許御史補之謫定州

落日長安熱市歌送君南渡白溝河春深花鳥俱無賴氣  
老風霜更不磨慷慨功名期晚歲脚趂岐路對春波帝鄉  
小謫恩非薄近日飛騰側陋多

戲簡段戶曹夢濕

芙蓉一朵映秋漪壁月流輝淨艷姿分付水仙多愛護江  
風涼冷不勝吹  
素卿爲毛世臣作



乾坤何處貯芳卿金屋當年浪得名不媿謝家明月號  
嫌杜子顰人行一緘心事傳牙筆八字粧臺置膽餅鄧鄧  
紫絲新步障庭前結箇水犀棚

阿妹千金粧寶釵阿姨千日繡羅鞋韶華於我偏無分水  
調何人獨有懷步月伴迷芳草路行雲夢落讀書齋春風  
意態無拘束笑逐飛花舞玉堦

靜掃蘭房畫半開山礬一樹手親栽自憐帝子嬋娟種敢  
恨唐王錦繡盃河漢波清曾獨泛雨雲情淡爲誰來嫣然  
芍藥難爲贈爲製當年玉鏡臺

白芎歌聲透洞房梅花香裏覩新粧繁華盡遣增風韻淺  
淡偏宜近月光分付丹青休著筆怨懃紅紫漫沾裳東隣  
艷冶空相妒寃夢驚回錦瑟傍

姚江迢詩

卷之九

七

南雷懷謝堂

苦憶江南楊白華楊花水畔是儂家官粧薄試何郎粉風  
味新供學士茶欲剪澄江爲綉練閑調秋水入琵琶紅塵  
未許輕沾染一段瓊冰絕點瑕

不寐

樓頭夜半度鳴鴻陣陣長衢走斷蓬關月塞雲俱各思歸  
鷄廐馬自秋風卻慚將帥煩西顧尤慮江淮缺上供公有  
平生豪俠伴相從東海斬妖龍

送客部張景川

水光銅雀視霞色錦鸞箋爛熳黃花候題詩向別筵春近  
登堂日秋清過嶺烟依依袍笏夢長繞五雲天

送鄉同年馮仁甫知江都

憶昔驄官伴相看今幾人驅馳今在路遲暮轉相親飛鳥

江淮道鳴琴雨露展瓊花應再發長慶太平春

次韻答張西峯見懷

華省清高依玉都綠槐晴晝鳥頻呼黃金世事今非古皓  
首郎官有似無笑領清風生北牖閒看殘雨過西湖久櫟  
人棄便疎懶尚有棋壇可著吾

雲霄積雨霽皇都鶴鶴樓頭若可呼新月簾櫳光尚未輕  
風葛苧暑全無燕歌古調空千古越客歸心渺五湖眼底  
勲名只如此逢時不作執金吾

送鄭少谷

少谷山人不肯住一春多病乞還鄉瓊花瑤草三山藥梅  
雨荷風五月航側倚乾坤觀世變行逢烟水弄秋光青猿  
白鶴知情性長候驚峯舊草堂

姚江迢詩

卷之九

八 南雷懷謝堂

祭忠臺 劉忠愍公球死詔獄我邑布衣成器用鷄

酒祭於龍山之頂後人名其處曰祭忠臺

滄江日落祭忠臺動地風雲鬱未開忠節重爲天下惜英  
魂疑向朔方來玉堂茅屋心相感白鶴青猿調轉哀片石  
差表倚峯頂野僧時上掃莓苔

清河阻風

直下黃河正急流逆來風力浪如樓恰是欲行行不得荒  
茅渡口暫停舟

白日河濱滯去舟風波百里迴添愁篙工不管前途沈  
醉斜陽卧柁樓

凱歌十首 武宗南巡

王師還向九江城秋盡長江萬里清卻就金山翫江水六



軍飲馬洗戈兵

龍虎山前競鼓笳舳艫千里住平沙水軍取醉春風裏日  
過金陵賣酒家

水靈巡邏佳龍驤村婦村童識帝王萬里風行飛檄騎兩  
涯星列掛燈檣

金陵直下望揚州天上黃龍翼綵舟江漢朝宗今古地東  
南玉帛會諸侯

淮揚今歲動謳歌澤國田田熟晚禾但得君王長賜福不  
妨戎馬日經過

此日旋師威武揚山川形勢固金湯縱觀太祖開基處萬  
乘兵車過鳳陽

落日江湖萬頃秋烏龍弄尾打魚舟從來天網難逃避彭  
姚江逸詩 卷之九 九 南雷懷謝堂

鱗長鯨已繫頭  
如何吳楚弄戈兵不顧山河帶礪盟天子威靈過漢室黃

麾親下亞夫營  
小醜成俘未足論一番風雨洗乾坤四家子弟封侯會六

等功名曠世恩  
鼓笳催發龍江月旌旆橫分鴈障雲禮數親臨楊宰相功

名新重霍將軍  
燕門贈華仰山

獨樹村邊秋日輝澄江霽色映羅衣五年湖別今相會江  
上池臺半是非白首交情偏縵縵青山途路自依倚樽前

舊訂湖居約爲我先栽翠竹屏  
次韻答方棠陵

新洋塘上走詩筒七浦潮生雨半逢回首年光何可挽驚  
心世變轉難窮各欣顏色看今日自信交遊有古風公役  
翻爲閒暇地佳山佳水好相逢

上天竺閣上  
山中有高閣盡日白雪橫禪榻棲松影棋枰亂竹聲蹉跎

塵世事留戀野人情與在憑欄處持盃待月明  
天竺見思道題詠

棠陵遊興十分豪此地登臨第幾遭信手烟雲塗寺壁打  
頭風雨著官袍竹邊茗椀泉香細月下梅花句格高忽憶

白茅觀海處小蓬燈火聽秋濤  
持衣篇

擣衣復擣衣擣衣對明月玉腕白於霜月色同皎潔西風  
姚江逸詩 卷之九 十 南雷懷謝堂

暮地起塵沙凋我朱顏與怨嗟似爲郎君報邊信愁心此  
夜繞天涯踟躕停玉杵雙淚下如雨生來不識字無由致

私語憑將衣上針線跡一針一線疎復密行行宛似相思  
書開絨見之燈火夕

南臯草堂行贈邵方伯公  
姚江江上足容與草堂突兀江之淑千丈光輝映斗牛九

重夢寐兆霖雨經淵藝數白虎通文第武階黃鶴舉閭閻  
門開棠樹陰珊瑚珠長蕙花渚憶昔先生就傳年抱書提

硯此周旋題橋磊落風雲筆宰社公平雨露權萬言策定  
先憂日八卦經探太極前塵埃欲辨諸龍隱霄壑俄驚鵬

鶚天先生始辭草堂出草堂從此歸物色駿步群空渥水  
涯鳳毛彩溢丹丘窟王家寄託日重煩宦路驅馳轉超逸



石田圖畫景依倚越客吟哦意蕭瑟中外翔翔三十秋拂  
衣歸問草堂幽旋馬廳前書帶秀浴陂池而筆花浮山中  
宰相蒼虬珮雪裏神仙白鶴裘蓮島園臺尋樂屐蘭洲芷  
浦採芳舟草堂蘭蓋年年發時弄秋鴻度佳夕五侯歌舞  
遺豪華九老昆勿聚仙客靜養菩提謝藥方咲吐芙蓉擬  
詩格流波淨練長不收傷人指是玄暉宅

百川先生竹橋十景 選四

箭山擁翠

箭山高萬丈空翠拍天浮雨意長含潤山光爛不收斜拖  
白鳥陣倒洗碧潭秋娟娟若可攬獨倚夕陽樓

東溪觀漲

溪漲一夜生亂流縱復橫山脚吞欲盡浪頭翻未平高張

姚江逸詩

卷之九

土

南雷懷謝堂

拔扈勢微動乘槎情此理忽吾悟一氣自虛盈

西坡曉牧

曉牧烏犍去一坡春草豐烟溪熟途路鄰伴狎兒童隔越  
豺狼道平安牛馬風野歌反扣角此日慶遭逢

北野春耕

細雨勃鳩啼春風忙把犁雨足耜前水雲翻未後泥深耕  
盡犢力厚獲祝豚蹄帶經看未罷小憩夕陽西

南溪

南溪先生住溪南碧苔門徑石爲菴千峯萬峯水華動五  
月六月秋氣溼倚竹高彈流遠響傍花新汲洗餘酣蘭蕙  
青苔烟雨裏幽情如對百花潭

中秋次秋江韻

蟾宮四際布華雲疑是嫦娥炫繡紋樂事不知過夜半時  
光正好又秋分蚤音有意依吟席竹影凌輝似舞裙幾處  
庭臺共明月爲誰戚戚爲誰欣

樂閒

樂閒家傍秘圖丘擾擾中閒轉念頭明月清風相主客青  
蒲黃菊自春秋百年過半聊知足萬事從今可自由一炷  
清香供獨坐半空山色夕陽樓

曲徑

城市園林地一屢細開石徑去還旋籬根畦角相迴抱柳  
影花陰復補牽遠縱野情閒步裏緩尋春意獨吟邊偶時  
佇立殊忘返雲滿青山月滿川

文山別墅

姚江逸詩

卷之九

土

南雷懷謝堂

我憶文山別墅莊清江一水路茫茫鶯花好景還相過鷄  
黍佳期偶自妨早促春耕驚犢睡老耽夜讀聚螢光草玄  
亭下天長畫猶喜揚雄髮未蒼

白芙蓉

芙蓉花白白於霜花上添霜稱素粧淡抹烟容秋有色淺  
凌波面月同光玉人夢破吳綾帳粉蝶竟迷野水塘漫說  
錦官城外景却嫌紅紫闌春芳

次東溪公韻

自古瓊花不可栽芙蓉傳種向秋開羽衣人遠重成夢玉  
佩香消似再來清淺水邊梅借影高寒天畔月分胎艷詞  
麗句今無興一洗齊梁滾滾埃

除夕



年來除夜客邊過頻禱無由去舊曆  
愁更比隔年多欲憑蒼草占消息忽憶梅花發笑歌銀燭  
半殘朱戶靜樽前試問夜如何

送王陽明謫官

一鳳鳴初日悠悠別上林流離文士命慷慨逐臣心但得  
精神健何憂瘴癘侵風花長滿目應不廢清吟

雲旌霞旆駕青虬此去逍遙歷九州山水於君真有分乾  
坤隨處是清游馬頭春色搖芳草江上閒花照白鷗風定  
長空舒望眼天涯高興一登樓

別海昌諸友

別愁無奈對春江痛酌豪吟未肯降莫謂杯深空玉壺還  
嫌燭短續銀缸花明海寺香分席月出烟霄影入牕湖海  
姚江逸詩 卷之九 圭 南雷懷謝堂

舟航雲水迹綠楊風細送回幢

別情深似桃花水把手重吟李白詩湖海一春多感慨文  
章千古共襟期清歌何處傳懽笑好句今宵寫夢思醉拂  
錦囊星斗影雄心一劍許誰知

溪邊

水落晴溪卧石灘百花風細枕潺湲東郊景色三春媚流  
水心情半日閒鷄黍逢君成一笑鶯花於我了無關小舸  
忽擬乘明月放下澄江第幾灣

寧波天寧寺留題

綠水青山到四明南湖臺殿十分清圓分細雨蒲葵長座  
引清風葛亭輕樹影萬重藏海寺潮聲百里入江城雲霞  
一片東溟色願破波濤踏玉鯨

婁江阻風

江村寒日淡無輝時候迎冬雪意肥飭水欲蒲風裏亂穿  
雲鴻鴈日邊飛道途書史堪乘暇波浪帆檣久覺危欲向  
漁翁問生計五湖烟月好同歸

嘉定道中贈鄭宜簡

畫船燈火照澄江一路歌聲雜鼓鼙霜後鱸魚初入饌月  
中楓樹半臨牕賓朋會勝真難再詩酒魔深未肯降眼底  
物情如會意寒波鷗鳥自雙雙

春夜吳門袁君携酒過舟中用韻

潺湲流水吳城曲江境偏宜帶月觀宦况愧非韋刺史詩  
名偏並鄭都官雲開雉堞綠江轉風定鳥巢傍樹安寂愛  
梅花伴清賞一枝彷彿玉堂寒

姚江逸詩

卷之九

圭 南雷懷謝堂

同方崑山過蕪城錢進士宅夜酌聯句復用韻一首  
吳楚詩兵氣壓瓊縱橫白戰醉中簪菊花入壘初成酒尊  
菜行盤半濺油落筆驚人如破壘飛觴到手不停郵劇論  
世事占消息復啟朱扉看斗牛

中秋

淡雲罩月影朦朧高柳幽篁軟帶風遙念玉樓寒氣早喜  
聞鐵騎戰塵空蛩蛩階下催秋老鐘鼓樓頭報夜中人事  
悲歡光景異友朋佳會幾人同

紅葉

一葉舞尊前心驚春暮天游蜂今不管啼鳩正堪憐送客  
秋千里臨江錦一川輝輝新月色低照傷離船  
極目疎林外依依映白雲綠江濃似染礙日遠如焚春景



且三月秋光到十分飄來又飄去愁思共紛紛

游天平次王梁秀才韻

青絲壺檻作山行藤竹根侵路不平樵擔兼挑茶簍出茅  
簷斜閣酒旗撐蝶隊裏花迎扇虎豹叢中各應鉦一望  
傷心千古事荒阡廢塚半無名

山行纔了復江行八角春盤食案平鷄炙隔廚聲偏腍魚  
羹閣筋骨又撐價高蕪市經年酒響潞江入夜鉦爲說  
亡吳興廢事城門忽感子胥名

王揮使送至吳江志別

白苧衣成雪色娟瓊瑤一段愛清妍別情無奈三江口詩  
句相知十載前烟深竹麓漁歌歇風定蓬應燭暈員茶竈  
書牀留話久吳門重見散人船

姚江遠詩

卷之九

辛 南雷懷謝堂

用韻答管秋江

幾年皂帽挹風流喜托比隣地轉幽烟火數家同旦暮功  
名半世異沈浮山臨屋上還城郭潮到堦前卽渚洲金榜  
玉堂君次第草亭爲我採春秋

次韻留題古虞費氏園亭

蕉葉亭幽可譜書雨餘蕉葉遶亭舒池萍漾日明魚錦堦  
草和烟沒鶴裙枕畔茶經翻舊註筆端花品寵新除相逢  
偶傍青溪路欲向桃源問所如

雨意微雲外炎天似早秋東堂翻晉帖西壁掛吳鉤長夏  
多清夢閒居謝舊憂階除沙月白江漲下飛鷗

雨夜訪南坡

烟江樹色與城平浙瀝孤蓬落葉鳴淡月烏棲驚不定暗

潮魚陣闕相迎忽思風雨良宵共獨傍波濤逸興生一笑  
草堂清夢破燈前重泛菊花觥

與百川先生遊化安古寺步石子橋膜色將合遇

歸僧

落日青山靜疎林黃葉飛野亭詩客散古寺一僧歸白雲  
溪上路新月竹西扉雙猿先入定爲我護禪衣

韶州道中依前韻

茅屋逃亡半故基麥黃豆綠是歸期青山石斷今爲路蒼  
海珠荒尚有池花鳥驚心沾短袂風塵回首憶殘棋眼前  
人事沈吟裏月色淒涼泊水湄

富陽道中

細雨秋江道蕭蕭落木清草痕隨岸斷浪勢與雲平微夢  
姚江遠詩

卷之九

未 南雷懷謝堂

過諸鐵梅醉中信筆

野色如描青間黃晴空搖曳淡烟光疎籬落落無關鎖浦  
引春風入草堂

姑蘓圖

我昔曾爲太倉守問災三吳忙奔走十朝風雨不開晴洞  
庭水接白茅口波浪飄搖欲飲問稼穡爛泥雜蒲柳村落  
逃亡烟火稀春風燕子不知歸今朝偶閱姑蘓圖重重樓  
閣映江湖華堂笙歌按檀板彩與簾幙垂眉蘇吳趨坊間  
門道眼前佳麗今稱好不知茅屋與蓬門日色荒涼半秋  
草安上門有鄭俠賢有圖直獻君王前乃知畫者抱深思  
丹青豈獨絢山川



次韻答白樓

年來養壽與天游，衰白於君未上頭。  
松壑臨庭偏耐晚，秋田附郭已登秋。  
吟邊白石爲詩榻，醉裏青山落酒甌。  
鄉社留連宜共老，生同弧矢歲同籌。

吳航謠

東吳有客船爲家，眼前射利爲生涯。  
青年兒女把篙櫓，紅絲繩映包頭紗。  
姑嫂相逢偶泊處，隔船呼喚邀吃茶。  
船尾半蓬斜日輝，倚蓬對緝鞋頭麻。  
願言明春買賣好，十錢買朶杭州花。

郊行過呂翁

乘興獨行江上秋，風烟極目送江流。  
野橋突兀可呼鶴，村雨蕭條且跨牛。  
午饌偶過親戚話，春畊先與老農謀。  
丈人姚江逸詩，卷之九

相見猶強健，笑折黃花贈白頭。

野居

野居復傍野城隈，野人情性轉悠哉。  
雀馴只爲庭不掃，燕嬾亦緣門晏開。  
夢裏江湖隨几案，花前風雨洗樽壘。  
唯有青山解吾意，一簾秀色枕邊來。

于震六首

震字孔安，正德丁卯鄉舉，知福安縣。倪宗正楊撫皆執經其門，晚始爲詩。

答倪本端海棠已謝之作

酷恨園林花芳菲，有時節終此幾點紅。  
開門又成雪欲携一觴酒，趁此香未歇，歎息花靡知無待與留別。

答倪本端見贈

陡傳車馬至齋舍，有光輝短刺門。  
花侍從衣青雲，懸滌倒白髮笑，依違勲業諸公事。  
無妨世路危。

海棠

暖催紅艷出花根，粧點南雄太守園。  
春過海棠無別艷，詩經坡老有名言。  
空廊月過頻燒燭，小院風來欲掩門。  
盃酒未傾開欲盡，異香誰解爲招魂。

罪言

半世詩書詠太平，白頭何意見戈兵。  
當塗有虎人爲肉，列郡無人氣作城。  
殷廟功勳存七聖，漢郊雲霧暗三精。  
書生一掬憂時淚，洒向西風欲滿纓。

北來軍壘幾時平，官府無人解治兵。  
豈謂干戈是凶器，木來樽俎屬書生。  
麟符玉冊權空貴，鉞馬金戈勢轉橫。  
歎息姚江逸詩，卷之九

廟堂天地隔白頭，無路清長纓。

次倪本端遊山韻

長時簑笠小江濱，不上龍山又幾春。  
賢王好賓欽盛會，腰風晴日屬佳晨。  
層軒醉墨留高唱，破壁新紗換故塵。  
林壑不消京國念，每依南斗望嚴宸。

嚴時泰十四首

時泰字應階，正德辛未進士，歷藩臬，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征都蠻，陞南京工部侍郎致仕。

出城尋山

雅負山澤情，平明出游衍。  
崎嶇既經丘峻絕，還步嗽征衫。  
清露濡飛蓋，和風扇角巾。  
何亭亭垂蘿或相冒，縈紆度林涇。  
草樹益慈情，怪石蜂房懸。  
清泉龍吻濺，古洞閒無人盡。



被白雲占箕踞就芳陰聊以憩吾倦美芹慨展殘月懷續  
春薦班荆遵澗曲浮觴自流轉幽易遺好音起竟不可見  
含情倚嘉樹日暮增縷縷憶我東南來于時歲方晏春狂  
忽已夏近景迅流電不樂復如何嗟爾玄髮變

無題

紅樓珠箔臨江水上有美人美無比藏羞背立不轉身眼  
穿腸斷愁殺人須臾轉身正好看北風吹船去如箭

客途卽事

傍汧維孤棹荒村試一行樹皮聯蠹蘭沙際墮鴉翎落日  
半歸壁寒林葉掃僧無人同此景吾自適吾情

夜泊在沙湖孰然客思孤天陰啼野鬼目黑拜妖狐瘦影  
搖風燭寒灰撥瓦罌小童無事累卿睡費人呼

姚江遠詩

卷之九

尤

南雷懷謝堂

鼓楫晴江上悠悠客趣嘉斷山雲與續高寺樹相遮流水  
時翻鯉風橋獨立鴉滿前吟料在惜不是詩家

暮叩西禪寺相從寄此身詩書十餘束僮僕兩三人寺古  
佛漫像年荒僧訪貧小鐙先煮茗一醒倦精神

夜永禪房坐令人百感生風寒欺火力窗紙學弦鳴入定  
僧難見鼯眠僕有聲苦無知已在誰與話深情

擁裘成獨坐心事付詩評僧舍和冰冷羈愁趁雨生春回  
親佇望歲盡僕催行雙淚窮途裏何殊阮步兵

和韻

野境行難盡垂鞭凌馬遲泉聲喧壑烟色罷晴枝聞傷  
消塵慮憑高動遠思晚風催太速爲訂更來期

飯普惠寺

連鑣尋古剎斜日下山梁野雉鳴深谷林花映小堂當階  
翻藥影隔竹度茶香望翠巖巒色幽懷更渺茫

華巖洞

鬼斧何年鑿青蘿滿壁懸花香浮水山雲氣逐風旋頗爲  
微官縛那知野衲眠晚從城市路塵霧復紛然

宿香山寺

城闕西來獨此山平生幽夢喜初看高臨絕磴身逾健俯  
視塵寰瞻卽寒雨後嵐光開絕壁風前松子落空壇須臾  
醉倚斜陽外極目川原萬里寬

客途除夕

客中過節無人事閉戶聊爲習靜謀鑪爇且寒添火炷瓶  
梅不老隔年留譽知虛及還生喜夢得非常亦減愁吟罷

姚江遠詩

卷之九

辛

南雷懷謝堂

紙牕添霽色新陽恰好轉檐頭

出門

出門西望夕陽斜客路迢迢萬里賒歲且幾終將改曆事  
非得已復辭家渡頭落葉空隨水天外寒雲忽變霞愁絕  
雙親無倚仗弟兄俱是在天涯

○駱用卿六首

用卿字兩山正德戊辰進士除南海令遇異人授以地  
理之術嘉靖中用之以卜永陵仕至兵部員外嘗奉使  
過山西題韓信廟李空同見之曰此題誰陰絕唱也山  
西士大夫因空同言遂作詩板懸之倪小野曰近日不  
信詩而信人也如此哉兩山仕宦不達嘆曰天生駱兩  
山願作相埋術士乎



述懷

秋滿舜江月春滿龍泉山春山照海月綠野花幽閑憶昔  
披綠髮舉手撫天關清聲厲閭闔古調落人間青霄一大  
鳥長颺忽吹還歸來卧山海雲日澄心顏皎皎三花枝應  
招我相攀

有感

門外風塵日日生春愁對面苦相迎黃金臺見千年跡白  
玉河聞百鳥聲拖地朝紳難闊步撐空詞筆媿虛名幾回  
欲問懷芹客何以當時獻聖明

恨別在友人樓上作

一上高樓憶仲宣旅竄依舊入風烟孤雲望海八千里雙  
劍離鄉四十年蜂蟻肝腸淹魏闕文章精彩射吳天北山  
姚江逸詩卷之九

書屋何時到一榻松濤萬壑泉

寄家書

年來游子轉頭初一味清貧樂有餘賣得詞章完酒債封  
回試錄當家書兩山天地春風動生號兩萬里沙場壯氣  
舒惟有宦途猶未熟逢人下馬問何如

寄贈小野倪先生兼謝招隱

青雲揮手一浮烟小野堂開綠野天母老辛勤勸水飯子  
多今古好詩篇江山落鬼無人笑金石詞章有世傳東閣  
幾迴延海川虎勞賓榻對娟娟

題韓信廟次韻

逐鹿中原戰々壇一劍漢光輝足曾躡後猶封土心  
未猶前尚解衣黃石不驚炎火熾赤松先伴白雲歸英魂

漫灑荒山淚秋草長陵久落暉

○任重四首

重字士弘正德已卯鄉貢累官工部郎中

次倪小野韻奉答

午夜休驚負壑舟依然病間得猶輕塵掩扇頻還笑虛  
殿傳書去復留日色重迷金闕晚香芬消盡錦城秋鷄  
下社誇公子昔日朱衣今白頭

四十餘年雲水踪披衣自起撞晨鐘亡羊岐路天將曙走  
馬沙隸露叢濃深閣含情教鸚鵡小牕掀恨對芙蓉一盃  
忽聽春宵曲宛轉新腔意萬重

嫋嫋香芬度水來笑談疑是嚮春雷燕雛辭壘身千里蹀  
躞行盤日百回金縷風流歸白苧玉絨消息愧喬才休嗟  
姚江逸詩卷之九

漢事如流水此意都從醉裏灰

雜樹幽花認取難相思千里夕陽殘白頭鴛侶情逾好紅  
顏相妃濕未乾日近簾櫳春獨永夜深閨閣憂先寒韶顏  
欲共豪華盡咲倩傍人仰面看



姚江逸詩卷之十

圖記

卷之十

後學 黃宗羲輯選

倪繼宗重訂

鄔景從彙刻

○胡 安三十九首

安字仁夫嘉靖甲辰進士歷官知衡州府陝西苑馬寺卿有趣庭集曹能始錢牧齋皆選其詩極多雋句而鄉邑之中反無知者彼列文苑者爲何人乎

古意

君常命駕來我亦乘舟去且作漁樵人共向烟霞處浮雲非有心幽泉不知數傳聞石屋寒無人能久住

衡湘吟

姚江逸詩

卷之十

一 南雷懷謝堂

大山何崔嵬小山亦自高大山摩霄漢小山翫波濤出處各有適模擬徒爲勞古來肥遁客豈必依廟朝

閨思

君爲塞外風妾爲塞邊草颯颯如無情焉得顏色好昨聞隣父談又在交河道寒衣莫寄將恐君歸亦早

秋日

朝見芙蓉霜暮聞梧桐雨縱有清夜月秋光復幾許賓鴻自北來野泊未有主耿耿銀河開無人見牛女老至自悲秋空階聽蛩語流螢照我床餘涼生白紵樽中酒不空與君忘爾汝

有感

花開復易謝花謝令人哀泫然厭春雨何如花莫開月來

復易落月落傷人懷中宵寒露零何如月不來有琴欲絕絃有酒欲傾杯譬若已逝波誰能使重回來者日以近去者日以遠故人今已矣已矣將安歸依依夢中見安知是與非

山翁

山翁不知白髮垂閑行溪畔采花枝兒童拍手休相笑我亦曾過兒童時少年不開易得老老來愈覺閑中好携花且置松竹間慙慙莫放春歸早

山行

大松矗立逼星斗小松亭亭出岡阜我來倚樹欲掛冠肯日巢由今在否知音誰奏中散琴交歡誰飲中山酒忽驚樵父下寒林數聲長嘯碧雲深達人似厭市朝語轉入幽

姚江逸詩

卷之十

二 南雷懷謝堂

最何處尋

客中

星光璀璨如欲曙鷄聲啾啾更相語客轅將發轉踟躕萬里邊關從此去落葉流波次第愁不知何處度深秋共君對月輒相憶縱有浮雲亦倚樓

閨意

涼風動袖湖波起岬頭月影如秋水連房摘盡蓮葉低含啼轉向芳閣裏征鴈還從北地飛山川何處不沾衣應知薄倖思羅綺不着年年寄到衣

江村

綠柳陰陰深幾許閒心欲共黃鸝語背指滄江坐晚風客帆何事瀟湘去隔江烟柳掩孤村渡水飛花欲到門自折



松枝向茶竈客來應得當清樽

江上

松閒呼憤不知骨滿地花香夜來雨枕流漱石客未從明  
月自隨波影去不倚清溪卽對山正憐倦鳥帶雲還朱門  
華屋多車馬何似幽人早閉關

至固原

久作塵埃客無因駐顏北穿金佛峽西望玉門關病草  
回春岍輕鴻度遠山竹亭新見日如向故鄉還

獨坐

清夜不能寐三星照我裳螢明初度竹砧隱欲凝霜烟澹  
峰逾翠園深菊更芳熟游關塞路不省是他鄉

山居

姚江述詩

卷之十

三

南雷懷謝堂

晨起渾無事山居日信長偶因花運雨漸作草堂涼泉響  
琴分韻苦痕屐帶香無人共尊酒獨立待斜陽

江上

扁舟徐引故園賒思繞名都作夢華鳥道子規啼古木龍  
城白鴈宿寒沙館娃尚憶陳隋曲梁燕空尋王謝家可愛  
長安清夜月誰人來照滿蹊花

遇風

連日尋春到酒家東風作惡賸黃沙已曾報過平安竹祗  
是吹殘富貴花冷落茅簷閉社燕微茫水澤閑宮珪流鶯  
何處傳消息却讓垂楊得歲華

西湖

路礙花枝手與扶微吟不覺到重湖仍尋和靖閒居地還

勝錢塘舊掛圖古寺鐘鍾雲外隱寒松照影月中孤釣舟  
莫訝無人繫一片冰心似玉壺

自叙

長龍未遂擲風志暫作滄浪汗漫游卽引烟霞歸石室步  
隨鷗鷺下蘋洲書常插架誰能讀富欲執鞭吾所羞却憶  
莊陵桐水上清名千仞釣綸收

秋日閑行

蒼松偃蓋覆吾廬俯視澄潭可數魚風到乍迴流去葉堂  
飛時照讀殘書西山拄笏氣應爽北海開樽坐未虛游屐  
轉從雲畔入朱門寂寞近何如

春日述次

香氣侵人渾欲睡夢閒猶憶是清明風和早計花無恙雲  
姚江述詩 卷之十 四 南雷懷謝堂  
過長憐月有情遠岍曙光開物色中流帆影送江聲南來  
纔覺離鄉土更數典臺兩月程

江村

常年抱病卧江村賁得春膠手自溫閑戶草玄心獨苦臨  
池飛白興猶存欲開未放花依檻似別重來月到門此意  
市朝渾未解塵機贏少共晨昏

溪行

寒溪新漲未全消欲泛漁船隔小橋花塢曲欄愁徑滑酒  
村懸旆喜風飄荻蘆斜映隔峯月僧寺閒聽入海潮莫論  
春明如遠別詩竟點點已難招

山舍

荻屋初成蕙水濱空思陶謝作芳隣月如佳客過清夜花



似離人去隔春萍掩小池魚躍驟聚垂深院易啼頻每嫌  
佳景多遲暮欲問陰晴竟未真

冬暮

客裏常依湘水曲詩情宛在灞陵橋重巖欲瞑頻看月荻  
清初乾正作潮賣藥穿雲人自識烹茶掃雪客相邀小窻  
彷彿梅花發試問春光隔幾朝

春游

農家見慣村中景却問春光何處新山鳥羣歌花帶嬌野  
麗酣睡草如茵霜浮竹簾初含粉雨浥松鱗不受塵行盡  
山溪人未到祇應樵父是比隣

途次

客路青山幾處同無緣解轡暫從容寒梅漸發茆齋後古  
姚江逸詩 卷之十 五 南雷懷謝堂

相多生石徑中鬼窟藏時常苦雪鶴巢懸處不驚風安能  
棄俗尋真隱長此浮埃嘆轉蓬

雨中

着屐仍開竹逕行春光黯淡不多晴未愁遠道泥初滑正  
喜懸唾水自鳴鸚鵡晨呼長宛轉茶蘼曉發最分明江村  
近日蕭條甚鷄黍相招舊客情

病後

病裏逢春懶倚樓空峒空憶去年游雪消高嶺涇流惡香  
散羣花春苑浮鄉夢總長還易醒營盤雖巧亦多愁田園  
燕盡忘歸去獨使人稱馬少游

有感

長笑何時向碧山歲華誤落利名關梅如輕別隨風下湖

似多情帶月還攬鏡誰能餽酒開尊暫許借朱顏欲如  
徐福尋蓬島縱未長生亦得閒

閨意

別夢轉香閣避人啼紅筋書回自玉關玉關在何處

溪行

未尋遠山約且向近山游車馬不來處郊原亦自幽

偶賦

乘涼夜坐數明星蒲院荷香酒易醒明日不論晴及雨小  
舟邀客過山亭

衡岳雜興

春光假我數日晴七十二峯同月明正喜農時田水足馬  
前啼鳥是催耕

姚江逸詩 卷之十 六 南雷懷謝堂

山回濕注石崖鉤度壑寒雲去未遙松畔扶苓無處劖創  
騎黃犢自吹簫

湘江

百丈牽風浪作山別情何必恨陽關蕭蕭客坐依燈影知  
是瀟湘夜雨間

旅途

帶雨雲來暑漸消即看亭午似清朝肩輿不問湖南路處  
處藤陰覆小橋

寒夜

一夜寒雲凍小溪溪頭野雀作羣啼雪中不記歸來路曲  
逕平橋認馬蹄

前行



雲通巖屋帶江城暮客來游絲管鳴自媿知音非我輩獨  
從松畔聽泉聲

柳枝詞

惜取楊枝暮後朝未經攀折欲寬消閒中喜得無離別緩  
步春風灞水橋

○孫 陞三十七首

陞字志高嘉靖乙未進士第二人歷吏部侍郎南京禮  
部尚書謚文恪自何李倡爲古文天下靡然從之華州  
王維祺後出詞壇以衆人遇之至比之下邑王工而文  
格惟許不遺餘力願捧珠盤存笥之稿遂乃大行趙大  
洲曰李泉留心於詩何元朗曰孫李泉相對唯談作律  
詩之法不及其他又曰以清謹持己以嚴正守官一時  
號江連詩

士宦罕見其儔

恭題宣皇御製村樂圖

東日西皇布曉晴西風樹樹送秋聲永黍登場人意愜相  
建豐說歲功成披圖宛見田家樂問之云是宣皇作不作  
平陽夜宴圖聖主由來念民瘼丹青盈尺巧無倫寫出閭  
閻細事真圖平圖乎今尚新四海願作圖中民

爲陳樹舉題兩溪別業

海國雲深處高人卜築幽修竹橫一壑明鏡夾雙流興到  
題清竹機忘伴白鷗回思繫簪綬忽等虛舟

送劉明府赴瑞安次槐野韻

念爾之官地山川不負人一江清繞越孤嶠遠看闌乘興  
應題句逢時好立身贈君龍劍去他日躍平津

贈汝州金別駕

海內多鋒鏑中州獨宴然千門無折响二室有花研別駕  
官非薄王祥譽尚傳無令汝水畔唯誦古人賢

登峴山謁羊侯祠追孟浩然韻

千載羊侯廟巍然直至今山荒松徑古歲宴使車臨碑滅  
名猶在江流澤共深徒令謁祠者異代憶沾襟

稱賀闕下又違顏母夫人却之已乃署中獨坐

楚地值正元雲飛望蘭門慈親應進酒伯氏正吹埙何處  
歌鐘動長衢車馬喧誰憐遠游子孤館罷開樽

新春訪致仕奉管留鴈次康侍郎韻

游宦來江左流光又二年高門聊駐轂今歲是初筵青菜  
姚江連詩

春盤薦黃柑臘酒傳徘徊不欲去祇爲主人賢

簪弁諸年少誰憐老鄭虔中朝辭宦久南國擅名先避俗  
門常閉驚人句可傳惟邀同調子長此醉芳筵

送丘明府赴柳城

夫君游宦地言在瘴江邊野色多榕樹山聲亂杜鵑無嗟  
羈客遠須識古人賢柳子還祠廟松林藹碧烟

秋日過袁太史印席咏堂中菊用何大復韻

紫禁城西一草堂清幽偏稱石渠郎霜姿半裊琴書潤風  
韻兼和翰墨香莫羨龍山留勝迹浪言其谷是仙鄉帝京

此日逢秋爽細酌清吟倍有光

偶過袁子讀書堂繞榻金葩伴玉郎雲石娟娟寒映色風  
簾冉冉細生香自憐吏隱耽清賞每過花期憶故鄉無那



尋芳情大劇誰知文園貯秋光

訪隣居潘太史留觴前韻

西壁新開太史堂  
罷憐玉樹倚潘郎  
趨朝曉並天街馬  
散直宵分禁署香  
十載宦游聊此地  
一時鄰好况同鄉  
相過樽酒留清夜  
銀燭瑤圖滿壁光

見湖爲楊子題

吳山結屋插吳城  
城外湖光入座明  
巖樹澄花圖裏發  
牙檣畫舫鏡中行  
四圍梵閣穿雲出  
十里繚堤帶柳橫  
向夕清波搖素影  
回看桂鬼已東生

韻

袁太史奉使將歸同邢潘二太史携酒訪之用昔年

憶昔秋深識剡堂  
一時高咏集仙郎  
年華已逐流波逝  
翰

姚江逸詩

卷之十

九 南雷懷謝堂

墨猶披滿卷香  
十月梅花仍對酒  
四明才子欲還鄉  
人生聚散真萍梗  
攄醉清宵坐月光

送張觀察赴建寧

清朝使節陪生光  
千里奇游入建陽  
山帶田疇臨岸起  
石排戈戟繞溪長  
桃榔樹裏聞幽鳥  
杜若洲邊放小航  
更向武夷探九曲  
鶴巖龍洞是仙鄉

春祀山陵宿平昌寺中同應少宰尹司城夜坐次韻  
前郊花柳遍韶年  
冠蓋同遊逸興牽  
清話偶從蕭寺得  
新詩一任老僧傳  
石爐春燄能蛇火  
沙鳥晚棲遠近田  
相對感時成默坐  
惟聞松壑韻風絃

白下贈陳世鵬

白下重逢喜欲悲  
同遊翻憶少年時  
芸窗淨几常開帙  
繡

檻妍花競賦詩  
豹隱閭山多閱歲  
魚沉越海倍相思  
他鄉得其今宵酒  
明發那堪又別離

保定曉行

薊北冬寒霜露繁  
僕夫五夜促南轅  
使車星逐將千里  
茅屋鷄鳴又一村  
驛路猶殘微見樹  
人家向曙漸開門  
須臾海嶠陽鳥出  
閃閃旌旄陌上翻

旅館愁坐懷謝應午舊寮

家傍龍山在越東  
驚心歲序嘆飄蓬  
官梅昨夜江頭發  
戍火何時海畔空  
同侍金門情本舊  
閒題紅藥句還工  
蕭蕭羈客寒城裏  
幾度臨風憶謝公

立春後一日陳山人見過和韻

春風昨夜到寒枝  
有客相過共酒卮  
戎馬江干初息日  
草

姚江逸詩

卷之十

十 南雷懷謝堂

堂燈下劇談時  
交游同調元無幾  
鄉國斯文應在茲  
更約移舟湖水曲  
長堤惟待柳垂絲  
稽山深處白雲浮  
歸隱無如此地幽  
其飲菊泉能益壽  
細傾松酒足祛憂  
欲從林下尋新侶  
那復朝中憶舊游  
久繫簪纓成底事  
人生飄忽一虛舟

湖上

湖上携尊坐翠微  
山芳冉冉襲人衣  
春來水漲桃花紅  
後風和燕子飛  
一艇斜維垂柳岸  
羣鷗閒傍釣漁磯  
故鄉好景不知飯  
何用天涯每憶歸

游燕子磯

東林月掛夕陽收  
猶戀孤亭坐  
上頭自是眼前多  
勝槩怪來江左擅  
風流烟浮萬壑  
龍潭雲湧龍開  
護帝州有景



促歸題不盡良辰乘興擬重游

陳山人見過論詩再疊前韻

僻性耽吟詠愛才小軒今啓待君來山客在壁傳圖畫夜色當窻入斗台久坐漸移城上漏論詩頻進掌中杯唐聲惟有開元盛眼底何人合體裁

寄壽致仕戴中丞七十

歸隱芝山七十翁風神如鶴貌如童林花匝徑春長在詩客盈堂酒不空早歲冠紳聯闕下比來雲樹隔江東雪舟徒有王猷興遠道安能訪戴公

友人邀遊清涼寺移席後山

紺殿雕甍結構雄人傳梁王舊離宮同遊小苑看秋樹更上高岡坐晚風千里雲山飛鳥外萬家烟火禁城中偏安

姚江逸詩

卷之十

士 南雷懷謝堂

莫說前朝事今日車書四海同

徐二公子宅觀燈次韻二首

南朝公子鬱金堂爛熳鰲山紫禁傍停轂已誇良晏會改筵還向舊池塘月庭多樹參差影水榭千燈上下光最是主人能愛客春宵何惜引盃長

火樹星毵映滿堂仙僚共醉綺筵傍夜闌華月穿珠幕春早和風到柳塘南國王孫元俊逸太平簫鼓倍輝光君王應宴芙蓉殿直北凝看碧漢長

和吳山人小閣述懷之作

朝紳不繫一身閒五岳名區已遍攀老去懶馳雲外路春來惟看閣中山烟銷巖樹當窻翠雨過林花滿目斑獨倚欄杆成坐久天邊易背夕陽還

同年許會元宅賞牡丹限韻

幾樹紛紛散錦葩三春好景在君家初晴小苑鶯聲滑高捲疎簾蝶翅斜南園今憐重對酒曲江猶記共看花年來舊侶渾稀少莫惜深宵醉紫霞

徐公子宅賞牡丹限韻

多病春來廢酒樽官齋高卧避塵喧能令迂叟偏駘轂爲是王孫近闕園愛客真同孔北海策勲終比趙平原綺筵開處花如簇一段風光擅白門

留賓向夕更扃門簫鼓催花不厭喧色闌晚霞明寶砌香和小篆入金鐫梁臺賦客推司馬楚澤騷人擅屈原今代是誰倫二傑爲君題品牡丹園

送孫明府赴東莞

姚江逸詩

卷之十

士 南雷懷謝堂

南溟雪浪接天流碧島丹丘擁十州茂宰政成多逸興題詩應上海山樓

送翁尉赴南平

鐔州城下雙流合百尺浮橋卧玉虹官舍高依青嶂裏人家半在白雲中

題陳山人壁

六街車馬日駸駸誰識茅齋靜者心我獨題詩陳季壁庭中古樹嘯寒禽

嘗鮮楊梅

萬壑楊梅絢紫霞燭湖品味更堪誇自從名繫金閨籍每歲嘗時不在家

思歸



思歸夜夜夢郊居何事南宮尚曳裾家在越州東近海鱸魚味美勝鱸魚

○孫 堪二首

堪字志健中武舉第一積官至都督僉事趙浚谷有孫孝子傳

夏日訪海峯光祿於北郊新第

禁掖長依待漏堂華居今復借餘芳行穿竹卉愜幽徑坐久池塘生嫩涼宮月淡流河苑風微度藕花香談經說劍頻來往奕世相看倍有光

送吳山人還吳

長安相見即相憐一誦新詩一酒然天際此時看去旅月明何處聳吟肩江山笑傲清尊裏琴劍蕭疎白髮前幾度姚江過詩卷之十

因君觸歸思夢竟迢遞繞龍川

○孫 鉉二首

鉉號劍峯堪之子累官都督同知有思則堂前後稿

送王龍陽千兵使江右張真人道院先忠烈之抗逆

陽明之擒逆皆于江右故詩及之

先業圖麟閣承家有鳳毛金吾瞻日近玉節拂雲高仙籙供玄覽洪都緒彩毫試看遺迹在作賦吊江濤

送曾恪庵提學開中

春風一夜滿金臺使節西馳雨雪開秦地山川多勝跡漢臣詞賦擅高才棟梁久矣需時用桃李行看映日栽遙憶錦囊餘麗句薊門翹首望鴻來

○孫 整九首

整字文器官至上林苑監丞有漆園集行世呂文安爲之序孫正峯曰吾兄弟十人文器才情鵬騫海怒鬱於下位故發之詩文多傲語

惜花歌

惜花不是愛花嬌賴得花開伴寂寥綠盆小樹枝枝好金谷微風冉冉飄欲折花枝插遶首又恐花傷復停手每來花下每題詩不到花前不飲酒看花擬盡一年春春今未盡已愁人纔留片萼依前砌全落千英過別隣悵悵中妬花女畫檐不禁在風雨嫩瓣殘香一夜空醉愁蹀躞無語縱有星星點薛衣拾來已覺損光輝只應獨背東窓臥夢裏相隨高下飛

東魏寅丈山居修煉

姚江述詩卷之十

南 南雷懷謝堂

結屋山深處幽棲自太空簷垂楊柳雨門掩稻花風塵事端居外丹妙古鼎中枕書眠白日無客鬢常蓬

過北山田莊

山深無客到地僻盡蒼痕雨歇雲歸洞溪迴水到門磽确依別墅遠樹帶荒村忽歎胡麻飲歸來日已昏

九日東臯家宴

時序驚秋暮怡顏仗酒杯小山丹桂在曲徑紫萸開腸度千門雨人登九日臺籬邊花未發應絕白衣來

年豐足時雨初霽慰秋禾華髮疎狂甚青門佳氣多登高舒遠望鼓缶發高歌不爲頻傷酒朱顏老自醅

霽隱寺用陳水部韻

秋山曉霧散霏霏下馬看山入寺扉幾樹梧桐先落葉一



天霜露故沾衣地留勝跡詩增價洞鎖開雲夕不飛偶聽  
孤僧誦真偈絕憐色相已忘機

過湖觀楊梅

雨餘芳杜益凄凄湖上縹緲水拍堤六月松深山不暑兩  
塘烟鎖路還迷樹頭色艷楊梅熟葉底聲頻布谷啼獨往  
停車看不微隔籬誰唱竹枝詞

迴文

啼鳥獨聽怨殘更夢裏空聞幾見驚低扇拂雲歌曲艷遠  
香迴雪舞腰輕西樓悵望春花落北院愁看夜月明岐路  
覓人迷處處題詩有恨憶多情

幽居

冷冷新水俯長江來往舫車定幾雙開蒲芙蓉隄上赤無  
幾江遠詩卷之十 圭 南雷懷謝

○呂 本十首

本字汝立嘉靖壬戌進士選庶吉士已授翰林簡討累  
官祭酒已酉以少詹入閣辦事歷十三年躋少傅丁內  
艱歸林下二十六年八十四卒贈太傅謚文安有期  
齋集行世多稱壽送行隨俗之作今俱不錄

夏日雨後往泉樂園

索居屏垢氛結意貴無我衆樂聲名園衙門敞不鎖大道  
達東西曲徑分左右地遍遊豈疎節換景皆可況茲霖雨  
後清涼却炎火欣然遂孤往長風駕單舸山林藁市廛簡  
易謝鬼瑣避喧兼養病灌花較勤惰倚杖看雲生讀經據  
石坐萬類洽幽襟偃仰得安妥每有隣僧來啜茗談因果

悠悠澹忘歸不覺日西墮

往泉樂園期魏山人不至

潮生舟欲動纜解岸如移二里行將近三山望益奇江深  
魚出餌林茂鳥爭枝談笑堪隨俗無由共所知  
江上全無暑山中殷有雷凌波今未見行雨暮須來啼鳥  
隨時換名花應景開不知東海外何處是蓬萊

訪陳少野過海樵山亭

石徑繞旋坡山亭榜息柯問奇誰載酒試論憶懸河地迥  
塵氛靜林深鳥雀多更宜明月夜振袂一高歌

送周縝菴赴任留都

憶昔同登隨驥尾喜今復起觀龍光非關抗疏功名薄自  
是陳情歲月長但使赤心能報主不妨白首始爲郎春風  
姚江遠詩卷之十 圭 南雷懷謝

城西別業

幽棲自覺紅塵遠老病偏宜綠野閒釣艇迷烟留近浦洞  
簫吹月過中山手談相對今王謝心畫高懸昔柳顏更有  
竹君同石友絕無車馬駢江關

石假山新成

平地未能躋九仞洞天非敢望三台烟籠遠近高低樹月  
浦方圓上下臺無數名花開不謝有時啼鳥去還來杖藜  
到處淹雙屐乘興登樓一舉盃

賞芍藥

滿院綠陰春已歸獨留紅藥殿芳菲年年但得人相賞種  
種應開世所稀出幕試粧朝雨過倚欄欲舞晚風微日長



未覺高懷盡既醉還歌湛盞

黃醒泉楊望龍王槐江魏新渠過鬼園看花

爲愛春花結伴來蓮門早已逐江開路從三徑多逢鶴花

發千林半是梅但覺奇香清入酒欲看山色共登臺高情

不厭無供給杖履還當日陪

九日月雨同邵越湖黃醒泉楊望龍魏新渠登龍山  
欣逢佳節特追陪抱病來登山上臺宿雨乍收懸帶露浮  
雲欲散見蓬萊已聞塞外鴻先至何事籬邊菊未開誰向  
道前歌湛盞不知既醉更深盃

江連詩

七

姚江連詩卷之十一

後學

黃宗義輯選

鄒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管 浦三十首

浦字弘濟正德丁卯鄉舉任萊州府判倪小野詩秋江  
八句重當今秋江其別號也

送顧宗朝還孟城

龍江水落風亂鳴龍江水邊舟欲行玉瓶酒盡不成醉青  
衫淚濕難爲情問舟行向何處美人別我淮南去海天  
渺渺孤鶴飛回首江東隔雲樹高堂一笑壽且康弄雜載  
戲斑斕裳湖水梅花鬪清絕尋詩載酒還徜徉我欲東歸  
姚江連詩 卷之十一 一 商雷假謝堂  
歸未得風雨茅堂坐嚴棘故園平居有所思雙鯉憑寄  
消息

陳搏圖

十年蹤跡紅塵裏妾婦奸雄亂朱紫乾坤何處著閒身  
山風日聞清美蓑衣片石隨地安黑甜一枕腹便便山花  
野鳥共朝暮夢覺直到羲皇天神龍飛天海宇定騎驢入  
山大歡慶太平從今年復年睡老痴雲足幽興出作入息  
古有規閉眼何事無休期吁嗟治亂有翻覆高情逸想吾  
誰歸

舟行阻風

石尤動地連朝夕篙師無功楫無力咫尺春江隔千里浪  
花噴雪飛龍起荒村野渡四五家浦園南望天一涯買魚



沽酒破岑寂江草江花弄晴碧  
忽風回浪亦平輕舟泛  
泛入行白雲笑指還家路十幅蒲帆出江樹

題感異錄

冤鬼惺惺苦疑滯不雨飛霜古來異  
吁嗟水底難避蛙抱  
忿橫行等時氣四月五月依草塘玄冬怪底來琴堂天公  
故遣作詞證深情厚貌難終藏一軀白骨柔柔底州寒肉  
朽心未死青天湛湛日昭昭餘光直照覆盆裏片言折斷  
明且決幾載沉冤一時雪張公子公天下平今日新城古  
豪傑

刪菊圃中竹次于東溪韻

寸金寸土窄且貧四時空羨人間花  
龍山有麓起千仞蒼  
藤古木還周遮先生性本在丘壑買山築室重移家烟霞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一 二 南雷懷謝堂

窟裏自朝暮綠雲遶屋紛桑麻坡有菊今徑有竹分疆畫  
地無僭差竹鞭突入菊坡裏如人倨傲如矜誇盤根錯節  
肆遊衍菊苗狼籍存根芽長鏡削平日抱甕細心別換新  
泥少培根達枝勤熨理坡頭纔見回芳華坐待西風戰籬  
落一樽且對黃金葩琅玕歲寒亦高節斧斤何事忙來加  
君不見神禹平成功救民先爲驅龍蛇奔突擊撞聲悲呀  
竹根強梗菊苗弱一強一弱犬噬豕平生怪殺不平事豈  
容暴橫終紛拏吁嗟政權落誰手弱肉強食今無涯

遊神山洞

大星夜落嶺岬北化作奇峯聳空碧  
七竅玲瓏石屋開  
斧鑿無痕絕雕飾閭風玄圃遙相通龍盤虎踞春融融道  
人宴坐習靜久神清貌古顏如童白日飛昇不知處五湖

四海任來去騎鶴跨鶴乘綵雲山間風月自朝暮藥鑪磨  
滅丹灰冷甘冽猶存舊丹井塵埃隔斷花木深四時不改  
長春景典入雲山長有約春深纔試登山躋仰天一笑天  
地寬浮生何事游行難

播州道中

山青青雲英英孤村流水遠疎雨夕陽明鄉心一片正欲  
絕何處啼猿三兩聲

河橋晚步

夕陽紅半山寒鴉陣陣落橋西一片秋百感風前作

客夜

入夜雨聲亂燈前搔白頭數聲何處鴈併作異鄉愁

舟中雜興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一 三 南雷懷謝堂

江水淨於練江花紅欲燃長風一萬里吹送木蘭船  
漁翁一葉舟出沒風濤裏沽酒入蘆花醉臥蓬牕裏  
野店臨官渡輕風蕩酒旗吳姬裁白苧壓酒竹枝詞  
綠樹清江曲茅檐四五家白頭隣叟在閑坐話桑麻

題畫

百畝庭中喬木雙雙棲老年華笑殺秋鴻社燕東來西去  
天涯

峽中人家三五成隣宛然如畫圖中可愛爲賦

紅雨桃花一塢白雲茅屋三間島道何人經過柴門終日  
反關

江口夜泊

淺水蘆花宿武陽鴈聲和雨寒無端惹起江南興鬼



夢應先到故鄉

田家

豆花香暖木綿開  
禾黍高低錦作堆  
落日松風一樽酒  
石壕無吏夜深來

滴淚坡

亂石巉巖滴淚坡  
羊腸千仞出藤蘿  
任渠慣滴征人淚  
我自看山聽鳥歌

次韻西湖

白雲一徑穿林薄  
流水籬根送落花  
草色壓簾春寂寂  
鳥聲啼滿野人家

山家

石路緣岡轉碧溪  
壓檐桑柘綠雲低  
倚然門巷無塵到  
花柳江邊詩

滿閉庭鳥亂啼

草萍驛遇鄉人姚士傑

溪上峯迴見驛樓  
山雲低映石溪幽  
相逢何必論親舊  
纔有鄉人即勝遊

途中晚興次沂水分司壁間韻

此詩宜分作兩絕句舊刻誤

茅屋烟青半掩扉  
晚風涼透木綿衣  
舉頭遙望疎林外  
一抹殘霞共鳥飛  
長路關心趁雨晴  
晚山寒浸碧潭清  
停車却愛茅堂靜  
高捲湘簾坐月明

次吳雙溪贈行韻

驚看雙鬢改黧黯  
想流年清隱林和靖  
長吟謝惠連  
慙慙朝雨曲迢遙  
木蘭船江都知人意  
含愁鎖翠烟

松滋晚宿朱家埠廢寺

更闌公署遠不啻寺門荒  
臣響雜人語  
牆外足月先行厨  
烹野菜客枕借禪牀  
何處寒砧動悲更欲斷腸

次韻李大尹

歸期早已定不信別離難  
秋入蒼山瘦風高碧樹寒  
破牕千里思永夜一燈殘  
猶幸荒山下孤飛見鳳鸞

次韻夜靜

獨坐夜牕深殘雲破遠陰  
樹頭星影亂花外漏聲沈  
京國三更月鄉園萬里心  
臺荒人去遠誰復置黃金

楚湖嶺

路險盤盤曲天低事事幽  
日從山背落雲向脚根浮  
白酒三家市丹楓半壁秋  
回頭望城郭咫尺舜江流

下嶺至褚氏午飯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一

五 南雷懷謝堂

下嶺日卓午主人忙笑述  
開筵具雞黍分獵盛  
柘葵野碓春泉急山雲壓樹平  
欲行還繾綣臨別有餘情

安穩驛次劉宗伯韻

天香來萬里行役敢辭勞  
秋入蒼山瘦雲交翠壁高  
野猿揮客淚風檣亂溪濤  
安穩歸樵收驅馳媿爾曹

次韻楊村夜泊

泊舟烟水曲坐數短長更  
波靜風來細江空月到明  
雨雲評世故談笑足風情  
何處關山笛飛來折柳聲

○鄔憲一首

憲號翠湖嘉靖間貢士文集散失存曆論數篇

豐山

豐山約約白雲墩萬古藏靈  
鍾坤此山巖通孤子跡先



時鍾曉曉霜痕偏疑仙放飛砂漫看入鋤蘇萊根底是  
南山舊書屋日高三丈尚封門

○黃尚質二十六首

尚質號醒泉嘉靖己酉鄉舉歷官息縣景州是時越中  
詩人山陰有陳海樵徐文長上虞有葛公旦姚江則醒  
泉與楊秘圖詩筒往來風華掩映而醒泉文長秘圖兼  
精繪事尤為時所貴重

秋日同秘圖過四明訪馬魯原不遇

卜隱莢中數樹過四明馬魯原不遇  
僅容月山高常礙雲主人尋藥去庭桂自紛紛

過楊秘圖宅露坐待月

北郭楊君宅青山對草堂蒲床書未整夾道樹無行詞賦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一 六 南雷懷謝堂

裁秋思孟盤聚晚涼醉餘還待月露濕菱荷裳

剡道

春霜明劍脊曉發指盤瀧峽口雲填白峯頭日射紅馬行  
躡石上舟下亂山中自過清風嶺谿花漸不同

留別陸陽山年丈

把酒注新愁南江又晚秋重陽連夜雨千里未歸舟砧杵  
山城上芙蓉野水頭明年晤都下應在杏花稠

睡起

睡起展圍屏山窗晚更清鶴行梧葉徑雀聚豆花棚滿地  
流雲氣平閣射月明何妨憑石几閒聽煮茶聲

病起秘圖過山居有作次韻

卧病逢初夏日長真小年隔雲新買竹乘雨正分蓮山麓

鳴黃鳥溪橋漲碧泉偶因尋藥出一笑得清賢

過姚村

十里山程晚烟村樹影稠矮垣登吠犬委逕入耕牛石圍  
秋梨熟溪田早稻收自憐南市客斜日跨芳丘

送張鳳莖之任江陰尉

把酒都亭折柳枝相看足馬上春遲路從楊柳聲聲裏門  
對澄江蜃氣奇陳牒好藏張旭筆投金還索孟郊詩不妨  
為尉優詞學蘭菊由來有上知

秋日過石橋庄

村居廡近故山青郭外移舟十里城秋雨池塘菱葉簇  
陽籬落種花明田家舊識供新釀隣叟時過話野情便欲  
著書楓閣小不妨隨地老虞卿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一 七 南雷懷謝堂

庚午中秋無月同望龍近龍二仲小叙西軒

西堂秋半桂花丹小有孟盤共二難忽作暮雲蒙淨宇旋  
飛涼雨濕虛闌青燈里巷廡知己白首風塵喜罷官但得  
百年長此醉未須明月一宵看

留春舟中

秋晚開帆楓樹灣舊吳風景有無間平江雨歇新添水隔  
岬雲分忽見山千里客心紅葉亂數家漁火白鷗閒月明  
一繫嚴灘下聽盡猿聲聲欲斑

早春同諸紫橋徐天池諸公集白馬峯之大夫堂

自愧山陰雪後船喜從江閣共春筵十年往事談新息  
官汝上予數卷名圖見輞川畫觀之白髮花前能繼燭青  
雲座上有先鞭醉來欲覓西窓卧笑指徐生榻未懸

天也



事先

過孫孺人書屋有感

先生歸去白雲間，書屋依然在碧山。  
石徑雨滋荒蔓合，丹臺風積落花斑。  
春閒楚鳥憑巢閣，日暮鄰僧爲閉關。  
十載汝南同事客，相過能不泪潸潸。

挽秘圖高士

自從解綬入秋雲，何處看山不共君。  
十載論心成往事，一時垂淚惜斯文。  
誰收遺藁將千首，幾見行書有八分。  
時聽啼鵲江月白，媿無碑記郭公墳。

白雲寺次秘圖韻

一尊野寺三年約，十里溪風九月來。  
曲徑晴沙掃白菊，古碑遺篆浸蒼苔。  
天分羅壁秋逾迥，門掩松雲午未開。  
醉卧姚江遠詩卷之十一  
禪牀不歸去，月明有夢到蓬萊。

讀書釣泉山莊

繫棹清江訪紫霞，橫經孤閣近南華。  
靜看雲氣生松葉，時聽鶯聲出杏花。  
石榻月明誰得句，竹窓春永自烹茶。  
山中莫道無常業，每抱端溪洗澗沙。

初夏邨居

寥寥村落棟花時，處處空林叫子規。  
斑竹引鞭過別院，綠蘿延蔓徧東籬。  
燕乘新霽成巢早，蠶怯餘寒上箔遲。  
一笑龍山吟社裏，短筇來索夏初詩。

夏日喜還山居

一春多事淹城市，五月山居喜復來。  
屋角新陰生薜荔，樹頭時品熟楊梅。  
呼童掃石仍移簾，對客分泉更洗杯。  
幽鳥

似知逢舊主，夕陽啼向獨松臺。

秋日晴望

萬山晴雨正秋高，獨倚江樓首重搔。  
梧葉黃迷沽酒市，蓼花紅覆釣魚舫。  
故人雲漢隔千里，楚客烟霞見二毛。  
舊業尚存松菊在，一編惟把舊吟陶。

三溪道中

春水春山任馬蹄，晴午雨過三溪花。  
從境僻尋常發鳥向雲，深自在啼先隴松楸青嶂裏。  
舊家烟火翠微西，舊水故居得來詩句緣多忘。  
隨記肩囊付小奚。

春日同宋仲石望龍新渠北山龔莘野游花家山

扁舟日煖繫江沙，小座清盃撲柳花。  
野老冠裳便藉草，莊家兒女解供茶。  
出林幽鳥迎人語，起水時魚就地賒。  
却笑姚江遠詩卷之十一  
黃山競香社，一番春事費喧譁。

採茶女

女伴烏椎髻，攜筐去採茶。  
歸來笑相指，都插杜鵑花。

憶別

憶別江南忽暮春，幾番風雨度花辰。  
悲鶉處處啼相似，何事天涯聽更真。

海上歌聞淞之捷

海上誰興六月師，旌旗閃電走妖魑。  
因風爲報羣兇道，製鼓方臯王良皮。

都市垂楊紫駟健兒沽酒上青樓，雄懷一飲三千貫，笑指鎗頭血燭燭。

暮春



露濕丹藤蔓弱風搖紫梗花繁報道明朝春去留連庭院黃昏

○楊珂一十八首

珂字汝鳴號秘圖從王文成講學不以科舉爲事自放於山水之間天台四明題咏殆遍每遇白雲滿谷負巨甕納之紙封其口置之草堂俟天日晴朗引針縷縷起於紙隙縈繞梁間呼朋以爲笑樂祠宇觀側石橋時爲暴漲所壞秘圖書醉卧石三字於上水亦迂道避之其高致如此所臨晉唐帖得其神似書法與徐文長齊名而王元美故以險怪目之以一時藝苑共走太倉秘閣文長皆不屑也

憶天台

姚江遠詩

卷之十一

十 南雷懷謝堂

憶昔遊天台山深杳無極下有桃花源上通班竹石洞門長自開白雲滿丹壁道逢採藥人授我雙飛鳥幾幾蹈八方垣垣無形迹回視東溟翻坐看桑田易天地本無始萬化一瞬息永懷在黃雲樂哉宜真宅

遊四明盤桓韓採巖

雅性耽幽寂仗錫遊四明山深多麋鹿古路無人行雲締見峯影松際飛泉聲荒林滿黃葉落日寒風生越溪復登嶺列石多縱橫仙巖採名藥續紛皆落英願言攝奇踪九轉還丹成

遊白水洞天

白水渺天末直流懸兩崖登高值佳日賓朋爲之偕清風滿杖頭壺榼隨青鞋飛觴更歡飲坐依前崖弱齡秉奇

尚片雲長入懷未遂烟霞想徘徊青山不待人白髮生髮涯終當結茅屋長此煉金胎

之四明山居經南嶺

遙遙四明居幽路經南嶺寒烟護遠村旭日穿林影茅屋四五家石田兩三頃山鷄啼竹籬野鹿走峯頂霜濃柴葉白澗曲泉聲靜清暉到處佳幽趣何人領願言長休哉使吾發深省

石愈

四明八百里獨此著山名路險入無跡山深石有靈望中丹闕近坐處白雲生從此頻來往晨昏過伯經

遊雪竇宿環公房

旅倦投禪榻無風荒殿開歸雲隨鳥至入夜有僧來古榻曾留月陰廊半積苔勝遊殊未已早晚向天台

姚江遠詩

卷之十一

十 南雷懷謝堂

宿仗錫雲巖上人房

日落半林晚苔荒古殿秋斷巖留藥鼎枯壁挂松毬澗轉泉依竹天寒月近樓平生尚奇覽應愛此山幽

宿夏

策杖授茅宇羣居生亦安石泉分酒味野芋當盤餐樹密雲藏澗山深歲易寒寥寥會真境終日得盤桓

携酌白雲寺

寥落前朝寺秋雲草木疎樵迷深壑逕僧老白雲居閑果供仙茗山肴雜野蔬酒餘詩興發歸路月臨渠

遊九姥山

其有登臨賞翠躡隨杖藜晴林古寺寒石照雙溪草嶺



雲長住蘭山路欲迷更憐幽絕處時聽野禽啼

訪賀溪倪氏晚歸

林泉遍幽賞秋盡又經冬日暝禽依樹烟深犬卧松荒茅  
觀野境意水聽村春爲訪倪寬宅經鉏欲問農

與韓兩峯曉泉訪馬魯原孫石窓兩溪背南肖木小

岡諸昆仲夜話

一訪南山宅相逢對落暉竹窻敲夜雨石榻卧秋雲樹老  
風聲細泉香酒味芬定知同聚樂千載共斯文

登寒巖釣臺過宿仗錫寺

羣峯萬里接蓬萊飛步寒巖見釣臺俯瞰過雲開遠嶂靜  
聽遠瀑拂輕雷漫傳入境昇仙術曾向天台採藥回下榻

更思依古寺頓令心地欲成灰

晚江逸詩

卷之十一

丰 南雷懷謝堂

晚發上莊宿孔石王氏家

晚步上莊問舊知早田初熟穗離離漸看風俗隨鄉改更  
覺山川到處奇島向村邊投樹遠泉依壑底度雲遲更隣

野外多供給酌同扶醉酒卮

晚步大嶺行宿千丈巖石徑

仗藜經雪竇諸嶺亂雲深落葉荒山裏奇踪何處尋

天台許來亭

懸涯百里入天台臘月逢僧許再來不似當年兒戲夢等  
閒卽作法華臺

滴水巖

滴水巖頭隱玉龍赤城山下海雲封天風忽散千重錦人  
在青霄倚碧空

石新婦

新婦誰名赤石精玉容高映碧霞城年年化作千峯雨流  
落寒溪不盡聲

○黃嘉仁 一十五首

嘉仁號半山九霄之子九霄以畫菊名世共知之而半

山之詩情致宛轉知之者鮮矣

述懷

萬物榮枯得細評盈虛有數見分明窮將入骨心猶壯老  
倦趨時夢亦清詩壓尋常騷客句題留江海散人名逍遙

壁立羲皇上兩眼從渠白與青

秋夜述懷

明月蘆花合作秋夜深人靜思悠悠清砧搗碎一牀夢短  
笛吹來萬斛愁酒易欺人紅上臉雪難饒我白盈頭江山

晚江逸詩

卷之十一

丰 南雷懷謝堂

莫笑行人老行盡江山老未休

春日卽事

權入東君一歲華又徵吟料付詩家梯山有脚雲將雨綉  
地無名草自花風通笙歌深院鳥月明鼓吹小塘蛙何時  
載酒東郊上收拾乾坤春意賒

西湖圖次韻

西出錢塘數里遙路通竹迳晚蕭蕭山當好處儘多寺地  
到斷頭方有橋詞客往來尋舊跡老僧相對話前朝予今

足躡青雲上回首白雲不可招

和李義山無題四首

策路香塵失舊踪促粧慵聽景陽鐘芳心似水朝宗急幽



恨如絲着雨濃春圃自應憐芳藥秋江誰與採芙蓉劉  
郎莫歎蓬山遠只在湘簾第幾重

竹外羊車夜不來歌鍾何處奮春雷五更殘夢時相接一  
寸柔腸日幾迴紅拂有情知愛客綠珠誰識解憐才蓮房

老盡蓮心在肯與秋風化作灰  
楚水迢迢會晤難更堪多病怯春殘杜鵑啼老紅猶濕精  
衛情深海欲乾半壁輕烟蘭葉暗一簾疎雨杏花寒可憐  
織就迴文錦不得夫君帶笑看

塵埃無扇蔽西風望望蓬萊弱水東謾道花深無路入却  
憐藕斷有絲通青銅羞對雙娥綠綠筆慵題一葉紅十二  
欄杆閒倚偏不將瑤瑟怨飄蓬

迴文二首

姚江建詩

卷之十一

西南雷懷謝堂

天倚青山一戶開綠苔生地絕塵埃先春報柳藏鶯早晚  
歲栖松有鶴來賢聖對時書滿架主賓惟處酒盈盃年年  
度盡忘名利烟外溪山新柳栽

山外郊遊記品題雨過春柳隔鶯啼寒消草野新生發暖  
遍花林半整齊斑竹亂圍山角寺翠松高卧石頭溪還思  
倦客歸途晚閒鳥棲時紅日西

送別

湘山遠寂寞漢水波清漾一片別離情盡在河梁上

卽事

離落西風埜老家閒看景物感年華柳衰荷謝芙蓉老交  
割秋光與菊花

述懷

年年春暮客天涯愁見東風颺柳花自歎身如梁上燕營  
巢長傍別人家

秋曉

木葉蕭蕭欲脫柯紙窗殘月影婆娑西風也不從公道破  
屋人家分外多

田家

烟拖艷色入蓬窻一畝平田隔草塘暮雨初收新水滿藕  
花香雜稻花香

○管可成 三首

可成字僊客副使稷之子早有才名孫清簡以女妻之  
亡而再娶不得意遂棄其家業浪迹江湖工書法有褚  
遂良蘭亭平生寶之晚而無家出必銜袖以行余所住

姚江建詩

卷之十一

西南雷懷謝堂

乃其故居壁間有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八字劈窠徑數  
尺見者莫不歎其天矯嘗與黃忠端同學忠端寄之詩  
曰僊踪飄泊遍滄洲想見歸懷百緒愁繞繞長途殊自  
苦油沉壯鬼欲何求應知毛骨生難換須識乾坤老自  
休易水歌聲羽徵在寒雲漠漠樹聲秋又曰知君原自  
渥洼安落拓人間作蕩兒四海才名鏗律呂半生事業  
負弓箕飄零第宅皆無主囚寄妻孥傍阿誰我亦泛波  
滄海客與中偶爲北山移

江行

櫓首坐孤篷長波翳遠空荻灣漁棹雨茅店酒旗風枯槁  
江湖夢虛無歲月工狂來惟欲醉悵悵暮雲紅

贈姜對陽別墅



青紅濕牕戶新就辟疆園地辭花迷徑江春船到門清香  
焚柏子幽韻理桐絲牀上棲禽影穿林嬌月痕

代友人贈喻姬山樓

整日聽潯潯樓頭坐玉顏四牕都是竹一面偶無山昵枕  
風情軟低幃月色閉西溪明日路回首憶雲鬟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一

去南雷懷謝堂

姚江逸詩卷之十二

後學 黃宗義輯選  
鄔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陳有年一十首

有年字登之嘉靖壬戌進士累官吏部尚書謚恭介事  
在舊史鄒南皋曰一代冢卿功實爛然者王文端襄忠  
定王忠肅馬端肅是時六卿時得召見內無壅蔽外無  
阻隔故得以發舒生平邇來宋莊敬孫清簡與公志在  
報國皆不得席煖去然不屈不撓之節即起王寒比德  
絜功何後先焉吳興丁長孺特爲三太宰傳恭介其一  
以爲上下百年所未有也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二

一 南雷懷謝堂

讀歐陽圭齋比干墓詩有感次韻

玄鳥聲微毫社荒一身九鼎決存亡不難瀝竅酬商室翻  
恨封骸屬武王世遠風雲猶勃鬱秋深草木自蒼茫經行  
何限詞臣淚掩卷歌殘落日黃

新正次仲兄韻

白首相從又一年故園喜共拂衣眠兄閒已葺先人第我  
病將無舊日田鴈影差池行自後椒花傾倒酌誰先山中  
甲子堪同記何物浮雲莫問天

蘿巖雪霽

杖策啓禪關層巒恣所攀足危猶選勝與劇總成閒曉漱  
雲端石晴看海外山蓬心殊自失十日未言還

除夕早寐



小閣一牀寒牀頭夕掛冠髮將心共短人遂歲俱殘鄉臘  
餘生度王正詰旦看三彭何事者吾夢故堪安

元旦憶兄

憶昨歸來兩閱春尊前兄弟歲華新如何蒲柳先衰者忽  
作屠蘇後飲人

秋意

高秋賓鴻亦依依歲歲沙頭問釣磯不似梁間雙燕子纔  
逢寒色背人飛

蘿巖卽景

開牕面蘿巖天空山月白問余胡不眠悠然不自識

六十初度寓蘿巖山中作呈二兄并示諸子

閑余生當孤髫年邁殷憂脫身烈燭中勉事詩書遊樵芳  
姚江述詩卷之十二 二 南雷懷謝堂

帝寵靈敦琢懼詒羞北堂晚不祿罔極恨焉醺有懷均已  
矣孱生安足偷拊往若旦暮歲月忽已邁冉冉薄耆年涉  
世多習郵過大罰猶淺德微福洵浮果與天威會敵風激  
鬱攸舊築仍成燼遺書不可哀微將七尺免其用一枝休  
知非真震惕居約匪窮愁駸駸見改歲朦朧通降婁屬富  
初度辰感惻心倍怫傷人殊未解妻兒亦復咻百歲能幾  
時忽如駛水流胡不開嘉譙杯酒接綢繆咄咄聽余言所  
處實不猶蓼莪豈堪諷蒼昊寧悠悠劬勞此何日戲豫敢  
爲謀語罷興攬衣逝適巖泉幽緣磴高入雲寥廓頽蒼洲  
巖端結菴古竹樹枝相樛中有三四僧荷鋤理來甍長揖  
逐道旁問余來何繇辛苦凌空山將無慕浮丘吾生固有  
涯喬松難與儔爲愛曾嚮官稅駕聊淹留梧雪烹山茗占

風前麥秋陟危梧持樽藉僻道紛糾有時還散步無事得  
凝眸歷歷社中梓依依隴上楸日若睇荒址身疑倚敝樓  
離曠憶吹塤徘徊路爲麥驩會姑無論深衷惻莫絀大易  
稱善補詩人詠聿修謙盈有至理禍福展自求懷哉矢勿  
護斯言倘可譬

登蘿巖清隱院次二檀先生韻

蘿巖巖局霧襲牕振衣直探藥珠幢巖危白鹿通欽徑  
曲蒼虬鎖斷紅百里龍旋青入檻萬竿從倚綠侵淙星臨  
睥睨連涯雲護浮屠卓地雙晶晶嵐光逕薄漠荒荒海  
色近吞江元精渾沌嶠爲闢星斗霏微我欲撞佳霽恰當  
離畔菊清遊真負剡中艘碧山好峙來何暮白首窮躋與  
巨降倦處雲根卷作枕吸餘雪乳注盈缸謝公屐齒寧辭  
姚江述詩卷之十二 三 南雷懷謝堂

執鍾子琴心豈在腔盡日高風衝立壁深春霽雪轉枯格  
虛疑鷄大隨仙鼎實見松筠隔世囉袍影穿林尋鳥伴鍾  
聲專壑數僧擬憑空覓接中天翠習靜還窺太古腔幾度  
滄桑無已局千秋朝市有飛鏌迴知氣獨函關紫遮莫塵  
兼屋宇麗潦倒人生憐物候登臨吾土軼他邦開參禪偈  
非貪佛老藉君恩許釋扛忽漫觀詩傾下里伊誰把酒續  
長杠滿前羣玉居然舊聊琢峯頭一片紅

葛公旦陳思恭過訪蘿巖讀壁間楊憲副詩重其善

用險韻既別公旦斐然有作投余從吾窩中藥餌  
稍問勉步訓覽併致思恭

散髮招提畫掩牕寒林浙瀝灑禪幢時當憔悴移孤枕客  
有恩慙度絕紅今雨捫蘿青似沐故人載酒碧於淙烟開



霽登峰元並潤入宵臺壁自雙促座一燈隣禹穴占星  
里得虞江浮雲高檻空中出澹月疎鐘物外撞陶謝可逢  
應授簡蓬瀛安在欲連艘支離色借談間起忼慨心從觀  
止降嶺岫亡論金粟界松篁且對紫霞缸試問山靈如有  
約却參天籟別無腔潭幽倒映明河水石瘦長懸大地椿  
病寬九還除是隱交憐二仲定非癡投瓊初憶勞亭接傾  
蓋翻增別鼓撓歸夢連環春冉冉征途脫駕晚恹恹藥鑑  
我寄祇園樹詩筆君飛武庫鐔剡曲情深真見戴鹿門風  
遠悞呼麗廟廊湖海憐浮世德業文章愧此邦豈謂楚然  
聞玉趾竭來何似滌塵扛芳菲已識蘭堪襲斐臺猶期錦  
作杠誰道琪花偏異域吟邊草木儻成扛

○姜子羔九首

北江遠詩

卷之十二

南雷懷謝堂

子羔字宗孝嘉靖癸丑進士授成都府推官以卓異召  
嚴世範求賂不應用常調轉禮部主事累遷陝西副使  
終行太僕寺卿太僕幼侍文成講席輒有所契易簪時  
賦詩精一爲何物良知亦是閑是豈僅與詩人爭一聯  
半句之工者然俊爽之氣涌出於行墨之間亦復不可  
掩也

登峨嵋絕頂吟

君不見大峨之山盡西土乃是軒轅之臺列仙之府我騎  
飛龍叩天戶九州歷歷皆可數俯窺五嶽如培塿分明雙  
袖空中舉初由平陸瞻青冥丹梯翠壁亦鳥伸而  
猿引斯懸舉而雲升下視大壑萬仞何惟見長蛇  
八螭挂絕壁之蒼藤危巖險絕未畢積雪令人轉蕭瑟

初疑雲自石中生寧知日向雲間出普賢巖前雲日晴  
光倒照何榮榮曄然五色相照耀有若虹蜺跨海掩赤城  
祥光瑞彩不可卽又如天孫織女機中成是非山澤氣無  
乃陰陽精須臾雲散日西走光亦隨雲隱巖口乃知一見  
真奇遭况復陰晴固難偶對此喜極心神舒思之不得翻  
躊躇閉戶空山但寂歷聖燈又出南山隅初看一炬何趁  
起少焉萬簇皆東趨神奇鬼怪事殊絕銀燈火樹焉足娛  
歸來作歌但坐嘯還問山靈有意無

登九華之半大雨如注

白龍倒掛天公泣花雨冥冥萬楓濕我行不斷水聲中須  
臾身向空中立落澗飛湍轉喧急紫芝瑤草誰當拾此時  
清興頗蕭騷此際峯巒百無一吁嗟山靈亦太珍千奇萬  
姚江遠詩

卷之十二

南雷懷謝堂

怪俱紛淪芙蓉天柱竟安在雙峯五老惟雲屯山鬼叫嘯  
颺颺喧哀赤鳳兮愁青猿谿山咫尺若萬里漫漫天地無  
朝昏且須飲酒陶清真鸞鵲虎瑟聲益振黃金之竿行千  
巡那能坎廛纏其身君不見晨風吹來涼氣新雲蘿漸掃  
開青旻開青旻皎白日九十九峯如畫出與君大醉拈秃  
筆石上題詩山鬼立

五老峯歌

君不見齊雲之山奇復奇精靈融結當坤維天門紫霄皆  
秀聳更有五老窺兀西南陲崢嶸萬古勢不拔直與元氣  
相追隨頂門之松已千尺苔侵無有完鬚眉恍如雙眸借  
日月赤霞之蓋青霓帷紫麟白鹿玄猿綠猿歷四時以並  
列惟漱石以餐芝手如招我登天遠問之何爲來遲遲授



以寶訣珊瑚枝飄羽翮天風吹彼我相視俱不疑得非  
山嶽笑無乃陰陽期乾坤會合信有時請從五老無他之  
班竊之隨蒼龍脂回轡轉鳳同所怡人間之樂無有此我  
何爲乎復有人間思須臾霞彩映山麓夕陽西下峯之足  
坐對老人歌一曲裁雲請向山頭宿我偕五老峯爲六

過趙公雅葉葭園

聞道義之宅東臯接比鄰登樓美清夜幽賞口相親蘭氣  
時熏帖鶯羣且近人風流千古事彩筆共嶙峋

汎萬金湖入大慈寺

花雨淨氣埃仙舟鏡裏迴湖平孤嶼出天淵萬峯來雲掩  
全藏寺山青盡點苔惟餘孟夫子迢遞獨尋梅

下嚴寺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二

六 南雷懷謝堂

一入招提境登臨思已牽地將金作界山以玉爲泉僧定  
魚皆出江空月自懸虛巖尊者像幻跡至今傳

上嚴寺

天邊高士駕雲裏梵王家糾宇千峰映丹梯一磴斜何年  
開石筍盡日下曇花欲識登臨興相看轉法輪

山人陸畢淵訪余若耶溪上

白鷗何處忽飛來獨立耶溪釣者臺握手秋霜俱到鬢論  
心夜月且啣盃荷香尚染西施色彩筆真傾小陸才誰道

柴桑門巷僻黃花猶爲故人開

六橋

六橋春色麗如何十里桃花競綺羅馬踏香泥穿玉樹人  
移錦席醉銅駝空青不斷峯頭落粉黛偏宜水上多頗似

桐川春色裏一船明月卧漁簑

○孫鑛四十一首

鑛字文融萬曆甲戌進士故事會試第一例改庶吉士  
是科罷選授兵部主事累遷左僉都御史關白破朝鮮  
以兵部侍郎爲經畧與本兵議不合回籍起南京兵部  
尚書事在舊史司馬喜讀書六經子史字櫛句比丹鉛  
數遍莫不各出新意與鄧人余君房論文長篇累牘不  
少假借猶可見先輩讀書之法也

重讀史記

昔年十二三受經心未足間從先公案竊抽史記讀如傾  
領索珠粒粒光射目繙繹四十年但苦讀未熟頃歲暫舍  
去博搜期滿欲上探嫗嫗與下拾汪王獲無何意不遂仍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二 七 南雷懷謝堂

返龍門麓此時境界別轉益機鋒觸相隔曾不久相契乃  
愈篤再購細帙來細將鉛筆續笑殺蠹魚子爲目不爲腹

齊王孫宴坐齋

小齋蔭重樓疎窻長案對筆硯各受職服玩如排隊禪床  
存古法木樞出新製盆間草色潤簾外禽聲碎檀麝香五  
發儒佛書不次主人留櫛畢終日坐齋內弄筆期悅心展  
卷取適意頗亦具功課但不干榮利不阻名僧來問引佳  
客至此意誰與同惟有陶韋契

同藥美度管允中陳子木史子復集楊太素宅

藥君詩中匠乃不識三生一接盃酒軟頓爾忘骸形論文  
兼評書如挹芝蘭馨楊公雅好奇名畫懸滿廳古帖堆案  
間燦然宋典刑因辨定武疑自笑箇蘭亭憶昔蘭亭遊無



管絃脩觥今日有管絃曾非世俗聲史子口中噓余亦指  
下鳴柯亭竹有奇幾餘桐果清向晚明月來移席坐中庭  
仰面看白雲都忘疎雨零晤言足爲娛何事博塞爭罰爵  
無申約佳章孰先成倘伴間里間觴咏良暢情

題王貞伯五嶽遊冊

向平訪五嶽究竟能徧否岱宗人多登非止魯國叟退之  
誠感神雲爲靜衡阜如何陟華山驚悸欲狂走希深入嵩  
高徒自享敞帚恒山阻塞北望祭借培塿自昔浪遊人向  
外未聞某陶朱湖詎五吳莊州未九貞伯志何宏掩五爲  
已有初遊始南嶽祇携雙赤手撫竹辭雌雄摸澁認科斗  
猿鶴爲先渠鹿豕爲良友蔡笛常在袖顏瓢應繫肘溪送  
胡麻飯花傾瑞露酒何用糧三月但課詩千首餘嶽雖未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二 八 南雷懷謝堂

題畫扇

至兀已神先受按圖路可計捫蘿徑非陡縱有他山償不  
使此心負膏肓脰泉石夢寐寄林藪足似便崎嶇身每憩  
峒嶺阮孚屐幾量謝客才一斗年齒雖蹉跎精神善抖擻  
勝遊姑勿談壯志足不朽

覃思室十首

道豈隔千載言須成一家披吟常見寶字句欲攻瑕自極  
天邊鴈神凝院裏花睡醒重定稿啜盡幾杯茶

五言都尉取本紀史公傳石室奇才盡河梁苦調宣雄深  
揚赤幟憤怨失朱結此意空同解誰能更造玄  
力猛陳言去思深新句來驚人求杜穩好古貴韓裁竹色  
侵書案花香襲酒杯無人共商訂掩卷獨徘徊  
此理入杪忽沉思神共傷且看聰外晝時聽樹間簷無後  
何由捨因筌始貴忘子常與優孟俱是叔敖裝

每愛盆栽草頻看石長苔案間常有景戶外絕無埃詩眼  
時雙貫文賜日九迴無能追往哲徒自費鑄裁  
山上雲垂幕階前雨散絲草除翻嫩色桂老復纖枝聽鳥  
因生句傾盃不礙思篇成自諷詠未遣海鷗知  
昨宵吟未竟今早句還來莫訝韻他出何妨篇並裁輕風  
頻拂柳細雨欲迎梅款坐繩牀上前牕暫一開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二

九 南雷懷謝堂

抖擻初晴日沈吟傷午時每嫌編出早不怪意來遲竹褪  
新生粉花開舊發枝從他塵務擾此樂自吾私  
一室真堪老千年任說才文心聊獨賞俗眼莫相猜草色  
蒙茸出禽聲變換來昨朝新稿在閒誦亦悠哉  
陽貨亦云似畫龍徒得形須防奪朱紫誰擅出藍青短草  
色侵砌殘花香滿庭擬元猶未敢應愧子雲亭

閑居

流光元駘蕩幽意任搜尋書向竹邊讀詩從花畔吟自憐  
家數小轉覺病根深安得天恩需輕拙拙宦簪

小山

餘土積亭間堆來成小山殘花勤買種亂草量加刪萬里  
峯纔峻千金石不頑寧知幽絕處都不離塵寰



冬日偶作

世味今諳否年光奈暮何寒天陰更短俗客避仍多強把  
膏油繼權將福性磨生平精進意莫使易蹉跎

余君房枉過卽事

何地惜分袂茲辰歡倒樽蓬心俱盡未霜鬢各增繁古道  
慰寥寂今文細討論輝輝千仞上威鳳羨孤鶩  
避世慚年晚留賓喜道同梅天逢不雨竹院幸多風非馬  
談難盡雕龍道未窮門前初破徑送別恨匆匆

乙史伯晉新茶

姚茗論精品佳園獨占春黃寒露裏嫩綠焙雨前新倦眼  
繙書澁枯腸構句貧願分芳鼎味一醒睡鄉人

葛公旦餽後山茶

姚江連詩

卷之十二

十 南雷懷謝堂

正擬搜千巷徐看綻百花忽驚霞外使分惠雨前茶掃砌  
風初定侵檐日未斜旋移銅竈至欹坐試纖芽

楊太素招飲次韻

文風斗室清詩理寸心明律調難兼古雄才或不英麥秋  
今始至梅雨昨先迎李白馬堪倚曹瞞槩任橫

共期援後進安敢倚前賢笛漫做三弄談誰驚四筵談辭  
離白馬雅調貴朱絃步步勤趨古芳風庶可旋  
俯仰千年句枯腸日幾迴朋儕聊具黍詩興不緣梅細考  
杜陵律寬行金谷孟提攜諸俊彥還仗子雲才

小亭

一任紅塵滿市廛小亭風景自悠然巖邊翠篠含風細籬  
外黃花帶露妍對酒最憐秋月月開編更惜晚年年不啻

杜老耽佳句却訝莊生著雜篇

草亭遙對萬峯鬼四面軒窗盡日開半點飛塵無處著一  
輪明月有時來疎籬背檻常看竹鬆土依山欲種梅莫笑  
小園無半畝此中日涉亦悠哉

飲史伯晉山房

高齋對酒思飄然爲近南山爽氣偏紫竹粉消枝更綠碧  
桐花過葉仍鮮棋當蜀道商榷下簫度吳音展轉圓竟日  
淹留渾不厭瓷罍還向夜深傳

酬榮美度

積雨生寒思負暄種瓜誰復傍青門居常自謂心無繫靜  
久方知病有根可奈馳駒催白日多慙啼鳥勸清尊精勤  
遠謝江都相半載支離不到園

姚江連詩

卷之十二

士 南雷懷謝堂

簡楊太素

三畝蕭條陋巷中勞君詞翰破蒿蓬寒花映日宜春動晚  
稼如雲報歲豐剌爛屢酬鋒太險臨池小縱法逾工才情  
總向禪機出猶恐羣鷗訝海翁

齋中用前韻偶成

小隱何妨城市中短牆環棘戶編蓬吟詩遠遜歷城李作  
字猶慚鄆縣豐白髮寸陰真自惜青山三窟竟誰工機心  
未易消磨盡對酒空思抱甕翁

花影用前韻戲作疊字體

密密疎疎灑灑滿牆更憐欹欹復昂昂盈盈乍作倚門笑皎  
皎如呈當牖粧池面溶溶掇水色索頭冉冉惹虛香微微  
時借輕煙罩去去來來繡閣傍



贈武林王隱君

混跡牆東意自遐百年心賞寄煙霞軒中玉磬堪爲友湖  
上蘭舟卽是家絲障每留重九菊瓷甌常闢小春茶相過  
更有清狂客載酒携琴興未涯

葉少宰同劉朱二司成遊牛首有作次韻

野外朱欄敞妙關樓迷烟樹亦人間禪家久擅千巖勝詞  
客能尋兩日閑落洛長松懸洞口咿咿桑櫓出江灣獻花  
猿鳥今安在欲訪遺蹤一入山

枝頭語鳥尚間關沙際秋光濃淡間勝槩無如江左最官  
情每向寺中閒征帆墮影嫌林隔却轡尋幽喜路灣是處

峯密可舒嘯故鄉何必買青山

半載棲遲未出關名區祇在搖摩間阿誰能盡諸峯勝果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二 主 南雷懷謝堂

否堪賒半日閒竹裏借房隨處好松邊覓路幾重灣何時

親作遊山客遍訪僧寮細認山

去歲葉劉朱三公攝山阻雨今冬猶未償約用前韻

呈朱司成

勝遊屢見促尋盟何事巾車怯出城玩水玩山寧苦賃說  
忙說病總常情空存袖裏期年字可惜冬前一月情急急  
完通莫再緩德星難得聚陪京

和趙司寇詩誤押釐字得曹能始正之次韻以謝

高才漫說詭逢時清譽翻成拙宦馳佐酒山川從逼歷入  
詩花柳莫教遺左官似縱臣辭富前席虛期帝愛澄一字  
我師良不謬納交還恨宿緣遲

鄉園芍藥次韻

別業嵯峨傍水開有花兼復有樓臺相逢盡是看花客爲  
甚無人載酒來

看滇茶

萬里僊花隔一牆花時不厭客清狂莫良人嘲殺風景一  
甌春雪勝瓊漿

題畫

岍有槐榆水有葭五湖秋意浩無涯漁人生計滄波裏孤  
棹停時卽是家

○葉憲祖 二十二首

憲祖字美度萬曆己未進士知新會縣考選逆賢以其  
爲黃忠端之戚左遷評事轉工部主事逆賢建祠不爲  
監工因削籍崇禎改元起南京刑部郎中累官湖廣副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二 主 南雷懷謝堂

使陞廣西按察使先生與孫文融以古文詞相期許文

融刻畫字句之法先生縱筆匠心不沾沾於離合所長

者尤在填詞直追元人與之上下詞家率推王若太乙

先生以爲濃重勦襲取悅世眼詞家之有先生亦如詩

家之有陶韋也

清涼臺懷古

秣陵吳子國勝事六朝餘佳麗輸天府繁華簇帝居陳家  
叔寶豪奢甚騁艷窮奇古不如臨春閣上春滿目結綺樓  
中綺成軸結綺臨春與望仙三閣參差雲外盡雲外輝煌  
寶色開風前穠郁暗香來粧鏤珠翠俱珍玩欄檻沈香總  
異材剪綠爲花花不謝臨池引月月來下宮中花月荒憐  
人對酒徵歌盡良夜江總新詩洵可誇第一風流張麗華



宮女三千習歌曲一時齊唱後庭花別殿離宮難盡數  
觀崔嵬耀千古若個樓前躍馬來當時恨殺韓擒虎更恨  
楊家堅宮城壘爲田禾黍離離悲故國郊原漠漠起荒烟  
正期統業留千載不道荒淫首一傳煬帝東遊載歌舞龍  
舟鳳舸盈江濤四海窮愁君不聞羣雄競起紛如雨花前  
猶顧寶瑟兒地下羞逢陳後主于嗟隋文怨獨孤何不諄  
謀垂永圖早知淫奢亦如此何不少留臺殿還故都試上  
清涼臺上望不禁懷古情悽愴只今惟有秦淮水還與詞  
人洗惆悵

錫山舟次

違世廿終棄山殊偶然君恩還皂蓋蜀道自青天捲帙  
迴孤艇看山罷書眠詩成俱漫興知已勿輕傳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二

古 南雷懷謝堂

過禾江作

恍記禾江道秋來兩度經蘆搖霜後白山媚雨餘青競提  
乘風舶窺人近水亭乾坤雙短鬚蹤跡幾時停

巴西公署和儿山韻

陰森古木門夜靜疑幽怪肝膽鬼神知身名是非外畸人  
此尚留顯者誰仍在白髮已如許勸君宜自愛  
夜聞嬰兒啼乃是鳥聲怪夢斷故鄉邊心驚大羅外有忠  
覺身多招尤嘆舌在們衣索其珠一切吾何愛

賦得明月隨人

月若有情

共欣把酒對嬋娟有意隨人更可憐莫怪嚮明輪我輩卻  
教送影到尊前高懸主鏡偏摩頂隱映花陰正及肩待得  
月中臨皓景不須回首問冰天

戲咏春雨

和煙和霧曉霏霏爲擬春遊興屢遠冷帶醺醺粘竹粉細  
兼花濕濕羅衣淒迷神女歸應暮惆悵王孫草自肥最愛  
乳鳩啼稍倦咲看斜日弄餘輝

楚江卽事

柳子灣頭春草生悠悠湘水古今情南方好鬼多淫祀楚  
客招魂有怨聲鄉夢未成猿忽嘯郵書無便鴈初迎年光  
已逐東流盡衰髮應慚萬里行

送孫惟鹽文學

嘉陵秋氣水紋清濁酒盈樽送子行可笑黃堂窮太守空  
留絳帳老門生六千里外江湖夢三十年前道義盟朋舊  
于今半凋謝離筵須待月華明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二

五 南雷懷謝堂

穎橋與同行入分道東行有感

分袂河橋夜色闌馬頭相顧各長歎中原半作豺狼穴旅  
舍誰餘鴈鶩餐衰柳漸籠朝旭影蔽裘還怯曉風寒一生  
碌碌思歸晚翹首空歌行路難

蜀遊江行竹枝詞

行次南徐臘已殘運舟街尾欲行難挑河費盡窮民力歲  
得河流二尺寬

采石磯頭日半斜推蓬遙望氣偏奢如今江月還無恙留

得詩鬼倚落霞

感太

蕪水維舟已歲除一尊柏醢共軒渠獨欣工部多情甚醉

把他鄉認敝廬

王季

歲序初更曉日暎蓬櫓稽首謝君恩少時風利張帆去莫



道新正不出門

荻港中開暮色濃家奴欲返意重重夜來寫就無家別怕

惱諸兒不入封感喪

大孤小孤有石獨訛傳夜就彭郎宿文人筆底多不經少

室巫山豈堪讀

將軍豪氣錦帆誇廟食江淮浪作花王謝堂空飛燕盡有

誰拋飯飼羣鴉蜀池口有故吳王將軍廟羣鴉迎送客舟人拋食餉之能飛接頗異

千古興亡事渺茫坡倦對酒歎周郎登臨慷慨原無定何

必孫曹舊戰場

船公峽口石崎嶇疑即黃牛峽無知者朝暮黃牛何處尋春牛遠峯

還積雪可知西去萬山深

稀微鳥道倚空懸上有山童採藥還是處青山有生計白

姚江遺詩

卷之十二

六 南雷懷謝堂

雲斷處見炊煙

秭歸山接蜀江餘奇勝天生畫不如但得米倉占樂歲不

須開篋取兵書二峽巫峽瞿塘峽在蜀歸峽在楚中有兵書峽米倉者巖下所聚細沙人以此卜歲

半籠江霧月微明夜半啾啾小鳥鳴細聽幽巖悲咽甚問

人始解是猿聲夜間巖際鳥聲甚慘問之土人曰此猿啼也

山行歌

我行江南天所伏平水輕舟夜爲日我上長安亦十餘垂

楊大道驅小車嶺南山水稍見異試比蜀道其何如我有

江行五十首三峽湍流掛八九萬州水道多迂迴舍舟從

輿度培塿初試山行意頗欣漸經巉上恣傾陟梁山火竹

連宕渠重巒疊嶂愁崎嶇仰望前山逼天半須臾馬足踐

平巒有時縱身下不測有時蛇行拊拘株頻視萬丈盡幽

壑恨不身輕如飛鸞羽涉平夷額餘泚收召神寬一念此

世間山水不險亦不奇如此奇山直一死種種山花盤繡

陌處處懸泉瀉絕壁每逢佳處問何名怪殺從人總不識

我今彷彿記其尤白兔飛流走馬石那得長康筆有神爲

我一寫其真只恐示人人不信翻疑太白皆欺人退食

衙齋喜閒靜漫取山靈付毛穎

和陶歸園田居

市朝不足戀林泉聊以娛因嗟艷心處強半成丘墟昔爲

五侯宅今作山鬼居赤燒四五點白楊十餘株此間朝暮

變今古更何如智者當惜福胡不留有餘以茲不盡取還

之於太虛田園雖素位真樂無時無

晚立南疇上北風吹我衣西成漸穰穰我願適不違墟頭

姚江遺詩

卷之十二

七 南雷懷謝堂

酒正熟豕粒鵝亦肥如此自娛樂猶悔遲言歸陶公有佳

辭今是而昨非

樵者炊有薪釣者食有魚我今學爲稼豈無三年餘閒來

卽閉戶飯飽仍讀書莊周夢爲蝶醒來復遠遽誰不念華

臙過眼成空虛

飲酒

以吾所閱歷衰盛屢改移何必東陵侯惆悵爲布衣滄桑

既翻覆陰晴靡定期但作如是想憂喜能自持有酒不盡

醉徒爲達人嗤

江行

香露中流二水分人傳此地吊湘君南天漸隱已陵樹西

塞猶飛夢澤雲傍晚魚龍常見怪隔江鳬鴈自成羣日來



已覺風波慣枕上漁榔處處聞

○管宗聖一首

宗聖字允中少從孫文融學前晚乃精於禪學崇禪間保舉不就卒祀鄉賢

山行偶成

日出海氣明晴霞爛如赭拄杖翠微間吟篁何蕭灑深林老比丘狀貌頗朴野遮體衣百結蓋頭茅一把齋時乞食還白醉頽簷下中心澹無營至樂不外假紅塵老我生愧此巖棲者片時得夷猶嗒焉吾喪我

○吳道光七首

道光字日鑄萬曆丙戌進士知無爲州

張公子行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二

大南雷懷謝堂

漢家丞相張安世法律詩書謝周制吏稱民安綜覈嚴檮額呼韓稱大治天子從來禮數殷賜金賜饌無虛辰中使半在丞相府列侯誰敢均車茵咳唾風雷山岳動寒谷陽春六月凍子弟因緣致身長安道上金貂哄鳳池鶴禁幾傳呼帶刀立者執金吾半壁官花春宴罷不數曹郎內史徒可憐白晝翻長夜丞相一朝捐館舍弘恭石顯盡誅尋三窟填平誰假借大小斥逐返編帛解脫朝簪隴畔棲鄉鄰責問長吏怒棘院槐庭烏夜啼昔時羞卻花中錦今日那堪道上泥君不見盈虛消息古如此富貴冰山安足倚

零陵道中

古道零陵郡崎嶇欲斷竟野藤纏驛路蠻語隔江村怯怯

湘涯馬哀哀嘯樹猿幾看城郭近到館已黃昏

題山家

桃源何事說神僊僊境轉猶疑別洞天犬吠花間雲外月鶯穿樹杪雨中烟山童愛客頻供黍野老忘機不記年莫遣胡麻招洞口江津時有釣魚船

訪宗文不遇

醉訪高人杜若洲開門自在水東流欲將綠葉書名姓恨殺春寒葉未抽

贈楊山人

知君才藝擅三秦囊捲圖書總是春藥有君臣堪度世錢成子母不憂貧河流樹鎖千年色華頂蓮開百丈新怪我風塵還碌碌去關不解未閒身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二

尤南雷懷謝堂

湘中卽事

凝雲片片望江沱爲聽韓娥按節歌無奈湘靈爭鼓瑟政龍拍板撒珠多

旅夜

露重風微樹影低挾衣坐倚小牕西月華不照欄杆冷猶喜重聲護我啼

○姜逢元四首

逢元字仲初萬曆癸丑進士累遷國子司業經筵侍講逆賢修三朝要典以公爲副總裁入局批詳章奏邪正歷然不能阿邑時論閣筆而嘆曰後世其謂我何逆賢聞之勒令致仕崇禎初起詹事時大臣多得罪下請室公講帝德罔愆言天道風雷之日少雨露之日多上爲



之霽威是日自從來減官至禮部尚書

入院教習庶常

妙簡蓬萊玉有聲水天佳氣倚慈善曾司鸞社推遊刃更向龍門命作葵五省干戈愁歲暮千巖煙柳憶霜清讀書中秘捐章句補哀相期若聖明

余構小居以適老書聞木石之聲而余能鼾睡迫眾役散去寂然無譁而余又不覺其為寂也因自號

曰睡僊

夢覺從來就是真祗因人是夢中人栩栩蝴蝶空相闢鹿鹿功名妄自親底事絲絲成土壤等閒飛將作灰塵鼾雷討得便宜大夢裏何勞又問津

有何心事為身謀纔得黃昏萬慮休玩世羊皮空爾借支姚江逸詩 卷之十二 干 南雷懷謝堂

牀龜殼不須愁山巒絕處神能到蛙鼓敲時景更幽童子和水隨入定也無鼻息向人求

黑甜初就愜幽棲月自東今日自西南省當年懸待漏北窓此日厭聞鷄曲肱尼父長能樂以踵真人恍欲迷愁憂無煩明主卜老臣高枕一荒溪

姚江逸詩卷之十三

後學 黃宗義輯選 一 鄔景從彙刻 一

倪繼宗重刊

○黃尊素八十二首

大學士范景文傳曰公諱尊素字真長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宗犯法不少假之擢為監察御史鄒元標劉宗周相繼去位公請收召老成以主國是不宜聽之去京師地震公言阿保重於趙姚禁旅近於唐末天意蓋在客氏魏忠賢也中肯廷杖閣臣韓爌解之而止楊璉勅魏忠賢公又言小人為惡往往良主知畏人言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始猶與士大夫為仇繼將以皇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三

一 南雷懷謝堂

上為注此時不惟豪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為力矣部郎萬燝杖死公言為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為之世廟之時張學敬嚴嵩為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為之入主受拒諫之名奸人快報仇之實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萬燝以言某事死可不謂聖明之一累哉自神廟以來君子小人一勝一負未有已時而神廟成嚴宮奴無所措足勝負只聽之外庭熹宗冲主政乃旁落逆賢既收其在內者而外庭之小人亦欲借之以有所發舒當是時內外之勢浸浸欲合公惕然謂同志曰予聞之范文子矣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今奄人伏慝吾方內爭以啟之非國之福也阮



大鉞之去公爲之周旋於左光斗魏大中之間而不得  
大鉞遂授逆賢以百官圖大中劾魏廣微公曰不可夫  
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奈之何發其所包乎大中卒劾  
之廣微挺身爲之謀王蓋至是而內外之權始盡歸於  
逆賢則公之所見遠也明年曹欽程論之削籍又明年  
閩人李實劾公講學被逮縋帥爲吳人筆死公間道授  
獄逆賢使許顯純以次拷掠友人李應昇因甚公拷竟  
次及應昇公復就拷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負病  
受楚毒乎顯純爲之動容被害之時北向再拜以謝君  
南向再拜以謝親賦詩一章逆賢伏誅贈太僕寺卿謚  
忠端再贈兵部左侍郎同鄉倪元璐曰公之諫草欲使  
買言失至陸語驟新故可以汗青竹而爲光使黃鉞而  
姚江逸詩卷之十三

不覆也姑蘇楊廷樞曰觀所載獄中被害曰作及送萬  
元白謁武穆祠諸篇慷慨孤直激而不傷與太史公之  
稱小雅者何異每一誦之未嘗不流涕灼悼感慨欲奮  
也

辛酉春日余因兼攝糧事督運蕪湖潘景升以詩見  
贈且議修江上志次韻以復

星輶偶動載春陽雪色梅英送作香暫出批糠陶面目何  
緣熬火著文章五年後吏風塵滿二月寒江雨棹忙治粟  
漢臣原有業羨君卧閣賦長楊

秋暮同周五汝

芒鞋節杖興難禁踏處無邊空翠侵絕壁雙爲懸姓氏敢  
云山水並高深

一生幽僻佳山水絕代風流勝友朋它日天涯尋宦跡月  
明共憶此時登

與虞允階胡助之舟陽湖舟中

帆影晴光入座看平波千頃去漫漫近岸曉樹初生碧遠  
道歸鴻早破寒佐酒何必紅粧在斜詩莫教白簡寬造幽  
舒興狂歌發函谷西封只一丸

李季重郡伯招飲黃山

黃海曾分一勺餘相逢卻李快何如蘋香芷綠當春好露  
冕行郊到客徐是處攀柯還野態偶然得句自黃初六朝  
舊事憑殘史醉拊凌敲問太虛

柳絮

絲陰夾岍正成幃疑雪凝總似非條雨隨風呼陣陣依  
姚江逸詩卷之十三

然漾日舞輝輝看他入幕安原薄容易粘人骨自微寄語  
春光不久住沉波何處復能飛

溧水署中晚坐寄張癡生

閑亭得暫憩幽思入重玄漏影穿枝斷驕禽送客憐渾忘  
城市裏似住水雲邊世事徒勞我清芬滿座前

寄答丁長孺

重理玄黃說世界亦此義是局必翻新下着定鬼異十年  
架上紙都作時文字一日遍長安牧豎爲驚愕此屬雲身  
謀誰知底國計冰山正寒沍靈光惜獨歸鍾玉俱燬原驪  
珠亦遭睡向北有同心賈生何處淚

自愧生原晚不知以往案曾讀蘇蘆文恨無雙羽翰射策  
怯先登小草慎自扞惟恐辱絲綸安知來璫璫時余方君



其女嬀手開却無嘆十載老田間中原方發難但云無  
救時鳳乃作鷗喚聖主勤瘠寐昏夜應知戶

立夏後一日張痴生招登郭外浮圖

密約同尋郭外奇雨餘風日淨相宜一灣流水金陵路幾  
處豐林初夏時但挾友朋成遠寄稍違案牘快中私箇間  
妙理許誰領天半鈴聲靜裏知

自述

憶昔十四五膽氣豪且濶志欲搜墳典窮盡古今碣讀時  
頗強記下筆亦自傑偶然竊伊吾兼咏便馳去而學訓  
詰昏昏若滅沒移卷就圖書精明相欣悅便欲棄時文一  
意攻古業無奈功令嚴舍此進取絕賴首勉爲之何以入  
彼篇十載去千人到處遭缺折父師相勸勉爾其勿計拙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三 四 南雷懷謝堂

同胡助之周玉汝游萬籬山

出郭尋舟曲曲移沿籬幽迥不勝窺突懸列石飛崖絕共  
奏諸山集水澹大畧閑情成勝往偏於冷處得游奇天門  
江祖遺踪在好拂荆榛手勒詩 江祖石舊有 太白題詩

南陵道中逢大雨晝夜不絕山水驟溢平地至深尋

丈行者俱不能從余爲多方獲濟得至碗上因感

賦二首

漫說輶軒使者旌從來行路嘆欹傾塞野連雲迷古道波  
光一片暗心驚險如萬騎驟馳突望若平地捲長鯨初試  
纔及行人膝須臾馬幫已縱橫呼吸之間身世外從者杳  
然失死生居人遮道愁歎訴如此風波豈可行

總爲浮雲蔽日明豈無攬轡憶澄清從爾掀翻我有主洪  
濤滿眼心不驚重賞之下勇夫出木罌之中可渡兵有時  
銜枚踰深澗有時利涉任舟楫投軀暫寄風寧息長嘯看  
雲波自平尋常禮奎無勞爾相從用命卽豪英濟世應有  
微權在如此風波亦可行

大觀亭望雨

地僻雲深舊未城只餘亭樹入窻明千山送雨溪頭黑百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三 五 南雷懷謝堂

百道飛泉樹杪鳴應識誅求憐婦哭可堪淫潦貢春耕寄  
言守土求芻者養笠東風最係情

舟泊閬門約同官游荷花蕩懷申維烈 紹芳

斜舒小艇夕陽中乞得閑身問野翁十里菱荷浮淨土滿  
船綺縠醉香風歌來白紵江南麗酒泛明霞錦纜紅相許  
寸心贗地主恨無舒嘯與今同

寄眺軒漫興

江城舊說佳玄暉千載風流事不違疊嶂樓前疎樹映新  
林浦口晚舟歸沙留月色仍清淺洞隱雲根幾瘦肥今古  
川原誰得共可容狂客嘯雙扉

生平孤往得機閑來占城頭溪一灣坐有庭花移晷影住  
看海月弄晴顏東山小草功嫌薄車騎中流淚欲潛簾靜



風微香滿夜時攤魏晉點朱刪

朝來爽氣入簷楹野馬明窓不敢攖小盜添泉神自迴閑庭鴛鴦韻俱清偶翻買傳書誰似欲擬王褒頌未成此際行藏渾莫定爲呼松下問茶鎗

悠悠世路借樓枝涕淚新亭未許時一吏津梁誠慙矣此生迂闊欲何之祗愁用劫長安局已化無情優孟兒海內豈無匡濟者漫將霄漢費人推

懷謝猶遺古北樓彩缸夾水鏡中浮讀書止貴搜精騎痛飲豈非是勝流隔岬簫聲憐暮雨遙空帆影帶深秋溪頭風物供清思愁墨裁雲觸景酬

春風回首柳垂驂又見紅林映綠枰眼底無人愁塞北詞中惟唱憶江南於陵溪刻終何濟朱亥屠埋亦自堪俠骨姚江逸詩 卷之十三 六 南雷懷謝堂

生來應有異肯將白面老瞿曇

最喜小軒踞頂遙環溪俯堞隔塵囂有山淡遠施舟黛鷗竹闌珊代管韶經眼園林連下界清心魚鳥伴中宵謝公留得驚人句朗誦深雲天外飄

武闌借馬仲良較士次韻之駿

曾憶菰蘆僻著書偶來較武棘門居慢卷寒星清氣緊庭開晴影夜光疎有懷於酒封侯日誰賞王孫把釣餘海內非能應可得狗屠莫問魯爲魚

燒燭高談破夜宴可如相馬得傳經風中急漏知裘薄匣裏鳴雷識劍靈落日邊愁將呼癸窮年廟戰未除丁憂時不盡英雄淚搔首看天眼自青

再渡皖上懷虞九階

江頭五月片帆過汨汨連天岸亦波彈指寒崖惟落木使行重到聽漁歌

記得維舟晚水清月明波濤醉餘時應知笑語山川在慷慨青樽入夢遲

送關粵良驥知府入覲

漁陽烽火邊臣急南國徵輸太守勞一片憂懷天下計漫誇神雀便聲高

過小池驛羅近溪先生茶池亭

驛路寒烟山色黃曾餘峴首舊碑荒羅公池上留茶處玉液於今待後嘗

梁原舖中讀張見平題陳讓橋詩有感見平巡按遼陽城陷自縊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三

七 南雷懷謝堂

驛壁留詩壯士遙黃昏淡月草蕭蕭千秋空望遼陽鶴此地猶存豫讓橋

想像遺踪意氣豪悲歌慷慨愧吾曹男兒一死終須有獄吏何如馬革高

過黃梁祠遍覽題詩

漫道三綱與五常却來箇箇說黃梁無端留下先生夢誤盡人間瞋睡郎

過鄴下

蚤發漳河過鄴臺盡傳銅雀付荒萊好曹朽骨斯須盡疑塚空勞費後猜

湯陰謁武穆祠爲懷三首若夫憑吊忠寬四壁淋漓

無事余言



鄴下纔經罵老瞞武穆祠前鐵槍寒兩奸俱保頭顱老遺恨千秋讀史殘

由來血膽被讒傾監子自推萬里城只恐階前鞭撻者此身半是鐵溶成

時事艱危借宋論幾回憤慨欲排闥于今便有精忠骨三字終須作獄冤

歸途秋興

駟車北上綠蒲時不見白雲千里垂看破人情爭敵手祇餘孤往自軒眉可憐處處江山血無奈悠悠燕雀喜回首春明纔瞬息撩人秋色不勝思

濠上和馬瑤草

若向游魚問真樂魚一失水無生活若向水中討樂時悠悠江遠詩

卷之十三

八 南雷懷謝堂

悠千古逝如斯魚不能言水不知南華老人獨契之猶如音從指上得指若無絃便離索猶如籟從林間發林不生颺亦滅沒迷時諸趣皆成惡解後觀空自透達君謂樂從何處求非魚非水非莊周我為樂從大地流即魚即水逍遙遊

登北固山凌雲亭以詩入

潤州城北此亭幽把酒臨江萬木秋點就金蕉渾潑墨劃開南北似浮漚但來勝地舒狂叫復吊前人起浪愁俯視中原平野濶明朝擊楫渡揚州

迦口

迦河秋色冷荷裳萬里平原衰草黃風惡鳴砧傳戍客月隨飛鴈落銀牀愁看羽檄妖氛地依舊清平帶礪鄉濁酒

新亭餘客淚迢迢清夢故園長

舟中雜咏

故國離千里清秋入數旬再圓留月色共坐得詞人義日氏翁祖對酒平沙曠移帆遠樹親閑憊無所事依斗望京頻

嘗有意中景昔賢先得諸信情仍自吐覆簡見其初雙劍神光合一簾俗境疎惟留灑灑趣濁酒鱗鱗餘

送萬元白燦劾閣魏忠賢廷杖歸

城有狐兮社有鼠國是紛麻何所底或為借劍或請纓秀才分內應如此有友貌癯膽自雄直披閱闔追龍逢交章不同明至意孤臣灑血向誰通當時朝上夕被拘大小宦豎肅通衢青天颯然白日淡衣冠奪氣惟長吁聞拳已自姚江逸詩

卷之十三

九 南雷懷謝堂

飽鷄助天威不霽敢悚息杖下猶知呼先皇忠肝尚能通紫極紫極浮雲有時開先皇遺澤正堪哀千古未乾義士血一時共註掌心雷我今送子及新秋新恩曠蕩不更裘欲贈龍泉頻拂拭相看留斬佞臣頻

和李仲達應騎馬吟

如棋世事眼經新千騎風光亂曉塵當道有豺原許問青驄且避未應真聖恩不在垂帷小臣節還期聚革人多少安車處逸者優游事業漫評論

早朝示倪玉汝元游

每逢朝候聽鳴鷄明月江南夢剝谿清夜無多催曉漏仙班已滿歇霜蹄侍臣勿恨瞻天遠退食恒愁補過迷臚唱幾聲無別事御香可問袖能携



畚黃幼玄書桃花源記見贈

濁世非一代縣來稱避秦采芝曾孤往嫫媿終不臣哲人  
自有見秦漢總相隣若以巢許論陶唐亦委塵嗣宗偏嗜  
酒中散嘆不辰誰爲秋風客懷思千里尊歌枕相看世物  
物失其真網熒日以益林淵無羽麟兕軼龜王戩典守安  
所循有性難移榻有謀難徙新願言問黃石赤松可與親  
附黃道周書桃花源有懷呈黃真長詩魯連不買山綺角  
不歸海世間應空洞何處乏神界阿童君斷軀斥真蓋道  
外惟有在下身不得自臨晚執鞭中猿鶴安足親所以黃  
術豈不精痛癢固無昧虎兕橫道中猿鶴安足親所以黃  
先生流覽

邱中秋前一日月食

驟雨過庭除惠風來我袂初患雨成陰頃刻天無滯笑語  
几席間夜光已滿砌盈盈欲掇之冉冉巧如繪共訝薄饑  
秘江逸詩 卷之十三 十 南雷懷謝堂

過今夕光還閉此光原不滅澄波益增麗高齋落梧影爽  
氣逼着際感此問世途風波自點綴須知有至人至性原  
無逝

長安留別

把手都門盡此危眇然獨鶴出雲姿箇中多少閒驚喜不  
與肩端墨一絲

長安竹枝詞

趙家衡衡住東偏王府皇親第宅連何須趨口尋生意些  
小兒童學賭錢

戀土從來不擇枝搬來搬去在京師借大家資還費取一  
張蘆席一張几

家家學唱山坡羊到處嗚嗚一樣腔不知夫婦情何沒開

口聲揚別嫁郎

開賊齊插舞新春老漢風前亦學顰最喜君王傳禁鼓耳  
邊不勝啞聲殷

從來輦下五陵豪今日長安牛欲逃百金便錄商人籍中  
夜惟聞子婦號

乙丑王正出都門偶念時事有懷題壁以下歸

往歲買扁舟紆徐經月至拙拭入班行匡時從此始後先  
數千言亦將有所利有惕不敢回有梟不敢避豈曰祖里  
輪剖心可相示逢人欲呼醒胡爲人盡醉柴棚列其胸蒲  
籬久作祟一朝發難端玉石失所位勿謂予昏昏良藥多  
中棄

紛紛出國門泰山去一壤豈足係重輕憂思同惘惘世事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三 十 南雷懷謝堂

偏乖違乘時迭相長似矢已當眩胡能不邁往似車以肆  
奔胡能不廢輟假虎肆厥威神虬迷靈爽好我携手歸同  
虐乃相黨湘累卜何愚上蔡死非枉羨彼桐江絲五月披  
裘敝

任丘道中述懷寄李仲達

易水蕭蕭似昔寒莫將遺恨問燕丹牛犁數處來春色漁  
艇橫飛破曉殘暫脫鞍鞍蹄驕貴從誰言封事動長安人傳  
人罪我何有現雪幾番行路難

使節初傳盡擁呼祗愁好友鳳城孤虎賁聊作中郎醉鸚  
鵡須防江夏圖新築金臺收死骨誰尋華表照妖狐怕逢  
父老頻相訊近日風塵淨帝都

紅塵



乙丑王正出都數百里紅塵撲天與人戒不敢進  
感時寓意

漠漠長安道還乘朔氣飛撲人何太急障日有重關世界  
爾能攪丹心我自微不知英雄面可認是與非

大地無他物誰人落此中徐飛迷艷質驟摧花驄迴露  
輕還重占威西復東舊時經使跡轉眼已無轡

賦質何茫茫倏翻滄海與桑沾看如帶抹埋骨豈知香占盡  
燕齊濶橫飛每岱荒喜無雲水性不敢入吾鄉

舉頭惟滾滾無豎亦無橫似霰全迷色隨風便有聲功名  
等此薄蹄轍傍君生安如師師灑重看世路清

初飛驚足練平野快生烟客舍啣孟日將軍血戰年遙看  
陸作海忽爾地無天惟有水壺意生平怪爾閑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三 壬 南雷懷謝堂

豈有雲霄翼排空別作家拂髮能不染點鬢已成華濃處  
遮明鏡微時透隔紗蕭蕭相伴客敗木與寒鴉

無人不鹿鹿偏作此中奴暗逐寒星落潛埋寶劍孤吹揚  
千里遠棄置一時無風起頻呼扇生增更子汚

爾性迷清濁爾姿慣浪濤平呼能陣陣空逐自勞勞問世  
無行轍憂天欲暗毛惟聞孤兔勁白晝盡鳴嗥

由平陰之勝陽有感

海澗長安正縱橫高飛一羽入雲輕便令春到鷹俱化此  
眼生來帶不平

幽燕路盡入青徐霜氣千年溟渤餘却怪漢臣輕叫罵于  
今詐骨未全除先公云謂李膺生而後也

無端孤祟白蓮門一將功枯萬血竟纔有行人荒塚望數

聲鷄犬出花村

次陶路叔崇道驛壁韻路叔入長安十日忤闕而歸  
升沈夢幻總非吾十日梧垣得似無滿眼何人辨指馬一

枝肯與借棲鳥春生非復前朝柳婦去還憐舊日夫倏往  
條來雙鬢老橫秋再辦鴈門租

至滁州

朔氣關山盡南音漸入吳有林環水竹隔岬響村歛廬舍  
誅茅少溪山抱翠殊故園應不俗一棹任西湖

被讒蒙旨削籍

馳駟十載爲誰勞瑟瑟黃塵暗二毛天王明聖臣罪死深  
恩賜我舊青袍舊袍原帶烟霞質欲將補袞終無術携去

鋤雲犁雨時塞翁何須愁得失憶在長安寄一枝早朝時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三 壬 南雷懷謝堂

聽鐘聲遲披衣絡馬揮鞭去雲擁千官大道西轉眼桑田  
已作海同事賢豪薈與臨密網驚弓是處排登塲莫怪新

傀儡我今拂衣歸翻翻草堂數楹水竹邊揚眉莫吐龍門  
譽低首忍看元祐篇吁嗟乎四十罷官已不早白雲空谷

應許老人生釣魚射鴈盡生涯誰言戀戀一官好

寄李仲達

杯酒春明意自知曾傳驛舍幾行詩虞人果設彌天網天  
末飛鴻何所思

曉鐘夕漏已經過試問無官味若何龍犀人間渾不管小  
意閒夢覺婆娑

一片懶雲歸壑遠無端驚鯉脫鈞忙相看棋酒生涯在水  
沙山空歲月長



與許霞城飲包圍偶言周夢洲被謫削籍

世態橫翻何日平如君眼底便分明可由可跡無常是顛  
倒惡人舌底生

名園把酒與偏豪海內相逢盡敝袍不是石尤吹浪緊湖  
山那得屬吾曹

朱未孩賦約江頭看潮阻雨

八月錢塘絕勝觀從來七發欲生翰爲余原屬風濤客不  
把風濤送與看

偕許霞城朱未孩兩掌科集湖邊小閣次韻

相逢思我共携歸誰羨緋衣勝菱衣雨湧輕波寒送早樓  
藏新葉翠收微笑談仍似京華舊風景能如今日稀忽說  
鹿田仙境好遊秦應許破雲圍

姚江逢詩

卷之十三

南雷懷謝堂

重訪許霞城包圍依韻

逐客秋光兩最宜纔來把盞已臨池聖賢須辨除非酒黑  
白難分總是棋吾道自尊誇北斗名園當勝枕西施廢典  
有命須參破驢背明朝再咏詩

買菊數種

晚香新撥草堂前便覺烟霞別自妍恰有幽人來伴汝一  
般冷韻一般禪

不與時人鬪麗粧素羅丹粉各成行經秋多少蓬蒿苑耐  
爾幽姿入座長

閏六月朔日正命詩

正氣長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  
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鶯聲難值今秋錢塘

有浪番門目唯取忠竟泣獨鏤

○施邦曜二十五首

邦曜字爾翰萬曆己未進士以工部郎中出守漳州累  
轉至布政使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諸生涂仲吉上  
書理黃道周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  
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怒而罷之再召爲南  
京通政使陞辭言事上心爲之動曰南京無事留此爲  
朕幹些要事擢左副都御史烈皇殉社稷公在長安門  
聞之慟哭書曰慟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  
投繯死僕遠解之少蘇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  
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益居人皆麾出之以砒  
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諡忠介

姚江逢詩

卷之十三

五 南雷懷謝堂

除夕

寒風送臘過東籬吹動椒花繫我思爲倩家人看老鬢今  
年贏得幾多絲  
臘去空燒書燭殘江南春煖雨猶寒驚心此夜干戈地多  
少淒涼不忍看

元旦

曉鑰初開萬井烟輝輝銀燭燦庭前題詩送臘痕猶濕昨  
夜今朝隔一年

元宵夜雨

里巷笙歌促夜遊片雲偏掩月華愁分明恐有佳人怨不  
放清光度玉樓  
狼籍杯盤雜管弦風流猶似太平年堪憐此夜干戈地無



數青燐泣暮烟

癸未應召北上泊舟閩門去辛巳放歸過此纔隔歲

耳感而賦之

羞見閩門水行踪何太頻方欣歸艇速又著旅袍新客路  
消蒼鬢吳儂識舊人湖山空小築徒自老風塵

過揚州

烟花昔日古揚州今日烟花處處愁莫道腰纏能跨鶴停  
橈仔細看城頭

汶上新破邸舍聞妓彈唱聲

國破千家哭未休誰人漫唱錦纏頭臨風幾許傷心事一  
曲琵琶一曲愁

夜坐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三

七

南雷懷謝堂

呼童搔首慢除冠歸思相牽欲撇難蟪蛄內再燃香細細暗  
祈鄉夢卜平安

閒步

孤館臨流秋氣清天光倒影碧波澄灘頭紅蓼花無數疑  
是江南一種生

述懷時蒙召候命長安

身退猶思報答難江湖莫作浪遊看清狂豈識儒冠重慷慨  
慨長存匣劍寒三徑霜花秋色老一犁烟雨聖恩寬半生  
食祿慙無補老去空悲兩鬢殘

中秋陰雨夜又月色皎然即景各賦一律

人逢佳節酒盃寬景色今宵兩樣看雨長秋河新碧浪月  
生瑤海發銀瀾瓊樓濕處花香細舞神光添色咲歡節物

隨時經眼過晴陰何用作殊觀

中秋次日見西山雪色

清秋看雪長安道埋沒西山積翠重碧樹瓊花開冷艷青  
林凍葉減秋容風迴丹壑銀飛屑月映蒼涯玉作峰應是  
皇洲春氣早先期臘色壯堯封

暮望

晚照何多態穿林度遠塘卑枝發高影遠岫隱微茫城市  
歸人急江天宿鳥忙自傷秋暮客日日送斜陽

秋月發春榜

釋褐宜三月今年獨晚秋干戈春日裏霜露鳳池頭寒影  
侵紗幌金風度玉樓感時思國士應有救時流

旅懷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三

七

南雷懷謝堂

秋夜真蕭瑟無如客況凄淒傳霜裏急鳥向月中啼入夢  
驚悲角披衣聽曉鷄寒風千里白何處越陵西

長安秋興步杜韻

盡日風飄落葉斜長安不是舊風華鳳梧聲影朝陽殿羽  
騎霜飛出使槎雲捲旌旗知戰氣風高邊塞聽悲笳惟餘  
籬畔雙開菊江北江南一樣花

寂寞離庭白晝暮秋風到處總堪悲萬方多難添新鬼千  
里輸糧倍舊時羣盜縱橫何太急遺黎蘇息尚嫌遲憂時  
孤客經霜老聊托閒吟寄遠思

和劉念臺林可任十自韻

自呈

合下誰分聖與賢休將呷呷苦相牽香風入座來何處水



月迎人自爽然會得希夷當夜半方知消息在春前天涯  
踏徧空歸去愁對江村起暮烟

閉居卽事

羈居京郭外舉首白雲悠戎馬連關塞鄉書帶故丘學醉  
非貪酒長吟不爲愁野人多性僻只愛坐溪頭

至日雪晴

晴光開雪後風物倍增輝玉樹搖青漢瓊樓漾舞衣  
曉紅迷嶂出林霽東雲歸今日陽和動掀撥看曉暉

雪月

寒夜苦雪深流光落窮昊雪深猶可除月色誰能埽

辰日有感時事偶成

兩度山中換歲華爲趨君命復辭家蝸牛涎竭空粘壁老  
姚江連詩 卷之十三 尤 南雷懷謝堂

馬蹄殘枉泛車籌國無能消羽檄偷生漫說侶烟霞相看  
白髮愁中盡那得青門學種瓜

田家

海田秋不熟白日長蓬逐西舍賣畊牛南園餘古木丁男  
負稅連老婦抱鎌哭薄暮未曾炊里胥登我屋

過龍山寺

龍山多勝跡野老不知年樹古皆成佛僧閑卻是禪梵音  
通泉壑寺影動前川欲識拈花意尋芳翠蹕翻

○孫嘉績九首

嘉績字碩膚大學士文恭如游之孫也崇禎丁丑進士  
授南部主事改北兵部累官職方司郎中公在職方時  
格閹人高起潛世蔭被議下獄學士黃石齋廷杖昇入

獄中上方震怒一切裝齋藥物不聽隨身公推所有與  
之視其食飲甚謹少間從之受易會諸生徐仲吉上書  
理石齋上益怒取石齋自刑部改黃門獄雜治之諸與  
石齋通者槩爲黨人同獄者多訐奏石齋自脫而公獨  
承往來狀一時君子以此稱之

秋雨

雲借江潮濕風聲送雨償俄驚天際駛忽釀小窓涼絕巘  
懸絲短平溪引線長蕭蕭松影亂翻與潤幽簾

山寺聽雨

濛濛濺雲響喝破碧山秋烟語一溪冷濤驚萬壑幽花同  
心在水身與石爲舟點寂音如此棲禪老一丘

感興

姚江連詩 卷之十三

尤 南雷懷謝堂

中子羸堪漉糟風裏赤頭短筇扶暮雨孤枕畜高秋靜笑  
柳藏碧行吟鳥答謳我生殊草草宛轉不禁愁

常覺春多夢無如此日愁老雲和岫放弱雨仗林擔怪月  
圓無兩驚春廣去三欲探終古色亮得少人諳

送邵大之詹北上

酒旗剛欲挂離憂野月來攬江上舟滿地縱橫看帶甲一  
天蕭爽憶吳鉤驅車馬跡孤狸道挂綵絺衣蘆荻秋歲晚  
稻梁寧有意行藏爾我不相謀

懷友

一縷秋光萬縷塵兩人朋比一圓身非關霜雪能移侯別  
有春陽可飲醇如子自能傳蜀檄憐予何以問河津蒼茫  
若起兼葭思隔岸蘆花覆水濱



送劉有潤司李東昌劉余及門士也

開盡野棠春事刪歸家無夢淚痕斑  
爾清修官舍閒道上鳴鴉埋棘吻澤中鴻鴈望刀環悲歌無限滄桑事試問青青鳧繹山

入都風烈口占

帝里風霆倍昔年憑將正氣與周旋  
被剛風鍊得寒

冬夜聞笛

一堦寒碧土花浮玉笛誰家曲未休  
徹夜西風吹不斷朦朧疑唱古涼州

○熊汝霖二首

汝霖字雨殷崇禎辛未進士知同安縣考選戶科給事中

姚江逸詩

卷之十三

壬南雷懷謝堂

中劾首輔周延儒謫按察司照磨已復原官公論事慷慨切直嘗言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為黨人一官外遷輒嘗當事為可殺時給事中陸朗以例轉跳梁大叫因而留用公適奉使朗為祖道吏傳邸抄至朗見公疏擊節嗟嘆而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視默然

酬孫中丞見寄即用原韻

十年頻帶甲意氣老中原落日催鼙鼓流沙引塞蒐故人仍絕域吾意豈丘樊還望三山路羞看白羽存

送左蘿石北使

璽符將帝命迢遞涉幽燕為念君親重將維宗社顛玉魚何所似雛鳳果猶全書到聊城下予懷魯仲連先生詩存絕少維

宗于鍾伯敬明詩選中見此亟為補入

姚江逸詩卷十四

後學

黃宗羲輯選  
郎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莫子純一首

子純字粹中宋光宗朝賜進士第一人歷官秘書省正字中書舍人時蘇師旦有寵於韓侂胄求進者爭趨其門一日與子純邂逅都堂上前執禮甚恭子純不與為禮師旦愧見左右深恨之會師旦當遷官子純又堅持不可侂胄怒出子純知贛州改知江州不赴又改溫州提舉大平興國宮子純性聰悟博聞強記立朝之節始終不渝士論歸之子純住第當吳水午位陰陽家謂科

姚江逸詩

卷十四

一南雷懷謝堂

名人物當累世不絕子純即捐其址建為文廟迄今吾姚文獻之名甲宇內君子亦念始之者乎○原本刻有黃宗會姜廷梧兩家詩數十餘首今改入續集而以莫子純諸詩補十四卷之數蓋以宗會係梨洲先生季弟後學之稱有所未愜也

贈翁錫田

記得相逢共食桃桃花開遍十餘遭此行若到玄都觀應被頭陀笑二毛

○倪安道一首

安道諱守仁諱天文曆律之學隱於賀溪與宋元僖趙考古詩簡往來不絕元僖同滑伯仁過倪氏深秀樓有滑公江海客頻到賀家溪采藥行雲際吟詩過水西之



句及趙考古次倪安道十韻俱備載逸詩而安道原韻  
卒不可得梨洲先生深以爲憾今於家乘中摭得一絕  
亟爲補入亦全鼎之一鬱也

行四明山

谿路轉悠哉密松千樹但聞黃鳥聲不識鳥何處

○韓廉六首

廉字守清號尚意弘治丙辰進士知任縣任饑廉議捐  
稅契修城饑民獲以備易餉全活甚衆徵爲御史以忤  
逆瑾受杖謫萬安尋中他事繫獄瑾誅累遷山東兵備  
副使卒年九十有四倪文忠公曰尚意韓公其爲人和  
似柳下惠而師其不流渾俗和光似老子而本之以誠  
時出詠諧似東方朔而守之以正當時稱爲知言

姚江逸詩

卷十四

二 南雷懷謝堂

梁王城

大河方北渡景色漸蕭涼夾岸迷青草沿堤鎖綠楊人家  
烟火淡客棹水雲長千里平沙路嘹唳數雁行

留別虞秋部

慷慨蘇門嘯飄飄燕市鴻數行春樹外一望暮烟中攬袂  
風塵潤關心霜雪同廷評推漢尉臨贈潞河東

龍山春仲

風出東皇正未休吳天佳麗縱橫收望來翠嶺雲中樹是  
處香繡柳外樓夾岸馬蹄容欲醉新晴鳥語韻偏愁偶尋  
詩品登山半何限烟巒到筆頭

皖城懷古

與客凭題萬樹青征塵天外曉窓聽長江幾曲爲襟帶遠

岫千行作畫屏駐馬王孫迷北渚乘鸞仙子度西汀碑陰  
極目蒼涼意烟滿空山石未醒

送春二絕

我欲留春未許回春還向我話離杯相盟但數花開月月  
到梨花應再來

冉冉風塵日幾回醉花沉雨莫停杯因君送別重相訝畢  
竟春曾來未來

○徐珊十首

珊字汝珮正德壬午鄉貢與錢德洪同受業於陽明先  
生癸未會試主司以心學爲問蓋陰闢文成也珊卽不  
對而出歸兄文成文成喜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珊  
與德洪曰時事如此聖學何由得明文成曰吾學惡得

姚江逸詩

卷一四

三 南雷懷謝堂

遍語天下今會試錄出雖窮鄉深谷無不見聞吾學旣  
非天下必有起而求其真是者

中秋同施西亭西湖泛月八首呈倪小野先生

西湖今夜月天上是何年菡萏香來遠蟾蜍影向圓沙明  
兩岸雪柳隱六橋煙得遇施夫子相看不欲眠  
賺入高人會良緣足勝遊湖虛偏愛葛松響忽鳴秋遠水  
飛孤鶴寒沙定宿鷗更須公領畧山月滿高樓  
湖中千頃夜天上一輪秋清分山廓外涼入竹枝頭庾亮  
得詩興謫仙有酒儔誰人悟真景坐對月華流  
長空萬里月拂拭露華清入水影不滅過雲光倍明江關  
秋已半河漢夜還晴一曲滄浪調遙連鼓枻聲  
對月興不淺開樽意更閒孤蒲團白露卮酒落青山得句



忘工拙移舟任去還六橋成小泊柳月洗酡顏

步月西湖上無如第一橋柳穿金影碎波弄玉光搖縹緲

浮寒粟蒼茫度晚潮昔年林處士載鶴幾逍遙

斗柄低南極青天如可親乾坤只此月今古幾多人弱水

三千里蟠桃八百春長鯨吹白浪從此上秋旻

載月歸山寺更深斗杓移木魚聲寂寂玉兔影遲遲見性

還真訣論心得舊知乾坤雙眼在吾道合支持

同施西亭郭孝豐遊玉泉二首呈倪小野先生

寒泉漾虛碧雲影正宜秋山下一勺水人間萬壑流此時

方澹澹何處更悠悠野馬乾坤外青山意好迷

一樽當勝地更喜故人同落日羣山外遊魚幾浴中滄洲

容散吏白石有閒翁佇愛寒泉晚相過興尚濃

○張璠三首  
卷一四  
四 南雷懷謝堂

璠字長軒正德辛未進士刑科給事遠之父也歷官刑

部員外以達劾武定侯郭勛謫遼陽抑鬱而卒

憶遠兒居遼二律

有子居遼東苦嚴青天何事久相淹衰容滿面青銅笑晚

菊當軒白髮嫌日月無靈光遠照家山有夢果成甜嗟余

老邁難排遣愁劇西風妬短髯

一戍羈留隔萬山何時白日脫重關九天雨露孤臣夢雨

髯星霜老父顏四塞笳聲驚雁陣五更鷄韻想鷄班古今

忠亮多遭蹶

對月憶遠兒

對月興懷月正高遠人憂苦幾時消月光自古無私照直

至遼陽萬里遙

○韓應龍十八首

應龍字五雲號梅齋嘉靖乙未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

院侍講世廟極其眷注一時詔誥纂錄皆出其手朝野

咸以公輔期之惜享年不永分宜當國士大夫多出其

門應龍不屑一顧士論譴之為諸生時絕不以貧寒介

意然性嗜酒飲友人家每夜分醉歸必有兩鬼使持金

蓮燭前導識者早已卜其不凡云生平著作緣乏嗣散

軼無存此數詩者韓氏獨世守弗失梨洲先生選逸詩

廣極搜輯不解何故遺此今余與其族孫肇昌友善始

購而錄之

遊四明洞天歌

卷十四

五 南雷懷謝堂

縱不能遍五岳遊南山近我南陌頭觀面失之可長笑吹

笙采芝何如倚涼風稷稷自天鳴與客納履緣溪行丹崖

赤水未百里別有天地神氣清泉濤疊翠層巒底遠嵐掛

碧松蘿裏鶴携夜月石梁歸猿聽曉鐘山寺起老僧贈我

千葉桃樵者扶我古樹橋鳥啼竹陰自醉答屏開峭石何

岩巖隔籬醉飲茅簷酒五月五歌九月九且行且愁且嘯

呼野鹿幽蘭真良友一聲未斷一聲來解衣擁臥仙人臺

青青山色長如此楚館秦樓安在哉

觀潮大江憶得天風吹海立放歌

忽見天風吹海立青烟簇捲水樹入初疑嵐帶層樓來頃

沸潮音螺黛襲千樹飄飄倚岸危萬雷澎湃排闥急晶宮

似洗月瑩瑩鰲駕如搖山岌岌半夜鐘聲古寺空一羣鷗



影平沙戢光連碧漢望中迷浪瀉銀河遮不及驚墜樓船  
女史簫紛披野艇漁簑笠此時天地撼人魂偏我風雲興  
轉集直欲攀鯨探蛟穴吸盡長江波不絕浩歌三疊水龍  
吟吟畢水龍昂首揖欣然吐贈真明珠掛滿帆旌顚顚拾  
麗人行

春明門外花如綺曲江樓頭人正美芙蓉初日映玉顏錦  
裳輕飄香自起撥來琵琶倚畫闌停雲餘韻何珊珊彈到  
長門宮怨曲不信薄命嗟紅顏麗人何獨字莫愁能令少  
年性情柔金雀玉梅笑相贈同心綰帶良綢繆從教桃花  
散紅雨又聞葉落秋蛩語歡娛正深不入懷白首比翼殷  
勤許少年見許情倍傾祇恨好色惟流鶯百轉窻前欲驚  
夢斜停曉粧初睡醒豈知日送王孫鞭豈知前情不可言  
姚江逸詩 卷十四 木 南雷懷謝堂

詠史有懷寄興

硯磊滿笥中臨書意未窮忽讀留侯傳擊節呼聲洪不羨  
扶帝子不做從赤松壯士浪沙椎氣骨驚霓虹納履一孺  
子前籌俎祖龍吁嗟咸陽宮冷烟續淒風因嘆荆卿踈還  
哀漸離瞠不然王佐才何以起隴中咄咄此君者今古真  
英雄

題樂我軒

誰是知予者亭亭坐草堂編蒲爲面壁讀史自飛觴明月

人千里長空鴈一行孤懷無與說露冷桂花香

秋鴈次謝二弘文

一葉飄蘭渚江流不可聞況逢關塞客來破水天雲笛遠  
聲隨咽風高影惜分應難消旅意乘醉賦迴文  
偏是征人耳嘹嘹天際開盤旋明積水俯仰逐孤雲聯翼  
情難斷驚寒夢不分可能蘆荻裏酬唱映星文

遊靈隱寺賦得山鐘夜度空江水

吳天碧照暮潮平隱隱禪燈遠岫明露冷蘆花鴻息影風  
微桂樹浪無聲未知清韻何峰出似帶幽香與岍行一枕  
悠然回客夢起來驚嶺月初橫

銀漢低迴萬籟收疎鐘何處獨歸樓江無一艇聲誰載徑  
有千巖響自浮冰冷驚心清鶴唳風敲徹骨靜漁謳遙知  
姚江逸詩 卷十四 七 南雷懷謝堂

天外禪心遠暗送荷香十里秋

暮山隱現靜徘徊空際飄然一韻來銀漏已沉烏鵲駕玉  
簫應冷鳳凰臺獨携爽籟瀕洲前過不倩高帆月下開洗耳  
聽潮方入悟聲聞玄覺妙中猜

十里湖光夜色妍木蘭舟泊渚橋烟非關巫女鳴環至何  
事湘妃鼓瑟前隱隱疎風來斷續微微輕浪響淪漣峰高  
靈鷲通天漢聲載無聲聲自傳

立春前一日觀梅值雪

萬樹孤山象欲新盈盈瓊玖靜無塵相思入夢香偏醒未  
見經年意轉親玉笛臨風傳侍史冰壺濯月醉仙人六花  
如有江天約共賞來朝上苑春

舊題秋江歸釣晚和友六首



遠帆天際盡來斜照映芙蓉拂浪花何處月中吹笛冷聲聲隔岸傲漁家

風迴鴈字幾行斜吹落平沙啄荻花我入菰蘆鄉入塞醉看絲艇竟忘家

回首峰頭夕照斜隨灣紅樹眼中花收竿漸傍西岩去信宿西岩是酒家

波光遙送鏡烟斜粧點漁燈幾樹花看到棹歌魚影動應知野艇勝村家

不覺垂綸到月斜蕭蕭落葉認飛花數聲砧韻催歸去我愛江天別有家

日影斜來岸影斜楓丹蘋白勝如花因逢釣叟烟波話不道移蓬過數家

姚江追詩 卷十四 人 甫雷懷謝堂

○諸 焚一首  
焚字子相學者稱為理齋先生嘉靖乙未進士官兵部主事與同邑張元砥礪攻舉子業海內操觚家莫不屈

意下此兩人構李袁儀部黃評云諸焚文如琴操學佛刮垢入淨而輕揚之態時寓于雅淡之中張元文如偏

師入陣直擣中軍而有堂堂正正之氣時咸以為知言顧焚狂於酒以憂歸過嚴陵大醉遊桐江竟以溺死

高明所

此亭初名墨花後因其地之高明以今名為定也

金蓮山頂高明所燕坐居然見八荒虎鬬龍爭俱漠漠焉飛魚躍自洋洋漢唐事業江山在濂洛人遊草木香喚醒

半生塵土夢松風為我洗肝腸

○張 元二首

元字以貞號小越嘉靖乙未進士司李泉州終府同知翁司馬大立曰張元諸焚同受業倪小野先生門一日

小野搆新居元與焚移榼坐久小野偶用義經成語口占上梁文二公即豁然大悟時藝遂為博士家宗二公

雖不以詩傳然其詩正不可泯沒也

和東州韻

烏角南京一品流小兒慣見擁街頭鵲聲久已移三月馬迹於今遍幾州搖落扶桑看浴日凌兢關塞反防秋時同飯潁山人調羌笛何妨擅倚樓

漠漠陰雲俯午開關山不碍望鄉臺獄廬埋沒張華劍宮錦飄零李白碑塞北又逢葭律動江南空憶鴈書來歌兒

姚江追詩 卷十四 九 甫雷懷謝堂  
新解龍香撥一曲梅花手自栽

○倪 章二首

章號海川嘉靖壬子鄉貢知如皋歷官國子監助教工書法小楷摹十三行行草摹龍井碑惜真蹟罕有存者

存者惟石刻二種一在蘿碧山高廟一在龍泉山三錫祠

贈翁大參薇軒

心上經綸起畫前舜江多少得真傳水霜節操昭中外金紫恩光照後先聖世幸逢偕老日崇階還憶去思年故園

風物依然在好結香山洛社仙

歸興飄然莫可遮溪山重整角巾斜半生宦業渾如夢三徑松筠却是家垂白不妨冠耀翟橫金肯戀帶生花鳳毛



殊有趙宗思樂事何人許並誇

姚江逸詩

卷十四

十 南雷懷謝堂

姚江逸詩卷之十五

後學 黃宗義輯選  
鄔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支遁七首

遁字道林姓關氏陳留人僧史曰遁先經餘姚場山中  
住其後歷居名剎晚年猶還場中或問其意曰謝安石  
昔數來見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與想萃塋場中  
今下塋有支道林墓道林詩多佳作其明著他地者不  
入

五月長齋詩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漢潛涼變飢風乘和翔令月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五 一、南雷懷謝堂

聲清齋德澤潤無疆四部欽嘉期潔已升雲堂靜宴和春  
暉夕暢厲秋霜蕭條詠林澤恬愉味城傍逸容研冲賸綵  
綵運宮商匠者握神標乘風吹玄芳潤汪道行深婉婉化  
理長臺壺維摩虛德音暢遊方罩罕妙傾玄絕致由近藏  
畧畧微容簡八言振道綱撥煩練陳句臨危折婉章浩若  
驚颺散同若揮夜光寓言豈所託意得筌自喪雷濡妙習  
融靡靡輕塵亡蕭索情牖顏寥朗神軒張誰謂冥津返一  
悟可以航願爲海遊師權施入滄浪騰波濟漂客同歸會  
道場

詠懷詩

傲兀乘尸素日往復月旋弱喪困風波流浪逐物還中路  
高韻益窮究欽重玄重玄在何許採真遊理間苟簡爲我



養逍遙使我閒寥亮心神瑩含虛映自然亮沈情去彩  
彩冲懷鮮脚蹕觀象物未始見牛全毛鱗有所貴所貴在  
忘筌

端坐鄰孤影眇周玄思劬偃蹇收神轡領畧綜名書涉老  
怡雙玄披莊玩太初詠發清風集觸思皆恬愉俯欣質文  
蔚仰悲二匠徂蕭蕭柱下迥寂寂蒙邑虛廓矣千載事泐  
液歸空無無矣復何傷萬殊歸一塗道會貴冥想罔象極  
玄珠悵快濁水際幾忘映清渠及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  
心與理理密形與物物疎蕭索人事去獨與神明居

睇陽熙春圃悠緬歎時往感物思所託蕭條逸韻上尚想  
天台峻髮髯巖階仰冷風灑蘭林管瀨奏清響霄崖角靈  
藹神蔬含潤長丹沙映翠瀨芳芝曜五莢若若重岫深寥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五 二 南雷懷謝堂

寥石室則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抱朴鎮有心揮玄拂  
無想隗隗形骸頽回同神宇敞宛轉元造化縹緲鄰大象  
願投若人蹤高步振策杖

閒邪託靜室寂寥虛且真逸想流巖阿朦朧望幽人慨矣  
玄風濟皎皎離染純時無問道者行歌將何因靈溪無驚  
浪四岳無埃塵余將遊其嶠解駕輟飛輪芳泉代甘醴山  
果兼時珍修林暢輕跡石宇庇微身崇虛習本照損無歸  
昔神暖暖煩情故零零冲氣新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  
澹泊爲無德孤哉自有鄰

坤基葩簡秀乾光流易頤神理速不疾道會無陵騁超超  
介石人握元攬機領余生一何散分不謔天挺沉無冥到  
韻變不揚蔚炳冉冉年往遠悠悠化期永翹首希玄津想

寄故未正生途雖十三日已造死境願得無身道高棲冲  
默端

詠禪思道人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并而讚之  
可謂因俯對以寄誠心求參焉於衡軛圖巖林之  
絕勢想伊人之在茲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  
默已聊著詩一首以繼于左

雲岑竦太荒落落英昂布迴壑佇蘭泉秀嶺攢嘉樹蔚蒼  
微遊禽崢嶸絕蹊路中有冲希子端坐摩太素自強敏天  
行弱志慾無欲暗玉質凌風霜淒淒清趣指心契寒松  
綢繆諒歲暮會重兩息間綿綿進禪務投一滅官知攝二  
由神遇承調累危九累十亦凝注懸想元氣地研幾章粗  
慮冥懷融震驚怕然肆幽度曾空攀六淨空同浪七住近  
姚江逸詩 卷之十五 三 南雷懷謝堂

虛乘有來永爲有待馭

○與恭 三首

與恭字行已平生苦學內外典靡不研究尤工於詩母  
老無託乞食以養趙子昂見其冷泉亭詩嗟賞由是知  
名恕中山房雜錄謂上虞人非也

渡錢塘

母在盤輿子在途子行不上母先呼斷橋流水斜陽外差  
見寒林返哺鳥

冷泉亭

天竺雨花飛寶臺北山門對冷泉開石攀老樹無人識時  
有黃猿抱子來

回鴈峯



官路迢迢野店稀薄寒催客雀添衣南分五嶺雲天遠鴈到衡陽亦倦飛

○宗原二首

原字無極嘗參法於遊僧僧以拄杖畫地原曰師言惟一無二耶僧舉杖指其面原遂豁然原初不識字從是便能詩偈

西江草堂

錦君洛陽英避地越江曲縛屋臨清湍虛簷交翠木高情落琴書永日親鴈鶩得中久已安於世澹無欲採採芙蓉花一笑山水綠

寄孟熙先生

幽齋坐虛敞終朝無好懷况當涼風肅梧葉落空階良友

○東江連詩

卷之十五

四 南雷懷謝堂

別我久感物經時乖援琴托深意商調詎能諧芝湖在何處望望不得借日暮碧雲合杳是天之涯

○圓丘三首

丘字雪崖洪武間僧

白水宮

滿目飛晴雪丹山見白豎天機垂不盡地軸卷無窮蕩漾沉寒玉飄零散曉風人間何處着應直到龍宮

寄白雲師

白雲悅詩見續蘭亭會

自從相約問寒溫吟得詩成欲共論山犬自驚行客過幾回風雨誤開門

占得荒畦半畝餘一犁春雨自耕鋤偶然吟得梅花句旋折松枝就地書

○宗林十首

林字太章宋氏子年十三出家嘉靖初遊都下屏跡香山開萬壽戒壇詔邀宗師爲十座首林其一也世宗奉玄林上書規勸請弘護大法上不以爲忤臨終有辭三寶辭世詩題曰浮生夢幻篇與香山夢寐集傳於世

觀魚

魚在水中生人在水中死貪餌魚上釣失脚人下水人死魚腹肥魚死人口美吁嗟魚與人惡乎不知此

過荆亞卿墓

荆名祥以區人官少司空

司空高塚幾春秋麋鹿今來壠上游黃土自埋修月斧滄江誰補濟川舟松風入夜哀偏切露草侵晨淚尚流莫道荒碑終泯滅遺功應有史官收

○東江連詩

卷之十五

五 南雷懷謝堂

過興濟伯楊公墓

草青苔碧野花紅曠世人才塋此中秋雨敗渠陽濁水夕陽高木戰悲風禽如擁護巢還密鼠若侵窺穴漸空借問子孫今幾葉昔年勲伐有誰同

山居用韻答風川朱先生

秋冷啼蛩入講堂夜深饑鼠攪眠牀山厨食盡松花餅瓦鼎烟消柏子香半壁綠苔乘宿雨滿階紅葉醉新霜幽居漸喜三冬近竹几蒲團雪夜長

春日二首

掃地心已靜讀書門懶開碧桃花落盡猶未覺春來雨餘芳草香風起游絲動幽禽四五聲說破春眠夢題鐘欽禮所畫雲山江水隱者圖



隱隱樓臺倚阿酒船空處罷歌江頭網密魚蝦少山  
腹雲深虎兕多莫怪考槃通世路已知平地息風波道人  
家住中峯上時有茶烟出薜蘿

花椒

欣欣笑口向西風噴出玄珠顆顆同采處倒含秋露白曬  
時嬌映夕陽紅調羹美著醺經上塗壁香凝漢殿中鼎餽  
也應加此味莫教薑桂獨成功

補瓢二首

足跡尋常懶過橋棲棲今日又明朝詩情冷淡霜中菊服  
色離披雪後蕉貧里有誰分米送禁山無處覓柴燒老來  
自笑貪心在還對清泉補破瓢

一席茅庵百衲身山高無日照意塵雪松挺翠能禁冷霜  
姚江述詩 卷之十五 六 南雷懷謝堂

葉堆紅豈是春瓦礫汲泉便北井木盤分米贈西隣補瓢  
留得青秧在自笑癡心也濟貧

智遠十一首

遠字空林崑山朱氏子把茅徑山出叅圓悟於金粟悟  
引爲入室其後悟死凡平日品題所及者皆請同門補  
授衣拂或徑拈香上座遠深鄙之故其詩有解行自捫  
無愧作姓名何必上傳燈住四明知止庵

黃獨吟

黃獨復黃獨結根在深谷性宜砂土清郊圃非其族蕘草  
培且豐歲終大如輻毛長過紫芋粉細勝饅粥昔住雙徑  
陰時栽濟饑腹乃知折脚鐮古以代晨穀一日燒一枚一  
年三百六人生亦有幾三萬便充足富貴不能親惟山林

乃復行脚二十秋屢思丘壑宿靈公孤潔資慕往賢而淑  
埋子剛半嶺遺余蒲竹簍久違隱者滋撥火煨教熟一飽  
忘百饑慙慙似偶木免從沿門乞更省負擔顧飯罷步荒  
坡披枝理霜菊晚黃香漸清隱約動茆屋敗架多殘書陶  
辭庶可讀

山居

不善栽田法居山別有長青薇採未盡黃獨動餘香却怪  
沉疴子秋來詩句強丘園時服食精彩見行藏

欲禦高巖冷松燒盡日紅陰崖開積雪陽塢避狂風狡兎  
投荒穴寒鴉噪晚空一冬饒逸事未入譜圖中

一帶重巖裏悠然隔世喧竹齊終護屋日到始開門雪盡  
天尤曠峯高山獨尊經行無伴侶何處覓名根

姚江述詩 卷之十五 七 南雷懷謝堂

次靈章立秋日同坐弘老山居韻

道人腸肚絕炎涼日食苓苓骨有光怕走隣庵三里供獨  
眠松栢一丘香禾苗欲秀宜炎暑橘子求井要打霜分付  
山童勤照管莫教山雀啄斜陽

眼白頭黃骨又涼何須劇彩與理光日墮三頓天空巧夜  
宿一團地絕香拈韻未吟心已死理庭有法冷如霜此中  
盡日無塵事品坐峯頭話夕陽

簡黃太冲居士

世有奇男子塵勞不可羈雙眸照天闕兩手啟雲扉俯視  
風波人紛然投械機蒼生滿目淚寧予一人惟  
惜我今已老不言人間非忽逢超卓者縷縷似開扉一夕  
留茶話千巖共瀑飛有緣出塵網切莫更思惟



寄史穎水

半霖無十里病骨若干程世任何曾任緣行未必行詩從  
今日就月向昨宵明最憶龐居士荷香夢亦清

語山禪兄四十

覓得山居翠插天山高任久性情便壯時豪氣磨教盡老  
大文章業已捐伶俐是誰千百個癡愁祇我兩三員蒲團  
小坐超塵外石爛松枯那論年

次靈章見贈韻

粗豪與劇語琅琅聲出臯亭十里塘听窄全憑長拄杖草  
深惟着短衣裳烟霞既已久成僻門戶無勞更打牆睡到  
日高花影動更無人跡到虛堂

○孫夫人楊氏十首

姚江連詩

卷之十五

八

南雷懷謝堂

楊氏名文儷仁和人工部員外郎應獬之女孫文恪之  
繼室也以子銓翰林編修滿封夫人文恪四子皆至九  
鄉而夫人所出者二詩稿附文恪集行世

月夜鳴琴

小堂明月夜捲幔理絲桐素魄千門皎清音一院通落霞  
飛指下流水瀉絃中停曲聊延佇高天度遠鴻

聞鶯

上苑花如錦流鶯枝上鳴聞關頻喚侶睨睨更含情習習  
聽風暖遲遲砌日明香闥方倦繡忽聽兩三聲

城南別女

迢迢向南國五月發長安惟念鳴環女初令事伯鸞心折  
言難盡歌殘日又闌行行復回顧淚下不能彈

寄妹

浙水春風送別航別來在丹九星霜我從文苑留京國汝  
為繁華戀故鄉幼小閨中同刺繡晨昏窓下共焚香于今  
兩地遙相憶好寫平安數寄將

元夕

聖代瑤京明盛年更逢三五早春前溶溶良夜燈何燦皎  
皎青霄月正圓到處笙歌新節序滿城富貴舊人烟惟  
不覺更籌轉忽聽鷄聲報曉天

憶姊和韻

昨夜寒梅已發花新枝折取寄天涯鸞翔霄漢還千里人  
隔燕吳本一家無那看雲憑畫檻懸知望月倚窗紗錦牋  
況復傳佳句詠雪高才未足誇

姚江連詩

卷之十五

九

南雷懷謝堂

擬內閣觀芍藥

禁署名花本自奇上公相對更相宜天香遠度黃金闕國  
色新分白玉墀傍檻開時如索笑當堦翻處欲催詩栽培  
地位元殊絕贏得年年雨露滋

冬日釣兒應試北上次韻貽之

束書殘臘發南州直北風烟萬里浮為汝衝寒馳遠道今  
人連夜絮征裘驛途逢使音須寄酒慢臨河棹莫留回首  
飛雲應切念且依棠樹近宸旒

初夏即事

朱明初屬夏暑氣漸侵軒日午槐陰密風清柳絮翻黃雲  
連麥隴紅雨落桃園恰恰鶯聲老喃喃燕語喧鈞簾對佳  
景欲賦已忘言



聞徵瓦氏兵至

傳聞瓦氏勇超羣萬里徵來淨冠氛多少材官屯海畔策  
勲翻仗女將軍

○神女劉妙容二首

續齊諧記曰晉有王敬伯者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善鼓  
琴年十八仕於東宮爲衛佐過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  
倚琴歌法露之詩有女郎從二婢而至撫琴擲絃調韻  
哀雅已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箏篴作宛轉歌女郎脫頭  
上金釵扣琴絃而和之歌凡八曲敬伯惟憶二曲明日  
訪之知爲吳令劉惠明之愛女卒已久矣

宛轉歌

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  
東江遺詩 卷之十五 南雷震討堂

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共徘徊

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縷玉軫爲誰鏘  
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爲煙與霧氛氲對客姿

○箕德

劉季羗爲刑部侍郎其子端書能召仙降筆爲詩季羗  
以芭蕉射覆乩云云季羗大驚異

芭蕉詩

摘得江南一葉青也來壇上惱詩情西齋昨夜窓前雨應  
減蕭蕭四五聲

姚江逸詩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宗義編宗義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編皆  
錄餘姚一邑之詩自南齊迄明以時代爲敘其方  
外閨秀仙鬼則總彙於末卷每人各爲小傳頗足  
以補史事之闕然第十五卷韓應龍傳末云梨洲  
先生選逸詩廣極搜輯不解何故遺此則此卷爲  
後人所續無疑非宗義之原書不知何以混而一  
之又劉妙容事出於吳均續齊諧記其人乃吳令  
劉惠明之女沒後魂見是鬼非神題曰神女已大  
謬又王敬伯雖餘姚人而女則不知何方之產所  
遇之地又在吳中引而入之姚江尤爲無理亦必  
非宗義之舊也



明文授讀六十二卷(一)

〔清〕黃宗義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康熙

三十六年張錫琨味芹堂刻本

明文授讀序

時會之遷流云爲之變化轉瞬焉夫惟文足以留之言天下之至久者莫如文故一代之文此文物菁華所係也然在當時何代不有斐然之英參錯顯晦過焉而楮墨化爲灰埃姓氏噉於狐貉者正復不少唐以前無論宋史之文苑元史之儒學彼其人

傳於中亦非聊爾迄今求其文而不得者殆半則夫不得列傳於史之中而文與人之並湮者可勝道哉是天下之倏燦而不能自必其留者又莫如文是必賴有人焉爲之薈萃遴選存十一於千百庶俾各家之著作猶行並傳不至零渙而漸滅由來遠矣雖然以東萊之博識收之不盡擇之不精每見當時之



作家有傳於今而逸於昔者亦見一人之文集有相其貌而遺其神者蘇氏更何談焉是故非搜羅之極其廣則塵鼠有埋沒之幽芳非擇取之極其醇則棗梨有闕入之凡子二者正是難免也姚江梨洲黃先生初有明文案之選其所閱有明文集無慮千家搜羅廣矣猶恐有遺也詢謀於余兄弟伯氏細檢傳

餘序二

是樓所藏明集復得文案所未備者三百餘家先生驚喜過望侵晨徹夜披摭尤余亦手鈔目勘遙爲勦理於是增益文案而成文海夫以先生之明眼卓識而又精勤於搜羅擇取如此則文海成而有明一代有全書更無有埋沒闕入之憾矣顧其緗帙浩繁爲卷幾至五百令嗣主一嘗私請於先生更掄剔

其最者秘之枕中是名授讀蓋文海所以存一代之文授讀所以爲傳家之學各有攸當也余因之有感焉古稱三立吾人動以立言自負謂文以載道文以紀事若是乎德與功之俱藉於文也豈知德修於身功施於物其設心原不在傳之與否而要德與功者必傳文士之文自以爲可至久苟不得其人以

傳之殆歐陽子所云榮華之飄風好音之過耳文豈足恃乎宋之文計薈萃而遴選之者有綸旨集太平盛典中興制草聖宋文粹自東萊之文鑑出而諸編盡掩誠得傳之之人也然而收之猶有不盡擇之猶有不精得入之中其傳不傳若又有命焉且東萊沒於隆興去宋之亡尚百年未及見身後之文故南



宋之文莫有收而擇之者至今蓋闕如也有明之文較多於前代卽今觀諸人之文集列屋兼輒不有先生孰能爲之盡收而精擇之哉然先生適生於明之叔季入

本朝五十餘年考終上壽故得盡見有明之諸集而收之擇之設也生歿於盛明之時將不亦如東萊之未及見身後南宋之文何以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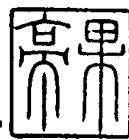
徐序四

快成一代之全書耶吾因想先生之藹隱藜邇空山窮老殆天故以是憔悴先生以結果有明一代文章之局雖先生一身之不幸乎實有明諸文人之大幸也余固素有志於剗刷文海而力有不能當俟稍暇謀將伯於同心今茲張子有斯授讀之刻固甚余之所樂聞也主一書來請序其何以辭因具言其緣

起於簡端用以告同讀者

告

康熙三十八年九月上浣日崑山徐秉義書





序

遼陽後學靳治荆拜簋

文章之傳與不傳本作者之精神亦在選者之學問胸有萬古之識而後發言可垂於永遠胸有萬卷之書而後操管能定其去留蓋作者固難選者誠不易也昔人嘗曰兩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又曰唐無文章惟

序

一

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此不過一時典會所感偶舉是篇如謝家論詩楊柳依依穆如清風語耳究之兩晉三唐詎可以一二篇竟予嘗縱觀左國史漢及唐宋諸大家其精神力

量各有不可磨滅者獨六朝繁華習爲排偶綺麗之詞去古寢遠有明起高廟迄懷宗三百餘年扶輿清淑之氣蔚爲人文視上世可

爲極盛然其間弟不必襲師子不必覓父靡不隨其性之所近詣之所造自成爲一家言

姚江 梨洲黃先生爲當代耆宿名山石室之藏悉殫心窮究卽年垂八十精神弗衰歸把一編目不輟視手不停披嘗出其緒餘訂行明文海文案二集業已膾炙海內矣第卷帙浩繁末學遲鈍叩以全板罔不懵然

序

二

棄豕之苦心又百不獲一欲其終歲而覽之不遺餘力而卒業焉勢必有所不能今先生之子百家能守先生書鍵戶探討積有歲年偶手示一編頗曰明文授讀蓋先生以之課子而嗣君欲以傳諸家者公之世也予捧閱數過不禁掩卷而歎曰有明諸君子之精神學問其萃于斯乎採其尤撮其要旣簡而該



更切而當非先生不能傳古人非先生之子  
不能體先生之志以傳古人且以傳古人者  
傳後人嗚呼是真可傳也已予不揣荒落素  
嘗奉教于先生今先生往矣瞻其手澤不啻  
先生之耳提面命後之讀是書者息心屏氣  
想見作者之深心與遇者之微意浸淫服習  
識其旨歸其爲裨益又豈可以世數計哉四

序

三

明張生錫琨先生門下士也刻而傳之并書  
昔

康熙戊寅長至日



明文案原序上

姚江黃宗羲述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  
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而  
文案成得二百十七卷而歎有明之文莫盛  
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  
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  
原序一

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  
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嘒嘒之口舌適足以  
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珠盤已墜邾莒  
不朝世不復知有古文一道士之通經學古  
者耳目無所幪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  
三盛之由也某常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  
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庵



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闢入求之韓歐集中造次發言亦無是也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

原序二

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論事意不在文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故碑版連牘以俟史官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

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摭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

原序三

人也況其置身廟堂風雅之列者乎試觀三百年以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龐然無物卽盡



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  
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原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  
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  
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  
北袍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  
原序四

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練掩絕前作至  
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  
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  
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  
矩矱者也崇禎時三吳以牧齋爲典刑牧齋  
聞崑山風韻於其門人同時江右之艾千子  
徐巨源閩之曾弗人卓犖相望計一代之制

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  
有不同顧無俟於更弦易轍也自空同出突  
如以起衰救弊爲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  
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  
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  
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  
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

原序五

說惡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  
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徂徠  
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  
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  
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  
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  
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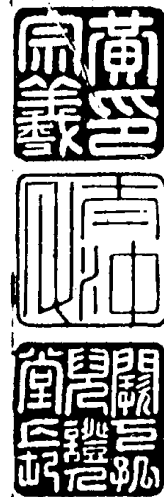


言四子者只一途耳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  
在其起伏猶能抑揚文義襲左者在其字句  
則遲鈍拙澁而伎倆愈窮弇洲之襲史似有  
分類套括逢題填寫不問其似不似也晚年  
之文雖剝落未盡尚得無天闕其所欲言大  
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亦可  
附庸唐之孫樵劉蛻但未能如其深奧耳四

原序六

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  
以弔奇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鄧人君房緯  
真皆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  
無一首可觀緯真自歉無深湛之思學之不  
成而緯真之文反以清真見長山是言之四  
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  
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

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原序七



明文授讀序

先夫子自戊申歲取家所藏有明文集約五六千本擷其精華至乙卯歲成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庚申歲蒙

今上有遺獻之徵既以老病不能赴又奉

特旨凡黃某所有著述有資明史者著該地方官

鈔錄來京宣付史館於是藩司毅可李公俾胥

吏數十人繕寫不孝入署較勘而文案亦在其

序一

中丁卯歲不孝入都門故相國立齋先生監修

明史以史志數種見委簡閱史館中書此文案

固在也未幾不孝以思親告歸先生許以在家

纂輯已已書成先生復招不孝入都再至史館

已不見所謂文案蓋有潛竊之而去者矣不孝

思此本頗爲海內傳鈔此間之有無畧不置意

中逮後先夫子究以有明作者林林歟於未盡

親至玉峯搜假司寇健菴先生傳是樓明集得

文案以外所未有者又如我家藏之數汗數牛

而歸綴以紅楮第其甲乙復還玉峯官詹果亭

先生命諸佐史藹指錄出親正豕魚以寄先夫

子於是復合文案而廣之又由明文海之選爲

卷凡四百八十爲本百有二十而後明文始備

先夫子嘗謂不孝曰唐文苑英華百本有明作

者帙于有唐非此不足存一代之書顧讀本不

須如許我爲擇其尤者若干篇授汝讀之於是

序二

更有授讀一書未幾文案爲潛竊之人掩爲已

有易名行世或有訝而來告者曰是人也亦嘗

受業於夫子之門人得毋類蠶門乎不孝曰子

言亦不倫矣蠶門盡羿之道而殺羿是人也腹

儉詩書行多未檢頗大不類于乃師烏得與蠶

門比乎且先夫子之爲是選也亦不過欲表揚

一代之文人嘉惠後日之學者奚必誦功自己

出苟有傳刻是書者亦卽先夫子之志也特嫌



其不悉依原本稍加竄易點金成鐵耳嗟乎以先夫子之生平繼孝閔曾闢學濂洛文章則平揖廬陵節義則追蹤孤竹卽無明文之選何嘗有損于毫末况廣而文海精而授讀明文之選日在也卽百緣門烏得而殺之子言不倫矣旣而山陽戴子唯一戴子西洮屢以書來索刻授讀不孝遲遲未應或又訝曰夫子之學公而溥子豈秘所異聞乎不孝曰惡是何言也夫所謂

序三

授讀者先夫子憐不孝有志學文賦性鈍魯不能博記故爲是簡捷者而授之讀也今不孝方讀禮山中實未遑潛心熟玩于是先夫子之爲是書因不孝而授之讀不孝之受是書乃不自讀而授人讀敢乎哉况先夫子之精神在文海文案在其中授讀在其中不刻授讀天下有思文海而刻之者一刻授讀吾恐讀明文者得少而止不且授讀爲文海累乎張子有斯曰不然

刻授讀者正刻文海之先驅也而不見夫歌者平有善歌于此不聆其音卽遏雲振木未必關懷旣聆其音矣旣善其歌矣寧有僅聞發皓齒之數聲便能已已而不欲其終闕者故由夫不說學之人則彼于授讀未必不嫌以爲多將由夫博雅之君子視一斑而慕變豹嘗一櫛而思全豈未有不因見授讀而并思見文海者矣子亟刻諸萬子貞一曰有斯之言是也合有明數

序四

千家之集而成文海平情而談舍夫子而外孰有緣再能聚數千家之集於一家而又得勤力鉅眼如夫子者而爲之選拔乎則此文海夫目光心血之所存有明三百年文士英靈之所寄也子如不亟圖所以刻而傳之脫有不虞子之罪大矣子其可無先刻授讀以爲刻文海地平不孝瞿然曰是則然矣獨是長淮隔此三千單而是書爲先夫子手澤原本別無副貳可奈



何有斯曰爾不敢以夫子之書輕遠出我去子  
居若此其近而我兄弟亦嘗及夫子之門爲任  
刻之何如不孝拜手曰固所願也於是遂徵讀  
禮之功另詮一目并搜先夫子所書各集評語  
掇載篇後間附注以不孝私記以爲讀書知人  
之助云康熙戊寅年男百家百拜謹述



序五

序

余刻 梨洲黃先生明文授讀既成一謂  
余曰子可無一言以爲序乎余謂刻書之有  
序將以言其書之足以信今而傳後也若先  
生之書當世仰之如泰山北斗珍之如楚璧  
隋珠固不待序言而始信始傳也況已得宮  
詹果亭徐公郡司馬雁堂靳公爲之序徐公  
張序一

之序謂先生之選盡收而精擇無埋沒闕入  
之憾勝於東萊之文鑑靳公之序謂先生之  
選採尤而撮要有簡該切當之實足以萃有  
明諸君子之精神學問二公之論亦可謂知  
言矣且寒村鄭夫子向許作序第疾作未遑  
也近華山范夫子自延平寓書亦諄以序  
言爲已任兩夫子皆先生高弟其足以發明



先生之選者豈有餘蘊乎至於先生明文之選權輿於文案絕華於文海而授讀之集為家傳簡捷之本則茲選之所以命名予序更言之詳已余復何言哉余惟有明三百年之文定於先生一人之去取則此數十百人之文皆托先生之眼光心力以傳而先生之學識亦即散見於此數十百人之文之內其間

張序二

是非決擇斷然不移非先生不能自知之亦非先生不能自言之也乃授讀一書先生固非欲以行世而文海之選網帙浩繁世無往而刻之者先生俱未嘗作序獨文案有上下序兩篇一論有明之文凡三盛其人不能以於前代而所選之文反過於前代一論有明之文壞於何李而王李繼之幾於枉盡天下

之才此則先生盱衡千古論定一代之大旨也今授讀之文雖半未見於文案其大旨有外於選文案者乎即以先生而為文海授讀之序其大旨亦豈有離於文案之二序者乎則余今日而欲序先生之授讀亦豈有加於先生之自序者乎請以先生文案二序冠於最集之端則余可以無序矣主一曰子盡書

張序一

之是即子之序也因次第其言以為序

時

康熙己卯歲孟冬月四明門人張錫琨拜題





明文授讀發凡

一 明文授讀 先遺獻於文案文海中更拔其尤加殊圈於題上以授不孝所讀者此係有明一代文章之精華不孝讀禮荒山未遑自讀遽以付梓耿耿私心實不免有舍田芸人之病焉

一 選中篇數序記最多其次則書與墓文若板文案以撰人之前後序列難於記憶今遵文海例如唐文粹於各體中條別門類以便檢讀但文海篇章大備其分最細此則稍區大畧耳

明文授讀

發凡

一

味芹堂

一 先遺獻遍閱有明文集間有數行或數語偶記其爵里姓氏及評其功力手筆者今遇茲選所及謹敢搜摭並載於篇以爲讀書知人之助以非本篇原評特加 先夫子曰或 先夫子書某集以別之其有未經 先遺獻所評及者不孝或追憶 先遺獻平日之緒論或私有觸發以補之則附註百家私記於下

一文海之選 先遺獻甫定成帙往往有名篇大作未及圈點者不孝一依原本不敢妄施以亂觀

日知能讀是選希定不以圈點之有無揣文之優劣

一 先遺獻平日有嘗稱道其文而未見其集者如歸元恭顧寧人諸公不一二數不孝耿耿在懷多方購索謹敢私登數篇亦先意也

一 吾家所藏宋元文集極多皆 先遺獻遍假於各藏書家以鈔得者於昔則借鈔於吾族白下之千頃堂虞山錢氏之絳雲樓山陰祁氏之淡生堂鈕氏之世學樓司水范氏之天一閣禾中曹氏之

明文授讀

發凡

二

味芹堂

倦圃近復得吾師 果亭徐先生鈔寄培林堂所藏集本以補吾家所未備於是 先遺獻有宋元文集日鈔一書部帙浩繁內亦有殊圈甲乙以授不孝讀者今明文既不能自藏則授讀宋元文索性嗣出以公世也



明文授讀目錄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鈞理  
男百家校讀

卷之一

奏疏一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上萬言書疏

葉居升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應詔封事

鄒智

扶植綱常疏

羅倫

明文授讀目錄

一  
味芹堂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卷之二

奏疏二

諫迎佛疏

王守仁

再辭封爵疏

王守仁

正典禮疏

張孚敬

治安疏

海瑞

考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申明冠禮疏

孫存

劾嚴嵩疏

楊繼盛

卷之三

奏疏三

劾方從哲疏

孫慎行

糾參逆璫疏

楊漣

劾奏逆閹魏忠賢疏

黃尊素

諫廷杖請恤萬璫疏

黃尊素

劾魏廣微疏

李應昇

講學疏

鄒元標

明文授讀目錄

二  
味芹堂

出獄謝恩疏

方震孺

孝思無窮疏

文震孟

卷之四

奏疏四

責難疏

劉宗周

祈天永命疏

劉宗周

痛憤時艱疏

劉宗周

去國疏

劉宗周

方隅未化正氣未伸疏

倪元璐



劾楊維垣疏	倪元璐
毀要典疏	倪元璐
易數疏	貢道周
褒恤孤忠疏	李世熊
卷之五	
表	
進元史表	蘓伯衡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李東陽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張邦奇
明文授讀	三
目錄	朱芹堂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丘濬
聖駕臨幸太學謝表	林文俊
卷之六	
論一	
深慮論一	方孝孺
深慮論二	方孝孺
君職	方孝孺
正俗	方孝孺

斥妄	方孝孺
慎習	胡翰
國是論	楊鏘
民生論	楊鏘
過臣論	楊鏘
君子小人論	楊鏘
論三代	孟思
殷民畔周論	周洪謨
古今論	祝允明
明文授讀	四
目錄	朱芹堂
國脉論上	彭軼
國脉論下	彭軼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張居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張居正
三代至秦混沌之再	張居正
卷之七	
論二	
難柳宗元封建論	黃省曾
井牧論	胡翰



井田論	顧大章
兵禮論	吳沉
論賦	薛甲
論兵	薛甲
治河論上	邵寶
治河論下	邵寶
論宋史禮樂志	艾南英
論宋天地合祭	艾南英
論宋禘祫	艾南英
卷之八	王 朱芹堂
論三	
太極論	陸邦
理氣論	侯一元
心性論	吾謹
靈識同異論	吾謹
物初論	朱右
情理論	袁黃
形神論	袁黃

學術論	楊鏘
嘯道學論	周思兼
喪實論	陳確
死節論	陳確
卷之九	
論四	
春秋論	彭輅
詩論	顧起元
禮論	楊兆京
樂論一	沈一貫
樂論二	沈一貫
耽詩論	張治道
卷之十	
論五	
許行論	沈一貫
管仲論	楊鏘
莊子論	楊鏘
司馬孚論	方孝孺



名士論	徐應雷
三民論上	徐芳
三民論下	徐芳
憤世論	楊鏘
放言	楊鏘
放言一	顧大韶
放言二	顧大韶
士先器識而後才藝論	鄭濤
卷十一	
明文授讀 目錄	七 味芹堂
議	
孔子廟堂議	宋濂
先師廟祀議	張鳳翼
復古樂議	沈懋孝
旌表趙氏女婦議	錢福
廢社倉議	趙南星
開金塘山議	薛三省
卷十二	
原考辨	

文原	宋濂
補原性	沈懋孝
原姓	顧炎武
禘祫考	王道
宋科目考	黃尊素
宋賦考	黃尊素
詩亡辨	袁黃
格物窮理辨	沈懋孝
夷齊十辨	王直
明文授讀 目錄	八 味芹堂
周公不殺兄辨	郝敬
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程敏政
五行辨	王廷相
黑水辨	李元陽
龜辨	劉定之
卷十三	
解說釋	
香灰解	楊爵
問社解	郭造卿



爲物不貳解	沈懋孝
性說	毛愷
詩說	孫慎行
物形說	李賢
聖人制樂裁成說	瞿九思
周幽厲王諡說	黃鳳翔
諸曹佞臺諫說	顧大章
萊窩說	劉基
觀陶說	邵寶
明文授讀 目錄	九 朱芹堂
虎含魚說	張含
尋瞳使者說	顧大韶
裁衣者說	周容
馬弔說	李鄴嗣
琴釋	胡翰
卷十四	
頌贊箴銘	
平江漢頌	宋濂
番薯頌	何喬遠

陸象山像贊	趙汭
溟涯生贊	宋濂
黃氏三壽圖贊	方孝孺
三箴	祝允明
石鐘山銘 有序	楊守陳
書齋銘并序	歸有光
卷十五	
疏文對答述叢談	
羅山法海寺勸化普度疏	曾異撰
明文授讀 目錄	十 朱芹堂
爲僧募白衣大士像疏	艾南英
募修文昌帝君閣疏	艾南英
白城寺募建文昌帝君像疏	艾南英
祭蝦蟆石文	于謙
瘞旅文	王守仁
瘞古誌石文	鄒觀光
解尸虫文	陸銓
再告李朱二先生文	黃道周
遙祭阮大鍼文	沈士柱



肺答文	李鄴嗣
土偶對	貝瓊
囚對	周怡
客問	郝敬
非墨篇	郝敬
忌日答問	李濂
寤言	顧憲成
寐言	顧憲成
述大洲趙師口義	沈懋孝
明文授讀	士
目錄	朱芹堂
喪意二則	陳確
觀真	顧彥夫
卷十六	
書一	先夫子云方先生書不可分類
與蘓平仲先生書	方孝孺
與王修德書	方孝孺
復鄭好義書	方孝孺
復鄭好義第二書	方孝孺
答鄭仲辨書	方孝孺

復鄭叔度書	方孝孺
與趙伯欽書	方孝孺
與友人論井田書	方孝孺
答王秀才書	方孝孺
答錢羅二秀才書	方孝孺
答俞景文書	方孝孺
與郭士淵論文書	方孝孺
卷十七	
書二	經學講學
明文授讀	士
目錄	朱芹堂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報馮慕岡先生書	瞿九思
與宗尉西亭公論經學書	劉綸
與顧東橋書	王守仁
答羅整菴少宰書	王守仁
與陸元靜書	王守仁
答徐成之論朱陸書	王守仁
復王敬所書	趙貞吉
與陳兩湖書	唐順之



答項既東論陳白沙書

王漸遠

答李孟誠書

萬廷言

與耿藍陽書

張龍

卷十八

書三 雜論

與華修撰論修史書

陸榮

與康德涵修撰論樂書

陸深

答何粹夫論樂律書

王廷相

答何粹夫論五行書

王廷相

明文授讀 目錄

十三 味芹堂

與萬思節主事書

唐順之

與少司馬曾確菴論統部書

趙貞吉

與吳鼎儀論韻學書

彭華

答李仁夫論轉注書

楊慎

寄童內方修志書

王廷陳

答葉慧生書

李世熊

與朱二守論稱謂書

霍韜

答黃子淵論字學書

周容

卷十九

書四 國是吏治持正交游

與中丞劉養和書

王九思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書

張居正

答堂翁楊大洪問去留書

黃尊素

止魏郭國効題廣徵書

黃尊素

寄陸五臺先生書

袁黃

與王四來書

袁黃

復保寧李太守書

羅倫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

明文授讀 目錄

十四 味芹堂

與劉一丈書

宗臣

與趙浚谷中丞書

趙貞吉

與朱康流書

陳確

卷二十

書五 論詩

答章秀才書

朱濂

答喬學憲三石論詩書

劉綸

與友人論詩書

彭格

答王孟庸書

徐應雷



與王伯度書	何白
與趙十五書	曾異撰
答會長修書	曾異撰
與友人書	尹民典
復許有介論詩書	周容
卷二十一	
書六 論文上	
上楊鏡川先生書	章銓
復李生書	趙貞吉
明文授讀 目錄	主 味芹堂
與王翰林槐野論文書	劉繪
答祠郎熊南沙論文書	劉繪
與方思道論文書	吾謹
與李空同論文書	吾謹
與項既東書	王慎中
駁喬三石論文書	王維祺
答茅鹿門書	唐順之
與友人論文書	舒芬
與陸芝秀書	黃省曾

與胡宏甫書	王宗沐
與友人論文書	焦竑
與王九雉郎中書	丁自申
答呂侍郎沃洲書	莫如忠
卷二十二	
書七 論文下	
與董宗伯書	屠隆
擬與友人論文書	陶望齡
與同年諸翰林論文書	徐禎卿
明文授讀 目錄	主 味芹堂
與周欽六年丈書	何喬遠
答唐訓導汝謬論文書	錢謙益
復李叔則書	錢謙益
復曾叔祈書	曾異撰
答夏葵仲論文書	艾南英
再答夏葵仲論文書	艾南英
答陳人中論文書	艾南英
再與周介生論文書	艾南英
與聶雙江書	張岳



寄君與弟書	陶望齡
卷二十三	
書八 自敘憂說快怗感憤頌寬	
答東郭生書	楊循吉
與王堯衢書	唐順之
奉楊太宰書	屠隆
與沈君典諸子書	屠隆
與彭濟物書	康海
寄屠漸山書	陳東
明文授讀 目錄	朱芹堂
辰州與田叔禾書	陳東
上大司徒梁公儉菴書	劉綰
與陳一泉外翰書	盧柟
與耿忠菴進士書	盧柟
與孟龍川書	盧柟
爲瞿魯夫訟冤書	屠隆
卷二十四	
記一 考古紀功紀事類	
漢南北軍記	王禕

唐兩省記	王禕
序廣右戰功	唐順之
巡海副使柯公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張郡博去思碑記	鄭善夫
東征獻獲記	張大復
東征獻俘記	張大復
東征二士錄	錢謙益
書沈伯和逸事	錢謙益
紀陶真人事	宋綬澄
明文授讀 目錄	朱芹堂
卷二十五	
記一 學校書院官廨類	
重修涇縣儒學記	唐順之
長汀縣學記 附與汪直齋書	王慎中
臨海縣重修儒學記	王宗沐
溫州府儒學記	李維楨
重修江陰縣尊經閣記	葉逢春
真贊記	廖道南
石岡書院記	楊士奇



大滌書院記

黃道周

大滌書院後記

黃道周

大滌書院三記

黃道周

六合縣科第題名碑記

莊景

浙江按察司獄記

王猷定

卷二十六

記三 廟廟寺觀類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象祠記

王守仁

明文授讀 目錄

尤 味芹堂

峽江練公祠記

羅洪先

王侯祠兩廡記

高攀龍

東火鄉改正祀典記

何珩

三官廟記

鄭滿

德郡重修東嶽廟碑記

程珪

重修大興寺記

趙鈺

幻悲閣記

羅洪先

節莊觀音堂記

趙時春

長水塔院記

屠隆

東林寺重建五如來殿碑記 黃雲師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用記 湯顯祖

福泉山精舍記 李鄴嗣

重修江陵佑聖觀碑記 梁潛

長春觀碑記 陶望齡

卷二十七

記四 居室亭池類

悅親堂記

胡翰

苦齋記

劉基

明文授讀 目錄

手 味芹堂

栖雲室記

宋濂

稽古齋記

趙搢謙

適意齋記

解縉

時敏齋記

解縉

皆山軒記

胡廣

棠溪書舍記

方孝孺

水雲深處記

貝璣

車應記

薛瑄

予莊記

吳溥



杞鞠軒記	孫作
益菴記	羅倫
西園清隱記	羅倫
何陋軒記	王守仁
一粟軒記	戴士琳
鳳嬉堂記	趙戩
大觀書屋記	趙時春
平遠臺記	宗臣
西峪草堂記	唐順之
明文授讀 目錄	主 朱芹堂
思子亭記	歸有光
塊菴記	陸深
獨坐軒記	桑悅
舊薇壁記	孫慎行
水居記	高攀龍
可樓記	高攀龍
青蓮閣記	湯顯祖
抱甕亭記	袁宏道
遠帆樓記	袁中道

耦耕堂記	錢謙益
簡堂記	萬泰
果州浮梁記	任瀚
養魚池記	趙時春
谿山歲月記	倪宗正
卷二十八	
記五 古蹟	
禹穴記	鄭善夫
登牛山記	喬宇
西施山書舍記	徐渭
明文授讀 目錄	主 朱芹堂
滄浪亭記	歸有光
石鐘山記	羅洪先
任光祿竹溪記	唐順之
竹溪記	方豪
謁李忠定公墓祠記	曾異撰
觀漢劉氏塚記	黎遂球
卷二十九	
記六 游覽紀行類	
遊天平山記	高啓



遊東山記	楊士奇
遊浯溪記	桑悅
始入華山至西峰記	王履
上南峰記	王履
過東峰記	王履
宿玉女峰記	王履
遊清源山記	王慎中
金溪游記	王慎中
華山別記	袁宏道
明文授讀 目錄	圭 味芹堂
游皖山記	李元陽
游鬼巖記	何南金
林屋洞記	蔡羽
銷夏灣記	蔡羽
石蛇山記	蔡羽
濟上看月記	張大復
石阡途記	萬士和
卷三十	
記七 雜類	

曉江漁者記	王慎中
重修滄澤園記	鄭滿
焦氏廬墓記	劉夏
虎啞木偶人記	劉楚
游雷記	徐芳
江山秋霽圖記	岳正
補燭記	王雲鳳
舵師記	林諭
漁記	烏斯道
明文授讀 目錄	圭 味芹堂
彈箏記	蘓桓
吳陳二子選文糊壁記	傅占衡
村落嫁娶圖記	顧彥夫
胡質棺記	唐順之
琉璃盞雙紅魚記	黎遂球
靈蛙記	徐芳
卷三十一	
序一 著述類上	
周易古注疏輯序	沈懋孝



刻蔡氏蒙引補正序	沈懋孝
春秋伸義序	馬森
六經師律序	吳沆
毛詩折衷序	沈鯉
敘詩牘	馮元颺
春秋集解序	鄭濤
七雄策纂序	穆文熙
戰國策談板序	王世貞
孫子書校解引類序	趙本學
明文彙編 目錄	宋芹堂
文廟樂書序	鄭鄮
讀監鐵論序	周天佐
世統本序	豐坊
萬曆疏抄序	李維楨
隆萬兩朝列卿記序	黃尊素
李氏藏書序	黎遂球
江陰縣學新志序	唐順之
卷三十二	
序二 著述類下	

葛端訓編次諸家文集序	錢謙益
重刻文選序	田汝成
重刻唐文粹引	江盈科
會南豐文集序	王慎中
古樂府詩類編序	王禕
八詠樓詩紀序	宋濂
杜詩舉隅序	宋濂
李賀詩解序	李世熊
唐詩英華序	錢謙益
明文彙編 目錄	宋芹堂
唐詩品彙序	屠隆
唐詩分類精選後序	桑悅
唐詩艷小序	周詩雅
明詩選序	周詩雅
周南留著圖錄序	趙貞吉
重刻諸儒語要序	高攀龍
薛方山隨寓錄序	何良俊
琴莊筆記序	何喬遠
菰蒲編序	沈懋孝



韻學集成序	桑悅
字彙辨序	張自烈
方輿紀要序	熊開元
吳公憶記序	李清
卷三十三	
序三 文集上	
潛溪後集序	趙汭
潛溪新集序	楊維禎
葉夷仲文集序	宋濂
明文授讀 目錄	毛 味芹堂
張彥輝文集序	方孝孺
康太史集序	趙時春
胡永之集序	趙時春
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序	趙貞吉
禺山文集序	任瀚
澄江文集後序	羅玘
董中舉侍郎文集序	唐順之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宗子相集序	王世貞

介洲續稿序	穆文熙
緱山先生集序	婁堅
朱寄翁遺文序	黃省曾
葉進卿文集序	郭正域
徐文長三集序	陶望齡
方布衣集序	陶望齡
卷三十四	
序四 文集下	
袁文榮公文集序	正錫爵
明文授讀 目錄	毛 味芹堂
尚友堂文稿序	劉文卿
黃葵陽先生文集序	王衡
中郎先生全集序	袁中道
棘門集序	方震孺
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錢謙益
李忠文公文水全集序	錢謙益
歸玄恭恒軒集序	錢謙益
自序	譚元春
周元合文集序	趙南星



張曰利漫著序	趙南星
姚孟長翰長代言稿序	倪元璐
錢兼山先生廣川集序	陳仁錫
魏子敬遺稿序	文德翼
傅依堂集序	陳弘緒
應本序	黃道周
卓珂月蕊淵蟾臺二集序	曾異撰
陽明先生文集序	施邦曜
簡堂集序	歸莊
明文授讀 目錄	朱芹堂
侯研德文集序	歸莊
卷三十五	
序五 詩集上	
黃巖戴氏合族詩序	胡翰
劉兵部詩集序	朱濂
項伯高詩序	劉基
王原章詩集序	劉基
朱先生詩集序	楊循吉
游長春宮遺址詩序	梁潛

認真子詩集序	陳獻章
甘谷堂詩序	張寧
顧全州七詩序	蔡羽
樞筦集序	薛應旂
吳越詩引	任瀚
孫山甫詩集序	任瀚
三洲子詩集序	王漸遠
越山社送李三洲詩序	王漸遠
沈青門山人詩序	王慎中
明文授讀 目錄	朱芹堂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梧岡詩集序	王宗沐
白巖山人詩稿序	王宗沐
池亭唱和序	羅洪先
卷三十六	
序六 詩集中	
壽梅集序	文徵明
前後入蜀稿序	唐順之
項子瞻詩選序	彭格



詩集自序	彭輅
詩自序	朱長春
詩集自序	李夢陽
舊集自序	屠隆
東遊篇序	蔡汝楠
王辰玉紀遊詩序	唐時升
劉成齋先生詩序	顧起元
錦研齋次草序	顧起元
竹浪齋詩序	顧起元
明文授讀 目錄 圭 味芹堂	
豐南禺摘集序	張時徹
吳瑞穀詩序	郭正域
王亦泉詩序	葉向高
二盧先生詩集序	徐學謨
許孟中壬申所寄和詩後序	萬廷言
觀物雜咏序	萬廷言
泛舟詩序	萬廷言
錦帆集序	江盈科
卷三十七	

序七 詩集下	
潘無隱集序	鍾惺
胡致果詩序	錢謙益
曾房仲詩序	錢謙益
劉司空詩集序	錢謙益
鄭道圭詩序	何喬遠
吳可觀詩草序	何喬遠
李大生吏部霞起樓詩序	倪元璐
食研堂集序	徐世溥
明文授讀 目錄 圭 味芹堂	
溉園詩集序	徐世溥
蓮鬚閣集序	徐世溥
陳孟長集句詩序	黎遂球
宋牧仲詩序	侯方域
官子詩引	杜詒先
李木夫詩序	官撫辰
亦騷篇序	傅占衡
自娛草堂詩序	傅占衡
和陶飲酒詩序	傅占衡



游愈上詩序	傅占衡
序小吏詩	尹民典
敘施造仲將軍詩	曾異撰
徐叔亨詩序	曾異撰
張友有詩集序	曾異撰
石田詩鈔序	錢謙益
卷三十八	
序八 時文	
徐虞求時文序	黃尊素
明文集 目錄	書 味芹堂
小草自序	黃遵周
黃石齋宦稿序	倪元璐
吳淡人庶常別言序	倪元璐
周簡臣未焚草序	倪元璐
祈止祥稿序	倪元璐
李石守文稿序	文德翼
觀文大社序	文德翼
前歷試卷自序	艾南英
孫碩膚制義小序	羅萬藻

抗談齋制義自序	李世熊
黎子遺編序	李世熊
談長益制義序	李世熊
會弗人行稿序	李世熊
書十八房後	顧大韶
徐廷葵燕中草序	李流芳
董筆公文稿序	陸符
且就編序	陸符
二江山中草序	陸符
南文集 目錄	書 味芹堂
卷三十九	
序九 贈	
贈岳德清序	蘓伯衡
贈邢秀才歸蜀陽序	陳琛
贈王與喬南歸序	張岳
贈吳宣府序	徐渭
贈訓導丘君序	唐順之
贈汪子擢守永州序	陸銓
贈趙千戶序	王慎中



贈黃子省曾序	崔嗣
贈康長公序	王宗沐
贈青崖胡先生序	王宗沐
贈汪生序	萬廷言
贈侯朝宗序	錢謙益
贈方元亮序	陳弘緒
卷四十	
序十 送別	
送徵君鄭子美序	趙坊
送東陽馬生序	朱濂
送鄭千之序	貝瓊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陳獻章
送戴元之序	李承芳
送王承吉序	李承箕
送宗子相序	李攀龍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送詩人沈青門序	王慎中
送戴侍御提學陝西序	莊泉

送黎文淵還南城序	羅玘
送李君知華亭縣序	羅玘
送林巽岑序	王漸遠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姚涑
送童少瑜序	歸有光
送華源潔遊南雍序	儲燾
送程君啓之任黃梅序	熊過
送袁莪溪泉州節推序	傅夏器
送譚僉事赴浙江按察序	蔡汝楠
送雷鷺洲歸里序	趙南星
長安送黃竹石序	袁宏道
送王永啓督學山東序	鍾惺
送何子歸金陵序	侯方域
送鄒幼樞自翠微還歸序	丘維屏
別湛甘泉序	王守仁
別汪周澤序	羅洪先
函丈別情序	羅玘
卷四十一	



序十一 雜類

吉安進士錄序

羅洪先

庚午江西武舉錄序

蔡懋德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湯顯祖

何仁仲奉使篇序

何喬遠

西洋朝貢典錄序

祝允明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序于慎行

郡守父周蓮坡榮封序

王慎中

三祀志序

鄒元標

明文授讀 目錄

味芹室

桂林岡志序

王宗沐

百猴圖序

戴良

徐進善三命辨序

蘇伯衡

雪心賦句解序

胡翰

送日者丁鳳序

劉綸

趙仲一先天數說序

文翔鳳

宗譜序

鄭滿

墨苑序

焦竑

琴譜序

鄭以偉

酒籌序

朱安瀾

董君玉几印章序

鄭以偉

潘方凱墨序

顧起元

贈筆生張蒙序

孫作

贈江伶序

侯南域

卷四十二

序十二 題跋

書魏志後

張燮

書昌黎集後

王格

明文授讀 目錄

味芹室

書昌黎逸事

孫爽

書小畜集後

孫爽

讀北門詩

孫慎行

讀劉靜修文集

趙時春

跋蕭奇士宣平勸農圖

羅洪先

跋空同先生集後

朱曰藩

書洪氏泉志後

沈懋孝

題鍊雪齋詩文冊

張寧

題劉司空同年會卷

錢謙益



題葛成冊頁	鄭鄭
書地理鶴岡况君卷	唐順之
書唐鑒冊	袁宏道
卷四十三	
序十三	詩輓
賀湛翁九十一序	王漸遠
壽蔡鶴峰先生序	王慎中
壽槐庄杜翁六十序	王宗沐
慶汪君七十壽序	羅玘
明文授讀	目錄
壽朱本清六十序	羅玘
壽潘甫魏君五十序	歸有光
博士松原楊公七十壽序	黃珠
張元長六十壽序	婁堅
張文恒六十壽序	唐時升
似虞周翁八十序	錢謙益
張母八十序	徐渭
壽大姊五十序	袁中道
汪母節壽序	錢謙益

黃母姚淑人五十壽序	劉宗周
姚江黃氏正氣堂壽讌序	萬泰
太保康敏白公輓詩序	吳溥
養氣俞先生輓卷序	羅玘
涉封君輓詩序	邊貢
卷四十四	
序十四	方外
照玄上人詩集序	劉基
送浮圖景暉序	方孝孺
明文授讀	目錄
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序	唐順之
送開寂海上人序	王慎中
水月齋指月錄序	瞿汝稷
劍津草序	徐芳
白骨會序	徐芳
四十八願期場序	徐芳
松寥詩引	程嘉燧
紀夢爲心光書冊	袁宏道
卷四十五	



碑文

漢愍帝碑

邵寶

重修海鹽縣儒學碑

張寧

盱江書院碑

李夢陽

會稽雙義祠碑

文徵明

東莞縣晉黃孝子特祠碑

湯顯祖

兩朝忠烈碑

黃道周

誅髡賊碑 附馮夢禎漫錄

田汝成

卷四十六

明文授讀 目錄

朱芹堂

墓文一 名臣

楊文忠公墓祠碑

趙貞吉

高文襄公墓誌銘

郭正域

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誌銘王錫爵

戶部尚書木菴楊公墓表 王錫爵

周文恪公墓表 王錫爵

兵部尚書王襄毅公墓誌銘 焦竑

孫清簡公墓誌銘 趙南星

卷四十七

墓文二 忠義

忠愍楊公椒山墓誌銘

徐階

張毅齋先生墓表

王慎中

忠烈楊公墓誌銘

錢謙益

黃忠端公神道碑銘

文震孟

卷四十八

墓文三 儒林

元隱君鹿皮子陳先生墓誌 宋濂

白沙陳先生墓表

張翥

明文授讀 目錄

朱芹堂

大厓李先生墓表

王鏊

李子長先生墓表銘

霍韜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唐順之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唐順之

泰州王心齋先生墓誌銘 趙貞吉

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誌銘 焦竑

近溪羅夫子墓誌 詹事講

卷四十九

墓文四 文苑



元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	宋濂
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	宋濂
陳山人墓表	徐渭
唐子畏墓誌	祝允明
祝枝山墓誌	陸粲
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	王錫爵
南京禮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錢謙益
太僕寺丞歸公墓誌銘	唐時升
卷五十	
明文授讀 目錄	味芹堂
墓文五 雜類	
王徐墓誌銘	陳獻章
陳冕墓銘	陳獻章
凌谿先生墓誌	李夢陽
趙汝淵墓誌銘	歸有光
沈貞甫墓誌銘	歸有光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歸有光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歸有光
都督沈紫江先生墓碑記	唐順之

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湯顯祖
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誌銘	趙南星
齊孝廉墓誌銘	錢謙益
邵茂齊墓誌	錢謙益
瞿元初墓誌	錢謙益
魏已任墓誌銘	黃宗會
斷香銘	鍾惺
賢孝葉淑人權厝志	李鄴嗣
涇河孺枯骨誌	唐順之
卷五十一	
明文授讀 目錄	味芹堂
哀文	
祭玉壘王舜卿文	楊慎
祭少司徒南園張公文	楊慎
祭胡少保文	徐渭
祭易州楊五丈文	楊繼盛
祭李復齋郎中文	盧僊
祭張幼丁文	俞婉綸
祭胡一文	俞婉綸



告亡友鍾伯敬文

譚元春

祭彭菴鄭師文

沈壽民

卷五十二

行狀

黃楚望先生行狀

趙汾

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公行狀

張治道

吏部尚書恭介陳公行狀

孫鑣

左副都御史廉甫李公行狀

歸有光

沈石田行狀

文徵明

明文授讀 目錄

朱芹堂

太學生丘君行狀

蔣冕

吳同初行狀

顧炎武

卷五十三

傳一

喻倫喻南強傳

宋濂

王冕傳

宋濂

杜環小傳

宋濂

方鳳傳

宋濂

黃景昌傳

宋濂

秦士錄

宋濂

卷五十四

傳二

孫伯融傳

方孝孺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伯中公傳

解縉

陳紫峰先生傳

王慎中

夏叟傳

耿定向

吾謹傳

屠隆

明文授讀 目錄

朱芹堂

白雲先生傳

鍾惺

徐霞客傳

錢謙益

李溫陵傳

袁中道

李伯熙傳

黎遂球

王正義先生別傳

趙廣生

羅宣明傳

李世熊

畫網巾先生傳

李世熊

愚者大師傳

徐芳

卷五十五



傳三 雜流

尹舉頭傳

屠隆

吳少君傳

何白

黃翁傳

王穉登

查八十傳

汪道昆

張琴師傳

王寵

捕者張松溪傳

沈一貫

馬又如傳

何偉然

馬伶傳

侯方域

明文授讀 目錄

味芹堂

湯琵琶傳

王猷定

二僕傳

李鄴嗣

卷五十六

傳四 物類

石丈人錄

楊維禎

三義傳

周是修

竹簌傳

顧大節

卷五十七

賦一 國事

北京賦

李時勉

至日早朝賦

劉球

漢宮春晚賦

徐世溥

感宦籍賦

湯顯祖

卷五十八

賦二 時令山川類

聽秋賦

桑悅

河清賦

胡廣

石鍾山賦

何喬遠

明文授讀 目錄

味芹堂

洞庭兩山賦

王鏊

虎丘觀月賦

黃尊素

浙江觀潮賦

黃尊素

海市賦

黃卿

卷五十九

賦三 居處人事閒情音樂

約房賦

王禕

約市賦

楊慎

勉菴賦

楊守陳



登樓賦

桑悅

燈蘭賦

周容

千秋絕艷賦

王驥德

清舞賦

張鳳翼

聽彈琵琶賦

袁尊尼

卷六十

賦四

弔古述懷欣賞哀傷

吳子城賦

王鑒

渡瀘賦

何景明

明文授讀 目錄

朱芹堂

艮岳賦

李濂

四愁賦

黃淮

戎旅賦

楊慎

司命賦

趙時春

古繪賦

譚宗

乍見賦

徐煥

南鞠賦

盧樞

閨獨賦

葉良佩

東門賦

何景明

思子賦

黃宗會

卷六十一

賦五 禽虫花木器物

放鳧賦

周是修

畜鷹賦

劉珠

鵲賦

李東陽

孔雀賦

張治道

孤雁賦

薛蕙

相思鳥賦

葉憲祖

明文授讀 目錄

朱芹堂

後相思鳥賦

葉憲祖

吐綬賦

董夢桂

咄彪賦

湯顯祖

聞早蛩賦

高啓

蟋蟀賦

俞允文

感蟋蟀賦

孫承恩

夕蛾賦

郭造卿

又後虱賦

顧大韶

奉旨撰蟠桃核賦

宋濂



伐老柳賦	楊守陳
楊梅賦	朱應登
荔枝賦	黎遂球
素馨賦	黎遂球
落花賦	葉憲祖
落葉賦	汪偉
弔落梅賦	譚宗
瑞麥賦	陸深
懷芳草賦	徐世溥
明文授讀 目錄	味芹堂
捶錢賦	葉憲祖
布賦	徐獻忠
卷六十二	
經	
椰經	蔣德璟
珠經	蔣德璟
明文授讀目錄終	

明文授讀卷之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爵

男 百家

奏疏一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毋  
 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  
 之於外口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  
 唯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  
 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  
 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  
 諍魏徵于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諫章以示起居郎  
 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  
 婚什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  
 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  
 與阜變北有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恐  
 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  
 下挺生南服一統華 功高萬古此放勳也得國之  
 正皆非漢唐宋所及其所謂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



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邇聲色，不爲遊畋，既皆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唯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功，登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覩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卽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二

朱芹堂

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失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其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訴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佳施，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于漢儒，蠡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三

朱芹堂



箕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會稽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寺閭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婢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明王授讀卷之一 奏疏 四 味芹堂

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子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于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樸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墾荒田而四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

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止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廢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奉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孽孽于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棄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勅鉤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即天祭不必費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其非所以厲清要



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効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惟口除奸。每問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刑。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六

味芹堂

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于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遂不知皆臣等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七

味芹堂



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論衆以神仙爲徵應。謂有所謂某仙某神。字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珂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眞僞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漫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俾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

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徂于宴安。驟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責育不暇鬪。武備廢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內之罪。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



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龍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于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擊踣曲拳于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其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管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聲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奉命忖量急于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十

味芹堂

組織成文莫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先夫子曰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於序事特長以太祖之時而敢上大庖西封事王佐才也精于譜學

凡江右之宗派婚姻數百年之內聚若指掌百家私記

大神幼穎悟絕人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戊辰進士選庶吉士太祖一日幸大庖西諭公曰爾試舉今政所宜行者直述以聞公上此封事太祖覽之喜公年少有才欲大用後會諸忌者中之賜鑲造歸永樂中爲左春坊大學士諡文忠公議南都贈禮部侍郎補益文毅

上萬言書疏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多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埽除羣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十

味芹堂

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名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



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叔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大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體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三

味芹堂

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遂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之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三

味芹堂

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末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制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洽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



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暴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賊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

明文投匭

卷之一 奏疏

古

味芹堂

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醫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嚴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辱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名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言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

明文投匭

古

味芹堂



法既廢，以致人不白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于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于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棄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七 味芹堂

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倍，勉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能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其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問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

而任之以職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窺山谷，如狐如鼠，無宿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從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生死，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十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于

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



徒樂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謬。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家小住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逃戶口見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太

味芹堂

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師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十九

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三

朱芹堂

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藉大第早務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爲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典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三

朱芹堂

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于聽訟。獄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賊多者爲稱職。以事蹟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三

朱芹堂

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于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于禮部。升于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三

朱芹堂

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鄒禹者。固未可拘于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問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先夫子曰。葉伯巨字居升。以字行。寧海人。他文雖



不見萬言書岡治安之流亞也百家私記居升好讀書善說禮為事  
子貢凡朋友有昏喪必以禮用之為人耿介不能  
殺入通見人不善直折之以通經術入太學出為  
山西平遙訓導洪武九年會星變下詔求言公上  
書太祖大怒與死其同時言事者有鄭士利亦逢  
怒輪作終身然二人卒為明初直臣之首文亦與  
日月爭光也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味芹堂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翰林院編脩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昶謹奏為  
培養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  
中韓定持小揭帖到于東閣及史館分于太常寺卿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  
元賞玩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花燈等項而  
帖詩韻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  
式俱是玩好之物鄙棄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  
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陛下所為陛下以天  
下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  
欲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  
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  
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天下欣然以為陛下應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萬  
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  
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  
聞廷臣之疏而遂罷頃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  
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开手稽首稱頌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三

味芹堂



以爲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陛下所不爲，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陛下之不樂于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祝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爲樂哉？況今兩廣弗靜，四川不寧，遼東雖云告捷，然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毛里孩包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毛芹堂

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若不取法于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爲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臣等遭

遇聖明發身黃甲，叨與庶吉士之選，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矣。近又授以今職，咸冒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所補報于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爲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毛芹堂

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于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烟火之舉，乃細故，此不足爲聖



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于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于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于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于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鉄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侈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

明史稿 卷之一 奏疏

朱芹堂

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上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裔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于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為沾矯不以臣等為迂濶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為出于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先夫子曰楓山不以文士自居而其文綽有風致

百家私記章懋字德懋蘭谿人南  
京禮部尚書詳載明儒學案傳

應詔封事疏

鄒智

伏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損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慮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

明史稿 卷之一 奏疏

朱芹堂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歟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



始臣請適流窮瀕，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大  
內開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于君子。進弊莫弊  
于小人。不進，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  
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  
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  
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  
謂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  
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  
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  
必致也。臣願陛下下詔，以全其體，給之餘祿，  
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  
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矢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  
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  
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為之開  
明，朝政必為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  
必援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  
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  
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

明倫彙編

卷之一

奏疏

宋

宋芹堂

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而小人之所以  
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  
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  
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問於陳源、甘昇，則不得  
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掎角，而玄  
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  
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  
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  
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  
高皇帝為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為  
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張錫現記鄒智字汝愚，重慶合州人。生而穎敏，  
年十二能文章。經史過目不忘。少貧，嘗於龍泉  
施讀書。姚崇、葉遂旦以為常。二十領解，巴蜀成  
化二十三年成進士。改庶常。會是變，應詔陳疏，  
不報。適御史湯鑑直言獲罪，嫉智者因寃名其  
中。下獄。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  
撓。當事者恨之，坐以妖言惑眾罪，死刑。都侍郎彭  
韶辭不判，因謫廣東石城所。吏曰：「衣結履穿，幾  
不能存。親知僇遺者，不變至石城視事。兩月廢  
政。悉舉卒年二十六獄中詩，人到白頭，終是盡  
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  
入紫宸。」進朝詩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  
此時。但願聖朝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忠義之概，情見乎辭矣。

明倫彙編

卷之一

奏疏

宋

宋芹堂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疎頓承天問賜對大廷猥蒙聖恩親置首選嘗自感勵思酬獎遇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政失關綱紀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披靡兵戈擾攘饑饉荐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於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報陛下之恩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采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

明人授讀

卷之一

奏疏

手

味芹堂

所欲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及暇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係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禮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係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敢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

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議君子所嫌未

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之制時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以執諫况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惻惻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于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家而非此不可以

明人授讀

卷之一

奏疏

手

味芹堂

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于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



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廬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授例。起復爲丞相。王叡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

司馬長寶

卷之一

奏疏

三

味芹堂

無孝可移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以宋爲監。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歟。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水隨以員。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陛下誠能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三

味芹堂



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  
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  
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  
否，考古今之治亂，取風俗之盛衰，各邊防之緩急，舍  
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  
人之知爲知，順言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  
無以自容，忤言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  
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  
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  
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  
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于朝廷，天  
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  
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猶諉之曰，  
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  
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  
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  
重任，何所關邪？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  
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

明人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三

朱芹堂

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  
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  
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  
邪，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  
心邪，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  
缺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  
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預爲已地，及遭通  
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口此人辦事理  
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  
詞，一有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  
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  
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于  
夫，初無與其妻，起復于父，初無與其子，今或舍館如  
故，妻孥不動，乃號于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  
三尺童子，臣恐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  
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于此  
哉？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  
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

明人授讀

卷之一

奏疏

三

朱芹堂



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于家而後移忠于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預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

明文按讀

卷之一

奏疏

美

味芹堂

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授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于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廢之以爵祿。激之以廉節。

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于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于內。朝廷既正。

明文按讀

卷之一

奏疏

美

味芹堂

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覲顏爲不忠臣。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於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愚昧豈不自知言忤于人。殃及于已。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



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俯竭愚忱仰祈天鑒臣謹奏

先夫子曰一峯之文剛毅之氣形于筆端芒寒色

正百家私記一峯字彙正古之永豐人成化丙戌狀元李文達奪情公請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

數日始上此疏落職提舉泉州府知府明年復官尋歸隱金牛山注意經學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

解左論德謚文毅先夫子明儒學案曰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軟異之行東餒

幾于死亡而無一足以動其中若先生庶可謂之無欲矣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語神知先生守宋

明人授讀卷之一 奏疏

美

味芹堂

人之途輒學非白沙之學而偶然塵垢之外所見尊而所守固耳章惇山亦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哲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先王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于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况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請陳之而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于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美

味芹堂

日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爲而天下治也今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去珍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良躬覽題奏而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爲堯舜之君故天下皆忻忭踴躍翹首企足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失者臣昔忝官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窮究聖賢之奧旨僞臣肅然進退畧陳



訓誥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朝時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于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官之語而已。至于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弊臣恐陛下之資于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廢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朝只如舊儀可也若小經筵則必擇

明史稿卷之一 奏疏

早

味芹堂

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納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旁引曲論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何為而治亂歷代何為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于文華殿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奧言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或少而理明當夫萬幾閒暇之際旦氣清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去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

明史稿卷之一 奏疏

望

味芹堂



陛下之得于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  
午朝則陛下御文華殿。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  
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  
者。皆先用揭帖。畧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  
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  
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畧節口奏。陛下令諸司  
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  
若有人政。則陛下御文華前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  
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  
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  
一之論。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  
大臣面議可否。而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  
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  
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  
五方之風俗。四裔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諫  
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讒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愚惑狂  
直者。則容恕之。譽訥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  
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爲一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一

奏疏

望

朱芹堂

已之聰明。則陛下之資于外者。博于堯舜。而致治之  
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達聰爲迂說。謂  
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議。但  
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應故事。凡百  
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  
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臣恐  
積年之弊未除。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前所過慮  
者而已。今之積弊不可勝數。姑舉其一二。若官鮮廉  
耻之節。士多浮華之習。教化陵夷。刑禁懈弛。俗尚侈  
靡。而財粟滋乏。民生困窮。而盜賊日繁。雖在平時。亦  
爲可慮。若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無蓄。甲兵  
朽鈍。行伍空缺。將帥驕惰。而不知兵。士卒疲弱。而  
不識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若此者。今尚可理。後必難  
爲。如船之弊漏益大。將不可濟。如人之疾病愈重。將  
不可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而臣常爲之朝思夕慮。  
或至于廢寢忘食者也。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危。伏望陛下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于內。博資于外。  
則積弊可以漸革。善政可以漸成。此所謂本立而未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一

奏疏

望

朱芹堂



自茂綱舉而目自張，殆見庶績咸熙，萬邦協和，一如唐虞之治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又曰：堯舜之知，而不徇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徇愛人，急親賢也。臣雖無大人之德，而陛下志行仁義，實可爲堯舜之君，故臣敢陳前說，而不敢效小人之爲容悅也。伏惟陛下裁擇，臣在去歲，恭覩陛下嗣統承天，用賢納諫，而臣忝侍從之久，義當忠言，遂爲此奏。然以先帝梓宮在，川又授讀卷之一 奏疏 味芹堂

先夫子曰：鏡川長於經術，諸經皆有私抄，其於先儒之傳，惟是之從，附以己見，有不合者，雖大儒之說，不苟徇也。故文有根據，百家私記，楊守陳字惟大星入懷，乃姪及公生，天庭有黑子七狀，如北斗五藏諸書五行下舉，於鄉第一，以進士入翰林，孝宗出閣，充日講，時太子以奉命立，聽閣臣請，殿下坐講官宜跪，講公從不從，孝宗即位，閣臣忌公，擬遷南京，吏部侍郎上手除南京二字，下之次年，改元二月，公上此疏，上溫旨報聞。次月，御經筵，午朝後，數年上時，各輔臣論政人，謂孝宗十八年聖治俱公一疏，發之，贈禮部尚書，諡文懿。

明文授讀

卷之一

奏疏

望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一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珪  
百家校讀

奏疏二

諫迎佛疏

王守仁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機，作明文授讀卷之二 奏疏 一 朱芹堂

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邇流求原，而乃徂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時御經筵，備

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遠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旨，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受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廣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



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叅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三

味芹堂

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于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于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四

味芹堂



道和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則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于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

明文校讀 卷之二 奏疏

五

味芹堂

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 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于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先夫子曰。茅鹿門云。八大家而下。予於本朝獨愛王文成公。論諸學書及記學記尊經閣等文。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江西辭爵及撫田州等疏。陸宣公李忠定所不逮也。卽如荆頭桶岡軍功等疏。條次兵情。如指諸掌。公固百世殊絕人物。區區文章

明文校讀 卷之二 奏疏

六

味芹堂

之工與否。所不暇論。予特揭于此。以見本朝一代之人豪。而後世之品文者。當自有定議云。按鹿門此論。知言之選也。予謂有明之文。統始于宋方東里。嗣之東里之後。北歸西涯。南歸震澤。匏菴震澤。昭穆雖存。漸淪杞宋。至陽明而中興爲之一振。第自宋以來。文與道分爲二。故陽明之門人不欲奉其師爲文人。遂使此論不明。可爲太息者也。私家先外祖葉六桐先生曰。新建之文。青天開日之中。而又委宛曲折。入情卽如諫迎佛疏。豈遜昌黎佛骨表哉。此疏于書真蹟。落在海寧陳乾初先生家。康熙丁巳。其子敬之以此見贈。今歸姜定菴先生。



生至今猶  
在心目

卷之十一

七

味芹堂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南京兵部尚書臣王守仁謹奏爲懇辭封爵普恩賞  
以彰國典事臣于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  
部咨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  
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  
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恭贊机  
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  
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併妻一體追封欽  
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  
辭免去後隨于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  
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  
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  
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  
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煢然  
瘡疾僅未殞絕間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  
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  
之能忘已之恥者臣于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八

味芹堂



優恩獨加于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于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闕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于臣所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入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以遠，而意日以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九

味芹堂

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之有所感于昔，而情有所激于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觸目皆有賊兵，隨處皆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則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

感激奮勵，或引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蒸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難一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謂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此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十

味芹堂

而徐免之乎？天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爵獨崇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損身赴義以來，此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道于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于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



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  
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  
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穫矣，而追究其耕  
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于人情乎？方  
今議者，或以某也素食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  
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嘗  
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  
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  
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耶？况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士 味芹堂

勤事之忠者乎？人于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  
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于死  
也，而忽有倉皇失措者矣。又况矢砲之下，劍刀之間，  
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族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  
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  
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  
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以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  
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  
行矣。而其人過猶未收也，則從而行其黜責，人將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士 味芹堂



于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于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敵而卒無以自顯于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群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于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浮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不敢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于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于豐城也，蓋舉事于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三

味芹堂

至于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于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陛下察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歟，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歟，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于前奏亦以略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望之至，謹具本奏聞。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四

味芹堂



正典禮疏

張孚敬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適卽敷議追尊典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人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典獻王爲皇叔父典獻大王與獻王妃爲皇叔母與獻大王妃者然不遇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十五

味芹堂

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于時黨同伐異而不當于理臣固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臣屬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于宮中是尚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十六

味芹堂

馬光之論施于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與獻王兄也與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與獻王長子也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直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與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與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與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與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皇上謂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



後、則以弟繼、宜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皆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親詔謂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叔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為外藩援立者、功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為典、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典獻王不失

明史稿卷之二

奏疏

七

味芹堂

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人必各本于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于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已宏大、時咨衆言、倘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

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于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于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于不忠、又豈敢昧于自獻、以誤君于不孝、惟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明史稿

卷之二

奏疏

七

味芹堂

百家私記公初名聰字秉用永嘉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忠初公成進士隸事大理而與獻之議久不決公有此疏世宗心是之遂于輔臣之官議報開公去為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為皇帝考崇禎曰本生父而公復上尊之草或問二篇于是杜疏亦上世宗益心動方公獻夫霍公勳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決從公

議趙拜翰林學士獻王既稱皇帝復稱皇考而光祿寺丞何淵遂欲宗之列祀太廟公力爭謂當別立廟不當干正統此限于分者也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爲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塞，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昏，莫決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厚恩矣，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十九

味芹堂

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爲陛下言之。漢賈誼諫陳政事于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近民之美，優遊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樂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樂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于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

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卽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

毀不與祀，祀

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二十

味芹堂

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于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



懸罄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收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棻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三

味芹堂

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收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下二事不當之形跡憶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三

味芹堂



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獲天書于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葉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立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立修妄念，區區桃葉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立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立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卽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日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于積貽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

明文探讀

卷之二

奏疏

章

朱芹堂

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于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鴛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立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術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立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正朝，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皐陶伊傅之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廚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

明文探讀

卷之二

奏疏

諫

朱芹堂



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菴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名募。驅縑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田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三

朱芹堂

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剷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于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于其間。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于求賢。逸于任人。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皞。薰爲太和。而陛下

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鑒想。繁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反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三

朱芹堂

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先夫子曰。剛峰瓊州人嘉靖二十八年舉人仕至南京都御史。文非所長。然剛梗直截。不顧人之好惡。所著有備忘錄。私記嘉靖四十四年剛峰爲戶部主事。上此疏。世宗覽之大爲感動。留中數月。會世廟有疾。頗憊。遽詔獄嚴刑追究。刑部擬大辟已而帝意轉得釋。又按宋攝澄記海忠介事。忠介公之批鱗也。世廟震怒。繞殿行竟。女校而上肉刺。都臺召華亭定議。斬之。華亭請其疏。下選數日不發。帝督促至再。華亭俯伏泣曰。臣豈敢成陛下殺諫臣之名。帝怒始解。



考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勸一時絕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廷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歟？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于心，不敢妄爲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伏乞皇上不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于治道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王

味芹堂

未爲無補謹具奏聞。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議，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爲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明末授讀

卷之二

奏疏

王

味芹堂



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胥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佞已乃其過之小者

明文授讀 卷之二 秦疏 三 味芹堂

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蠹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聖孔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

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崇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于世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于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性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滂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罷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滂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

明文授讀 卷之二 秦疏 三 味芹堂



矣。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蠹。而孔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謂文授讀。卷之二 奏疏 三 味芹堂

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僞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僞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于



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氏之說。程子看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于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缺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德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呈

朱芹堂

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啓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

而言道者。縱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于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諡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書

朱芹堂

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塚之中。薦以白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間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

先夫子曰。篁墩以博洽爲文動。有根底大約與王華川相似。固是一時學者。私謂篁墩字克勤。休寧人。生而蚤慧。巡撫羅綺



以神童薦之朝英宗召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命  
賜食詔館閣試之何日賦聖節及瑞雲詩并經義  
各一篇授筆立就文采粲然諸儒皆嘆異之英  
宗喜甚詔讀翰林院李父達以女妻之登成化  
甲辰進士授編修同修英廟實錄公于書無所不  
讀著述甚富雖是北考正孔廟之從祀及宋紀受  
考終道一編尤有關係者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三

味芹堂

申明冠禮疏

孫存

禮部主客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臣孫存謹奏爲申  
明冠禮事近該臣奏請皇帝陛下舉行冠禮伏蒙敕  
下禮部覆題奉聖旨是旣先朝俱未舉行罷欽此欽  
遵臣有以仰窺陛下虛心聽納無意無必之盛節矣  
蓋本部言家語載孔子謂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  
之有肆我英宗皇帝武宗皇帝俱未舉行冠禮陛下  
因是共言而罷之若本部詳言天子冠禮乃我太祖  
高皇帝之聖制與歷代之所已行則陛下亦且是其  
明而行之矣臣謹按家語周公使祝雍頌曰令月吉  
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思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  
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天子之冠禮也歷漢  
魏晉唐帝冠之禮大率祖之博物記漢孝昭帝冠辭  
曰陛下擣顯先帝之光輝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  
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乘率百福之休靈始加  
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蘊藉文武之就德肅  
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承式永永與天無極  
後漢書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三

味芹堂



禮乘輿初服細布進賢次爵弁次通天皆于高祖廟以禮謁見世祖廟又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玄纁駟馬此漢天子之冠禮也三國志魏天子冠一加其說與家語相發明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于天子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豈得與士同也此魏帝之冠禮也晉書穆帝孝武帝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江左諸帝將冠金吾宿設百僚陪位又預于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冕幘符導衣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三 珠芹堂

太保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維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紱常侍脫帝絳紗服加袞服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此晉天子之冠禮也唐書四曰嘉禮皇帝始加元服有司卜日告于天地宗廟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冠此唐天子之冠禮也今日天子無冠禮然則彼皆非歟我太祖超越百王親集五禮其制天子冠禮蓋取

諸周奏告郊廟百僚陪位行禮殿上進醴稱賀蓋取諸晉一加冕冠蓋取諸魏祝詞爾雅蓋取諸唐今陛下將冠誠述我太祖之禮而行之幣告于天地宗廟幣告于文武羣臣于奉天正殿行之以文武大臣攝之太師太尉相之使臣子喜哉遂其嵩呼舞蹈之賀則四海之民間之舉忻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明天子冠矣復行太祖之政矣天下自此太平也豈不光明俊偉哉乃若今之所行以魏魏天子之冠禮官不與其儀史臣不書其事天地無奏告之文臣民無慶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三 珠芹堂

賀之飾不相之以元老大臣而相之以近習閹寺不行之于當陽正衙而行之于燕居寢殿竊爲聖明惜之且臣之所論者非謂陛下不行三加之禮爲不重人道之始也謂陛下不行一加之禮爲不備冠禮之儀也蓋三加者士之冠禮載諸儀禮者是也自元子以下皆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一加者天子之冠禮行于周王衍于魏人備載于大明集禮者是也惟天子行之其禮異于士則義亦異于士矣士之冠禮成人之禮也君之冠禮君人之禮也家語所謂人君



不冠者，謂人君不行士之冠禮也。乃謂人君不行人君之冠禮可乎？况家語文不類于六經，義或繆于聖人，始不可盡信之書也。若大明集禮之冠禮，本之周公，監于歷代，而折衷于吾聖祖，乃無非可行之成憲也。我聖祖嘗命羣臣議母服，古今言人殊，乃斷自宸衷，著爲定制，而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以三代之禮不相沿襲，時王之制所當遵守，凡所著定者，皆精神心術之運，萬世不易之定體也。若以天子冠禮之制爲有戾于孔子之言，則我聖祖萬機之暇，博極明文授讀卷之二 奏疏 堯 味芹堂

群書，豈獨遺家語而必欲從周公之制哉？殆必有槩于中，而損之益之以適厥中耳。惟我英宗武宗未行冠禮，則亦當時之疑議也，與其法當時之疑議，孰若法聖祖不刊之成憲耶？其有謂周公以叔父攝位，故冠成王以成人之禮，非後世臣下可同也，臣謂此言尤謬。大抵成王君也，周公臣也，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何有于叔父？何有于居攝？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故有周君臣之分，猶萬世君臣之分也。周公可以舉冠禮于成王，固知冠禮未有不

可行于天子也。今陛下冠期日近，而臣復瀆宸聰無及于事，而祇蹈干冒天威之罪，但心有所懷，不得不盡。倘蒙聖明採擇，則大婚尚在半月之後，猶可改卜日行也。臣言之後，恐有以非正月甲子爲言者，則漢惠帝冠以三月，固不必正月可冠也。伏望皇上仰遵祖訓，俯賜宸斷，訪于元老儒臣，毅然復行隆古之禮，則修己化民之大端，而敬天法祖之一道也。臣極知方今天下之事，甚有大于此者，則陛下有股肱之寄，有耳目之司，有謬謬之六卿，有師師之庶職，夫既已明文授讀卷之二 奏疏 罕 味芹堂

言之矣，如臣卑微愚昧，徒陳一節之禮，猶弗可底行，尚敢他說哉？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先夫子曰：孫存字性父，滁陽人，官至河南布政使，所著豐山集文亦應酬畧兼理學。



幼穉嵩疏

楊繼盛

方今在外之賊，惟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

者，犬羊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之先。

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

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

聖

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聖

味芹堂

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取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堅遷，未及謝恩，先謝

嵩矣。蓋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于嵩而已。

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卽差人先

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罷之。皇上有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

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有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咸嵩之惠，甚于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旣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于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聖

味芹堂

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慎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之善



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擬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聖

味芹堂

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懷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語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聖

味芹堂



晏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勸皆世蕃子也，隨任參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食冒，科道則劾之，在嵩食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竊假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問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嘗自嘆以爲養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罪

味芹堂

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言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犯京深失道，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襲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襲傳令不戰，及皇上罕問，汝襲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罕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襲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襲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襲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襲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罪

味芹堂



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用，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幾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

明史稿卷之二 奏疏

聖

味芹堂

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曲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

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

明史稿卷之二 奏疏

聖

味芹堂

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儔，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卽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慝愍者，雖貪如盜鹽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黷終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



乎諸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路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賄賂結交情熟，于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飲獻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剛。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聖

味芹堂

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達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不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

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厥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于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于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厥衛既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平

味芹堂

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懷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



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政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于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至

味芹堂

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固從口不足惟，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于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

不足惟，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此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况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幸復今職。皇上旣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至

味芹堂

再生之身以報皇上，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旣去，外賊何憂其不除。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百家私記：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卒年四十，隆慶初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疏阻內前，諫阻馬市，當仇鸞勤王時，力主互市，馬公抗疏言其十不可，五謬下獄貶。



狄道典史營敗起官此疏入世宗怒其引二王  
命杖之有校尉苗姓者飲公醉蛇磨酒公曰叔  
山自有應何必蛇蛇笑赴杖死而復甦曰嗟  
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  
甚易也蓋覺然諸司畏其紫之甚固公自到  
高肉而泰然安之三木指胡審諸內臣士庶聚  
觀嘆曰此義士也指三木曰何不以此葬世善公  
曰吟云風吹柳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  
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厚德如  
天地延尉稱平過漢唐性僻生來歸視死此身  
原是不隨陽公雖論死世宗實心器之解獄公  
輒執筆躊躇焉揣知意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  
奏而附公于尼茲惟恐防失律者必殺不食帝  
怒江南驛寇遂下俞旨實未嘗知公刑也公自  
幼穎敏數歲時有客至無酒客戲出對云無酒  
足窮上公應聲曰有兄為名臣長受曆律之學  
于韓施洛

明文授讀

卷之二

奏疏

王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二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  
百

奏疏三

劾方從哲疏

孫慎行

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聞世事值皇祖  
皇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  
紛紛謂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  
時形迹可駭可疑親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  
丸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

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揀點明白

卷之三

奏疏

一

味芹堂

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揀點明白  
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凡不知何藥物皇考病  
證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然以進春秋許  
世子進樂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哉不食死春秋尚  
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  
速劍自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闕門席蓐以待司寇  
義之次也而乃晏然傲然含餽支解至滿朝政可灼  
僅乘回籍調理豈以已實薦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  
灼可愛而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已實忠愛不知為



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皇  
考于何處明乎且我朝列聖賓天曾有大臣薦藥事  
否乎臣以為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  
益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為君父隱諱  
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丸藥兩丸須臾上崩  
恐百口無以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  
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  
未有以妃為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  
幸數十年皇考英明絕未嘗有楚歌楚舞歎歎態即

卷之三 奏疏

二 宋芹堂

數日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微律而突傳此旨不知  
何因觀禮部疏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  
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責戚而責戚隨上章  
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禍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  
臣而視非當大變若漫無主持一任可行可止事成  
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為即事不成亦已任其恩無所  
復忌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也先是  
又有議上諡稱恭皇帝事議諡旨雖下部然擬進者  
閣臣部不能主也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臣又

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為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  
也唐為隋恭帝周主降宋其亡也宋為周恭帝  
以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緬平寧夏平倭平播  
功烈無前豈無他美懿可稱而下比降王通裔若非  
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皇皇上  
覽觀前史何忍為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盛實乃  
咀咒君國等於弁髦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  
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欲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在  
官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遵李進忠么麼

卷之三 奏疏

三 宋芹堂

小賢何遂聽大揚言言者以為選進忠隔歲業偷珠  
寶藏之從哲家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  
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  
宮選侍一日得志皇上幾無駐足所高皇社稷將不  
血食可為寒心聞彼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之  
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妨已又  
欲急退科臣擋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要李  
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  
焰恐中主之樞机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



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極摺當之事。一切苟且。世番彼以利害巨測。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無端勇猛嘗試。夫進藥猶可自為忠愛。而三事尚可自為忠愛乎。此又臣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為解者也。臣在禮言禮。每舉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若在吏言吏。罔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賣國。在刑言刑。縱情蔑法。其敢干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禍患者。章不啻公車滿。臣亦不能悉數也。即在禮言禮。亦就鼎

奏疏

四

味芹堂

義不無憑。城倚社之虞。今亮陰將終。大禮畢就。宮闈寧謐。羣賢布列。溥天喁喁。無不望皇上急討國賊。臣惟癰疽不決。後必大潰。積毒不去。終當極壞。今正決疽去毒時矣。臣為是抱恨已久。夙宵不寧。一承恩召。便欲叩叩帝闕。發憤畢誠。祇緣兩足廢裂。跬步難前。有懷至今。臣覩皇上大孝閔仁。追踪堯舜。貴妃選侍。優待各得。可謂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黃而

卷之三

奏疏

五

味芹堂

下筆則零星側出。殊不相似。百家私記。此先夫  
人品學問生平最所服膺。明儒學案。累曰孫慎行  
字聞斯。號淇澳。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第三子。癸  
丑以禮部侍郎署都察院。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  
旨。然神宗故雖有司。路人皆知。福王必不肯行。先



生拼死爭之卒得降旨之國甲寅回籍天啟初召  
為禮部尚書首論紅丸事劾相方從哲遂奪從哲  
官戊午可灼逆奄起大獄以三案為刑書提學以  
王待郎為首移宮以楊忠烈左忠毅為首紅丸則  
以先生為首兩案皆遲死先生方成寧夏烈皇立  
得不行後擇在籍堪任國員者先生與劉山陰林  
雅胎同召至京而卒耳七十一強文介先生之學  
從宗門入手然不以是為得謂儒者之道不從恬  
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成懼慎獨何  
得更有虛閑求一漠然無心先景故舍學問思辨  
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工夫未有不流於禪學  
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者則在解氣運之命氣前  
之性形氣之心與理義之命之性之心無兩三者  
之說天下浸淫久矣得先生而雲霧為之一開真  
有功于孟子者也東林之學涇陽導其  
原景遂始入細至先生而集其成矣

糾參逆璫疏

楊連

臣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不許干預外事其  
在內庭祇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  
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  
驕橫縱恣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  
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  
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  
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戚劫無  
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  
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  
不言是臣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  
臣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于天謹撒其  
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  
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賣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  
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  
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  
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  
倖恩既乃遂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栗擬



托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  
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  
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為辨之  
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議政事之堂幾成閹市  
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  
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  
鬱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  
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璟家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  
臣也一璟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  
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宮禁皇上豈遂忘之  
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前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  
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  
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  
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  
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使劾去至今求南邵片  
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  
加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偏不  
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奏疏

七

味芹堂

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冠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  
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宣囑于堂辱而迫之去一  
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  
可得顧于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黜用驟加一品以歸  
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  
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  
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  
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  
字竊作必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  
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益枚卜點陪之  
案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顧  
倒有常之銓政棹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教初  
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鄞熊德陽江秉謙  
徐大相毛士龍侯震陽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  
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  
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  
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  
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矯橫狀謀之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奏疏

八

味芹堂



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  
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  
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  
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  
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又  
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  
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殿流虹之  
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  
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  
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  
十也至于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  
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  
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  
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  
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  
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  
敢于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畧無顧忌  
也此後內臣誰肯復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李疏

九

朱芹堂

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  
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  
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  
龍千雲插漢築慈寧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瑩地擅  
用朝臣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錦  
夜明日蔭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齠齔之館目不  
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  
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  
有何相業亦甚衰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  
手滑胆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  
數命矣其枷斃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  
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  
為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  
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窑傷其墳  
脉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  
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  
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  
按學院足矣而徑挈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李疏

十

朱芹堂



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寧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磷赤碧之氣先結于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儔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甚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蠱毒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如何主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雖大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投匭打網片語違

權則駕帖立下至近日之于中書汪文言不從閤票不會閤知不理閤掾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 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 逼城下忠賢固為 首功之主入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郿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王者守在四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盟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剽客東 西 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截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手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



塾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改  
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遞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  
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  
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  
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上不記前  
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  
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待忠賢以不  
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  
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

奏疏

味芹堂

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  
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兇于肘腋間乎此又寸揚忠賢  
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  
報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負  
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  
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  
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職無骨苟圖  
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  
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批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

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  
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  
遮飾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  
城之中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  
所移積弊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  
忠賢每見中外有緊急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  
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  
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奏  
草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  
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驅請一切票擬必忠賢  
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  
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  
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  
去年以榮感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  
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家  
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罔不畏死更甚  
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孤危及今  
不為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聖躬之安危

奏疏

味芹堂



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  
贈橫已不能為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  
皇子元良托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懼心而不犯其  
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  
差池臣即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  
聰明春秋鼎盛生死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  
么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  
其命耶臣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  
見于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蚤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奏疏

十五

味芹堂

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追侍舊人客氏又  
從旁巧為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  
能為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  
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  
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  
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  
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  
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君無上惡積  
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下大奮雷霆將忠賢面

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逐款嚴訊  
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  
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  
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勒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  
厚毒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并下法司責問  
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  
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  
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  
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弗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  
不悞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  
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于  
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臣血誠即賜施行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奏疏

十六

味芹堂

忠烈之大文在參魏逆一疏其間每款之下接續  
一二語反覺釋氣因刪去百餘字

百家私記公字  
文瑞應山人萬

曆丁未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天啟中死于熹難  
謫忠烈選中有錢謙益所撰公墓志又記公具  
此疏未上先王父忠端公特過公邸勸止之公  
大臣也一發不中禍移之國矣公不聽卒上之



劾秦逆閹魏忠賢疏

黃尊素

昨臣堂官楊連泰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臺省諸臣公疏單疏相繼而發此豈要結使然憲臣之心臺省諸臣之心也臺省之心即通國孩穉婦女之心也天下之人情如此夫豈有仇於忠賢不過為皇上惜威權為祖宗愛成憲為宗社計靈長必欲清君側而後皇上安而後天下安耳臣災異一疏謂阿保重于趙姚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慘于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微言之而遽逢嚴旨夫亦知忠賢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

十七

味芹堂

怙寵恃權搖撼中外而忠賢所用之私人設機布阱招搖市都表裏之形已成而道路之間以目皇上貳計之天下有權璫擁勢竊弄威福而到底令終者乎天下有政歸倖門子奪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人情無不欲食而此人顧可在側者乎推皇上之意以為此猶曲謹可用也而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心以為此猶在駕馭中也而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且自古未有舍宰執銓憲言官而自為聰明自為道理者也皇上臨御數載僅僅發

軔而傷宰執傷銓憲言官望風罷歸而今之為宰執為銓憲為言官意氣消沮無論攀聲攀驛勢不慙遁一老而若鷄若鶩相顧不顧為官異日誰為變理誰為禦侮誰為効鷹鷂之逐誰為去肘腋之奸者皇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一近侍為孤立于上也今忠賢諸不法狀廷臣暴露亦不遺餘力夫小人為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而皇上視為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羣臣莫獲片語單詞之益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于此必不能復收其已縱之轡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于此必不能復回其已往之棹而嘿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為仇而總將以皇上為注柴柵既深螫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為力矣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令其休居就閑薄示帷蓋所謂以生之道愛之尚厚其毒而益其疾九廟有靈眾怒難犯此時即欲不施斧鉞其可得乎不幾以愛之道害之乎僉書陳居恭亦憲臣奏疏中人也而同事反戈改頭易面不知為優孟之衣冠不知為黎丘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

十六

味芹堂



之似子情態閃忽不可方物苟非照膽之秦鏡博物之張華鮮不眩矣夫表裏聲機公麼結隊此猶可據者而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耳目昏瞽沙礫並迷無惑乎剝端之士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是是非非孰定之伏祈皇上嘿察人情自為國計即日罷忠賢厥務勅歸私第將傳應望傳繼教陳居恭諸人立付法司則威權不替公憤並抒宗社靈長永必賴之

百家私記 先王父於甲子三月初六日苗陳  
災異十失勅魏忠賢客氏至六月始有楊忠烈  
申次懷疏 卷之三 奏疏 元 味芹堂  
二十四大罪疏此疏則繼忠烈而上者

諫廷杖請恤萬璵疏

黃尊素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遜逆大畧執諸道而後止伏睹工部郎中萬璵因慶陵未完借明職掌其言不無激切正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言雖逆而未始非道也竟違聖怒廷杖一百旬餘而死皇上之初心亦不過怒其出位用示懲勸已耳而孰知雷霆之下無物不摧嗟嗟鵠肋半斃闕孝半斃廷杖皇上之威亦已太褻矣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隨事納言實難無言責而進言尤難何者言官動關職掌責司糾劾即言不中或可邀風聞以及寬政而郎曹所發雖言言碩畫土苴棄之言之不用身且整粉然則天下豈有不愛其生哉忠義激之視國家之事急于其生耳今璵死矣律例所載非叛逆十惡無死法而猶且展轉反覆于廷議鞠訊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膽之臣子枉死于墜閉之左右箠撻之俄頃與夫磨牙礪齒之官豎皇上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藉



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而怒室而色于市者顛倒  
于一時使皇上有殺言者之名而防口甚于防川者  
貽譏于後世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  
書曰某月某日部臣萬璟以言某事死可不為聖明  
之一累哉向使萬璟循資積俸取祿養家亦可以幾  
美官亦可以享天年計不出此而敢聒宸聽敢赴湯  
鍔者夫其性豈與人殊乎當日奉旨杖璟之時以數  
十年之逸事而突行之大小臣工靡不神喪魄奪天  
日晦迷孤鼠嘯張已知璟必無生理連日以來唯聞  
震霆今日杖某明日杖某而內璫蜂出吼聲如雷若  
有深怨積怒而必欲信信啞之不死不已者行杖之  
際凌縣金吾恐喝衛士杖者未已倒杖繼之是以  
杖為立枷之阱而縉紳受市面之慘辱士殺士未  
如今日而今璟已死矣御史林如翥之生尚未保也  
皇上如目擊其情能不惻然念懼然動乎然進此廷  
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為之  
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輩為之神廟初年張居正  
為之奸人有所行其權唯恐忠臣義士從而掣肘必



劾魏廣微疏

李應昇

臣聞分莫嚴于君臣禮莫重于朝祭罪莫大于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藁以待臺諫孰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則君之仁也未有輪臺不恭于前忤無忌于後如大學士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卧不拜正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于人何尤哉皇上至仁既以赦置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而

別之校讀

卷之三

奏疏

三三

味芹堂

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托疾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闖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足以匡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勅鼎彝乎三者無一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大悞者杖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可覲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誼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上無禮者為是當時

之戴星鶴立奉璋駁奔者反為非乎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聞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為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怏怏以不得好官為恨美忍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皇上是尚

別之校讀

卷之三

奏疏

三三

味芹堂

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皇上戒諭廣微釋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座與言官為難庶上可以對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

先夫子跋李忠毅公遺筆逆奄之亂李忠毅公與先公同下詔徵忠毅困甚不任拷先公代其楚毒逆黨許顯純亦為之動色嗚呼二父交情如此兩家子弟可一日忘耶某十四歲時曾拜忠毅床下憶其貌長而瘦其議論感激動人他日流轉



講學疏 鄒元標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  
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聖嗣將誕大小臣  
工咸望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  
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瞻懇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  
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為憲臣議開講學  
之壇國家恐啟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  
神以東林為戒以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  
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  
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  
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  
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  
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繇無繇無黨王道蕩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  
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  
教所不載也湛湛晴空萬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  
下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  
才可達盡是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



琳宮會館開目如林。頃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  
嘒嘒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  
萃止之壇坫耶。臣嘗深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  
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  
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  
等方欲為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  
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  
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  
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箬者六年。浮沉南北  
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頃有此學死生。未嘗隨  
志所藉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  
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  
國。集諸部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  
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  
戌間。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  
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  
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洗其磊塊。消其抑  
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為濟窮救

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  
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刻。詰帖括外。別無功課。  
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  
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勤勤旂常。了不得本分事。  
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  
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  
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  
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眾和。幾付  
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  
藩離垣牆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  
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  
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  
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  
倡導者之戒。臣歸為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  
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矣。

先夫子曰。南阜之文清峻。而修辭時帶鈍筆。百家  
南阜字國瑞。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其年江陵奪  
情。公論之。據疏入長安門。值吳越父老。以論奪情  
受杖。公親具杖。畢出。疏以授寺人。寺人不肯持。曰  
汝豈不怕死得無妄有所論乎。公曰。此告假本也。



始收之有旨杖八十戊寅州都勾衛江陵收起給  
事中又以災異上封事降磨起官歷至左都卿  
史建首善書院京師與馮恭定講學朱童蒙泊郭  
興治不利正人與公為難再疏乞歸而卒通奄追  
削為民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忠介倪鴻寶日元  
標之理學似王文成毀直賴海忠介

卷之三

本疏

元

味芹堂

出獄謝恩疏

方震瑞

昨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恭逢萬壽聖節皇上釋臣於  
獄而節奉明綸明旨者繫繫矣宋臣有言天地能蓋  
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  
之於死中逾天地而超父母則皇上之於微臣是也  
臣感激涕零已於正月初十日起午門外叩頭謝恩  
訖例當陛辭乃敢長往伏念臣係南直隸鳳陽府壽  
州人中萬曆癸丑進士五年縣令兩舉卓異蒙先帝  
拔置西臺甫兩月值有遼陽之變臣孤忠所激自請  
用久校讀卷之三  
手  
揚師以激天下忠臣義士東向之意不意巧借是題  
而擢臣於河西也臣巡歷已完至前屯衛造冊而河  
西失事雖事從屢勘如閣臣部臣撫臣閫臣據耳聞  
目見無不錄臣之微勞悲臣之奇遇要之臣既忝巡  
方遠不能効虞允文挽江左之戈近不能如梅國楨  
底寧夏之績此則臣之俯仰今古而無解於良友之  
相規也惟是臣請告里居業已三載而逆璫魏忠賢  
復矯旨遣緹騎逮臣雖借端於言官然言官之意自  
平逆璫之意自毒較若黑白原不相蒙止因逆璫過



疑臣為楊璉之同調左光斗之同里魏大中之同心  
周順昌之同門揣摩風影遂生怨毒而別有私恨則  
臣之巡視南城時值大璫張燁劉朝先後被人告發  
忠賢嘗遣內官求臣從寬免題而臣竟據實奏聞此  
逆璫傷心之恨雖臣避弋里居久已知其不免比臣  
逮至忠賢又矯旨必欲加臣以死賴臺臣練國事王  
業浩等執律以爭猶擬戍擬永戍擬絞已三加矣而  
逆璫猶未快於心也究竟因劉鐸之事疑臣與鐸同  
為咀咒無端羅織而加新此臣加罪之奇冤也其間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

三

朱子堂

賊則按院紙札心紅學院試卷花紅俱化而為賊由  
二百四百而二千三千漸加至六千五百此臣加賊  
之奇冤也舊例刑部比賊五日一比而主事某改為  
一日一比臣窘辱至極不但臣之家產盡即骨肉親  
戚之家產亦盡海內友朋為臣所累者指不可勝屈  
此臣比賊之奇冤也至前年六七月間不知何故而  
忠賢殺臣之意愈緊日遣東廠理刑楊案等偵臣獄  
中動靜又不時遣番役諷臣自裁臣答之曰震瑞曾  
備員侍從必欲見殺願見尺一之詔是時秋審已過

於是逆璫始決意殺臣於市矣講筵之上賴閣臣合  
為爭力為解且觸忠賢之怒此又閣臣公疏可証也  
嗟夫臣之一身當逆璫之世一刻之內萬死勿辭何  
止病葉危枝且同空花陽燄今日遭逢聖主湯網弘  
開生幽谷之陽春回白日於長夜使八旬之病母再  
見垂死之孤兒臣惟有子子孫孫朝夕焚香頂祝天  
恩已耳更何言哉臣自被禍來骨肉解散親友絕交  
三載匣床之上自省生平惟有慚愧設使臣不遭此  
異常磨折決不能閉關息影靜照四十九年之非然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

三

朱子堂

則豈惟言官之韋絃比於生我即逆璫之毒藥亦同  
甘露矣臣又何言哉因思世間至苦者無如離父母  
困獄更雙影自吊於桁楊三木之間已受之如是不  
堪想人受之亦復爾爾則自今以後凡逮繫禁閉等  
事自非萬萬法不可假者不妨入中求出重中求輕  
革數之上宜常憐百醜之國綺羅之筵當永化光明  
之燭臣願以之為在朝諸臣規也極縉紳之禍至臣  
等而極而臣一一返觀舉皆自取則稍輕而為荷戈  
又稍輕而為城旦豈遂無纖毫自致之愆今既荷雨



露之寬宜永銷報復之念若繞作藩籬之因便又種  
園扉之果臣願以之為被罪諸臣規也總之人臣遇  
萬古希逢之聖主攀龍鳳者建樹固奇神鷗鷺者夢  
魂亦穩除却幽囚桎梏之外一切升沉顯晦所爭不  
遠假使逆璫不遭天譴諸臣即蟻伏空山得一夕安  
枕否乎今日宜何如頂戴聖主之弘恩尸祝朝賢之  
開闢臣又願以之為廢棄諸臣規也雖然臣猶有請  
焉臣從獄中出知獄中事年來逆璫柄政最喜深文  
經嚴衛者其冤苦固多即不經嚴衛者其冤苦亦復  
不少且恩詔減等在齊民得之甚易而在縉紳得之  
反難亦非法吏之平也臣在獄中與諸臣累言矣倘  
異日蒙生必以此情控於皇上今臣既遠皇上之高  
厚豈敢負此心哉則一切諸獄不論嚴衛不嚴衛以  
宜如前日科臣之請在京者勅諭法司在外者勅諭  
巡按盡數公審一番以奪月食之微而信修刑之論  
此又臣附於工督芻蕘之後而籲於皇上者也臣不  
勝感激仰望之至

觀之可泣似從悟後得之。先夫子思舊錄曰方

明史稿 卷之三 奏疏 三 味芹堂

震瑞字叔未壽州人巡按遼東下詔獄其出獄謝  
恩一疏讀之絕痛辛已公在南都余往還久之公  
謂余文有師法不落世諦時飲六安茶香色俱佳  
因曰此乃真六安彼惡烈日中者烹之其色如國  
只堪屠沽飲耳百家私記公萬曆癸丑進士官至  
廣西巡撫乙酉年卒當公為御史  
值遼陽之陷公一日十三疏每五鼓即通公卿門  
尋書痛哭而又自請獨師言臣本素脫書生當此  
災天烈日之中猶有熱血黃沙之想乙丑逆奄興  
大獄奉泰公者實京堂郭興治再應華翰公河西  
監瑞吉連問公自謂我與楊左同被鉅獄一時下  
獄者共十七人今僅得兩人在白霄再內華表重  
來若再作宦海汨沒之想便是果爾男子兩人公  
與患世務也

明史稿 卷之三 奏疏 三 味芹堂



孝思無窮疏

文震孟

臣猥以非才備員史局頃因纂修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先帝之冊立與挺擊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啟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秘沈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說未殄凡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昨見皇上追念先帝冊封敬妃慎嬪以寄永思皇表純孝孺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為感動乃先帝紀載尚未清明使今日編纂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表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宬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於

明史稿

卷之三

奏疏

三

文震孟

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于反手視為緩圖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其甚者上讀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誥恩賚儼然負震怒之重儲宮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冊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譴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于己而為之縱皇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殺謂旨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逆黨構變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各一脈相貫者同一邪說也且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杖入東宮殿辱下學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點瘡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竊捏謀危東宮之說詞連二檔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天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挺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

明史稿

卷之三

奏疏

三

文震孟



是點稍而必欲以風癩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來  
奏張差口詞指為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  
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  
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  
者二一因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  
張差狂闖前道闖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  
皇祖是其奏斷決平允自王之來突揭揭發徒黨因  
以為利借他事蟻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癩之案一時  
邪說世揚實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案摘發張差之

罪狀後議  
卷之三  
朱芹堂

逆至于察處至于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即惠  
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瑞欲借  
為戎首適殺天下名流非有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  
一死尚稽啟事乃云徒黨因以為利斯亦何利之有  
焉况風癩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  
俟世揚為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  
張差闖入東朝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  
一獄更任似不必言官詔為奇貨居為元功以此二  
語為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

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  
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  
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抵聞宮一事擬及殿  
近侍俱路亦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為平常不當根究  
以為僅一獄更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者  
四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出聖意  
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造為許止不嘗藥之  
論羣小附和囂然鼎沸汗蟻君父幾成晦暝之世亡  
何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

卷之三  
朱芹堂

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即要  
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殺杖投方士柳泌必益  
為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  
不效則殺之而不為過後世亦不以為冤今可灼進  
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况誤  
傷天子乎此即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愜而乃與顧命  
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準致仕回籍此何以  
解于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  
詰稍欲窮詰即曰羣小曰汗蟻曰晦暝此皆要典邪



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摘其尤悖謬者伏乞  
聖裁即勅史館逐一改正或取天啟三年所進遺稿  
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衷  
錢可憑而于皇上之遠孝亦有光矣臣目覩止孝之  
聖主永言維則何敢不俯循職掌仰佐涓埃

主持正論文自不朽。思舊錄曰公字湛持公之  
入相也天下以之望治為溫體仁所排而罷庚午  
歲余自南都試回過公于京口遂下公舟以落卷  
呈公公見余後場嗟賞久之謂後日當以古文鳴

明史稿卷之三

三元 味芹堂

世一時得失不足計也坐舟中竟日珍重而別  
私記湛持字文起吳縣人天啟壬戌狀元以禮部  
侍郎入內閣年六十三南都謫文廟

明文授讀卷之三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校讀  
男百家

奏疏四

責難疏

劉宗周

職以廢籍越在草野久嬰羸疾一旦誤蒙聖恩擢以  
不次處之今官拜疏乞骸未蒙俞允職猶念不次之  
擢分義難勝方事再控而嚴旨催職赴任遂扶疾前  
來勉圖報稱陛見之後踴躍懼呼仰皇上為堯舜主  
輒不勝其致君堯舜之心平生誦讀實在于此恭惟

明史稿卷之四

三元 味芹堂

陛下聖德當陽討大逆除大奸釐大弊一時作用業  
已跨絕勲華而至于堯舜之道所謂繼天立極者一  
行之得無猶以為難乎孟軻有言責難于君謂之  
恭臣雖不肖敢不少塵狂慝以報恩萬一臣聞之堯  
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為功利為刑名具  
究也為猜忌壅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  
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時舉祖宗盛事召  
對文華或至夜分雖堯舜之憂勤弗切于此矣猶以  
為未也益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回奏庶幾乎太



平之立至然程劾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遠近功何以  
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于近功者非違事乎  
臣以為違事不足圖也不見堯舜之世以干羽格有  
苗乎往者得遠地不能守無意窺閭久矣即我不  
能驟得志于亦夫人而知之矣神聖在御遐方來  
同永定一捷已足為東北之先聲矣今誠得在事之  
臣以屯守為上策簡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之  
需之歲月未有不望風稽首者陛下方銳意中  
興刻期以滅賊為事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

卷四  
奏疏

二

味芹堂

力以養餓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  
無日此計之左也幸而一戰伏遠矣從此雄心好大  
日事四以啟中國如秦漢故事則皆近功之念有  
以啟之也夫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  
臣以為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饑曰我  
饑一民寒曰我寒此豈人衣而人食之哉成賦有經  
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則然病瘵真無  
忝堯舜之仁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培  
克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

以火耗又三四年并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  
例紛紛大都轉展得之民手為病甚于加賦敲扑日  
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應勢且驅而為  
盜轉而淪于死亡當是時也有司以培克為循良而  
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為考課而陟斥之法亡以  
若所為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且今日猶  
曰邊儲孔亟耳長此不已一旦帑藏充盈或珍奇玩  
好土木神仙封禪之事作則皆言利之習有以啟之  
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煩苛者矣事

卷四  
奏疏

三

味芹堂

事而糾之不勝汰也人人而摘之不勝誅也于是名  
實罕覩而法令滋張頃者陛下嚴賍吏之誅自宰執  
以下坐重興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  
不盡息也為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  
官多而刑官少故畫衣冠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  
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生不  
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簠簋不飭其禮遇臣下類  
如斯矣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徇私之心所謂  
禁于未然者也往輔臣劉鴻訓以犯贓蒙嚴譴雖法



在不赦臣猶為按地惜乃近者嚴庫諸臣既發覺其  
見在者矣又初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事屬曖昧不  
無懸坐為賊比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損傷士  
氣其他一切註誤指稱賄賂者即業在昭雪猶從吏  
議從此深文巧誅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為頑鈍無  
耻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一墮官邪日甚陛下亦  
豈能一一問之昔張武受賂漢文賜之金錢以愧其  
心天下化之則刑罰之不如禮教彰彰已且陛下所  
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正以未得天下賢

聖賢傳卷之四

奏疏

四

味芹堂

人君子而用之也在昔堯舜勞于求賢而逸於任人  
故能成無為之治陛下亦嘗搜遺羅棄編天下矣而  
所嘉與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為精  
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利口為才諂又安得天下  
賢者而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  
責之太苛或因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謫已耳夫堯舜  
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時天  
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于堯舜而堯康衢必訪舜  
通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智今陛下聖明天

縱卓絕千古諸所學盡動出羣臣意表遂視天下以  
為莫己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為不及益  
務為謹凜救過不給讒論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  
從此起陛下幾無可與托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  
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聞其忠則陛下  
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己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  
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為  
內降方且為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  
熙之上理乎哉且夫以王之案為國本死也而不蒙

聖賢傳卷之四

奏疏

五

味芹堂

身殺之卹至今誣賊未豁則邪正之辨幾何而不混  
乎梃擊一案與楊左移宮高魏紅丸同宗社至計也  
之案宜死則楊左高魏亦宜死而逆璫之專殺且有  
功而無罪矣門戶二字數十年來不知殺天下多少  
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飭與天  
下登湯平之路而葛藤之說猶未盡除陛下矯枉過  
正至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  
公是消長漸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見于天下也唐  
虞之世豈無讒說殄行乎願我陛下熟察之也然則



兵陳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為威求天下之  
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  
舜之學為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符堯  
舜聲色不在御宴遊不通躬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  
端而至于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齟齬而為功利  
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  
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于  
焉默証此心之合于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  
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

明文閣讀 卷之四 奏疏

六

味芹堂

道在是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  
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于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  
一日而堯舜矣昔者宋神宗用其臣王安石用兵西  
北紛紛言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  
起于民間周知情偽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死  
說者謂漢業衰于孝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強明  
自用指姜公輔為賣直耻見屈于正論而甘受欺于  
羣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為患也此皆三  
代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

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學故也今陛下有為堯為舜  
之資而在廷諸臣不能進之以堯舜之道御極以來  
求言若渴啟沃無聞致陛下覃思治理猶在漢唐宗  
間諸臣不先意以承之則後事而將順之至所急急  
于表章者乃在故相張居正其人考居正之立朝無  
不出于功利刑名確然申商之學與堯舜正相反至  
舉其奪情一節亦為忘身殉國之年幾何而不率天  
下于 乎世教不明人心不正莫甚于此方今啟世  
之本正在人人言堯舜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以惑  
世誣民而倡之自陛下始惟陛下不以為難斷然設  
誠而致力焉

明文閣讀 卷之四 奏疏

七

味芹堂



祈天永命疏

劉宗周

自宵遁畿輔一塊土重洗 卽海宇頓解倒

懸之罔生靈已悴而復甦宗社已傾而再安說者謂此番匡懷天實佑我聖明啟中興之運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而臣獨悚然于天之難護命之不易也則今日省躬克己之端致治保邦之術其可以漫焉塞責乎不揣狂瞽敢以祈天永命之說進陛下試採納焉臣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皇上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

明倫彙編

卷之四

奏疏

八

朱芹堂

養成就天下而一毫腴削之私下得而設焉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肅不廢春生雖有雷霆不勝雨露天道然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即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多事有誅已足為天下創矣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誣誤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又其輕者以降級戴罪紛紛狼籍朝署中半罹指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卽過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風紀大臣而亦處之以詔獄詔

辱華楚下同奴隸何以勵憲臣之節且應昌之罪坐

越獄一案不過平反意在昭朝廷矜疑之德非果有出于欺罔也以平反為欺罔則必以鍛鍊為忠直承而望之蒼鷹乳虎之輩且接踵于天下矣陛下留心民隱雖嘗置登聞之鼓下欽恤之詔惟恐天下有一夫之含冤而鍛鍊之門業已開于臣子又何有于匹夫匹婦之賤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內大者可殺小者可論按籍而誅之卽今果無冤民乎其如以律為教民無措手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

明倫彙編

卷之四

奏疏

九

朱芹堂

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子有罪一槩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而陛下自即位以來軍興告匱不免以重斂責小臣宿通既誅見微必責已足為天下病矣猶未也又借及來年之預徵者方且有司有違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節追呼閭閻中安問難大而最為民厲者無如貪官汙吏卽過者蘇琰之巡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行李被訐監司不意煌煌持斧將墨綬望風



是責而身坐穢跡非得之贖銀之透支則得之薦舉  
之報謝禦人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巡方而贖貨又何  
問下吏之操守而致令釜魚黿座之風遂空谷于天  
下矣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嚴火耗之禁慎科罰之條  
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而誅求之令業已胥于國  
中又何有于爾俸爾祿之輩臣恐天下從此側目而  
視也兵興以來老弱轉于溝壑壯者散于四方竭澤  
而漁之即令苟濟國事其如腹心已潰肢節無容瘳  
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奏疏

十

朱芹堂

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還有餘不盡于民間  
仍查勘蘇瓊賍証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賍律下示天  
下以無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  
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  
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良盡遭屠戮而殺機先發于內  
閣尤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公行使帑藏日淪虛  
耗而穢德亦先聞于內閣陛下深懲既往期得天下  
第一流人協夢卜之求一時泰大政者率本之特簡  
出于人情物論之表諸臣遭際不可為不隆則報稱

不可不力臣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  
攝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佐人  
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天永  
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力矣故曰體元者人君之職  
調元者宰相之功臣以至愚極陋荷聖明任使處茲  
重地不敢營心職業之外以取罪戾乃臣固天下有  
司長也承流宣化皇上將臣一官是問而目擊煩刑  
重斂之政所在病民處首善之地不敢不省躬自責  
邇流窮源復進求之黼座之間政本之地竊自附于  
千秋金鑑屬者恒惕不雨上屋慮慮齊故有加糗以  
仰答天心臣當率先露禱不幸有犬馬之疾久在註  
籍屏躬夙夜無可自將款款之忱以備成湯六事之  
一二伏惟聖明矜其任誓少寬斧鉞之誅臣無任懇  
祈之至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奏疏

十

朱芹堂



痛憤時艱疏

劉宗周

職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于萬難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啟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為一時強明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職乃知聖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効不旋踵况聖明在御之日乎職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外內寇相繼十餘年于茲矣乃者勦寇之局聚天下多兵多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一挫狂鋒而且南窺江北犯浦至煩聖天子焦勞于上避居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奏疏

主

味芹堂

已已之役謀國無良氛孔熾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午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有不覺日底于壞者故自屬衛司讒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佞之風日長自三尺之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棄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忝罰在錢糧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奏疏

主

味芹堂



震孟之賢而竟以單詞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損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慈坐辜使朝野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于國體人心又非淺鮮者于是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訛說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屬階遂幾于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

明倫彙編 卷之四

古

味片堂

偏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宜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斟酌以收洋溢之人心而且還內庭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宗賢以授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乎外內寇顧此崇崇端池言勸言懲總非定算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緣與今日

不忍輕棄斯民之意及遣庭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後而又冀煩于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効也抑職聞之有天德者便是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職願皇上視朝之暇進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所為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

明倫彙編 卷之四

五

味片堂

庶幾不遠于此而得之至于用人誠為平天下要務尤在致審乎好惡之機以決用舍之路若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者片言投契立置清華委稱一時盛事第本生言有大而近誇情似要而有挾其品未可遽信乞皇上先令以冠帶歷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之後果有忠言奇計足以折大奸斷大疑決大計然後與之實授未晚不然將如名器可惜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懲賞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勸則操屬世之權者尤不可苟



焉以處此也。夫以我皇上天縱聖明，卓卓具有希堯法舜之志，而一時為之臣者，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榮主聽，使國論愈紛，昭勸愈消，職竊痛之。伏惟我皇上斷然以堯舜為必可為而求之于堯舜之道，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誠使天下一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之有也。若曰法制禁令而已，短長之効已見于今矣，伏念職羸病餘生，一旦蒙恩，起自田間，擢置卿貳，雖捐糜曷圖報稱，茲當受事之初，不禁主憂臣等之義，輒敢效

明史稿 卷之四

奏疏

六

味芹堂

去國疏

劉宗周

臣因病乞骸，奉旨回籍。於七月初一日辭出國門，行至天津，始知 入犯首震陵園，遂破昌平而南下，職不勝推心欲絕者久之。因卧疾津城月餘，鋒往來南北，所過州縣無不殘破。伏惟皇上上履列聖之痛，下切百姓之仇，當不知如何焦勞，日與在廷臣子薪膽共誓。職又不勝痛絕。比聞 飽颺漸思北適，臣乃稍稍解維，離津城而南，駐交河地方，回瞻天表，愈增馳戀。敢遂以芻蕘一言為當宁獻，職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己已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 之禍一至于此，追原禍始，張鳳翼小有才而器識不足，久已溺中樞之職矣。一旦 闖入，偵探無聞，調撥不速，動成束手。行間之任，並非其人可知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卒至于敗事，不聞政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有不得辭其責者而職以為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已已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聚坐以煥黨，因日中蜚語，次

明史稿

卷之四

奏疏

七

味芹堂



第置之重典。或與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于主。馴至人人解體。事事規却。文法日煩。欺罔轉甚。朝廷日隳。邊政日壞。以有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起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遛蒙詰責。又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累累若若可幸無罪矣。

明史稿

卷之四

奏疏

六

宋芹堂

更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之諸臣。或戍或去。豈昔之一一為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乎。于是而知小人之禍于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甚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奸也。職每每反覆斯言。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也。其于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然職觀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

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精。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小人立于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一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率為全身軀保妻子之計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夫令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重任。此臣前日已陳覆轍。方亟亟更絃之

明史稿

卷之四

奏疏

九

宋芹堂

不服。而乃者三協有違。通津臨濟有違。蓋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于何地。撫按無權。將置司道守令于何地。是益以封疆為嘗試也。且小人于中官。每相比以相為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心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終無黨。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遠君子退小人。為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而獨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于治理者起而爭之。則天下之昌言也。職意以我皇上上不遠用



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宸竟以此一事逐若恐傷中官之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官亦何負于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思徐生之徒薪者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勉之口事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止佞南昌之尚方亦自不乏其人而往往逐之以去遂致天下顧寒蟬結局之狀乎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為也至于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以束懲貪之令

明文校讀

卷之四

奏疏

三

味芹堂

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煩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鄭雖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誣告生亦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者皆為故輔文憲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習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雖秉國成而至于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雖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仰惟我皇上念治亂圖修省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挽回世道張本于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猷仍請亟罷三協通津

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國為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為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事苟且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戒心巨測捲土重來天下事尚忍言哉職以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賊嚙可以自全然熟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江河滿地總無投生之路如臣不言又誰為我皇上言之也

先師之奏疏有明一代不多見也他文結構老成○思舊錄曰先生諱宗周字啟東學者稱為念臺

先生其學體認辛苦無所不歷故先儒之弊洞若觀火立朝危言危行仕至左都御史越謫忠端閤

卷之四

奏疏

三

味芹堂

謫忠正先生于余有固極之恩余邑多逆黨敗而歸家其氣勢不少減邑人從而化之故于先公葬地祠屋皆出而阻撓其時吾邑有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為密雲培福巾弟子皆以學鳴每至越中講席其議論多袒黨逆之人先生正色以格之謂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苟有相啗者請以燈臂當之矣戊辰冬先生來弔褰幃以袖拂



棺塵而去先生與陶石梁講學石梁之弟子授受皆稗且流而為因果先生以意非心之所發無不起而爭之余于是過一時知名之士數十餘人執贊先生門下而此數十餘人者又皆文章之士淵達于學故能和先生之學者鮮矣先生每余雖勤余頑鈍終無所得今之稍有所知則自遺書摸索中也乙酉六月某日先生勺水不進者已二十日道上行人斷絕余徒步二百餘里至先生之家而先生以降城避至村中楊端余遂返曉門山支徑入楊端先生卧匡牀手揮羽扇余不敢哭淚痕承睫自序其來先生不應但領之而已時大兵將渡人心惶惑余亦不能久侍復徒步而返至今思之痛絕也

方隅未化正氣未伸疏

倪元璐

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篤生我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寔驅微猷聽發天如再聞人若更生生平以亮舜為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異命重申動以人才為念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勅忠賢參題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數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為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傳才幹之餘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嚴其若



脫付點陟于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推獎此其人尤所謂鴻藻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猷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泰之理數決無沉埋况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將為鐵案雖或導從漸板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為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况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需東林報

卷之四

奏疏

五

味軒堂

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岳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論殊有異同可為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並皆蓄縮閉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它人乎迨權奸表裏逆端大張爌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陛辭三

卷之四

奏疏

五

五

味軒堂



官俸革憚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蓄而當其去國飄然奮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雖謂千秋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之窩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讎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奏疏

奏

味芹堂

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皇上以臣此說申論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心。要本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旨何難特命召還。文震孟雖命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冀溫文獎雪。予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

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于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為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皇上既納其言而薄錫其級。仰見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三月。懲創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召復原官。則聖度極于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奏疏

奏

味芹堂



劾楊維垣疏

倪元璐

頃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疏原為臺臣楊維垣而發也臣竊讀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若與皇上相反然者蓋皇上之諭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為同一則曰天下為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皇上之于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著起用而維垣于爌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皇上之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于方隅實有未化皇上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于正氣實有未伸皇上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賊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而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兇極惡積賊無算而維垣猶且尊稱之曰殿臣公殿臣不受錢殿臣為國為民而

徐之四 奏疏

天

味芹堂

何況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諭初擬止于削奪豈不亦如騎兕護之而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尤于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抵觸逆璫及抗疏嬰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為非定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爌特票免一臬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為楊左諸人追賊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為難于坐賊于是再傳覆

明史稿 徐之四

奏疏

天

味芹堂



瑯者也。以破帽策驢。傲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起階級之傳。誰為榮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械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于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為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數哉。至于批照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辨之。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覲。使其妻貧不能餽。乞丐里中。袁孟從眾題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奏疏

三

味芹堂

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為兩截人者。以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為要錢多藏。則又是厥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念。盡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逆璫之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為之心。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以

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宣聖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元標匡懷之能。或遜海忠介直而微隘。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為定論。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為人之詆真狂狷。為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為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于假。及東林賢者之于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奏疏

三

味芹堂

難諸賢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綏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為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成遣如趙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其餘被廢諸臣。臣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跡。而其間之為真名賢。真豪傑者。多有其人。凡茲存沒不同。並以真著。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哉。維垣認臣抑揚之詞。為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臣並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為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為非計



也。必待小人之貫滿而已。不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天下多少正人。雖攻而去之。不亦晚乎。即如崔魏之滿貫久矣。使不遇聖明御極。亦雖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為頌德生祠解嘲。而臣以為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于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為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而諸臣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而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蘇軾之與程頤。交訖為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闕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者。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別為中途溫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半補半下之間。又即維垣所稱鄉

卷之四

三

宋芹堂

愿之屬乎。至云東林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然請維垣胸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標東林之目矣。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總當曲原其高明之弊。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徒予逆璫以首功。反代逆璫而分勝。斯亦為不善立論者矣。人材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眾寡不可不宣。羣議不可不集。堯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可聽忠告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為生心害政之說。願維垣之熟計之也。若臣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嘗與謀度。其不以為謬。而么麼胡煥猷。臣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亦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為經。守之不失耳。

卷之四

三

宋芹堂



毀要典疏

倪元璐

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壘荒。此一局也。既而

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干

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

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

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東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

大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闡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學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

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

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

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燁等之

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伎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



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鑕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于片瑣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冠伐不休。

奏疏

奏疏

奏疏

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救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啟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閱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儲于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

言史統閭大計。伏惟聖斷施行。

三疏自是不朽之文。先夫子書鴻寶。應本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入詞林。官至戶部尚書。死烈皇之難。謚文正文。以珣刻幽僻為主。於文章一道。別開生面。在孫樵劉蛻之間。固是黃石齋之亞也。思舊錄曰。先生于甲申之變。自磔而死。遺命大行。殮後方可收吾尸。初為庶吉士。虞邑有二人當出其一人。其人欲攻先生出之。先忠端公倡言倪之文望。非詞林不可。乃止。逆奄敗後。其

奏疏

奏疏

奏疏

黨楊維垣等。反而攻奄。以為捲土重來之計。先生分別邪正。手障狂瀾。維垣等為之折角。又請毀要典。以為魏氏之私。書孫之解。抱要典而哭于朝。不能奪也。未幾而許重熙之五陵注畧出。其中有礙于誠意伯劉孔昭之祖父。時先生為司成。孔昭囑毀其板。先生不聽。孔昭遂以出婦許先生去位。祭未始召用。先生頗事園亭。以方程墨調朱砂塗壁。墻壁門窗。門生魯元寵為徽州推官。多藏墨。先生索之間。數日又索元寵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



如是之速既而知之以為吾所奉先生者皆名品  
不亦可惜乎先生導余登三層樓正對泰望其兩  
旁種竹數百竿摩挲有聲先生笑謂余曰竹固水  
產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子以為何如先生殉節以  
後余再過之其地已為瓦礫矣此亦通人之蔽也

易數疏

黃道周

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為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  
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失一臣所學本於  
周孔無一毫穿鑿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為始加五  
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  
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  
年戊申為大明寅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  
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陸  
下脚極之元年正當師上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人事未有深切明著  
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  
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今歷十分之四矣陛下  
恭默深明天道嘗寤寐以思賢才而賢才卒不可遽  
得德慈以絕小人而小人卒不可遽絕方陛下開承  
之始外清逆黨內掃權璫天下翕然相望太平曾未  
四年而士庶離心冠攘四起天下騷然不復樂生雖  
深誠遠慮之士豈虞變動至此乎臣觀陛下開承應  
大君之實而小人柄用懷干命之心在陛下以大君



之哲可制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干命之才可中大君所不覺自臣入都來所見諸大臣舉無遠猷動成苛細治朝著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不經談刀筆簿書則以為知務片言可折者藤葛終年一語相連則株連四起使陛下長駕遠馭之意積漸而入科條之中臣子惴惴竊獻之思抑鬱而消文網之內跡其所為既不足服小人之心度其末流終必承小人之敗支吾輟轉苟據目前瑕釁既成則誕欺立見即如往歲 去遵

卷之四 奏疏

四

味芹堂

永已七八日而敘收復者以為千古奇功又如近者賊破山東已六七縣而護叛帥者以為不犯秋毫即此二事而遠邇情形驟可知矣凡外廷諸臣所敢于欺誑陛下者必不在于拘攣守文之士在于權力縲巧之人內廷諸臣所敢于欺誑陛下者必不在于錐刀泉布之微在于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思地中有水之象知民情之所繇通體剛中而應之文知師功之所繇立因以旁稽載籍自漢唐以來所用在師中而致治者幾何人用在師中而致亂者幾

何人因以仰質聖賢自孔孟所稱對君子而矧小人者幾何事此小人而矧小人者幾何事自古迄今決無吹毛數睫可成遠大之猷歛怨樹威可奏雍熙之業者凡小人見事智恒短于事前言恒長于事後不救凌城而謂凌城之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民之必不可用兵潰于父頤則謂亂生于有兵餉糜于漏卮則謂功消于無餉亂視榮聽以至極壞不可復挽臣觀今日道化未弘用師之毒勢不可已昔有夏亂征仲尼所錄向戌去兵丘明非之今陛下之意在

卷之四 奏疏

望

味芹堂

于干城腹心羣臣之圖在于偷安避患上下相畸不遂于成臣愚以為正功之道在乎定命亂邦之誠止乎小人小人用即無 亦足以致亂小人不用即有干戈亦足以致理從古有釁亂致亂之人必無有討亂致亂之事隋梁晉宋事不足稱殷武周宣功在自立凡人主之學一以天道為師則萬物之情可照人主斷事一以聖賢為法則天下之材具服自二年以來以察去蔽而蔽愈多以刑樹威而威愈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而振絃綱之秋也惟陛下



超然深思易象陰陽當否之際何者謂之丈人何者謂之弟子何者謂之長子何者謂之小人用之而亂朝著則去之勿以朝著為害用之而亂邊疆則去之勿以邊疆為戲因以定命正功安內攘外不過數年而三錫之勲可成無疆之休畢至矣臣致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書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卹臣膏肓已久痼疾又新不能冒矢石以報陛下又不忍遽然終開一言而死誠不自卹吐此一言即瞑目無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奏疏 聖 味芹堂

愧非敢穿鑿傳會以清聖明為天下萬世之所敬笑先夫子曰石齋之文不規規于史漢歐曾取法在先秦而精神自與史漢歐曾相合自是天壤之奇氣百家私記先生字幼玄漳浦鎮海衛人天啟壬戌應常業初小人恨錢龍錫之定逆棄借表崇煥選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公抗疏訟冤被謫陞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益為溫雅仁發也剛為民丙子起官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違撫款和公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時正當枚卜之後小人之者謂公聯晚宜麻不得由是發憤耳帝亦以此疑公而有平臺之名對諸江西布政司知事會江西巡撫解學龍薦公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皆遠徙散下獄擬戍烟瘴宜與再相親上起官南渡為禮部尚

書後奉思文入閣遂首政府與鄭氏不睦乃自出帥見執死金陵市又記百家于去年曾至漳浦同望溪竹出東門謁公書院庭心結一石壇刻潭天度數蓋公所手書者子孫今分居于漳州府城平和縣兩處百家書坊公曾錄某于漳州抄得未刻通文三本歸特以獻讀于先夫子墓前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奏疏 聖 味芹堂



褒卹孤忠疏

李世熊

為褒卹孤忠敦厲風節事臣聞天下非兵食軍饟邊  
疆覺迫之為憂而人情頑弊偷生忍恥之可畏何則  
兵食亦有裕足之方邊疆亦有橫恢之策獨衣冠鄙  
薄名節陵遲則雖士飽馬騰日闢百里猶之藉寇而  
資敵此臣所用憂也臣竊見輔臣黃道周孤師抗敵  
義無反顧身陷營絕粒就死史冊所書于今為烈  
竊意朝野震悼義無窮而百僚歛聲寂無彰聞臣  
以為人情頑弊不知死義為榮矣陛下更不顯拔孤

忠形汗偷鄙

奏疏

四

味芹堂

忠形汗偷鄙恐日月逾邁頽靡相沿無復有言農革  
請饒之事者陛下即撫有函夏亦用何道以勸激民  
臣乎且臣所私愛猶未止此今士大夫既無有頌輔  
臣之烈以祈惟益之恩將來必有搆輔臣之短以焚  
日月之照一則曰輔臣憎不知兵迂愚自用一則曰  
輔臣失律輕生無補于國夫兵何容易管夷吾諸葛  
亮今古所共才也夷吾亦曰平原廣圓車不結執士  
不旋踵鼓之而三軍視死如歸者臣不如王子成甫  
陳壽則云變應將畧非諸葛所長街亭之挫弟子與

尸而當時後世不以此病管葛者亦諒其人素所蓄  
積而已矣假令有孫臏吳起穰苴王翦之徒而狡詭  
退託中懷二心陛下胡用此知兵為哉若夫全軀而  
降竄與捐軀而慷慨均于國無益也陛下與其降竄  
而全軀者乎抑寧與慷慨而捐軀者乎况輔臣之捐  
生不在孤師失律之日亦在離朝去闕之日也昔范  
仲淹自參政安撫西邊初謂暫出呂夷簡曰參政豈  
可復還後果如其所料李綱始出為宣撫司自謂高  
宗曰臣以愚直未容于朝是行無復還理使行後無

議阻匱餉之憂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議不

奏疏

四

味芹堂

堅臣度不能有為須求代罷去以全君臣之義及  
綱事阻乞休高宗亦遣神師道代還臣讀史至此歎  
李綱之言不啻為輔臣言之也幸而不死則為李綱  
仲淹不幸而死則為輔臣而已矣方綱出為宣撫求  
馬兵以壯軍容其言曰昔封常清出師軍容不整幽  
薊人輕而叛之臣今出師安知無覘臣者乎先臣楊  
一清始以故相行邊旌旗戈甲照耀原野將士為之  
動色今輔臣驅市人而戰數不滿三千量形不足于



襦節腹不足于食孤危蕭颯臂指無援徒恃忠信為  
餒糧仁義為干櫓此實難矣蓋自史冊以來未有大  
臣視師部署軍薄如此者雖使孫吳董此以抗狂鋒  
臣知鐵鉞薄柱可立碎也故曰輔臣辭朝之日是其  
畢命之日也若謂輔臣破冒國餉徒損威靈則尤不  
可昔西夏之變韓琦師出環慶不協郡延遂有好水  
川之敗士卒招魂恸哭震野琦掩泣駐馬縮不能前  
但上章引罪而已韓公之威名不因此遂損也紹興  
之初張浚合關陝之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符離之  
敗國家宿積兵財掃地無餘及其卒也孝宗震悼報  
朝謚曰忠獻良以士馬破傷可生聚而復實臣珍喪  
不可倉卒而求宋之君臣則猶識大體也今輔臣所  
損無魏公萬分之一而未享韓張之榮名兼得巡遠  
之節烈原草初膏身名遂燼臣實傷之夫陽門之介  
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晉人以為宋未可伐仲尼曰善  
哉覘國乎輔臣直節清風播聞裔何但陽門之介  
夫四方蠢動窺伺國靈多于晉人之覘宋而同官等  
越人之視朋舊無子罕之哀臣恐天下有以量朝廷

謝表

卷之四

四

味芹堂

矣死敗者不褒則是降北者無罰也名臣遇難而士  
夫不加哀則其臣喪節而士夫不為辱也安知無人  
不以發蒙振落輕笑朝士乎今無論輔臣塗胸脯場  
餘風凜烈不可湮泯即使壽考令終猶當俎豆千禩  
何者輔臣學宗天道以易詩春秋為符參兩掛樞窮  
變極曠以易本日而主月春秋主九而追日詩主六  
而追月乘除交會而千歲之日至百世之成敗六律  
之益損九州百穀之廢終方員盈縮瞭如指掌蓋自  
孔孟以來絕學僅見非復焦京管郭之徒太玄潛虛  
之書所能通測其源流其書如易洞機易象正不有  
絕代通才闡釋厥義臣疑此學遂將不傳若以星緯  
風角之技探其端倪則猶問日而捫燭矣今陛下于  
占雲候氣之言前席而商至囊括人天之學則表章  
缺然陛下憑弔前古忠烈之士則感泣欷歔親見執  
義盡節之臣則褒卹不及臣以陛下徇名而失實賤  
目而貴耳矣夫陛下于輔臣元首股肱疾痛相關况  
于死喪昔五校之戰賈復創傷光武驚惶至以子女  
婚姻許其腹孕于是天下歸之輔臣郭田不饒兩孤

卷之四

奏疏

四

味芹堂



方說二僅提抱誠宜特錫廟謚寵其遺胤使遠近慕義奮發以就功名不然者墮豪傑之心塞報禮之路遠遜光武之仁近為覲國者所笑臣雖微賤敢代快朝賢之口為國家昭布義聲惟陛下垂察

先夫子曰世熊字元仲閩汀州人其女劉軻沈亞之之匹劉子威遠不及也百家私記甲子乙丑間元仲先生托吳子政以寒支集寄先夫子時年已九十總聞其二集亦刻成去年百家至漳州托別駕范周六訪覓周六唯許見寄企予望之

明文授讀卷之四終

卷之四 奏疏

吳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爵 男 百餘人

表

進元史表

蘇伯衡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于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漢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于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幹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可文授讀卷之五表 宋序堂

既近取于乃蠻復遠攻于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城世祖承之而宋錄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于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于至正之朝倖幸蠱惑于中權姦蒙蔽于外漢網祗因于疏濶局綱遽至于陵夷風憲皆為不捕之貓將士盡成反噬之大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于重



洪海樓竟歸于真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  
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不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  
燭火息率上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徵鴻音斯播載念  
盛衰之故卽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  
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  
之公文詞勿至于艱深事迹務令于明白苟善惡瞭  
然在目庶勸懲有益于人此皆天語之下寧愈見聖  
心之廣大于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  
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瑄  
明史稿卷之五 表 宋芹堂

會魯臣趙汝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篋臣傅恕臣  
王鈞臣傅若臣謝徵臣高啟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  
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翫時而曷日每繼  
畧以焚膏故于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况往  
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  
疎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  
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  
述之末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鈎軸幸睹成書信傳  
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于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

言褒貶于春秋仰歷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  
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  
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  
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先夫子曰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國子監學正平  
仲之文質實無華而草倣謨諾陳腐可厭景濂之  
送其歸也以家世學術詞章三者稱之望其作宋  
元通鑑平仲既不作而今之宋元通鑑蕪穢不足  
觀景濂其尚有遺憾乎

明史稿卷之五 表

三

宋芹堂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李東陽

臣某等恭承先帝勅旨纂修歷代通鑑纂要今已成  
書謹奉表上進者臣東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世有古今史冊鑒興衰之迹聖無先後文章昭  
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爲新體則似輕而實重司存  
纂輯道切規箴寧辭寸晷之多圖効萬分之一洪惟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陛下德運堯文聖蹟湯敬求多聞於古訓發渙命  
於羣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皇之  
明末長讀卷之五表  
四 味芹堂  
世未粹成篇下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實繁四  
庫之藏肝食宵衣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  
稱寒賸閱二載之期朱黑更數人之手攀龍幹面莫  
逮撫靈簡以增悲不敏是慙無功可錄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上同舜哲之重華下軼  
啓賢之繼道實錄方修于金匱餘功載續于汗青非  
徒擬要以剛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失行  
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在博  
采諸家之斷畧致商詳問陳一得之愚代爲講說法

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微力于難知務期開卷而有  
益學呈首帙進讀經緯漸底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  
躬承神授或續奉宸音心微河嶽之涓塵誠陋海天  
之蠡管治鑑開英皇館局而成于神宗之朝政要本  
貞觀君臣乃輯于開元之世矧茲唐劣詎免稽遲幸  
惟往貴之粗儉敢託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益  
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  
之故爲實刑黜陟之規主善爲師豈謂借才于異代  
建中制事用能垂裕于後昆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  
明末長讀卷之五表  
五 味芹堂  
要九十二卷目錄凡例一卷共六十冊隨表上進以  
聞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張邦奇

臣某等伏奉先皇帝勅旨令修歷代通鑑纂要書成進呈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道有常經貴於從違之實治多異法恒階興替之原願鑑龜已定於前人而考卜宜精于今日不觀往轍曷啓前途欽惟皇帝陛下天挺英資日新聖學率由祖訓繼序無忝于成康敷求哲王成功遠期于堯舜臣等叨陪講幄忝職儒班先皇不鄙其庸愚明命昇司乎纂述分曹秘閣發開石渠竊念豐邑之遺實注情于簡策而涓埃之報敢忽意于編摩矧懸襪線之才無補衮職之闕庶采前古之迹可資乙夜之觀爰惕爰兢胥勩胥勵欲備一代之典盡搜百氏之書自高辛以來史凡十九由元而上年歷數千其間簡編之麗非與夫文史之棼浩雖嵩門之士或不及詳豈萬幾之餘所能悉覽顧事貴得要故泛載於書契之餘者雖詳或去然道欲無遺則傳聞于結繩之上者雖遠亦書春秋以前本聖經之斷例威烈而下宗綱目之法程旁逮遼金法遵今史咸臻實錄豈曰傳疑規模體統

明史稿卷之五

六

味芹堂

之詳尺牘或稽于百代侈剝典隆之故片時可昉于

萬年昔漢儒說苑之篇事非大要唐相金鑑之錄辭

不萬言核實若歐陽容有未闡之旨博洽如司馬不

逃輕信之譏備而不繁約而無晦徧觀列史莫便此

書是皆先皇之克開而有望于陛下之善述者也然

制方雖存乎古用藥則由乎人苟捐網以臨淵雖美

魚而焉獲伏願慎終于始圖大于微主善爲師勳止

罔愆于成憲克念作聖陟降如見乎先皇定命訏謨

務俾與治同道遐惡揚善永期應天時行臣等無任

明史稿卷之五

七

味芹堂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

若干卷隨表上進以聞

張錫珪記張邦奇字常甫鄞人弘治乙丑庶常正德初授檢討時逆瑾竊柄人多爭附公獨守正不阿著奏乘機賦以諷之以親老乞養出補湖廣學政嘉靖改元提學四川旋改提學福建春坊歷任南京兵部尚書公資性絕人于書無所不讀精思篤行期造聖賢講學與陽明別調其立朝大節如攝太宰不欲循故事以選事除授先自政府申斷品獄力却朝國公之厚賂以國法絕其家私朝議將以浙閩四郡景泰二年公謂江南財賦所出且接賓客部國初封吳王而改于周二百年來誰敢復建此故事遂廢上奏于無逸殿欲令內直大臣稽冠如道家公謂內閣夏公曰使我等皆聖人不能從也母老久思故鄉今日乞歸有名矣上聞乃止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世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禮昭百世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爲善繼志粵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家喻制備于周官之後經傳于秦火之餘漢模畧定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大典垂于宋而光嶽弗完經世紀于元而彙倫攸敷當天心之厭亂屬聖主之開基峻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文皇紹統于昌期列聖承休于奕葉政由俗革道與治同

明文授讀卷之五

八

味芹堂

中間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編懷浩條貫繁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邇之所能徧故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歸極欲圖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刑之尚有昔我孝皇之志實惟英廟之遺上迺累朝仰稽烈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于暮齡或增修于繼世發石室金縢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每據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摩類事歸曹備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于弘治壬戌

之秋既舉領以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必錄令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敢按圖而索駿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制異典墳宜于今而不泥于古法殊紀傳叙其事而不錄其名標題榮華袞之褒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久刊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堯文輯熙湯學兵民利弊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卷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獻諸天府副在行司期言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譬則

明文授讀卷之五

九

味芹堂

麗空之宿一舉首而在日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輕襪線識小甕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閱之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爲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于有法可久可大配乾坤德業于無疆謹以校大明會典一百八十卷合凡例目錄共一百則隨表上進以聞

先夫子曰西涯文氣秀美東里之後不得以正



統歸之第其力量稍薄蓋其工夫專在詞章于經術疎也學者于此盡心焉則知學文之法矣百家私記西涯字賓之長沙茶陵人天順甲申庶常弘治正德間大學士謚文正東里楊士奇也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丘濬

伏以並日月以昭臨千載啓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載萬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於今爲盛粵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十有二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宋元而上或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阻行或德之可厭皆未有若我朝得國之正關地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吳北

都燕立標準于四極大爲府小爲縣總要會于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之威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鯢波盡入版圖之內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歸聲教之餘殫九服于域中通八荒于化外青狄黑濮遙候月以來賓黃支朱禽畢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所未周地無間于華治獨超乎今古不有盛製曷彰丕圖粵若帝王受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地理以貽謀于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所載若管



氏地輿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說不同、館閣所修、若元和、邵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記之作于宋、畧而未明、大統志之述于元、泛而失實、肆我聖祖、嘗命儒臣、雖采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既、時如有待、事豈偶然、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先物、神聖自天、膺曆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祖武、弘迓天休、凡聖賢經世之圖、咸留睿覽、于祖宗待成之志、尤軫宸衷、謂此輿地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于九重、考遺編于千古、自上聖經賢傳、下及

明文授讀 卷之五

表

三

味芹堂

水志山經、發中秘之所藏、萃外史之遺掌、遍閱累朝之史、旁蒐百氏之言、與夫羽陵宛委奇文、汲冢西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說方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羣籍、約爲成書、義類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疊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自源而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園梁之倫、古今俱載、留則民愛、去則民慕、官闕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

是取、非徒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亦附、

所以廣聖道之咸容、示皇威之無外、比之前志、允謂全書網舉、而目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疎、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秦効編摩、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詔深虞玩愒之尤、幸覩就編、少助清閒之藝、書同文車同軌、大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爲蓋地、爲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賴、

明文授讀 卷之五

表

三

味芹堂

先夫子曰丘游字仲深瓊山人弘治間大學士瓊臺蓋博而未洽者觀其惡白沙定山之不仕補大學衍義之平天下而不及內侍是何心哉文亦駁雜



聖駕臨幸太學謝表

林文俊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等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欽蒙聖駕臨幸太學謹奉表稱謝者臣等誠懼誠忭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典禮更新百代仰大君之有作  
禮臨幸四方占泰運之方隆載舉曠儀聿光舊典  
惟均朝野慶洽天人茲茲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  
德與日新英倫叙而五典以惇禮樂興而百度咸正  
見茲首善尤在留神默契聖心大袞俗見謂孔子稱  
王本非禮宜正先師之名陋元人塑像爲不經特遵

明文授讀

卷之五

表

丙

味芹堂

皇祖之制別祠啓聖明父子之倫配食先賢盡去  
公侯之號禮無僭道益尊崇顧茲典之鼎新煩至  
尊以貴重當薄海同文之日適踐祚一紀之初乃消  
令辰爰修盛事六龍捧御遠戾止于膠庠萬乘執圭  
親奠釋于先聖崇儒重道稽古誼經喜溢章縫光流  
簡冊執豆籩以奔走乃有三氏之子孫闕橋門而聽  
講矣止六館之英俊瞻威顏于咫尺奉法語之丁寧  
建皇極以敷言斯其至矣觀人文以成化是之謂乎  
臣等職忝師儒躬逢盛美幸觀大人之虎變願先多

士以駿奔賜坐而講易書覺叨榮之已過教人必先  
忠孝晉圖報于將來伏願配乎天祀乎地皇朝綿一  
統之圖作之君作之師天子介萬年之壽臣等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百家私記林文俊號方齋莆田人嘉靖時吏部  
侍郎謚文脩

明文授讀卷之五終

明文授讀

卷之五

表

五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現校讀  
男百家

論一

深慮論一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于所忽之中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

明文授讀卷之六

一 朱芹堂

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于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宗見五代

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于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

世之才其于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于此而禍興于彼終至于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彼豈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乃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

明文授讀卷之六

二 朱芹堂

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待藥石以爲可免于死，此死者交首于世而不悟也。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三

味芹堂

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于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于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于法制之內，而不盡心于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于不待禁之後，而令之于未嘗爲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爲，有粟米布帛以爲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

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爲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也，必先爲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爲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鰥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耻，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雷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已也，非所以虐已也。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于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四

味芹堂



君職

方孝孺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置爲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內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爲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爲將仰之乎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改天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爲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爲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于民者、政其詳、而盡于已者、卒怠而不修、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

論

五

味芹堂

之不修、弱強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之、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于民、則于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于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于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誅、削之典、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天邪、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爲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爲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絕之耶、奚爲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罔踣之、厲虐之、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舍其祿位乎、天之于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爲無憂、幸其未至、以爲愛已、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明文授讀

卷之六

六

味芹堂



正俗

方孝孺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爲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爲忠，猶周之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七

味芹堂

不能爲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反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爲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蠡聚蚊合，以諂言邪說，陷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于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燬之，會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八

味芹堂

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疎禁濶，四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爲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于近世，惟宋之俗爲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顧養廉耻，雖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婦后少主，既已就擒，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爲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于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逼于其篡弑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爲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爲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教之，參用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爲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



部用其族類以處要職，黜貨案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于今，譬如弊鍾漏鐻，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維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弟同室而寢，汙穢褻狎，殆無人理。孟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爲學之者其頑不知教，其于大倫悖棄若此，其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撾鼓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易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爲衰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于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爲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羣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剝次骨，鬻產質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爲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爲然，無賴之民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九

味芹堂

聚徒勒板而僞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妄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橫行，夫僞鈔僞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頃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覩其衣而踞，或庭搜而詬罵，其心大耻，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丐者與其戶殺羊爲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况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十

味芹堂



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爲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耻興廉耻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于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攷古之治猶食鳥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明文授讀卷之六

士

味芹堂

斥妄

方孝孺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修其可以無愧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迂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已固已大畔于君子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怪其身雖生其心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其死爲神以不用于疾病爲高彼既以此夸眩于世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預知不用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

明文授讀卷之六

士

味芹堂



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于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爲人。出乎此則爲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于聖賢之所云乎。其去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求。審如其言。能閔于殺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以今人而效之耶。况其生死亦與恒人同。其不爲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於死生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于人。于跡不苟異于俗。道欲其同。則枉已。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怪術之師。幾何而不陷于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三

味芹堂

鳥獸耶

先夫子曰正學不欲以文人自命。然其經術之文。固文之至者也。尤妙者在書得子瞻之神髓。叙事亦登史遷之堂。惟序記多有庸筆雜之。疑門人掇拾之誤也。附明儒學案傳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交友所稱。二十游京師。從學于太史宋濂。濂以爲游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送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于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知個是字。于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既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南渡謚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友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于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于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止靜主于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于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尚德而嚴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和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誦詩鄉先達。授受源委。寢食爲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古

味芹堂



之俱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于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于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駁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于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敗成祖之智勇十倍于吳王漢此不可以成敗而舉咎王室也况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為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其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寧皆已甚之所致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始之使斯人不得竟為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諸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矣乃知先生固自有定論也

慎習

胡翰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儉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為之而不足自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白卿之論與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為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為皇帝舉天下以為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于上而怨起于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為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



遠矣。然未嘗有一于此。其後賈誼言之于文帝。董仲舒言之于武帝。皆不能川。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羣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維伯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明文授讀。卷之六。論。七。味芹堂。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于前。陳寵建輕刑之議于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于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于戎。人生于少長所濡染者皆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

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販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摯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容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絕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邦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之外。太平之効。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于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于後世之論。能自振于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于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果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七

味芹堂



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  
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  
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  
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  
之則小治。苟以爲遠而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  
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  
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  
勝。况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  
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况之法。後王由  
明。文授讀。卷之六。論。味芹堂

先夫子曰。胡翰字仲仲。金華人。儒學教授。與修元  
史。黃文獻以文章名。重一時。嘗欲致仲仲于門下。  
不能。仲仲同時與宋景濂稱金華兩先生。王子充

而下不與焉。所著衡運。非牧皇初諸文。天地間之  
元氣也。景濂稱其有李習之之好。而所得者非習  
之所至也。百家私記。仲仲一字仲子。教授衡州。洪  
武十四年。卒。年七十五。吳祭酒沈稱其  
所著述。以爲如五曜麗天。芒寒色正。朱絃在廟。肅  
然其音。所著有春秋集義。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  
山先生集。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味芹堂



國是論

楊鏘

國是有定體、無定局、何謂有定體、槩言之有以縝密爲是者、有以疎濶爲是者、有以明審爲是者、有以含糊爲是者、有以緊提爲是者、有以漸次爲是者、有以剛制爲是者、有以隱忍爲是者、有以振刷爲是者、有以因仍爲是者、此千古不易者也、何謂無定局、槩言之、有古爲是而今爲非者、有前爲是而後爲非者、有名爲是而實爲非者、有常理爲是而寡會爲非者、有於狀現張皇爲是、而於國家之氣運力量爲非者、此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三

味芹堂

足以規益、而曰道不計功、智不足以紓憂、而曰心不負國、然歟、否歟、常觀古之識時務者、如登絕頂、覽方隅、飲上池、見五藏、因形設阻、對症下藥、聞見不牽、浮器不恤、擔當不辭、勞怨不避、固非畏首畏尾、膠柱鼓瑟者所能勝也、是故謀國之要、不難于有所見、而難于有所消、消之者、持之似有理、言之似可用、而實謬于時宜、此孔子所謂辨言亂政者也、當國者可不審哉、可不審哉、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三

味芹堂



民生論

楊鏞

夫民生而須衣食居處有養有終如是而已矣兩愚不能相理兩賤不能相制而後君師官長生焉不過使之并生并遂相安於天地之間而已自世法益變人之術業亦益變而艱辛悽楚莫可逃遁者獨幸于愚賤之民世幸泰寧公私不擾則一時三代也然兵出命以衛農農出力以養兵兵則長征番戍南燠北寒楊柳雨雪之不禁其悲湯火雷霆之莫必其命但得酣眠甲盾醉臥沙場已爲厚福矣農則萬苦所集

同文校讀

卷之六 論

五

味芹堂

萬賦所出終歲胼胝復有水旱之虞但得不入縣門不見胥吏麥收十斛社博一醉卽稱擊壤矣百伎微營勞筋苦骨亦復如是而於斯時也堅肥鮮美歌舞游般包苴餽遺窮珍極麗恣耳目之快愉昧勢理之剝復皆智且貴者之長也皆愚賤之膏脂而愚賤且甘奉之虔事之而毫不得與者也及夫驕縱情弛養成黷孽天下掀然多事則抽丁選壯橫取酷徵貪墨猾竊澤吻摩牙公一私十如羣鴟之啄腐集蠅之噉血洵洵手備受剝剝者皆愚賤之民也甚至魚潰鳥

離燼然既決則潢池綠林之魁鷄鳴狗盜之流趨距裂眦之士又皆策高足據要津乘約肆盈益翫助火而草菅以用羊豕以驅奴虜劫奪蹂躪焚蕩顛埋而無控告者又皆愚賤之民嗚呼哀哉何斯民之有萬苦而無一安樂耶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今以勞力者虐于人食于人者虐人民生之痛其何極之有然則嚴于吏而寬于民非神明仁覆之主先憂後樂之臣不能奮然行之矣

同文校讀

卷之六 論

五

味芹堂



過臣論

楊鏞

漢唐以來待臣下之寬厚有禮莫如宋期以養其廉耻。屬其名節以作其忠愛也。終宋之世士大夫戴主之馴輯端謹。絕無跋扈悍背之患。食報彰彰矣。但其弊失于文弱無斷士之負國也。在驕縱廢弛。迂徐寡效。其於激自是者。又往往與人主爭勝。異同矛盾。以國爲擲。急于分黑白而緩于謀功能。怯于當事機。而重于畏清議。試以朴忠強幹擔荷勇決者求之仁宗時。已不如開雍熙興時。何也。守繩墨多顧忌。愛磔潔。則文授讀卷之六

味芹堂

而尚文飾也。至明沸于熙寧。乖刺于元祐。決裂于紹興靖康。紛紛者一夥。大頭巾自相抵觸。而人主畧無裁制。以故習于尊主而主威日削。講于爲國而國勢日虛。而宋于是南矣。嗟嗟。推彼祖宗崇重士大夫之意。豈望其如此耶。南宋則又益偷矣。以虛譽爲真才。以空言爲實用。持議者以先負重名。而人不敢忤首事者。自謂忠勤。而全惜機權。聚頭磕膝。祇說道理。欺唇擊掌。橫肆詆訾。當時人主亦束縛于積習。恂恂儒。噫。曾何有一毫英氣雄畧。而就爲君子者。猶謂莫急

于格心。觀蘇雲卿陳同甫之說。則槩可觀矣。嗟嗟。豈禮士用人。道固自異耶。國朝培養人才。視前代加隆。高皇帝崇師儒。洪作育。一洗浮靡姑息之弊。嚴刑重典。頗加于法外。疑其挫折寡廉。而臣下習于憂勤。篤于忠愛。至靖難節烈。震盪千古。有養士數百年所不能得者何也。蓋高皇造就之心。殷勤懇切。如嚴父課子。但知玉成。毫無矯飾。真足以洞徹簡在。而感動人主。豈特一時之憤激也哉。宣順成弘以來。體貌益優。文網益濶。雖球同時勉革。不無慘楚辱剝。而天下皆

味芹堂

知奸豎所爲。非天子意。用是愈堅其靖獻之心。逆瑾以苛法淫刑箝制士大夫。笞謫抄贖。死亡狼籍。而克焰旋撲。正氣畢伸。所以累朝人才瑰瑋。勲業炳耀。擬于兩漢。蓋至土木之變。宸濠之變。江彬之變。于王楊諸君子。投軀戮力。勘定消彌。功在社稷。食報亦彰彰矣。大段本朝立國。其脈原強。其氣原厚。故人才之挺出也。雖入富貴。却無萎靡氣。雖出經生。却無頭巾氣。朝廷之待諸臣也。其禮甚渥。其法甚明。上誠于委任。以開功名之路。下惕于後效。以收敬事之功。此我明



用人圖治之大本大端也。肅皇帝聖神英斷，大吏時伏斧鑕，批鱗問遺詞，然節目敦大，委任得人，諸司稟于奉法，恬于仰成，所係洪矣。晚年深居端拱，外庭日狃嬉窳，萬曆丁丑以前，救時者稍矯以嚴飭，羣情已跼蹙靡聘，數十年來，中外無警，上下交弛，入仕籍者，浮文傲態，澤貌枯中，進退自由，趨避適意，壯心消于逸欲，智慧墮于穢華，淡泊寧靜，日爲疎腐，惕勵受勤，惡其害已，養交植黨，玩歲愒月，天下事廢壞至于今日，勢理自應刷振，而承靈者頓覺倉皇失措，固無

明末授讀

卷之六

主

味芹堂

怪也。夫才何常練之則出，力何常習之則勝，不練不習，而驟當驅督，如膏梁遊冶之子弟，一旦責以負檐穿耳纏足之婦女，一旦迫以奔趨，其何能堪，宜乎海內有有君無臣之歎，遂使天子有鄙疑臣下之心，因而漸相水火，因而別有信任，因而削禮峻法，而世情人情愈益結紲紲解，豈休徵也與？以陳寵琴瑟之喻，與敬姜勞逸之論，推原觀之，草莽局外之見，有不能自昧者已。

深中弱宋之病，至于明之病，在君驕臣諂，上下絕

君子小人論

楊鏞

自古國家之治亂，君子小人平任之，何以明其然也？易曰：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夫外者，內之對也，非無之也。蓋理不能無勢，不能無也。外之者，以君子用，小人也。使君子不能用，小人且自用矣。何也？人主所以鼓動天下者，爵祿富貴也。使爵祿富貴不足以鼓動之，則人主無權矣。爲人臣者，起家而委身一也，受事而宣力一也，獨于其中競進而寡廉，機變而善飛，公不勝私，義不勝利，則謂之小人矣。然此等更多才幹可用之人，能自致要津之地，醇謹端雅者，反易入其彀中，誠能駕馭而驅使之，涵容而調劑之，使之長有所展，而勢不得肆，則其溪壑之欲，未必皆如莽操之無已也。而世儒之所謂分別黑白者，必不使一小人廁于其間。夫既以爵祿富貴鼓天下，而又必欲盡得不愛爵祿不貪富貴之人，將使王衍持籌，嗣宗理琴，楊震孔融供使令，而正心誠意之君子，僅僅褻衣拱手于廊廟之上，此不可期之赫胥無懷之世，而以治今天下可乎？彼小人者，又豈肯甘心自以爲小人

明末授讀

卷之六

主

味芹堂



終俛首以窮死也。于是黨益堅，隙益開，伴門日益廣，而世事從此壞矣。是國家之治，小人猶得分其勞，而亂則君子且獨受其責也。可勝歎哉。或謂流放竄逐，書有明訓，不知彼所謂流竄，宰相而如疾者也。有才，有度之相，其藥籠固已廣矣。亦安能使人臯夔而家會史哉。噫，君子不幸而與小人共事，駕馭而用之者，上也。有策以去之者，次也。盛怒而胥之，嚴局以絕之，搜索攻擊以窮之，硤硤然自謂清正疾惡，而使小人得肆其反噬，是以名節行誼害人國家者也。

月入受讀 卷之六

无

殊芹堂

先夫子曰：楊鏞字德甫，蜀之華陽孝廉，其生綠堂文集議論超拔，非尋常經生所及。雖有矯枉之處，固是豪傑之才也。

論三代

孟思

唐虞而後有天下者，曰夏商周，謂之曰三代。而其君之聖而創業者，曰禹湯文武，謂之曰三王。後世之上肆口而談，縱筆而書，以望功業之盛者，必曰三代之治，以望人君之聖。且賢者必曰三代之君，天下莫之有異焉者也。然人之賢聖者，不常有，而天下之理勢，不常治。今試以詩書之所載，史冊之所紀，質而驗之，其於後世亦未必常治也。禹功之在天下而決人心，萬世莫之忘也。千歲之下，尚有魚鼈之思者，夫何啓明文授讀 卷之六

立未幾也，而有扈不服，乃至大戰于甘，而召六卿，亦岌岌矣。三苗之征，彼且蠻，不至是也。啓崩，又未幾也，羿逐太康于河，仲康立，又未幾也，而亂侯之役，又興，相立，又未幾也，而爲泥濘之滅，甚慘。自是而後，夏德日衰，諸侯不朝矣。四百七十一年之間，求如禹啓之世，亦不能半之也。商世得多賢君，孟子曰：賢聖之君六七作。湯之後而太甲，使不伊尹典刑，厥德顛覆，未可知也。雖已立而殷道衰，諸侯不至也。陽甲立而殷道又衰，諸侯益又不至也。自仲丁而後，廢適立弟。

三

殊芹堂



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使無盤庚武丁殷道。又未可知也。易載鬼方。詩頌中興。則四百九十六年之間。前之亂。亦不爲少矣。周以仁厚立國。歷世積累。何基之厚也。武王弔伐。四海承清。一傳而三監畔亂。使聖臣狼跋于東。再傳而膠船肆虐。使昭王溺死于南。三傳而穆王耄荒。幾亡于徐偃。五傳而懿王不道。見刺于詩人。厲王之流于瓊。幽王之弑于戎。使無宣王一中興。詩人美頌之義。則二百五十七年之間。赫赫宗周滅已。久矣。後至平王車轍一東。陵夷不如一列國。萎然明矣。授讀卷之六 論 味芹堂

企及也。

先夫子曰孟思亭叔正潯縣舉人與盧次樞相善其文亦不相上下百家私記孟爲龍川文集盧梓爲蟻蝶集

明文授讀卷之六 論

三

味芹堂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龍威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扇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閉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爲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之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切文授讀，卷之六 論 重 味芹堂

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篋于甲伐之日者，不幾于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臯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篋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黎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究于商邑。」又曰：「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

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爲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唯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旣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爲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爲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茲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旣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于微子箕子而叛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重

味芹堂



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爲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于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爲詳辨之

張錫珉記周洪漢字堯弼叙州長寧人正統甲子領鄉薦第一乙丑占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南北祭酒由禮部尚書進太子少保孝宗元年致仕卒年七十有二諡文安公平生有志經世之畧多所著述自憲宗常用其言尤著述凡經史有疑者必訂正之爲文簡直明白然可愛有南阜子二十卷箸齋集五十卷辨疑錄三卷多與宋濂會才盾辨尚書所載璿璣玉衡崇禎不得其制因手製一圖規制工巧以備占候識者多服其精云

明文授讀卷之六

味芹堂

古今論

祝允明

談者類判古今爲岐途吾恒患之大校君子多是古而非今細人多徂今而病古吾以爲悉謬也君子之是古非誠是其實也是其聲也彼若禮而償相尸祝升降盤盂樂而咸池承雲縣簾干戚冠而收喝毋追衣而約絃縫掖紳佩器而豆籩銅瓚俎几車旃布席納履豈不美與然而細人未之安也非未可安也古者之爲禮樂器服者不徒爾矣其爲視聽步趨御用者不同今矣其中先有是也由是投之而適舉之而

明文授讀卷之六

三

味芹堂

宜也蓋賢愚之情畧近聖者制之而賢者由愚者隨稍從其間舉而先之耳後之人中無是也其爲賢者亦非必果有是也其知及之遂苟云古是而今非漫然欲以數繳之身而行渾渾之典是獵其聲而已矣若夫細人之徂今亦非誠徂其聲也徂其實也其于諸具亦曰投之而適舉之而宜第見其外之便于中也吾是以知爲古今之辨者亦執其實而校之耳聖之成者莫踰孔子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孔子亦徂今之徒與非合汙也非逃肯也



其心也天運其動也天行至當而已矣。茫茫宇宙積  
今成古古今非兩世也。彼曰無古則曷以成今。予亦  
曰無今曷以爲古也。前既作之後乃述焉。非必今之  
藉乎古也。或曰若是則何貴于聖人者乎哉。曰人盡  
克聖克之而弗爲斯後人之不肖也。匪曰弗能弗爲  
之罪也。鴻荒邈矣唐虞之雍雍殷周之烈烈至矣歷  
禩二千而乾坤倒懸非我皇祖之更造也而尚有斯  
世耶。唐虞殷周之盛君而生斯辰也其亦若是否乎  
哉。知其一契也然則謂今之弗逮古者然乎哉。方孔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三

味芹堂

予時則以結繩爲上古義黃爲後世矣。又以視今日  
何如哉。由是則人之不足爲世也久矣。老列莊周之  
徒皆然也。及至漢氏以來累降而累病予嘗統究千  
古儀制風俗大率三皇之前一時也三五一時也三  
代一時也周末一時也秦一時也漢一時也六代一  
時也唐一時也宋一時也元其賸矣我明一時也閔  
窮肇章猶三五也而豈徒哉。然而有作于上下未齊  
也故予病乎其爲辨于古今非無辨也徒辨其聲非  
其實也而豈徒哉。嗚呼非激也激而有以爲之者蓋

存乎其中矣。推天地之道跡元聖之訓原羣黎之情  
察陋儒之識爲古今論

枝山識力非常人所及但句法有意古拙反覺有  
礙百家私記枝山字希哲始藉人五歲能書徑尺  
不第官應天府治中右手枝指自號枝指生玩世  
自放著書凡數百卷尤精書法草書爲有明第一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三

味芹堂



國脈論上

彭軻

聖主之治，有形有脈，知治而不知形，失其所以治，知形而不知脈，失其所以形，形者治象之可見者也，脈者聖主之所葆以隱然克羣其國者也，脈何在乎？曰：人心是已，人心所懷，將在德也，古者文王仁溥十三分，武王仁溥于肇造，原夫周之所以長世，則姬公輔相之力也，公之誨伯禽也，曰：惇親錄舊，任臣器能，如是而已，其用意藹然一出于忠厚，公之治周，卽其所以治魯者也，迨周之東，天下列侯士庶靡不惜其衰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三

味芹堂

而痛其亡也，後王有能紹周之德，則必配蒼姬之歷明矣，下周而談治者，其管子四民之說乎？天分人而各授之業，其秀異者爲士，疏敏者爲商，技巧者爲工，蠢樸者爲農，愚智相越，而情之欲惡則群然以一，故養士憫農卹商勸工，政之要務也，古者藏富于天下，後世適以天下利而國之最下，則以天下利而帑藏之，而不知有天下，周自六典外其取于民者僅什一耳，迨今一切取之于田畝，尚不足以應上之需，而乘未荷鋤者，終歲剝骨，慘然寡樂生之歡焉，夫吳會之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四

味芹堂

間京師財源也，涸其源而欲淪其流，奚益哉？此首當軫念者也，商旅之在今日，亦云艱矣，趨而共者愈衆，權而稅者日殷，行乎矛戟之畏途，而什一之息皇皇焉，其不易獲也，則農與商交病矣，農商者，工之所與通什器者也，此而旣病，則百工之技，焉攸施之以故，天下之人，不論能與不能，而惟士之爲慕，七雄之世，不得已羅之于食客，東京以來，羣萃于黌校，方今羅以天府賢書，高材擢異者，無論矣，試觀章縫之侶，焚膏吮吃，而或寡頴脫之文，設若中道而盡擯之，則弗能更理他業，列高等廩食于公者，乘其衰暮而絀其年資，俾有後薪之凌，前魚之泣，則彼之幾時，故嘗與洛陽年少爭鋒鏑者也，而奈何以鬱咿終也，漢制入貲者得拜爲郎，名卿張釋之司馬相如假以奮跡，頃聞太學之盛，注籍者以萬數，非前此弘德間比，而解額不增于昔，甚非所以長育而陶鎔之也，又狹者聖王所慎，不得已而用者也，使者行部，則必有刺訪，然使者不能坐臆而旁探之，或借聽于怨憎之談，流傳之語，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以傳聞



者而麗之辟，是忽生人之命于草菅也。民以冤抑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豈獨東海一婦哉？凡此數者，皆出臣工奉行之過，非朝廷意也。夫人心者國之脈也，而天從之。周漢而下，以富饒雄往代者，無如開皇大業之隋，鞭笞九服，蹂躪河華，強兵勁馬，櫻突無前者，無如虎狼之金，疆土廣大，環鯨波蜃嶼，窮荒絕殫，咸入版圖，設尉候而關柝之者，無如左衽之元，然而隋纔再世而大社已墟，金元俱不滿百年，奄然倏滅。天下之人，視其革命之際，恬而安之，求其顛砥道而出涕。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望

味芹堂

懷西歸以好音，如靈王以後之周者，吾未之聞矣。何者？君不愛其民，民罔戴其君，上下無聯維之素，徒以區區位號控馭而操束之一旦，掉臂以去，無難也。繇此而言，國家命脈不在富強廣大，而在人心之嚮附。可知已。善攝生者，調其呼吸，固其元真，六氣之沴，獲從而攻之，使違保攝之宜，恣愉快之樂，膚革充然而脈寢以漸泯，則一蹙而仆，雖扁鵲俞跗弗能救也。國之延促，猶生之修夭，審大計者，培其脈而已。天以春爲脈，人以平爲脈，國以仁爲脈，民主于周成漢文之

代，唐之開元，天寶與宋慶曆元祐之日，暨我朝列聖之熙洽皆春也。秉國者法天之養生，此遠方黔黎所以喁喁焉重有望于今日。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望

味芹堂



國脈論下

彭格

今夫人焉耳。目人也。手足人也。聲音笑貌人也。豈形骸爲之哉。則脈爲之也。脈者榮衛之根。呼吸之橐。而精神之舍也。故其人得以康寧而壽考。偶或至于疾病。智者獨以爲無患。故越人氏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其生者則自能生之。何者。其脈治也。治國家者亦然。四海九州萬國體膚也。必有所以爲之。四海九州萬國者。內庭外庭頭面也。必有所以爲之。內庭外庭者。百司庶府耳目四肢也。必有所以爲之。百司庶府

明文授讀卷之六 論

聖

味芹堂

者。紀綱法度聲音笑貌也。必有所以爲之。紀綱法度者。其益然流行磅礴。與之淪洽其間。而莫或闕遏。則國之脈也。脈非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則有國者自爲之也。遂古之世。以無脈爲脈。皇之脈渾以醇。帝之脈和以粹。殷夏蒼姬之脈厚以藹。故夫夏歷四百。殷歷六百。周歷卜年。卜世。蓋綿其鼎。何三代有道之長也。彼五伯驟興驟廢。秦之慘刻焚坑。促世其最下者也。由此觀之。自古國家世數之長短。可見于此矣。人之脈在元氣。國之脈在士氣。士氣昌則國昌。士氣弱

則國弱。士氣削則國削。士氣消則國消。士氣亡則國亡。國依于士。士依于氣。是氣也。經乎古今而不爲老。寒乎滄溟而不爲大。揭乎日月而不爲明。凌乎泰山。華嵩而不爲高。參乎寒暑而不爲變。順適乎恬愉。淡漠之鄉。獨立乎風靡波頽之際。皆是氣之爲也。存之人則爲元氣。散之乎天下則爲士氣。善攝生者養一身之元氣。善治國家者養天下之士氣。如是而已矣。昔漢之時。天下之氣常昌矣。王莽者出。借六藝文奸言。以箝天下之口。以弱天下之氣。而漢亡。唐之時。天

明文授讀卷之六 論

聖

味芹堂

下之氣常昌矣。朱溫者出。任一劍。奮睚眦。殺諸清流。以絕天下之善類。以折天下之氣。而唐亡。宋之時。天下之氣常昌矣。熙寧紹聖之紛紛。起黨錮之禍。一切目爲黨人。戮辱之。以禁斥天下之賢人君子。以消天下之氣。而北宋亡。東漢之云亡。亦大率類此。則士氣不撫之故也。夫國之治也。拱揖談笑而有餘。國之亂也。紛紜馳騁而不足。方鑑之未審。幾之未定。轉圜力挽而可救。逆事勢之敗壞。天運之往復。則吞嗟噬臍而無及。天下事以天下之心優游而處之。則裕以一。



家一人之心。剛憤而處之。則敗。此必然者也。我國家自肇造以來。迄于今。深仁基命。涵煦培養天下之士氣者。何昌且厚也。夫苟從而憑陵之。挫折之。不得使舒布。蕭然如風雨之蕩晴空然。夫待士如此。他于何有。其非所以長國家之道也。奈何不爲國脉計也。先夫子曰。彭輅字子股。海鹽人以進士官南比部。而歸其文。鋪叙詳贍。故是名家。

明文授讀 卷之六

望

味芹堂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張居正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潦之時。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漸吐。旋即彌覆。陰之勢成故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霧旋興。旋即解散。燥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于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于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于饑寒。然饑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探丸亡命。喜亂好鬪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鬪一時之譽。而爲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焱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也。不幸而至于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已。極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于上。而未睽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回。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

明文授讀 卷之六

望

味芹堂



忿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圖。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離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乎。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四

味芹堂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張居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以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爲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剗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爲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之糟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僞。宋頽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爲元。取先王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論

四

味芹堂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張居正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卽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傳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于國勢微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聖

味芹堂

窮強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於昔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于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覽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

尊至於世廟。承正德羣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

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卽有不便于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強。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畧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

明文授讀

卷之六

聖

味芹堂

先夫子曰。時大筆下俱有鋒。亦似其爲人

明文授讀卷之六終



明文授讀卷之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珉  
百家授讀

論三

難柳宗元封建論

黃省會

王天下者計乎生民而已，非可僅曰子孫利也。計在子孫，未有能利其生民者也，不能生民利而能終庇其子孫者鮮也。故堯舜爲生民，不恤其子，所以熙雍各得其所，後世爲子孫，不恤其民，此唐虞之治所以不再也。宗元封建論，大抵爲子孫也，卑乎淺矣。故其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一 味芹堂

指謂天下之權必攬于我，以秦人之法可畫一于萬世。嗚呼，天下豈有不亡之郡縣哉？使郡縣永永安奠，徒郡縣之可也。然而封建亡，郡縣亦亡，何獨乎封建利民者疑也？譬之服餌，郡縣之害硝黃也，封建之益精米也。硝黃破削，孰如精米沃補者之爲得乎？天下天子有也，天下之亡，係于天子不仁，非封建亡之也，使其不仁，郡縣亦亡。始皇是也，故三代之興也以仁，其亡也以不仁，果非封建亡之也。仁者何也？利乎生民之謂也。不仁者何也？不利乎生民之謂也。封建之

制術之仁者也，何以爲仁也？盡天下生民而田宅耕蠶之國之君以養之，訓之，諸侯弗能者黜而移之，民有能賢興而庸之，若是焉而已。非若郡縣之紛紛也，封建各保其土，子其民而富康之，郡縣者視其所治，若傳舍過客然，極其掎取而去之，貪滿者方謝，羨渴者繼來，歲羅天下之餒虎而臨乎其上，又有土之豪右以銷戕之，求生民之不盡徙而斃不可得也。故曰郡縣者術之不仁者也。宗元曰：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其言非也。若以封建之制，二帝三王皆欲去之而不能也。夫欲去之者，必制之不善者也。不善之制，帝王不能一朝居，何至含容勉忍，沿非襲誤，傳諸二千餘年之久哉？夫莫大乎以天下與人，堯直徒手而授之舜，又莫大乎取人之天下，湯武皆以臣子而有之，其奮發神武而無難者如此，所謂大有爲之君也。豈有封建之制，知其不善而不能去之耶？果其可去，則帝王去之，不啻于一毛。且二帝三王不能去，而秦始皇何人，則又一朝遂能去之，是二帝三王之有爲，反出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二 味芹堂



秦始下矣。以二帝三王欲去而不能。是其說之大謬而誕肆者也。宗元又曰。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降于夷王。下堂迎覲。陵夷東徙。爲諸侯盛強。未大不掉之咎。其言亦非也。封建之典。前古莫究。大略見于唐虞。既已分之萬國。則又五載一巡。四朝以敷奏明試其功。然後車服庸焉。又考績而黜陟幽明之量。厥德而有乎家邦。其壬人慙惡如防風四凶者。則誅放而奪之國。非若後代公侯世襲。雖有愆過。亦不之變也。孟軻氏不云乎。天子適諸侯曰巡。符諸侯朝于天。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三

味芹堂

子曰。述職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土地荒蕪。遺老失言。培克在位。則有讓。有不朝。則貶爵削地。而六師移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由是觀之。封建諸侯。其權未嘗一日去天子也。詩曰。時邁其邦。莫不震疊。載見辟王。曰來厥章。此之謂也。周之衰也。不待不朝。敵國相征。而有以失乎封建之初。故淪于亡爾。蓋不待不朝。則休戚不聞于天子。國有荒虛之君。無從而去之。諸侯以交伐。則是周之亡也。在于封建之壞。非以封建亡也。天子

不待。則號令不行于天下。諸侯不朝。則不復知天子之爲尊。故鄭伯射肩。楚子問鼎。勢宜然也。况以桓定之微。不率祖考。無以君乎天下。時有湯武。則南巢鹿臺之禍遇矣。豈特射肩問鼎之侮哉。宗元又曰。秦有天下。裂都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于威刑。竭其貨貲。咎在人怨也。卽其言而論之。則郡縣亦無救于不仁。而亡昭昭矣。使郡縣之雖有不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四

味芹堂

仁之天子。亦可救而不至于亡。斯郡縣之得也。無救于亡。而且以爲得。何。宗元貴郡縣。而賤封建。帝王之盛典。而優秦人。一切之政。于其上。也。漢之封建。病于太溢而無檢。不廣之于帝王之後。及大德之賢。又無周家田宅符朝司馬之制。班固所謂漢興懲戒亡秦孤立。大啟九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矯枉過其正矣。此其紛紜多故。非封建之罪也。宗元謂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則獻帝之日。袁紹守勃海。曹操守東郡。而孫策守會稽。皆以其郡而叛。安



得謂之無叛郡邪。欺誣甚矣。宗元又曰：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予則以爲周之衰也，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大抵傷周室之無政也。政不失春秋，不作安得尚。謂周之有政也，予則以爲得在于制，失在于政。周事然也。既失于制，又失于政。秦事然也。宗元又慮孟舒、魏尚之術，黃霸、汲黯之化，非郡縣則莫之施行。夫封建之行，亦必賢有德者乃君之爾。非曰不肯注頑桀可南面也。所謂孟舒、魏尚、黃霸、汲黯之治在其中矣。雖然，使郡縣之行吏治皆若孟舒、魏尚、黃霸、汲黯者，惡乎不可。惟其郡縣也，而使彼豺狼不厭之人以漁獵乎其上，致斯民無聊生之日。此予所以爲郡縣病也。宗元又曰：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爲安，仍之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私其力于已也，私其術于子孫也。其言非也。若然，則湯武所爲一切出于私意。乃若後世竊國姦雄者，流爾非聖人，光白之謨矣。卽如其說湯武資于三千八百不能廢。

易之矣。舜禹之興出于揖讓，初無三千八百助也。何所不得已而亦不廢易之邪。知舜禹無所私而存乎封建，則知湯武亦無所私而存乎封建也。宗元又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嗚呼！何其識之苟而官之易也。先王之法至秦盡廢，訕笑三代，自號皇帝，而子弟爲匹夫，焚典坑賢，何所不極。三正且棄，而以冬十月爲歲首。郡縣之制亦猶是也。行郡縣而併萬國以爲一人之餐，天下之私莫大于是。而宗元以爲公者，毋乃非人之見乎。且慮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乎天下。宗元之意，蓋以必貴而爲聖賢之立也。夫聖賢之生樂行憂違，其窮與達無往不立也。豈必區區爵位之廢，乃謂之立邪。此乃後世兒童之見，焮組綬而揮霍者之心。何宗元之鄙一至此乎。且封建之世，野無遺賢，共惟帝臣矣。而又歲進其士，升之天府。至于郡縣以來，守不禮才，令不薦士，使天下俊傑鴻朗之輩，懷珠含章，老死巖穴者，不算數矣。何得謂郡縣之而聖賢盡立于天下也。察究宗元之論，無一而可者。何世儒惑其強詞而不悟也。



先夫子曰五嶽之文學六朝然意思悠長不僅以  
堆沓爲工則是陽明問道之力收齋因其北學嘗  
毀過甚其實五岳未嘗染空同一毫習氣也百家私記  
勉之吳縣舉人學案有傳又記孫淮海曰秦之易  
漢去天下之民十之五隋之易唐去天下之民十  
之九使封建而在何至是乎蓋讀五  
岳之論不禁撫卷長太息者久之

卷之七

七

味芹堂

井牧論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  
已，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  
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  
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  
又其後六百又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  
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  
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  
姓，一夫之饑猶已饑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  
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  
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  
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  
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  
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儼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錫之  
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  
馴致也。故董仲舒言于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  
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  
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

明文授讀

卷之七

八

味芹堂



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井之閑耳，非有資于畝畷，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放牛之和，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九

味芹堂

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矜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墾，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揀于敏，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惠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于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縣有洫，縣有洫，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洫，千夫有澮，澮有澮，萬夫有川。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十

味芹堂



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卽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卽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鄉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甸地，卽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菜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業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

明文授讀

卷之七

上

味芹堂

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入東南之要服也，爲掩爲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畝潦，規堰潞，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畎澆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于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歛，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于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瀆，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賦澮之水，澇則疏之，旱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

明文授讀

卷之七

上

味芹堂



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潰于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况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于上。奸與

明文授讀 卷之七

三

味芹堂

于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厄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造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穡。則工商祿食之

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徵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臣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公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于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譁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

明文授讀 卷之七

古

味芹堂

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于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予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



之。吾間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圭

味芹堂

井田論

顧大章

井田之不可行。學者皆能言之。其說莫辨於蘇子。蘇子曰。井田成而民之死也。骨已朽矣。蓋弗言其難成也。若夫行之之不爲利而爲害。則蘇子未之及也。且愚以爲殷周之世。蓋未嘗舉海內而盡井之也。請先正言其害。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百而成。成百而同。蓋百里之國。提封萬井而已。城郭溝塗三分去一。故註疏之家。以爲止於六千四百井。每井而入夫爲夫五萬一千六百。今世繁庶之邑。生齒有數倍此者。其將何以給之。孟子曰。天下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夫亂極而始治。其生必耗。治極而未亂。其生必繁。以百里之法賦之。其始也必患其地之曠。而其終也必患其人之倍。患其地之曠。則虛其地以待其人。猶之可也。一再傳而地與人相得矣。自是而漸倍焉。其將何以給之。韓非曰。人有五子。不爲多矣。夫一人而五子。老而傳。百畝則授之長矣。自其仲以及其季。寸土之毛無獲焉。割而耕則非制也。是以慈父必憂其幼子。而賢兄必憂其弱弟。憂之而無以爲計。產子將有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十六

味芹堂



不舉者焉。如是則骨肉之恩殘，慈孝之理虧矣。曰：閭井之田宜有絕而歸于官者，因而賦之可也。今民戶之絕者，令得以兄弟之子爲嗣，富民之老而無子者，族之不肖人，睥睨而竊幸其死，甚則毒殺行焉。彼骨肉也，而若是使閭閻之絕者人得而取之，則隣里而產子也，將不爲賀而爲戚。如是則睦任之教廢，陰賊之計興矣。且絕者適而一耳，圖視而欲取之者十，將誰按而可必？且差次其年之長幼，而等其分之疎戚，交爭焉，則貪吏黠胥將狡焉而肆其慾。如是則請寄

明文授讀

卷之七

七

味芹堂

自孟子迄于今，無異說也。于何而得之？曰：得之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貢之更爲助也，猶易爲也。若既七十而助矣，民田之治爲道途，浚爲溝洫者，自一夫之間，積而通之，以達于千夫萬夫，如此其多制也，驟而更爲百畝，則向之爲道塗溝洫者，將墮之壅之以爲田，而其爲田者復治之浚之，以爲道塗溝洫，雖盡海內之田十年而不得耕，其勢猶未幾也。殷民之出于水火者，僅然生耳，烏得此十年之蓋藏，以盡廢其耕而從事于

明文授讀

卷之七

七

味芹堂



也。又曰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夫滕文之昭也。而周之卜正也。諸侯盡徹。滕豈後焉。有其舉之。宜歸視諸故府。何吝于孟子。藉曰有司失其籍矣。孟子之立言也。亦宜告以愆忘之過。而勉以祖武之繩。今之教畢戰也。其詞若創云爾。使滕之君臣忘其祖。而惟吾是師。其言不讓。無乃疚焉。有以知滕之向未徹也。此得之孟子而爲吾之說者三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夫郊遂之殊于都鄙固也。孟子不以告齊梁而獨以告滕何耶。豈非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十九

味芹堂

或不其然。又以知岐之田向未井也。田之向未井也。獨岐也與哉。此得之孟子而爲吾之說者五也。窮謂三代之治天下也。所謂煩委曲折以制其產而養其民者。亦盡之于畿內焉耳。外諸侯之嗣者。各使物土之宜以自治。而不親授之以法。故殷之助止于毫。而周之徹止于岐。與東都魯之爲徹也。則周公之教也。齊富以魚鹽。晉強以戎索。烏在其必井田哉。岐與東都之徹。其久而徹也。無有道之君子以通其變。而遂盡裂于商鞅李悝之手。鞅之所開。則岐之阡陌也。東都之界。蓋有侵于晉而析于魏者焉。悝盡地力。其在是與魯與東遷之王。守其故而不變者也。田之不給。其民之愿者。去爲商賈。而其亡賴者。萃而私養于權門。以爲公室之禍。太史公曰。洛陽民多賈子家。羈之慮乎氏也。曰隱民多取食焉。豈不灼然于前史哉。趙也韓也。田齊也燕也。楚也。不聞其阡陌之開。地方之之盡。而井田之迹。亦各無有存焉者。豈非其始之未嘗通行哉。敢以是補蘇子之畧。

先夫子曰裕愍文集不傳然所記時事實爲老手

卷之七

論

三

味芹堂



百家私記公字伯欽號塵客常熟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刑部員外郎天啟乙丑死于增難贈太僕寺少卿諡裕愍

明史稿卷之七

主

味芹堂

兵禮論

吳沉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歎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蠻貊猾夏寇賊奸宄此豈象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爲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爲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

明文授讀卷之七

主

味芹堂

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即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卽秩宗而司空卽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濫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于浮閑凶暴之徒而必取之于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爲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爲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于



行不用則歸之于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常于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爲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逐取禽獸于莽之野，不以爲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于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于弓劍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焉。聖人之慮，以爲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于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卿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爲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乎！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爲飾喜之儀，寓至險于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于君臣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天下之人而皆從容于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

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先夫子曰：吳沉字濬仲，蘭溪人。元禮部師道之子，仕至東閣大學士。觀其所撰六經師律一篇，藹然仁者之言。卽杜牧之孫子註敘不能及也。百家私洪武十二年十月，以儒士舉，誤上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待制，謂修撰王鰲曰：名既誤，冒昧不更，是欺不可廢。每云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穰苴之說，所傳非全書。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所以生人非殺人。禦亂非爲亂。尚義非尚詐，乃曰兵詭道也。非其本意。遂纂易禮詩書論語詞義干涉戎事者，定爲五篇。一兵象，二兵用，三兵禮，四兵詩，五兵訓。總題曰六經師律，使文武一貫有功世道之書也。後以懿文太子故被讒死于獄。



論賦

薛甲

爲國之計莫急於食莫重於兵古者供軍出於鄉遂頒祿出於井田無遠輸之勞矣兵車出於丘乘征伐制於什伍無養兵之費矣足食足兵大端既立卒有水旱盜賊之災亦不足以動其國故得以暇裕舒徐度量諸事而凡百經費不過低昂前却於九職九賦九貢之中所謂式者式此也所謂詔者詔此也所謂考者考此也蓋計畝而入謂之稅計口而出謂之賦稅出於田不可以多取而賦取諸人亦易以橫歛聖明文授讀卷之七 論 聖 味芹堂

人以爲財生天地間止有此數均于稅而盈于賦其弊一也故專于財而均節之是則稅之與賦初若不相干然節于賦則民財不廢亦爲有資于稅者矣夷考其時雖云量入爲出亦非強出以求合其入也恒使入者恒贏出者恒縮故九年耕有三年之積此縮之于稅者也歲用有餘歸之職幣此縮之于賦者也以其稅之餘者而行興發之政則足以補助民之不给以其賦之餘者而行泉府之政則足以貸民祭祀喪紀之需取民于常法之中施惠于川法之外真以

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後世此意不存法

則猶有近似者唐之租庸調是已租以出粟如貢助庸以出泉如九賦調以出軍如丘乘雖粟米未免輸之于民然不以庸調參之則人不得起奸于法民力猶未甚竭此善法古而不泥于古者自楊炎取租庸調盡歸之兩稅後世因之然用有盈縮兵有增減費用取給而會計所出不免皆歸之田以一田而供數端之用吏因得以濟私于其中費緣事而起賦緣費而加本出權宜按爲成法前之加者事廢而仍存後明文授讀卷之七 論 柔 味芹堂

之起者方加而未艾蓋未暇論興發補助之政欲自支吾目前不可得矣不謂法弊得乎我朝因田定稅正稅有定額撮勻不可加減其餘凡百經費一出正額外每一費出則總括若干計畝而加此于法誠便于川誠足但加增之賦非從天降地出以此取之似乎罔民爲不可爾然亦豈當國者樂爲此哉其源皆起于租庸調既併蠹穴盤互不可窒塞故雖有愛民之君亦不得溥其仁惠之心雖有通變之臣亦不能行其均式之政間有嘉言善行可師法者不過減膳



省費裁冗官幾百員。汰冗兵幾千人而已。未有搜奸剔蠹。曠然一新。追復隆古之盛者。勢不可也。夫因循者易爲力。創始者難爲功。以今日言之。雖云井田上古之遺制。然欲復井田。須復封建。造端宏大。驚疑庶民。與創始者何異。此決不可爲。已要以倣井田爲之。而民不病。則唐租庸調之制。其尚可復乎。

明文授讀卷之七 論

毛

味芹堂

論兵

薛甲

今天下之法備矣。補偏救弊之政。要在於有漸而不驚古者。未有能爲中國患者也。惟吾中國之法不至。故起而乘之。今夫聚兵百萬。列屯數千。分將而守之。雖有點。亦震焉而不敢動。一旦盜發於中國。而土兵不足以制。則其勢不得不調邊鄙之兵。彼其日夜荷戈執銳。以與匈奴戰。勇悍強力。一足以當上兵之十。此其剪盜宜若拉朽振槁。然而制勝反出上兵後何哉。盜賊處邊兵之窮其穴。則竄伏於高深。土兵慮邊兵之專其功。則恥爲之鄉導。窮追則地勢不習。散歸則再調之難。于是屯聚而守之。曠日持久。以待其弊。則府庫內竭。邊鄙外虛。而之患乘間起矣。此天下之大患也。今西北屯重兵。而中國要害皆立衛所。此其爲法可百世無弊。愚獨以爲可漸而變者。鄉兵是也。我朝鄉兵皆出于田。庶古者寓兵于農之意。然其實有不同者。古者兵出于井田。所集者皆其父兄弟之兵。今者田聚于富室。所閱者皆其傭倩顧直之輩。夫其爲傭倩顧直也。吾固可因而



利導之。彼其操戈以就閔。一志以承命。亦曰吾受若  
直當然也。彼處其實。吾以名試之可乎。要在因耳目  
之所習者。作新其氣。因心志之所安者。便熟其節。平  
居簡閱之有道。則臨難皆勝兵也。吾又以時使盤詰  
其鄉之小盜。有捕獲者。以獲與之。夫盜賊皆起于細  
微。小盜不戢。故轉而爲大盜。今吾重購以厲素教之  
兵。則莫不兢勸。發摘搜訪。穿窬必獲。盜賊何所容其  
奸哉。如是則內可以消中國之寇攘。外可以防四  
之竊發。不易人耳目。而勝兵布天下。此時務之最大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三 味芹堂

者要在畫一。以示有司。如古者立標簡式之法。使承  
而用之。則得之矣。  
先夫子評藝文類稿曰。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  
人。嘉靖己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劾方士邵元節  
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歷寧波府。通判。保定同知。四  
川敘瀘兵備僉事。贛州兵備副史。以忤嚴氏大計  
拾遺罷免。公篤信象山陽明之學。其言格物。卽所  
以致知。慎獨。卽所以存養成物。卽所以成己。無暴  
卽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

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學之所以爲易簡也。故  
其文皆有原本縱橫。無不如意。彼言道學語。不可  
入于古文大畧。胸無自得。勦襲語錄。陳言讀之。唯  
見腐爛。則彼言誠是也。



治河論上

邵寶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爲水。禹之所以爲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泲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主

朱芹堂

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効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容之地。乃狹于禹。所處之勢。乃難于禹。所求之効。乃大于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容之地狹于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

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基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容。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容之地狹于禹。何謂所處之勢難于禹。蓋嘗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工。初無窒塞。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爲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逶迤曲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主

朱芹堂

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于禹。何謂所求之効大于禹。蓋禹之所以爲治。去其壅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于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効大于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効。雖使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猶譏譌然曰。某爲上策。某爲下策。某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哉。蘇子曰。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



必至于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所以深治之也。某于河亦云。

明文授讀卷之七 論

三

味芹堂

治河論下

邵寶

夫所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蓋難於其治也。難於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子顧忍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茲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歟，抑亦委之於不醫歟？委之於不醫，是待死而已矣。是故謂河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於不醫者也。苟知求醫矣，而謂其可恃以必不死，且至千百年之壽，此所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今之治河者何以異是？是故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北徙，漢氏而下，決東郡，決瓠子，決魏之館陶，分屯氏，決清河，靈鳴憤曰：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故道，或欲塞所決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決之勢，或欲築堤以障其泛溢之虞，或有望氣用數，而謂人力強塞未必可以應天者哉。考前史，歷歷可見。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厭聞者也。雖成敗得失，不能無辨，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苟不問其緩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之愈，不愈則歸咎于方，豈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

明文授讀卷之七 論

三

味芹堂



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漕渠急。則張秋等壩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新決。分  
流諸派次焉。然古道若高。則不必于必疏。新流若下。  
則不必于必塞。其間泛出傍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  
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  
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爲患。如一人之身。而具百  
病者也。朝輕而夕重。長減而裏加。雖有虛扁。不能使  
之全愈也。故必得良醫師。坐守其側。切脉觀色。聽其  
聲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救之。如前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味芹堂

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  
調理如故。不幸而復發于此。則改圖而治之。是故有  
求醫無遺醫。藥餌常備。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  
于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  
醫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攻治  
之法也。爲今之計。宜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頻巡  
視。謹調護。任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不必其功  
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  
事在朝廷。疏塞分築之類。其事在大臣。而所謂工與

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  
與料之爲難也。

卷之七

論

味芹堂



論宋史禮樂志

艾南英

嗚呼漢唐而後禮之見於史者果可謂之禮歟予讀其書不過有司之儀注而已耳古之帝王修身齊家以及於天下殷周之興遠自稷契積功累仁千有餘年而後禮樂興宋之爲宋規摹福淺蓋可知矣郊禘之事至不能舉其太祖之所自出而所爲因仍附會緣飾先代之禮以自文者中更二三大儒不能正其非豈當代之君儒者固有所不盡言歟司馬遷作史記禮樂書於高惠文景之制缺而不詳或曰十篇有明文授讀卷之七論

味芹堂

論宋天地合祭

艾南英

嗚呼始爲天地合祭之說者誰歟何其鄙誕而不經也天地之形雖分而同屬於陰陽之氣則合陰陽之氣天與地皆在其中其分陰分陽者一氣而已天地之氣往而伸則爲陽閉而息則爲陰非天專有陽地專有陰也譬之人身一呼吸之間而已非以其呼者專屬於精魂以其吸者專屬於骨髓也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圓丘所以迎陽氣之始也非祀天之形也一氣潛萌于黃鍾之宮地之陽氣與天俱升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迎陰氣之始也非祀地之形也霜露未雪以漸而至天之陰氣亦自是始升矣天地可以形分而陰陽之氣不可以分屬天地南北郊之際蓋分陰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之也議者徒見孝經有父事天母事地之文遂有天地合祭若夫婦同牢之義而人以人神禮之如是則所謂地者殆將姑嫜其貌勢必至如道家之妄于山川后土之神一切冠以天妃聖母碧霞元君之像而後已嗚呼何其鄙誕而不經歟

明文授讀卷之七論

味芹堂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並舉郊社非大社也蓋指皇地祇而言以其爲覆物載物之始故皆稱上帝然則南北郊之祭雖謂之皆祀天可也豈待後世紛更而配合之哉况器用陶匏牲用犢異于明堂之際者不以人道事之而已而又爲之合祭以類其配偶是以人道事天地也嗚呼何其誕歟至其最陋而不通于是南郊之壇其位次遍及于周天之宿北郊之壇及于嶽鎮海瀆丘陵墳衍是眞以南北郊之祭爲分祀天地之形無怪其亟亟然欲合之也有南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七

味芹堂

論宋禘祫

艾南英

嗚呼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而受命有功德之君如周之文武則又有文世室武世室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而祫享大祭太祖正東向之位斯禮也雖百世可知也然不幸而受命之君起于側微非有殷契后稷以爲之太祖如漢唐之君而又不幸如宋之自僖祖以上遂無可譜系其所自出則藝祖之身上及僖祖不過五世親未盡而不能備七廟之數則何以議之曰以僖祖爲太祖及

明文授讀

卷之七 論

四

味芹堂



室之外，斯禮也。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躋僖祖以配郊，褒上帝之祀，已不可言矣。降蔡祖于昭穆，不得正東向之位，豈非宋諸儒之過歟？吾爲之論次如此。

先夫子曰：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其傳者當在論文諸書。他文摹倣歐陽，其生吞活剝，亦猶之摹倣史漢之習氣也。其于理學，未嘗有深湛之思，而墨守時文見解，批駁先儒，引後生小子不學而狂妄其罪大矣。百家私記：東鄉于隆武官御史，延平爲行在卒于城北之興福寺。天備子集外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之七

望

多有未刻詩文散在將樂永福二縣今吾友范國受爲郡守家嘗托其搜訪相傳云提刀陷陣而歿者非也

明文授讀卷之七終

明文授讀卷之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璣

家授讀

論四

太極論 并序

陸瑯

太極之辨，自朱陸後，若不可置喙。客復有以爲問者，予疏答之。然非敢求異也，姑存所疑爲論。尚請正於君子。

孔子曰：易有太極，太極儀象卦爻之會乎？在造化則氣之渾淪者，分之爲陰陽，又分之爲五行爲萬事。

明文授讀

卷之八

一

味芹堂

萬物統言之，則一氣一物也。會歸所在，正如屋之有極，故名太極。以此言之，太極不可訓理，不可謂形而上者。蓋既名太極矣，而兩儀以下，又不過卽此以分之，特離合之名異耳。非有他也。太極既可以言理，則兩儀以下，獨可以言器乎？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千萬事萬物之彙，莫不有條理焉。其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易，所謂形而上者，合于一而一之，所以爲一者理也。散于萬而萬之，所以爲萬者理也。是其不能外形器以有見，而亦不可滯形氣以有求。此



則理之于氣本無先後彼此之別者然非謂太極也若認太極爲理則儀象之生成自于太極故不得已而有理生氣之說又謂冲漠無朕之中而此理已具則其說理似稍懸空矣其不善學者遂至冥思妄想以求所謂太極于天地萬物之先其不流于老氏之論幾希大儒朱子反覆辨解雖其所以訓理者則是然恐非太極本旨而詞說纏繞宜其無以服陸氏之心也要之周子之于太極亦就陰陽之未分者言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又曰陰陽一太極太極

明文授讀

卷之八

論

二

味芹堂

本無極也

百家私記陸瑒字秀卿嘉興人嘉靖丙戌進士河南巡撫僉都御史其集爲陸貨齋文集

理氣論

侯一元

子曰予欲無言自漢以下抑何其言之多也然訓詁而已雖云無益而亦無害若談道而多則吾懼道術之爲裂也夫緩使弟墨卒以戕殺君子歎之可不慎哉夫陰陽氣也一陰一陽氣之自然所謂理也猶木之有文理絲之有條理也而文理豈離木哉去絲又安得條理哉今日先有理而後有氣又曰氣成形而理亦賦焉則若二物然者此後學之所以疑也或曰無人之區而人生焉無魚之水而魚育焉非其先有理哉曰不然也氣之未滋固無由而見其條理也氣之既滋則卽此而條理粲然寧有所待哉故人心道心名異而心一也天理人欲情異而行同也仁固惻隱也義亦惻隱也非惻隱則焉有辭讓焉有是非分之則四合之則一而已上蔡得玩物之言而而發赤程子以爲惻隱之心心寧有二哉或曰人之與物所同者氣也所異者非理歟曰非也人有之理物有之物之理莊子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言盡其天也聖人與我同類而惟聖人能盡其天故曰踐形既謂之

明文授讀

卷之八

論

三

味芹堂



人矣。氣雖有清濁也。有厚薄也。獨如其理之一何哉。故曰論氣論性。二之則不是。程子則可謂深于理也已。

理氣之論此爲最確。前儒模糊可以盡廢。又書二谷山人稿。二谷之文質實不華。至其談理學如理氣義命食色諸論。恐先儒不能易也。獨是張太岳奪情二谷上書以爲相公進則盡瘁于國退則樂瘁于家。獨抱苦心不食公祿。下可以明人臣不敢有身之義。上可以副聖主不敢有其治之托幽可

明文授讀

卷之八

論

四

味芹堂

以慰先臣不敢有其子之忠。斯其于常變輕重之間。寧有毫髮之不盡哉。公然刻之集中。所謂駟不及舌矣。百家私記二谷字舜舉。樂清人。嘉靖戊戌進士。江西布政使。

心性論

吾謹

未有耳目。不無厥心。而心實生於視聽。物生而象。既象而滋。滋而變焉。而性亦隨之變。故靜曰性。動曰心。動而靜曰神。知神之所爲者。則弗以視聽喪厥心矣。夫心無得喪。而耳目有作止。徇作止而因之。爲得喪可悲哉。嬰兒生而耳目具。而未知視聽。則未始動厥心也。及其知視聽而動厥心矣。動而弗息。與物同歸。夫然後曰喪心。而不動之心果喪乎。夫惟大成之人。雖有耳目。而不用其耳目。故能復返于嬰兒。悲夫。世

明文授讀

卷之八

論

五

味芹堂

之悅生畏死者。其弗知心之本也甚矣。且人之貴生者。貴其心之有知也。貴其耳目之有聞見也。而不知耳目聞見弗及者。是亦若死而已矣。奚必悅其聞見之所及者。爲生乎。是故生死緣于視聽。而視聽緣於物見。物見而視聽作。則曰生。物隱而視聽止。則曰死。山川城郭舍廬妻子。凡聲色可悅者。見則愛而弗欲棄之。其所不見者。固不愛也。見與不見之間。遽以之爲生死。忻戚此愚者。所以日競厥心而喪厥性也。越人有贅於吳者。生子未朞而歸。越及復往而子長矣。



過諸津而弗識其已子也。爭渡而殿之幾幾。傍有知者告之曰。若固爾子。何殿之甚。其人乃大戚。以悲當其殿之也。未嘗不爲父子也。及其戚之也。未嘗始爲父子也。而先後憎愛異者。知變於物。而情動於中也。若乃遺視聽忘愛憎。一智之所知者。固有是乎哉。故曰。至人不緣物。不喜求。視得若失。人貌而天。若然者。其心既不逐物而生矣。顧安得而死之哉。

明文授讀

卷之八

六

味芹堂

靈識同異論

吾謹

虛而生靈。靈之逐於知也。而虛之性波蕩矣。靈者無知也。而無弗知也。混冥純朴。覺而周應。此靈之所以全乎體用也。是故察高極厚。而測神明之德。萬類畢陳。而其始終各合。上至性。譬如繭絲之各有緒也。而咸能照而知之。若有以見其四體膚毛而無待於推測也。是非不周知也。而去知之識則遠矣。夫識也者。物之誘而非虛靈之德也。莊周曰。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大物膠于一隅。而欲達萬物之性。可得哉。惟虛則達物之性。自本自根。一物之終始而紐貫之。其照物之情。若數一二三四也。而物無能遁者矣。是故天地雖大。特形氣之粗也。而物視之則無弗知者矣。靈雖周知乎萬物。固虛之自然之用。而非有所異也。彼無知者。則其所以知之體也。外其體而求其用以爲達焉斯惑矣。而況乎測求其萬分之末。彈其神而逐物求知之。則其所知也終薄矣。斯不亦大惑哉。今夫日月星辰之爲文於天也。風雲氣候之爲變於中也。山川道里之爲列於下也。草木禽獸之繁育於兩間也。

明文授讀

卷之八

七

味芹堂



其運移次舍、晦明遲速、去留作止、爲祥爲孽、遠邇險  
易、大小名數、易氣變形、化生非常、紀志之所博傳、尚  
弗殫厥類、雖以神禹子產之辨博、且弗能窮其微、設  
有能窮之、亦何異夫量升斗之器、計瓦礫而出入之  
哉、是故古之聖人、貴朴而不貴知、純其性而遊心於  
至知、古之聖哲、知物類性德之不可以知數知也、虛  
其神志、養其知之之本、以求夫至知、及其知也、而弗  
以爲尚也、後之愚者、逐事物之類而記之、博之以載  
籍、廣之以耳目、欲以殫庶類之微而未得其槩焉、卽  
門文授讀 卷之八 論 味芹堂

其所深至而察之、其所知之是非、且不知其契乎道  
否也、顧猶誇諸華簪者、以爲知、不亦恥乎、夫不喪其  
所以知之之性、而羅天地萬物而照焉、此虛靈之德  
也、逐於物、誘於知、而知焉、此情之識、意之見也、雖知  
焉、弗弘也、而愚者每欲以情識意見、測天地之理、盡  
事物之類、非惟不及知、而固已喪其知之德矣、

先夫子書了虛文集、惟可文從悟入、篇章之外、自  
有餘韻、是第一等文字、段 百家私記、惟可開化人舉  
進上下化選中有傳

物初論

朱右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  
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太息也、混沌沌沌、  
冲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  
非天地之初乎、于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  
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固囿于陰陽以生者也、陽  
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  
于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于子中、坤道成矣、乾  
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  
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  
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群生、羽蟲次之、故魚  
鼈身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脊  
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于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  
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  
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于子、爲六陰成物之氣、  
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爲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  
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始而終、曰生  
長、斂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

明文授讀 卷之八 論 九 味芹堂



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爲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先夫子曰：朱右字伯賢，臨海人，仕終晉府長史，質直自是儒者之文，于經傳多所考正，景濂稱其文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粲然藻火之章矣。

情理論

袁黃

古之聖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嘗遠于情也。後之學者，遠情而務于理，硤硤講究，圖史塞胸，其于理愈明，而六脉不知調，投之尺寸之勢，不知御，益亦返而思其情乎？聖人之治，吁咈都食，君臣交拜，誓誥諸篇，刺刺如家人語。至于風雅，則言好逮，以基王化，言結褵以勞歸師，上下之間，相接以情，相語以情，而設使聖賢舍生民之情，別求玄微奧渺之理，若建鼓而求亡子，則生人久已澆漓而不可治矣。何也？詩三百有情，相與爲肝膽也，相與爲肺腑，洽比也，而極其趣，調其宜，則理出焉。故有符契簡書之理，而結繩之情愈快矣；有斗石衡鈞之理，而混沌之情愈適矣；有危微精一之理，而飲食之情愈恬矣；自堅白爭鳴，於是苟墨釋老之戶，競別，舌競鬪，是支離吾情，而因以蝕吾理者也。如其引理而合于情，則父子吐哺，兄弟分甘，喜怒同其愛憎，冬夏同其寒燠，一家之中，尚何貴望，而凡諸子百氏之議論，有不相合者耶？夫世之勸人沮人者，以刑賞



以天道之吉內以名義之袞鉞是獨以理行者也而  
善勸善沮者則以情情聯之則琴瑟壙篴情走之則  
千里命駕情迫之則等一死于鴻毛指湯火而偕赴  
情差之則暮夜之金不收噉蹴之物不餌一往而深  
無恨而固如匹婦之經蜚雁之義虎乳而蜂衙皆不  
待熟于典籍嫻于名義也故禪讓者樂之融也放伐  
者怒之洩也刪贊筆削者意滿而衝喉以出者也一  
時張行其情而後世遂奉之爲名理奈何以忘情求  
聖人也古今所稱高介而寡情者莫如伯夷然使其  
明文授讀 卷之八 論 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之八 論

士

味芹堂

形神論

袁黃

記稱鯀爲熊望帝爲杜鵑輪迴之說不自釋氏始也  
說者乃謂人之有神如刀之有利未有刀去而利存  
豈有形滅而神在噫是徇形而不知神者也天下無  
刀外之利而有形外之神倩女思極而離仙之陽神  
靜極而出神何嘗滯形乎神不滯于形則必不以形  
之生死爲起滅矣夫耳目口體形也其所以視聽言  
動神爲之也蟬無口而鳴是口外有言矣龍無耳而  
聽是耳外有聽矣生平足跡不及之地而一旦夢遊  
明文授讀 卷之八 論 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之八 論

士

味芹堂



後之人智也。方技致鬼之術多矣。若箕仙尤彰彰者。吳中多解其術。隨人所詢。一舉念卽運箕作字以報。不待口祝。夫不待口祝而答。此必非扶箕者僞託也。觀此則天下固有鬼矣。此鬼一呼而來。一麾而去。必非取精多。用物宏者之鬼。而問里者之鬼也。是人死必有鬼。而可以伯有之厲爲別。是一理耶。說者又謂人之氣盛者不遽散。故爲鬼。氣衰者則散而無鬼。是人知有氣。不知有性也。仁義禮智之性。亘古不滅。則人之神亘古不散。莊生所謂火傳也。物物各具一太

明又授讀

卷之八 論

古

味芹堂

事言之而已

先夫子書兩行齋集了凡嘉興人以兵部主事贊

畫朝鮮其經濟實實可用書之便是有根底之文  
不特作手自是豪傑而未聖賢者

明又授讀

卷之八 論

主

味芹堂



學術論

楊鏞

天下有維世之學、有濟世之學、維世者、明天人、析義理、金玉其質、鸞鳳其羽、厚懿倫而美風俗、繩異趨以一道化、無此等人、則雖已安已治、而元氣斯薄、鬱凌易生矣、濟世者、審理亂、急事功、遠略長才、應機導窳、兼文武之資、切緩急之用、俾主勢尊於上、反側貼於下、無此等人、則雖已治已安、而醜悍之斧斤弛、風波之舟楫乏矣、維世存乎德、濟世恃乎才、夫謂德之卽爲才也、治平之根乎誠正也、世務之備於經術也、此

卷之八 論

六

味芹堂

如河之有星宿海、方脉之有素問也、誰能外之、雖然、但窮河源、卽爲神禹、但讀方脉、卽爲倉公乎、夫使天下而原自治安也、何用贅爲治安、惟其智不能自謀、力不能自給、散不能自聯、安不能自衛、然後奉一人以稟仰之、一人不能獨理、然後設公孤尹牧以綱紀休養之、公孤尹牧、不皆生而知師心而自用也、然後立庠序、隆師儒、彰典謨、以講求薰習之、弓旌軒裳、以寵拔貴耀之、非徒使其自了也、蓋欲以用之也、一入其彀、則曰我已修稷契伊呂之業、早早功利、固道誼

所不出矣、夫督功課利、有國之急務也、不計功將狂敗乎、不謀利將恬害乎、卽稷契伊呂又烏用之、夫抱必不靈之術、以享人華廬、而任勞宣力者、一切付之卑小功利之徒、何道誼之不恕也、竭資異數、以得必不屑用之人、而一旦緩急、又別從倚、且赴功者、圖之何養士之無益也、又不啻此也、迨夫勢機交迫、目亂技窮、有申韓桑孔所不爲者、亦攘臂爲之、而又寡效焉、何親切之道誼去若熱、而卑視之功利如捕風也、夫天下有識時務之俊傑、無無實用之聖賢、吾固謂

聞又授讀 卷之八 論

七

味芹堂

俗儒之誤也、非獨其見之迂、乃其才之短也、今天下有能振墮輪、破積習、實邊儲、紓閭左、清嘯聚、却訑擾、俾兵不驕、吏不墨、士不偷、民不流離思亂者乎、吾願裁格致誠正一半精詣、以歸談理之儒、而推斯人爲真王佐可已、



嗤道學論

周思兼

世之庸醫。挾其術而不售於天下也。曰天下無知己。有痺疾者。庸醫謂之曰。而必無飲酒。而必無食肉。聽其言則疾者速死。死而猶咎其不盡從。嗚呼。庸醫之誤人危矣哉。知其為庸醫而不試其術。而庸醫之名幸以聞於後世。而世之君子。猶以不試為庸醫悲。是亦大惑而已矣。宋之小人才。不足以自達於上。故必為高天下之行。以矯天下之名。名不足以震於人。故必取天下之所共駭且愕。非昔日之所聞見者。且夜明文校讀 卷之八 論 十六 味芹堂

而習之以自表。是故漢以節義稱。唐以文章稱。居宋之時。非學不足以顯於世。於是儻然易其冠裳。而不以為耻。俄然倡為異論。而無恤於天下之議。且怪其師與弟皆若狂然。奔走而遠從之。以為真足以窺仲尼之門牆。而不察其果與否。吁。師知其非仲尼也。而謾欺其弟子。弟子亦知其師之非仲尼也。而亦設從而聽之。相與延譽於世。以盜天下之名。是故道學之名。與人君聞其名之可喜。而不察其實之不足以副也。故累辟而累召之。以庶幾於賢者之一至。而道學

亦忘其材之不足以用於世也。故偃蹇高臥而後出。以睥睨天下之高位。而人君亦從而授之。及其叩之而易窮。用之而易竭。與之謀而卒無奇偉之略。以援於眾人。則人君亦遂厭之而不親。於是擊一豪論一事。憤然決去。以自附於天下之清議。以掩其所短。而曰吾以不用去國。吁。吾不失天下之名。而所以孤吾君之心亦多矣。世之淺夫。疾其盜天下之名。而憤其孤君之心。則建為偽學之論。以逐天下之道學。而天下之溺于道學者。遂以小人目之。而其人亦遂不齒

明文校讀 卷之八 論

十九 味芹堂

於清議。少正卯言奸行僻。孔子執而戮之。吾未知少正卯之黨。其所以目夫子者果何如也。而今之君子有能嗤道學者。舉世皆之曰。此陳同父之流。然則同父之論果非也哉。

議論痛快不傍人途轍。所謂二十分膽識。百家私

字叔夜。號紫華亭人。舉進士。知平度州。入為繕部員外郎。官至湖廣僉事。先夫子評其集云。叔夜留心問學。筆底方板不秀。



喪實論

陳確

先王之制喪也，權親疎而爲之斷，非以其名已也。蓋皆必有其實焉。昔者宰予欲短喪而子罪之，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讓之，儒者必曰宰予齊宣之非，而孔孟之是也。何待言哉！非唯然也，前古之爲母也，齊衰杖期，近古之爲母也，斬衰三年，儒者必又曰前古之失，而近古之爲得也，近古之爲適母也，三年爲生母也，期，今之爲生母也，亦三年，儒者必又曰近古之未得，而今制之得也，于是聞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則羣非，則又授讀卷之八論

手 味芹堂

之見時幸有奪情起復之事，則大笑罵之，嗟乎，不循其實而徒悅其名，曰吾寧從其厚者，則天下之可非而笑者必多矣。雖然，今儒者之所爲三年喪，吾知之矣，書之簡曰孤哀子而已矣，曰制而已矣，曰泣血稽顙而已矣，而言笑則晏晏也，睹其外貌，則儼然衰冠而已矣，而內皆纖縞也，飲食則厭酒肉也，寢處則安房帷也，夫且覲然晏會而不知恥也，預人閑事，匍匐公庭而不知其非也，有三年之名，而曾無緦小功之實，而猶欲非且笑天下之人可乎哉！文帝雖更三年

之制，然有短喪之名，無短喪之實，歷觀漢代之主進篤于所生，故死而皆以孝謚，非苟而已也。昌邑入繼以尊，則天子也，以親則非所生也，徒以居喪無禮，私買飲食爲大臣所奏，至不能保其九五之位，則漢通嚴于喪制，非弛喪制者也。陵夷至于魏晉，一時風俗號爲頹敝，而劉隗所奏世子文學王藉之居叔母喪而昏，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龔明日當除煩服，今日請客，及同晏丞相長史肩輿等三十餘人，並應時罷黜，故謝安石期功之慘不廢絲

則又授讀卷之八論

三 味芹堂

竹，則王坦之致書苦諫，至往復再三，故同宴者且不免，則喪主可知，基功之喪會不得少假，則三年者可知，六朝之敝也，而猶得于喪若此，則三代以上可知，何圖至于今日，雖號稱名賢，行若禽獸，曾不省察，親朋不之規，有司不之罪，誠舉所謂三年喪者，與古齊宣宰予之流，絜情而量實，已不可同年而語矣，又何暇談姚虞稱會閔哉！夫孝者百行之原，喪死尤孝事之大，一端虧損，百行莫救，故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



可以當大事。何得不求其實而徒驚其名。曰大夫必三年而後服官。士必三年而後出試。三年則三年矣。試。回思三年之中。服食何如也。居處何如也。有不背汗。交流。錐心刺骨。跼躬無地者乎。故古之期母而三年。父也。非薄于母也。父在則禮然也。况乎非適母而生母也。然禮雖殺也。而情彌篤矣。今而不然。禮彌隆也。而情則薄矣。故古人之于親也。似薄而實厚。今人之于親也。似厚而實薄。古人之喪親也。擗踊哭泣而已。今則盛集僧尼。伶優以悅里耳。夫僧尼伶優之爲費。非不繁多也。然而未若擗踊哭泣之至也。古人之葬親。不懸棺而窆者。今必擇地擇年。且備物而後葬。非然則寧久停而不葬。夫擇地擇年。備物而後葬。之于親。非不厚也。未若懸棺而窆之。可速安親魄也。非唯事親爲然也。古之稱朋友者。以字。今之稱朋友者。曰某翁某老。古之于朋友多規。今之于朋友多頌。夫翁之老之而多頌。似厚矣。然未若稱字多規之真篤也。古之飯客者。有以蔬食。今之飯客者。必備味。不備味。寧弗飯。備味。非不厚也。未若蔬食之可以速飽也。

卷之八 論

三 味芹堂

古之于妻也。嘗三世出。今之于妻也。舉世無一。出不若三出之可以肅達也。古之昏者。六禮備。然不過數金。今之昏者。未能半六禮。已不下數千金。夫數千與數金之爲厚薄。易知也。然不若數金之逮時也。古之嫁女者。荆布而可已。今之嫁者。必珠玉綺繡。光耀白日。迎食之舟相銜而進。而後嫁。夫珠玉綺繡之于女。誠厚矣。然不若荆布之貴德也。種種薄俗。自謂能勝古人。而已不如古人遠甚。吾故欲顧今世之士之稍知道理者。凡事皆求其實。毋徒驚其名。而兄終天之

門文授讀 卷之八 論

重 味芹堂

痛乎哉。僕昔年喪父。隨俗習非。不能循禮。直是千古罪人。然每當賓朋讌集之日。亦未嘗不長心中發頭面赤。坐者惟之。自後每近先人忌日。輒斷腥一月。然亦何能贖吾罪之萬一。此僕已獲之轍。故敢指示吾同志。以爲殷鑒。嗚呼。士苟念此。則時蹈水淵。又何敢非笑人之有。



死節論

陳確

嗟乎死節豈易言哉。死合於義之謂節。不然則罔死耳。非節也。人不可罔生。亦不可罔死。三代以前。何無死節者。非無死節也。無非死節者。故不以死節稱也。三代以後。何多死節者。非多死節也。無其死節者。故不以死節市也。何以言之。生死極平常事。人誰不死。絕無足奇者。要善其死之爲難耳。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則舍生取義。皆推極言之。是故明又授讀 卷之八 論 語 味芹堂

義可兼取。則生不必舍。仁未能成。而身亦不必殺也。由賜未悟。心疑管仲之不死。夫子盛推管子之仁。而終黜匹夫嬖之小諒。孟子亦言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故參觀一聖一賢前後之言。而談死節者可以鏡矣。殷之三仁只有一死。然比干之死。紂殺之耳。使紂不殺。則比干者終與微箕同貧周室。必不死也。惟孤竹二子獨能自立名行。不食周粟。窮老西山。故孔孟嘗稱其餓。益紂雖暴。君也。武雖聖。臣也。何至使八百諸侯同聲一詞。冠帶之倫。服膺新命。向無夷齊之

餓。則天下後世尚復知有君臣之義哉。此抗古以來一大砥柱也。故古今談節義者。必以夷齊爲稱首。烏虜若二子者。可謂真節義矣。然夷齊之所以爲夷齊。只在窮餓。節如是止矣。不必沾沾以一死爲快也。使二子而亦若後世之不食七日而死。不成夷齊矣。子長好奇。猥云餓死。遂使學古之士信孔孟不如信子長。不亦悲乎。夫以二子之義。卽優游西山之下。竟以壽終。已大節凜然。照映千古。何必死。蓋惟其不官不死。不十亂不三監。非殷非周。非仇非后。伯叔遯逃。西

明又授讀 卷之八 論 語 味芹堂

山終老。求仁得仁。斯其至也。而復何慷慨之足云。凡古餓者。只是窮困之詞。孔子稱夷齊與齊景之干餓。相提而論可知。只是貧耳。故詠詩嘆美不以富而以異。孟子謂七十非肉不飽。不飽謂之餓。夷齊之餓。不肉食之謂也。卽何嘗許其兄弟捐軀同殉國難者乎。春秋褒善之文。舉其大者。遺其小者。如其餓死。則死大于餓。不當但稱其餓也。卽叩馬之諫。采薇之歌。或傳好事。或采軼文。何可悉斷。且二子自北海來歸。已與太公同稱大老。後西伯死。又十三年。武始伐紂。則



二子者已皆皤皤期耄之年。天下而無不死之人。二子安得獨不死。只是餓死耳。自此義不明。而末世好名之士。益復紛然。致有赴水投繯仰藥引劍。趨死如鶩。曾不之悔。民子殉父。妻殉夫。士殉友。罔顧是非。惟一死之爲快者。不可勝數也。甚有未嫁之女。望門投師。無交之士。聞聲相死。薄俗無識。更相標榜。虧理傷化。無大乎此。近世靖難之亂。蓋謂慘毒。方練之族。竟踰千百。一人成名。九族堪首。何可說哉。甲申以來。死者尤衆。豈曰不義。然非義之義。夫人弗爲。且人之

明文授讀 卷之八

美 陳芹堂

賢。不肖主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士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未有若死節一案者。真可痛也。卽又何云三代以前無非死節者耶。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繇此其選矣。生有所以生。死有所以死。如四時陰陽。更相禪代。不爽毫髮。正所謂與天地同其節者。乃真死節者也。卽向所舉箕微夷齊之節。各有攸歸。彼其志存宗祀。故受封而不辭。夷齊志扶綱常。故辭祿而靡悔。要之四子易地皆然。節如禮節。揖讓進退之不可踰咫尺。

也。節如音節。高下疾徐之不可差毫忽也。若繇是推。則三代以還。死不失節者。蓋亦鮮矣。昔人有云。東漢之節義。不若西漢。良有以也。古人見其大。今人見其小。古人求其實。今人求其名。人心之淳漓。風俗之隆替。繇斯別矣。然則今之所謂死節者。皆非與。曰是不同。有死事。有死義。有死名。有死憤。有不得不死。有不必死而死。要以無愧古人。則百人之中亦未一二見也。忠矣。可謂仁。庠曰未知。而何易言殺身成仁之學。庠。古人學道。只如布帛菽米。日用靡間。猶難言純熟。

明文授讀 卷之八

毛 陳芹堂

今人皆有意求之。何易可合。果成仁矣。雖不殺身。吾必以節許之。未成仁。雖殺身。吾不敢以節許之。節也。皆不可過。亦不可及。故曰中節之謂和。豈惟今乎。其人子固言中庸之德。民鮮已久。蓋言中節之難也。思舊錄陳確字乾初海寧人。于先師門下頗能有所發明。余丙辰至其家訪之時。已病風。不能下床。信宿而返。乾初以大學層累之學。不出于孔子爲學者所譁。不知慈湖已有是言。古人力行所至。自信其心。不須沿門乞火。卽以圖書爲怪妄。大學爲



別傳言之過當亦不相妨與勦襲成說者相去遠矣

明文授讀卷之八

天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八終

明文授讀卷之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珪  
百家校讀

論四經學

春秋論

彭輅

予讀春秋而知胡氏之傳鑿且妄也。彼不得孔子之意而謬爲之說者，胡氏也。夫春秋雖孔子所作，乃孟子固已言之曰：其文則史矣。故句折而字屬，皆魯史之舊文，而其筆其削，則裁自聖心之義也。義出於孔子，書成於孔子，故稱孔子作之云爾。由其著義垂訓，

明文授讀卷之九

一

味芹堂

大懼乎亂臣賊子，是聖人無位者維傾軋亂之功，故不曰定而曰作也。彼魯史雖有舊文，假令不經孔子勒定，卽悠悠然與乘禱杙並立俱廢，孰知魯有春秋哉。由此言之，謂之作亦宜也。春秋有爲人君父之道焉，有爲人臣子之道焉，所指爲亂臣賊子者，非必身陷篡弑甘心君父之謂也。凡專政竊權擅興師旅，僭主會盟，締外交，植黨與，廢削其君之土宇，人民以自封殖，與夫負邑而要擁國以拒，皆臣之亂子之賊也。仲尼於是歷歷書之以垂世誡，俾回辟之跡，邪逆之



名章灼於數百載之後，若可得而戮骸滄墓罪及其  
亂裔然者，甚則拂其意而誅之，挾其微而闢之，故亂  
臣賊子以懼，而罪我惟春秋，斯當年筆削之旨也。或  
曰：然則何以必其盡魯史之文而無所竄易哉？曰：昔  
周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漬波於天下，海內賢者能  
識文武之大，其不賢者猶識其小，而魯自姬公伯禽  
以秉禮之教，躬厲其國人，故魯多君子，自古而記  
之。况世居掌故之任者乎？周有史佚而下多聞，而  
魯者曰：僖口克之流，纒纏不乏，齊之南史兄弟爭死

明文授讀

卷之九

論

二

味芹堂

其官，則周齊之史，固有足觀矣，而世所最著稱者，惟  
曰在晉有乘，楚則檮杌，是乘檮杌之善，他史俱莫及  
也。若魯之春秋，其斟酌經緯，蘊藉囊括，義密辭嚴，刺  
鉞褒衮，又超軼於乘檮杌之上，故孔子睹其可采，可  
據，遂因而修之，獨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彼以史爲  
職者，必鉅細臚列，捆撫不遺，聖人曰：是蕪而曠不足  
以訓天下與來世，故第取其切於彛章政務之大所  
謂典叙禮秩服命刑討者，而後筆之爲書，約之每歲  
不數條，餘悉在所削焉，是故卽述爲作，因史成經，事

半而功倍也。審如胡氏之論曰：聖人多革而不因，安  
在其爲文之則史耶？胡氏者謂聖人道淵德博，一屬  
辭比事，輒異於人，詎知是非之公，野夫里婦所共有，  
皆可以據事直書，若魯之史臣，其發凡起例立言之  
妙，則所專攻而世習也，夫孔子固神聖，然耕不如老  
農，藝不如老圃，故使孔子而爲詩，必不能加於閭巷  
之謳吟，婦女之哦諷，如關雎采芣草蟲燕燕諸篇也，  
使孔子而爲書，必不能加於二帝之典，三臣之謨，與  
禹貢分州，濬川之撰次也，使孔子而爲史，必不能加

明文授讀

卷之九

論

三

味芹堂

於魯春秋之舊，發凡起例，專攻而世習也，何者？物各  
有其至，至則何可以加也？孔子之因舊文而無竄易  
者，以此。然所芟刈訂權，僅存其百一，益法以爲權，道  
以爲衡，陰陽以爲端，象緯以爲記，聖心精蘊參貫其  
間，游夏尚不得與，而况於後之儒者？又况於鑿以爲  
儒之胡氏？胡氏之鑿不可縷數，吾茲得其槩焉。其傳  
春王正月者，曰以夏時冠周月，夫孔子周人也，修史  
之時，非爲邦之曰，曷爲舍周正用夏時？身冒僭亂之  
魁乎？其傳西狩獲麟者，曰文成麟至，大近乎妖矣，左



氏親見國史者於隱公之元年傳之曰春王周正月及獲麟之事僅曰商鉏獲之以爲不祥將賜之虞人仲尼曰麟也取之而已竊意獲麟之後世故倉懷譬之江河愈下仰視周平王之四十九年脩已更一古今運會此而不爲絕筆將何所底止乎胡氏又動曰春秋天子之事無其位而操南面之權茲又妄乎妄者也夫申周天子之法以絕其下則盟會征伐出自諸侯大夫陪臣皆罪也伯者假尊王之名則始有取焉何必託柄於素王恣意於誅絕哉吾故嘗曰胡氏明文授讀卷之九 論 四 味芹堂

之傳乃胡氏之春秋非孔子之春秋也

詩論

顧起元

詩之爲道也與四經異主文而譎諫比物而托懷遊夷要眇其詞惟達者能得其意於言之外而固者或反失其意於詞之內故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逆之者之得之明夫順之者之失之也而顧有亘千百年来暗其秘未發其覆者則以世儒守毛鄭之訓詁爲功令而不能逆探作者之心於千載之上以是承訛襲舛遞相臚傳而終不悟可歎也宋儒誤認夫子鄭聲淫之一言遂謂鄭風所存皆爲男女期會奔佚之情謠浪嘲嘲之語其失固已不待辭矣乃若周南之漢廣野有死麕郎之谷風衛之氓其語皆爲婦人女子而解之者遂真以爲人之道婦人女子與婦人女子之自道也夫是諸詩皆所謂采于太史獻于天子肆于樂正奏于房中歌于賓筵者也西漢以下饒歌鼓吹已爲非古而旨必雅正詞多典則不聞以閨巷纖詞領于天子之樂官也曾謂三代之盛而乃以後世秋胡之行孔雀東南飛之曲與清廟之朱弦疏越分曹而奏者哉古之賢人君子有所不得志于君臣



朋友之間。或思有所諷焉。以匡其失。或思有所諭焉。以白其衷。而其意。又未可以頌言。而無諱也。于是托情于閨闔。以寄吾塞產排惻之思。谷風安知非以明播棄之亡辜。氓之蚩蚩。安知非以懲匪人之不終比。而必拘其詞。以爲婦人所自作。則亦固滯而不通淺鄙而亡味矣。喬木之思。或借以暴其緇衣之好。白茅之咏。或借以揚夫泌水之貞。而一溺于閨門。遂謂聖世真有援琴索偶之夫。投梭拒挑之女。不亦遠于情哉。離騷作于屈原。楚風之變。而爲賦始者也。以窀妃明文授讀 卷之九 論 六 味芹堂

有娥帝之二女。比君與賢臣。而已媒寒修以求之。蓋原去古未遠。故其賦猶有國風之遺意。使非其述敘明炳。比興間錯。則後人又將泥其語。以爲原真有神女之遇。而湘君湘夫人之歌。與後世之洛神無以異矣。曾謂毛鄭之爲詩。與高子成丘蒙有以異哉。嗟乎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本以諷王之淫也。而後世乃實以玉之東家。有踰牆相窺之佚女。司馬相如美人賦。本以刺已之惑也。而後世乃真以相如之國中。有弛服求驩之宕婦。近代尚然。何論風雅。作者之深心。往

往沉埋壅鬱于千載之上。宜孟氏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論也。

先夫子書嬾真草堂集。顧起元字太初江寧人。累官至國子監祭酒。博學以徐庾爲根柢。故其文好用排調。下者入於事類賦修詞之過。反多俗筆。

明文授讀

卷之九

七

味芹堂



禮論

楊北京

禮也者聖人持天下之大權而隱於無形者也。禮起於人心之有所不敢，聖人因而止之，禮緣於人心之有所不安，聖人因而用之，所以勇怯智愚至此，不知何故咸俛首却步而不能踰，此聖人之神化，藏于迂濶繁重之中，人固莫得而知也。今夫天下之大，必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也，亦非嚴刑峻法所能齊一也，至治之世，君臣相安，兵革不試，若有繩尺以束之，誰爲之與？至泰并天下始一任其威力，以愚黔首，焚滅先

明文授讀

卷之九

論

八

味芹堂

王之禮樂，惟恐其不盡，不旋踵天下群然而爭，而後知先王爲慮之遠也。且天生民，各有無涯之欲也，苟窮其欲而不爲之止，則天下必無有安于下者矣。先王于是命名以定之，陳數以紀之，自后王以至于氓隸，各隨其才與分之所至而莫爲之競，所以悅其耳目，擾其心思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解其故，不惟君父樂得其尊，臣子亦樂得其卑，此豈勉強而然與？嘗試執徒隸之人，而被之以章服，不必刑罰隨其後也，已亦驚顧而不敢居矣。子弟坐于堂，父兄趨于側

不必斧鉞以誅之也，已亦跼蹐而不安矣。先王知其

明文授讀

卷之九

論

九

味芹堂

又知人心之不一也。既制禮矣，則又起而損益之，隨時而起，隨地而起，時之所趨，不知其端，或始于朝市，或出于閭閻，衣冠言動，制于一人，群焉樂效，積久而風氣移易，雖有神禹莫能禁止，此其人皆知雕萬物，足以奪先王之權者也。故先王畏之戒之，而又無可如何也。于是因而利導，持其本不爭其末，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何必古之是而今之非與？此禮之因時而起者也。若夫中國之制，不可以治，燕齊之俗，不可以施吳越，彼其間見之所習，風土之所宜，性使然



矣、必欲強異以爲同、則必至于扞格而難通、天下不知禮之樂、將以爲先王之禮抑何其不情也、其勢亦終莫之爲奉行、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此禮之因地而起者也、因乎時因乎地而一因乎人心、雖有勇怯智愚、孰不樂爲之用哉、

先夫子書穎陽集楊兆京字璫月蘭木人文有秀色

明文授讀

卷之九

論

十

味芹堂

樂論一

沈一貫

夫禮樂之來、皆由人情生也、人生有欲、欲而不理、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以養人之欲、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理而長久、是禮之所起也、先王惡人之亂、而制禮以養之、又制爲鐘鼓管絃以縱之、方禁之于此、而復導之于彼、則禁不勝其導之便、而勢復亂、先王之意、必不然、凡樂之來、由人情生也、與其欲而俱有、是先王之所欲禁者也、而不可以禁、則因而爲之、度數與人相得而久長、是先王意也、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益多、治益久、所樂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人之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減損爲樂、然則樂之貴減損也久矣、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塞、剛氣不怒、柔氣不懣、四暢交于中、而發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樂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也、類小大之稱、比始終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然則樂之貴不相奪也久

明文授讀

卷之九

論

士

味芹堂



矣。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謙，樂主其盈。禮謙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進也者謂自勉強也，禮主于謙而不勉強，則畏而不行，故禮之有報者尚往來也，尚往來則勸進之道也。禮之所以美也，反者謂自抑止也。樂主于盈而不抑止，則蕩而無守，故樂之有反者，曲終而還奏始也，還奏始則抑止之道也。樂之所以爲美也，然則樂之貴抑止也久矣。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則樂之貴抑止也久矣。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

明文授讀

卷之九

論

主

味芹堂

論而非之，強國奪職者，其倡優拙，後世好治之主，政患其解，大樂不作久矣。天下亦不大亂，譬夫目之色，口之味，惟患其耽，豈患其味哉？夫禮與其奢也，寧儉，樂與其解也，寧不解。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鄭衛之俗，果妙于音，然非聖人莫能建中和之極，謂之曰正，必在所損，人情日鶩于益，益則不正，必損之而始正也。由此言之，樂雖所以和天下，實所以節天下，其理可睹矣。

明文授讀

卷之九

論

主

味芹堂



樂論二

沈一貫

唐太宗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今二曲具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古人稱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音聲也。溫公不以太宗爲然。非之曰。齊陳

明文授讀 卷之九 論

古

味芹堂

亡國之音。暨奏于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于今。而謂樂無治亂。必若所言。則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矣。予謂太宗之語。固可非。而溫公非之。未得其解。請發一言。夫樂之來。非聖人作也。不知其作者誰。而世習傳之。聖人因而正之。以爲教也。故使天下無樂。何足爲治累。惟天下有樂而無節。于是乎爲治累。凡治之隆。不由樂。而治之替。未嘗不由樂。今取咸英韶濩。而日奏于庭。鳳凰何由儀。百獸何由舞。何解乎百姓之愠。何阜乎百姓之財。何降天神

出地祇。樂誠不能降吾治。然有君臣于此。放鄭聲矣。屏衛音矣。撤隋陳之曲矣。顧曰。取咸英韶濩而奏之。于庭。引宮刻徵。旋而聽之。不謂之荒淫。不可何也。樂則咸英韶濩。而樂之太過。卽鄭衛隋陳已。不必鄭衛隋陳。可以亡人國。而咸英韶濩未嘗不可亡人國。故謂樂可以隆人治。吾不信也。况夫勢之所趨。必將峻宇雕牆。豐膳甘漿。糜鹿婢媵。珍奇怪慤。聚而稱之于。是乎荒廢政事。疏迷臣民。慢神怠祭。蠱惑奢汰。而謂治不從此替乎。以是而言。太宗之論。未全得矣。其曰

明文授讀 卷之九 論

圭

味芹堂

愁苦之民。聞樂而悲。魏徵和之曰。誠在人和。不在音聲。則未嘗非也。或曰。若是則廢樂可也。而二帝三王之有樂何居。余曰。聖人治天下。必探人情之所趨。而終爲之備。脫民于愁苦。而登之于和。人情脫愁苦。則趨宴樂。今夫百姓年穀屢登。家給人足。肯兀然無所勞苦而已乎。士大夫燕饗祭祀。玄黃旣陳。肯寂然無以相歡笑乎。樂必作矣。樂自此作。而世未有王者爲之制。于是乎新聲繁絃。哀笳急管。嘈切日進。淫衰日新。方是時。雖王者亦享豐履泰。思窮窳以得意。擡大



鼓撞大鐘，蠻舞夷歌，維然而陳，不能自禁，肯曰苟免愁苦而置不用耶？記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夫取咸英韶濩而欲移後世爲古，誠不能。若取桑間濮上而移盛世爲亡，甚易。至于善蕩易亡，而後信樂之關於風俗大。關於風俗者大，而起教也微，是以天下未有樂，聖人不敢迎而導之；天下既有樂，聖人不敢隨而張之。雖爲之和樂以通之，實爲之制度以節之，此二帝三王制樂之本意也。

先夫子評沈文恭集，有吾之文無事鎚鍊而疎爽

明文授讀 卷之九 論

六

味芹堂

老辣

耽詩論

張治道

正德辛巳，客有謂作詩無益，鄙而不爲者，因作此以答之。且以發舒已意爾。何物隱者苦思耽吟，寒暑弗輟，饑餓罔聞，得之則悅，弗得則患，無我先生見而問曰：詩何物耶？而子耽之深也。余聞富貴者修身之符，功業者名譽之本，二者生民之所急，世道之所先也。若詩者，虛言而寡實者也。子何損實用而苦虛辭，捐修身之符，忘名譽之本，棄其所樂而耽其所苦哉？何物隱者怫然怒，驟然笑曰：子但知詩爲一時之虛言，而不知爲一身之實用。但知作詩之苦，而不知作詩之樂也。且詩者本於天命之性，原於人情之宜，合乎日用之常者也。肇於唐虞，演於周，盛於漢魏，枝蔓於六朝，而變於唐，雖體裁不同，而引情發性，未始或異也。今之詩，卽古三百篇之末流也。國風歌于閭巷，二雅陳于燕饗，三頌奏于郊廟，由此觀之，人情非詩不宣，神明非詩不感，風化非詩不行，此特其大者。若夫喜非詩則怡悅之情遏而不流，怒非詩則拂鬱之懷結而不暢，哀非詩則流而必傷，樂非詩則荒而必淫。

明文授讀

卷之九 論

七

味芹堂



此詩之大段也。方其思而未得之時，情隱于未快，思  
泯于未抽，四時運于無迹，萬物藏于無形，鬼神莫窺  
其際，造化莫測其情，斯時也，情滯于無方，性懸于無  
向，怔怔忪忪，繹而未形，翳翳軋軋，感而未通，收視返  
聽，瞻瞻矐矐，睨日涵慮，一志定情，雷霆震之而不懼，  
魑魅促之而不驚，五音六律，耳無所聽，趙女燕姬，目  
無所營，又不足以養心一志哉！及其情與物觸，應與  
感通，五情畢具，萬慮皆萌，拈而成句，屬而成章，手舞  
足蹈，自莫知其所之也。詠造化則收藏顯伏，陰陽失  
其權衡，詠山河則峻秀吞吐，流峙失其標格，詠草木  
禽獸則殊形異象，歲功失其運用，詠朝廷軍旅，則尊  
嚴威武，朝闕不足以爲尊，劍戟不足以爲利也，不亦  
補造化而助歲功哉！且庇身奉欲者，富貴也，顯身揚  
名者，功業也，斯二者內有所求，而外有所制，得之固  
足以償欲，失之亦足以罹禍，趨而成貪，就而成黷，盡  
而成困，覆而成敗，位不相與，分不相親，若詩者則不  
然，取于內而無所求，感于外而無所制，斂情于一心，  
而人不病其拘，放情于六合，而人不責其蕩，隨意而

明文授讀 卷之九

大

味芹堂

安而人不指其食，奇花異草，因材而取，而人不議其  
黷，情淹慮滯，思而無所，而人不斥其困，意蹟情蹶，蕩  
而無歸，而人不鄙其敗，若夫崇山峻峰，隱秀埋靈，詞  
客匪遊，騷人匪經，品題不及，吟咏不行，斯時也，覽勝  
者不之其地，採異者不列其名，山嶽俗而無靈，草木  
慘而無精，使顏謝經籠，曹劉升嶺，見景生情，逐意成  
篇，模靈寫奇，呈怪探玄，記之典籍，勒之巉巖，當世傳  
其奇，後世慕其異，山靈載悅，草木生氣，一經品題，傳  
之萬世，若夫朝廷之上，君臣胥悅，燕饗時行，殺核未  
徹，情鬱抑而未伸，心盤桓而未泄，當此之時，工師獻  
頌，大夫呈章，宣德達情，罄祝闡揚，來遊來歌，爲龍爲  
光，管絃失序，琴瑟匪張，于是使瞽盲歌詠，載之典籍，  
傳之百世，諷詠無數，若夫郊廟之間，焚燎既舉，鐘鼓  
載陳，尸祝無語，神明感而來通，宗祊求而無所，當斯  
之時，繼之以歌詠，奏之以篇章，一唱三嘆，美哉洋洋，  
神人胥悅，如在其傍，若使載我清醑，潔我牛羊，歌詠  
不行，神靈傍徨，鳥足以動幽達明哉，若夫戊夫遊子，  
度隴行關，涉彼危濤，陟彼崇山，卒然相遇，會面承顏，

明文授讀 卷之九

九

味芹堂



哭泣不足以爲哀，笑語不足以爲歡也。當是之時，述別離之苦，詠行路之難，攜手行答，載歌載嘆，山川忘其跋涉，流離忘其饑寒也。當此之時，縱使有金帛之贈，車馬之親，卒然雖悅，別後成塵，紙非可錄，客非可陳。又烏足以道情感人邪？至于棄婦寡妻，窮房遠處，寄怨含嗟，寂寥無語，明月當戶，淒風飄杵，心搖搖而靡依，淚涕泣而如雨，縱使琴瑟在御，笙歌置前，怨結靡釋，情抑匪宜。當此之時，竭精抽思，操觚染翰，與與時旋，倏然成篇，幽閑忘其寥落，浩嘯奪其悲涼也。由

明弘治讀 卷之九 論 三 咏芹堂

此觀之，詩也者，所以宣鬱悵之情，達和平之氣者也。使富貴可畧，功業可忽，唐虞不必有慶雲之歌，周公不必有東山之詠，四詩不必傳，百代不必重也。嘗聞好驚險者以行坦爲勞，寶敝帚者以懷珠爲賤，人情不同，不可強而一也。由今觀之，空山窮島，不如朝關之榮也；荷衣葛巾，不如冠裳之華也；咀雲嚼芝，不如珍鼎之美也；刮腸潤腹，不如談笑之樂也。造化忌其鍾鑿，鬼神畏其嘲詠，山靈避其探索，花鳥愁其形容。宜乎知道者之所不取，養玄者之所深惡也。若夫騷

人墨客，栖身獨處于烟島之中，青山壁立，明月高舉，洞澗哀壑，雲林霧縠，淒風有聲，悲鶴無侶，富貴者之不少安，功業者又豈肯暫處哉？于是抽我幽思，發我秘藏，探異索奇，餘藻麗章，山不藏幽，草不匿芳，倏然成篇，與造化而翱翔，世不與爭，物不與妨也。斯時也，朝關之尊嚴，孰若海島之放曠；冠裳之華美，孰若荷衣之朽散；肥體滑膚，孰若刮腸潤腹者之無災；嗚呼叱咤，孰若捫心瞑目者之無怨；鬼神喜其闔揚，山靈悅其標榜，造化與其流通也。又孰苦而孰樂哉？無我

明弘治讀 卷之九 論 三 咏芹堂

先生頓然悟縮然退曰：若余者，誠所謂飽死鼠而笑人之驚悸者也，不亦謬哉？

先夫子書太薇集，張治道字孟獨，關中人，正德甲戌進士，刑部主事，不久棄官，專心著述，雖盛稱何李，然其文自是正派。



明文授讀卷之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百家校讀

論五

許行論

沈一貫

言不可以一端盡。固有甚無謂可嗤。而適於事。許行之市法。是也。予少時。謂孟子直可無辨耳。既游於世。而見許行之說。易嘗不用於今之世哉。先王建萬國。立五等。豈足以盡天下乎。建五等後。雖聖賢復起。無所得封也。夫海內聖賢豪傑。大小不倫。必非五等所

明文授讀卷之十

味芹堂

能盡。而後世聖如孔子。不得與管蔡並命。是先王輕重長短之價。亦不酬矣。方今亦然。天下戶幾等。鄉幾則賦幾何。區以別矣。而或連數州。不異其征。學校之。察郡四十邑。二十不問其才。鄉試之選大省九十次。或七十八十。亦不問其多寡。消長而大都一例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此亦巨屨小屨同價也。蓋張弛任心。上下在手。則人無固志。事鮮適從。越必取多。避必就寡。爭許攘訟。於此焉繁。舉大物之道。政不必寸寸度。銖銖稱也。必論其當。則荆揚之上駟。幾與冀涼之下

時等。北郡之正供。幾與南邑之幣餘等。雖有至精幹明察吏。費目損功。何能揆量。妄取天下而紛更之。利未見而害已聞。一治之不能而百亂之多有。易不較若。蓋一而令談者稱故典。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不亦可與。且使賢者不能行其志。雖病而能使奸人不能遂其私。大利也。許子之道。以物就價。不以價就物。未嘗不可。雖三王猶用之也。自市官之法廢。而苦窳習惡之偽。與韓伯林口不二價。不能信於女子。蓋習俗久敝。一忠信不獨行。然今天下居物行貨而守價之。許子之道。未為不行。而天下之理。不可以目前察也。

明文授讀卷之十

味芹堂



管仲論

楊鐸

自古雄才實學，義正志明，建補天回日之勳，對翼戴  
匡扶之職者，無如管仲。周自昭王南征，膠舟不返，荆  
人以戲弄賊其主，此時去成康之世幾何？天下固全  
盛也。玉帛會同之邦，稟稟於明罰敕法，罔有救也。士  
馬物力，又不啻千百於江南也。吾意普天同仇，枕戈  
泣血，汚瀦莘氏，以報天子，怒猶未怠也。乃恬然相安，  
紫無一言，是舉中國俱無肝胆矣。不待幽虜平遷而  
奄奄氣息，決不復振矣。獨管子生周中葉，爲血性丈  
夫，痛心蒿日，奮然以匡救爲已任，不輕其身，善用其  
主，作內政，寄軍令，生聚教訓，招懷輯睦者二十年，人  
心已孚，兵食已足，號令已明，乃始鳴鐘擊鼓，振旅南  
向，問昭王之故。當時諸侯一聞此言，如夢乍覺，方知  
先朝有此未了之恨。楚君相亦相顧駭愕，方知先世  
負此不貸之辜。幸事涉久遠，尚可諷詞抵塞，而齊亦  
知其極重難返，姑聽其納款輸貢，俾榮陽上蔡間，粗  
得安枕。而後徐圖東京之方物，此其心刻刻在王室  
也。試觀北杏以來，諸侯乍信乍猜，旋輯旋渙，始驚其

明文授讀

卷之十

三

味芹堂

創，威懼其無成，繼幸其成，復忌其強盛，費幾許圖回，

幾許收拾，僅乃不負初志，英雄斂手，結作巍然，會西

何人而卑其功烈，吾不知處仲之地，任仲之責，將何

如揮霍而後云可也。夫霸者伯也，方伯連帥之長籥

臣之名也，商命文王爲西伯，專征伐，豈文王亦雜伯

者乎？彼齊之所以明日張胆於楚者，固曰周有成命，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楚亦知賜履之有所奉也，乃不

敢以江漢衡，而謂齊無王何也？吾不服與諸儒辨王

伯純駁之微，第倡令孔子得志於魯，亦不過周公之

明文授讀

卷之十

四

味芹堂

靈，中夾輔之命，合諸侯，安中國，攘 尊天王止矣，

能進方伯一步乎？將亦謂孔子爲雜伯乎？孔子深知

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曰如其仁如其仁，而

孟子乃謂聖門羞稱，謂王齊反手，何言之易也！且夫

以齊伯則尊周，以齊王則代周矣，或者戰國之周，業

已可代，而孟子訟言代之，則春秋之周，尚有可尊，而

管子極力尊之者，未足深鄙也，是小子之所疑也，後

世惟孔明乃心漢室，故南陽一晤，首談伯業，倏然以

方伯連帥討賊復仇之義望先主矣，必至丕篡而後



建帝號以存祖業其自許管樂豈虛語也哉世儒征於評伯之文而昧於伯字之義動輒曰仲胡不勉其主王噫陋亦甚矣夫直有二伯無五伯則吾鄉用脩翁辨之詳矣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五

味芹堂

莊子論

楊鏞

楊子曰莊周可無著此書也其言根本老子縱橫透徹極性命之數蓋謂機智開則巧僞生而憂患始直欲破澆漓之習辭世網之撓而還之混沌之初也然而適所以開人之機智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聖人喻其意而心愈嘿每每低一着以程世愚一步以立言其於聖世之幻妄冷淡處不欲道彼惡賢者得之益任其曠誕不肖者得之愈利其縱恣則非世道之幸也莊生誠欲游方之外守性命之明文授讀卷之十論六味芹堂宗何不離言語文字自比于古之沉湎乃昭昭然闢快太盡徒爲後人開一顏情放肆之惡門戶其尚未至於至人之域乎史子蒿讀莊子曰了不異人意蘇子瞻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由此推之不畏人叅不透正謂盡決其防今夫慈母之愛兒子也見其近於井則惕之曰是不可窺其中見其弄果核則誡之曰是不可啣誤吞之則腹中生樹於是羣兒過井則是避手果核則不敢入於口有點兒教之曰井安得有鬼腹安得生樹爲創



斯其必無之理。又爲之覓井。叩核以示其無他。于是羣兒競效之。聞慈母爲誰已。畧無忌憚。而溺且啞者種種矣。故謂黠兒之言爲謬乎非也。其愛羣兒之心大異乎慈母也。大抵莊子生于周之末造。士大夫無復儆敏憂惕之志。而聰明特達者。遂偃仰放逸以全其天年。其書亦氣運使然。然其中皆至言微言。與六經相發明者殊多。非莊子不能著此書。吾惡夫機鋒嗜欲橫口填胸。而效推莊子者也。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七

味芹堂

司馬孚論

方孝孺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惟雨。爛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于其間。亂臣賊子恣橫乎世。而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內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欲明斯道于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爲觀美乎。其意以爲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爲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爲亂之爲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國。強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兼并。然而却視竦顧。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皆過于諸國哉。卒至于劫其主而不顧者。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于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興于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于無道之國。先王必以教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八

味芹堂



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不叔  
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矚其旁而欲攘取之。臨  
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  
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既久，  
至于弑君篡位，以爲常耳，而不復恤。蓋舉中國而從  
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恨歎悲痛不忍  
與其謀。子姓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  
愧若不忍居者，身死于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夫魏之  
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  
明文校讀 卷之十 論 九 味芹堂

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爲魏臣，  
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弑之際，不失臣禮，使  
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  
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焉可忽哉。

明文校讀 卷之十 論

十

味芹堂



名士

徐應雷

所謂名士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蓋有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夫伯夷叔齊之與齊景公也，一則民到于今稱之，一則民無得而稱焉。然天下萬世亦莫不知有齊景公者，豈可謂伯夷叔齊不名士，而齊景公亦名士乎？司馬君實之賢也，兒童聞君實，走卒知司馬，豈非天下之重名哉？然同時公卿大臣，其勢力之盛，亦能使兒童走卒皆知其名，豈可謂皆天下之重名乎？博學能文章者，或幾與名士。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主 味芹堂

齊名而不名名士，庸惡詩文，偶然流傳人間者，不可謂不朽之業。推此以類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而名名士者，甚鮮也。彼徒以科第仕宦，為成名，以交游徧海內，冠蓋車馬，充其門者，為名士，何也？吾獨有感于古之名名士者，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袁榮每經傳貽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夫名下豈有閒人，而曰門庭蕭寂，曰寂若無聲，無乃不知名者也？則古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耶？王孝伯言名士不必奇才，但

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夫痛飲酒，何關于名，而常得無事，又無乃不知名者也？且人知飲酒讀騷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無事之名名士，甚矣其不達于孝伯之音之輕重也。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大名下應接，勢必終日妄語，而何以謂終日妄語非名士也？王濟輕其癡叔湛，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取菜蔬對食，晚與談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三十年不能使從子知，而何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主 味芹堂

以矜名名士也。崔瞻在御史臺，獨食備盡珍羞，有御史姓裴者，伺瞻食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七箸，明日裴自携七箸就食，瞻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日請醵炙，豈謂是耶？君定名士，此何以名名士？吾以為客自携七箸就主人食者名士，而主人不命七箸亦名士也。御史自携七箸就御史食者名士，而癡叔取菜蔬對從子方丈食者亦名士也。其傲然不屑一也，由此觀之，所謂名士者，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然則士有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亦可謂名



士乎曰不可吾嘗覽故太史陶氏所撰題名記推夫子聞達之旨以論士曰達者爲士聞者非士聞猶非士况張焉無聞者哉吾嘗太息以爲名言今不特在案在邦之間乃至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且不名名士而况于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哉且今人謂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與草木同腐吾嘗笑之夫草之萎萎木之欣欣令人欣賞悅翫無已彼五十無聞者必不如草之萎萎也沒世不稱者必不如木之欣欣也此草木之不如而謂與草木同腐則不可彼其中豈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三

味芹堂

有名士乎然而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或能使人人皆知其名未有名士而不名者也故一鄉一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一鄉一國之名士必有一鄉一國之令名天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天下之名士必有天下絕盛之名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萬世之名士必有萬世無窮之名蓋姓名流傳至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者僅知其姓名而已初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也惟名士必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苟非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不名名

士而所以名名士又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之謂也何以故名士之名非名譽之名也名卽是實不與實對苟有其實斯曰名士猶曰名教名理名言云爾炳若日月之謂名教通乎神明之謂名理至當不易之謂名言超然不凡之謂名士

先夫子曰徐應雷字聲遠吳郡人有白毫集二十卷其文爽快無摹擬然學力不足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南

味芹堂



三民論上

徐芳

或問東海生曰子爲三民之說有諸曰有之曰吾聞古之爲民四矣未聞三也子之稱斯言也何居曰子以爲今之藝者工乎稼者農乎貿遷者商乎而號若紳士乎曰然曰若是子于四者析其名矣未析其實夫名則固已四矣若以實則士之亡亦既久矣吾語子今夫工各以其技受直于人雖甚巧不可以坐得食也農耕于田而商轉貨于國其贏誦亦視其能與勤焉其業無足稱其于實亦未有改也惟士不然其

明文授讀

卷之十

五

味芹堂

倪讀仰思不以爲聖賢之道也以爲進取之徑在焉其父兄師友之教誡不以爲爲聖賢之人以爲爲富貴利達之人則已也貧者挾策計算曰某所有良田美宅吾庶幾勉之富者轉相艷美曰某之仕而斥產若干吾何以致之積鏹若干吾奈何弗若之也是故坐而聽其言善也起而察其行已非矣朝而獻其言于朝又莫不善也夕策名而其人已異矣吾見其有趨若蠅者矣吾見其有噬若虎者矣有以簞豆之細而操戈者矣有父子兄弟爭奪若讎敵者矣有以自

畫攫之于市者矣有以暮夜黷之于公者矣有托肺腑于胥吏輿臺之賤而不羞者矣有肆蕞尾于宗族鄉黨自以爲得志者矣有甘笑罵刑戮以徇之者矣有以千萬人之命懸一身以一身之計禍天下者矣問其師曰孔孟也問其書曰經傳也問其所學之道曰仁義道德忠孝廉讓也問其志曰以爲利也噫果若是而可謂之士乎吾直以爲商焉而已今夫工其受直以日爲程者也農勤動而耕及其既獲則亦休也惟商也無所休其早作夜思白首而不厭者凡以爲利也今天下之士未有不汲汲于利者也夫果其汲汲于利也而可謂之士乎吾直以爲商焉而已故今天下之士非士也商也或曰天下大矣豈無守孔孟之訓以終身者乎可盡誣之乎曰有之是聖賢之徒吾不敢夷之士也然此一二焉而其流爲商者千百也夫名固將以表實也今之賢者一二而其流爲商者千百也夫果流爲商者千百也而可謂有士乎則直謂之三民已矣蓋士之亡亦既久矣

明文授讀

卷之十

五

味芹堂



三民論下

徐芳

東海生既應三民之詰，有進而笑者曰：子何醜商之甚也？東海生曰：何也？曰：子以今之士非士也，而商乎？曰：然。曰：若是，則子之醜商亦已甚矣。東海生曰：有說乎？曰：有。夫商挾貨而出，操母以致子也，歲得十二三焉。若是則賀矣。次十之一，又次則僅保其母，或竟以折閱有之矣。其中否有時，不可以力得其子之豐，齎稱其母，非能以徒手取也。其水犯淵濤，陸凌岩谷，虎豹魚龍之與俱，雪霜風露之浸淫，淋沐極人世之危。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七

味芹堂

率黽勉焉而莫之敢辭，其自南而輸之北，北宜之而非其苦之，復自北而輸之南，南又利之，未嘗以爲病也。故其得無所爭，而其失亦莫適爲怨，饒給萬物而不言功，疏淪四方之積滯而不見德。若是而商亦何負于人乎？其勞積如此，以爲利，豈非最近于義者乎？今夫士吾不知其何所挾以逞也，其于世固將以利之。然莫不見其爲病也，其自窮而達者，幾得事而鉅于毒，距夕已充于庭，其自所職而踐更者，此方饜于腥，而彼之膏血又已狼籍也。水旱煩仍而不知恤，滄

疫宛轉而不知矜，坐糜廩食而不知羞，負赤子父母之望而不知省。然且敲削肆行，搏噬惟意，以毫墨爲挺刃，以桁桎爲戈兵，以肥民潤屋爲赤白之丸，以隸邑提封爲萑苻之澤，選腴而出，捆載而入，而莫之敢議。此與世之盜賊等耳。而商豈有之乎？夫商固未嘗非利也，而商之利則固未悖于義者也。而子以盜之類辱之，是其爲醜不已甚乎？東海生曰：有是哉。雖然，商非士也，以爲益愈非士也。士之無必矣，則吾所謂三民益益信矣。麥菴子聞而嘆曰：或之言辨哉。而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八

味芹堂

猶未盡，盜掠于夜，上掠于晝，盜殺人而捕之士，寃楚格擊，日殺越于堂皇之上，莫敢仰顧也。夫士亦幸不爲利也，如以利則其害，卽盜亦安能盡之也。今之士未嘗不以母權其子，然而不能保其母者，多矣。商之所羞也，榜掠毒虐，未嘗不如盜賊。然而詐之見，詐徒爲上官聚斂，不能充已之囊橐，又盜之所羞也。又評其懸榻編曰：徐芳字拙菴，江人。崇禎庚辰進士，出守澤州。小說家手段能以超越其合處，不減東坡小品。



憤世論

楊銓

古者英偉卓絕之士，負經濟之畧，抱治安之志，或生  
遭其時，或川乖其器，其一段牢騷憤悶之氣，不得已  
寄之猖狂沉溺，悲歌痛哭，令人怪惡驚詫，意殊不屑  
而胸中實耿耿醒醒，悲天憫人，未能頃刻置念，如麗  
土元阮嗣宗者流，詎可測量乎哉？乃若吟吾儕，嘿  
肝刻肺，以課鉛槧之業，其初念止為一身一家，幸而  
入彀，祇同空華，不幸而棄置，不過孤負幾句模稜學  
子語耳，有何瑰異，不得售而往往托之勞人棄婦，怨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尤 味芹堂

者乎

放言

楊銓

嗟乎，茫茫浩浩之古今，變變靈靈之造化，果只有人  
之一途乎？果只有綱常名教之一端乎？古聖人立言  
垂範，一依於謹確平常者何也？蓋身任世道之責，如  
宗子課家衆，第期勤儉克立，以無墜箕裘，未有教之  
幻骨肉，薄生聚，靡餽賜，結以為高者也。如塾師訓童  
子，不過訂其句讀，放之影倣，納於端謹文雅，未有與  
之談出世之旨，離經毀方，絕聖棄智，以為奇者也。即  
乾乾軌物，猶恐有佻黠之民，軟我防維，以鑿人渾沌。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三 味芹堂

而洪深要渺為天地與吾心，未應有漏之精蘊，俱用  
不着此莊生所謂緒餘以經世者也。惟夫既隱矣，既  
察矣，遁其跡於四民之外，曠其情於萬物之表，沕沕  
穆穆，寥寥廓廓，不入類以亂羣，不比偶而立異，乃始  
得搜山川自有之欽奇，洩宇宙莫窮之祕密，一家可  
藏六合，靡竟使天下守經之士駭以為怪，禮法之儒  
笑以為反，而因用以自晦何也？唯駭益微彼之習於  
常，唯笑益見彼之適於度，而後先王治世安民之大  
經大法，不以一二狂詆嘲癖之人病，故言放先以隱



言察先以清若夫肆吻而戀世華入萃而昨繩墨謂之惑世誣民可也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三

味芹堂

放言一

顧大韶

或問君臣父子並大於域中乎曰何可並也父子以身屬者也一成乎身則父子之位定矣至于終身焉已矣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吾身也君臣以義起以利合者也未成乎利未行乎義則君臣之位未定也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以名教言者也衆人遇我則亦衆人報之國士遇我則亦國士報之以人情言者也教從名生我不好名則教亦不得束之矣情從人生我既已爲人矣則沒世無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三

味芹堂

離情之日也故世之徇名教而不近人情者皆所謂不及情者也衛蒯聵之難夫子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夫二子者非輒之社稷臣也故由之死以爲不得其死也孟子之於齊也亦既在三卿之位矣猶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我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進退猶然而死生可知已夫位爲客卿亦可謂國士之遇矣然孟子不以身許者何也我方以周召伊傅自遇而彼且以犀首張儀遇我則猶之乎衆人之遇也故孟子之處進退與豫讓之處死生其心同



也。犬馬路人之說。本乎人情。合乎名教。非有激乎言  
之也。曰。果若所云。則御死轡。士死制。豈盡國士之遇  
乎。曰。非也。國士而衆人遇之。則以爲衆人遇我也。非  
其分也。若衆人而衆人遇之。則其分也。卽謂之國士  
之遇。可也。農。澀汗而耕之。工。竭指力而成之。商。櫛風  
沐雨而運之。士卒安坐而飽煖之。夫何爲哉。故居常  
則鳴柝而守望。有變則執干戈以衛社稷。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此天下之通利也。亦天下之通義也。又何  
逃焉。語曰。事君能致其身。致身者。以身許國之謂也。

明文授讀

卷之十

重

味芹堂

世之以身許國者。三。縉紳也。將帥也。併士卒而三也。  
其不以身許國者。六。農也。工也。商也。處士也。併釋與  
老之徒而六也。善治天下者。收處士之良。以爲縉紳。  
爲將帥。收農工商之銳。以爲士卒。其不求利於我者。  
則聽之爲釋。爲老。使天下人懷其利。人服其義。致身  
者。忘身。不致身者。各有其身。則君臣之位。雖與天壤  
同。微可矣。

放言二

顧大衛

曰。吾今而後知父子之大也。曰。又有大焉者。子知之  
乎。敢問其大。曰。朋友。父子以身屬者也。朋友以心屬  
者也。人之身。或殤或夭。上壽百年而死矣。既死矣。烏  
在其爲父子哉。若夫心。則亘千古而不死者也。故以  
君臣爲首者。名教也。爲善無近名。則不仕無義可也。  
以父子爲首者。人情也。太上忘情。則析骨還父。析肉  
還母可也。以朋友爲首者。真心也。且於心。則無復之  
矣。故朋友者。五倫之綱也。以堯遇舜。則君臣而朋友  
矣。以文王遇周公。則父子而朋友矣。以文王遇后妃。  
則夫婦而朋友矣。以武王遇周公。則兄弟而朋友矣。  
不特此也。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矣。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矣。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  
善士矣。千古之善士。斯友千古之善士矣。推而論之。  
雖佛氏所謂無量劫以前。無量劫以後。皆吾友也。人  
無百歲以前之父。而有無量劫以前之師。亦無百歲  
以後之子。而有無量劫以後之弟子。何者。彼以身屬  
此。以心屬也。世多無子之父。而無不開來之道統。亦

明文授讀

卷之十

重

味芹堂



間有無父之子而無不繼往之學脉何者身軀者有死生而心屬者無死生也。試以常情驗之。進而不得意於君臣之間。有不退而告朋友者乎。入而不得意於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出而告朋友者乎。甚至肝腸之語。忌諱之私。有不可告妻子而可以告朋友者。則朋友之大。其無對於天下。朋矣。曰若是。則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古人又何議焉。曰否否。我所謂朋友。謂其超五倫者也。謂其成五倫者也。非謂其間五倫者也。當老子之世。其所友者僅一關尹子而已。當孔子之世。其所友者僅一顏子而已。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吾所謂朋友也。若夫勢利相依。名聲相慕。又何友之足云。曰若是則微逐遊戲者。將不謂之友乎。曰吾烏得不謂之友哉。七十子之事孔子也。若事父。其喪孔子也。若喪父而無服矣。然而終不能爲之服者何也。懼啓後世之爭也。使喪服有師弟之條。則世所謂句讀之師。舉業之師。百工技藝之師。以市井爲心。以交易爲道者。將安所置之耶。故聖人渾之而教之心喪焉。夫曰心喪則其事之如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五

味芹堂

父也與視之如市人也。烏乎知之亦惟其心焉知之而已。夫朋友亦猶是也。

先夫子曰大韶字仲恭常熟人其文健爽取法於卓吾之辨才而汰其游戲之調惜世無知之者又思舊錄曰仲恭文縱橫似國策月旦不稍假借邑人甚畏其口余于己卯見之其尋瞻使者說敬十入房文於科舉之敵嘻笑甚於怒罵矣百家私記仲恭即大章字伯欽臨邑縣之弟與裕懋學生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五

味芹堂



士先器識而後才藝論

鄭濬

蓋問才者寓理之具而藝者顯道之資也。道備而器形理明而識足則器識者始才藝之淵泉乎其器重而識沈者其文必莊以醇其器尙而識穎者其文必英以麗其器浮而識躁者其文必瑣以卑孰是以相天下士循其流測其源採其枝卜其本雖所蘊不同未有離器識而見才藝者也。裴行儉之論曰士先器識而後才藝可云知所重輕至謂王楊四子雖有文華難享爵祿則是予之以才藝而奪之以器識非惟

明文授讀 卷之十

毛

味芹堂

不知才藝抑亦不知器識矣。夫文章一道上自唐虞三代下迄秦漢六朝其人之器識與時隆汙其人之才藝亦與時升降浩哉不可悉殫已卽以唐而論唐興三百年文體無慮三變而昌黎爲上燕許次之王楊盧駱又次之要之不離乎器識者近是昌黎咀嚙道眞排逐異學而柳宗元皇甫湜等和之故其文汪洋大肆卒無低昂於聖人燕許二公立朝頗有風采故其文崇雅黜浮氣益雄渾若四子生於唐初習沿江左餘風故其文絺章綰句揣合低昂倘循月露風

雲之才之藝乎抑其器未通於道識未臻於理也而行儉乃以器識不足才藝有餘岐途而騰之是不知

四子之才藝併不知四子之器識也吾謂人之器識不同而大約有三等質量冲和德業悠裕足以鎮俗而靜器者此器識之全也天姿雋逸機畧穎適足以起頽而振鄙者此器識之偏也外示沉重內實躁浮徒以同流而諧好者此器識之僞也四子雖非全德要豈非雋逸而穎適者乎彼其懷挾異才當女后之世而抑鬱不得志則形諸感憤發爲激厲者固應有

明文授讀 卷之十

毛

味芹堂

之吾嘗讀王勃益廟之碑楊炯從軍之什照降秋霖之賦寶王帝京之篇蓋惟其器雋而識穎故其才英而藝麗而顧目之爲浮躁又目之爲淺露不亦誣乎夫行儉固史所稱有器有識者也臨下以恕而勇於攻則毅勇於不攻則活雖文采未見才名炳如矣然方其居職少宰所特獎進者莫過蘊味道一人而模稜兩端實不副名此其器識爲何等哉行儉舍雋穎之四子而取模稜之味道可云不獲其全反旌其僞者也捧土揭木而真之巖廊之上夫何益之有行儉



負知人之鑒。乘銓劄之權。若四子者。裁其所偏。用各有長。而直以先器識後才藝一言。論而抑之。說者徒見炯之羈位。盈川之竄身。靈隱王盧二子之不得令終。遂謂儉言若左券。而不知四子之沉淪於布衣。泯沒於下僚。齋志終身。不克伸其才藝者。皆行儉致之也。夫許敬宗之奸邪。而壽考獲謚。五王之誅武興唐。而竟死於難。此豈可以器識定者耶。彼於四子之貴賤壽夭。亦偶合耳。而卒以術數之論。陷四子於浮躁淺露之中。而莫之用其亦無辭於竊位之譏矣。

明文授讀

卷之十

三

味芹堂

且四子固未可以一槩論也。吾嘗謂唐文最盛。而其足以扶世教。翼人心者。不過二篇。其一則昌黎之諫迎佛骨也。其一則賈王之檄討武氏也。當則天篡唐時。羣臣莫不顰息歸命。而賈王以一主簿。從敬業而諍討之。迄今誦厥檄辭。慷慨悲壯。凜凜有生氣。會器識頗陋者。所能為哉。使行儉引而登之於朝。吾知五龍夾日。將復增其一矣。况行儉非不知賈王者也。向嘗微為書記。而諄諄養親。固辭不就。則移孝作忠。器識可知。而直以文華掩之。甚哉先器識後才藝一語。

其不為蔽賢者所託。而致雋類之泯抑者鮮矣。嗟。賈長沙王佐之才。也不見合於朝。則曰是少年新進者耳。駱義烏忠義之才。也不見合於時。則曰是浮躁淺薄者耳。善哉。乎天后之言曰。有才如此。而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吾以為四子之不見用。皆行儉之過也。嗟。嗟。行儉豈知四子之器識者哉。又豈知四子之才藝者哉。

明文授讀

卷之十

三

味芹堂

張錫現記。先生字平子。號蘭皋。後號秦川。現師慈谿。禹梅夫子之父也。副崇禎己卯鄉薦。是科特詔。副榜俱入太學肄業。名試中選者。即以異等擢用上授臺省。下授知推。先生中選在十八人中。會有忌者。遂乞歸。監國時。以薦授按察副使。入國朝。隱居杜門。不入城市。日坐書帶草堂。課子論文。暇則哦詩。自遺黃梨洲夫子比之。袁孝源。陶柴桑焉。



明文授讀卷之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

議

孔子廟堂議

宋濂

明文授讀卷之十一

味芹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于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

明文授讀卷之十一

味芹堂

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菽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于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旣奠然後燔蕭合羶薌蓋求神于陰陽也今用熏蕕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也學校旣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



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糅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三

味芹堂

堯、文武不先不啻、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莫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

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于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濱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襍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二

四

味芹堂

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汙于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



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先夫子曰宋濂字景濂號潛溪金華浦江人翰林學士承旨謚文憲歐蘇之後非無文章然得其正統者虞伯生宋景濂而已其一時之師友生平之學力皆非他人之所能及也今欲舍景濂而以震川爲嫡子震川之學畢竟挹之易盡景濂無以爲文隨地湧出波瀾自然浩渺其大碑版似乎方板平實無動人處然整而暇宋自樓宜獻而來多相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五

味芹堂

祖述危大朴集中大槩如此其在元時之文雖多奇崛而痕迹未銷入明之文方是大成也

先師廟祀議

張鳳翼

夫禮莫大於祭而祭必有義苟義有弗協則禮有弗稱矣孔子廟祀之典皇祖于太學已易像爲木主而丘文莊林蘇州之見亦不約而同至嘉靖初年則又易王以師而各學皆易像以主蓋以大君有不世之資大臣遭不世之遇故更新于一時者足以垂範于後世也第其間尚有當更定而未暇者致僭列庶議禮而擇芻蕘者不無取焉嘗考魯論德行言語之科非槩及門而論之自從陳蔡者而爲言耳不然何獨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六

味芹堂

遺于一貫之參乎乃祀典遂據此而爲十哲加以四配仍以顏路曾皙孔鯉祀之啓聖之祠彼從遊之士路與皙最久而鯉爲聖嗣卽過庭之頃亦有詩禮之訓顧皆不得日侍夫子之側是子越父而升于大成之殿父避子而退居啓聖之祠受義方之訓者不存而繩武者在列親于其身而承面命者或有所遺而子孫之弟子顧衰然位于前賢之上于義協乎于禮稱乎司馬氏作世家紀孔子在當時從遊者三千人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高弟雖止于七十二而



三千亦皆弟子也。未聞孔子獨以七十二人爲弟子。而其餘則皆揮之門牆之外也。今所祀止于七十二人。則大道爲公有教無類者。殆不若是忍矣。後世有從祀之典。躋異代之賢于往聖之域。是舍答問之列。而求私淑之徒。使及門者。不得從祀。從祀者未嘗及門矣。今有人迎尊賓者。供帳具。必先白曰。座有某有某。然後賓乃赴。苟尊賓已入座。而素未識面之人。源源而來。則賓必以爲賁矣。從祀之典。將以崇後賢而適以賁先聖。遂于行禮之地。爲聚訟之門。今日進楊

求赤賜比肩。獨以其無講學翼經之功。而盡舍之。可乎。因其不可舍。而盡舉之。使從祀日亦不足矣。愚意七十二人。皆列于殿。而顏路曾皙孔鯉仍躋而與焉。兩廡則築設以孔子弟子虛主。以當三千之位。而兩廡之下二門之內。東西向設二小殿。以分祀子思孟子。其後世從祀者。另于所產之鄉。或所寓之地。特建專祀。酌以時祭。使食其講道翼經之報。不必從祀而後爲尊崇也。方今紛紛請從祀。以爲國家之盛典。愚謂指是以爲粉飾太平之具。則可。果欲事成盛典。則不當汲汲于從祀。而當汲汲于定祀。不當以從祀爲尊。後賢而當以定祀爲尊。先聖固不必以後賢而從先聖。亦不必以今人而議昔賢也。王世廉以爲代進不已。兩廡將不能容。今太廟配享亦皆一時功臣。未嘗以後臣參前臣之列。而孔庭乃以後賢參入前賢。始逆祀也。斯論蓋不能不謂確也。罪我知我。惟秉禮者裁之。

先夫子曰鳳翼字伯起長洲人以孝廉終其文亦曲折然多穉句不免于過橋接櫓多也百家私記伯起嘉靖



甲子舉人與其弟獻翼幼于燕翼叔貽並有才名  
吳人語曰前有四皇後有三張四皇謂皇甫皇  
甫洋皇甫冲皇甫濂兄弟也伯起善書好度曲所  
著紅拂記盛爲梨園所傳年八十餘文爲處實堂  
集

明文授讀

卷之士

議

九

味芹堂

復古樂議

沈懋孝

昔者仲尼正樂，彼時六代完音具在，其樂官如聾如  
于如金如磬，皆能習其鏗鏘鼓舞唱和抗墜之節，大  
聖審音知樂，第爲之釐次雅頌云耳，無更其舊也。至  
孟氏時，鄭衛乃盈天下，流放無度，古之詩樂幾無好  
而存之者，故發救世之言，以爲先正其本而可矣。此  
不得已之論也。今天下之樂，無之不淫，艷又無之不  
胡，胡俗之漸，此日月久矣。豈直桑中北鄙靡靡者已  
乎？古樂失傳幾二千餘年，士大夫抱遺經，徒能談說  
明文授讀 卷之士 十 味芹堂  
其義，然精知其事者絕少，樂工所傳聲譜諸調，皆宋  
元遺習，欲似盛漢時大予制氏所世傳，亦恐了不可  
得，卽欲求所謂聲氣之元，通于神明，根之性初者，亦  
邈然何從求之？卽如宋臣賜所上樂書百卷，湊合草  
籍唾遺云耳，彼之不能合節，鼓之不能協聲，試用太  
常何裨雅奏？卽如扶祐之李照，元豐之楊傑，樂工皆  
潛易其器，乃始調諧，終不令兩臣知之，其典領疏陳  
上之朝端者，固已隸太常頒行諸路矣。虛文空語，都  
無實効，舉世迂其事而不省，來者傳其訛以相象，豈



不惜哉。余以爲正樂之端。宜從士大夫風尚始。士大夫所不宜須臾去側者。宜莫如絲與竹二物。陶寫良有遠情。倘能游心是間。精研其事。以怡神養志爲日用。乃知中聲本平。元氣自和。雅音必淡。滌煩祛垢。欲淨神閒。夫然後神明可合。而八風可調也。六馬聆在懸而仰秣。潛魚聽流水而凌波。天壤之下。何樂如之。一切世俗姣麗宜慾娛酒糟襍之事。悉從屏去。不使淆眩聰明。將古樂之倪。挽歸太素。元和元聲。以淡中得之。卽虞周和理可幾而覩也。彼后藝典事。靈鳥來明文授讀。卷之十。士。味芹堂。庭蕭韶而已。二南之化。麟趾振振。豈越琴瑟間哉。此二物者。八音之要眇者也。管簫琴瑟。尚有真聲可求。資人之靈心調合。故云詩人被之管絃。餘六物者。紀節成音云耳。今世士大夫稱詩。則抗論在十五國風之上。好樂乃流連乎優嬰。觴酌之前。衆體風尚如是。欲下里式化。復雅去淫。何可得焉。若夫饗天神。脩祖廟。王仲淹以謂必百年太平而可興。余生也賤。豈敢言。若其主賓雍容。郊勞侑贈。彈絲吹竹。令童冠雅歌。鹿鳴既醉。舞咏春風。淡然灑然。相羊乎俗韻之外。亦

庶幾哉。稱詩述志。猶然曩日者。鄭僑羊肸。延陵李子之風烈已夫。謹議。

先夫子曰。懋孝字幼真。平湖人。仕至大司成。學于趙大洲。其論學不腐。其論文有根柢。在萬曆間一

作于。私記其集爲長水先生集

明文授讀。卷之十。士。味芹堂。

三。味芹堂。



旌表趙氏女婦議

錢福

趙氏女受華亭張昆聘，有吉日而昆卒，女喪之三年，告諸父往候，昆之父母，事之終身不改志。郡太守以爲節，問諸朝，旌之。吾友顧子士廉以爲稱婦則無所麗於其夫，稱女則既遠於家，無所於當，且爲詩哀之。若旌之者之過然，太守惑焉，乃獻議曰：禮由情立，政由俗更，先王之治弗能外也。僕禮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男女各主於其家之長，而爲男女者不與聞焉，非若冠笄告廟拜賓躬引而詔之也。迨親迎之夕，婿之主人醮之曰：往迎爾相，女之主人醮之曰：往之爾家。于是男始知所配，女始知所歸，是以志不蕩而後有專也。唯有所謂女子許家笄而字者，然字繫于笄，猶男子之冠而字，不繫于許嫁也。朱子引以釋易，十年乃字爲許嫁，則傷于巧矣。當以程子字育之義爲正，然所謂字，亦不過別其男女以序兄弟之行，初未嘗卽所許嫁而寓之稱也。又先嫁三月，教之公宮，若諭之矣，其所謂教，汎語之以婦德婦功婦容而已，未嘗指言事舅某夫某也，故未親迎不敢稱婚姻。

明文授讀

卷之十

七

朱芹堂

示未可必，父母尚得改而議之也。今之世則不然，納采醮饋，男之家壻已侍筵，女之家外言已入，保姆或戲之曰：某家婦某郎妻矣，甚或爲若之父母者亦調之曰：汝舅若何，汝姑若何，郎若何，夫女子方抱專靜混蒙之德，而有以鑒其寢，啓其情，萌觸其性，天能忘乎，于是乎知所主適，一而不一，固執確守，不隨歲月長少情景之變，而失其初心，此其稟賦之剛毅，烈女貞婦忠臣義士皆從此出，雖事有難易，闕有大小，繫乎所遭，而其志一也，乃聖人之所深取者，而孰得而明之哉！

明文授讀

卷之十

七

朱芹堂



誓殉故主與夫太學生舉義旗報國以死者皆以爲  
未當其祿未識其君而不得爲義乎以此例之其當  
旌也固宜然未有能舉而旌之者獨趙氏賴壻之父  
母得不死而受旌焉故人或異之抑孰知太守遠見  
獨斷樹此義舉以愧死夫伉儷半生衾枕几席富貴  
共享而朝哭其夫莫檢其篋神窺他人之室者故知  
有關於風教甚大非淺見薄識可輕訾也凡吉凶之  
爲禮雖有私于其子入其門必先告諸其父示尊無  
二上也唯婚禮則自離其子之後合卺醴從皆不與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議 主 味芹堂

于其父厥明始見舅姑三月始見廟以成婦示有所  
主也故未有主而婦何謂乎婦未廟見而死不得附  
于其姑歸葬于其家蓋未成婦而以女處之也而况  
于未親迎者得爲婦乎然豈之父母姑憐其情不能  
深究于禮固不可以非禮之禮臨其子若據禮雖昏  
二月而未廟見子不得以婦之則昏雖重所主而以  
尊臨之亦莫敢以情奪豈不得而婦趙氏其父母則  
婦畜之矣以其父母之命而臨豈雖曰非禮之禮豈  
亦宜姑受焉旌曰當旌旌必于門門當隨其所止趙

氏既遠其家而守張之節不予張氏之門而誰歸乎  
旌于張而謂之張女可乎史稱韓亡張良少未仕宦  
後說項梁立韓後姑受韓司徒韓司徒項所授也君  
子弗與也其卒則漢留侯也陶潛宋彭澤令也朱子  
特表之曰韓司徒張良卒晉處士陶潛卒君子以爲  
不泥其迹而原其心微顯闡幽以扶植人道之大閑  
充斯義也則趙氏不得已而原其志以繫之張姑稱  
曰張節婦則亦未可深疵也獨恨夫世之拘曲文持  
小節以忘其大端卒之顏綱墜紀宏禮大樂俾人莫  
敢齒及焉者罪當何如也是以敢犯不韙而爲之言  
也伏惟禮官采擇焉謹議

先夫子曰福字與謙號崔灘華亭人弘治庚戌進  
士第一人終官修撰崔灘爲人風流跌宕其文反  
覺沾滯與之相反何也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議

主

味芹堂



廢社倉議

趙南星

邑之有社倉莫知其所始，或曰始于四川李公諫然。他處亦有之，李公至今五十餘年矣。父老猶能言其時社倉事。社倉之設也，秋收則聽其入倉，每畝穀五合，有二斗一斗者。春則照數領之，曰慮百姓之不節儉。至春而匱乏，是以官爲貯之。當李公時，天下方太平，五穀狼戾，李公又賢明人，不知社倉之害。其後繼之者，或身爲奸弊，或縱吏胥爲奸弊，而不能察。民漸苦之。然年歲稍熟，則民猶可強支，迨至癸未以來，天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七

朱芹堂

阿鼻地獄，言地獄之中又有無數地獄。則今之社倉無乃類是耶？故論者以爲昔之社倉本善，而今之社倉非也。余以爲社倉故非善政也，蓋里父有五子焉，皆壯有室，分之田而別居矣。父慮其子之奢而貧也，每歲取其粟少許而藏之，置則予之。其隣之君子曰：過矣，慮其奢何不示之儉而爲子之宰？其隣之小人曰：拙也，藏穀者升則升耳，斗則斗耳，何不令五子者自貸于人而取其息乎？夫父之愛子若此其甚也，而君子小人皆謂不必行，而長民者行之，是愛民甚于愛子也。愛民如子亦至足矣，而又甚焉，此所謂事之不近人情者也。如君子之言何不示之以儉，如小人之言令其出債取息，不猶愈于投肉虎口而望其吐之乎？大抵事之不近人情者，非大奸則大愚。聞李公時令人納穀于社倉，郭封君方爲諸生，戒其族人曰：此害民之政也，必不可納。于是郭氏無納穀社倉者。郭侍御之父也，郭于邑稱大族，戶口不下二百人，以不納社倉穀至今免于此害。而一日納之，子孫受累，此可以知社倉之利病矣。且先王發政施仁必先窮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六

朱芹堂



乎。夫常平倉非不善也。聽之非不洋洋甚美也。然賢者慮事必計久遠。假使爲守令者人人如公儀之清。子產之惠。而兼之以計然范蠡之運籌。吏胥人人不敢爲奸。則常平倉之法。雖堯舜何以加焉。然此四賢者累世之內。億萬人之中。不一見。而欲世世行常平之法。有官者人人領其事。豈不愚哉。王安石之新法。大抵祖常平之意。其青苗之法。貸民以錢。俟其秋熟還官。出息二分。滿朝爭之。善乎孫覺之言曰。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斯言足破萬世之惑矣。夫常平倉者。出則文授讀 卷之十一 議 九 味芹堂

官錢增其價以糴穀于民而賤糴之。劉般猶以爲不便。况青苗之加息而取之乎。至社倉之設。乃以空倉誘取民穀。而又因以騷擾剝害之。又在青苗之下矣。使劉般見之。豈不切齒隕涕哉。蓋興利之害。孟子言之具矣。人主興利。則人主富而民貧。有司興利。則有司富而民貧。故興利不如除害。除害者省事而已。衰亂之世。吏垢人玩。官倉之害已多。而又置倉外之倉。生事外之事。爲害外之害。民何以堪之。故以其法則不通之法。以其人則罕得公儀諸賢。以其時則今之

民而窮民。無穀可入。富者又不必入。是入穀社倉者。皆稍能自營者也。而又使之入十而得七。入穀而得糠。甚則糠亦不可得。是使之盡爲窮民也。且勾攝有酒食之費。往返有道路之勞。是又不若窮民之無累也。嗟乎。誰爲此法者。奸耶。愚耶。必居一于此矣。夫天地所生。含氣之物。飛禽走獸。以至蜂蟻之微。皆能自營口腹。田鼠之穴。皆有積粟以防冬。螽蟴人育萬物。豈一一而代爲之慮哉。惟不害之而已。非獨殺之爲害。而過爲之慮。卽害之也。漢宣帝大司農耿壽昌請今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穀貴時減價而糴之。以利農。治世者至今稱之以爲美政。然東漢之明帝欲置常平倉。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明帝乃止。夫宣帝綜覈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耿壽昌之常平倉。惟行之邊鄙。未徧行于郡國。豈非以其爲權宜備邊之策乎。明帝承光武之後。天下正太平。謂宜官皆得人。下不敢爲奸。而劉般猶慮常平倉之害民。然則常平倉豈有可行之時

則文授讀 卷之十一 議 十 味芹堂



天下以無復太平之望、小民之困苦不可復蘇矣、去社倉猶百病而蠲其一也、不知仁人長者以爲何如、先夫子曰公字夢白號儕霍高邑人公初成進士以汝南推官拜度支郎江陵病舉朝禱祀不與者三人公其一也遷考功郎孫清簡爲太宰癸巳京察盡逐執政之私人太宰之甥亦不免執政惡之臺省上疏拾遺虞淳熙楊于廷袁黃三人覆疏留用給事中劉道隆以爲臺省交章何得不去一人詔切責吏部專權植黨太宰奪俸公降三級調外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議 主 味芹堂

任家居三十載天啟初起太常卿歷左都御史尋陞冢宰公爲諸賢領袖固小人所側目及調職方鄒維璉爲考功因而大譁未幾推謝應祥撫晉御史陳九疇受奄密旨攻之回籍已而提問遣戍振武衛崇禎初赦至奄黨巡撫牟志夔以部文未至不聽自便卒于戍所年七十八贈少保諡忠毅公疾惡如仇其爲文是是非非無所隱避雖不事華采而部伍整肅

開金塘山議畧

薛三省

金塘大若諸山聯絡瀕海形狹而長幾可百里自此而東南以及於西皆環定海相去不遠二三十里其近者可葦航瞬息達也迤西則與鄞之大嵩相對又西南則近奉化正南則直象山而去諸山外三百餘里則爲舟山此其大勢也自宋元及國初諸山與舟山皆成聚落不獨田治其廢爲荆棘則自信國經理海微之日夫舟山遠在海外不徙故徙近海者當時尙無深慮蓋諸山相接中通一壘以達於舟山舟山爲寇盜所據惟內固山壘則寇不敢越渡獨舟山受害於四縣未至剝膚萬一金塘諸山爲寇據則不但外棄舟山凡定海沿海百數十里皆不可守矣定海爲全浙咽喉又不僅鄞奉象三縣憂震躬而已者此信國不徙舟山而徙諸山之深意非今淺識者所能窺也欲窺前識當徵後事嘉靖壬子倭據舟山之外界凡更三年而卒不能犯定海者則以扼金塘而守故也今汎地烈港之舟師卽所爲守金塘者也夫倭猶其遠者今所患政不在倭而在海上之盜蓋倭當



定海之東其來必經舟山而後抵金塘故可拒戶而  
守盜則不然南自溫台而來經奉化則右薄金塘北  
自蕪松而來經觀海則左薄金塘烈港之守既不足  
恃而南北皆廣洋又無所置守比年海外盜縱橫極  
矣我雖不能殲之然猶得驅而逐之者爲其無所窟  
穴也若有之點者益易號召盜將日熾矣海外山甚  
多豈其無所恃爲榛莽不可畊故盜皆浮游以船爲  
家所苦在饑散掠而不能聚是以殘劫則急得糧而  
內地奸民之通盜而獲重利者亦以糧若開金塘諸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議畧 重 味芹堂

究極其害而第以民仰軍屯召買召種相提而較利  
與不利猶其小者也

張錫珉記公字魯叔號天谷浙江定海人萬曆  
辛丑進士禮部尚書謚文介其文通達國體練  
習時務如修神宗實錄條例建文帝立廟宋儒  
羅從彦李綱從祀及大若金塘諸議皆有關係  
文集外所著有易籙  
二卷春秋辨疑四卷

明文授讀卷之十一終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議畧

重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珉  
百家校讀

原考辨

文原

宋濂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劉剛楷之弟栢嘗從予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二

味芹堂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陽陰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彛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

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

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

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托諸辭翰以貽其文畧舉

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

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

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

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

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

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二

味芹堂

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  
光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  
堵序點之揚解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  
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  
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  
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  
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  
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  
之文者惡足以語此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



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覽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煇燁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幾，纏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嶺，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會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德渾微，文氣日削，驚乎外

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撓者將以傾夫剛，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狗者將以損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滑其真，散其神，探其氣，徇其私，滅其知，翫其蔽，進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爲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螻蟻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共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自記予既作文大而悲諺，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在二日載道，口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其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賈誼之通



衡無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造  
去此則曲狹僻徑耳萃病邪踈耳胡可行哉予竊  
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騁新奇者鈞摘隱伏變  
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聲不非古文  
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採麗靡不見  
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頌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  
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  
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  
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造  
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  
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二

原

五

味芹堂

補原性

沈懋孝

韓退之以三品論性未嘗不足宋經儒先生掇取其  
說以爲不識性吾于退之言性尚嫌其擇不精語不  
詳如其所自道然未可盡以爲非也宋儒好言一不  
肯言三亦彼時持論乃爾良非至語因補發其義俟  
知道者參而是正焉余少讀王伯安先生書有云無  
善無惡者性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嘗就正于其  
高第弟子王汝中先生更以湍水杞柳之喻爲得性  
真公都子所稱三說者爲並是彼時不佞胸中有孟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二 原 六 味芹堂  
氏性善一語程氏義理氣質二語先入以爲信聞汝  
中言不甚解不敢遽謂王先生之說是今老矣歷世  
之深獨證之久津津乎有味前言請與明智者平衡  
論之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  
性一耳既有上智生而盡善者矣舜禹是也既有下  
愚生而不善者矣朱象是也智不可移愚不可移習  
所不能化非出乎性而何矣然則有性善有性不善  
之說非乎恐未盡非也除却上下二等天下多中人  
故云中人以上未離中人不得爲上智也云中人以



下未離中人不得爲下愚也。可以善可以惡習之始定。故云相近。孔子不嫌渾渾而稱之。不得遽謂之善。不得遽謂之不善也。蓋難言之。性可爲善可爲不善。如水可東可西。杞柳可曲可直之說。非乎。恐未盡非也。夫其定于善定于不善。以不由教誨學習者歸之性。則性中似有善惡兩者。原初所受于天。其可以善可以不善者。歸之教誨學習。則性體所爭不多。似又無善惡一定之判。泝言本體者甚難乎其爲論。豈非所謂太樸未雕。太空無物者爲近之乎。則無善無不

明文授讀

卷之士

七

味芹堂

善之說又何可盡非也。孔子係易他日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神妙不測之道。卽在陰陽旋轉之間。無有兩物分之不得。此時繼繼繩繩有氣無形。運而不已。虛而無主。一成爲性。形別氣分。小大偏圓。生諸駁雜。不得定謂之善矣。又曰知者見謂知。仁者見謂仁。百姓日用不知。人性有高明者有。沉厚者有。尋常循守不知所以然者。舉天下只此三等。再上一層。聖哲中行問世一有之。故稱君子之道鮮矣。孔子言性前之分三品焉。後之分三品焉。退之

乃總其義以折衷。孟荀楊三氏者之論其亦本之大易。魯論孔子之所常言而述言之耳。大凡論道者綜其實以爲言。則歷世不磨。駁勘而愈見其精。乃可垂之爲不易之論。吾嘗博觀物理。參互求之。如飛走之物。能飛能步者性也。上者有麟鳳。下者有梟獍。此皆不常有。惟蠢蠢而爲鳥獸者。百千其群。總之中間一類爲多。何從起一善惡之見。如喬天之物。能蕃能茂者性也。上者芝花玉樹。下者惡木毒艸。此皆不常有。惟光茫而塞大地者。百千其種。總之中間一類爲多。

明文授讀

卷之士

八

味芹堂

又何從起一善惡之見。鳥獸有三品。艸木有三品。其亦何疑于入矣。艸木之生有靈機。其性止能發生。鳥獸之生有靈機。其性止能飛走。人之生。尤得其靈機之完。能言能行。能視聽。能思慮。能學習。則人者可致之使爲善。一念之差。亦可忽焉入不善。是以賢聖出世。因中人者之可轉動也。而教化立焉。以正綱常。陳禮樂。立生人。大羣表。殊于物類之上。鳥獸草木不能習。而人能習之。故習之爲三皇。習之爲五帝。習之爲三王。習之爲五霸。以至于今。中間不移者數人耳。世



局。遞。更。風。移。習。染。一。世。有。一。世。之。陶。鑄。一。方。有。一。方。之。局。套。末。世。以。來。大。都。習。移。之。矣。譬。如。牧。兒。村。童。皆。有。靈。性。石。師。教。可。其。教。者。賢。人。才。士。時。時。或。出。其。間。卽。庸。庸。者。亦。不。任。情。爲。不。善。習。工。而。工。習。農。而。農。人。從。習。成。習。由。教。立。善。由。習。生。不。如。此。何。以。安。生。人。立。宇。宙。孟。軻。所。以。特。揭。性。善。一。語。扶。教。立。人。欲。其。同。歸。乎。善。蓋。多。爲。中。人。設。上。下。二。等。弗。能。該。也。如。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曰。天。下。言。性。則。故。而。已。如。孩。提。之。愛。敬。乍。見。之。休。惕。慈。母。之。誠。求。乞。人。之。不。屑。皆。以。可。善。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原

九 味芹堂

爲。證。卽。孟。氏。之。論。亦。豈。能。爲。太。始。以。來。性。中。必。然。有。此。善。乎。如。謂。性。中。必。有。此。善。則。殘。忍。貪。戀。又。豈。在。心。靈。之。外。也。故。論。性。則。孔。子。爲。至。矣。不。可。易。矣。孟。氏。探。本。扶。教。此。爲。有。功。宋。經。儒。分。氣。質。義。理。爲。兩。者。是。舍。陰。陽。言。道。離。之。乎。氣。化。外。別。有。一。種。義。理。在。焉。性。之。體。果。若。此。乎。夫。性。之。靈。乃。天。之。靈。在。氣。中。間。氣。清。爲。象。氣。重。爲。形。自。然。生。此。分。別。其。中。尚。有。生。尅。凌。冲。消。長。明。晦。純。駁。等。殊。奇。如。人。身。毒。厲。疾。疢。原。不。會。出。元。氣。之。外。天。無。欲。猶。然。不。純。不。一。天。無。情。猶。然。不。該。

不。全。奈。何。人。也。而。定。其。必。善。乎。故。論。性。于。既。賦。之。後。大。約。今。古。人。物。三。品。爲。確。中。人。上。下。皆。可。教。習。爲。善。若。極。論。于。靈。明。之。始。湛。然。太。虛。而。已。矣。子。思。子。云。未。發。之。中。天。載。無。聲。無。臭。政。以。天。命。言。性。可。謂。獨。得。堯。舜。之。宗。傳。者。也。且。如。日。至。明。能。辨。五。色。目。中。間。原。無。色。而。能。辨。色。不。謂。目。定。于。色。之。美。也。耳。至。聰。能。辨。五。聲。耳。中。間。原。無。聲。而。能。辨。聲。不。謂。耳。定。于。聲。之。善。也。然。則。滿。腔。皆。靈。機。徧。體。皆。靈。寂。六。虛。間。皆。神。理。之。靈。應。無。所。不。有。實。無。一。有。性。天。之。說。如。是。止。耳。人。能。常。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三 原

十 味芹堂

握。其。無。聲。臭。者。則。天。則。自。然。脂。合。豈。惟。無。不。善。而。忘。其。善。矣。大。舜。好。善。揚。善。必。歸。之。用。中。中。者。天。之。道。超。乎。對。偶。之。外。善。不。足。以。名。之。乃。知。虞。廷。一。中。密。授。此。孔。子。祖。述。之。源。成。湯。接。堯。舜。之。傳。言。性。有。降。衷。之。說。亦。未。嘗。離。中。以。爲。性。蓋。古。之。至。人。言。幾。乎。至。矣。



原姓

顧炎武

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昔明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驅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由興。其在于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謚若邑若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于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字。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于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芊息嬀之類是也。于大夫則稱姓。冠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出之國。若氏。姬梁嬴之于晉。顏懿姬驪驪姬之于齊是也。既卒也。稱姓。冠之以謚。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謚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十一

味芹堂

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于齊。爲王孫氏。智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爲子服氏。爲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爲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魴侯。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取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爲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爲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爲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作原姓。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十二

味芹堂

思舊錄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不得志于鄉里。北遊不歸。丙辰寓書于余云。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僧父。年逾六十。迄無所成。如



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搜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篋而于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論起居無恙因出大著三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

明末按讀

卷之五

至

味芹堂

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開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耳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而筆也先附呈大教儻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梓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焉任禱切

禘祫考

王道

夫禘祫者天子諸侯宗廟之大祭也周衰禮廢其詳不可得聞而義意之見于傳記者諸儒又從而汨之是以其說不得大明于世夫先王制禮建宗廟而祀之以禘祫後世禘祫之義不明而宗廟之制因以不定宗廟之制不定則禘祫之行乎其間者紊亂煩復名實乖刺非復先王之意而報本追遠之義亡矣甚可惜也愚嘗考之諸儒之論聚訟紛紜雖若不一而其大端有二鄭康成混禘祫爲一而惟求之于五年再殷祭之中故謂祫大禘小二祭相因並爲盛祭凡說之近乎此者皆主康成者也趙伯循判禘祫爲二以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不及群廟之主者爲禘以大合祭如公羊傳所云者爲祫而謂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凡說之近乎此者皆主伯循者也康成之說支離纏繞誠非禮意楊信齋諸人攻之掎擊抉摘無餘蘊矣然詳考大傳之文參之儀禮喪服子夏傳而斷以程子之說則伯循所見亦非先王制作之本意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

明文授讀

卷之五

考

至

味芹堂



按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  
祫及其高祖子夏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  
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  
所自出此二條者更互發明是禘祫之義見于傳記  
可得而推尋者也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云者即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也及云者自  
此而盡乎彼也蓋謂王者推其太祖所自出之帝于  
太祖之廟正東向之位而太祖暫就昭穆之列總率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二 考 南 朱芹堂

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于其前故曰配而謂之禘禘  
者諦也以審諦昭穆爲義也以審諦昭穆爲義則合  
食在其中矣其曰諸侯及其太祖云者謂諸侯殺于  
天子無所自出之帝惟大合有廟無廟之主于太祖  
之廟而祭之公羊氏所謂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是之謂祫祫者合也  
正以合食爲義也天子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  
不言祫及其太祖者通下于祫之文而互見之也干  
禘云者謂大夫士則又殺于諸侯無太祖亦不得祫

惟嘗有功德見知于其君許之乃得合祭及其高祖  
而已故謂之干祫干者逆上之名以其上于諸侯之  
祫也由此言之合祭祖宗一也天子盡其祖之所自  
出而止則爲禘諸侯盡其太祖而止則爲祫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天子之禮不可干也故曰不王不禘諸  
侯雖尊亦人臣爾其禮可通于下也故大夫士有可  
以干其祫者蓋以位有尊卑故祭有遠近而名有異  
同程子以一言蔽之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  
合祭也可謂至明白矣趙伯循單撫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一語立說而不察其通章對舉  
禘祫之意蓋考之有未精也且禘之爲禘本以審諦  
昭穆得名而爾雅又曰禘大祭也若惟以始祖配所  
自出而不兼羣廟之主則既無昭穆可言而寂寥短  
簡亦已甚矣尚何足以爲大哉傳說口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今既不以合食言禘則不得不取諸侯之祫  
以補天子之禮而祫又有大祫時祫此外又有時祭  
則是天子宗廟之中有祫有祫有時祫有時祭一歲  
之間僕僕焉幾無虛日糜費貨財妨奪政事固不待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二 考 南 朱芹堂



言而先王神明祖考之道恐亦不如是之煩且蹟也其不然可知矣或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魯諸侯也春秋有祫有祫何也曰春秋未嘗言祫言祫者公穀諸儒之失也禮不王不禘魯以成王之賜得用天子禮樂故以祫代禘然非禮矣故曰魯之郊祫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既以祫代禘遂為常祀春秋不能悉書則書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以詳事變而僭竊之罪亦因以著然有書祫者有書大事有事者有書從祀者先儒謂義在用祫則書祫義不在祫則書事是

明文按讀

卷之十一

考

未

味芹堂

也左氏去春秋之世未遠而又嘗見國史故于有事武宮及從祀先公之傳皆以祫言其必有所據矣公穀惟以諸侯待魯而不究其當時僭竊變亂之詳故以祫為祫以大事為大祫有事為時祫然不知魯實無祫也漢儒因之而祫祫之混亦自此始矣故曰春秋未嘗言祫言祫者公穀諸儒之失也

百家私記道宇純甫號順渠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為文選郎中時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純正可任官僚固辭不就旋起國子祭酒又以病引歸家居十三年著書談道嘗言漢以前雖無明道學者若張文成曹相國皆真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見不可厚非所著有大學

億老子億易詩書春秋億嘉靖十三年起為南太常卿歷仕吏部右侍郎益文定

明文按讀

卷之十一

考

未

味芹堂



宋科目考

黃尊素

本朝取士之法大畧依倣宋制然其間有不同者而小小節目不與焉今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宋則科舉學校絕不相關每秋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卽入試院其士子未嘗縈名學校其後三舍法行是學校之科舉其不由學校而爲科舉者如故也今三年鄉試一省彙所屬郡邑而試之宋則諸州各自爲試各自發解與路分無與唯有官鑠廳應舉者及避嫌遠鄉之人試于轉

明文授讀

卷之十

太

味芹堂

運司反謂之別頭試今士人一經鄉舉則當會試之期徑偕計吏不復取解宋則有恩例始得免解或減一舉而已其下第進士雖會中省試即今會試來科仍復解試中格然後得上省試也今殿試不過名次升降無有黜落宋初于御試特重苟不中格則省試皆虛也所謂特奏名者凡十貢于鄉而屢絀于禮部或御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徑許附試其薦舉者不試于州郡惟試禮部不中亦許赴御試故有免解免省之條今必層累而上更

無越次而舉者宋必賜出身然後注官今則一經解

牒便可釋褐州縣宋之御試第一人不過食書判官

第六人以下司戶簿尉而已今則第一甲三人卽爲

清要官最下者亦不失守令總而論之宋之出身易

而入官難今之出身難而入官易出身難故多枉才

入官易故多敗類此本朝之人物所以遠不及于宋

也至于科場之弊亦畧相同有傳義有換卷有易號

有卷子出外有謄錄滅裂而取解之試有一人而赴

數州者有一人而納二三卷者今唯童子試有之解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考

九

味芹堂

試之所無也然此之爲弊也小其率天下而歸大弊者在主司去留止以初場餘束不觀出題強裂句讀離絕旨意春秋越年牽合在士子專讀時義一題之文必有坊刻稍換首尾強半雷同雷同之中有得有失不可程準至使天下盡出于空疎不學不知經史爲何物是科舉爲敗壞人才之具則相望數百年間如一轍也



宋賦考

黃尊素

本朝賦法其類有五曰民田曰官田曰宅稅地稅曰丁口曰雜賦與宋不甚相遠而有宋額外之徵其爲民害者有三和買也折帛也經總制錢也太宗時三司判官馬元方建言方春時乏絕預給官錢貸民至夏秋冬輪絹于官名曰和買然行之或一郡一邑一歲而已熙寧新法之行遂施之天下後來錢既不支所買之額不除遂以等戶資產物力爲科配使與夏稅並輸此和買之害也折帛之始以兵興帛價至十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考

三

味芹堂

餘千朝廷又方乏用于是計臣創爲折帛夏稅每納一疋折納一丈三尺三寸凡納納一疋以一丈三寸尺三寸折錢餘納本色一兩折納五錢一兩折錢一兩本色丁鹽稅絹一疋折納八尺和買一疋折納一丈兩項與夏稅異其折法每疋七貫文和買減五百文綿每兩并耗折四百六十文一時民以爲便其後帛價已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三倍于本色此折帛之害也宣和末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陳亨伯以發運爲其使于是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

錢缺之甚細而積之甚衆名經制錢建炎後踵而行

之紹興五年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以總制司爲

名又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爲總制錢先是正錢一貫

收頭子錢一十五文并直達綱頭子錢一十五文既

而增收頭子錢一十三文凡四十三文以二十八文

五釐爲經制錢七文爲總制錢五文五分爲移用錢

一文九分五釐爲州公使錢五分爲提刑司公使錢

乾道中又增頭子錢一十三文皆入總制此經總制

錢之害也韓世忠駐軍建康漕臣以上供經制及漕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考

主

味芹堂

司移用等錢供億名月椿錢爲江東西之害軍興後輸米交錢帛皆增羨耗胥吏賍銀失主故物亡僧絕戶逃產廢田一切沒入名板帳錢爲浙閩之害皆一時苟且之政錢名雖異其實皆經總制也此宋賦之大畧雖然宋之二稅皆輸本色本朝悉以金折之其害更甚于宋矣



詩亡辯

袁黃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論世道升降之會乃王政盛衰之大節也解者乃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然則所謂詩亡者豈獨指雅而風與頌不在內耶予懷此疑久未能決近見金華王伯所論而其疑始釋柏之言曰若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淵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詩亡非王者之詩亡也凡風雅頌皆在其中其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辨

圭

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辨

圭

味芹堂

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也王公之言如此可見孟子所謂迹熄者乃平王東遷不復巡狩王者之轍迹不行于天下也非泛指政教號令也巡狩絕迹則列國無復陳詩之事故曰詩亡非獨言雅也若謂平王之時雅降爲風則正月之篇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反列于雅何哉關係至大不可不辨



格物窮理辨

沈懋孝

孔子曰：舜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孟氏曰：舜舍己從人，見善行聞善言，若決江河，無非取諸人者。蓋唐虞以前，去繩契未遠，聖人問察好善，如此其勤，即是日用行事之實，亦其終身得力處，非另有一段學文事，所謂皋稷輩何書可讀者也。至吾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孜孜敏求，發憤忘食，識大識小，何所弗學，蓋自傳說師古敏求之言一出，此乃指墳典丘索及其當代典制之書言之耳。吾孔子因之所謂論垂問文授讀，卷之三 辨 語 味芹堂

六經者，大半在載籍，半在諮詢，遂以此立教引人。此又孔門諸子博文之學脈也。然孔子固曰博文而約之以禮，乃可弗畔，多聞多見，為知之次。孟氏亦曰：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學問無他，求放心而已。此以反歸自心自性，為一貫之宗，而假途于見聞。即子思子所云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原其主意，超然在博文之外，開其脈絡，不離見聞之間。然則格物窮理又豈在誠意正心之前一步哉？合言之者，其是也。以先後分言之，此自曾子之學境。即孟氏已覺其岐而正之矣。

矣。孔子他日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有知乎哉，無知也。孟氏直指孩提之知，愛親敬長，乃是性中良知。即此之知，可以達之天下，可以使天下均平，堯舜之道如此而已。此則直提真知一脈，以接堯舜明德之傳，乃人生一大頭顱。了此更無餘事，而格物窮理之條緒總之包括其間。此即孔子所云予欲無言，書不盡意，人以予多學識之者乎，而實非也。合是三義者，自向疑密中獨証獨悟，則象山陽明雅意為南宋末學之抹者，非欲捐去格物也。以直明德性，不假外求。

問文授讀 卷之三 辨 語 味芹堂

疾泊云耳，將非今日人心之明白乎？如入門最初一路，必盡格天下之物，然後可。天下物理終身寧有盡時，即如治水一節，虞廷當格之物，宜無大此者矣。堯以耄老諳習，而任鯀九載，此于水之道或不盡知。如知之，豈無石畫，即禹嗣鯀之緒，歷八年始定。八年之前，亦有未盡知者。如知之，何以不用幾諫，而用益啓乎？以此論之，天下大政大疑，聖賢所不知者，何限？宇內物態土風，殊奇變幻，豈有現成冊子，一一可憑也者？故云堯舜之知，不徧物此格物之一証也。管叢如



斯以質明者，郢斤成風，願承斷削焉。自漢來九經止列論孟，則學脈自清入條，日分先分，後是戴記中層索文字，殆非孔子之經。朱元晦信之太過耳。其七條皆有傳，獨缺格物，竟接誠意，正是其妙解晚年自悔，可惜半生心力，費在故紙堆中。又云月滿虛堂下，指遲冷然清夜撫絃時，其在然乎非與之介耶？後學虛懷自宜領此。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辨

手

味芹堂

夷齊十辨

王直

一辨夷齊不死於首陽山二辨首陽山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辨山中乏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辟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后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原于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辨

老

味芹堂

謹按論語第七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口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口夫子不為也。第十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此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于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于伯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于孔子此二章之意。



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于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于傳，又于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工，蓋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呂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于武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或問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予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

明文授讀

卷之三

三

味芹堂

也。且謂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白知之。餓者豈必皆至于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爲隣，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口采苓采苓首陽之類，采苦

明文授讀

卷之三

三

味芹堂



指其所管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後見稱邪。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于景公言死而于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于有國無國尤爲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上。莫之問。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辨

手

味芹堂

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俄于汧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遼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

猶近似而無害于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畧無近似而害于義理特甚焉。大槩遷也。專指文武爲強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于世家則首吳太伯。于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于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哲。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常爲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欲反復究竟。折服史遷。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辨

手

味芹堂

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畧。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并取証于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盡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辟紂之事。但于遼國俱逃之下。即書曰于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蓋以爲過武王于道也。所謂于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



事纔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已免喪否歟。厄于勢而不返，客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得與于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歟。嗚呼！此必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爲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爲奇節，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于紂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已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于是一語，尚可想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爲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爲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昔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歟。中年歟。末年歟。不可考。

也。太公與已均爲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于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于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牴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觀其草寫二子目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關，羣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于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諫臣爭請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于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日祭于畢，一日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碎不全，不盡出于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



也而遷于周紀則嘗以爲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間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申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譖西伯于紂因于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缺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伐犬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于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槩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齊之歸爲首其

全文讀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于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安居半及書武王則妄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優于傳也蓋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值文王之死也及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惑于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孰所謂餓者爲夷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至于一是而止予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見遷于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爲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直懦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耻粟以至干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



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騁旅妄人閑于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終與白經于溝瀆而莫知之者比史遷之所謂賢山之則不過于陵仲子之操也學者于此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爲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子悲伯夷之志賄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刪尚莫知各篇爲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要意明文授讀 卷之十 辨 美 味芹堂

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于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

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爲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則于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還自決曰命之衰矣歸之于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爲祖卒之歟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明文授讀 卷之十 辨 美 味芹堂

誤遷而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滅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剗得分土崇德報功亟爲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張暴者之所爲誰謂武王爲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爲快乎况罪止紂身爲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



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克商至于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爲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况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本出于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于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爲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毛

味芹堂

百家私記公字行儉號仰菴秦和人永樂甲申進士在翰林三十餘年與王文安英齊名官至少傅吏部尚書天順初致仕年八十四諡文端又記莆田鄭守愚有反夷齊十辨究竟文端之說長不足徵文端也

周公不殺兄辯

郝敬

是非淆亂起於庸俗人之訛言而成於鄙儒之泥古好信周公殺管叔千古訛言大謬也其說作備於漢儒誤解金縢我之弗辟爲刑辟孔書承訛撰蔡仲之命謂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而緣飾於左傳子產放游楚問於游吉對曰周公殺管叔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夫左傳假託丘明虛誕非一事猶汲冢書謂公干啓位太甲殺伊尹武丁殺王季舜臣堯幹腹朝許禹德衰孔子主癰疽之類好事橫議從來多有左傳與孔書轉相蒙蔽而世儒誤以金縢居東爲東征引詩東山附合大誥爲討管叔朱元晦解詩遂云周公東征二年得管叔誅之作鵲鳴貽王承襲殺兄之謬以金縢罪人斯得爲公得管叔所由誤也今按金縢公居東爲流言避位也詩東山則成王悔悟迎公歸而公奉王東征也時管叔已死而紂子在東方五十四挾紂子叛故東征討鵲鳴釋取子之恨也三年而後事竣故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孟子云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即此行也金縢記公居東二年耳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毛

味芹堂



與東征異管叔死于公居東之二年故曰罪人斯得  
非謂周公居東即討管叔也但言罪人斯得不言罪  
人叛亦不言王師討罪人蓋王與二公以計得之猶  
後世雲夢縛荊信千金購羽頭之類耳公不知知亦  
不能止當時所得惟二叔然禍實由武庚故公怨鴟  
鴟而不罪兄不怨王但怨首禍者所以傷二叔也豈  
公自殺兄而反怨鴟鴟乎殺叔者成王也無王命誰  
敢殺之公無如王何但斥鴟鴟故金縢謂王未敢誅  
公王亦知公怨已而但不敢誅讓耳及其感悟迎公

明文授讀

卷之主 辨

早

味芹堂

公歸乃大誥天下東征專爲討紂子武庚伐奄平丘  
上國故作大誥豈兄弟鬩牆至播告天下乎今其詞  
具在曰有大難于西土我西土人亦不靜又曰若兄  
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又曰惟大難人誕  
鄰胥伐于厥室皆怨紂子誑誤二叔也及康叔東封  
又告曰勿或刑人殺人勿或則刑人又曰弟弗念大  
顯兄亦不念鞠子哀又曰小臣諸節別播敷厥厥若  
汝乃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于無  
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

無辜于立政曰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凡諸告辭

悽楚伊鬱皆深有懲于兄之死而怨王之率殺也故

余于解詩書特詳之世儒未達謂金縢大誥難解彼

既以金縢居東爲東征大誥爲討管叔則事辭蹊戾

其矣難解又何怪乎再觀公之繫易也追思文考蒙

難與已遭讒正同于坎離中乎小過爻象情見乎辭

蓋周本火德坎水爲難故坎初象管叔二象公三象

武庚四象二公五象成王六象東征離初二象箕微

三象紂子四象管叔五象成王上象東征中乎初象

明文授讀 卷之主 辨

早

味芹堂

育子二象監殷三象流言四象公避東五象王悔悟  
上象黜殷小過初象武庚二象公三象管叔四象蔡  
叔五象成王與二公上象二叔九五爻辭即川文考  
小畜之彖辭而曰公弋彼在穴在穴者同氣之象也  
取子由于鴟鴞而關弓則二公與王也不能射鴟鴞  
于高墉而取黃口于在穴在穴者即恩育之子也其  
辭苦其情微余于問易詳之世儒反以爲大義滅親  
大非大義則已豈有滅親而可爲大義者乎曰吾相  
侵風聞曖昧雖中傷不過亡公一家幸而汲汲澡雪



八議不分推刃同氣其殘鷲不反其于鴟鴞乎必如  
左傳云王室之故夫二叔流言未嘗顯然稱兵犯王  
室也何遽討之公討必請于王王惑流言請必不許  
不請而討其唯莽操耳公不請而行爲避位也故曰  
我之弗避無以告我先王原未請討既未討何緣得  
罪人公居東二叔亦在東二年之內成王疑公轉深  
殷頑不殄多士多方非盡二叔爲梗也五十國皆叛  
二叔且奈何易云飛鳥以凶不可如何正此謂耳但  
二叔不靖如螻蛇在手不暇愛腕此王與三公之意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一

辨

聖

味芹堂

公在東二公在內機事隱密出其不意取罪人如礮  
鼠公焉得而止之此鴟鴞所以作而世儒反謂公殺  
叔豈不冤乎司馬遷作伯夷傳曰學者載籍極博猶  
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今詩書有明  
徵還以誣詩書聖心昭如日星豈以誣聖人終古夢  
夢誦詩讀書而不知其人尚論所以難也孟子曰規  
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無人倫何以爲聖人小  
儒誦甲子問周公皆知其爲聖人大儒通六籍語周  
公殺兄皆籍口不辨良心死公道滅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今謂聖人殺兄則心疑疑  
而竟不察誣聖人何其決也謂無是事則心安安而  
竟以爲疑信訛言何其堅也甚矣人情之難曉也余  
已解經又爲之辨

楚望窮經其文滔滔莽莽另是一種家數百家私  
字仲與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爲給事中以劾奄  
人陳增輔臣趙志皋大計歸十九年不出戶作九  
經解學案有傳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辨

聖

味芹堂



宋太祖太宗授受辯

程敏政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  
燾剛潤湘山野錄而啓之陳桎附會涑水紀聞而成  
之不深考者以爲實然爾夫燾之所以啓之者何也  
曰燾爲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錄正史不載而剛潤野  
錄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備闕文然野錄謂太祖太  
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  
可勝爲遜避太祖下階燾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  
燾改燾雪爲戡地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野  
明不授讀 卷之三 辨 涑水堂

錄出于僧文瑩之傳聞固不足據就其中考之如所  
載太宗慟引羣臣環瞻聖體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  
無毫髮可疑之隙而燾畧加刪潤遂不免有畫蛇添  
足之病夫燾旣刪潤之爲正文矣而又細辨其非者  
何也曰實錄正史皆謂太祖有病命內侍就建隆觀  
設醺而野錄以爲無疾方且登閣望氣下階燾雪紀  
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爲  
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燾反覆  
致詰于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之先後本以

爲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嘗反以啓後  
世之疑也夫桎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桎止據燾所  
刪潤者書之又于好爲之下妄以已意添俄而帝崩  
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則遂駭人之聽  
聞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爲王繼恩召德芳而發出于  
癸丑帝崩之後而桎以屬之壬子且并去召德芳之  
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  
抵牾強合于一其附會比燾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  
保齋宋論復指桎所書者以爲太祖事之首尾不過  
明不授讀 卷之三 辨 涑水堂

如此則其不考又出桎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  
信乎曰正史實錄載之紀聞又出溫公事當不妄意  
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過矣德芳在當時年最少  
育于宋后或爲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于兩人所  
記而不同者當視其人溫公可據之人也溫公可據  
則文瑩可黜名德芳之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或乃  
謂燾之刪潤蓋有意著太宗之惡姑引野錄以藉口  
而又自破其說以避禍則臆度之大過亦恐李燾復  
生不肯自當爾史稱燾傳極羣書其爲長編專務廣



采擇焉不精有所不免也若曰太宗子孫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後其事當無所諱亦無一人言之者何也借曰高孝授受之懿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跡泯然宋史成于歐陽玄諸公當無復有所諱又無一語及之蓋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或曰太宗于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帝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證燭影之疑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設次發哀羣臣奉慰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固當時禮官之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銜之則其事亦在太祖崩後矣廷美之死趙普爲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于德昭之死非出于幽囚黜逼之舉長編謂太宗有子惟吉于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閣詔邸第供億悉與親王埒諸王子不得偕也况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父爲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後

來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今將之心加之以無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禎梁寅之流銳欲以篡殺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燾全書之故正猶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而深文巧詆鉤致其罪偶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于今日也或曰太祖既欲傳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考之九朝通畧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講行至太宗立其宗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爲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習兼以年歲之未邁爾時或將有待焉而遽自意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何必撫拾小說強爲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蠹桎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搏對太祖火日之說終有可疑是不知搏于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說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懸斷者理而事附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篡殺者多出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爲萬一僥倖之圖于大內者觀



太祖于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于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為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可信也別類要野錄皆託于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况于無乎予之所篤信者溫公紀聞之外無取焉附考據未的止不能盡諸說異同之故

明文授讀 卷之三

哭 味芹堂

五行辯

王廷相

禹貢言六府洪範言五行其義一也謂此五者流行於天地之中切於民用不可一日而缺治天下國家其政所宜先者如溝墜灌溉水政也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蠶蟄改火火政也井田蠶理土政也鼓鑄陶冶金政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木政也水土平而後五行之政修五行之政修而後庶政可舉是五行者王政之根本不然則民用有缺民用既缺則民生不遂雖有庶政安得順而施之古之聖人其論五行而末授讀 卷之三 哭 味芹堂之義如此而已自夫聖王之政衰而異端之術起始有以五行分配十二支于四時者矣始有以五行配五臟六腑者矣始有以五行名星緯者矣始有以五行論造化生人物者矣斯皆假合傳會迷亂至道遂使後之儒者援緯附經擬議造化其隨聲附和者浸淫為怪誕之談而不知其非嗟乎後世何其惑也且夫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物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出者也安可與之相配地闢矣人物即生之金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吾恐其生之必後于



人物矣。謂金之氣生人得乎哉。且夫天地之間無非氣之所爲者。其性其種已各具于太始之先矣。金有金之種。木有木之種。人有入之種。物有物之種。各各完具。不相假借。五行家曰。人一身具五行。故曰五行生人。嘗觀于木矣。津液血水也。鑽燧氣火也。皮之柔肉上。也。心之堅骨金也。又何異于人哉。然則謂人生木。不亦可乎。此義也。惟張子正蒙乃獨得之。其曰陽陷于陰爲水。附于陰爲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辛

味芹堂

浮華于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與火之燥。得水之精于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由是觀之。金木者豈非水火土之所生乎。然則周子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非與。曰此惑于五行家之說而爲言也。何以言之。日有進退乃成寒暑。寒暑平分乃成四時。于五氣之布何與焉。其曰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皆假合之論。土無所歸。配于四季。其謬妄尤甚焉。何也。上之氣在天地之內。何日不然。何處不有。何止流行于季月。何季月

之晦尚存。而孟月之朔卽滅。其滅也歸于何所。其來也孰爲命之。聖人精義之學。決不如是。然則天一生水之說何如。曰此緯書之辭。而儒者援以入經也。何以言之。水火者陰陽始化之妙物也。故一化而爲火。日足也。再化而爲水。雨露是也。今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戾于造化本然之妙可乎。夫有地卽有土矣。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若曰天地以造化言。尚未有土矣。何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于何所乎。其抵牾不合又如此。朱子曰。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辛

味芹堂

爲之中何如。曰此以四時流行之氣論五行也。又曰水一木三土五皆陽之生數。火二金四皆陰之生數。何如。曰此以天地奇偶之數論五行也。又曰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爲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此論何如。曰此出太極圖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前二說出緯書假合之論。後說雖出周子。俱非造化本然之序矣。且夫天地之初。惟有陰陽二氣而已。陽則化火。陰則化水。水之查滓便結成地。查滓成地卽土也。金木乃土中所生。



五行本然先後之序如此。後之學者乃不于是而求之怪怪。然惟五行家是信亦何不思之甚哉。或曰五行以氣言。非論其質也。曰吾已言之矣。天地之先氣種各具于元氣。不獨五行而已也。

先夫子曰延相字子衡儀封人兵部尚書家藏集。欲以博洽見長故于律呂夏正深衣陰陽無所不論然不能精到終見疵于專家。百家私記子衡弘治壬戌應常為給事中。以言事再謫。其官歷至總憲。本兵提督。團營仍掌院。年七十餘。收齋謂其盛推何李為其後勁者。

黑水辯

李元陽

禹貢黑水西河唯雍州。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禹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源出某山。流運某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湮。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竄三苗。不應復在南之地。此皆出于臆度。不足為據。愚之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關倉江潞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則大投。張之。水。披地否。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關倉緜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外即為緬。則禹之所導于分別梁州界者。惟關倉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繫人。在北漢人亭。在順。以今考之。皆在關倉江內。則關倉江之為黑水無疑矣。地里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于洛。故關倉江又名洛水。言脈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



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開倉江之爲黑水，益章明矣。若三危山，卽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燦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末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爲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

明本按讀

卷之三

書

味芹堂

百家私記李元陽字仁甫號中溪大理人嘉靖間庶常初以議禮忤旨出令分宜正陰多善績爲部曹與唐荆川居應坡等稱十才子爲御史有直諫聲出爲荊州守更多惠政年八十餘

璽辯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辯驗，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爲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譔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紐。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走，失璽。孫堅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魏刻有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于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給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爲白板天子。晉蓋耻之，然則晉之謂給得璽，意者以解此耻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爲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爲苻堅所併，而堅見虜于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次序，無汝羗名，璽已送晉。

明本按讀

卷之三

璽

味芹堂



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于此乎亡矣。謂晉果給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朱梁也。自云得璽于魏州僧。僧得于黃巢。既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于朱梁之璽。與所取于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爲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于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爲。羣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贋之故。難盡究詰。而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于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爲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于咸陽。豈堅之所珍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爲祥符。秦璽號年爲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

其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爲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于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于其道者。福從之。志于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爲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于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爲未足。而複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爲三。已而悉爲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于獲遼主延禧之日。貴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于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爲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爲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說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貽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爲此言。



哉其此輩之謂哉

先夫子曰定之字主靜示新人大學士呆齋以淵

博之學英敏之才發為文章嘗言為文必先博而

後約若句鉅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而無復餘者

不過為孤峯絕澗而止烏足以成其大哉百家私記公係

正統丙辰會元賜進士及第三名成化間歷任禮

部左侍郎入內閣一日傳旨命製元宵詩公即據

几頭對書七言絕句百首以進又詔天啓某年彰

忠端公曰意謂將與矣昔宋哲宗得聖蔡確等傳

會之改元元符君子既無虛日今天人之數何

和令哉乃上言弘治十三年陝西進王璽止命取

進有祖宗令甲在不當襲哀朝故事

明末校讀 卷之三 辨 笑 味芹堂

明末校讀 卷之三 辨 笑 味芹堂

明末校讀 卷之三 辨 笑 味芹堂

明末校讀 卷之三 辨 笑 味芹堂

明末校讀 卷之三 辨 笑 味芹堂

明末校讀 卷之三 辨 笑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十二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璠校讀

解說釋

香灰解

楊爵

予復下獄半載為丙午年三月初七日晨旦東廠使

邏者來覘即予臥側以殘甃藉因板上相與偶坐者

久之獄中穢氣鬱蒸久在內者習不自知從外乍進

則臭不可堪乃以棒香一盤插坐前甃縫中焚之須

臾香盡灰不散宛如一完香焉予取而懸諸壁上至

明末校讀 卷之三 解 一 味芹堂

第五日猶未散因思其故為作解以散之夫是物也

其將中抱憾積憤凝滯于此而有不釋然即抑焚猶

未焚而托此以為永久耶二者雖有間焉而其精誠

感致則一也遭世垂變人定勝天即一物之微而其

用之所指固有幸不幸焉耳蓋賓筵廣設輟錦韓羅

庖饗薦德恪舉殊儀叶五和切音哦上肅環冕下列笙歌若

臣交慶委佩鳴珂旅語之際嘉謀孔多聞善即聽若

決江河王猷下降枯槁滂沱雍容揖遜永息干戈上

安下順宇內冲和則唐虞三代之境界也燒異薰以



昭明德固已有之。舍彼其處而來焚吾獄中焉。此何等氣象也。瑾掩掩戶。日影不通。庫留負鼠。隙引汚風。一息淹淹。百慮忡忡。其與吾環列而偕坐者。不過三五囚徒。東西南北。偶此相逢。或十三四齡口尚乳臭之孺子。或八九十歲鬚眉皓然之老翁。身披帶索。首冒飛蓬。額感氣喪。肌削腸空。縱蓄百金。一動卽窮。荷校被耳。罪彼不聽。手拮足械。膿白血紅。俯就坎窞。仰叫穹窿。使聞之者。皺眉見之者。戚惻甚至不能爲心。則閉目掩耳。作爲莽髯。爾來焚此。可謂擇地擇人。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解

二

味芹堂

之未審。忽于所入而謬于所從者。矣。久而不化。疑有神明。類彼志士之死。不瞑。嗚呼。其劉忠愍耶。抑周鼎山。浦竹嘯耶。不死正寢。死此福堂。名垂不朽。同彼寄懷與我國家。爲龍爲光。雖然。陵谷有時而變遷。金石亦至于消泐。故凡合氣成質。寓形宇內而爲人爲物者。終歸于盡。天地如此其大也。古今如此其遠也。其孰不蕩爲灰塵。而揚爲飄風乎。爾其欲外消息盈虛之常道。觀反復無窮之世變。以後天而終乎。是固無此理也。吾爲爾摩散之。再拜而祝之曰。誰人焚爾。惟

爾自焚。爾不聲香與物。常存殷以烈火。騰爲烟。盤上而不下。聚而不分。直衝霄漢。變爲奇雲。餘香不斷。芬芬龍逢。比于相與爲群。爾宜自慊。胡爲云云。理無二致。吾以喻人事。苟可死。何憚殺身。願爾速化。歸彼蒼旻。樂天委運。還爾之真。拜起悽愴。雙淚盈襟。嗚呼。易化者一時之形。難化者萬世之心。形化而心終不化。吾其何時焉。與爾乎得一相尋也。

明儒學案傳畧楊爵字伯修號斛山陝之富平人幼貧苦挾冊躬耕爲兄所累繫獄上書邑令辭意激烈令異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禮登嘉靖己丑進士爲御史奏言今日致危亂五事逮詣獄窮治死而復甦在獄中與錢緒山劉晴川周訥溪講學不輟又與楊椒山共在韓苑洛之門人稱爲韓門二楊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謚忠介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解

三

味芹堂



問社解

郭造卿

古者立社之意，其見於經傳詳矣。周自武王勝商，班其社於諸侯，魯有兩社，一曰周社，一曰亳社。哀公四年，亳社災，故公問焉，則所當對者有三。觀夫莊公如齊，曹劌舉成典而說之，曰：「非先王之訓，所以使之遵也。」社自勾龍氏後，其制詳于周禮。魯有社以來，則自有成事可述。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以不得專土地，示以有尊也。春秋譏遂事，惡大夫之政也。定公盟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大夫要諸侯盟。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解

四

味芹堂

于社，其遂事亦甚矣。若斯則在所諫焉，君不能保社稷，至以社為廟屏，屋其上而不得通陽，棧其下而不得通陰，尸亦以刑官為之，戒其為社稷僇也。若諸侯之社，則王者能變置之。魯國至哀，社稷既危矣，亳社之災，况為國亡社哉。此則當咎其既往，而使之監戒焉者也。宰我不知乎此，乃以土宜木為對。夫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各社不皆松柏與栗也。古者尚書亡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夫亦不必以各代論矣。且

栗使民戰栗，而松而柏何取邪？此皆妄對，而夫子不辨之者，以其昧乎大義，而惜其不能為社稷重，乃以松以柏以栗，且云使民戰栗何哉？若其戰栗之言，不過謂民致敬于社，而戰兢齊栗之云，非取戮人于社之義，乃謂啓時君殺伐之心，蓋亦幾于深文者也。且謂其言已出，不可復救，則責之曰：「既往不咎，可也。」答問之間，未必成事，若既成矣，又言未成而遂者何哉？攷之臣子于君父言諫，未聞師與弟子稱諫者也。聖人之言，吾決其不然也。况彼八佾雍徹之類，事之成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解

五

味芹堂

而乃說之，既與之五秉矣，既使門人為臣矣，而皆說之何邪？伐顓臾旅泰山，皆事之遂成者，又何必使之救之止之也？為季氏聚斂者鳴鼓以攻之，使為費宰者，而斥其賊夫人之子，奚不以既往而獨咎之如此哉？

先夫子曰：「造卿字建，初闢之福唐人名，僅籍太學而知交遍天下，長于經濟，其言鑿鑿可用。」  
百家私記建初  
萬曆時人，其文為海嶽山房稿。



爲物不貳解

沈懋孝

往者寤思聖真雅論一貫之道曰一者何也誠也誠者是心之真必其終始無間純乎天心更無所二之謂一此非聖人不能自聖人下皆有以二之者而心不純不純故不一不一若之何其能貫也友朋間或以忠恕卽一貫相詰難反之此心似未灑然姑應之曰吾人因此心未純乎天與聖人隔故從事忠恕去其所爲隔之者忠恕下學事何當便爲一貫乎夫亦論其理如是而他日見孔子論終身可行曰必也

明文授讀

卷之三

六

味芹堂

恕乎只一恕字夫既終身可行矣又何不貫之有此余舊日之見猶在然與非然之間欲如曾子與言下一唯便豁如也豈可得哉歸來山間久一夕忽悟爲物不貳之指歎曰吾乃今知昭昭者卽爲天撒土者卽爲地卷石者卽爲山勺水者卽爲水此卽是真體卽是本來元物無二物也子不見牖中之天光與長空萬里有貳物乎盎中之塊土與方輿九域有貳物乎拾片璧而崑玉之岡在握矣吸滴水而半天之霖沛如矣然則現前之心孰非聖人之心乎聖人俯聽

衆人正爲心樣一如芻蕘可佐聖人元來寸矩合轍

故愛牛一念卽可及四海徐行一念卽可格天下本來無欠性體自圓天機天明不須停待以私則

爲二物出之以誠本無二物天地聖人與吾日用之常心一絲不隔自信則得之矣世儒好玄峻其說層

累其功以爲必如天不已如聖德之純乃可謂之一正不知此不已者何物只此面前物是不已純者又

何物只此面前物是純人自雜之其體本純也人自間之其體本不已也天只一光明地只一凝厚山只

明文授讀

卷之三

七

味芹堂

一常時水只一常流人心只一天真一覺卽覺不後濯自清明一復卽復不磨礪自光燦前念不是爲桀後念正平爲堯前念詐欺爲跖後念公溥爲舜今日爲士明日爲聖人終始卽如此而已操之一掬不曾少極之塞天地不爲多吾乃知聖人之道易行易守如此之簡向來清樊乎聞見書冊問者良可笑也若夫入之之久自然通徹便是聖境譬則登泰岱者焉由山麓至絕巔步步皆實地無一步可以凌虛之處卽身在飛雲寥廓外所見與入山之初何異哉近者



自遠遠卽在近，卑者漸高，高不離卑，愈平愈峻，始終一物而已。

其見解當得之龍溪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解

八

味芹堂

性說

毛愷

古今之言性者何不一也。孟柯氏則以善言矣，蓋信諸四端發見者之真也。然人固有殘忍無耻，爭奪昏昧者之不可訓矣，而槩謂善也可乎？荀卿氏則以惡言矣，蓋疑諸刻意尚行者之僞也。然人固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非外鑠矣，而槩謂惡也可乎？楊雄氏則又以善惡混言矣，蓋取孟荀氏之言，而兩端以持之也。然人固有生而岐嶷，神明在傳不煩，與夫聲若豺狼，必滅厥宗者矣，而槩謂善惡混也可乎？是皆見其偏而未觀其全，得乎此而且遺乎彼，均之非所以語夫性之大通也。語性之大通者，莫孔子若。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斯其大通之論也乎？夫上智焉者，是孟氏所謂善者也，夫上智之于善也，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雖欲移而之惡，有不可得者，故虞舜罔變于頑嚚，神禹弗渝于伯鯀，何也？原未嘗稟有惡氣耳。下愚焉者，是荀氏所謂惡者也，夫下愚之于惡也，如荆棘之必刺，如烏附之必毒，雖欲移而之善，有不可得者，故朱均莫化于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九

味芹堂



堯舜管蔡自絕于周公何也。原本管蔡有善氣耳。相近也者。是楊氏所謂混者也。蓋自其善也。若可以言上智矣。而容有不善以混之。是故怵惕于孺子之入井。而或不能無內交要譽于其親友之私。自其不善也。若可以言下愚矣。而容有善以混之。是故爲不善于閒居矣。而或不能不著善于君子之見。蓋其游氣紛擾。剛柔摩盪。得之者固非純善。亦非純不善。苟始也習之未嘗。則其性體之相去。善惡不甚懸絕。固中人之大較也。是孔子蓋嘗兼三子而大通以言之矣。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十

味芹堂

若性果無別也。孔子將曰性相同也。習相異也。寧當遠近云之乎。或曰吾聞之性者萬物之一原。是故途之人可以舜禹。愚不肖之夫婦可以知能。信子言也。然則彼將非歟。曰奚爲其非也。孔子他日不又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斯尤論性者之宗也。蓋自繼之而言。道之翕極方施。靜極方動。將有所流行賦予而尚未著于人物。則其體之虛朗清通。冲然粹然。殆邵子所謂一陽初動。萬物未生。玄酒太音。希聲淡味。斯但可以言善而未可以言性。

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者。是也。比其有所賦予。或成而人。或成而物。則囿于氣稟。屬於體質。氣有清有濁。質有純有駁。于是乎有得其至清至純而爲上智之善者矣。有得其至濁至駁而爲下愚之惡者矣。又有得其清濁純駁之交錯而爲善惡相近之混者矣。殆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中焉而止。斯則始可以言性。而不可復以善槩言之矣。故曰善固謂之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是也。是知善也者以言乎其繼也。雖無查滓之可議。而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十一

味芹堂

實所以始乎其成。性也者以言乎其成也。雖有氣質之可見。而實所以終乎其繼。然則昔人所謂可舜可禹可知可能而爲一源焉者。將非卽其已成。而邇其始繼者言之乎。奚爲其非也。譬之雨與水然。陰氣油然布濩周密。陽氣上升。鬱無所洩。則蒸蒸津津。沛而下施。是名曰雨。觀其清通之體。猶夫始繼之善。蓋不可以渾濁言也。及夫在地也。或滌之靜深之淵焉。或注之泥沙之澗焉。或積之糞土之渠焉。始冠稱名曰水。而不可仍曰雨矣。惟其爲水也。故在渠者視澗爲



濁在淵者視淵爲渾，唯淵之清爲不失雨之本體耳。雖然，渠之濁也以糞土也，淵之渾也以泥沙也，而其各得夫雨之清通之體固在也，自非至汙澄之汰之，與淵無異，故曰用力敏勇則疾清，由是言之，水不可以復言雨而舍雨則無可以爲水性，不可以槩言善而舍善則無可以爲性，奚爲其非也？予盍觀之易乎？夫易之有六十四卦也，以類萬物之情者也，今姑卽其卦畫之陰陽類善惡而言之，六畫純陽名卦曰乾，求諸其類蓋上智也，善者也，六畫純陰名卦曰坤，求諸其類蓋下愚也，惡者也，然純陽之卦無二乾焉，純陰之卦無二坤焉，以是知豈惟堯舜之上智，曠世不一見，卽楊食我之下愚，亦絕無而僅有者？若夫卦之或陽多而陰少，或陰多而陽少，或陰與陽也各居其半，數蓋六十二焉，寧非中人之善惡混而相近者衆乎？夫惟中人者衆也，是故聖人之教立焉，蓋上智不待教，下愚不率教，而中人者可善可惡者也，教也者，所以去其惡而反之善者也，人能緣教習之自強不息，將隨其陽畫所成之多寡，而各得以復其所繼之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士

味芹堂

純全，就其所復之陽畫而言，雖成章分限小大或殊，然卽一畫固與純乾之六畫本體無二也，故曰及其成功一也，茲聖人立教之本意也，宋儒言性宗孟氏以爲是天地之性也，而復出夫氣質之性以補其所以不及焉，不知凡所謂性，便已屬之氣質氣質之外更無所謂性者，若特屬之天地，則懸虛無所于附麗，烏得而性之哉？且孟氏之所善也，幸自上智言之也，故必稱堯舜，堯舜以下未必純善而無惡，則固皆善惡相近而混者也，惟相近而混也，是故可以言善矣，而或容有不善者以雜之于內，雖或雜之以不善，而其成性之根諸始繼之善者，渾然固自如也，猶夫六十有二之卦焉，奇畫之陽雖不能不間之以偶畫之陰，而奇陽之畫卒未嘗因夫陰畫之間而少有所虧變，自其未嘗有少變之陽，卽如剝之上九焉，猶爲不食之果，而舜禹無間于途人，知能可與夫婦者此也，然亦非卦之外別有所謂陽畫云爾，斯孟氏言善之旨也，特其直指陽畫專言之，而陰畫則置弗一及焉，是無怪乎諸子之論紛如也，求其不詭于孔子庶幾焉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士

味芹堂



者吾竊有取夫昌黎三品之說乃世之論文者推原道而不及原性毋亦玩其華而忘其實也耶

先夫子曰愷字達和號介山江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端簡文多言學達意而止

明文投讀

卷之三

古

味芹堂

詩說

孫慎行

余讀詩于古今慨慨運轡之際愴焉感也二雅曰我瞻四方蹙蹙靡逞危時也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維彼不順自獨俾臧指之切也曰皇父卿士斃妻煽處諸番蹶蹶之倫無不具指于名無敢一隱也至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卽于已名不敢隱也夫子錄詩顧皆特有取者當是時先聖之澤未衰而正氣尚完上無誹謗之誅下無婞激之嫌不忌不阿而議議出焉古所謂詩史詩諫者也迨其後有欲射諫臣者有明末投讀卷之三說五味芹堂欲立法監謗者而道路且相目莫敢言卽忝離大夫其言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隱諷云耳而二雅之章熄矣如是則主縱臣諛將何逞不可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直亡也直道之行也家自爲詩直道之亡也聖獨爲經其褒揚少而貶絕多至斧鉞寘于無窮者豈非詩之大義耶或者謂南山桑柔等非詩之正也夫文王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告君者不切而至耶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君自愛者不更迫耶稱詩者顧云溫桑敦厚何



也。夫溫柔詩之小心也。所謂怨諱不亂者也。憂其危。不忍諱其詞。而其遷改焉。是所以爲敦厚。若謂溫柔者。不必抗顏。無乃悞乎。若以保姦。忍惡爲敦厚。澆也。滋甚。繼詩而作者。無如騷。其愛君憂國。與詩人不二也。然其言敢愁思展轉。而不敢抗厲。至託芭蕉蘭艾兒意。斯已婉矣。終爲羣小所構。自沉汨羅。夫家父不聞以直諫而靈均。何至以婉廢也。班固評原曰。聳才揚已。憤懣不容。沉江而死。噫。謂原憤懣則曩家父諸人。更以何名耶。甚矣固不知原也。且不知詩夫原。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六 宋芹堂

爾哉

物形說

李賢

萬物之形。不出方圓二者。然草木鳥獸之類。由天生者。其形圓。惟器用室宇之類。由人爲者。方圓兼之。大抵出於自然者。未有不圓。而方者反是。蓋圓之出於自然者。以有理爲之主也。理卽太極。假使有形無不圓者。故周子爲圖以示人。亦必圓其形焉。或謂天圓而地方。地豈不出于自然乎。曰。以地爲方者。據其平言之也。殊不知天包乎地。地如卵黃。蓋亦未嘗不隨天而圓。其形焉。且紙應之隙。初無圓者。日來射之。其影必圓。蓋亦隨日之形耳。水波之靜。雖曰平焉。以物投之。其紋必圓。蓋一生水。水亦隨天之形耳。以類而推之。莫不皆然。于以見造化之知矣。

先夫子曰。原德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天順初。大學士贈太師。謚文達。古穰相業。可觀文亦詳密。止以一峯一疏。誦之爲可憐也。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七

宋芹堂



聖人制樂裁成說

程九思

至哉聖人之作樂也。聖人見天地有中氣，有中聲，而吾人往往非不及，即太過，不能得中。且聖人豈惟欲盡人性，其彌綸參贊，意必使飛潛動植之物性皆盡，然後聖性始盡。而此飛潛動植，其性既未必盡，皆得中，而又皆屬於物，不可以馴而致。於是乃一舉託之於樂，取其土爲磬，爲塤，爲缶，此欲以盡土之性，取其金爲鑄，爲鐘，爲鐃，爲鐸，此欲以盡金之性，取其木爲簫，爲管，爲箎，爲箛，爲祝，爲敔，此欲以盡木之性，取其匏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大

味芹堂

爲笙簧。此欲以盡草之性。琴瑟笙簫必象鳳，此欲以盡鳥之性。故必象虎，此欲以盡獸之性。笛必象龍，此欲以象鱗之性。盈天地間凡賦有形質，若天者蒼者，地者黃者，蒼者羽者，鱗者以應鳴者，以注鳴者，以傍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若外骨內骨，卻行反行，連行紆行，如考工記所載，不知凡幾。聖人豈能一一取之，惟取之一鳳爲簫，一虎爲敔，被之中和律呂以吹之，擊之，而天下鳥獸之性命自正。惟取之一竹爲管，一匏爲笙，一木爲祝，被之中律律呂以吹

之擊之，而天下草木之性命自正。特水火有形無質

聖人無他奇策，可施裁成，然入音非水火莫能就。即聖樂所裁成，亦曷嘗未裁及水火哉。且日月雲雷佐天爲政，皆聖人所嚴事，而及其作樂，乃至以其象制爲器，或以其象綸於器，此豈得已。聖人亦欲借天道以扶掖元聲元氣，即聖人亦豈不憂彗孛飛流暈珥，冠璫之足以妨吾太和，而一切欲以裁成施之。今其樂堂上歌，堂下舞，則已盡乎人，或取之鳥獸，或取之草木，或取之金木土，則已盡乎物，而推其究又至以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尤

味芹堂

日月雲雷爲藻飾，則已盡乎天。聖人曰：彼草木，即無知，彼鳥獸，即塊然一物，吾業已被之律，彼其音，惡得不正。及其一搏拊一吹擊，而出於鳥獸草木殘質者，無不中宮商而諧韶濩。聖人又將曰：彼塊然無知者，猶若是，而又何況於人，則豈不爲交相正之雅道乎哉。夫盈天地間氣而已矣。既有氣，斯有聲。吾秉此氣，天地萬物亦秉此氣。是天地萬物同時與我交，而我亦時時與天地萬物交。天地與萬物與我，固交相渾融爲一氣一聲者也。天地無戾氣，無淫聲，第恐人



以戾氣淫聲相爲感召。卽天地亦未必太和。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其機在於心。而我成輔相。則亦在於氣。氣正則音正。音正則天地之和應之。不然聖人設教。何不但以樂求端於心。乃必曰某編鐘磬幾尺幾寸。某鐘甬銑幾寸幾分。某琴瑟絃幾十幾絲。某律幾十幾黍。以某象天。以某象地。而徒區區於此聲音象數之末。爲哉。夫樂最神而禮則滯。故樂記謂禮從地而樂從天。何者。方其陳樂於堂。簫則鳳也。歌則虎也。琴則木也。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辛

味芹堂

石則土也。皆可得而辨也。及其既奏。則絲竹金石合爲一聲。草木鳥獸合爲一物。察之而莫得其端。辨之而莫得其跡。然後知天下之最渾融者。莫過於聲音。聖人欲渾天地。幽明草木鳥獸爲一體。而莫得其策。於是一舉而收之於樂。彼簫非真鳳也。篳非真龍也。啟非真虎也。猶可言也。蓋至琴瑟而忍於操按。昆蟲之蠶。於舞而忍于拔摘。飛鳥之翟。于跳鼓而忍于搏擊。走獸之牛魚鱉之龜。而聖人亦不謂傷害側隱者。亦惟其并包者大。而必如此方愈足以成就聖人之

仁。况日月雲雷在天。鳥獸魚鱉昆蟲草木在地。皆散在四方。與聖人頗相隔越。而聖人乃借樂以一舉而盡收於堂上。堂下使吾得時。時與天地萬物相爲茂對。相爲感通。是聖人此併包宇宙之一念。既已植爲樂本。又安得不仁覆天下。令太和元氣長在聖人字而間也哉。

先夫子曰。瞿九思字序。序夫湖廣黃梅人。萬曆癸酉舉人。以攻縣令繫獄。晚徵爲翰林待詔。博學精于律易。其文縱橫不可羈勒。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辛

味芹堂



周幽厲王謚說

黃鳳翔

周幽厲王之得謚其嗣君則宜王靖平王宜曰也厲王嗜利崇奸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至於失國出奔幽王嬖愛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卒殒於申侯犬戎之難其得惡謚宜也顧不云子爲父隱直在其中乎宋儒尹彥明爲之說曰謚法最公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爲謚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胡仁仲則曰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如畫筆寫神必欲其肖甚矣哉二子之迂也周制謚法固曰大行受大名細行

問文授讀

卷之三

三

味芹堂

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豈謂褒貶勸懲之權可以施諸君父惟後世侯王之以篡弑終者則惡謚加焉魯桓弑息姑謚之曰隱楚平弑虔謚之曰靈宇文化及弑楊廣謚之曰煬彼惟其仇之故醜之且三君之子不得嗣也幽厲之子王矣而蒙惡謚特甚論者遂謂嗣王尸之而實非也在禮賤不諱貴幼不諱長惟天子稱天以諱之諸侯相諱非禮也此其義甚明漢儒強傅益之曰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禮之南郊稱天以諱明不得欺天也此二氏

之說所自來也夫挾育真莫測之天以揚君父之惡豈臣子所忍爲哉二嗣王之所遭不獲已也以厲王暴虐國人畔而襲之闢召公之家欲殺所匿太子靖召公出其子代焉僅乃得脫卽宜王嗣立廩廩若馭朽枿木顧能曲諱於先王重輿情之疑二乎是召周二公爲宗社計至深非宜王意也幽王死驪山下國祚如綫秦晉鄭衛率兵逐犬戎存王室而坐視申侯之自難置若罔聞宜曰東遷猶於母家寄命奈其父謚何哉蓋周自康王以後昭王南巡而不還穆王西

問文授讀

卷之三

三

味芹堂

征而荒服不至迨于幽厲祖孫世濟凶德於是乎黔黎離叛戎狄交侵體統遂日以凌夷當二王嗣世之日奉几筵而薦廟號不惟奪于公議亦且扼於時變其情雖有所弗忍而勢實有所難遂耳假令晏然無事而以已意爲之入廟趨跪焄蒿陟降目眈視史陳詞駿奔在列而醜惡之謚宜揚于其間譬則啗爾而與之食任天之靈豈其欲享與念及此必有躊躇不寧者吾故謂二嗣王之不獲已而持論者之迂也然則騶孟氏之說非與孟氏之意蓋謂社稷無常奉善



惡有定評。凡以天下恣睢者。既罹禍敗于其身。復遺惡名于後世。即孝子慈孫。不能以天子之尊。奪間闕之口。庶令覆轍知鑒。居高思危。不敢一日肆于民上耳。若尹氏胡氏所云。益其指矣。夫善善惡惡。天道也。親親尊尊。亦天道也。奈何其以彼廢此。漢唐而下。其得如幽厲者。何代蔑有。而不為貶謚。或取節。或溢美。其羣臣議之。嗣君主之。後世亦不以為謚。夫謚美非也。取節焉。如漢武帝唐玄宗可也。又或委曲掩覆。如晉惠宋徽。姑以昭示臣民。傳播可也。倘至情國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語

味芹堂

體有不容直達者。亦古今達道乎。繇孟氏之說。可以垂暴君之戒。繇吾之說。可以存臣子愛敬之心。尹切二氏之迂論。可置而弗存矣。

先夫子書田亭草鳳翔閩之晉江人官至禮部尚書其碑版質無文采小品有致百家私記公字鳴周別字儀廷隆慶戊辰進士年六十謚文簡事母至孝與鄉忠介公相友善

諸曹佞臺諫說

顧大章

天下無不佞臺諫也。而六曹之奏議為甚。吾欲正言之而不可也。聊借昔言為喻。以資談者之噱焉。昔人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語

味芹堂

愚民不食。自取餓殍。其官之議深禪荒政。所當亟為宣布者也。曹之屬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得旨而報可矣。設又有一臺諫具疏而駁之。則又



得竊捕他如原議所當永爲遵守者也曹之屬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又得旨而報可矣如是則曹之屬爲能其長爲賢而宰相爲無罪不然皆咎之徒也客問而咤曰是何異趙高之欺二世乎曰何可比也高之爲鹿馬也二世左右猶有言鹿者高能中言鹿者以罪而不能得其始之一詞於馬也今臺諫之所謂馬則舉朝之臣無敢有知其鹿者矣歸以告其家夢以讐其口必皆曰是誠馬也向幾誤以爲鹿嗚呼臺諫之氣其服人如此豈不更烈於趙高哉

卯文授讀

卷之三

說

壬

味芹堂

萊窩說 并序

劉基

萊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爲文而恒弗得暇今年子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萊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賤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旣夷旣壤俯壕爲溝倚城爲墉籥以枳林緯以藥場是蓋比如東鍼錢若攢鎗蛇蜴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

卯文授讀

卷之三

說

壬

味芹堂

能爲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爲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爲乎築陋室于其中塹糞土以爲甍茨以腐茅蟻蝼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鼯鼠爲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虛呼朋命徒左踰右越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股肱之腹索爲蓬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獲橙鄧橘李梨萸鬱秦杏周漆柿桃奈棗琬容琰質椅桐栝栢堅縝有惡桂椒黃檗吐芳醇醑木瓜



杞梓，諸真葛，芴，叢蔓，輾轉，彼攀此，或府其材，或以其質，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蜂以蜜，克勤厥營，荷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牆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悛，東門子賤聽之，愀然思之，杳然，懼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爲宅矣，則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无

味芹堂

所美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俟爨也，抑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嘆吾肱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蔬也，食梁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梁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沽一，特二，餼其菜蕪。

葵去與蕪，拔其莠，杜阜，翳簿而地之，弁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潄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奇，灌溉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稀慈，穉舉，肥根莖實，莫各隨其時，羅之離離，檻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竟，色澤如也，貌悍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賤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已乎？東門子賤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廬，而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賤曰：公能悉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无

味芹堂

識吾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算多，故植之以蒜，蒜算也，算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薑，薑則疆矣，故植之以薑，薑強也，物大疆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







觀陶說

邵寶

邵子觀于景德之陶，歷羣工所成造焉。客或歎曰：「吁，陶之爲器其難矣哉！方其取土於山，猶夫石也；確而粉之，澄之以水，濾之以渠，浥之以甃，和之以漿，始可以燥而規之，又必削其未整焉，因以壞者什一，磨其未澤焉，埴者什二，潤之以膏，飾之以采，內諸火而出焉。壞者什伍，其幸不壞者，豐隙疵玷又什之三，蓋自始規而至成器，以獻于尚膳，其不得與焉者多矣。然取土而昇者若干人，確者若干人，澄者濾者浥者和而操者削者磨者潤且飾者納諸火者各若干人，凡越工者十，而后器斯得其成也。其獻之上不過備一御耳，爲之如是其難，而用之不以爲異，是可歎也。」邵子曰：「是誠難矣，雖然，吾猶以爲易也。夫取土而制其質，澄濾浥和而後就規，刮磨潤飾而後就火，苟不壞者皆成器矣。器而獻之，不過三月，則離山野而薦諸郊廟，陳諸宮寢，祭祀享燕，實與有用焉，斯亦異矣。視其爲之之難，亦何負哉！乃若君子之修身以待用者，材以爲土，學以爲確，戒以爲澄，省以爲濾，從義以爲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圭

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圭

味芹堂

浥，力行以爲和，循禮以爲規，研精以爲刮，師友以爲磨，出詞以爲潤，表儀以爲采，自試而微之以去其疵，隙玷壘，近者十年，遠者三四十年，曾不得望君門而效用焉，甚或終其身於山野，其視夫陶也，又何如耶？寶方陶於人才，知其難焉，故陶吾猶以爲易也。客起而謝曰：「吾聞萬室不足於一陶，今乃知其難若是，雖然，器猶未也，請著以爲說，俾用才者知焉。」



虎銜魚說

張舍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氓失恩則虎銜魚矣禹  
山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  
邇停都見漁石公惜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賕  
著近鮮以不賕著方幾倍焉况銅章名實皆銅墨  
綬名實皆墨卽下無議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  
偶影之操也監司而賕殆六珈而姦者也方嶽而賕  
殆翟服而嫖者也銅墨而賕殆十金中饋而奔也蒙  
復於公曰昔者之賕鑽穴踰牆今也之賕連閭洞房  
明文授讀卷之三  
昔也之姦叔孫僑如今也之姦衛渾良夫昔人有云  
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  
之賕惟恐人知今茲之賕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曷  
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爲來哉由此觀之虎奚  
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  
章也

百家私記張舍字愈光號禹山永昌人父志津  
南京戶部侍郎舉鄉試下第遂不調還年八十  
餘與楊升菴同學其交至厚

尋腫使者說

顧大韶

烏有先生好奕每晨起對客手談必夜分乃寐終歲  
未嘗眠然恒苦黑子易罄輒市以益之不旬日輒復  
罄似有物盜之者還視白子則宛然無恙也先生怪  
之比夜篝火帳中以俟良久聞棋局上索索有聲亟  
取火照之則見數小鬼方共攫取黑子先生叱曰是  
汝耶盜吾棋者鬼謝曰先生勿怖我我冥君所遣尋  
腫使者也先生乃改容而問曰何謂尋腫使者使者  
對曰先生不觀夫人之目乎眉綴其端睫衛其表非  
骨非肉黑白了了此目之形也若夫物態橫前膠膠  
擾擾暗者自盲明者自瞭此目之神也其能察蒼素  
辨異同規大小準卑崇分倣隱別苦工俯瞰淵泉仰  
視蒼穹者萬人之中唯三四公耳凡夫昏昏默默若  
藏若蒙倒上爲下迂西爲東有其具而無其用有其  
數而無其功則皆是物之爲也先生笑曰誕哉使者  
之言夫天有兩曜人有雙眸外與家接中與心謀聖  
愚所共誰劣誰優思則作哲匪目之鄰且夫大冶鼓  
鑄其何弗殺舉世光明云何弗淑乃俾羣愚豐其蔀

明文授讀卷之三

三

味芹堂



辱使者之言、令我心覆、使者曰、先生見其一、未見其  
二、謂造化之至仁、而不知鬼神之以人爲戲也、昔者  
鴻濛好事、幻成天地、萬物假形、男女分位、賤者爲隸、  
貴者爲帝、蠢者爲癡、靈者爲智、殊塗各歸、百慮億致、  
或甲喜而乙悲、或此妖而彼瑞、施腐交譏、筵楹互議、  
口若沸羹、訟若委積、自妍而謂人媿、自醒而謂人醉、  
此皆是物之縈縈故紛如其多、僞獨有離朱與重瞳、  
恒掩目而睨視、蓋唯明暗之參雜、適以昭宇內之大  
備也、向如先生之言、責大治之鼓鑄、耀舉世于光明、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三 說 美 味芹堂

則夫六合之內、可使鑑斯照而砥斯平、三王奚勤于  
誓誥、五霸何爭于血盟、老聃豈好譚乎道德、而仲尼  
胡爲遑遑乎列國之朝、且使蘇張無所掉其舌、左史  
無所措其筆、蚩尤之兵不試、荊聶之頸不刳、羿莽不  
棄于廟堂、而顏閔不田于蓬蓽、王嫡不委于邈穹、而  
嫫母不登于牀第、寥寥乎今古之間、長曠然其若一  
又烏在天地之變化、而人事之多、衛也哉、使者之詞  
未竟、烏有先生下床再拜稽首曰、微使者、吾無所聞  
至言、吾嘗笑世人之拙目而不悉造物之巧心也、無

何天將曙、使者盡傾其黑子以去、顧謂先生曰、慎無  
泄吾言、泄吾言、亦將以是物更先生之目、先生謝不  
敢、故甚秘其事、間以語于墨客、卿客卿退而志之、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三 說

美 味芹堂



裁衣者說

周容

崇禎初京師尚恬熙也共矜體貌有厲成者以裁衣名者非赫然有職不能得其一日暇然指未嘗拈錢綢云每旦携剪以出羣工隨之至一家必請見主人而後下剪剪如風生剪已指一工曰若爲之出又至一家亦如是以次畢晚乃收羣工之值半羣工安焉曰非若剪不適主人體若此十餘年資以裕乃借例參過得司庫官帶將就道羣工餞錢是饒酒酣合座起曰衣非翁剪莫當意是必有道向固不敢請也今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味芹堂

體矣以所接之人之體爲體今日而接當塗衣宜前殺後羸明日而接冷曹衣宜前羸後殺或一日而當塗與冷曹先後接焉衣將奈何或一座而冷曹與當塗參伍接焉衣又將奈何翁雖神於剪亦將窮矣厲成大笑曰若言是也予猶是行古之道也予行矣不可以宜于時矣周子問之曰厲成善用剪而年少善用尺不特以度衣也能以度人厲成司庫彼可司銓思二人言則知當日京師右職求端其躬正其禮使裁衣者守其剪尺而無所短長其間者不一二見也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味芹堂

世事安得不有今日哉于是述之爲裁衣者說張錫現記周容號鄧山別號瘦堂鄧人自幼穎異爲諸生有盛名鼎革初浮海急知已之難受刑跡足隱居不爲進取計遊于縉紳之間以筆墨自給俠而依阿倏而傲慢常使酒罵座又善哭叫號之聲驚動鄰里蓋不得志而猖狂自恣者縉紳間多重其書法鄧山自許謂字不如文文不如詩詩不如畫與范梈山夫子雪汀叔父友善過予家盤歡飲連夜醉中題詩畫兩壁又於壁上寫樹作直幹上無葉下無根但書天下事俱以不爲妙在出人意表爲快耳晚年盡刪其酬應之作有春酒堂詩文集藏于家其詩情真氣厚京師風雅卓然自成一家人多傳誦之文集絕少繕本梨洲先生嘗見之而不得近從友人處得文十餘首授其裁衣者說燈蘭賦與其論詩論字書藝死金針亦已和盤托出因爲補入惜乎未覩其全也



馬弔說

李鼎嗣

馬弔說者起于天啟時以四人相角用俗所關紙牌  
朱江四十葉而以法行之其縱橫取舍之間形格勢  
禁各有深意于論罰更嚴謂之馬弔者言此戲人得  
二桌爲本今勝家上五桌而三家適各一桌其狀如  
馬立而弔其一足也吳中士大夫嗜此戲者至忘寢  
食漸行于京師其例不同都下謂之京弔吳中謂之  
吳弔好事者發其妙撰爲馬弔十三篇各有問余者  
曰此戲取勝甚多何獨舉馬弔且于十字門最尊百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早 味芹堂

老何也余未有以應之既而喟然曰嘻嗟乎此亡國  
之兆也弘光之敗成于馬士英承曆之敗成于馬吉  
翔馬氏用而國亡故豫弔之也且馬弔爲之香爐脚  
折足之象也京弔吳弔並行言南北俱可哀也然馬  
士英不用阮大鍼國未亡而百老則諸盜中之阮小  
五也百老雖爲人滅尚可待籌言大鍼雖名在逆案  
而其餘威尚張也尊之爲老者言大鍼在關孽四百  
餘人中其才獨爲之魁也百老冠進賢側首者言大  
鍼始進不以正也百老膝按一人頭者言大鍼能橫

殺人也其上尚有紅萬千生而百老獨貴言大鍼得

用則其才非君相所可制也小五兄小二弟小七言

大鍼兄事士英弟畜諸小爲一門並進故弟七號曰

聽用而其兄二稱立地大歲言日家畏太歲不可犯

而及特則退舍今士英驟當國一歲而亡也小五亦

曰天罪星兄天劍弟天敗言士英持太阿使諸小敗

壞國家而禍俱本于大鍼罪實通于天也且其戲起

自天啟時值闖黨大喪國家正氣遂釀劇盜蠱起至

國用盡耗而亡故始萬萬貫而極于空無文焉國欲

明文授讀 卷之三 說

望

味芹堂

不亡得乎傳曰三月無君則弔已蚤知有甲申三月

之禍也客爲愀然曰嘻誠如君言吾曹奈何習此亡

國之戲乎遂相與毀其譜焚其葉戒不復角且命余

著爲說以傳諸吳中士大夫酷嗜此戲者

百家私記先生諱文龍字都嗣今以字行別號

呆堂崇禎間諸生屢革以來絕意進取有呆堂

文鈔詩鈔行世詳載 先 夫子南雷文定中稟誌



琴釋

胡翰

媽仲子學琴於東峴之嬰，三日而鈞絃，七日而成章，不習者踰月而幾於忘矣。客有造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吾見仲子之琴微矣，亦有故乎？仲子曰：無故也。吾聞清角者，天子之琴也，號鐘者，諸侯之琴也，皆古之制也，未之能詳焉。吾嘗以今之琴，攬而醺之，揆之於古，其制有曰八尺六寸正度者，有曰七尺二寸者，又有法四時五行長四尺五寸者，又有象三百六旬有六日爲莽之數者，代有不同，孰

明文授讀

卷之三

釋

望

味芹堂

從而準之，五弦宮商角徵羽，大絃寬而溫，小絃清廉而不亂，故宮爲首，商次之，角又次之，徵羽又次之，未有以宮居中央，商張右旁，小大相次，不失其序，如漢儒所傳者，習而不察，孰從而正之？五絃之外爲少宮，文王所加也，少宮之外爲少商，武王所加也，未有爲文王操，能去武聲，不以少商應大絃，如唐人所論者，此又弗察也，謂之變音可也，音止爲五，加二爲七，蔡邕益之爲九，孫登損之爲一，弦由一衍之爲二，儀由十倍之爲二十者，有之以爲好事者之過，而二十

七弦之難，周已具矣，此別出變音也，故名曰後世迭爲損益，蓋不知其非正也。漢去古近，史遷所載當時之制，豈不由周人之舊乎？桓譚蔡邕可謂好古矣。未聞有取於遷也，歷數百年而至唐，楊收奮其獨見之言，以折安悅生之徒，而在邕亦未之有及也。以史遷桓譚蔡邕楊收之博物通類，猶不能正之，後世孰取法焉？况聲音之別，有經有緯，有從其製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其妙窮本極幽，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手者不可傳以譜，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求

明文授讀

卷之三

釋

望

味芹堂

其如成連師曠師襄師文者，益又遠矣。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生焉，今夫高厓巨壑，原源所出，淙然而鳴，沛然而決，澎湃沓沓，放乎江河之間，潏乎春容而自得，及其遇大壑，批大窾，怒而相射，回旋相薄，大者砰然，小者儼然，聽不可極，若若神物憑之而莫測，此非水石之聲也。邪？鴻蒙廣莫之野，噫氣鼓之，或穆而清，或淒而厲，八方蕩摩，其變也雺然，外陰閉而內陽欲出，二氣未分，若與敵遇，轟然動乎九地，懔而噬噬，颯然而天雨，此非風霆之聲也。邪？奮至德之光，合生



氣之序。剛而不怒。柔而不憚。曄曄而不肆。幽深而不  
怨。不播不石。不唯殺不慈。慙其情深。其文明。其氣也  
盛。其化也神。洋洋颯颯乎。非風非霆。非水非石。此何  
聲也。惡得而寫。諸客疎而聽。俯而作。卑陬而退。仲子  
長琴而歌曰。高山之巍兮。悲予之無儀兮。去之

流水之蕩兮。曾不濡我裳兮。去之  
乎

明文授讀卷之三

唱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十三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百家校讀

頌贊錄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  
軍旅之師與滾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  
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  
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  
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修蒙衝

明文授讀卷之十四

味芹堂

虎驅蒸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  
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  
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播我邊方。侵軼我姑孰。  
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  
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  
悔禍。以自逭于天刑。癸卯之夏。乃復聞我豫章。是其  
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  
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  
群臣曰都。于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



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  
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禡纛  
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營解圍而逃丁  
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爲十  
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  
集砲聲雷鉤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  
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已丑焚  
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  
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  
明文授讀 卷之十四 二 味芹堂

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資金縢有差臣稽在  
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  
于赤壁符堅發長安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  
晉而謝玄謝石敗之于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  
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  
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  
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  
烈炳耀鏗鉤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  
不作非其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  
明文授讀 卷之十四 三 味芹堂

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  
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  
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  
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  
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  
子辰達西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  
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舨相  
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  
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

流鴻績于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天眷  
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旄東指則敵  
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旣歸江左攸屬浙之  
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  
西蜀蠢爾小醜敢離大邦集其兇頑鋒鋷斧螭輕涉  
我疆以跳以跟亦旣剪刈偃懷覆江游齊六軍直傾  
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噬翹其  
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  
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搖光



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繼火奮激，旗旄揚揚，解漢江艘將將，予戈洸洸，鎧冑明明，敢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別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葉騰，黎駭，星流，火戟，雷發，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櫓檣湊，驅，奔，求，蠅，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于湖，與併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

明文授讀

卷之十四

四

味芹堂

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卽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尊，在昔赤壁，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熒，塔古無讓，可無咏詩，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明文授讀

卷之十四

五

味芹堂



蕃薯頌

何喬遠

度閩海西南有呂宋國、國度海而西爲西洋、多產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于此、以通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莖黃、精山藥山黃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爲粉、其根如山藥山黃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屬食之、可熟食、亦可生食、亦可釀爲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薺、薺生貯之有蜜氣、香聞室、

明文授讀 卷之四 頌 六 朱芹堂

中夷人雖蔓生、不警省、然恣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只許狹小、蓋中以來、于是入吾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窮挿種之下地、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也、其初入吾閩時、值吾閩饑、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崗、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卽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園、泉人鬻之、斤不直一錢、二斤而可飽矣、于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饑焉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于是何子開鏡石山房樹陰之隙、

地而種焉、而爲之頌曰、不需天澤、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爭肥壤、能守護者也、無恨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氣者也、予向行江北、天大旱、五穀不登、民食艸木之實、无厭、今乃佐五穀、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爲酒、可祭可賓、能助禮者也、莖葉皆無可棄、其直甚輕、其飽易充、能助儉者也、耄者食之而不患哽噎、能養老者也、童孺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鬻乞之人食之、能平等者也、下至雞犬、能及物者也、其于士君子也、以代賈焉、所以固其廉、以廣施焉、所以助其、

明文授讀 卷之四 頌 七 朱芹堂

惠而諸德備矣、而吾邑梁肉之家、猶駭焉、而不敢食、食之則謂同于糞與賤、于是何子掘而出之、浴之清泉、薦之潔鼎、乘之陶匏、沃以濁酒、而爲之歌曰、令珠而如沙、人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艘、令朱薯而如玉、山之禾瑤池之桃、人以之爲不死之大藥、雖則不死、藥不足佐五穀、吾亦不忍其禾玉山桃瑤池、獨從羽人于丹丘、坐脉下界之人、瘁饑嗽嗽而不得一嚼、

思舊錄何喬遠字稚孝號匪莪閩人崇禎時爲南



司空四方名士多歸之九口大會于鳳凰臺分韻  
賦詩所著有萬曆集固一代之作手也錢牧齋以  
其所纂國史命名名山藏嘗之此蓋不敢以私史  
竄國史何可非也

明文掇

卷之十四

頌

八

味芹堂

陸象山像贊

趙訪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自契本心  
以俟聖人百世

明文授讀

卷之十四

贊

九

味芹堂



溟滓生贊 有序

朱濂

溟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噴噴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

明文授讀

卷之古

十

味芹堂

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侯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絲聲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為不及，學既成，去隱宜欽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于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

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間賈似道

遺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雜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為惟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略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會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為？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閭閻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義畫爲經，象爻繫辭爲傳，黜文言象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

明文授讀

卷之古

十

味芹堂



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許人陰私，人而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名復至，口發側，手布等，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傳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口，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烏名使者來徵吾及傳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

明文授讀 卷之十四

主

味芹堂

所謂山姓烏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隨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聞傳于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叅我輿，九師襄之，我苞我品，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瞠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冲漠，疑于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厓，我陟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

弗傳，有冥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輪，載紳于言，炎炎宋錄，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青祥見徵，土髮亂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焉，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昏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由我河，我川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和，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旐央央，我車麗麗，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日，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于大川，丞徒揖之，梓副宇橈，子子焉依，國武斯墜，不知攸戒。

明文授讀 卷之十四

十三

味芹堂

日隕弗升，雖晝作夜，鵲舞于林，鬼瞰于舍，洗投是艱，曾莫之艾，乃怒乃驚，乃瞻乃行，乃趣死于冥，睠生之爲，胡乃神以著，微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旣泯，數亦不類，激贊于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自記云，余自幼卽見長老談演，泮生事，近見李途性學及戚光子實所造文，又如生爲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



故予悠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激而贊之。惜予予文燕陋，不能永生也。然予情亦至矣。

黃氏三壽圖贊 有序

方孝孺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髫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給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值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爲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于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發，聞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髯頽白，冠裳如畫，行步踈踈可數，默然若不能爲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始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于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于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已自有若三老人者，使



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于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爲圖，而請余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于是而見也。謂三老人爲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俗之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厥德，許謖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廉，厥風既成，邦國以昌。元亂既弭，殆臻于理，曷占其端？

明文授讀 卷之十四 贊  
六 味芹堂

觀諸黃氏維黃世族爲婆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特德而驕德則日墜弗居其名福祿攸躋茲黃氏有伯有季旣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貴名孰能與夷咸以善稱入之者艾集于一身時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藥麤以役以豆其服豈華斯昂斯綸食匪云珍于以療飢孰不能言我弗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革其滿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導孰能旌之四方是效

三箴 祝允明

余以禍福非聖哲所超邁然有自名之者蓋亦有其機矣士之機多由三省心筆舌也因各爲之箴

心

倏然而人智賢聖神而與天地均非斯曷存忽然而物姦宄益賊而作萬物賸非斯曷出人用斯殺我我亦用斯殺人以逮其身人不可察而我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心

舌

明文授讀 卷之十四 箴  
七 味芹堂

倏然而舉仁賢智儒而游揚誕乎非斯曷居忽然而毀暴慢倍鄙而憎遠罪棄非斯曷起蔑用斯殺子子亦用斯殺蔑以偕其孽蔑不可察而予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舌

筆

倏然而衰華衮立朝而炙竹耿昭非斯曷操忽然而貶象服黥脰而流汚刀簡非斯曷典物用斯殺已已亦用斯殺物以并其誦物不可察而已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筆



石鐘山銘 有序

楊守陳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其說則瀕流庶峰皆可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是不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鐘名蓋山下皆石穴微波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吞吐有竅坎輻輳之聲皆觀察而得其實故是聲矣而周必大又

明文授讀 卷之四 銘

太

味芹堂

謂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濶丈餘叩之皆響若鐘磬他石則否復是李馬余謂波間衆竅其豐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末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可謂鐘也然瀕流庶峰其下響若鐘者蓋鮮石之高大而叩之南胡清越如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爲天下獨然後名哉助名山者其舟而察諸波間耶果屐而叩諸潭際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大鑪而今已爲波淪之九鼎火焚之崑玉

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而可臆斷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猶不能定于一余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名何損益于天下亦無足深辨者問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伐偽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旣而大捷友諒殲焉時群敵惟友諒實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戡四方皆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基也方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陟遠覽之頃固已察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

明文授讀 卷之四 銘

七

味芹堂

伯變草木爲甲兵驅龍魚爲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耶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名于世皆可謂幸而是山乃蒙玉趾親臨龍顏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焉古之人睹河洛則思禹功往在元季徵我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之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雖群動庶植猶勝于亂世之烝黎者皆高祖戡定輯寧之勞而列聖紹述熙熙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哉兵部正郎王尚忠嘗讀書于山之



佛閣間屬余言故爲之銘俾衆諸崖石用告來者  
舍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  
尚貞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巉巖穹窿  
水經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  
雲擾麻沸崇岡震驚訖可小惕天命聖武舟師徂征  
不戰百萬殘馳霆鉤烈火西耀煌煌赤城虜衄而遁  
軍之湖口乃躋兩鐘以望九有鸞旗前登羽衛擁後  
旅衆群鴉魚騰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電矚  
可文授讀 卷之四 銘 壬 味芹堂

已空荆湘玉帛方降捷音沸騰矢激而殪厥衆角崩  
或者草木奮爲甲兵四方群敵茲虜惟劇一鼓殲之  
除何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永康兆民垂億萬世  
受德穹動惟天其至謂天蓋高曷足與儷山有巨石  
肖銘禹功苔蝕鮮剝有光流虹相古勳業亦銘鼎鐘  
于皇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以耀終古厲我臣民  
無忘烈祖

書齋銘并序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  
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  
春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春生居無  
中庭以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  
爲買賣者熟舊地日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  
已乃爲簾籬裏以修屏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闕然  
每至深夜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日  
而又失之耳也項春生曰余聞朱文公欲于羅浮

可文授讀 卷之四 銘

壬

味芹堂

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  
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  
夫莽蒼之際小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  
神思爽然况天閣地藏神區鬼與邪其亦不可謂  
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西亘巨海東浸林屋洞庭  
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者今遙望者幾年矣尚不  
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者也  
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于是者矣管寧與華歆  
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歆梁公



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  
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日書  
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喧  
市肆紛那欲避寒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  
影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  
意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  
皮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于外不靜于心余茲是懼  
易馬廐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于神聖  
司文授讀卷之十四銘  
何必羅浮能傲斯靜魚龍萬惟海波自清火熱水濡  
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  
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堦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  
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  
形穢心忤矧伊同胞舉目可惻籬籬已多去之何適  
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  
不滿一瞬執塗之人而非堯舜

先夫子曰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南京太僕寺丞

震川之文一往情深故于冷淡之中自然轉折無

窮一味募兀雄健之氣都無所用也其言爲文以

六經爲根本遷固歐曾爲波瀾聖人復起不易斯

言今之耳食者便欲以震川爲根本愈求而愈不

似矣私記震川嘉靖庚子舉人入上春官至乙丑  
成進士歷長興知縣順德通判王弇州晚歲

賢震川像曰于載有公繼韓  
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

明文授讀卷之十四終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

疏文對答述叢談

羅山法海寺勸化普度疏

會異撰

寓間胞民與物，備治明而釋治幽，歎點點穢，縹利他而黃利自，蓋設教神道，敬遠必判乎陰陽，而博施佛門，接引不分乎人鬼，是以大士甘未成佛，欲須度盡衆生，卽聖人內溝之恥，地藏誓不歸西，必待獄空鬼府，廣王者掩骼之仁，矧自數年以來，囂然四海多故，自戊午而之禍起，廿年戎馬，斬頭陷胸之將卒，疊疊迫丙丁而黨錮之燬成，一網鳳麟，杖下獄中之忠良比比，已而滇黔巴蜀之豺虎誅夷，日方乾于西土，今乃秦楚管鄆之魚肉餒敗，血遍赭于中原，閩越而南，每羅山海寇盜之慘，江淮以北，時聞草潦蝗疫之殃，關津有跋涉之慨，水泉或投溺而危，豈無匹夫匹婦，經溝瀆而莫知，加以用二用三，離父子而有殍，殺以挺殺以刃，殺以政縱橫，率獸而食人，老無妻老無子，老無夫死，徒以蠅爲引，客地下，睜目之鬼欲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味芹堂

乎社肉而無鄉行間，少就木之屍，尚負國殤而語難

游魂爲變，枯骨誰依，弱，喪，靡家，淨土是，而燐之百堵

鬼雄，索命，佛國，平冤，對于同堂，惟某行脚某主僧，相

視，灑阿難之涕淚，繫某宰官，某居士，惆悵度借迎老之

門提，佛子忍辱發心，以卑爲行，惶那勸施樂倡，憑高

而呼，持鉢沿門，必因人以成事，揮金布地，亦將伯而

助，募者如兩手之大悲，惟化千則無物不舉，施者

拔一毛于楊子，苟集衆斯重，裴已成，莫當面錯過，靈

山只此羅山便是，試伸手援他，苦海方知法海現前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味芹堂

時維七月，節曰中元，乃泉路見天日之期，諸鬼族若雲霓之望，普天之下，共一道場，無始以來，咸登彼岸，魂來東西南北，氣則無所不之，法施天地神祇，洋乎如在其上，所願男皆善而女皆信，貴益捨而富益施，貧子傾貯粟之餅，半粒亦渾身之汗血，繼流捐隨身之鉢，一蔬卽滿樹之菩提，念生老病苦死之無期，身猶可捨，隨香花燈塗果以樂助，費亦幾何，一食萬錢，下箸分莫敖之鬼，但想逢君轉眼，准留行旅之資糧，百年半，鼎定時看，縹口之魂安知非我現身，好認自



家之頭面嗟乎梁皇懺諱弑君雖依佛氏以生天尚不免臺城之報袁綵口能賣錯已爲強藩而絕命猶再鳴人面之冤無債不還頭頭撞着有身安寄鼎鼎爲誰八千歲春秋幾基劫至一般是楚楚之蜉蝣五百年名世芳草夢回何處尋栩栩之蝴蝶歲不我與逝者如斯少易壯而強易衰墻壁面前橫馬快揚鞭何處去貧忽富而貴忽賤石磐心內轉蟻忙隨磨四邊旋居惡在想他麟閣雲臺舍其田代人圖王定霸良弓走狗驍雄莫救乎頭顱秦碣峴碑姓氏何關于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三

味芹堂

生死朽骨猶誇我富爾窮儒道釋之書唉至死行乞生涯總向貧家托鉢蓋棺尚負人豪做盡天地人之事咄千古英雄膽智俱爲黑海揚帆贏得輸項莫相爭羽方罷虞歌季亦永拋戚舞後宋前唐何日了趙休嗟五代李也慢笑六朝且收着十字街關熱大店急尋個三更後鼾睡眠牀八萬四千里胡獮展盡神通筋斗只翻掌上七十有二代傀儡停着鑼鼓豪雄齊入籠中悔來遲費盡父母貽賜一無常爲度世佛知也未貪他聖賢画餅三不朽是陷人坑身命自有

盡時聰明再無用處隨兩天才絕人才絕鬼才絕閻君能煮霍燒琴除是佛皈依佛法僧皈依大衆方上船洗脚垢脉能爲蟻虱悟胎卵濕化之卽此身但稍有情便能登諸正覺肌膚日長鬚眉知草木禾黍之備于我凡諸無性亦宜度以佛心邪魔是世尊之逋子婆心建鼓而求神仙亦藏牧之亡羊回首補牢休晚噫嘻人畏蹈地獄之水火不道世間之益熱益深盡恐墮畜生之輪迴未省目前之爲牛爲馬力能拔四生六道難消片念之慳貪施不論千金一文遂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四

味芹堂

破終身之憐吝凡見聞者入歸信門掘井莫俟乎釜焦播種奄觀乎鉅刈云爾崇禎丙子五日  
先夫子曰曾異撰字弗人閩人紡授堂集馳騁雄健是明末一作者  
百家私記弗人  
崇禎己卯舉人



爲僧募白衣大士像疏

艾南英

予至武陵寓大善僧舍。主僧覺初方募建白衣大士像。爲衆生祈禱嗣者致禱祝焉。而屬予弁其簡端。予前後爲僧徒作諸佛募緣碑記之文以數十計。而大士居其半。大士間修空覺之旨。予不能舉以示人。強人以不知。而僅舉其感應靈異之迹。若現聲于唐太宗之食雞子。現像于唐文宗之食蛤蜊者。以告四方之人。而未嘗及白衣大士。使世之無子而求有子。求有子而又求福德智慧之子者。無所緣而動。而又未

明文校讀

卷之主

五

味芹堂

述。凡無子而有子。指爲大士者。一切皆僞。而予一二友人。則又確有明徵。如極峰熊君。雲將李君。兩君皆今世偉人。其言應不妄。極峰未舉子時。奉白衣觀音唯謹。一夕夢大士乘流至其家。次日遊河壩。見群兒澡浴水濱。有浮菱聚流而下。群兒取菱去其覆。因大呼曰。得一菩薩矣。取視之。白衣像也。像高尺餘。木理堅重。與菱並浮。又與夢符。因建菴以覆之。自是連舉三丈夫子。事詳極峰所自爲記。雲將李君者。大司馬克齋公之孫。中丞見羅先生之從子也。其室人以不

明不授讀

卷之主

六

味芹堂



若無子而不必有子有子而不必其爲良子此其人必禽獸虺蛇其心而後可且不獨此也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庶各守其業而後天下治天子有賢子以守其天下諸侯有賢子以守其國卿大夫士庶有賢子以守其家農工商賈有賢子以世其高曾之事則雖禮樂刑政三代所恃以爲治者皆可懸而不用使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無子以守其天下國家卽有子而皆昏庸暴虐奸鄙樂禍之人則天下之亂且從茲而起殺奪爭鬪之慘有不可勝言者豈復有世道哉嗚呼使人人皆有賢子則夏商之後無桀紂周之後無幽厲天下不改而爲春秋戰國生民之免于塗炭者其福德可勝量乎彼以丹朱商均爲子者幸而其時有聖人焉可以托天下又幸而其時去古未遠可以破世及之例而付之天下不然吾見二聖人者感感皇皇亦安能怡然于升遐殂落之日以功名終哉然則大士之寂滅清淨而不廢人道之感者亦以網維世道而已矣抑是說也不始于僧伽月令之記曰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而史記世家亦

有禘尼山而生夫子之說至于姜嫄簡狄感生靈異雖大儒不以爲非當是時佛之說未行于中國也秦漢以來三代之典既廢無復有玄鳥高禘山川禘祀之禮而佛老之書徧天下則此以誠感彼以誠應亦事勢之必然何足怪哉故予既舉大士靈異之迹得之親授者以告人而又舉其合吾聖賢之道者如此覺初持吾說以募武陵常有踴躍捐施而爲之先者矣雖然大士以三十二應徧諸國土則夫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而并予人以福德智慧之子者特其毫末予于他文固已論之詳矣



募修文昌帝君開疏

艾南英

縣治之南有開巍然屹立午道者爲太平閣閣之東  
草創而未飾者爲文昌閣常岷源劉公令東鄉時德  
治政乎邦之士民瞻金而建之以爲祀公之所然以  
公方流慈上也法不當有祀故姑以浮屠老子之說  
寄焉其後公以循良高第入爲戶部主事又六年出  
爲廣西之桂林知府而文昌之役猶未告成友人吳  
上衡王孔丞與予皆公所獎拔士也謂是役不可以  
不竣乃糾合二三同志首事募施而授簡于予使弁  
司文授詞

卷之五 疏 九 味芹堂

其端考之天官書及漢晉二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  
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  
司中六曰司祿然則六星無所不統非獨以文而已  
也及觀王氏見問諸書則謂帝君十七世爲士大夫  
至西晉末生于越嶲張氏始跨白驢而仙掌司文昌  
之籍而棲其神于蜀之梓潼夫斗爲帝車運乎中央  
而文昌六星居其斗柄自開闢已然初無待于人之  
祀以司之况自周迄晉凡二千年豈生民之初經歷  
世數必虛其職以至于晉而後專屬之帝君邪抑帝

君文武忠孝實鍾文昌之精若所謂嶽降中生者不  
然則英秀奇麗之氣死而不朽上比列星若傳說之  
騎箕尾皆未可知也乃今之祀則又有異者群邑之  
士民取有德之令長而尸祝之而上及于帝君不已  
誣乎雖然郊禘宗祀必有其配若有后覆之于天文  
王之于上帝是也公以眉州名士出仕茲土其鄉邦  
皆帝君所生所治所警所報所棲神之土疑必有夙  
稱其間而其功德著于吾邑者釋冤滯釐部解有奮  
不顧身之義蓋嘗欲收輕齋以逸山民設驛使以休  
郵傳雖爲當事者所沮然義勇形于色而心勞吾邑  
者周且至矣且所謂文者非翰墨藻繪而已懷柔萬  
民德及遐邇休之以文定之以武斯義也帝君幽則  
川之雪山矣明則川之清河矣卽其化蛇裂石摧壓  
五丁糜身以保全蜀之人其義勇有相類者夫不勇  
則不能仁而仁故能勇是公與帝君所以配也然予  
猶有進于此夫物之無遺鑑者至于神而止矣群天  
下億萬之士三歲而取其什伯之一以貢于禮部禮  
部又取天下之士擇其什之一而爲三百人宜其爲

明文報館 卷之五 疏

十

味芹堂



帝君所祐者必材且賢其所不祐者必庸且不肖然  
空疎庸腐與淫穢惡戾之人往往紆青紫登仕進而  
高材積學修潔自喜者令其老死困頓而不得沾縣  
官之祿卽或遇矣又避之桑榆使不得及其鋒而用  
之以有爲于天下豈帝君之神偶不察與抑世固有  
樂醜惡正如釋氏所稱誑詐無行誼者之神以爲是  
人之與而不盡出于帝君與抑帝君之側有竊弄其  
柄若世所繪暗者瞽者與控轡之武夫眯目昏衷錯  
亂帝君之文衡而使是人得冒濫以進與乃人則異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疏 士 味芹堂

是凡今之高材積學屢擯而後遇者則人必曰是人  
也常擯于某擯于某幸而遇某先生之識鑒而始見  
其奇也故雖以英之不肖而公固嘗憫其屠龍之技  
而收之勞薪之餘然則人者固贊神之所不及矣持  
是說而募文昌之閣不已左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  
也材者必售而庸者必黜則鬼神何所呈其巧而人  
將盡釋其冥漠茫昧之思而力于所學豈復有聽于  
神者哉不取必于人而取必于神然後良格美惡可  
以並進然後材者歸其數于天而不材者亦將食覲

愚痴微幸于不可知之地誠持吾說而告之以帝君  
之靈雖智愚賢否靡求弗獲不必盡責其所學則傾  
儲而應者惟恐後也既以是募邑人而又西望梓潼  
稽首蒿呼自茲以往不敢望帝君分別賢不肖盡改  
苞荒之度而但哀憫下土材臣使得與庸庸之夫並  
驅天路且帝君亦將以此上報我憲宗純皇帝褒封  
之典爲國家收養士之福而下以慰士子之心也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疏

士

味芹堂



白城寺募建文昌帝君像疏

艾南英

予以戊午之春常爲帝君作疏以募邑人大約謂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者出于廿七星經史漢天官之書其懸象著明白開闢已然而世所傳文昌司錄之神則特出于東晉之越揭張氏以上天垂象而待千百億年後之人以司之其事已不倫又海內賢而才者未必售不才者往往登賢書制科欲帝君分別賢不肖稍改其半昔包荒之度爲國家收得人之盛而帝君之神未有以應我也今吾里寺僧復欲建帝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主

味芹堂

君之像與釋迦合宮而祀以爲吾鄉士子致祝祈且將俟其售于主司者而美報焉予重拂其意而再爲之言曰嗚呼鬼神之廢興豈鬼神自爲之人實爲之而已三代而上士之列于朝者自公卿大夫世祿之家而外則皆閭閻蠶族所朝夕察其德行道藝而升之司徒者也士生其間有不善未嘗不知有一善未嘗不知有一長者未有不列于朝而諸侯又每歲貢士于天子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一不貢則黜爵再不貢則削地其所

以取士之詳及賞罰之具如此士修其身明其學以待上之所舉是非明而公道著士知其由于人而不由于神當此時雖有文昌之神亦且泯泯仙仙伺伏于丘墟灌莽之間與夫癘疫孤群無所憑依之鬼蜮棲伶仃罔所求食亦安能竊明王之柄以進退天下之士乎老子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殆謂是與後世取士之法不詳而進賢蔽賢之科其所以賞罰之者不具又不幸而取士之塗一稟于文上之人君子其良慝美惡之辨若東西易位而不知而所爲有司者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古

味芹堂

未必皆才甚者唐以詩賦取士而李杜詩豪不登進士之科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而數黜于有司至于今日則輿論之所推或爲主司之所斥閭中之所資或爲彈章之所駁司文衡者如盲賈微聚腐折朽蠶充溢軼積雖有精良者遇而雜收之非擇而見之也是非之塗紛然而不一士子無所稟程則相率而求其故曰是殆有神司之乎然則帝君之神崇隆烜赫其廟貌象設與孔子佛老等亦事勢之必然也嗚呼鬼神之廢興豈不以人與昔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



神維樑家爲巫史顓頊繼之乃命南正重以司天北  
正黎以司地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命重黎之  
後使掌之然後絕地天通今將使矯誣妖誕之說不  
與非必明王復作如顓頊帝堯之君而後可也得一  
良主司足矣主司不必皆良則雖積學高才之士不  
能自信其業不能自信其業則相惑而祈求于帝君  
之前非卓然于禍福之際者不能免此然則文昌六  
星懸象于天地之初未聞有燔柴告虔若王官夜明  
幽零之禮而必待數千萬年至于東晉張氏之仙始  
明文授讀卷之十五 疏 味芹堂 主

吾里之山川孕閭鬱伏于今殆百年豈皆無冥助與  
嗚呼予不幸而不生有道之世不能使其鬼不神而  
且冀夫鬼之果神焉以能造福于予也而復以其矯  
妖誕者以代寺僧之言而告吾友人亦衰世之意  
也

祭蝦蟆石文

于謙

曰汝以頑然之石棄於道傍固無以異於凡物也故  
老相傳以謂昔人有欲取汝以爲用者重不能致遂  
以爲神且因其形狀之似而命以蝦蟆之名固不雅  
矣然物不自靈因人而靈自是遂能作雲雨以利一  
方出影響以受祭祀物有神以惡之能爲禍福理或  
然也且昇舉必待於婦人感應必俟於血食未免喜  
好淫褻邀求祭祀神之聰明正直者固如是乎況今  
天久不雨汝享人血食受人祈禱或雖近而不及遠  
明文授讀卷之十五 文 味芹堂 主

或冥然而無所感徒有害於生命徒得近於婦人是  
則爲物之妖而非謂神矣今遣本境牧民官再遣汝  
一祭仍曉以此義享祀以後如甘雨施降遠近沾足  
則汝得以安居故處永享血食如一晝夜不雨將積  
薪以焚汝使之形滅體碎以絕妖妄吾言不虛汝宜  
聽受

先夫子曰忠肅字廷益錢唐人兵部尚書其處置  
兵事之疏布帛菽粟之文也



瘞古誌石文

鄒觀光

去先塋數百武而近。工人掘地得古甃焉。縱橫尺有奇。余拭而讀之。則唐人墓誌銘。字尚未剝落可讀。古色黯然。其葬以大中元年十月癸亥。其先世皆貴盛。三世父子兄弟簪纓相望。而獨瘞者誌者。其姓名餘不可辨。其地則安鳳鄉。其人誌稱其聰明仁孝。然文甚簡質。不作近代諛墓語。嗟乎。瘞者藏也。骨肉歸于土。無不壞也。誌以志之。銘以名之。庶幾陵谷變遷而名不朽。而唐大中即今千有六百年。美門潛闢。玉匣

明文授讀

卷之五

七

味芹堂

珠襦。一切凶有。是誌落他人手。供累塊耳。張籍詩。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人柱下石。今既不幸而見瘞。又幸而遇余。而又不幸終不能舉其名。世之人役役百年之內。復規規百年之外。散精竭神以斯不朽。亦何益哉。晏平仲所言焚之亦可。沈之亦可。其衣衣縗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其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達哉共言之矣。雖然。余既已耳而目之矣。安知爾之神氣不傳。坏土以存哉。余命童子瘞之故處。面仍以觴酒豆肉爲文以告之曰。千百年之前。貴耶賤耶。賢耶愚

耶。吾不爾知。千百年之後。存耶滅耶。顯耶晦耶。爾不自知。又更後此而千百年。爾銘無恙耶。吾言存耶。吾與爾皆不能知。而向爲爾也者。惻但悲哀而誌之。今爲爾也者。歛歛太息而瘞之。是造化小兒之愚。吾與爾而吾與爾又不知也。悲夫。

先夫子曰。鄒觀光字平如。楚之雲夢人。官吏部郎中。萬曆間。與銓部水火。故其言銓事獨詳。君子小人之分。黨於此。可考。見文亦能達所欲言。

明文授讀

卷之五

七

味芹堂



寒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八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

明文授讀

卷之五

九

味芹堂

童子持畚鍤往葬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惘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

茲五斗而來，則宜忻然就道，烏為乎昨望見爾容蹙然，益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竹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咎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鬼如車輪，亦必能羣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

明文授讀

卷之五

十

味芹堂

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痛。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分，發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余兮，吾與爾遂以結。分參彪而乘文峭兮，登望故鄉而踟躕兮，吾苟獲生歸兮，爾



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  
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發風飲露無  
爾僕兮朝友麋鹿暮後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  
於茲墟兮

問文授讀

卷之五 文

三

味芹堂

解尸虫文 有序

陸銓

柳宗元開道士言人有尸虫處腹中伺人隱微失  
誤輒籍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譏于帝以求饗  
遂爲文以罵之予謂尸虫有無未可知也果有之  
天視聽寄焉而可罵乎人常恨天人判隔下情不  
得達尸虫日以心跡默聞君子有所恃而益爲善  
小人有所懼而不敢爲惡矣爲世勸孰尚焉趙清  
諫公辦事必焚香告天而行訴之不亦可乎若謂  
尸虫伺人隱微失誤尤非也凡世顛倒是非變亂  
明末授讀 卷之五 文 三 味芹堂  
黑白必有所邀求不得而復爲之論事出于無心  
論人及于無辜雖小人未嘗枉是非之公尸虫未  
嘗邀求于人而人亦未嘗有所不得于彼中處胸  
臆莫見莫顯之際觀由察安唯公唯問天之信之  
不亦宜乎予實懼尸虫之無也不然何世之詐顯  
欺獨者洋洋得計終其身而莫之天厲也又何世  
之負直茹冤者人莫之說而亦多未見暴于天也  
尸虫無求于人有功于世而宗元罵之尸虫負誣  
久矣爲文以解之



惟天之正直兮，好善惡惡，嗟人心之隱微兮，藏奸示  
僕，雖帝神之聰明兮，燭外遺覆命尸虫以宅腹兮，伺  
幽觀獨，惡未發而先知兮，善無微而不錄，詐者不得  
而欺兮，貨者不得而黷，秉公直以承天命兮，哀世態  
之倖倖，羊質虎皮之何為兮，洞肝膽之必燭，懷忠負  
直之悲抑兮，幸天鑑之終暴，彼月旦稱善評兮，時指  
鳳以爲鷲，况容色之易炫兮，忽誇石以爲玉，世無尸  
虫之公直兮，孰爲天之耳目，君子幸素履之速聞兮，  
小人每中思而懷慙，果曰訴之必行兮，迅昭昭之禍  
福，何小人之不君子兮，而可封之未北屋，宗元之懼  
訴兮，得無自省之不淑，娛母之惡小鑑兮，駑駘之忌  
伯樂，幸是非之不公兮，必我躬之不足，彼微辭之瑣  
屑兮，于尸虫乎何辱。

張錫珉記公字選之，鄞縣人，按察副使，解之第  
二子也。嘉靖癸未進士，爲刑部主事，值大禮議  
起，公哭諫廷杖絕而復甦，尋以才推典十三司  
章疏數斷大獄，舉朝不能決者，公以片詞卽定  
之。武庫員外郎，出主考，福建轉禮部儀制郎中  
上方精古禮，更新制作，四郊親視，親詣諸儀家  
宰李公倚公以爲辦，上特頒白金幣旌其才  
已爲永嘉所忌，出爲福建按察副使，兼漳海道  
尋遷廣西平粵，灘徭賊遷廣東布政使，以內艱  
歸卒于家，與其弟錢俱有文名，黃夫子有墓表。

卷之十五

三

味芹堂

再告李朱二先生文

黃道周

壬午冬十一月，周以解網，得乞骸還山，道出臨安，欲  
再入大滌，從諸友講論數日，而先是夏五，盤桓講舍  
已三十餘日，策訪歸雲，杖折墜崖，憚爲重創，又從九  
江瘧作，移疾過西林，秋深氣涼，血枯脈滯，不復能臨  
眺如常時，而朝命甦蘇，敦趣就道，業自京口拜疏，冀  
得仁覆，假之首丘，溝壑餘年，無朋友麗澤之求，有墓  
木攀號之願，向平損益，業悟死生，次公車帷，奚殊朝  
夕，而猶未謝嚶鳴，遠呼邪許，亦夏甫所以屏居，申屠  
因之興歎也。人生幾何，安棲靡定，叔子魂魄，滯於龍  
山，當陽名動，刊於峴首，幸遺正則，絕勝於蛟龍，并謝  
長沙遺臆，於鵬鳥，卽當歸設特羊，誓誠先隴，還酬里  
鼓，以報鄉人示膚髮之不傷，告北城之未絕，若建炎  
之事，李公再召於中朝，紹熙餘年，朱翁重趨於講席，  
非衰德所敢，祈亦遜焉，所未逮也。嗚呼，知足不辱，柱  
下所稱，力少任鉅，元夫致誠，毛鷲之林，潰鳥逸棲，輪  
載之輶，蹇憤泣策，毛羽之倫，猶尚如此，而况于人乎，  
周劬骨疎脆，既無忠定干櫓之能，學業迂荒，又少文

卷之十五

四

味芹堂



公傳約之致過江着卿八字不張。剖臟見肝。三言就服。舉幡太學。非必萬人挂劍馬前。僅差信宿。當堯舜之世。倖免共驩。值巢許之倫。不堪臣僕。使有陳東諸輩。厲其血章。元定諸賢。留其臬比。雖欲旋吉。建西徘徊。劍水淪若。丹竈之旁。息魂黯淡之上。豈可得乎。張季鷹有言。有虛名於海內者。以求退固爲難。王輔嗣亦云。雖剛明之後者。雖當位而有咎。以難退之名。乘不當之位。欲飾病賴。以躋天閑。雖夏墓而肅霖雨。不待識者。知其不倫。雖使蒙璆。揣其難任矣。嗚呼。以兩

明文授讀 卷之五

重

味芹堂

先生之才之德。而時遇差池。業不上於說盤。功不齊於伊呂。况無兩先生之德之才。而夜行不休。踰淵求涉。固譙鼓所以鳴。辜小狐之所竊笑也。於時水腹已堅。陰暑且絀。遙思松菊。怒如週饑。願想懸壺。邈如河漢。諸友之公車已動。故山之丙舍仍荒。何由再親。灑掃。考此景鐘。信宿山阿。聞茲默誨。乎何義飛。遂不肖至。桐君山。謹附數行告兩先生。并不使桐老嚴陵當吾濡滯也。

私記百家會于康熙丙寅之九月。自杭隻身徒步至大滌山。洞霄宮已毀。止存無塵殿。與方丈。

數間而已。李朱二先生像。在方丈側。長不滿尺。聖聖俱惡。想非原像。設也。嘗攷宋時之提舉。率于洞霄者。凡一百二十八人。其初置以依老優賢。與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地望最隆。往往有從此即超拜左相。雖昭應景靈。泉慶萬壽。太乙神霄寶籙。俱莫及也。熙寧後。乃悉罷。疲老及議新法者。使之無限。員以三十月爲任。南度後。或以老疾。自丐。或以忠直見疎。或以阿附見黜。非復舊制。

明文授讀 卷之五

美

味芹堂



遙祭阮大鍼文

沈士柱

丙辰長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蕪湖沈士柱等公知最深，敢爲文以告其靈曰：古稱知己重于感恩，以予觀之，豈獨感恩爲知己哉？漢之有孔融也，博門彊記，一代師表，曹操非不知之，唐之有顏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焉與日月爭光，盧杞非不知之，然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祇知操杞之爲如賢榮身，股肱禍國，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以余少賤，未嘗與司馬公謀，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文

毛

味芹堂

而竊聞公蚤歲，授科歷登華臚，中常侍之際，幾中要路，與賢士君子爲讐，說者遂誣公爲璫假子，獄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余謂不然，逆焰熏灼，嗣屑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且公躬吮癰疽痔之行，媚銜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攬海之才，行下井墮石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盈，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余以知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閱公封事，置贊導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爲先帝報仇，余謂不然，思

宗御宇，使悉公權智，復賜采錄，抑或洗滌瘡痍，含茹優容，則公恩怨親讐，亦與衆相忘久矣，唯毅然不搖於衆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其鱗甲，豐其羽毛，得甘心快意爲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也？予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公粗涉菰苑，其詩文不異恒人，獨所製詞曲走一時，說者謂公憤世嫉俗，其科譚皆指目正人，余謂不然，弘光牛載，公所行已登塲塗，面自爲玩弄，其語人曰：寧可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者何異？及逃竄鳩茲，復謂敵鄉矜友，我必不學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文

毛

味芹堂

伯韶錢塘，無論公自北宰部，作讖錢江，此語不出正野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覩後世公輩讒邪之魄，公目不識史，胸中獨有梨園藥本，以國爲戲，余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閭小怨，壇坫微詞，殺雷介公，周仲馭，復興銅黨之獄，使海內重見范滂張儉之事，騷然不寧，說者罪公毒流宗社，職此之繇，余謂不然，跡公所以致禍敗者，不止殺周雷一端，且周雷以亢直聞天下，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必殺之，卽不死于阮，不死于羣小，設不幸邪正并列，



用舍不分。終令大厦莫支。狂瀾失砥。迫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亡之數。而後殞命報國。執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蚤。則議其反正之無術。故死於阮。猶愈於自死也。卽同難諸君子。青衫半落。雕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似公手登彈墨。以永其譽。俾異代得與。厨及同稱。故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詳。而爲諸君子謀則善也。予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棄君如敝屣。一代共主。陷於懷愍。徵欽之辱。說者以爲賣君而緩追騎。與誤國而趣間道者。律於馬

明文授讀

卷之五

五

味芹堂

後離分其屍。誰傳其首。天實爲之矣。余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人耳目。議公險者。余爲公不平之。議公深者。余爲公淺之。議公毒者。余爲公厚之。議公巧者。余爲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余獨蓄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肯坐此病。雖較衆爲深文。然九原有知。未嘗不以余爲知言也。至余以隔縣諸生。旣無一日半面之交。雅會吟品題。亦無單詞隻字之訕評。澄施行墨。不知公從何風聞。怨毒爲甚。友人曰。君曾于庚午闕後。同座傳

明文授讀

卷之五

三

味芹堂



公何見必欲置之死地。若以通家子責鄙人。昔秦檜之於胡安國。始未嘗不稱同黨。及末路敗壞。其子胡寅。胡宏。或和議不合。或答書甚嚴。檜雖心恨之。而未至於殺也。然公雖欲殺余。余即未見殺于公。而以稱相知。則竊附古人矣。憶黨禍初發。公會庭語座客。某者我之門人。故舊子也。而中畔之。是悔罪不暇。密修好者也。某某者。是色厲內荏。我能令之望塵而拜。膝行而前者也。某某者。小有才而無用。我但喪其膽。摧其肺肝。使之閉閣思過。縮胸不得出者也。惟二沈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圭

味芹堂

崛強。吾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眉生。一謂余也。夫崛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而加諸余。公不可謂不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爲余危之。余笑謂人曰。阮公狡獪人也。其於余一發不中。有懈志矣。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縛象全力。免尚得脫。今遊魂餘燼。自救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于罪罟哉。余知公之必不爲也。我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綢繆之素。迹若莫逆。而實則汎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離項尾。家業蕩然。

猶竊附于知己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先夫子曰。沈士柱字崑銅。蕪湖人。千言立就。波瀾橫出其文。當有收藏之者。以俟訪求。

子交最厚。留都防亂。揭首顧子方。杲次。先夫子次左。碩人國柱。左子直棟。沈眉生。壽民。次則先生也。庚子。先夫子游匡廬。道經蕪湖。有憶先生詩云。尋常有約在蕪湖。再上高樓一醉呼。及到蕪湖。君已死。伸頭船底看浮圖。又嘗有哭先生詩云。傳死傳生經二載。果然烈火燎黃琮。胸中畢竟難安。歸此世終于不可容。千里寒江負一紙。百年隴上思孤松。舊時日月潮邊路。詩酒于焉不再逢。高天厚地一蓬盧。君亦其間何所需。此日黨人宜正法。後云。華士又加誅。盛名自古爲身累。大厦真思一木扶。月委有人留季漢。應知俗論不能翻。君才自是如江海。土下吾曾與議論。紅葉湖頭流西舫。春風白下叩名園。荆溪莫掩殘盃口。司馬難銷壯國魂。此後是非誰管得。街談巷說任掀翻。末聯司馬難銷壯國魂。蓋指此祭文也。又按思舊錄。沈士柱字崑銅。蕪湖人。讀書明敏。下筆千言。癸酉甲戌來蕪。與余聽絲竹管絃。所在掉小舟。尾之。改革之際。累書招余。余未之赴。終以李某一案受禍。崑銅收禁南都。之大內。一年有餘。有前後宮詞二十四首。先夫子手錄其十二首。今偶附四首。三百年恩總未酬。宸居何意臥羈囚。先皇製就琉璃瓦。還與孤臣作枕頭。趙瑟秦箏入選頻。一年歌舞幾長春。誰教簪髮吹殘月。腸斷南冠夢裏人。方傳內藥幸臣賢。親製蠟酥御死前。利得鼓吹鳴珥蛙。聲又是莽新年。鵬鵠金籠與御名。貴妃新教調郎情。卽今苦雨凄風夜。却笑鵲鵲四五聲。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圭

味芹堂



肺答文

李郭嗣

秋月三鼓涼氣蕭索某堂杜門肺病復作呼喘乏喘  
憑几而伏漸及夜闌餘燈影落僕夫坐斫屏風頭觸  
余息稍舒亦入悅芬反視其內洞見府牖重樓之下  
卽有一物象如縣磬七嬰入葉伏虎欲嘯尸徇若嚙  
乍見而驚將前復卻已稍卽之聲歎相接乃曰若得  
非吾肺神耶奚遇吾之太虛吾問神其名皓華上應  
太白浴精咸池峙幹華嶽受性爲義得秋之肅食稻  
而宜聞鐘斯樂主慮善謀形方體栗總縮五藏下灌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文 重 味芹堂

百臆凡在人身蒙蔭不薄乃于微軀疑有寬豁常見  
其鬱易盈其怒易觸魄門稍侵金氣卽穀風自外干  
涎從內寒重堂懷輓衆竅噓吸朝聞哮喘暮聞噓噓  
津流爲涕血冲卽卽乍寒遂僵驟熱亦舞處淫既滯  
近燥彌急將笑必咳有感易哭未發云云極聞喀喀  
然此猶其常未爲過劇乃至積邪大涌漚逆上溢吐  
液作潮噴火益蒸解發若噉喘久欲吸人寢我與人  
坐我立仰攀牀楞翹眎屋角如鳥申頸似能騰脚胸  
椎欲穿背脊不釋見拳飽嘗煩掌爭捫頻潤一毫種

投五藥漸降漸平乃蘇乃復然猶積初三重高枕二  
尺前忌側麗後畏暴口愛酒慮傷對食防餉雙徘徊  
從勝遊不出目早生花口頻墮芳方五十公如六七  
十人生歡極爲此都畢語未及終神笑而答曰君所  
謂知其損而不知其益記其怨而失記其德者也夫  
數有盛衰理有盈缺一死一生或豐或畜大造意均  
本無偏側卽君平生執友三存七歿其歿者旣已宿  
草屢生藏血久碧骨委蠟城魂飄飄整猶疎矣難徒  
悲亮倩君昔皆與交頗行齒列而君烏窮得翔魚枯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文 重 味芹堂

幸脫野仲垂憐鬼伯免促尚留姓名猶延氣息非吾  
以病苦之則君不能獨活其存者則又良田就荒高  
門被奪東郭曳屨西華被爲買山募貲資根乞食君  
今皆與交肩隨手執而君賴守敝廬尚餘素業歲收  
少登日用裁給立侍小童坐使七僕非吾以病賴之  
則君不能獨逸且見今人口溢五言目脈六籍無字  
上碑有書棄簾從客買文索人執筆而君獨九經橫  
陳四部畢發絕簡笑尋道書喜續日章千言歲編一  
集俱吾以病暇君縱其著作復見今人夜治墨筵畫



趨廣陌門候貴人座容雜客咿嚶滿堂煙暈布席而  
君獨深徑沒蒿閑庭蔽竹牀設每虛刺投不納澹雲  
徐停良月直入俱吾以病寘君高其風格况吾病所  
加其人甚擇文若長卿乃若此渴詩若杜陵乃患此  
疾正使狀其委藥亦復不惡兼以小子量水故人稱  
藥諸翁杖履高僧茗粥一盤雙漿間從遊涉三雅五  
經頗需滴瀝不廢歌併展戲謔君但定慮養神致  
虛抱壹常斂其形務安其魄少受善風畧負煦日漸  
至容平默通消息緩而始舒咽以微泄順氣應時起  
明文授讀 卷之五 文 味芹堂

雞臥雀則吾性俱存君體自佚齒可復覩髮能變髭  
尚當輔君守義全君粹白期相密平終造成德理晰  
秋毫道悅萬物告保百年榮名無極是堂于時頰首  
受詞傾耳屏息已而渙然神解意懌願同斷金徵命  
永屬是日晨光既晞氣體頓帖

土偶對

貝瓊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  
木料然而鳥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蕪然而蛇虺  
蟠乎中有屋焉什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  
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  
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買泝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  
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  
耆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怪夜見髣髴金  
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于是者靡至及其廢也  
明文授讀 卷之五 對 味芹堂  
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于人豈盛衰關於造物  
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  
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怪焉是夕宿  
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于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毀  
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  
乎小而爲邑邑有令大而爲郡郡有守其爲禍福甚  
于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  
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喜怒黜降由其向背  
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寮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



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覆壁而居，目眇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宵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假假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于人，子奚不以諂吾者諂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然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牆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圯而殃穴，蟻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貽賂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為，而時不可為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

明文授讀 卷之五

毛

味芹堂

而無稱于時，一虛懷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為土木已，余無以諂，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之不悅也，故尼。

先夫子曰：貝瓊字廷臣，崇德人，徵修元史，授國子助教，廷臣學於楊鐵崖，其論文謂立言不在於辭，絕刻峭而平行為可觀，不在於荒唐險怪而豐腴為可樂，故清江之集有一唱三歎之致焉。百家私說

名聞諸書分貝瓊貝  
則為兩人者非也

四對

周怡

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桎，足有錄，坐臥有梏，日有數人監之，客過問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而敢辱，怨乎？曰：君罪之也，而敢怨，然則樂乎？周子蹙然正色而對曰：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桎，則恭足有錄，則重，坐臥有梏，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錄，則疾徐有節，余今知檢矣，是之謂安。客曰：不然也，子之所云禮樂也，子之所居刑具也，以刑具為禮樂，非穆則哉？忠臣之事君也，不逆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繇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蕭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姜

味芹堂

明儒學案周怡字順之，宣之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為吏科給事中，上疏劾相嵩，且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急甚，杖闕下繫錦衣衛獄，歷三年，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與楊斛山劉晴川三人，未彌月上為箕神造臺，太宰熊浹極



言不可上怒罷浹而復逮三人獄中又歷兩年內  
殿災上于火光中恍惚聞神語令釋三人者於是  
得釋家居十九年穆宗登極起太常少卿所上封  
事刺及近侍出爲山東僉事轉南京司業復入爲  
太常隆慶三年卒于家年六十四蚤歲師東廓龍  
谿子傳習錄身體而力行之海內凡名王氏學者  
不遠千里求其印証不喜爲無實之談所謂節義  
而至于道者也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三

朱芹堂

客問

郝敬

郝子有疾客問之主人據牀而歎曰衰病殘喘尸居  
餘氣如此藐孤何孤伏於肘腋潛淵言之爲先事  
不言情不達可若何客譬余曰無稽之言弗聽無徵  
之事弗信子其安之主人蹶然而起曰豺狼嗥矣何  
爲無稽機穽成矣何爲無徵請爲子誦之故副憲胡  
幼泉公者吾先君世好也副憲子士本死無嗣其弟  
士美收兄財產以已子繼之此天理人情也諸胡羣  
起而爭以書告國人率率吾家爲比曰郝仲興二子  
死不爲嗣以有父在自有待也此言何爲者邪夫余  
之不爲吾子置後久矣吾誰待乎吾待人乎人待吾  
乎爾家託繼爭產與余風馬牛不相及而妄相株累  
誰爲此謀問諸道路吾家有不才子從史之也諺所  
謂打鴨驚鴛鴦今日之包藏甚巧依樣畫葫蘆他日  
之陰謀已兆余未之信也雖然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果若人言吾事烏可與胡事比論也爾旣曰郝氏有  
父在也夫有父在則子之後皆父後也父之後父自  
定之吾之家事吾自主之吾不爲二子置後者吾二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答

三

朱芹堂



子可以勿後也。蓋子者嗣也。子先父死，不能後父，即不成爲子。既不成爲人子，又焉成爲人父？故子不能後父者，父可勿問之矣。兩子雖死，子季在也。有季在，是吾後也。吾既有後，其不成爲吾後者，可勿問之矣。他日季多子，欲爲兄後，後之可也。無多子，兄之祀弟主之可也。但使吾祀不乏，殤子之無後者，可無問之矣。此吾本意，告諸先祖，禱諸家衆，鄉黨朋友國人，皆知吾意。今已八年矣，一旦引他人事，曰自有待也，不知所謂自者何自乎？家有父猶國有君也，父不能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望

味芹堂

今而待誰令乎？彼所謂待吾死也，吾死將引胡事爲成案，以圖篡立，心險而謀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客曰：兩子之不置後，聞其旨矣。說者比之胡事，其情形事理，將無同歟？可否願聞其詳？主人曰：立後之說，古人謂有國有天下，有人民社稷宗廟者，委曲付託。計耳。若士庶人，尚未有宗廟而衰世一切，借爲爭利。口實，故曰禮之失也，煩不達禮意而妄援之，適足爲豺虎鴟鴞毀巢取子者，充先導耳。今其辭曰：大宗無絕祀之禮，獨子無出繼之條，夫爾憲子士本，庶長也。

非宗也，卽副憲亦胡氏仲也，非宗也。士本以庶長繼廟，何得比大宗？士本死無後，卽士本同產之弟收其神主香火之，士本之資產，皆副憲之遺業也。亦惟副憲之親子得受之，卽欲置後，亦惟同產之弟主之，亦惟同產弟之子繼之。今謂士美之子不當繼，而求他人子爲入爲後，不惟士美不肯，卽士本之靈亦必不贊。謂副憲之子不得獨有副憲之資，使衆人分之，不惟士美不甘，卽副憲之靈亦必不樂。夫後其人而使其鬼不贊不樂，神怨神恫，災害立至，焉能保之？凡人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望

味芹堂

家父子兄弟天合也，自非大逆子弟不與父兄離。今士美非弑父也，非謀兄也，胡爲離之？使子不得承其父之業，弟不得守其兄之有，而奪以與他人乎？他人何功德于副憲與士本，而必欲攜副憲士本之有以歸之乎？其無謂也。如謂士美之子不可出繼，夫一子雖不可以兩父，香火自無妨于多主。今以姪子而奪火其伯父，正所謂諸父也。諸子也，此禮之常也。何待出而後繼，何必獨而後子乎？且士美年方壯，安知他日不蕃衍，而今以獨子奪之，他日多子，必更求復



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此胡氏之事是非了然可見者也。若以吾家事較之，相似而大不同。所謂相似者，副憲父子非大宗，吾父子亦非大宗，同也。副憲之子繼嗣，吾子亦繼吾爲嗣，非繼大宗，同也。所謂大不同者，副憲死，士美無制命之父，故諸胡得而問之。今吾尚在，吾之子，吾之後也，其繼也惟吾，其不繼也亦惟吾。此大不同也。副憲死，士美兄弟析居十餘年，而後士美死，未亡人居守數年，而後未亡人死。若吾之子，析居纔逾月，而長子千秋遽死，寡媳不能一日安其室。

吾以千秋房產，均給于石洪範，命治其兄葬，香火其神主，而汛掃其丘墓。是千秋無子而有祀也。無何，次男千石又死，居一年，寡媳亦死。其貲藏什器，蕩費罄盡，無復一絲一粟之存。唯餘房產，吾命洪範收之，子承父業，兄終弟及，天理人情也。又誰待乎？葬祭香火，卽洪範奉之。洪範之子孫世世勿替引之。此吾裁酌已定，生有成命死有家乘，吾之家事，吾不處分而更待誰乎？此吾與胡事之尤不同者也。使吾欲爲置後，必吾親子之子，然後可。使吾無親子，然後可。別議，今

吾自有子在也。其他非吾子者，焉得無故而黠干之？如謂千秋長子，不可以無繼，夫子無少長，成其爲父後者，成其爲子。子先父死，雖長不成爲後，子不後父，父反求爲之後，是亦不可以已乎？生不吾養，死不吾喪，旣不能恢弘吾業，又不能顯揚吾生，中道而棄予，雖子猶非子也。雖吾育之，猶吾未育之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又無功德可表，又無爵蔭可襲，但令神主行託，不至爲餒鬼焉，斯亦可矣。如謂小宗不可遽絕，夫我在卽我爲繼別之小宗，且未須繼也。我死則洪範卽繼小宗之後。今舍現在繼祖之父，而不講先死不爲父後之，舍現在繼父之子，不使祀兄，而別求他人子以爲之後，此偏曲不通之論也。禮唯繼太祖者，百世不遷，是謂大宗。自高祖以下，五世遞遷，卽宗亦不稱大矣。曾祖以下，至于爾，如我同父，則伯兄爲繼嗣之小宗，而我尚爲庶，我之子宗我，我又小矣。向使我先父死，繼亦可，不繼亦可，爲其無關於宗也。有親兄弟，爲其無關於繼也。况我之子，又不能後我者，絕與不絕，繼與不繼，我初不介意，而他人爲我竊



竊然、嗷嗷然、何爲者哉、亦可笑矣、此吾事與胡事之是非、可以類推而互見者也、客曰、若是則子不爲父後者、勿繼可也、而禮云無子爲置後、又何也、曰、此爲大夫世官、無喪主者言也、禮子喪則父爲主、吾在吾可主之、兩子皆諸生、未爲大夫、卽無我、而弟在亦可主之、雖不置後、未嘗無主也、總之父在、則子之兄若弟、并統于父、兄弟皆父之子也、兄終弟繼、皆父之業也、有國有天下者、每用此道、而兄士庶人乎、弟奉其祖廟、則無後之兄、卽可附食于祖廟之廟、何必更置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墨

味芹堂

人者、後其產也、非後其人也、先王制禮、本爲仁厚之意、時俗引禮專爲爭利之媒、司世教者、焉可不力爲主持也、客曰、欲主持將奈何、曰、貪夫爲產而爭繼、則主議者不當與之論繼、而但當與之論產、彼心本欲產、而借口于繼、我不論產而論繼、則貪夫之計售矣、今且不必問死者之後爲彼當繼與不當繼、但先問死者之產爲彼當得與不當得、當得則與之、不當得必不與、彼明知不當得而託于繼、我不論繼、則貪夫之望絕矣、客曰、何產謂當得何產謂不當得、曰、如死者之產、是死者生平劫奪其族人、不義而有之、今死則諸族人得而攜之、此謂之當得、如死者之產、死者生平拮据經營、昏作勞苦而置之、今死則惟死者親父兄子弟得收之、他人安得而觀之、此謂之不當得、今吾家之產、非吾劫奪人而取之也、又非吾兩子自置也、又非先世遺傳也、皆吾孜孜汲汲、修禮以耕之、陳藝以種之也、以分三子、而二長死、其產猶吾之有也、吾自收之、命吾季併而守之、誰曰不宜、彼何人斯、焉得視爲道旁之稻而採之、視爲無主之鹿而逐之、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吳

味芹堂



既交構他人之兄弟因包藏門庭之隱禍立心奸險  
爲鬼爲蜮一至于此故自古國家之害莫大于爭利  
而爭利之害莫慘于謀繼援禮以飾奸而假仁以濟  
惡操戈入室禦人取貨凡謀爲人後者皆天下之貪  
夫忘人也得利則舍其親父兄而甘爲他人之子弟  
不得利則雖同產之子不肯祀無後之兄弟同父之  
子不肯祀無後之伯叔語云天下攘攘爲利往故  
凡爲人後者皆君子所不齒也在記有之孔子射于  
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敗軍之將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吧 味芹堂

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皆不得入蓋去者半矣夫  
爲人後而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比是比于亡命  
與俘虜也與亡命俘虜比士君子豈屑爲之故士爲  
人後必不得已而有父兄之命有師保之言國人推  
戴之宗族鄉黨無間言而後可然而季札子臧亦不  
肯就矣又况陰謀陷穽殺人以求之者乎是見惡于  
孔子者也于是客起踈然怵惕飲客拜手而颺言曰  
洋洋聖訓昭昭簡編不蒙耳提誰惕斯言凡百君子  
佩此韋弦勿博黃口自矜我鷗勿欺衰老自謂我賢

誰無父母甘作螟蛉如彼饕餮見利爭先如彼窮奇  
長惡不悛死灰可溺孤犢可憐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客遂退主人次第其語爲客問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吧

突

味芹堂



非墨篇

郝敬

予杜門十有八年。庚申辛酉之歲。逢適子適妻之喪。客有叩門而弔予者。予謝不納。客問曰。喪而不弔。禮乎。予曰。喪而弔。禮也。弔而主人不受。不可謂非禮也。有說乎。曰有。夫世有古今。而人情異。禮有報施。而往來異。事有吉凶。而哀樂異。審斯三者。然後行禮。禮云。知死者哀。知生者弔。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而已。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况予有齊莽之慘。子儼然辱臨。是禮也。而于予心有戚戚焉。蓋昔者吾有先子之喪。而人莫予弔也。先子登賢科二十載。孔多兄弟。一官落拓。五十考終。豈其畏壓溺也者。而獨一先生素車白馬而來。豈無他人。惟是牛馬走僕。然三屏不滿一隅。而誰予問。距今四十年往矣。少不如人。老何能爲。先子人不遑恤。况吾妻孥。敢微非望之榮。望而不獲。滋辱。不如寢也。予所以諸人情而不敢受者也。吾聞之。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已不往而貴人來。人之愛禮。誰不如我。我離羣而索居久矣。歲時膜臘。三黨之不虞。素乏殷勤。今也不幸至于大故。而望人

哭

味芹堂

之憐我。不可得已。前乎此者。施而不先。後乎此者。受

而不報。不施不報。何以明禮。予所以酌之往來。而不

敢受者也。夫禮由人心生。心有哀樂。則禮有吉凶。故

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飲食餽養。所以爲吉也。衰麻

哭泣。所以爲凶也。有哭泣之事者。人爲凶人。服爲凶

服。家爲凶門。雞斯徒跣。殯越于苦塊之間。水漿不入

口。以成爲凶也。今世俗橫曰。主人凶。賓則吉也。不可

以其凶。凶人之吉。于是投杖而擁篲。解麻而割牲。掃

賓宮而陳饋。釋軒弔而調羹。男女老少。盡室奔走。舍

明文授讀 卷之五

幸

味芹堂

哭泣之哀。而徵逐酒食。僮玄黃。撥金鼓。樂我嘉賓。曰

不醉無歸。則是主人借親喪。貪緣納交。而賓朋因送

死期。會醪飲。與臺未饜。醉飽生端。如寶嬰灌夫。所以

得罪于田蚡者。求榮反辱。事之難測。有固然者矣。是

以符偉明妻死無殯。人助之不受。曰唯妻子可以行

吾志。故始吾妻孥之喪。請與客。予曰已之。從衆。吾力

不能。縱吾力能。而心不欲也。吾心欲而禮不可也。禮

如可也。雖不能不欲焉得。今世俗不畏禮。而但畏人

言。人之言曰。我愛其財。而託于非禮也。夫惟非禮故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聖

味芹堂

託吾寧避託而甘于非禮乎寧不為非禮而甘于託也此予所以辨于吉凶之數而尤不敢受者也客曰然則古之人何為而弔人喪乎曰古之君子視人喪猶已喪聞人哭已亦哭見人擗踊已亦擗踊惟其憂人之憂是以弔人之喪今之君子人哭而已熙人擗踊而已歌舞是以登哭泣之堂而稱觴過倚廬之門而大嚼笑棘人之樂樂凶事之總總嗟夫既燕且喜奚取哀死既醉既飽何為號咷為市為利為誰隕淚同多問寡其弔也假此古之弔所以為弔而今之弔所以為不弔也客曰子不亦弔人乎何言之過也曰吾自有先子之戚而終身不敢弔人矣無已則一問不淑即退嘗三仕為令矣凡民有喪亦一問不淑即退賓不及席主人亦不設賓席主不伯幣賓亦不受主人幣惟是則主不恩賓賓亦不恩主寧戚以致哀而行簡以從儉斯貴為弔也今之為賓者有弔生之名而無哀死之心今之為主者有好客之名而無居喪之禮寒門下戶鬻產稱貸以充盤飧內不稱其家外求稱其客內既苦于死喪外又苦于惡賓譬之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聖

味芹堂

拯焚益薪浚井投石非有深怨何至于此客于是忿然作色曰子之道墨道也予曰否自吾有妻子之喪朝哭吾妻而夕哭吾子附身附棺于何不盡而吾墨也乎哉墨無服而吾無服也乎哉墨桐棺而吾桐棺也乎哉惟是臨喪不哀吾何以觀子嫁言于墨則是薄者為厚厚者為薄子不學孔而謂我學墨異乎吾所聞孔子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于是日哭則不歌季武子之喪曾點倚戶而歌人雖不才死矣又何歌若曾點孔子之所謂狂也吾懼夫人之倚吾戶而歌也是以請辭客遂去意雖不慚而竟無以復予因述以諭同志明吾非墨



忌日答問

李瀛

李子當考妣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親書史，素蔬竟日。客有造謁于門者，闢人辭焉。他日客慍見曰：「先生何簡客也？」曰：「以忌日，曰忌日不見客，何也？」李子再拜謝曰：「某有罪，某有罪，已而仰天歎曰：『古禮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棺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非不祥也，言夫日至有所忌，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某于考妣忌日，致齋于內，不通賓客，守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粵稽山文授讀卷之十五 答 璽 味芹堂

諸古若王修之母以社日亡，每歲社日，修感念哀甚，里間爲之罷社，祝飲明以匿規忌日而貶申州。元且以忌日辭攝祭而甘坐罰，凡此咸可鑒也。夫既見賓客，必接談笑，而孝子之心忍乎不忍乎？顏氏家訓曰：「忌日不樂，正以感慕固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與衆務，而艾仲儒侍郎嘗聞其祖母于歸時，衣笄中得黻黑衣，姊妹皆驚駭詰之，曰：『父母教以遇翁家忌日，着此服耳。』當時衣冠之家，猶知此禮，惜今未之聞也。晦菴先生大儒也，每於母夫人忌日，着黻黑中衫。

門人問其故，先生曰：「子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值先代忌日，必蚤起，出主于中堂，行三獻禮，闔門蔬食，此士大夫所當法也。故曰：『君子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有斯須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斯須之喪，弔日是也；夫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燠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同日，則忌日接見賓客，笑談如故者，逆理也。君子愛人以德，君其勿深咎予哉。客再拜曰：「先生教我矣。」作忌日答問。

明文授讀卷之十五 答

璽

味芹堂

先夫子書齋渚集李瀛字川父，祥符人，山西僉事。文多直敘，不事波瀾。私記川父正統癸酉解元甲戌進士，三十餘歲官歸田後，四十餘年博學多聞，作汴京遺蹟志，尚渚集一百卷。



寤言

顧憲成

七月一日之晡方隱几而臥有東里塾叟過訪予起迎之坐定問曰聞婁江王相國有新命信乎予曰信曰君謂應出否予曰是有說焉出而大展平生旋乾轉坤慰滿四海鳴喁之望上局也出而循守故常如入寶山空手而回下局也堅臥不出無咎無譽中局也衆揣相國意大半且就中局耳叟曰相國而庸人也則已相國而大豪傑也殆不其然且老人固有願于相國也予曰何叟曰老人曰爲童子課句讀耳何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聖

味芹堂

耶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轉移于其間也余默然叟曰猶未也惟吏部亦然久莫如海豐順也促莫如平湖餘姚逆也說者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俟朝廷處分其體勢固難避亦難異同而近世閣臣懼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懼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水火而朝亦不復信部閣矣似也請得而質之吏部不問內閣正矣內閣不問吏部公矣何以致相水火揆厥所繇將內閣欲進賢退不肖而吏部尼之耶抑吏部欲進賢退不肖而內閣尼之耶而朝之不復信部閣也將吏部礙內閣從而媒孽內閣致之耶抑內閣礙吏部從而媒孽吏部致之耶夫如是得無吏部之不問是真內閣之不問是假耶此不可不詳察也更請問而推本言之吏部與內閣信應共相斟酌難爲異同矣要之亦須爲吏部者有不問閣臣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于正不出于阿奉權貴爲閣臣者有不問吏部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于公不出于播弄威福此所以一德一心渾無異同之跡也否則分宜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聖

味芹堂



江陵殷鑒不遠尚不如不問之爲愈耳况至今日平  
湖餘姚一綫之脉依希欲絕曾何冰炭之慮而慮內  
閣權輕吏部權重耶委如所慮何不見吏部之逐內  
閣而但見內閣之逐吏部耶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  
表正于其間也余又默然叟曰猶未也近者竊又有  
以窺執政之微指矣若曰吳趙鄒沈等之君子太勁  
而苦用之不便胡王陳曾等之小人太靡而穢用之  
不雅莫若擇謹厚一路人而用之此一路人既不喜  
爲危言危行輒作風波以梗我亦不恣爲蕩言蕩行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述 味芹堂

重潰隄防以濺我人皆曰君子宜親此不可疵其非  
君子人皆曰小人宜遠此不可疵其爲小人執兩端  
而用中其庶幾矣足以息阿比之端絕喧囂之實不  
偏黨之論杜好事之口而天下且帖然馴服無所施  
其紛紛矣曾不思此一路人據其跡則然徐而按其  
實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  
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  
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  
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卽遇之猶恐不

能絕而况樹之幟而道之趨將見上好之下必甚之  
一倡之衆必和之人人以模稜爲工事事以調停爲  
便遇賢否不欲兩下分明別白混而納之于平等而  
曰吾能剖破藩籬遇是非不肯一下直截擔當漫而  
付之于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  
議日微士習日巧宦機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  
家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  
弄成西京之頑鈍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矣  
而獨若輩外不失名內不失利安富尊榮優游坐享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述 味芹堂

漠然不介于理亂安危之故如張禹胡廣比比而是  
豈不恨哉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挽回于其間也于  
是予復隱几而臥客不悅曰老人失言矣遂拂衣去



寐言

顧憲成

史既去予繹其三言殊不草草出步中庭徘徊往來展轉至數百次不能已已迨夕就寢猶耿耿方寸間良久始成寐忽夢相國過錫予遇之于芙蓉湖上相國一見遽曰君必有以助我予曰憲何知只是當今有一大冤須先生昭雪耳相國愕然問口冤何在予曰在皇上相國益駭異予曰先生勿詫也請以憲所親歷對當憲之待罪考功也適鄒南阜具疏謝病歸左堂見麓蔡公時掌部篆謂予曰此疏宜如何覆予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朱

味芹堂

孰良是予遂如論題覆皇上竟報可不責也及予待罪文選請于堂翁心谷陳公擬升江念所光祿寺少卿念所故受知于皇上中因山陵事罷歸數年矣疏上皇上御筆親書江東之升光祿寺少卿九字更坦許之徵見而異之特攜示予曰故事惟大九卿親書此特筆也自是稍遷至大理出填雲南已而爲言官所摘復聽歸繇前而觀皇上胸中固有念所也縣後而觀皇上胸中又未嘗有念所也推類具言之不可勝數蓋皇上之無成心如此今大僚不補歸之皇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李

味芹堂

曰惟老先生主張蔡公曰昨晤王相國言皇上遣一中貴持鄒疏至閣着放他去予曰此却更宜斟酌試思皇上此念從何而來是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是皇上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君德也相國曰如是部中遂亦曰如是相國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曰姑徐之數日見蔡公又問予對如前又數日蔡公召不肖謂曰近思之南阜委宜擬留君所



主寧不易于開導然或挾才自用喜怒不測則調停  
難以其不足于寬大也事寬大之主寧不易于調停  
然或牽制情欲語不可了則開導難以其不足于英  
明也我皇上英明寬大合而爲一豈非千載一君乎  
而今受此大冤也凡爲臣子孰無動心何況先生一  
人之下百僚之上謝政以來且十有四年尚簡在帝  
衷煌煌天使儼然造門而延請焉豈非千載一時乎  
而坐視皇上受此大冤也幸先生念之語訖微察相  
國亦愴然改容予復進曰有君如此何忍貪之誦之

明文授讀

卷之五

述

奎

味芹堂

至再至三不覺放聲大哭一室大驚共起而呼予頃  
之乃覺淚猶淋漓滿面羣就而問故予曰此非兒女  
輩所知也徐而稍述其大都則皆曰異哉異哉遂起  
燒燭記之先生身江湖而心魏闕當有先得此中之  
同然者今茲之行其必以我皇上登三成五也庶幾  
此一重公案不作白日說夢矣

百家私記端文字叔時號無錫人青曆庚  
辰進士官終光祿少卿謚端文許學案 箇中  
趙蘭溪沈四明王山陰沈歸德內閣志阜一貫  
家屏鯉也海豐吏部楊巍平湖陸元祖餘姚孫  
繼陳有年也

述大洲趙師口義

沈懋孝

戊辰冬仲雨雪新霽署中玉樹作玲瓏瑤花觀近聯  
館閣並是碧天仙都沉沉在鴻濛洞天遙瞻西北一  
帶重山層嶂恍兮登三峽天際如見雪乳紺寒有千  
仞之積氣焉趙先生坐瀛洲亭上召沈生前侍問曰  
大易稱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生知其解乎未及對先  
生頰附耳曰云何余對曰朱元晦先生已有明注作  
三義分疏卽易係中彌綸天地一章之指先生曰吾  
不能記云何余徐對曰窮理者窮天下事物之理孔

明文授讀

卷之五

述

奎

味芹堂

師所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是也盡性  
者人我與萬物之間各使之盡其性所云知周萬物  
道濟天下樂天安土之說是也至命者理既窮性既  
盡矣直與天命之初相冥合所云範圍曲成無方無  
體之義是也自少受易所墨守元晦先生注疏者如  
是願聞先生之教先生曰此說非也子思子云天命  
之謂性程伯淳云性卽理耳豈天命外復有性性之  
外更有理哉如彌綸一章總是一意言彌綸天地之  
道者惟大易耳何所據而分疏之曰若爲窮理若爲



盡性若爲至命。裂之爲三事乎。甚不然也。先生默坐良久。余再起請曰。先生之教何如。于是四顧雪色。欣然曰。汝諦聽。勿輕語人。夫窮理者。非多搜聞見兼綜今古而填實之謂也。窮之言空窮也。如家賣銷盡。無一物焉。此之謂真窮理。顏氏之屢空可思也。盡性者。非周旋人我間。打合區處之謂。盡之言完了也。如米粟金錢用盡無餘。此之謂真盡性。孟氏不加不損之說可推也。既能真見得自性空明。名理掃淨地位。則命卽在目前至之日斯至矣。莫之致而至者其命乎。

明文授讀

卷之五

奎

味芹堂

智盡斯人之曲折。設忠誠仁厚敬恭謙讓。此大凡畢。竟大我各有一種之性。因物付物。以事處事。以人治人。從時乃以救時。隨物乃所以御物。吾是以知性本無盡。感動則生。順流則化。自然則圓。激擾則變。識其無盡。人我給足。而俱暢。天下常廓廓無一事矣。至于人生此世。世大局中。各各一稊毫光。皆陰陽之搏挽。神鬼之推移。然然不知其然。我成補輔。聖哲之遠猷。蓋善不欺。貞士之雅操。所可自了此心如是而已。道之將行。將廢。行止非人所爲。孔孟已章章論之。及其既定。吾然後始知天命如是如是。此非所云到彼岸之說耶。余既衰老。念先生長者囑付。不可無傳。筆之以俟達者察焉。

明文授讀

卷之五

奎

味芹堂



喪意二則

陳確

弔者之不飲酒食肉也。從孝子水漿不入于口推之也。不然則儉。孝子之不送客也。從朝夕苦出推之也。不然則慢。去年張尹來有父喪。確弔之而出。尹來送。確辭曰。非禮也。尹來曰。敢問孝子之必不送客何義也。曰。孝子之守親喪也。寢于斯。哭泣於斯。杖而後能起。曾不能離此苦塊之咫尺也。則何忍以客故奪之也。故不送也。且孝子之不送客也。非不送客也。有代之送者也。雖不送客。庸非禮歟。今之孝子則不然。他日則無所不至。及客以吾親故來弔。反數足不出門。而又無代之送者。而曰吾將以行禮也。則失其義矣。尹來泣而謝曰。然不孝。嘗以無僕役。躬出市買物矣。敢不送客。于是送送客至河滸。荷孝子之未能食粥也。雖列饌以羞賓。可也。未能朝夕不離喪次也。雖送客可也。然則子之出弔。而必不用酒肉何也。曰。弔者亦有一日之喪。而不能忍。歟。且吾亦何遑遑孝子之必不以禮自持也。

季武子寢疾。嚙固不脫齊衰而入見。君子以為禮。今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叢談

奎

味芹堂

翼有大功之喪。而素服出問疾。夫子何罪之深也。曰。吾未見子有功之喪也。翼曰。何哉。夫子之出此言。夫蓋君子之居喪。有內服。有外服。外服衰經之謂也。內服非衰經之謂也。古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悲哀不忘于心。食粥寢苦。便已者。而無敢稍焉。故雖不便于人者。而弗追顧焉。哀而見。不亦可乎。今之學者。惟知恕其不便于已者。而不知恕其不便于人者。故不可也。吾見子之飲酒矣。寢於內矣。無功之喪。亦已久矣。而曰。何哉。夫子之出斯言也。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叢談

奎

味芹堂



觀真

顧彥夫

有趙生者善寫真，以予知彼之善于真也，寫予貌以贈予，初不知其為予也。問曰：斯貌也，陋甚矣，吾未知其為誰也。生笑而不言，復取他人之真以示予，曰：此某也。此某也。生曰：他人之貌則識之，已之貌則不識。予之目亦難乎其為目矣。予因取鑑以鑑，且與斯真比焉。眉目予也，面色予也，精神體態亦予也。然後知已之不明而為生謝焉。繼而歎曰：古之君子每以知人為難，以予觀之，亦知已之難乎。故曹操自以為文人，殷浩自以為張良，八關十六子自以為伊周管葛，卒無所忌憚，為天下後世笑。彼或大言以欺人，其心未必誠然也。今之人平居議論某也賢，某也不肖，不啻若辨蒼素。至于已則皆若予之觀真也。予懼焉，遂書此以自警，又以表予之不明也。

百家私記彥夫字承美以舉人為河間府別駕其文為瀛海集

明文授讀卷之十五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現百家校讀

書一先夫子云方先生書不可分頻

與蘇平仲先生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為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遇梧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于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官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勿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勤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為恨。其大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為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子弟，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為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

明文授讀

卷之十五 叢談

空

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之十六 書

一

味芹堂



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人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若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之蠻貊之國。而歸於縉紳。常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懼飛語。一子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

明文授讀

卷十六

二

陳芹堂

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誑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食贖之謗。陳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誅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于朝。歿不返塋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于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詳其誣於史策。小者表其銘墓以示將來。是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三

陳芹堂

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而無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信者。而且嘗爲人言。事君循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下不可怨。願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後誅。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索于江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忤。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于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生平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



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而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寔惟執事。其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盡矣。人持所業殊與

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

明之授讀 卷十六 書 四 味芹堂

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與王修德書

方孝孺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招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閭師鄭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異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五 味芹堂

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况者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于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又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



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日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與處顯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廢其心思智力斷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

明文授讀卷十六

書

木

宋齊鑒

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太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

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寢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幾盡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造辭已呼蘇子瞻爲阿斌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紛辯駁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

明文授讀卷十六

書

七

宋齊鑒



欲其專意爲文辭膏肓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  
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曉來其爲人有意  
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  
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  
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  
數百首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踞黃獨不  
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  
發一笑

復鄭好義書

方孝孺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修爲  
僕罪始而恐既而感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  
過者而非非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  
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迨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  
于天下於是修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於  
時功及于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  
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  
於古皆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  
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已之所立者大親之  
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况肯以人  
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  
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  
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  
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  
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  
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  
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



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誼。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忘本末之敘。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曰以辭。所以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吾者。辭也。則僕之爲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安自許與訓聖賢之道爲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肯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乎。他日而吾兄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

明文授讀

卷一六

書

十

味芹堂

復鄭好義第二書

方孝孺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褻以嘲謔。私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爲美。故嘗憚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摠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丁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于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詖說爲忠愛。間有及于其身。劇切過關。輒賴爾變色以爲發已之短。或陽受而陰疎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疎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于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爲深過。使好辨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而爲同浴訕諛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于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士

味芹堂



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于義爲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而士大夫喜高自大顯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于孔子者也僕甚閔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畜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主

味芹堂

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我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已者寧肯容我耶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于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闕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于其間

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兩躬書不謹餘留面談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主

味芹堂



答鄭仲辨書

方孝儒

去年王仲綽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授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

明文授讀卷十六

函

味芹堂

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昨教之罪，尤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于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于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處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與福刊福不可與，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于天邪？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聞其欲徵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

明文授讀卷十六

主

味芹堂



俗徼福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驚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年之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見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予氣，所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

明文授讀

卷十六

古

味芹堂

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糟糜；安于厦屋者，無慕乎苦閤。使有得於聖人之與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于異端者，輒與

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間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古

味芹堂

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而已。皴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遺也。



與鄭叔度書

方孝孺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已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答吾子一笑故敢畧說其一「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諱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舉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

明文授讀

卷十六

大

味芹堂

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日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崑崙崑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鷄犬牛羊踪跡輒遲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楊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日鬼神自

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闡開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廢失師意流於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行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詞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

明文授讀

卷十六

七

味芹堂

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奧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焉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



吾子猥舉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彼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

明文授讀

卷十六

辛

味芹堂

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

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

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

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與盡所懷不

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與趙伯欽書

方孝孺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

明文授讀

卷十六

壬

味芹堂

意反覆覽釋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污壞上累下乖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肯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長善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恬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謂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



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蟲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上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宋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魏焉斯道盛衰其端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王

味芹堂

微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自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爲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所言而力行之以古事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王

味芹堂



與友人論井田書

方孝孺

僕向者憐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實足以乘勢有爲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爲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噴者也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孟

味芹堂

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歠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居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鐘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爲而不可行

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虐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民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誣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之人憤怒思割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孟

味芹堂

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墾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趁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



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鯢身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詫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鯢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孟

味芹堂

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疎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背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以井田爲治士大夫

安之豈智顧不如愚者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孟

味芹堂



答王秀才書

方孝孺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閱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耻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頗欬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答雅意且真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謂美而以學文之說爲問僕豈能文者耶何吾子同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卽而此之求所爲學稼於工求魚於

明文授讀

卷十六

天

味芹堂

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得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人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吾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耶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詞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于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

明文授讀

卷十六

元

味芹堂



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之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錄乎此者雖賢不達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僞常可喜之論祛千載之積蠹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憤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日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俗勿爲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爲虛器勿以政教爲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耶

明文授讀

卷十六

辛

味芹堂

答錢羅二秀才書

方孝孺

二君足下某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喜得二兄書大有所稱僥滋不欲當荷遂默受恐鄙陋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難者曰僞人必於其倫若南宮适以禹稷擬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聚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楊雄以韋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楊雄比孟子陸希

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議於後世其不可較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辛

味芹堂

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擬聖賢而其聲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蛭河渭之於溝澮也擬之一不當且若是况其何如者而以擬李翔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爲其可哉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尚少也指蟻蛭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爲過言則笑以爲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况又



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  
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刻削任理所之欲  
書卽止未嘗專攻於是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者  
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嚴  
者以爲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昔  
而然孟子大賢淳于髡且詆之楊雄韓愈皆傑然儒  
者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古  
人之實而過得時譽登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宜  
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也  
明文授讀 卷十六 書 三 味芹堂

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固  
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處  
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某於文雖嘗學焉然志  
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賢  
之道以爲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之既而  
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秦  
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其  
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于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賢

之規矩蓋將習之以與其熟焉行之以望其至焉考  
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而  
傳之來世上以不媿乎天中以不忤乎心下以有益  
於人而後止此某之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儼者非  
其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覺任  
僭二兄亮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已得也

明文授讀

卷十六

三

味芹堂



答俞景文書

方孝孺

憲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  
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  
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  
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克溢於中事功見於當時  
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  
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養  
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爲榮耀至于子  
孫猶倚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  
明文據讀 卷十六 書 清 味芹堂  
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  
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爲其所稱者因以  
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  
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  
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  
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  
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  
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  
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

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某  
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  
何爲計之過而求聞之疎乎且世之風俗漓薄視人  
之文未論其工拙先符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  
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  
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  
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訕與在俗之信  
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  
人異某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  
明文據讀 卷十六 書 清 味芹堂  
亦類今人之爲見某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  
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  
杞梓之器固有待于丹漆之飾其飾既亡而其美亦  
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  
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况有待於飾乎足下行  
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  
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  
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復謂  
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



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于今耶其傳之後世而信耶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某何敢知焉

明倫彙編

卷十六

咏芹堂

與郭士淵論文書

方孝孺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卽喜况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甘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言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卽几三嘆以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抑鬱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用文授讀

卷十六

毛

咏芹堂

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嘆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尼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澁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探擷異書怪說以爲多聞



或踰、襲、庸、談、但、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  
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  
率、多、記、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  
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  
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于、天、下、後、世、垂、之、愈、  
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  
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  
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  
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三、者、  
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于、今、之、人、求、其、  
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况、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  
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  
功、崇、而、積、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  
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  
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  
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  
得、卽、以、見、教、僕、之、几、常、不、一、叩、而、已、也、

明文授讀卷十六終

明文授讀

卷十六

庚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澐

書二經學講學

家校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絕罕人事、乃得畱心於經籍、而獨學、  
之寡陋、講員之無從、日乃以所爲春秋木旨序、呈之、  
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  
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  
詳受賜矣、然蒙同之見、未有盡暴白、而明論之旨、有、  
不可不復者、敢畧布之、以終大呢、執事之言曰、諸、  
如或曰或不曰、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與否、  
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史之舊、非、  
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弊、朱子之駁之、  
爲善、又曰、信公殺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  
誤、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  
弗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  
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  
春秋之爲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

明文授讀

卷十七

一

味芹堂



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重訛則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予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僻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僻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爲僂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邪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做當時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兩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

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與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是在是罪我者將是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章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



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失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四

味芹堂

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師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復必有大美惡者焉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爲美矣不必詞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爲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體之則所謂隱微者猶是矣然則易之象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議論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先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謂雖言理之精而非經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五

味芹堂



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爲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會又少殺，故弗之諱焉。其乎其陋矣。陳傳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般鍊之益深也。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曰

明文授讀

卷十七

六

味芹堂

此予也。此予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室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紙，度平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冀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取其謬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如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乖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論之慙慙，不敢不復，而辭不可殫也。輒言其大都如此。於戲，舍執事其亦曷言之而曷聽之乎。趙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

明文授讀

卷十七

七

味芹堂



百家私記永之字仲脩清江人家富于貨仲脩  
泊然布素靜處一室以書籍翰墨自娛楊東里  
云始仲脩既冠未知學因過婦翁同郡練伯升  
為友培早有文譽婦翁特異視之而庸衆人遇  
仲脩既歸發憤就學時舉  
更出伯升右有山陰集

報馮慕岡先生書

瞿九思

不肖潛心學易果已三十餘年蓋其初但求之高遠  
與世儒所見大抵畧同至晚來見孔子論易只專以  
易簡為言然後反而思之始知易非甚難果然簡易  
其玄關一竅元來即是卦體譬如雷電噬嗑世儒只  
知大象是指雷電不知卦辭及六爻無非雷電蓋離  
火為電所謂金矢即電之條細如矢者所謂黃金即  
電之一片如金者校體圓與雷相似校即雷也內卦  
震雷下電上故曰屢校及雷自內而之外則電下雷

上矣故曰荷校又如明夷說卦謂離為日明出地上  
即日出地上也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  
食此言日墜虞淵從地下轉北時也用拯馬壯言日  
不可久沉于地當速從東升故曰馬壯馬壯則行急  
東升速矣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此言日從東升其  
大如面正東升之象也日在地下宜速升故曰用拯  
馬壯日在地上宜久照故曰不可疾而貴于貞箕子  
當殷室將亡時而皎日之丹心猶然絳熙無間故曰  
不息若亦疾行則易墜矣此上午時也至利箕子之



其爲難得失之矣不肖今矢口談之似覺其易然其始實若死求之于百千其法然後稍能得之良知二字只是爲仁方法尚未洞見本體王陽明尚謂良知二字是從萬死中悟出來底況此道乎思自謂以此求易然後四聖統緒方有所托然後此易道如沉溺海底千年萬載而至是始如日中天此乾坤所闕惜鬼神所呵護必不肯輕傳于世者思自悟識以來但藏之於心直不敢書之于紙恐爲造物所譴責蓋不肖悟易之法或坐或臥或行或立若身無軀殼上無

明文探讀

卷十七

十

味芹堂

貞則午後矣故曰明不可息言日雖將晦而其明不可墜也至上爻則墜矣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生以此法求之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爻皆合然後知易簡之說誠然誠然即玄家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此理至易宜人易曉乃萬古以來竟無一人知之程朱易說不知所談何事至于其他尤爲可笑談之愈精而失之愈遠矣所以然者蓋天地與人只是一體萬事萬物只是一物譬如噬嗑在天之雷電其升降休咎既是如此則人事之雷電其升降休咎亦是如此故體之于身卽可以攷驗得失徵之于卜卽可以豫見吉凶但其上下次第所差不過微秒而其究迥不相同如火雷噬嗑電先而雷後則事理又是一樣如雷火豐雷先而電後則事理又是一樣六十四卦雖云易簡而其神妙不測互變以得中而吉以失中而凶以應時而祥以

明文探讀

卷十七

士

味芹堂



豈思所能閉匿故因來劄取不肖易說是用不避謬  
妄輒吐露于臺下然此亦昔人之自寶燕石者耳安  
知果爲是否望賜批答幸甚

與宗尉西亭公論經學書

劉綸

下走辱厚愛博雅兒輩遊大梁納以斯文一家甚沾  
惠也曩賤日嘉韻遠投將將乎解佩之華矣至今感  
誦德音莫之忘焉往聞門下潛心經業思奮然啓六  
籍之胸塞發一家之奧旨其志當爲峻矣以門下靈  
慧天具沉融無籍生長無諸他妨稍稍鳩聚研究則  
發孔壁之精義函鴻都之鉅帙蓋無難焉僕雖老倦  
每有聞樂竊抃之思也僕無足論徒傷今學士大夫  
固能有志於斯誦遺經之全文參諸家之傳註爲有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七 味芹堂  
闕焉爾以故末學多而玄旨未究也浮辭眩而實際  
未充也小說逞而大典未著也曲藝誇而鴻儀未闕  
也新聞艷而舊章未續也凡此五者之闕是以文士  
鮮有升聖學之堂而備通儒之列者也嗟哉此蓋舉  
業途之耳經生各抱一藝以階仕進而時義定格構  
材研磨偶封彼雖以英秀亦假十餘年乃得如式其  
得進者則棄置之以就吏道其不得進者則自首預  
習不敢廢釋又何敢旁及他經大典也乎使學者窘  
于見聞而時義殊難移之他用則何裨于國家哉僕



思思國初一時創爲未及于斯今幸聖明御極天壽  
永昌文教四敷英哲輩出當國明弼宜集耆儒博采  
羣議取初場舊法稍爲增損變革要之令士人皆通  
六經之辭而罷時義其法得省研摩時文之功爲貫  
通六籍之數庶幾可以廣經籍之路披文學之光采  
綴大典發揮閎緒而振一代之儒林也豈不煒哉莊  
牛論六經言甚明正其言曰後學不見古人大體道  
術將爲天下裂生之世秦火未熾科目未興以雜學  
不賾全經蓋悼之也然則莊周之學乃有其本僕嘗

明文授讀

卷十七

十四

味芹堂

怪學者淺而盡以周之說爲洗洋支離日之也茲仰  
門下發憤六經而欲列爲注解不覺鄙意乃涌涌然  
矣竊又嘗攷六籍注解如卜商曾申孟仲牟子之論  
難以悉聞至東漢鄭玄推續大小毛公之意及孔王  
賈馬但詳于訓詁而絕少發明者正以聖經浩大難  
以一人之說而定千古之見宋儒朱蔡有遺論也故  
釋名曰經釋也無所不通可當用也一有發明盡爲  
臆說是以毛公合序商意未盡何休立論針砭三家  
劉歆序攷工而遭同儕之誹華老釋春秋而致安石

之如諸家論集適禍經也故曰舉六經之文必顯諸  
實用契六經之旨但明之一心俟同已者共之爾若  
必思追古傳世則誣與妄且及焉鄙人有志而委于  
昏惰安得捧篋左右畧與問答者焉因憶口誦悟書  
其樞籥必聖然若明矣不宣

先夫子曰劉繪字子素號嵩陽河南之光州人嘉  
靖乙未進士授行人司選戶科給事中劾夏言十  
罪言因之罷相出守渝州爲循吏第一言再相遂  
去官其文縱橫似蘇子瞻而加之色澤是明朝一  
作手

明文授讀

卷十七

十五

味芹堂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長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事多贅矣。至于明堂肇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竊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大明堂肇雍之制。始見于呂氏之月令。漢儒之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

明文授讀 卷十七

六

味芹堂

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于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于漢。而武后盛作于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壁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壁不壁。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邊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于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皐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

明文授讀 卷十七

七

味芹堂

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于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以求媚于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引見。譏于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



大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于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

明文授讀 卷十七

六

味芹堂

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于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于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于一時。終將凍解于西。而冰堅于東。霧釋于前。而雲滃于後。嗷嗷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

始亦非有異于聖人也。特其間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

明文授讀 卷十七

七

味芹堂

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于禮樂。長于政教。長于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



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川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于煩劇。而不以爲勞。安于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者。皁孽優異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已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于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

明文授讀

卷十七

三

味芹堂

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寒。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于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于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于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于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于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乎天下。

明文授讀

卷十七

三

味芹堂



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躍跳跟踘。奇關巧楹。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背。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于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三 味芹堂

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卑襲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間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三 味芹堂



答羅整菴少宰書

王守仁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翰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畧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于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卽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模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

明倫彙編 卷十七

語

味芹堂

也。如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于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于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于背朱而輕于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于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于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

明倫彙編 卷十七

語

味芹堂



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于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于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

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

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蒙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于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于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畧于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于枯稿虛寂之偏而不盡于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于聖門獲罪于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于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况某之所謂格物其于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于此不可



不辨孟子闢楊墨至于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于

明文授讀卷十七

天

味芹堂

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于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雖同于己適損于己也益于己者已必喜之損于己者已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肯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辯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于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

明文授讀卷十七

天

味芹堂



開導啓迪于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違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于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三

味芹堂

與陸元靜書 其二

王守仁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永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于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于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出于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于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三

味芹堂



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于人邪。亦求同其學于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于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于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三

味芹堂

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于詆毀斥逐。况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辨學術之士。亦必有志于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于積習。故于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

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絰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啻于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于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爲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着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三

味芹堂



答徐成之論朱陸書

王守仁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煩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爲僕漫爲合胡兩解之說而細釋辭旨若有以陰助與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于有我則此心已陷于邪僻雖所論盡合于理既已忘其本矣嘗以是言于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

明文授讀

卷十七

三

味芹堂

殆陷于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于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于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與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敘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于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

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

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繁辭覺悟之說

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

害其爲異者惟在于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

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于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

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

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

理口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

明文授讀

卷十七

三

味芹堂

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于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于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躡等而或失之于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于誠正而無所繆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



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足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辨。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于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舍胡兩解而陰爲與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于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無間于天人。無分于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于心而惟外信于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自不容于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

而遂擯放廢。斥若硃砂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諸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識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究也已。故僕嘗欲曰。天下之議。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于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于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與庵。與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與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辨。以爲象山于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辨自信。曾何有于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



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于聖人，寧免大過不及之  
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之學之  
譏亦未免有激于不平也。夫一則不審于文義，一則  
有激于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  
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  
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于二先生  
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于顏子  
問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  
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于其間。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味芹堂

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  
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  
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  
飾，增加務詆象山于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  
助于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  
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見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  
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  
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  
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

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  
日于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  
矣。惟吾心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威，勿求其必同，而  
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  
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  
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與庵之論，將有不待  
辨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  
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无

味芹堂



復王敬所書 其四

趙貞吉

二月初至家。六月有量移之報。忽臨粵使。又枉尺書。及所編定朱文。幸甚幸甚。僕昔在館中。積畜此書。每讀之。未嘗不惜我聯翁之不啻於言而勇於爭論也。或曰不直則道不明。然則翁直也。非爭也。答曰嗟乎。是殆難與人言也。往予讀荀卿之議孟子。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咳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則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于禹。楊子本于黃帝老子。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早

味芹堂

二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焉。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畧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者。嘗謂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則于孔子之前上聖至人。誠亦有所不暇考。乃荀氏之言亦未爲過。至謂不知其統。則雖予亦不以荀言爲然。何則。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是孟氏之三昧也。義即

子思之中和也。夫聯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

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爲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教。顧已狃于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將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耳。夫使翁之所造實如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郤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郤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夫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早

味芹堂

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說彈之盡。椎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後之人尤依望諸子有塞旗擊空之能而不遽去也。嗟乎。是殆難與人言也。蓋孔子既沒。大義已乖。而微言將絕。于是紛紛好飲食而眇廉耻。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夢。



習刀刃以相爭于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于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未知解，況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若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于道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儒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耳。所貴于折羣言之衷者，不當若明文授讀卷十七 味芹堂

南北之儒，殆遇難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于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污也。顧自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于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明文授讀卷十七 望 味芹堂



未易測也。予嘗考其世，設處翁之地而論翁之心矣。其拒禪甚力，惡蘇尤深，詆陸太密，其意亦畧可觀矣。蓋南渡之後，高孝二帝極愛蘇氏文章，所謂家藏蘇氏之書，人講眉山之學也。二帝又皆好禪，故皆內禪以畢其功。予嘗見佛照禪師奏對錄，而知朱仲晦之不遇孝宗決矣。況于尤寧之朝耶？翁忠孝天性，剛奮有餘，欲復二帝之誓，而無一旅之託，其文章議論至于國勢安危之幾，君子小人升降之際，則芒寒正色，慷慨奇崛，使人凜凜聽之不倦，視其講學訓解，如出

明文授讀卷十七

陽

味芹堂

二手，誠有以激之也。陸氏之異，則出不相下，所謂明其爲賊，乃可服之意耳。夫僕往之讀朱子大全之日，其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挾摘，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一書以表白諸子。凡經朱氏拈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于莊氏道術篇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得遽爲而止也。今讀公所抄，若有意焉，故肆發其狂思，不知有合于公之意否，便中幸一批教焉。夫我輩之于斯世，出諸老之後，以論學知言爲任者也。又遇良友，烏得不盡勿外其狂而

疎絕是幸。適抱采薪之憂，詞不發越，不得達此衷曲，冀鑒其畧云耳。

先夫子曰：貞吉號大洲，內江人，相世穆二宗，其文雄健，措辭不苟。唐之昌黎元之，收卷不相上下。有明有數作手，又曰：大洲之文，老健，其力量與杜樊川相上下。有宋以後，神理過之者有矣。至于造詞運筆，如生龍活虎，不能多見。百家私記：大洲字孟皮之變，以司業建言分宜惡之，故書中不及督戰字。標兵部不與護卒單騎出入，宣諭世宗怒其無措，置下獄，杖滿隆慶中爲大學士。

明文授讀卷十七

書

陽

味芹堂



與陳兩湖書

唐順之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內而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不誦莊騷太史之文亦無所不摹畫而操縱之矣。使海內奇才偉士欲倣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兄如僕者才至爲下向在京師每同平原趙景仁過兄論文久之兄慨然曰二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而更張之然當時猶謂兄之急于獎善而以口語相推云耳。已而視兄之文則果脫然盡變于舊矣。夫文人相傾在古則然景仁于兄未知何如也至于僕

明文授讀 卷十七

哭

味芹堂

之讀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爲文也亦安能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憚降心屈已而從之推兄是心也。設使不徒用之于文而用之反躬爲已之間卽古人所謂勇撤臯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嘆兄之高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僅用之于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焉以反躬爲已之說而啓欬于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躬爲已之說而啓欬于吾兄之側如吾三子之論文也又安知兄之不降心而從之而翻然變于其

明文授讀 卷十七

哭

味芹堂

舊之爲尤速也乎。又未始不自罪吾二子者不能爲古人反躬爲已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雕蟲篆刻之論投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者也而豁豁磊磊率情而言率情而貌言也。寧觸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也。寧野于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者也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也。兄其能無意乎。然兄之意必曰吾平生好適吾性而已矣吾不能爲拘儒迂儒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云耳。夫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而後可謂之爲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惡拘束然人知樂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也。人知任佚宕者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爲無拘束也。人之病兄亦或以其樂率易苦束而僕則以爲惟恐兄之不樂率易不苦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苦拘束也則必其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其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



地將何所求哉使兄不以僕爲迂也願繼此而更進其說也僕自少亦頗不忍自埋沒後尋四十更無長進惟近來山中閒居體念此心于日用間覺意味比舊來頗深長耳以應酬之故亦時不免于爲文每一篇思了了如見古人爲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自有正法眼藏在茲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老而得意于筆墨溪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此近時文人說秦說漢說班說馬多是語耳莊定由之論文曰得乎心應乎手若輪扁之斲輪不疾不

明文長讀

卷十七

哭

味芹堂

徐若伯樂之相馬非壯非牝庶足以形容其妙乎頃自以精神短少不欲更弊之于此故不能窮其妙也何時得與吾兄一面談之兄有近作可寄我兄向云家居有暇將來江東今能果此約否念巷兄時相會否弟數年間頗夢寐于江西之行今日侍家君百里之外亦無意矣會念巷兄并煩道鄙懷淡書批抹約四五十傳亦頗盡之并奉返以全信

明儒學家傳畧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嘉靖己丑會試第一授武選主事丁內艱起補稽勳調

考功以校對實錄改編修與羅峯不協告歸皇太子立起爲春坊司諫與念菴浚谷請于元日皇太子出文華殿百官朝見奪職爲民俟亂復起歷擢僉都御史巡撫淮楊卒年五十四初喜空同詩文因王道思而幡然取道歐曾得史遷之神理又曰自毘陵管江起而文章之道翕然歸正此真起衰救弊之文也荆川從陽明門人得其心傳故其文從胸中隨地湧出不假造作晉江尚有意爲文欲其文好此則兩公之優劣也

明文長讀

卷十七

哭

味芹堂

先生之學得之龍溪者爲多故言于龍溪只少一拜學讀何語襄文



答項既東論陳白沙書

王漸遠

向在李三洲處得見來書以陳白沙爲禪學猶其然  
條而論之所舉雖是然白沙非禪者也白沙學于吳  
康齋康齋深得孔顏之樂白沙求而未得歸臥陽春  
堂靜後數年然後得之其學則求諸心其功則得于  
靜似禪而非禪者也夫所謂禪者棄君臣父子夫婦  
之倫絕中國禮義衣冠之教者也故謂之禪白沙事  
母甚孝出處甚明教人甚切理義甚精問學甚苦多  
得于靜處有之故每以靜中養出端倪教人又云去  
明末授讀卷十七 辛 味芹堂

耳目支離之用非去耳目也去其支離之用爾其不  
事者述而欲歸于無言蓋見宋儒議論太多故廢之  
云爾其用心亦誠爲過當也至于禪之一字吾嘗論  
之蓋禪之說亦吾道中之所有也夫吾道之大也知  
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佛者見之謂之佛  
老者見之謂之老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之道鮮矣  
故暗爲禪之說者吾亦且恕之至其附于佛之教則  
不可不深斥之也今有人于此盡倫理施政治明出  
處慎取予則雖終日談禪吾不忌也何者其道蓋吾

之道也但窒而礙終于不通使其知而反之變而正  
之則善矣今夫天下之物其草木禽獸之相類者甚  
多或一物而至三四至六七者有之然自造化之道  
視之則皆物也今夫異端老佛莊列之書類亦多矣  
然各一其見則各一其說自費隱之道視之則皆道  
也但聖賢之道中正而大全諸說之道皆一偏而有  
泥故君子之于異端惟明吾道以勝之不必闢焉可  
也至如白沙之學求之宋儒如此類者甚多司馬文  
正呂晦叔劉元城謝上蔡陳瑩中張子韶楊龜山陸  
川又授讀卷十七 辛 味芹堂

子靜往往得于禪學改頭換面處有之然于身心國  
家皆無愧歉天下後世皆尊仰之此禪學之變正而  
非禪矣何可怪乎白沙之學多著于靜固有偏處而  
其本根節目則同豈謂之禪乎雖然禪而歸于正則  
可恕禪而陷于佛謂佛爲西方聖人欲陰附其教則  
有大害于中國宜在所痛斥而不少假借焉可也蓋  
佛者 之人其法 之法是故 之法毀綱  
常滅人道遏化生之機傷天地之和其風聲氣習一  
入于中國中國受之則生變亂如厲逆之氣行于一



第一鄉受之則生瘡痍驗之古今皆然觀晉之名流  
卒歸于老佛而以師禮事之遂有五胡之擾唐之文  
人宰執皆寫誦經典崇尚齋醮遂有五代之亂宋之  
諸賢皆譯佛偈談真空而亦明尚齋醮暗師頭陀遂  
有金元之亂今之士大夫又宗之矣棄聖賢之言而事  
禪佛之說隱義謎辭互相倡和以無爲爲上乘以了  
悟爲宗旨其風聲氣習漸染將半矣是故天下之亂  
又可憂也故吾不憂大禪之附正而憂夫佛教之害  
世人達士從而和之大亂之兆也又將有 之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五

味芹堂

答李孟誠書

萬廷言

久失遣候辱來教感甚所引延平尤悔之肯足徵反  
已之嚴三復尤深悚息弟謂今時朋友只知論學不  
知論品不知須先定品而後學之同異失得可論也  
夷齊與孔子同品然後可論同異朱陸與周邵二程  
同品然後可商失得佛老之學千古動人其品高也  
吾不論品而只以言論蹤跡比較失得則似是之非  
掩襲之巧反在狂狷者之上矣今海內論學者甚多  
其中不無樹立然試考其品能一一不愧古人誠不  
敢厚誣也以弟所處者言之如三五知己則資京雖  
殊本根皆實其品似無可議所當論者在學其餘篤  
論傷行不無所長而究極根源且難論品濂溪晦翁  
卽不講學亦斷斷同是千古人品不然卽同言堯言  
同行堯行學問大同無可非刺亦終是蹈襲君子耻  
之此豈可容音笑貌爲哉兄品自高又誠自反如來  
教云日消所尤悔者與求延平所謂融液脫落灑然  
處証詣精專如此則身範物先何愧古昔卽稍異同  
無妨也且朋友切磋何必盡同以水濟水古人以爲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五

味芹堂



弗可食矣蓋自有大同者在也弟品下學荒茲且衰  
暮念教誠欲以古人自拔然不知終能無負否也湖  
峯結廬此意頗決蓋賤體終薄只得隨緣自養亦古  
人量力之意然果能振衣千仞濯足萬里而洗滌心  
源有灑然融液處則品學俱到與朝夕從兄法堂之  
上何異顧魏萬萬未能耳佳刻謹拜領餘惟心照  
論品一語真是講學者頂門一針今日齟齬易冗  
之徒無不講學可羞可鄙遂令講學爲畏途又學  
案傳畧廷言字以忠遠思然南昌東溪人父虞愷  
刑部侍郎受業于陽明先生登進士歷禮部郎官  
出爲提學僉事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跡韜光  
研幾極深念菴之學得先生而傳又評其學易齋  
集其文大槩講學中有透悟之言非世之傍此爲  
名稱者孰謂道學之言有礙于文章乎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辛酉

味芹堂

與耿監陽書

張翥

白深夜領教語而還也血脉來往卽卽上三百里如  
甌通指矣中夜獨坐用懷知音竹屋松聲恍親面目  
既承遠札刻日駕舟冀聆玄箸慰我饑渴而館人告  
辭良會不果海虞之棹轉而東林龕以所印質門下  
者稍爲發明間一取證而涇陽玉池兩先生轉爲首  
肯遂以其語述之虞山會語叙中然而皆門下雅言  
也玉池先生相契愛進弟以規矩二字則懼脫化蹊  
徑入于狂宗私心佩之感其恩重而慨更有質目前  
明文授讀 卷十七 書 辛酉 味芹堂  
本體昭昭靈靈誰非規矩若準方畫同又是性地上  
添一尋引繩尺規何從立矩何從來只是任性之人  
不清源頭不知規矩便如楊墨之禽獸陳仲子之蚓  
子莫之廢百告子之搬苗君子謂之外道然學脉所  
乎只在毫釐耳可見源頭一清不離不卽頭頭是道  
人。當下皆可從心不踰只此參證規矩了然天則  
之樂妙不可喻豈如束縛硬殼子遂謂夾持性命哉  
所以規矩二字不方面方不圓而圓爲天性至妙至  
妙者也偶于院規叙上會言其畧史先生真海內了



常人聞言而悅也。至論養心寡欲則鄙見謂欲只一欲。更無義理私欲二項。人心道心只是一心。知則人心盡是道心。不知則道心盡是人心。大約我做得主。則耳目聲色口涉而不亂。政不必遠離以爲天理。從來世上無枯槁之天理也。只此快暢融通便是養字。眞血脉。若言此際恐無規矩則做得主者是誰而規矩是何物也。此來專以請質幸教之。

先夫子曰張籍字世調號何初松之華亭人累官吏部侍郎其寶日堂文曲折能盡所欲言微嫌煩

明文授讀卷十七

姜

味芹堂

冗講學處頗有新得又思舊錄余于己已至先生家時已病草臥一坑上以隱囊靠背而坐謂余氣清他年遠到勿忘老夫之言也

明文授讀卷十七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現  
百家校讀

書三雜論

與華修撰子潛論修史書

陸粲

得手書知奉明詔將重修宋元二史甚盛舉也。粲也聞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矣。魏晉而下古意寢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莫有甚於宋元之爲史者。夫白孔子修春秋猶援据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爲史記既紬金匱石室之祕又旁采群籍以就之

明文授讀卷十八

味芹堂

故凡有事于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實錄者云爾而實錄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平乎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刊削如元史趙孟頫傳曾祖某宋某官國朝時誌文中語耳此贈某官祖某贈某官父某贈某官直當類頗多姑舉其一又不問其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輒爲立傳其間直敘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于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力不逮亦以紀載



過繁難于檢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爲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繆。以雜書裨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疏之冗長而空言無實者。皆略去之。期于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祇用舊本。竄易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舊之爲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味芹堂

無求速成。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爲己責。不肯虛過日時。則未易爲矣。至其文體。且當以平正通達爲主。不必如今之爲古文者。務爲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蹟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聖明在上。垂鑒述作。諸君子遭不世之奇會。豈徒受大官酒食。藉此爲陞轉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兄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以此意昌言于朝。使二史之成。追蹤班馬。爲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竊重爲諸君子願之。聚病廢之餘。棲伏林壑。弗與世事。默默久矣。偶感觸輒爲知

已者一道。惟弗以爲迂而俯聽之。且無使不相悅者。知斯言之出于我。而重得罪焉。受賜多矣。

先夫子曰。陸釐字子餘。長洲人。貞山文秀美。平順不起波瀾。得之王文恪。居多乃歐陽之支流也。私

子餘一字浚明。嘉靖丙戌。庶常。以不揖張桂。授工部。及張桂繼相。子餘抗疏劾罷之。及張桂再相。滿貴州都勻。驛丞遷永新令。所著有春秋鶴附注。胡傳辨疑。

明文授讀

卷十八

三

味芹堂



與康德涵修撰論樂書

陸深

何柏齋曰。今世詞曲與古樂同。此言有理。顧曲折細微。古今須別爾。何者。古樂主聲。詞所以譜其聲也。孔子所刪。刪其不合于管弦者。如素絢不錄。是已。謂之爲逸詩者。非也。惟聲最易亡。三百篇之聲。未及漢已亡。今特傳其詞耳。漢樂府名新聲。故詞難銓次。新聲又亡。至魏晉之詞。通解而聲又亡。後周得江左樂工。至隋唐聲又亡。唐詞多今律詩而聲又亡。朱歌詩餘聲又亡。至金元時。曲子盛行。今所傳者。南北調二聲。

明文授讀 卷十八

四

朱芹堂

在下。謂卽此是古樂。深未敢信也。大抵古人審聲以選字。然後鍊字。以摘文。後世先結文字。乃損益律呂以和之。去元聲遠矣。恐非古也。卽今詞曲論之。亦有聲意二端。聲一定而意無窮。凡聲急處是欲趕板意。緩處是欲合索。蓋有眼以度腔。調絲在指撥。遲速惟意。若明皇遲玉笛以合霓裳。是已。故聲傳節拍。意傳義理。此感通之妙。古今無二。謂卽此是古樂。深亦未敢信也。昔傳王粲張飛等作傳奇。俱含鍊鍛人才。意所以鼓舞人精神不倦。此却與詩之正變合不屬。

義理。朱儒所釋。正風變風。大雅小雅。是刺語也。深行旅疲憊。兼老病廢忘。漫浪及此。何當面質爲樂。願承教。

先夫子曰。陸深字子淵。上海人。舉進士入翰林。至國子祭酒。其講章爲內閣竄易。上疏言之。左遷延平府同知。提學山西。浙江。轉江西。叅政。四川。布政。入爲光祿卿。至詹事府詹事。諡文裕。儼山文倣。歐曾。有明之正派也。弘治。儼山弘治已丑庶常

明文授讀 卷十八

五

朱芹堂



答何粹夫書

王廷相

邇者蒙示陰陽律呂管見多先儒所未發之旨教我多矣但所論人死覓升爲陽而能神則不敢奉教陰陽終竟不能相離凡以爲神者皆陰陽之妙用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死魂升乃陰陽之精離其糟粕也不可謂獨陽而無陰大抵陰陽論至極精處氣雖無形而氣氤氲之象卽陰其動蕩飛揚之妙卽陽如火之附物然無物則火不見示是也故人死魂升而能神者此也執事乃離絕陰陽爲兩物但恐陽

明文授讀

卷十八

六

味芹堂

無所附著不能自爲形體耳望再思之樂律與愚見同者亦多中間如五音以宮商角徵羽爲序又曰五音皆從詩章之音節此其大不合者五音節序皆人聲氣自然之節度故宮而徵徵而商商而羽羽而角非一毫人力可以強爲者宮商角徵羽論清濁多寡之次序可也謂樂曲音節之次序恐非其本然之妙焉五音在人聲氣有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故宮字本宮音也使在第四字則亦可以爲羽音而用之商字本商音也使在第二字則亦可以爲徵音而用之

何也爲人之聲氣節度所奪也此二端者樂律之大要大本世之儒者不講久矣漢之制氏徒能記其鏗鏘鼓舞之音而不能言其義又何足怪哉陳氏之去二變不用四清者皆不達于此道而臆說故也兩山李氏以宮爲清而黃鍾之管三寸有奇此不足深怪蓋閩人無喉中之音誤以唇舌不正之音而妄爲之說也僕往年亦曾有樂論數篇以無佐史不得錄奉請教俟後圖也辰下漸暑惟若時自攝不宜備

明文授讀

卷十八

七

味芹堂



答何粹夫論五行書

王廷相

廷相頓首栢齋先生執事昨承諭以五行之說舊與僕同今所見與僕異竊料執事之意似以爲今是而昨非矣以僕觀之執事可謂中于世俗之惑反迷真而舍其故智將爲不善變者也何以故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甲乙屬木子亥屬水之說然亦偶爾定之卽以當年爲甲子歲仲冬爲甲子月冬至爲甲子日半夜爲甲子時耳不知經歷幾千百歲後人乃以五行分配之此半途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八

朱芹堂

立論無所本始不待智者而後知矣執事乃信然從之豈非不勝于世俗之曉曉者而遂爲此無稽之論以附會于仲尼之道乎迷真而舍其故智非邪且夫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惟王于四季而餘月土氣卽絕滅乎執事試再思之此理然邪否邪此論是邪非邪大觀真識之儒不惑世俗鄙謬之論者皆足以辯之矣不意明達物理

如執事推明孔子之道如執事而反自失其真如此使僕無復望于斯世之儒豈不爲可歎哉執事曰但世之言五行亦有奇中者故不耐何信之遂爲說曰如人本無姓名也苟定其姓與名焉他人呼之必從而應之氣本無金木水火土之名也今人一定其名則其氣隨而應之謂氣有神應然矣嗟乎執事之迷何至此極也僕意執事欲附會于世俗之論而不得強爲此以自解也不自知其陷于怪謬誣妄之歸矣大人也氣成形體而具神識者也故呼其名而能應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九

朱芹堂

之不知五行之氣亦有形體如人之知識否邪依附草木人言嘯梁如鬼物之作祟否邪不知甲乙之日木之神氣主之而水土金木之氣遂能退避相遜邪抑有所管轄分定而不敢越其職邪不知人定其名彼何以自知其爲金爲木爲水爲火爲土而卽順應邪此恐決不能然矣執事所謂世之言五行有奇中者此何足異哉蓋多言而能中耳僕嘗謂不用五行亦能奇中試以士人舉進士者十人僕據其文學體貌而懸斷之指某曰後日官至某官中間履歷平順



坎險隨意而道指某曰何如何指某曰何如何如他日驗之必有三四中者且亦有一二奇中者何也此皆仕人之所必有者若以爲白日飛昇則無能驗之矣不中者人不傳之矣中者必傳之以爲神然則假五行而奇中者何以異此天抵神道設教古聖人卜筮之微意也然于大道無所關蝕至于五行星命範圍皇極等術足以壞亂仲尼純正之道不可一日容之以惑世可也執事必欲求通其說而附會之何其迷之至此極也望再虛心思之勿爲索隱之過幸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十

味芹堂

其幸甚

識力所到不隨人俯仰

與萬思節主事書

唐順之

承示途中遇險及當局冷眼之說足知新功甚慰甚慰熱處冷得絕勝冷處冷得然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會做得工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爲說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謂終身之憂也吾友閉居少過却是不曾抖擻提醒精神吾固預憂吾友涉川之難今吾友自知之矣自此緊着功夫常常從危處操心常如與天吳河伯對壘毀譽利害諸關悉與照破卽世間一切大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于困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士

味芹堂

險中有至樂于平安中却足至憂然哉吾每欲與大洲兄相會乃欲相與論明絕學非曆數之謂也然曆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國初搜得一元統僅能于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註腳監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爲曆祖吾向來病劇中于此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嘆世無可語者近得來書乃知復有透曉如大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縮遲疾



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曆議及緣督氏革象書之類獨能洞其精微是曆官祇知其數而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為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耶蓋昔者太史造曆既已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遠近渾渾淪淪得一天體在胸膈中而欲傳之形器之間以為曆本則是以數寸算子握住萬古宇宙轉運蓋甚難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曆既已測候而姓與都等不能為算之時也古曆大行為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主

味芹堂

矢圖算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為黃道黃道變為白道者最為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曆官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圖術實在焉試問之曆官亦樂家也豈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指如前說雖極精微幽眇猶是儒生套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九綴術乃是實得也煩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教夫六

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圖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牆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主

味芹堂

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吾之所以與曆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數死數非二也死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不知豈便吃爾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往往而然不特曆也大洲其于吾言有合耶否也楊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通乎天地之曆



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曆數者又一行守敬輩之所  
以爲蔽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欲請教于大洲者其  
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輒瑣瑣及此毋乃以我不知務  
乎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曆家一二緊要語與  
大洲印證如步日躔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三十一  
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死數也又如步月離中用初  
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死數也曆家知據此  
死數布算而已試求其所以爲平差立差之原與十  
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恁處起則知活數矣似此只

明文授讀

卷十八

古

味芹堂

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著求卦之初參  
伍錯縱而陰陽未分者也死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  
爲九爲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荆川曆學得之山陰周雲淵雲淵著有成書而荆  
川于數論之外無他見也但怪荆川論曆曾不將  
雲淵說起豈秘其所從得耶後來云雲路作律歷  
考本出布衣魏文魁之手雲路掩之爲已有然考  
中所載曆議又竊之雲淵而不留其姓名展轉相  
掩不可解也

與少司馬曾確菴論統部書

趙貞吉

頃爲著錄事邂逅之間率爾以書史相宛託又承分  
惠稟餘對之含愧然錄書事不中止則此助不可辭  
也夫僕少日已有此意矣鄰老復圖之知日已暮故  
走欲速耳恭惟我公進輔聖明平寧四海使元元樂  
生而他山有遺老焉垂白把筆日夜孜孜措拭簡牘時  
求新義以答來學豈非樵點太平之一事乎嗟夫道  
之不明久矣世無正眼史失其職道術分裂紀述無  
歸後生不見古人之全因仍俗學老不知有向上事

明文授讀

卷十八

古

味芹堂

豈不悲哉嘗謂世無至治因無真才世無真才因昧  
正學世昧正學因無正眼夫具正眼者紀述擇法之  
人而史官之職也昔夫子之作六典也春秋其統也  
書詩其制行也禮樂其藝志也傳具體于統而術藏  
用于易此聖筆也舉其宏綱而百王之通同經世之  
法備此之謂正眼司馬子長史世守史官欲繼仲尼  
之業叙六家指要以見已制作之義卓矣惜其揮之  
未精也夫周衰天生三聖以勞世仲尼也伯陽也子  
羽也謂之天縱生以經世者也其任判其歸合者也



其徒紛紛而道亦流靡夫刑名儒家者流也陰陽道家者流也縱橫墨家者流也今以其業之流靡者與其人並列而爲六可乎于是班生增爲九流自後經分專門業有百司法承千訣離而不合散而不收以至于今矣此僕謂前人法眼未具之大畧也茫茫宇內逝者如斯誰念之哉嗚乎小子何敢讓焉欲爲我明增一斯文赤幟以摩前史之壘而奪其寵敢對敵而解無勇乎往者聖水寺中奉晤夜談語之粗具今復舉畧而言之已于此際掃室落筆欲先造統部夫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七

味芹堂

有正劣也自今年乙亥逆推而上至秦平齊始皇帝卽位之歲皆書其每年之大餘小餘而定氣朔之度與交食之刻于簡端焉謂之長曆雖赤黃焚臍青衣行酒大壞極亂之代而冲漠之運未有一息之停故曰天統無變更也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數也氣歸于一人焉則代天而承統而天必與之以九圀之地是其證也故合九州而圖一圓相以著于甲子之下每代之上○爲地統焉夫地統本無分合因人統有正劣而後有分合也何謂人統有正劣國圖之中著一畫焉○卽一人也一德也天命人心所歸而正朔之所自由秦漢唐宋創業之君七制三宗守成之主皆是正也然正不可常繼必有劣故繼之以字●一變而爲字字者太陽之戾氣人君失度之象也字必有逼而蝕者起故繼之以蝕蝕有四義焉●●●●上者母后之逼也下者妃后宦官之逼也左者強臣勅狄之逼也右者權奸柄盜之逼也逼蝕而不已必旣故繼之以旣●旣則書統亡矣夫亡者人事之未定耳天道穆穆可得亡哉旣而繼以尊●以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十七

味芹堂



慧卽李之戾氣流毒而四溢也四海土崩羣雄戟立

而九州無主有雲擾草昧之憂有掃舊布新之兆天

命若定則復爲一如其未定焉則勢必分故慧後繼

之以分而自分而上至于字皆稱爲劣夫均一統也

正者一而劣者五天人去留之際世運否泰之機皆

係于一人焉經世之主觀之可不畏哉可不念哉又

按有蝕未既而卽復一者漢文帝是也以有臣也周

勃陳平蝕既而能復一者東漢是也以有君也光武

受赤符爲主有食既不可復合者故蜀魏吳爲分鳴

明文授讀 卷十八 宋 朱芹堂

乎九圍不綱民將安仰雖烈賢史臣不敢先天而

與人以統朱仲聯與之蝕既而勢大合故元滅金取

宋而定一鳴乎九有已式民將安逝元雖外 史臣

不敢後天而奪人之統正仲深奪之所謂因人統有

正劣而後地統有分合者此也乃予作統部之大凡

也此段本不當書以擾清凝而始事之際技藝不少

舟中取而觀之以發一笑惟冀寧養愛時赴闕遙發

功成而言讓標秀而容恭乾乾夕惕爲名臣之冠以

慰老叟遠道知已之思滿懷滿望

與吳鼎儀論韻學書

彭華

辱同館從事偶及韻學足下退而以書見論破區區

之愚誠懇懇勤勤非愛深者其克爾邪朋友講論切

磨之道缺絕久矣不意復見足下也然所論終與僕

私指謬異請畧陳固陋天有聲而後有字合字與聲

而後有韻書韻也者類其聲之叶者也使古韻盡存

則古人字音固可盡得矣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

宋齊而下浸以湮滅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

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皆能深

明文授讀 卷十八 宋 朱芹堂

考古韻而用之夫謂之古韻則古人字音與後人有

不同明矣詩三百篇強半出于閭閻里巷其所韻非

當時語而何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

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澤之類古今人皆然

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爲芒特釋韻時強轉

其聲邪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爲芒古人之

音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沈約距今幾幾時而今之韻

于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爲一麻與遮之類分其一

而爲二其不同已如此而況數千百年欲其一若



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爲。房。六。切。而。服。之。見。于。詩。者。皆。當。爲。蒲。北。無。與。房。六。釋。者。古。人。未。嘗。讀。爲。房。六。也。今。讀。慶。爲。丘。正。切。而。慶。之。見。于。易。詩。者。皆。當。爲。驅。羊。無。與。丘。正。釋。者。古。人。未。嘗。讀。爲。丘。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爲。蒲。波。切。轉。而。爲。蒲。糜。耳。顏。延。年。以。羈。釋。施。龜。以。狸。得。聲。則。羈。初。讀。爲。陵。之。切。轉。而。爲。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艸。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臺。之。取。義。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後。人。乃。訛。轉。爲。苔。音。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下。明。文。授。讀。卷。十。八。書。千。朱。芹。堂。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字。文。韻。語。觀。之。字。白。蒼。頡。古。文。變。而。爲。籀。篆。又。變。而。爲。小。篆。又。變。而。爲。隸。又。變。而。爲。楷。爲。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邪。異。邪。詩。自。三。百。篇。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五。言。又。變。而。爲。七。言。又。變。而。爲。近。體。爲。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邪。異。邪。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者。賴。有。載。籍。之。傳。焉。字。之。音。韻。亦。猶。是。也。于。今。可。見。古。人。音。考。者。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釋。韻。非。今。人。之。

所。讀。遂。謂。古。人。強。轉。其。聲。何。溺。于。今。而。誣。古。人。也。以。意。見。而。遂。譏。僕。之。張。喙。何。自。信。之。篤。而。謬。僕。也。僕。每。觀。足。下。默。然。自。處。誠。以。爲。無。可。語。者。若。僕。環。視。其。中。蔑。如。也。故。每。有。所。疑。輒。以。質。于。高。明。夫。豈。好。辨。哉。誠。惡。夫。坐。井。觀。天。穴。牖。窺。日。者。之。自。小。也。惟。足。下。不。鄙。棄。以。僕。之。言。稽。之。古。察。之。四。方。訊。之。一。二。博。古。之。士。求。其。至。當。歸。一。之。論。以。賜。教。益。則。幸。甚。幸。甚。

先。夫。子。曰。彭。華。字。彥。實。安。福。人。禮。部。尚。書。其。文。嚴。整。峭。厲。然。爲。人。傾。險。不。足。取。也。私。記。華。景。泰。五。年。合。元。侍。郎。時。曾。入。

明。文。授。讀。卷。十。八。書。

主

朱。芹。堂。

直。內。閣。



答李仁夫論轉注書

楊慎

遠枉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凡字皆可轉耶走近注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近諸君子觀省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冶洗髓伐毛至此者執事其有意于啓誨之乎敢無以復茲轉注六書之變自沈約之韻一出作詩者据以爲定若法家之玉條金科而古學遂失傳矣故凡見于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音轉注也古音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樊諸家注之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三

朱芹堂

曰古音也至宋吳才老深究其本原作韻補一書程可久又爲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行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爲字爲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字天忝忝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忝鐵三音皆無義而不

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

聲不互也日之爲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日出于若木故毛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景炎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日頭爲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爲字應影映役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爲字中脛仲竹亦如之此類皆推之則窒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爲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傳取卦之義者不過訟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三

朱芹堂

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弗之取也考之易之彖象皆韻而其所叶無異于詩詩十五同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于詩也漢人賦頌史漢叙傳楊雄太玄焦贛易林其取韻又何嘗異于易詩楚辭哉至于宋人則不然歐陽二蘇王介甫皆深于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韻皆可通其所推衍枝葉出于易詩楚辭賦頌玄林之外不啻十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爲其書窮萬籟之音不足



爲其韻矣。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取于古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于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說理。則曰：漢唐諸人如說夢，說字則曰：自漢以下無人識，解經盡廢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得聖人之心。爲詩文則弗踐韓柳李杜之蹊徑，而自謂性情之真義理自然也。至于音韻之間，亦不屑蹈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焉。今舉其畧如圍之音云：鴨之音鶴，貧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于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於今，則方言謠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以

明文校讀 卷十八 書 音 味芹堂

之作，而於經典注疏子史雜字尚多遺逸，其顯而易見者，如左傳之鞠音苟，毛詩之啞音戲，古音有在於是，特未押於句秒爾。譬則緣穀之未裁，薤葉之未釀也。謂刀尺之餘爲綺麗，而遺機杼杯勺之餘爲酒醴，而遺甕盎可乎？予之所注詳於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法，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蓋在於是，亦使好古者勿惑於類推之說，而自取不類也。其才老所取已僻者不復載，間有複者，或因其謬音誤解，改而正之，單問孤證，補而廣之，故非勸說雷同也。或曰：予之古音遠之合昭韻，嘗取王岐公銘詩矣。下是猶一二，曷嘗不取宋人也？予曰：昭遠合韻祖於楚辭，是以取之，用是見予非不取宋人也。不取夫宋人之不師古也。凡著書之大凡如此，近接月塢張子尤數數是書，予語以近世之崇古文而不知崇古韻，猶清廟之祀去籩爵而用杯盤，洞庭張樂廢箏篴塤桴而進琵琶箏繁也，亦必不稱矣。或時於賦頌用韻，止以意轉，小注一叶字，問其音解，瞭然不能答也。是不以爲鉤深致遠之淵，而以爲御窮劑急

明文校讀 卷十八 書 音 味芹堂



之府也。豈非宋人之說誤之哉。張子忻然擊節。謂子此言。惟中溪可與晤語。惜也。間以山川阻。以雲泥何日。明燭散帙。如對點蒼。坐鶴亭時乎。臨書於邑。

先夫子曰。楊慎字用修。新都人。翰林修撰。升菴文章古奧博。而未嘗不化。既無北地之勦襲。在西涯

之門。別開生面。斯爲善學西涯者矣。

私說升菴少師文忠公之

下止德辛未秋元月。譚大禮廷杖者。再斃而復甦。請茂至南金齒衛投荒三十餘年。卒于戌。升菴七歲作擬古賦。場文有口舌樓斷。其分之。或曰。日照青苔之骨。

明文授讀

卷十八

宋

朱芹堂

答

寄童內方修志書

王廷陳

僕於門下深託志氣。其合非強。赤壁一別。憂患相仍。兼之阻修。缺然禮問。顧我同人。豈有遐心。今知執事暫違。俱奉展謁桑梓。乃敢致書門下。謝弛慢之罪。復有憤懣之悰。冀伸於知己。幸毋惡其強聒也。去夏顧公以興都志事見召。僕謂斯事體大。宜得館閣載筆之臣。名家之彥。乃可持衡義例。樹幟斯文也。如僕纖瑕除籍。放誕廢業。衰憊候死之人。何可與此。使者至門。閉拒不內。作書辭謝。頗爲哀懇。而顧公不釋。徵命屢至。且牒責郡邑。於是鄉里親知諸父兄輩。皆謂東橋鉅公。自童稚知汝。違衆怒薦汝。汝縱不欲預志事。獨不可一往候乎。不然。郡邑當見讓。其咎由汝。非所以事尊貴。答知己。承那大夫也。僕不得已。許之行。然猶遲遲。度中秋書且成。可往耳。比至。其書果草創畢矣。僕才不逮二子遠甚。何敢高議得失。破其堅白。有所助益乎。况僕私心。祇欲如前所陳。幸其既就。而顧公乃以進書表見委。又摘數事。令僕綴之數言。此外未措一辭矣。僕每謂諸師儒曰。書上必無署我名。我

明文授讀

卷十八

宋

朱芹堂



本無勞易敢分舉但勿禍我此令親劉子所知也夫書之可議不但聖論所云體例不合事實差誤而已而恩澤橫流薄譴而厚褒誠草萊之溢潤灰燼之驚烟也近聞東橋復有薦疏而當道參駁謂僕著名貪惡云云吁冤哉東橋果禍我至此也僕之免於狂吠者久矣而今一旦聞此聲也何爲而至僕哉僕自作吏及破廢以來積勞累垢殊詭萬狀卽有智給未能縷數獨缺一貪耳而好事黃門爲僕補足不意晚路幸有此遭且卽書罪之瑕類難窮矣而乃根澗往事

明文授讀 卷十八

壬 味芹堂

造作新評意在重錮密羅絕繫出柙而刮索未詳指其所乏是雖忍心點壁而天下耳目其可塗乎彼之爲此豈以僕欲於此因緣出爪覬攘腐鼠乎嗚呼誤矣凡今不安擯斥而思得振起者亦自有道僕上之不能矜仿名行動流俗之譽下之不能交結要津工鑽刺之術聞談官府則如爰居聽鍾鼓駭掉不食或謂僕且復用則如聆詛晉恨不掩耳蓋知其愚我也一日之間卧多於坐每春夏之交寒暑之會往往迷叩候而詭晦朔至家事綜緝一委妻孥所謂婚嫁已

畢如我已死無關世情矣血氣漸衰心知日蹙不敢思其所不及人以文事見屬則輩戚竟日百不一應又視近者觚翰之流家驥人璧欲應時改轍則故步或失若降心仍賃則前薪見凌故悉置不爲也俗好通問而僕獨尚神交至於貴人猶憚輕啓此非索價爲高自絕長者也僕見今之刺謁楮幅廣狹稱謂重輕皆異往度雖在親舊秩日進則啓益恭如是乃得省覽否則必獲頓擲然此在仕者不得不然耳僕以田夫而修仕者之事則所不習若恃其素昔新敬不加則虞頓擲不省以故欲作輒輟也下進者然乎此皆不欲違其所便強其不能示自廢之跡廣譏口之資庶幾得比散木保其天年耳昨赴承天旋檢敝笥冠舄潰蕪家人粗爲理製強僕攝之僕臨鏡自嘲曰沐猴而冠然矣頃刻在躬則首足疾苦不勝拘攣山林之骨曷可移易又世俗喜足恭揖拱不辨委折率至地而僕要領木強極力效之不能肖每不稱施而不稱施則獲罪責不貲欲逃罪責則本性難強強不能久此事視僕心跡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而今乃用

明文授讀 卷一八

壬 味芹堂



此事被口語，偶一念及，如鮑魚在鼻，鵲在耳，又如魍魎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也。奈何奈何！夫鍛羽之鳥，病鵠之所窺也；拆趾之鬼，寒廬之所利也。僕固下流易乘，柔質可茹，而彼也亦何足稱爪牙之利，張搏拏之威哉？雖然，業已加名其末，而欲逃其咎，苟不得知已如執事者而告之，何益於人不聽，祇以發笑而資嫉者之口耳。外答東橋及陳大巡書稿，附上以見初志。

先夫子曰：王廷陳字稚欽，黃岡人，由翰林為裕州

明文授讀

卷十八

三

味芹堂

知州皇甫百泉稱其與顧中丞陳監察書若稽康之絕山宰，寄余懋昭舒國裳二劄，即楊惲之報會宗君子讀而悲之。此定論也。百家私記：稚欽正德丁丑進士，有夢澤集。

卷十七

答葉慧生書

李世熊

僕年垂七十，今日方讀足下一書也。發端于周秦漢晉之古文，竟緒于今日之邑乘，披華振秀，綢繆心脾，忘意篇軸，如此擁為百城，即千駟山龍，棄如敗葉矣。媿僕不文，舉猛厲朝氣，方茲之歲年，銷磨于科舉帖括中，濫竊時譽，既而質耳備日，效為古文，于莊騷管曾左傳八家之言，無所不擬，擬之似者，究乃無一似，譬學書不成，去而學劍，又去而學萬人敵，萬人不如究乃不敵一亭長，不庇一婦人，則是學敵萬人不如學敵一人也。故僕也，窮老不能文，無以復足下，即來教非論古文，重論邑志耳。幸志既告成，敢以大略就商任昉文章緣起，不載志始，于班固缺也。班書十志，事各為篇，敘議錯行，頭訖井井，竊謂郡邑志宜倣之，若殘山剩水，斷錦零綺，錯雜登記，此胥吏簿書之體，無庸學士載筆矣。古之紀事者，子長因秦漢之言而為記，孟堅因子長之言而為書，今以寧之邑書，而從漢志，將安因乎？猶使鬼神輪運樓閣，憑空亦奉難矣。即海內志鮮為是體者，誠畏其難也。寧于何有寧？

明文授讀

卷十八

三

味芹堂



自三國歷陳隋至唐中葉乃隸汀州。今開卷特書曰寧化舊爲閩汀邑。後申之曰晉太康間隸新羅。發口卽誤。奚問其他。若山川精爽。煥爛在人。昔之蘭亭。輞川。固培塿枉渚耳。今讀逸少摩詰之詩文。幾與洲島蓬壺頡頏。此非人誰能爲之。寧僅蛟湖靈隱哉。寰宇共識之。而寧之學士不能名其處。又安望孫綽之賦山。鄭元之注水乎。唐自中丞破荒。服習經文者將千年矣。今傳世無一卷之書。登歌無五七言之句也。鄭仲賢名風雅矣。南唐江表書具在。未可步左馬之塵。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圭 味芹堂

也。且攷其傳國。雖諸自署曰榮陽鄭文寶。不曰寧化文寶也。豈釋褐後遂籍京華。竟忘首丘耶。今卽不知其子何名。丘墓何所。其先世歷爲州刺史者何氏。遂疑榮陽爲實錄矣。世家寥落而浮沉里閭者。未聞英絕振奇也。卽使丘明寫生。遷固增其毛頰。又能飾混沌以娥眉。幻鹽嫫爲夷旦耶。中丞憂時遠引是也。無故語人曰。吾祖子胥以忠諫而譏死。引喻不倫。強援吾祖此何爲者。遙遙華胄。固昔所唾笑矣。宋大觀戊子。非省試之年。旣無進士。又無特奏名。安得調官爲

司訓。孝廉兩修邑志。仍書其祖曰。登戊子鄉榜。任寧化教諭。科名旣謬。官制又訛。籍貫又缺。是不識其先也是安得。刻子爲之師。而名家免籍談之誦乎。此旣往事。近者微蠹亂民。隨城僇衿。掠大戶俘大吏。此國法所重。極也。或戒之曰。是其胤新爲貴。弁行且督鎮事。雖實不可書。卽問何事乃可書。崇禎癸未。國蹙祚危。安有恩典。妄一男子。蒙面而號曰。是年我獨叨恩。贈父曰某官。贈母曰某人。或又贊之曰。是其人善事貴公。結津要。事雖虛。不可不書。卽問何事不可書。執

明末授讀 卷十八 書 圭 味芹堂

義相格。而謗書盈壁。惡聲溢耳矣。卽無崔浩之酷。竟騰薨收之穢矣。足下所謂一鳧之羽者。固九首之應。所謂跬步之觀者。乃驗瓜之坑也。投糝遺糞。又何慮之早乎。夫錢十萬金。五百求載名書記。而不可揚雄。穆修高矣。而蜀人毫士。原不失爲尚名之賢也。萬緣求誌。百鈔求銘。而不得。韋貫之胡石塘介矣。而裴氏子與羅司徒。尚不失爲揚父之孝也。若夫圈虎欄羊。豕腹而螫吻者。將攘臂而裂典墳。就淵而投囊錦耳。何知賢得而名彰。驥附而行顯。手足下惜。但丘之亡



駒僕亦笑甘君之饑蒙客也。甘都君以納客聞于東海。墨里東蒙生慕而過之。坐談橫塞不可究。甘君謂其侍曰。客有異饗之必潔齊。于是肉致羅炙。鱖翠魚。致海魴。朱鰲菜。致陽華之芸。浸潤之土英。和以陽樸之姜。招搖之桂。大夏之鹽。蒙生歛眉而不嗅。微嚼而不嚥。甘君怒然。勅庖人私調之。則蒙生之徒方掘野鼠。捕蛇蛤。生脰之。雜薺蓼芭蕪而沃以敗漿。復採鱉虱。數升。洩以溫水。臭聞數十步。熬五味。捲餅食之。蛇脰組進。大嚼。僅呼。庖人掩鼻。嘔噦而反走。甘君聞之。蹙然曰。是以腹瀉溝也。何者。怪其談之逆鼻也。夫鉢心。劇目。吸芳餐秀。而吐詞。亦鱖翠土英之亨也。必謂不如鱖虱與蛇鼠。則世無正味久矣。學士大夫立青天峻日。際風和景妍。而殺窗涉文史。至則芳臭辨。甘辛與東蒙生無大異。則其沒而在冷風涼月荒阡。索塚者。諒無歎息之聲焉。必也何者。墨里之業識。墮沒黑穢獄中。俊頑人鬼。固一趣也。足下不爲生賢關。天日之光。綈而爲沒鬼。慮風月之淒零。不已過乎。僕窮隱鬱陶。目不覩物。口不宜喉。離騷孤憤。雜出筆端。

如潰流奔溢。固能蕩滌腐齒。亦使魚龍拂鬱。書成而自笑者。再旋不自慰也。慰諸修宅。初欲撤朽增新。既而構櫨樓榭。無一可用。遂復朔更舊制。與堂軒檻。曲池。層臺。戶回徑復。宅嚴整矣。顧其中陳設。無鍾簋鼎。藝侍列。無盛鬚曼睢。坐客無鄒枚應劉。架插無三京三都。雖此渠渠。得毋自笑措大乎。獨有一善。灑掃庭內。肅客謝客曰。此非鹿園羊欄也。非蓬瀛而食之。社也。非牧猪奴戲博之場也。卽蕭寥其居。亦可養廉耻。牛智慧。謝毀瓦畫墁之譙矣。他日足下驅車過之。則

息行窩焉。將不以爲陋也。或又撤而初新千萬間。大庇天下士。則尤所望于造鳳樓之大手也。老悖率懷。語無選擇。既不能稱引三代秦漢之遺文。徒拾閭閻獻酬學堂掌故之塵談。以塞明問。惟冀狂夫之言而無討焉。且卒致之。幸甚悚甚。

先夫子曰。李世熊字元仲。汀州人。其文劉軻沈亞之之匹。劉子威遠不及也。百家私記先生與先夫子間聲相思曾有書與寒支集來寄年九十餘近聞有寒支二集去年會托漳州別駕范周六尋覓尚未見寄致予望之



與朱貳守論稱謂書

霍韜

家人回謂執事怪生於拜帖不書治生而書侍生疑若傲慢不敬者此蓋執事未諒生之心而區區之情亦有未徹於執事故也生於衣冠士類未嘗敢慢況於當路君子乃敢傲慢之乎且做凶德也君子不加諸身况敢加諸人乎况敢加諸當路君子乎執事宜諒區區之心矣生於拜帖惟巡撫則稱晚生或稱職方主事若巡按兩司列位先生則稱侍生於江老先生則稱門生同年則稱年生未嘗有稱治生者是豈

明文授讀

卷十八

美

朱芹堂

公臣可以交相敬而不可以交相取也故稱侍生禮也非敢慢也或云士夫於父母衙門稱治生例也生謂古者封建法行故列國各君其士士夫生其土壤雖聖如孔子亦敬其國之侯伯如父母禮也今則封建變而郡縣侯伯變而守令輿圖萬萬里有齒有髮有血有毛共仰皇極孰敢有貳故我皇上天下父母也天下臣庶共宗共戴孰敢有貳若鄉邦士夫又稱鄉邦之守令爲父母是天下有貳也非別嫌明微之道也晚唐之季節度使擁兵專地貢賦不入裨將悍卒知有鎮將而已不知有唐室也爾時豪傑生其域中雖欲勿謂節度使爲父母不可得也今天下一統全盛非唐季比也若吾輩衣冠士類而又私相爲父母以涉二尊之嫌是乃所不敢也非敢慢也且謂之治者我得而服屬之者也謂之侍者我得而交游之者也執事爲政設遇孔子有得人之問則將以所得服屬者而對乎抑將以所得交游者而對乎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蓋以古道敬齊王也生自謂不敢慢當路蓋以古道相敦非所以爲慢也若執事便道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毛

朱芹堂



畫錦遇鄉邦守令亦以是禮處之是乃執事所以敬  
常路士夫相遇一以禮而不苟豈復有非辟之干也  
乎此實士夫居鄉之達禮也非一人之私也昔者生  
之在部也見百官謁吏部則曲躬鼠拱投刺用相帖  
見科道則屏氣生每喻之曰官爵之與死生孰輕重  
焉雖死猶不可如是況於保官爵又語吏部之相厚  
者曰若輩受人躬曲奔走受人非禮諂媚皆非人也  
若能居千年吏部乎豈可偶握熱柄遂使人盡喪良  
心也當時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凡若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堯 味芹堂

此者生豈傲慢吏部亦欲以古道相期也執事心古  
而行淳正生所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高  
明察焉無以爲慢兼告貴寅列位先生勿訝生爲慢  
極荷極荷  
明儒學案曰霍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渭厓廣  
之南海人目有重瞳始就小學卽揭居處恭三字  
于壁力行之日誦數千言一二年諸經皆遍登正  
德甲戌進士第歷官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  
敏先生以議大禮與張桂俱爲上所寵眷然張桂

賦性傾險仇視不同議之人先生舉動光明于不  
同議之人如豐熙楊慎徐文華唐樞陸粲皆極力  
薦舉其所論列動關安危大計在吏部銓政爲之  
一清在禮部南中體統肅然風俗爲之一變爲舉  
主不認門生居鄉不書治生直行其道今與張桂  
並稱是爲所掩也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堯

味芹堂



答黃子潤論字學書

周容

接三月日書不棄朽廢垂問字學詞旨謙挹何過也夫字學有時字學有位今足下妙年駿姿有其時矣雖未奮迹雲上而父兄主政淨窗明几無有冗濶昔賢畫荻種蕉視等霄壤有其位矣幸以楚越之隔咫尺燕市且不棄朽廢時垂存注僕安敢外心知已不以生平甘苦進之足下僕少承家大人指授又時未喪亂故藏晉唐石本長而出遊與金沙于公泊江右王于一三山林異卿許有介諸君互相講發稍悟用筆蓋用筆而不爲筆用也懸一身之力以聚于臂懸一臂之力以聚于指其用管數寸如桓侯矛朱亥椎尉遲樂久之機生臨池得樂然不能耐飢白驥捉刀爲人酬應書牘箋奏扇冊綾格動輒溢架務取捷給以撥目前傍客褻刺不相痛癢主人狎視出入漠然若曰吾名已成尚奚資是聊用慰答羔雁光澤金幣耳于是每一搦筆三念爭集一自恨恨以仲升之備奪伯鸞之志一自巍巍以文翰之貴效輿僚之役一自做做以江淹之故拙爲簡今之萬舞愧則神縮縮

卷十八 書

四

味芹堂

則不能養氣恨則中滿滿則不能小心做則意輕輕則不能審勢以此日月相馳心手互滑如王謝子弟失勢雖復白爲矜貴未免頽然放矣嗟乎嗟乎僕尚何言字學哉尋常白念得借一年閒晏退就林園日遠塵滓靜對古人然後收拾魂魄洗慙筆墨勒急于緩酌輕于重庶不負家大人指授耳但此日胡可得乎行就老矣誰可告語茲幸值足下不棄朽廢殷勤垂問且昨見汪友筵頭摹聖母一面甚覺縱橫特嫌結體微涉判押欲去此嫌全在誦讀誦讀久之精神淡淡從此學書浮風自去來書所云針砭在此至云別有祕受則絕無之祇想右軍從獻之背來取筆不得恍然可悟僕朽廢無併此失之又復慨嘆晉唐以來率皆帝王將相華胄高門否亦方外託迹不受物榮罕有隱約單士能以字鳴豈非用物可易則用心可難故曰筆成冢墨成池不是養之是獻之在足下努力而已龍井帖附去然不可從此入手恐其僞耳

明文授讀

卷十八 書

四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十八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

百

書四國是吏治  
持正交游

與中丞劉養和書

王九思

車從過邗、獲侍左右、幸甚、竊見憂勞百姓、形諸顏色、所過咨訪、下及芻蕘、嗟乎、憂國如家、愛民如子、久以爲不復有古人矣、乃今忽有之、此昌黎韓子喜談而樂道之者、况不肖乎、自奉別至於今、踰期月矣、竊伏自念、高明不以九思不肖、納爲知己、詢以今日之務、

明文授讀卷之十九

一

味芹堂

之最急者、當時舍卒未及陳對、乃今有懷而不以告、是負知己也、故敢以書上、亦韓子所謂惟念于執事、可以此言進者、惟高明察焉、高明按臨郡縣、輒進鄉老、詢以民瘼、昨見邗中所進、見者多市井賈人、不諳政體、或以一人之私、或以讎家之故、率爾發口、自不知非、此高明親與問賄、不容以或誑也、不肖以爲度諸他縣、想亦不遠、雖然、此就其無益於事者云耳、卽其所言多切於弊、而高明行焉、而行者或非其人、竊恐高明之勞口甚、而無益於下也、雖然、此就按臨之

明文授讀卷之十九

味芹堂

地云耳、卽其所言多切於弊、而高明行焉、而奉行皆得其人、而有益於下也、全陝七八百里、能徧臨而月與之臨乎、此勢之決不能也、不肖以爲今日之急、莫如擇人、古法有云、朝廷任吏部、吏部任監司、此天下之勢也、而一省者、天下之準也、故今全陝之地、兵馬在都司、錢穀在藩司、獄訟在臬司、而府州縣則承接而行、而規畫布置、則巡撫臺也、高明於此、將何爲邪、規畫布置而已耳、任藩臬而已耳、擇府州縣吏而已耳、雖然、藩臬人少而多賢、其任之也易、府州縣吏少而多不肖、其任之也難、惟其難也、故近有密切訪察者焉、不肖於此、不能無疑、何也、其訪察也、寄之何人、手使其人果君子也、必能公其心、以事其上矣、萬一錯繆于十人之中、而誤一人焉、竊恐九人之得、不能償其一人之失也、况其多乎、况不公其心、以事其上者乎、今日之急、莫若於府州縣吏、每府書一方冊、置之坐隅、分命藩臬及各道守巡、留意訪察、親見賢否、從公揭報、高明不負天子、藩臬諸君必不忍負高明也、旣得其實已、其上而可旌、與其下而可黜者、則丞



爲之其向上而未久者勤勞之其未久而志陋者姑  
罰之使其驚焉而知俊也若夫中人之資固無異才  
亦不廢事此其最多者則戒飭之使各勤其職焉于  
是一省府州縣吏不下數百人覽之則在目中憶之  
則在胸中不假下人訪察而賢否可知不勞親問百  
姓而民瘼自息一人家有一都御史蓋有所恃而不  
恐一官府有一都御史蓋有所畏而不敢高明於此  
又何爲耶亦惟總其大綱去其大惡以收其成效而  
已無復多勞也多勞則病損千金之軀以貽高堂之  
憂可乎不肖于高明爲通家兄弟父子辱知愛于門  
下甚深是故敢以此言進也異日高明坐于廟堂之  
上佐天子進退百官倘不迂不肖之說推而行之則  
天下其庶幾乎惟高明留意幸甚幸甚

先夫子曰王九思字敬夫鄆縣人翰林檢討降壽  
州同知牧齋謂漢陂之文祖有才情沓拖淺率續  
集尤爲冗長按對山漢陂與空同同變文體而其  
文絕不相似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書 張居正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  
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  
心爲能疏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  
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  
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傳應禎爲太過恐失士  
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  
今海內簪紳之侶投東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  
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  
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  
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象曰剛過乎中當大過  
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  
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  
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下失爲  
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  
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降慶以來議論雖多  
固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  
彭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



可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  
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  
得不重處。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  
乎中。處太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  
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惜乎。至于潞公之  
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  
必係宋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  
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  
之。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渺然  
明文授讀 卷十九 書 五 味芹堂

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  
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  
蓋以仰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而  
丈乃以潞公見諷。誤矣。僕一念爲國家爲士大夫之  
之心。自省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  
要之欲成吾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  
我爲劄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者提。又一偈云。高  
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噴。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  
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夫士屈于不知已。而仰  
明文授讀 卷十九 書 六 味芹堂

此老胸中真有利刃



答堂翁楊大洪問去留書

黃尊素

前日進見某進言於堂翁，以爲在今堂翁唯一去，堂翁躊躇未決，又復令李道長仲達過某以決之。從來奄宦之禍，小臣擊之，其害止于一身，大臣擊之，其害及于天下，彼以小臣無所輕重，故其致怨也淺，漢唐以來，朱、程、李、渤、范、祖禹之屬，論奄人者累累往往無事，若爲大臣之所不容，彼誠知犯天下之怒，計畫無復之，則必逞于一決，此實何以至王涯、賈餗、血禁庭，每相望也。然大臣擊之不勝，而身退，其禍緩，不勝而

明文授讀 卷十九

七

味芹堂

身不退。其禍亟，彼既仇大臣，則勢不兩立，視大臣之進退，卽其身之安危。故其謀亦有緩急，蕭望之之自殺身不退也，韓文禍止落職，由身退也。今堂翁倡舉朝之人而擊之，既不勝矣，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以示太阿之在握，其勢駸駸乎不止也。堂翁能以一掌壘江河之下乎？堂翁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皇天后土實聞斯言，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氏家法本是平常，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當此之時，有一毫畏死之

心固爲非道，卽有一毫求死之心亦爲非道。君子不顧成敗，未有不顧出處者也。且今之時勢亦與往事不同，旣無文宗之密詔，又無達菴之內應，徒仗單言正色以回天聽而力已敗于魯縞，總使在朝更復何益？然堂翁之所以徘徊兩岐者，無乃爲同志之牽挽乎？其間亦有二端：一則不著痛癢，猶是承平熟套言，進而不言退者也；一則以玄黃勝負未分，尚欲秣馬厲兵，賈勇恃衆，豈肯聽堂翁之去？自仆旗鼓是故堂翁去留當決諸已。若與人議之，必不以去之一言進也。某之所見如此，不敢不詳。

明文授讀 卷十九

八

味芹堂



止魏廓園劾魏廣微廟享不至書 黃尊素

昨年兄月下見過以南樂廟享擬遷將出疏糾之弟勸年兄尚須再思年兄不以爲然夜來展轉不寐有不得不言者夫君子小人之品判若黑白君子小人之名淆若朱紫其淆也能致天下之亂其判也亦能致天下之亂廟堂之上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人主無知人之明使君子小人並進究則進者唯小人而已小人進而天下有不亂乎小人雖與小人爲朋亦未嘗不欲與君子爲朋小人但

明文授讀

卷十九

九

味芹堂

惡其礙已者亦未嘗以其爲君子而惡之以其爲小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顯也勢窮理極爲君子之所不容彼始不暇避小人之名國徇之弊無不噬也而君子之禍烈矣爲君子者亦量其力之可以有爲彼有可決之勢則正名以告天下而小人危若小人之勢焰方張君子之營壘不固則君子小人之名無從過爲分別使小人各懷廉耻之心其禍可以少衰所謂抽薪以止沸也南樂以奄人之力入相惴惴唯恐人知居恒猶以故人子事高邑此小人之包羞者

也吾黨目下事勢土崩瓦解大禍且在旦夕亦無少哀其勢奄人卽欲有所發舒外庭猶得以名義一線支持其既倒之狂瀾一經論列則南樂之羞不復可包使其顯顯與君子爲難彼依艸附木之精魂不戒而爭皆公然爲青天白日之魑魅矣在昔劉瑾之亂成于焦芳今二魏之交過于劉焦吾輩其何所稅駕也年兄以爲進不能濟國是退亦不失爲名節亦思李固機失謀乖猶遺梁冀書望其復濟君子社稷之念重于名節耳年兄其細思之

明文授讀

卷十九

十

味芹堂

先夫子註魏忠節卒劾之廣微遂將紳縉便覽於姓名上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一點約六七十員目爲邪黨又手書所欲大用之人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有差目爲正人密付逆奄逆奄一一依行此見酌中志略向若忠節從先公之言天下之禍不如是之烈也莫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耳千古一轍讀之祇增流涕私記南樂之父魏允貞與趙倚富俱屬東林好友故書中云猶以故人子事高邑



寄陸五臺先生書

袁黃

古者民犯罪、惟原情而斷、無定法也。律之興、自三代之叔季、而大備于唐。我朝之律、實因唐律之舊、洪武三十年始頒行天下。弘治十一年增修其例、以輔律、可輕不可重也。嘉靖二十九年再修之、萬曆十三年三修之矣。生曾奉書漸庵先生、謂舒公所定之例、未可據爲典要、非疑其不合法也、疑其泥法而失制律之意也。如謂律之意止于任法、則篇首具五刑圖、足矣。何必備列諸禮圖乎？唐律釋文云：禮者民之防刑者禮之表。二者相須如口與舌、真確論也。高皇帝太明律序云：明禮以道民、定律以防奸。大都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則入刑、固將以制民爲義、而非罔民爲虐也明矣。又天下之事備于六曹、今特列名例律于六曹之首、斯何意哉？人生大倫名義爲重、世道相維名教爲先、以名義名教爲例、此非俗吏所能窺測也。試檢名例條目、如入議以禮去官、老幼廢疾收贖、親屬得相容隱、犯罪存留養親之類、皆從寬不從刻、悠然有與民並生之意。撥亂世反而之正、孔子急于正名

明文授讀

卷十九

主

味芹堂

而刑之一事、則尤貴名不實、實傳曰：君子耻之、小人痛之、痛之不若耻之。故用實不若用名也。一邵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何嘗用斧鉞哉？不過以名爲例耳。斯意也、惟先生與漸庵知之、亦惟先生與漸庵能行之。漸翁在北、而先生在南、此千載一時也。誠得博考羣例、推明律意、編一書獻之天子、行之天下、以養四海和平之福、行見陸李二先生、世世子孫食厚報無窮矣。書曰：罪疑惟輕、又曰：寧失不經。蔡傳謂二者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法、乃宋儒之謬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聖人以好生爲德、法必如是而後爲至公、必如是而後爲至平。所謂帝德罔愆者也。故嘗妄謂康誥曰：呂刑乃用刑之軌範、舍詩書而談法律、必不精矣。太史公亦謂刑名之學、源于道德、舍道德而談刑名、安知所謂刑罰之精華乎？先生向入銓部、生嘗妄評人物以獻、今復論刑法、極知涓埃之微、無補海岳、而一念忠愛、獻納之誠、則有皎如日月者。因啟門人來、便附布欵欵之愚。

明文授讀

卷十九

主

味芹堂



與王四來書

袁黃

辛丑間老弟登庸之報甚喜，錫孫錢天胤同，又傳致  
惓惓相念之意甚感，及榮任大梁，欲覓一便寄片言  
不可得，茲緣劉春元來，附布寸忱，足下刑官也，周易  
論刑之卦，率皆有離，惟中孚無離，說者謂上下四爻  
皆實，中二爻獨虛，其象背離，故亦論刑，然則用刑蓋  
貴明哉，明不在耳目，推測在盡心耳，如問一獄，其罪  
同不可同用刑也，須審其情，固有罪同一律，而其情  
天地懸隔者，豈可草草，卽情同矣，亦不可同用一刑，  
明文授讀 卷十九 書 味芹堂 主

須審其人人之強壯者與老弱者異，受刑者與不  
受刑者異，倘不察而槩刑之，刑之而強壯者無恙，  
老弱者不能勝，是一得咎罪，一得死罪矣，卽人同矣，  
亦不可同用一刑，又須審時，大寒大暑之時，與溫和  
之時，刑不可同，清晨虛腹，夜間百脉俱寂，與日中之  
時，刑不可同，卽時同矣，又須審體，同一體也，先刑上  
體，而後刑下體，則氣血奔于腰脅之間，易散而無恙，  
先刑下體，而後刑上體，則氣血奔注于心胸，多致不  
救，故刑罰至粗也，而有不可不盡心也，夫子曰，不教

而殺謂之虐，今之民失教久矣，卽使刑真罪當，皆虐  
政也，豈可不知自反，而專忿嫉于頑乎，各官考語，須  
早早完報，不可遲悞，但當以保全善類為主，聞人之  
善，當據其事而亟爲贊揚，聞人不善，須量其心而細  
加辨察，昔孔子親見顏淵啜菽，而回別有故，是已之  
眼不可信也，曾參之母，聞參殺人，而事則未然是已  
之耳不可信也，已之耳目且不可信，況一時之誣謗  
乎，今各州縣賢否甚繁，不能徧察，不得不寄耳目於  
下人，以愚夫而持智士之衡，以不肖而評賢豪之行，  
明文授讀 卷十九 書 味芹堂 主

宜其十不得一也，至于查盤，不在多問罪名，以中窺  
理枉爲重，罪果真也，亦須至誠惻怛而矜憐之，如稍  
未真，卽多方開釋之，從刑罰之中，而能爲王氏子孫  
種無疆之德，上不濫朝廷之法，下益培祖考之仁，此  
僕之所有望于老弟者，向非勇往力行，猶不得謂之  
邁種矣，新刻二種呈覽，

仁人之言



復保寧李太守書

羅倫

辱書惠以懷賢事屬倫記之甚盛舉也。僕敢不祇命。獨其中有可辯者。不得而默焉。夫古者國祀賢於西學。鄉先生歿。祭於社。皆以勸也。此爲治之大本也。舍是而求治。猶削植而求茂矣。後世此意不講。上之責於下。下之應乎上者。簿書期會之間而已。欲求善治。得乎。迺君獨有此舉。必非從事虛文。以邀一時之譽者也。其志可尚矣。獨其所謂賢者。則有可疑焉。君殆未之考也。夫古之賢而列於祀者。必其道德之尊。名

明文授讀

卷十九

五

味芹堂

節之著。事功之隆。足以爲後世之勸者也。徒有名位者。不得而與焉。此聖人之法也。按堯叟堯咨並舉進士第一。堯佐亦登甲榜。堯叟仕宋真宗。位至宰輔。契丹入寇。請幸成都。當時若非寇準社稷危矣。其後又傳經義。附會天書。致天下爭言祥瑞。卒壞一代治體。而宋以此亡。其爲人如此。而可以爲賢乎。堯咨雖無可考。然入爲學士。出補名藩。功不槩見。乃情於孤矢。自號小山基。致母擊之。金魚墜地。則其不賢亦可見矣。獨堯佐治郡。所至有聞。雖韓魏公言其非輔弼才。

相業無大可觀。然朱子錄其言行。列宋之名臣。則兄弟中之賢者。此殆庶幾也。三公之賢否。章章如是。今

乃槩以爲賢而懷之。又從而祀之可乎。若以其爵位科名。足爲是邦之重也。則如堯叟堯咨者。皆不忠不孝之人。丁謂王欽若之流也。其一世之富貴泯滅。漸盡。適足以貽不令之名。而重爲是邦之辱也。何取以爲勸哉。若以爲修前人之廢典。則彼吳昭夫者。獨以將相名其堂。而閭巷舒之記。其語詞輕重之間。亦未嘗槩以爲賢也。惜其不能辯而正之耳。自今日觀之。

明文授讀

卷十九

五

味芹堂

則彼二子者。亦見人富貴而動念垂涎者也。惡可重踵其失乎。三公之子孫。傳在穎汝間。未知是邦有否也。若以爲廢而去之。或傷孝子慈孫之心。則禮有之。先祖無是善。而子孫讓之。是誣其祖也。所以百世下能改也。子孫且不可誣其祖。況爲守上之官。而誣其邦之先臣乎。且太守舉事以大公至正定後世之勸懲。子孫固不得而與也。余嘗過呂惠卿蔡京之邦矣。聞其子孫無一認以爲祖者。至其邦人亦羞道之。堯叟之邦人與爲其子孫者。獨無是心哉。質之禮義。無



一可者。君其從吾計與。當撤二公之像。沈之於江。專祀文惠。更三陳爲文惠書院。其懷賢者祇以懷文惠之賢也。二公雖不能從父母之教。而其父母固以忠孝教之矣。別於文惠祠後爲正堂。像秦公燕國而祀之。使是邠之人爲子者。知必從父母之教。而爲父母者。亦知所以教其子也。則善矣。昔舜亭祀象。千有餘歲。薛伯高山刑部出刺道州。卽撤其屋。墟其地。柳子厚稱其得化人之理。楚俗尚鬼。且久。伯高一旦去之。則者稱快至今。况此事自君起之。自君廢之。固易易也。新文授讀 卷十九 七 味芹堂

也。新一代之耳目。定百世之是非。在此舉也。君其無疑。僕尚當執筆爲君記之。

斧鉞九原

答毛憲副

王守仁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是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與之爭鬪。此自諸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

新文授讀

卷十九 書

大

味芹堂



而橫罹焉。則亦瘡痍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論。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嚮墮。則其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餽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卽出見。立厩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裾。卽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卽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鷄鳴。卽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耻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



固請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固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迫逐者斯則僕之福哉以此常

明文授讀

卷十九

主

味芹堂

描寫逢迎之狀如畫又先夫子曰宗臣字子相與化人提學副使其文雖無深致而方幅整齊私于相嘉靖庚戌進士年三十六子相與李于麟王元美徐中行謝茂秦梁公實有譽當時所稱五子

賈六子也已而李謝交惡遂謝而進吳國倫又益曰曰德張佳則所謂後七子也先是弘治中李何徐邊輩亦稱七子牧齋曰韓材誦說之徒野衡相告一則曰前七子一則曰後七子言之不無流傳于後至謂事無人也

明文授讀

卷十九

書

主

味芹堂



與趙浚谷中丞書

趙貞吉

慕公踰二十年，僅爲趙州風雪道上倚馬數語，旣已不堪其渴思矣。別後復踰一紀，始得聯榻信宿於涇源之上，爲慰如何。然而中心欲講說，并其躡屨登臨之興，非信宿可能盡也。竟以此際別去，若憇然者，鄙人識淺，實有顧後之防耳。惟公能鑒之，公以其爲怯耶？頃領順慶人齋到華翰，并佳集，書言皆戒僕之留意神宗者，夫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誣論比也。吾性中有十八陰界，戕亂我靈明，賊伐我元命，卽如我華旦國之北，有一部韃靼種，落日欲蹂踐我疆土，擄殺我人民也。公束髮以來，卽思以長弓大矢，滅此北界族，而後食始下咽。今雖老猶未得其便，然初志則未衰也。公常以此意懷袂談說於海內之人矣，肯去則鮮不以公爲狂也。而僕則向風賞音，知公壯志有兼濟天下之氣，故願一見公如渴如饑。今僕亦欲以明智定力，破此一身伐性陰賊，雖不能

明文授讀

卷一九

書

味芹堂

微底一澄照，睿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下微庶幾也。向來嘗以此意微露於公前，而公遂疑之，僕何不幸而不遇公之賞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則兼愛天下，不得志則康濟一身耳。且一身亦不小也。是天地之心也。陰陽之會也。鬼神之交也。五行之秀氣也。未有不被此根塵識念所壞者。今自顧其身與凡夫等，而欲造神聖之業，豈不難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不求其實也。且宋儒拘拘，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於盡性之門，彼若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奈之何？

明文授讀

卷十九

書

味芹堂



示他人以啓爭端

明文授讀

卷十九

五

味芹堂

與朱康流書

陳確

熟讀尊集眞潛心理竊而出之以冲融所謂有德之  
言卓乎無可復議矣亦間有數節文字以持論欲平  
而反失之依回者時或有之在尊意不過救偏去甚  
以立大中至正之矩極是嘉惠後學之意而讀者不  
善理會至釀禍鍾毒不可究詰竊抱杞憂敢摘一二  
以爲請教之地可乎狂夫節取楞嚴南華經語以爲  
足助發聖人之微旨此仰君子不以人廢言之意又  
曰二氏養以虛聖人養以實則立說甚正理亦無弊  
明文授讀 卷十九 五 味芹堂  
然而君子思之將使後學馳騁經典而潛爲所移不  
可之甚者也彼小人之欺君子正以其言忠信行廉  
潔君子一不察而輕信之則其禍有不可言者况以  
二氏負出塵之姿其高世之行其識之超絕言之深  
微必有什百於無忌憚之小人者然古之君子至欲  
火其書而廬其居豈過爲此刻薄不情之舉哉計深  
慮遠欲杜天下萬世之既本不得不爾也吾只是咬  
牙嚼齒曰道經佛經決不可看和尚道士尼姑道姑  
決不可做男女之欲血肉之味決不可絕如是而已



今卽以至粗者言之。男女不交則生人滅絕。或殺往則獸蹄鳥跡交中國矣。究之無人則物亦豈能獨生。無人物則天地亦豈能虛立。果滿如來之願度盡衆生。不盡滅天地民物不止矣。此皆極大關係。道理易見。何待淺求。又奚暇責其游手游食。蠹國害民。棄君親壞名教而始決其爲異端哉。乃猶竊上哲之微言。以自文其罔世之險術。而世卒不悟。學士大夫猶相與傳誦之。讚揚之。致使佛老之說。至於今彌熾。若燎原之火。不可復遏。是誰之過。與是誰之過。與。吾輩縱

明文授讀 卷十九

毛

味芹堂

不得操人國之柄。居得爲之勢。以火禁制之。但絕口不道二氏之言。絕筆不述二氏之書。時時宣播此旨。曉暢後學。有明王者起。或採其言而奮然禁之。異學其有止乎。何忍尚持兩端以益之。藉而助之。釁也。卒章又云。葬書之不可廢。而遺蔭之有足徵。後又有云。君子不泥貴明於道。厥旨仍歸於正。似無可議者。然其中指草木之腐。或蒸爲菌。或化爲螢。以驗其乘生氣之說。此何語也。向使人之生。亦若草木之乘生氣。則其痛有不可勝言者。今棄死人於中野。三日之後。

必偏虫蛆。且將億萬其生。何止蒸菌化螢而已。設然草之腐能蒸菌化螢。而必不能復榮其枝葉。人之死能孽生萬虫。蕃蠅蟻。而必不能復養其子孫。故中古之聖人。棺之。所以澆錮其生氣。惟其或泄。將復鍾爲異物。而尚何乘生氣之忍言乎。若夫父子祖孫。一氣之相感理。不可誣者。蓋有二端。而葬地不與焉。一則祖宗積德深厚。慶流苗裔。近者數世。遠者至數十世。尚蒙遺蔭。所謂子孫保之是也。一則子孫之仁孝。事死如生。其大者郊事宗事。配帝配天。

明文授讀 卷十九

毛

味芹堂

其下者必祭廟祭寢。盡誠盡敬。則幽明相感。其祖考亦必來格而佑之。所謂祭則受福是也。者古之君子嘗言之。而於葬地何有焉。蓋人之死。魂升而魄降。其降者終化爲黃土。而升者則無所不之。故爲之設重設主。以求其神於廟寢者。則有之。不聞其於塊也。今夫百艸之灰。舉足以壅禾。豈惟稻粱哉。使斷死人之肉。撒之南畝。則其肥又將百於稻粱矣。利雖倍蓰。而人必不忍者。於死之情然也。況忍以遺骸爲子孫之利乎。循稻粱之言。將必煮死人之骨。以復啖其子。



孫而後已耶。聚情獨旨。其誰曰不然。至於槌火磁鐵。此又生物之性。得之於天。不可移易。以擬於枯骨。尤爲不倫。嘗謂異端之害。自楊墨而後。學莫施于二氏。佛老而外。禍莫烈於孫師。竊以文公之欲火佛書。與溫公之欲焚梓書。皆經世之卓識。至仁大勇之事。孟子以來。公而已然。楊墨佛老世猶知其爲異端。而梓書假托仁孝。賢者皆不免焉。某是以大愚。每不忍與此輩共談。天兄慎勿復邪翼之也。古人之卜宅兆。是指始葬之祖穴而言。若其下昭穆之次。既定。何容

明文授讀 卷十九

味芹堂

復卜。如卜室者。始亦未嘗不度陰陽。觀流泉至成室。以後則主伯亞旅各安其大矣。若復於其中各擇便利。將不勝其爭。族葬之廢。始由於此。不可不察也。尊意豈真謂子孫之禍。禍實開葬地。不過兩存其說。以示通理。然天下愚者多而明者少。未俗難悟。易流一惑。其說便無所不至。如近世之既大可駭矣。本奉互相訂正之約。輒不覺縱言及此。義有未安。伏惟教正。

明文授讀卷十九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校讀

書五論詩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自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壅塞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爲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于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王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

明文授讀 卷二十

味芹堂

也。揆于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委曲。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漢末。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能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繼作。詩道于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于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



高其先雖出于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  
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飴不假鹽醯而至味自  
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  
而雜參于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  
氣骨淵然駁駁有西漢風餘或傷于刻鏤而乏雄渾  
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  
文拘于聲韻王元長局于褊迫江文通過于摹擬陰  
子堅涉于淺易何仲言流于瑣碎至于徐孝穆庾子  
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  
明文授讀 卷二十 味芹堂

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  
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  
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  
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姿弱少風骨有韋應物  
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于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  
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適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  
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于大曆之際錢郎遠  
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  
初詩道于是爲最盛韓柳起于元和之間韓初效建  
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于天地之垠柳斟酌  
陶謝之中而措辭窮形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  
已元白近于輕俗王張過于浮麗要皆同師于古樂  
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鑿于元白劉夢得步驟少  
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澗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  
野陰祖沈謝而流于寒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  
于怪詭至于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  
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  
有所不逮况嗣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



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朱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于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下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收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問，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于二家。觀于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于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

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于此與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于不朽。若體規畫圓，唯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于吾之一心，持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于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澗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意。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宜濂白。



答喬學憲三石論詩書

劉綸

前旌車按渝州因得拜下塵抒積承高風之懷乃辱  
寬下吏禮節款迎愉如儀待若賓情洽比故既領緒  
論又鳩師式高敷皇墳旁參風雅真藉恂恂之德也  
違後假樂注牋應遲未已重辱投以惠翰貺以金玉  
之音聲疊數百言將謂繪可以密招談座矣營思奉  
答決旬弗構益懼言詩罔能起予辨事無以塞詰也  
爰就清譌所及試畧陳之來諭云今學士大夫有謂  
作文尚益世用詩則徒虛糜歲月荒職業耳其信然

明文授讀

卷二十

書

六

朱芹堂

乎嗟哉富叟指閭錢爲阿堵達官目冕較爲徽纆門  
下與學豐辭同特候而謙之不然豈隨流俗人語邪  
僕愚思文章與詩皆同一義也文誠有用無庸爲疣  
而詩獨無益者乎融融乎文之精琅琅乎簪之神也  
君子動天地徹幽明昔鄒子吹竹而寒谷回春孫登  
發嘯而木葉皆振秦蕭下鳳曠琴翔鶴聲音玄感莫  
可盡錄矧嗟嘆諷辭昭六義者乎昔舜帝歌股肱  
卿雲之詩而群臣和之令四方風動時雍百姓妖厲  
不興災疹不作故曰不識不知帝力于我何有蓋至

和也近世傳杜少陵之詩可以愈瘧此雖俗說囁

要可信其至理焉若世所謂無益于用者則有之蓋  
情無所因義無所著道不關于風諭旨不達于比興  
事不究于變正音不分于小大格不判于古今體不  
察于遠近莊嚴乖宜雅俗失班理不鬱氣氣不協聲  
聲不諧律律不應候鳴不藉于天籟語不挾于丹誠  
返此十六義其鹵莽者駕言倚馬纖細者假口射鵰  
此所以來伊憂類誹之謂矣下者蕪蕪靡靡率意隨  
嘲則又不若憂憂檻竹嚶嚶艸蟲可以激情而悅思

明文授讀

卷二十

書

七

朱芹堂

又何况于杞女之哭巴童之歌邪竊謂古樂不興詩  
之教失傳也詩者樂之體也樂者詩之靈也樂不藉  
于詩章者則音空而不實詩不比于管弦者則神遺  
而不啗由是論之詩必攷音聲審律呂詳清濁高下  
之變後可以窮陰陽之奧宣宇宙之和孔子曰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詩者中和之發也來諭又云  
七言律起于唐沈杜爲宗而律體猶難工說者以崔  
顥黃鶴樓爲唐律第一公獨取蘇頌望春以爲格律  
完粹冠于諸子此僕之惑益欲求解于高明也唐以



詩選士故詩盛于唐開元間工七言律以便行幸應制號爲近體今且直以七言律相質大槩察其律格莊嚴氣韻雄渾爲最其餘審其音或如金或如石或絲或匏但成調動物者咸可入選或一集有數首一首有一二句如格者卽名家矣若必欲完全求美如嫵姝備選駿馬入圖次其先後摘其瑜瑕恐非所以論一代名音之神趣矣是以二南無分音列國無辨體兩雅可小大而不可差等三頌可今古而不可選列同歸要妙經孔氏刪定矣唐家三百餘年詩人成

明文授讀

卷二十

八

朱芹堂

集者起貞觀虞褚歷元和迄開成李許溫杜至崔塗韓偓止五百餘人耳攻詩者搜摭群集浸玄咀腴貽其斑斑離離異調同聲異聲同趣遐哉旨矣惡可謂惡愈于琴琴愈于磬磬愈于祝圉哉故世分一代初盛中晚而安錯高下卽如楊伯謙嚴儀卿高廷禮諸君之論恐皆不足以服英靈國秀之魂也觀木芍之艷山桃之天芙蓉之澹寒菊之秀天然意態各隨鑒者愛之重之宗之習之爾若五季以下作者殆難論矣且唐人之集皆不多帙而近體益少意作者必多

其合律盛傳者一家才數篇耳若少陵獨多者天匠絕藝又爲詩史不宜盡以唐調規之近代作者憂時匪杜達仙匪李資無透髓之慧功無磨杵之苦而近體且數百篇欲其通靈入奧切肌感人而有益世用者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僕童心替視資與功無秋毫之近而敢于嘈嘈無慚者恃公汪濊之度能並包容也憶昨晤對時曾道諸部使多言僕傲倨難近自公賂之獨口爲雄雅兼才發一大笑公恩德藏之疾腑矣示詩八首末三首則從軍行俠客篇紫騮馬僕栗

明文授讀

卷二十

九

朱芹堂

栗疑爲劉生邪嗟哉揚鱗之驥人憚策之豪眉之夫人憚揖之繪不幸類是也每思陳遵以府掾廢事而馬叟優重趙壹以計吏抗禮而袁公下堂繪今忝列郡守明公復以儒雅相推率爾漫答必多鄙厚如何



與友人論詩書

彭軻

頃丈與僕一再論詩慮其師心自用不肯追逐時好故懸之大觀範以宮徵誨益甚深顧有一二未盡敢略言之夫詩者人之情性也人能無詩其能無情性乎然而巧拙視其才汚隆乘乎運異同隨其識興廢緣之遇均是言也而巧者常豐拙者常澁澁者不足豐者有餘昔之傑然名家卓犖瑰異每一篇出令人願解神怡者盡天所篤也譬則騷裏騷駉生而自有千里之姿彼駑蹇下駟縱欲騰驤蹀躞卒于疲汗頓

明文授讀

卷二十

書

十

味芹堂

蹶却而不前則才固限之也詩發于謳吟文之韻而成聲者也聲之動在人而噓之吹之拊之盪之橐籥于天地天地之氣噫而爲風其聲春溫而秋厲天地不自知也故曹劉王粲之藻蔚不能爲枚乘李陵之渾璞二陸顏謝之雕鐫不能爲建安黃初之蘊藉齊梁陳魏士宇偏安其氣崩裂而不究其詞剪裁而纖碎若有使之者而作者不自知也唐自安史之變干戈雲擾而正聲已滿已而方鎮逆命皇靈匪赫而音節以靡其鼓箏運橐籥隱隱宇宙之間司其機軸非作

者所能強所謂世隆道隆世污道污也評藝事爲雕

蟲小技諺王楊盧駱爲浮躁不任爵祿者皆恥其不能而肆其喙以相媚妬夫何足以溷牙曠之耳至于元頑優杜劣李而韓愈氏非之李扈厭崔灝之輕佻而太白嘖嘖不容口劉長卿哀然中唐之冠而秦系欲攻以偏師殷璠譏其思銳而才窄白居易不見重于時輩而雞林宰相賞購千金若此類爾予我盾甲可乙否紛綸而莫之一迺由其智識之懸殊非知音者而故嫉之也天識者一人之鑒裁遇者當時之好

明文授讀

卷二十

書

十

味芹堂

尚初唐之變而爲開元天寶也盛唐之降而爲大曆也中唐之又降而爲建中開成也迺其初必有名公鉅卿揭標樹鵠于其上而學士大夫位在下風者翕然欽挹而樂爲之趨或高材盛名之士援朋締黨以同己者爲是而後生覓門庭問蹊徑莫不附多背寡捐故就新又或南宮主司柄文衡以低昂祥彥而覲進于祿之徒率掇其中選之篇用爲架樓所以唐之詩格安卑衰弱而日流于下職此也夫六朝雖曰綺麗而陰何庾薛十數公傳而彌永者其風神高俊不



專雕鏤句字之末故古法廢而古意存猶良金躍冶而出曰我必爲鏤鏘者虞世南魏徵楊師道等之在唐引而漸入蒼古半爲子昂之先驅彼以青黃黼黻爲六朝金玉珠翠爲初唐者誤矣盛唐渾脫變化不相沿襲賦其所見物無遁形意未到而詞已屬不暇參元始之窳也雖風神稍刊而興象攸寄中唐有弗逮焉大曆諸賢清新雅飭意趣傾吐而漸涉色相不得與語上乘矣况晚葉之季流派岐雜剗精鏟采其繪景也不勝逼切其抽辭也得于鍛鍊既乏空曠之

明文授讀

卷二十

主

味芹堂

觀復昧天然之解力欲增前人之所未備而不知愈精工則愈凡近也乎夫此四唐者詳其軌轍則然而要非所以論于詩之外也總之本于情性而能融洽以宣之與詞條相映發其冥然淵詣而快心自得者百世不能掩也故曰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而以代置論非知言者也今之爲詩者饒宋之謬沈元之濁而確然以唐爲歸嘉隆以來一何先鳴擅場者之衆也第謂之與唐比隣則可其能入彼之室而與之締帶共席者幾何人哉何者唐人之爲詩也真以已之工

拙爲愛憎不以他人之愛憎爲工拙而今人驚愚震俗急人之我知故唐索之淺今索之深惟深也以淺而妙者爲故帚矣唐取諸平而今取其奇惟奇也真詩湧于吾前忽而弗覩矣故知術業有專攻而畦步之差頓成燕粵也且擬不似爲似其說出于仲默而實非仲默以有求似之指夫以有求似爲優孟之效孫叔而已若不似之似則超象而入于神離力而躋諸聖言之至者也今之不似者其果似也耶吾丈慕李于鱗而尊向之夫于鱗之撰誠雄矣峭矣瓌矣偉矣其才萬人敵其體勢近代未有其樂府古選既上薄漢魏而病于襲若七言律每于高華絕響之中不免著運奇之跡迨宣浙已後其詩已將化而溢焉逝矣英雄滿前遂許獨據中原尸牛耳之盟乎哉蘇子瞻云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斥之區彌望黃茅白葦介甫文非不善病在喜人同已故蘇之與黃大非臭味而子瞻亟稱山谷與少陵同者高岑與之異者王孟而子美並褒焉無漏蘓茶薺之分故皎然做應初之體贊捧以謁而韋不謂善明日錄

明文授讀

卷二十

主

味芹堂



故彙呈之而韋乃大賞許益才分異衆人不能以兼  
長倘規規強襲其言而神魄抵牾不相中卽抱萬鎰  
之珍珍非已物故得不似之似則必以不同爲同矣  
仲默朗語亮節凡擗管揮毫者往往羨其爲美而惜  
年之弗起美而未至今也拔粗豪沉着步趨少陵之  
猷吉慙于其上天下其誰信之今之爲詩者大較江  
南尚色澤有佳人曼冶之風致齊秦主氣骨有壯夫  
慷慨之襟度其固于土風一也自仲尼復生不能強  
而求其同而赤幟其間一予一奪要以氣骨之道上

明文授讀

卷二十

古

味芹堂

答王孟肅書

徐應雷

老親病體不時陡甚僕不能復赴館陽羨六月初遷  
南韓宗伯宅後北園有高岡老樹一望綠嶠野橋流  
水不謂入城翻得山林之致親疾小間便于大樹下  
宴坐念何日與足下談對竟日忽得手書甚慰新詩  
清貴可漱右丞以足下之才華與心境必能作極平  
淡詩詩之平淡者此詩之最上乘也葛氏謂從組麗  
中來落其紛華可造平淡蘇子謂爲文當五色絢爛  
漸光漸熟乃造平淡然則號國夫人必老而淡掃蛾  
眉以朝至尊乎淡者質任自然不施粉黛而面白唇  
紅翠眉綠髮皓齒素手其色澤光華可鑑故足貴耳  
乃至飛燕后飾太真宮粧與淡粧等何者其后妃之  
分固然其國色故在耳絢爛卽是平淡豈有漸造之  
理若五色絢爛與平淡爲兩截則無貴淡矣故葛氏  
云今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  
倒也似也然又云到平淡處甚難夫曰平淡甚難則  
可曰到平淡處甚難則不可平淡之境豈鑿鑿雕琢  
之功所到哉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桃紅李白青

明文授讀

卷二十

主

味芹堂



微紫問着東風總不知大都詩與文出乎天然未嘗  
不平淡未嘗不絢爛桃李薔薇芙蓉是也出乎天然  
雖絳桃紅藥未嘗不平淡不出乎天然則剪白紵爲  
花素綃爲葉不名爲平淡故陶詩平淡非必飲酒閒  
適卽荆軻詠故是平淡秋風蕭颯自天地間所有耳  
右丞詩平淡非必輞川田家卽九天閭闔萬國衣冠  
雲裏帝城中春樹等語是極平淡語是極清空境  
界何者寫帝居氣象毫不損益耳淡者非若粉地可  
施五色又非若繪畫不復可爲粉地也明珠白璧不  
明文授讀卷二十  
味芹堂

七

味芹堂

與王伯度書

何白

僕今秋奇病入牀瀕于死者數四黃門公至弟始離  
床第尚如出殼寒雛負風欲仆竟不得把臂道契濶  
不勝宛結大什蒿目不能竟讀矧光惟注射奪人目  
睛耶咄咄伯度賞音析義千載爲難子建有云後世  
誰復相知定吾文者伯度足下舉今作者粗得其概  
敢不陳之伯度以求折衷焉僕竊謂國朝再開區夏  
神氣寬厚國初若高子迪楊孟載劉伯溫徐幼文諸  
子咸斐然自成一家言大都無不矩矱全唐獨遇胸  
明文授讀卷二十  
七  
味芹堂  
臆卽近體不無中晚纖弱之調尚沿元季餘風稍欠  
鏗鏘耳然溯其源流若禪家宗派雖宗分南北自是  
一門趨出妙莊嚴路自茲以降代不乏人蛻至北地  
信陽惘然爭雄斯道爲之一振何李骨力雖較矯勁  
究其深詣未必遠勝高楊諸子也嘉隆之際作者七  
人嗣後宗派既雜旁流潰出遂類然不可坊矣蓋弁  
州主大直欲體具百家苞葉今古豈不汪洋萬里舛  
奔自恣哉或云太貴富瞻詞多填實求其風雅相宜  
情境互暢較之唐人有間矣似非過論齊南以高華



嘹唳取勝非不金莖玉樹月鶴霜鍾第語過清空意  
少變化如五音亮節必無淵闊悠長之韻五味爽口  
自乏雋永滋旨之味一時諄聲附響者靡然從風無  
不速肖若孟之效放夫技之淺者倣之則易入境之  
深者擬之則難窮審其速肖如此則濟南不無遺憾  
哉于是詞家徒知厭薄標剝輩又湯不知宗旨所在  
乃各立壇坫務標一幟或持一說者以謂古選必斤  
斤步趨漢魏近體必字字臨摹初唐路非不正功非  
不力所就非不宛然唐音也第恨我之性情頗爲擬

明文授讀

卷二

書

太

味芹堂

議所拘又且不敢熟讀李杜高岑韓柳元白諸家以  
窮其變究其歸宿不過詞家一剪綵琢葉手耳雖端  
綸滿眼殊少氣韻生動之趣或持一說者以爲詩爲  
心聲直抒吾之所欲言情境無盡吾詩亦無盡當其  
日之所觸牛溲馬通無非上藥外無乏境內無乏思  
此論未嘗不合作者之旨但取材太雜則有穢冗之  
譏矢口成篇復傷率易之病究其歸宿不過詞家一  
叢談小說部耳雖胸次如洗殊少陶汰謹嚴之法又  
持一說者立意以枯淡玄遠爲宗清癯骨立寧爲生

硬而不爲圓熟寧爲冲夷不爲濃艷殘山剩水非不  
清絕政如趙令穰畫情境不越百里究其歸宿不過  
詞家一聲聞小乘耳雖洗滌雅潔殊少博大浩瀚之  
觀嗚呼其中矮人觀場者或各爲楚漢左右袒且信  
且疑終無成立此道不復歸一無論古法卽何李宗  
派亦不可續矣殊不知此道元到至穩愜處方論美  
惡欲成佳詩必先尋佳韻未有佳詩而無佳韻者也  
韻有宜于甲而不宜于乙宜于乙而不宜于甲者題  
韻適宜若合函蓋惟在構思之初善巧揀擇而已至

明文授讀

卷二十

書

尤

味芹堂

若七言歌行抑揚轉換用韻頓挫處尤宜喫緊理會  
此處最能見人平日學力淺深工夫疎密乃至排律  
長選亦宜斟酌韻腳穩妥庶無牽強搭湊之失境固  
萬殊情非一緒文生于境若水性然曲折方圓隨形  
有象淳淵則寂澹瀨成喧風鼓之而漪生石觸之而  
清激故情有欣戚悲樂因焉不卽不離始爲恰好陳  
固不可太新亦不可庸固不可太奇亦不可淺固不  
可太深亦不可輕固不可太重亦不可澀固不可太  
滑亦不可所謂道寓諸庸過則失之矣夫星辰之昭



回山海之流時何常奇特而烟雲晦明風濤蕩潏千  
變萬化不可勝原何其奇特若此耶今人有好奇者  
輒肆然欲別立爐鼎務爲怪硬嗟乎古人異才尚恠  
者豈後于今人哉以其牛鬼蛇神湮沒不傳耳且天  
之賦才有大小若鳬鴈腰鵠白鳥黔威有定品人  
能蓋已所賦之量務極其致不以已之所短強爲恢  
張不以已之所長極流汜濫必也範古矩度傳我神  
情則無不傳矣公安袁石公持論甚好真如神僧以  
嘻笑謔罵作佛事此爲上機者說難爲下劣者言也

明文授讀 卷二十 三 味芹堂

當識其矯枉救過之論無滯于筌蹄可耳夫古德說  
法或爲解縛或爲破執解縛破執更有何事若復解  
破不已終滯解破名相病已服藥藥病爲病鈍夫不  
解石公教外之言何以異此倘不意領心會其不流  
于打油釘較者幾希僕夙有志此道今老病交侵終  
于無成不勝悲咤讀析醒草不覺躍然的知當今作  
者惟足下才力駸駸可造古人畛域湯杼狂誕之見  
請證足下此言惟足下可以聞此或并示黃門公及  
伯無元王汝苞毋令他人知行且籍我于市矣便中

有以復我破我疑城

先夫子曰何白字无咎溫州人其汲古堂集文甚

靈秀山人中絕少私記无咎幼時爲郡小史司理

士賦詩以應之爲延譽于海內遂有盛名西游酒

泉南窮沈湘歸隱于梅嶼山中崇禎初以老壽終

明文授讀 卷二十 三

味芹堂



與趙十五書

曾與撰

某頓首。昨五言對句撮合不來，展爲七言律索和。惟吾兄痛繩之，弟嘗謂古詩難於律詩，五言律難於七言律。杜甫七律罕不奇妙者，至五言平率高古遂已參半。惟王孟五律妙於七言，殆有天授，譬則陶令爲五言古神品，其時固未有七言之體，卽有而陶爲之亦未必不亞於五言，要未可謂五言之較易也。七言律渾堅沉鬱，中易暢易動，纔縮二字，暢則不堅，動斯未沉，不動不暢，又涉平板，今使縮長句爲短句，難展

明文校讀

卷二十

主

味芹堂

短句爲長句易，是以從後人而觀，則歐蘇流暢於韓柳，韓柳流暢於史漢，史漢流暢於左氏，左氏流暢於尚書，然而尚書左傳短節中未嘗不暢，不動秦漢而後遂以漸加斯，則句從古短字以世增，以此思五七律難易，便自了然。且作詩者從古體入手，雖律詩亦有空曠之妙，王孟之五言，杜之七言，皆以古詩爲律詩者也。少陵五律，王孟七律，則以律詩爲律詩矣。今之學詩者，從律詩入，以其有占有儼，易於取偶成篇，其律又從五言入，正如里塾小兒學作對句，以字多

者爲能育師，吟喝瞽子惘疑，宜其謂七言最難合作。甚於五律也。至謂律詩難於古體，則又護短欺人，譬之習應制義者，謂時義難於古文，爲左馬韓蘇易而爲王唐瞿薛難，更無是理，可以無辨者矣。弟未嘗與人言詩，尤未嘗與今之登壇自命正宗者言詩，眼中惟吾十五，又苦累於刪接，不得却掃讀書，極其所至，弟嘗謂人不爛熟一部六經，二十一史，而徒記誦漢魏六朝三唐諸集，此但讀詩以爲詩，未有能爲詩者也。譬則今之啜醲由徑意，在捷得科名而止者，讀詩

明文校讀

卷二十

主

味芹堂

文以爲時文，未有能爲時文者耳。此語常與施辰卿言之，但恨吾十五雙腕使千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爲祟，使十五折肱痿臂，無手可翳，便得入山閉戶，從此十數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至出賈浪仙孟東野下哉。弟與兄俱老矣，人至四十以上，尚茫然不計算百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蟬蛻不知旦暮者乎。來筵黑漆者頗宜書，餘俱無下筆處，無乃不善爲拙書地，稍子手劣，卽平湖淺汀，猶恐失枕，此賀惡溪能易我於華



地受篙兄之功不在鑿龍門下矣

明文授讀 卷二十

書

味芹堂

答會長修書

曾異撰

某於制義一道當吾世已爲窮賤笑柄而私心亦甚厭惡之獨于詩則每以發其無聊酸楚之情緒亦不得已而爲之差有與會于制義耳然使吾代以詩取士如唐人之制科則弟之詩又未必不如其制義爲貧賤之資等耳吾長修于舉子業宜其少可多嗔者而猶首肯于六戰六北之跛伍老兵又因其制義而許可其有韻之文以爲人寧可無詩名不可辱詩之理色某于制義所謂無色而差近于理者也可以明文授讀 卷二十 書 味芹堂

色取而不可以理勝况弟之所謂理者又爲一時適興偶然而然之理而非今世所崇尚遠之爲程朱近之爲錢王之理宜其自取窮賤白首而不得一當也若詩則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聲慷慨而嘆喑然而笑法然而淚未省此歎者笑者淚者爲色乎爲理乎以色而笑歎而悲淚則優人之排場也若以理而笑而歎而淚則其勉強假借又甚于優不但不成詩而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詩來書所云以廉恥護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夫



今天下安得有廉恥二字在朝而將相不知廉恥百  
官有司不知廉恥居鄉而士紳不知廉恥甚而無廉  
恥者笑乎有廉恥者不使之一日得以容于朝廷鄉  
里之間不特詩文之道爲然也而兄以詩文一事爲  
哭世間眼救世神針拈此世上所極視爲不合時宜  
之物而又下問及于不合時宜之人吾恐爲長修者  
非所以遠于窮賤之道也持此道以紀時年得無廉  
恥與年俱長而窮賤亦與年俱深乎過放灘詩如風  
雲賜促龍虎嗔生爲人臣則不能此是吾長修風動  
問不授讀 卷二十 書 味芹堂

一世寡廉鮮恥之言今之爲制義爲詩者求爲人奴  
而恐其不能而其觀制義與論詩者非其能爲人奴  
則以爲不祥之怪物而去之恐其不速大約舉天下  
皆奴氣所以無將相無官吏無士紳無詩無文坐此  
無廉恥二字之故也豈但爲臣虜于人而已哉火瘡  
其痛因來教搔着癢處喃喃遂不可了詩序容炙瘡  
稍平爲之題目難題目又佳佳故難耳

與友人書

尹民興

不肖五十五年于今二三年中始成詩歌內乏雅德  
體骨饑寒亦安能爲雲霄海嶽之吟者顧孤憤酸辛  
之情狼子豹孫跳走不住溢而成聲切而成韻當斯  
時也豈復計其和平溫厚起承轉合遵古詩君子之  
章者昔華周杞梁之妻哀至不攔衝爲痛响遂至  
感動地軸墮陷城隅令兩女子自圖其哭之善營度  
口吻以與十七八女娘競其咽咽鳴鳴則且不足以  
感魯國之郊人而兄動搖天地哉膚肉聲鳴之外夫  
用文授讀 卷二十一 書 味芹堂

亦別有存焉者矣豈專求澗藻巧而後始爲天下之  
詩人乎懷抱斯言非足下不可以吐此故略陳愚陋  
幸惟裁察

先夫子曰尹民興字宣子楚之嘉魚人崇禎朝爲  
職方有明國亡去髮以靈巖繼起儲爲師其詩初

僻奏疏多中時病至于文章別開生面真有生龍

活虎手段藝苑中之變局也

私記宣子號星痕嘉

辰進士由寧國涇縣知縣行取考選陪取詞林已

降福建按察簡校壬午授職方主事旋陞員外協

贊本司郎中癸未

章賦文爲菴圖文



復許有介書

## 剧容

僕簡陋自放無所成就重蒙謬推以詩集命爲點定  
心慚匪任覽筆復停昨又承論責以古人直道因思  
天工雖大生才不易恒吝惜其明敏殊尤之資不輕  
畀世人間一畀之必多方相悞羈之以小喜而息其  
遠程是貴交友有力用明爲暗用憎者之妬絜愛者  
之忽用後人之目盡今日之言詩曰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又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恃足下不以苦也而  
棄不以玉也而護則僕安敢畏避斧鉞不遵來命足

明文授讀

卷二十

書

千八

味芹堂

下之詩如清溪竹屋斜月照霜孤雁一聲小橋獨立豈不令人心閒塵遠以視世之大哉肥臃冠雉佩豹者大有逕庭矣然何以讀君一首而輒得數十首以後讀君一過而如已數十過之餘曷故哉蓋古人著述足以傳久不朽者大約有三一曰避使龍而目見形于人亦繁矣使人而口餐江瑤桂亦佚矣使方平麻姑日以丹砂示狡獪于世亦習矣故讀數首而不得其所守之字讀數十首而不得其所守之律讀數十百首而不得其所守之體始稱大家所守者謂其

問文授讀

卷  
一  
十

世

五

味芹堂

昵于胸中滑于腕下者是也一首之中情與景變事  
 與意變開與固變虛與實變滌洞恂恍倏忽莫測雖  
 近體絕句而有千萬言之勢者職此故也不避之故  
 在于不大不大之故在于不親古人而親近人取逕  
 窄而入手易也陸生有言曰數見不鮮可以悟所避  
 矣一曰鈍凡詩而欲輕欲俊者爲下乘人言耳救鄙  
 俗而鍊言垢垓也輕則必薄俊則必佻故僕以爲必  
 鈍鈍者沈其氣抑其力而出之亦遲迴慘淡者也鈍  
 則必厚鈍則必老鈍則必重開寶以後詩遲日衰者  
 可文授讀 卷二十 書 元 味芹堂  
 不鈍故也驟讀其集而見甘不見苦者其力不能以  
 達十年連讀其篇而得句不得章者其力不足以卒  
 十首故取微憊以噉小兒必唾之指商葵以陳市肆  
 必無顧者引繩離以娛賓筵必格格不入耳而思臥  
 矣病源有二古人慎用虛字而今人多率用之古人  
 慎用實眼而今人多褻用之于是遠近宋詞遠鄰元  
 曲夫詩于詞曲猶女子于娼優也以輕俊流弊至此  
 可不慎哉一曰離離者如月在水捉月于水而不得  
 月如風御香覓香于風而不得香古人之爲詩也原



未嘗預設一題而強我意以實之典會所至隨處見  
端使讀者各以其情志相遇而合于不覺觀魯論左  
傳雜引詩句未始與今所說本旨相類則當日本旨  
固不必定在是也夫寘身數十仞上一麾而千萬人  
畢見者離也寘身數十仞上一呼而千萬人畢諾者  
離也古人咏物諸詩佳篇率渺大約善離者必佳况  
非咏物而俱欲以咏物之體待之乎試取古人之詩  
大家小乘前後較勘在離不離間耳離則心尊于腕  
力尊于題控御縱送左右適意不離則膠固拘繫以

明文授讀

卷二十

書

三

味芹堂

此心爲題之與隸勤勞給役以求免于嗔責悲夫此  
三說者世人驟聞之未有不駭然足下天賦甚高襟  
懷甚曠固不可與世人類觀是以不勝咨嗟愛惜進  
此狂莽以無負足下謬推論責之意倘不以劉季緒  
見哂而思不避不鈍不離之故反覆于漢魏初盛唐  
間詩其名于千百世無徒取悅俗人爲愉快則此三  
說者不但于詩也文亦然矣冒昧顛陳死罪死罪

明文授讀卷二十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

書六論文上

上楊先生鏡川書

章鑑

近承先生不鄙以所著文稿見授命鑑訂正亥豕  
魯魚且俾差其優劣顧惟樸駘之資烏足以當昭明  
之任然而身處寂寞困頓之鄉日無轉輾倥傯之務  
安敢虛辱尊命而不用其心也茲連日莊澗始得以  
究知萬一蓋先生之文氣箴似粹駢儷似柳要之皆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書

味芹堂

雄健與衍而無艱澁枯槁之病若走輕車於熟路也  
若長江大河家家東注而不竭也若蒲梢駉駉不施  
控勒而馳驟於康莊大道也反覆而涵泳之日悅心  
醉恍然深入寶藏珊瑚琥珀精金大貝照乘之珠連  
城之壁克初於前則固已識其爲希世之珍肯欲把  
玩而不忍釋手弟愧非石崇王愷素有而富畜之者  
夫豈能安識其價耶縱使勉強一置其喙必將以好  
爲惡以稱意爲怪豈不重貽識者之訾哉雖然願竊  
有告也粵自西漢文章家若司馬相如董子楊雄劉



向之徒卓卓乎不可及。其所以傳後者皆不見其多。

僅僅有數。唐之韓柳並駕齊驅。其集除詩賦外。計雜  
之文。韓三百餘篇。柳餘四百篇而已。其他不能偏舉。  
今先生文集。鑑所見者。謂自天順戊寅以至成化癸  
巳。十餘年間。篇數已兼韓柳二家。戊寅以前。癸巳以  
後。未及見者尚多。合而計之。無慮千有餘篇。可謂富  
矣。鑑不敢更以前賢責聽。如我朝楊文貞爲文亦負  
重名。正統間有東里集行世。人皆顧見而樂得之。近  
者其子導刊其全集。人厭其煩。未及展卷而先已欠。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味芹堂

仲矣。文果以多爲尚哉。先生著述不特文耳。外又有  
諸體詩有私抄等書。幾至克棟。若一川行爲費甚  
大。莫若斂博而約之。適爲精當。時在先生親自裁擇  
以定去取。行世者詩歌爲類。文具諸體。各不過三四  
十篇。亦已多矣。餘爲別錄以藏於家可也。鑑又惟諸  
家文集以年所爲類者。不若以體製爲類。便於觀覽。  
他日定稿以體類如何。愚不自量狂僭之甚。望矜恕  
而允聽之。萬幸。

張錫珉記章鑑字元益鄧人成化丙戌進士由庶  
常升兵部都給事有樂聞先生遺稿行世

復李生書

趙貞吉

足下兩書。發文二篇。問予口可以名世否。嘻。此特舉  
業體式之稍變耳。然筆鋒亦未甚振也。以此廷取青  
紫。則易矣。欲駕於作者之門。則未也。夫世之取青紫  
者。何限得此。又奚足奉哉。由生之言。充其意。豈止於  
薄青紫而不取。將不作希文已上人物。直欲追古之  
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志大矣。乃徐察其量。則似  
以虛爲實。得少爲足而已。安于卑近矣。此又何說也。  
夫步象雖者。不由兔徑。恢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味芹堂

欲大周之業。必遷于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  
必取于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  
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取材畜德。當何如耶。  
乃若足不出于百里。日不接一勝友。抱兔園寒陋十  
數冊故書。操舉子活套。疊疊不休之管。以雄長于目  
不識一丁。腹無一滴墨汁之輩之中。偃然自大。曰吾  
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  
河伯之汙于秋水。又適嘆溝澮之盈于屋甍。人以爲  
愧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問生年甚少。頃嘗習



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鄉郡丹  
山之雄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  
將至世事易纏糺光陰易轉懼忽忽淹留壯老逼人  
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  
學道而無師承祇以文字相誑誘者畢竟墮此耳其  
老矣嘗思得一佳士而寄意焉所以珍生者甚至生  
毋索高價了吾之門哉韓退之又將三沐而三薰于  
子須謹避之耳聊發一笑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四

味芹堂

與王翰林槐野論文書

劉綸

弟繪不佞多兄愛納爲知己且不佞以卑俗謂弟爲  
知文以是相見竟日不爲別談商論文字不置每一  
論起雖列瓊漿不注也披玄圖不暇也兄以天才絕  
調而嗜文若斯則惡得不宏覽研與而振名一代也  
前夕所議未能畢陳今出省休沐敢爲通記幸鑒鄙  
畧弟賸義軒以下文字咸發天地陰陽之秘人事之  
要家國天下之務其理著明矣文不切所用則聖賢  
且渾爾爾爾安所尚文哉故主須以理充須以氣其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五 味芹堂  
說尚矣弟謂辭者文之質也理非辭不達義非辭不  
暢三者不可一闕焉而體格在其中矣是以文之體  
格無定眠三者所究耳古今之辭盡于六經理相統  
一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正道氣與辭也天地之理中正焉已矣其氣深厚和  
平其辭大雅宏暢則聖人之文也六經是已孔子刪  
述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善學孔氏者惟孟軻  
一人其後諸子理不足而任于氣故其辭醇疵相糅  
荀卿以下莊騷太史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諸人窮



理盡性雖不能如聖人而纂辭草像則標準六經故  
有趣各隨所見而篇章音款莫有踰焉東京昭昭猶  
能相匹延及魏晉以後而雅道漸以陵夷至唐獨得  
韓愈敏悟自言見時文忸怩不寧今讀其辭出入孟  
荀而風骨類馬遷劉向復然其品也藝苑英少亦有  
其言詆者蓋未深究耳其後才桀之倚各殊其辭以  
求勝欲自勑一家驚高者玄亢而無據崇實者質塞  
而無華令六經之辭迥乎莫追求賈馬匡劉不可復  
得矣仲尼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蓋謂文焉弟又思  
漢以下至趙宋能文者雖各異辭要皆變于六經且  
如董仲舒京房焦贛詩楊雄變于易也賈誼晁錯司  
馬遷變于書也匡衡劉向卜筮班固崔駰馬融蔡邕  
變于詩也臨諸子所著體而察之當自見矣蓋六經  
文之游撒具焉後之士雖稱懷奇而極峻雄莫能出  
其軌矣故惟狂蕩之辭沈洋浮靡之辭纖細峭刻之  
辭慘澹短長之辭是其理蔽其氣衰非聖人之書不  
可讀也弟又思建安諸子雖號靡麗然典峻不可少  
當稱爲小雅之變二應以後六朝如二陸三謝至任

彥升顏延年沈休文薛道衡輩世人往往俱以纖綺  
眠之然鑄景凝華隱隱十二國風之變也朱儒詳于  
理學而辭則又落一格乃有古文今文之遠絕吁殆  
難語矣周茂叔通書程伯子定性書張子厚西銘正  
蒙則亦變于易者也歐陽永叔本論程叔子漢州策  
問數篇朱文公學庸二序疏明純正則亦變于書者  
也是以古今明文咸托辭以傳若雕藻剪綵爛然者  
斯可美也周子曰美則愛愛則傳詩曰追琢其章金  
玉其相謂錯采修辭也兄謂見偶語多者輒不喜此  
信然矣蟬攻偶對令氣不疏非文之佳矣但弟思天  
地之數奇偶而已八卦九章皆相對待是以乾坤日  
月星辰霜露江海之支派山嶽之峰巒男女形像耳  
目鼻兩孔口齒上下四肢百骸種種相對不爽蓋自  
然理數也豈于聲音之道獨散漫而無合是以聖賢  
之文雖不專工偶對而錫辭比義有不得不然者晦  
菴謂鄒陽書是作對字彼方陳愬梁王欲自發穎慧  
鬱思求動其王而解于難也乃謂西京之文衰自陽  
始謂之過焉嘗觀典謨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五典克



從百揆時敘惠迪吉從逆凶無悔之吉弗聽弗詢之  
謀勿庸詩參差荇菜窈窕淑女五月斯蠡動股六月  
莎雞振羽日升月恒竹苞松茂朱英綠縵貝冑朱綬  
則鏘鏘艷艷聲色備焉後之文士揮筆含輝歛采發  
揚理道豈不蔚哉但勿令若宋齊藻野縛川以應詔  
令杏花舊葉宜于制策一時好尚致論卑氣弱大損  
于治運儒道則文之厄矣至宋儒語錄深可疑怪齊  
梁才士逸人偽爲佛氏度化庸俗多爲此語故釋子  
有東林語錄盤山語錄此類且多宋人蓋因之也是  
明文授讀卷二十一 八 味芹堂

答祠郎熊南沙論文書 劉綸  
叔仁兄足下都城外與傳觀遂同僎後音問遂杳見  
南來士人卽訪居起七月四日得手書情雅宛若弟  
古文辱虛推過實知嘉意引誨令人慚阻靡寧昨年  
冬弟赴渝聞兄取道荊州喜甚急趨一會至則又相  
參差循江訪之夷陵乃知先下武昌矣湘水蒹葭渺  
不可及悵然入峽有懷若 守渝州甫一年新學吏  
道與百姓親悅素寡材術無能施爲獨幸風土去洛  
不遠鄙性悵悵多可無甚不快之狀也此間州縣閭  
町文授讀卷二十一 九 味芹堂

越稱多事簿書堆積經史雖不敢離但不能專究心  
此矣數年憶兄閱覽益肆常州職業清散所著必有  
大快心者一時士夫力興古文兄可謂傑出矣來教  
云文字尚未可作劉敞謂歐九未讀書弟慮元城頗  
涉誇矣今元城文字俱在與承叔何如耶孔子曰辭  
達而已矣文緣理道疏其性情其有述陳引喻或散  
或偶確撰不同要之抽思就班累數千百言期于明  
已意使信諸人也藻麗研深實盛華茂自不能無使  
已意既達不必繁辭勦說務爲馳騁若理性不明而



搜索異籍及爲文之障也且如序

最爲難

贈送序記晉魏以前皆無韓蘇敘眼前事用泰漢風骨筆力隨人變化然每篇達一意也今作者往往一爲說三四端緒或文勢方行從中突起一二意使讀  
者不識立論所歸至篇末彼作者亦自迷究竟瀟漫  
詞難乎收拾恐卽所謂不能達也今有謂達者但  
曰直陳去雕飾其非有也夫文章雕飾自不可少深  
厚爾雅乃其要焉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  
也若夫艱深詰澁不可句讀又文之僻也殷盤周誥  
曰文授讀 卷二十一 味芹堂

書多脫簡間有後人摻入劉子駿謂析散絕博上  
集而讀之是也弟又疑世之慧靈向上詞雖不僻然  
過學韓蘇紆徐太多沈辭鉤思營魄游心令人讀之  
少不體察則景減辭伏而不得其意趣此雖天機建  
意其綿連寂寥終非示我周行之義馬遷微婉處最  
稱玄澹然省文超徑非人所及也今學士大夫與人  
談文有謂必構集異書多少至列書目示人口某與  
某未能見惡能爲文哉弟蒙陋謂此爲以虛聲嚇  
人可也謂此爲心有間蝕亦可也弟誠非自委庸婚

仰思先哲有可據焉古今文士大者如莊周太史韓  
退之柳子厚其自敘所學皆止六籍而下逮諸子蘇  
子瞻在海上以抄得漢書爲樂當時漢書士夫見者  
且少彼謂搜摭異書收藏備學者格物一事可也假  
令必謂盡見世所藏書而後下筆爲文取異籍所載  
資以妝飾修麗則世有英妙弱齡之士無能錯采凝  
玄先飛聲藝籍之林者矣仙釋二氏弟愚益不喜讀  
文資不知所謂文者將何爲乎秦漢以前佛書未入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上

味芹堂

中國文士辭采翹翹後莫倫比石渠白虎諸儒各抱  
一經皆能垂光百世故知爲文夾二氏語者此唐宋  
間礪學之弊也昌黎不道二家語其與二家言亦舉  
六經之言告之子厚謂某秀才作文多引莊列頗等  
正氣此論凜凜至與二家言便盛稱其教而礪諸戒  
律毗尼之說此却不白覺也蘇氏記大悲勝相諸作  
入纂言復爲偶語雅楞嚴法華張皇博覽此子瞻  
詞曼乃不宜傳曾子固亦以此謝荆公也弟愚謂今  
之英哲鳴雋但抱殘經究其宏緒而屬文列事能准



荀孟以下若賈誼董仲舒馬遷劉向則文可逼古人也若弟區區不肖何足爲道庚子歲別唐應德丁寧祝我早晚必與叔仁相論謂兄思深而學博也今兄移官適就應德之居彼此又各暇豫此天欲成其二美矣自書寄應德當爲弟轉致江州間寂秋興滿懷獲詩二十首極知鄙俚萬里見意便中賜報幸甚

明人授讀

卷二十一 書

味芹堂

與方思道論文書

吾謹

寄示贈劉子文實深刻奇峭三讀而味之信吾兄之才之美也而且因之感而悲焉近世嗜作文者率模習春秋內外傳辭句以爲奇古卒至牽綴偃仰短促澁滯不但辭之不足以舒其志意而且并與其所謂理者失之可不悲耶三代之季能文者莫若左丘明彼其于虞夏之書非不能誦習而彷彿之也而卒自爲左氏之語由丘明而下則莫若司馬遷彼亦非不能依步左氏之語也而卒自爲司馬氏之書由遷而下持文柄雄視海內者多不下十餘家然皆人自爲書而不相師蹈沿習故亦能矜重一時而流百代之譽至後之評者乃曰或似內外傳或似史記要亦其機括則精有不煩刻削而自應勢之者彼固嘗規規于左氏史遷之詞之句哉今舍其意而師其詞棄其詞而摹其句是繪真者不得其人之神俊而徒覩其體膚又不能得其體膚之完而徒覩其肢節其于肖也終不得矣兄才富氣銳而且佐之以學之瞻也其于文章固當憂其駉驟之過而或至于不檢非憂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書

主

味芹堂



其氣勢之短促，而不足以拓之也。乃顧不免此病者，豈自慮其將過于洶湧洪汗，而先爲約束以制之耶？抑亦徒見近時士人之競爲酸澁苦辛之味，足以爽口馳譽，姑徇所好而逐之耶？夫近世士人必務爲此類之語，皆惑之深者，彼其于古人所就之妙，實未嘗得諸心而應之手也。故以飲食至味爲不足，乃旁取其間出之奇者咀之以爲常，卒亦何免夫以艱辛之辭文淺易之說之謂哉？且文章固宜攷其原本求古人制作之始，意特在述事理而旨趣而已，而飾之以辭者，欲其潤暢焉耳。過此而有所謂奇者，皆後世文之勝也。而況乎益之艱澁不可句之語，不亦薄乎？返薄而歸淳，棄巧而趨朴，正望吾兄之相與力之也。而兄才兼奇邁，益之數年，雖古之善著書者不能過也，顧可不自貴與？嘗謂文章之極致，當如元氣之于萬類，隨地授形成，有氣色聲貌而各不能相同，窮其巧而非若銅鑠者之可殫以技也。此謹之自謂獨得之妙，心苦之有年矣。每不輕于告人，而獨于兄發焉，幸惜其意而相與進之也。辱兄以文付童子，且囑謹之。

曰：未讀

卷三

四

味芹堂

有言也，遂漫道此，纍纍厭人，望兄弗以爲怪。文章正派盡于此書。

曰：未讀

卷三

五

味芹堂



與李空同論文書

吾謹

童子歸能道執事峻行清德聽之毛骨凜然增涼兼  
視大作雄峻簡勁淳潔澹泊致迫者甚多論文說見  
猥辱疵摘尤竊喜焉古之師友互相辨質弗明弗措  
今則惟譽言是好法言是忌欲業成如古人也難矣  
而謹獨于執事有聞是謹之得也顧其志鬱而未明  
茲敢復以書聞謹之始論特以今之爲文者固著書  
遺意夫著書者蓄而有得而後洩而爲言故必自初  
而成一家之說苟師蹈沿襲他人烏在其爲立言哉

明倫彙編 卷二十一

太

味芹堂

而執事以書法喻之類例明甚顧謹之所謂勿同者  
正謂其象耳肥瘦長扁流整疎密勁澀十者書之象  
也古之善書者精無不同而十者之象則異惟精無  
不同也故同謂之善書惟象無不異也故各謂之名  
家精苟同矣而象亦無不同是亦臣僕于人而已矣  
奚其善夫文亦何異于是理道有趣猶書之精也辭  
致體格猶書之象也古之善文者理道有趣無不同  
而辭致體格則異惟理道有趣無不同也故同謂之  
善文惟辭致體格無不異也故亦各謂之名家理道

明倫彙編 卷二十一

七

味芹堂

有趣苟同矣而辭致體格亦無不同是亦臣僕于人  
而已矣奚其善今集論其本之同而不察其末之異  
是猶論天地萬物之理同而不論其形氣之異也無  
乃或幾于惠施公孫龍之說乎譬之人焉精神運諸  
中者同矣耳目形諸外者同矣而貌各弗同夫精神  
耳目之不同固不足謂之人而貌皆一人焉又可謂  
造物之深功巧妙哉史遷弗同于左氏左氏弗同于  
古經殆亦人貌之不同乎而學之過者直欲貌之同  
而中之弗同弗計也夫中與貌兼同且未爲善化矧  
得其貌而遺其中或并其貌而失之者哉故篇中口  
舍其意而師其詞棄其詞而模其句是繪真者不得  
其人之神俊而徒貌其體膚又不得其體膚之完而  
徒貌其肢節其于肖也終不得矣謹意言師其意因  
無不可而徒模習其詞句是亦止得肢節之細而遺  
其全體之真非善肖人者也豈其文之晦而弗足以  
達厥意歟將執事偶一觀而未嘗深攷其意歟執事  
別有斷見而非謹之所能測識歟願更誨焉多言曲  
辯者非敢抗者哲之議逞技爭高也謂執事行古人



之道者而謹且復師友于其間故亦不敢以脂韋詭  
誇者自居而直以正辭質焉惟執事竟其緒言而卒  
相之幸甚

空同摹擬之病不可無此一砭

明又校讀

卷二十一

書

太

味芹堂

與項東甌書

王慎中

僕所遣人還自三山得奉答書甚慰方遣人時正與  
洪君語度其不及不意及也而公于治行復復之際  
復教詳至如此不但仰感情誼之殷又以竊知有道  
者所養從容暇豫終身無造次之時與所謂前定而  
不同者因此事也來教所云孔老異同而爲文者不  
當雜出于老子而當一于孔氏之言其所及孔老之  
得失雖未得其精要而欲學者一于此而不出入于  
彼義則正矣老氏得失今未暇答公書本非爲老氏  
明又校讀 卷二十一 書 九 味芹堂  
發故亦不必答也惟所以論爲文者其義雖正而于  
識不爲達也文之爲道因博取而曲陳惟其所以取  
之者雖博而未嘗不會于吾之極故謂之約其陳之  
雖曲而其義有中則曲而不爲雜南人周任之言每  
舉于孔子以孔子之聖豈不足以矢口爲言而于前  
人之言時有舉焉所舉雖前人之言而其意則吾之  
所欲言者矣龍子公明儀之言往往迭見于孟子而  
楊虎之暴其言亦有可以發者老氏之賢固加于周  
任公明儀龍子而南人之陋楊虎之暴又不論矣惟



其有取于老氏而皆出于孔子此所以爲學孔子者之爲文者也今稱述必在乎經援引必則古先王如書生科舉之文者豈不爲正而豈可以爲文而亦豈可以謂之知道者哉有甚似而實非有太反而正合非獨文然凡人之事業功行皆若此矣非公之明何以語此義則序已付黃生入梓矣先此呈覽僕于此亦自謂不爲苟言者公得無又以其雜出于莊周而病之耶有以見教毋惜便風千萬之望

先夫子曰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河南左叅政道

明文授讀卷二

三

味芹堂

思初沿北地之習後盡棄之而爲曾王之文其得文法先于荆川兩人交相引重故敘荆川之集以之配子游其待之亦至矣李中麓謂道思有言公但敬服荆川不知荆川得吾之緒餘耳此言斷不出自道思傳之者誤也私記道嚴嘉靖丙戌進士年十八授戶部主事爲驗封郎中時爲張永嘉所惡謫判常州爲河南參政時又爲夏貴溪所惡以不謹罷歸年五十一

駁喬三石論文書

王維楨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諛故以投公誠謂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非我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諛者未之或殊卽公自以爲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內翰卿墨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數往往藉格襲詞猶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爲奇絕固未有蛻棄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劉稱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設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韃鎖文而至此卽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

明文授讀卷二

三

味芹堂



條中有銘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  
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  
及之。日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宛密。厥初營構  
布置。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疎南矯健。門  
塗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嘆矣。然或  
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  
而數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  
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  
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即好習  
明文授讀。卷二十一

味芹堂

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  
性資學識。並謝上才。豈克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  
城得乘間一語。比山游復以賞眺妨焉。然中曲念之。  
幸承劄論。聊此布復。自游歸便爾多俗。不能更往為  
別。倘軫教懷。無恡嗣音。

破議論序事裂為二者之說又 先夫子書存簡  
稿王維楨字允寧華州人國子祭酒槐野好募訪  
大史公起止段落路逕宛然而胸中實無真得且  
才力淺薄不異南粵王之黃屋左纛也孫季泉心

悅而誠服之以文章之事至存簡而觀止直出空  
同之上當時信之者且半焉私記槐野嘉靖乙未  
進士乙卯關中地震  
與朝邑韓邦奇三  
原馬理同日死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三

味芹堂



答茅鹿門書

唐順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于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為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學為文章，其于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書

味芹堂

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論，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會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于儒家。然非其涵養聚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書

味芹堂



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楞焉。而其言遂不久涸。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稿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庚 味芹堂

之求工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平。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毛穎。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爲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

只六股便無限轉折。○荆川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但得其繩墨轉折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終不得也。縱鹿門溺于富貴。未嘗苦心學道。故只小小結果。孤負荆川如此。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毛

味芹堂



與友人論文書

舒芬

文章家序不以芬無似。詔以作文法。是欲引而升諸莊騷太史韓歐之堂。意則盛矣。然芬竊有見焉。典論失大本。莫適主也。不足爲文章家稱說。唐人不知韓子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雖愈何敢望六經之文哉。宋儒祖是論。紫陽明公亦云。六經治世之文。豈不知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而風雅多夷。王以下詩乎。春秋則又遠矣。日之以文且不可。况概論以治世乎。老兄之論。要亦未離此義。恐古文當始于逍遙遊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書

庚

味芹堂

諸篇而昌黎則大成矣。六經未可以文法摹倣也。昔禮紀述。卽事見道。風雅咏歌。以聲和律。會何句法。章法。不類之。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誤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此也。惟是記誦不動。體認不明。躬行不誠。而求文壇作者之場。未之有也。蓋無記誦。則古今上下禮樂名物器數。無所證據。無體認。則天命人心之

微王道窮術之幾。無所適從。無躬行。則施設注措之畧。操縱闔闢之權。欲布之筆札之間。而信于宇宙環海之內。必一出。一入。而無親切有味之辭也。韓子曰。本之茂者。其實達。膏之沃者。其光燿。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吾取以爲法。是耶。非耶。非也。則大鵬圖南。而培風怒飛。莊生之說。信荒矣。芬以作文而主是三者。則遷固不足多也。苟不循其性。而漫焉曰。六經之文。六經之文。則不獨爲邯鄲之步也。法言中說。爲子雲仲淹平生之累矣。伏惟忠始教之。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書

壬

味芹堂

先夫子口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翰林修撰梓溪。不欲以詞章名世。而識力高華。文有光芒。不可掩處。私記梓溪正德丁丑狀元。嘗上疏諫南巡。杖謫嘉靖初。又以爭大禮杖謫。年四十四。贈諭德。終文節。詳見明儒學案。



與陸芝秀才書

黃省會

省會自紫芝秀才足下近承枉趾問金生用出吾子  
贈頌王君仲同之歌推其文章直曰奇于天下夫友  
朋相酬固亦貴于吹榜然不宜如此之太甚也夫文  
之欲奇于天下也亦難矣前哲姑置弗論國初宋王  
誠意伯諸公博洽聰穎倫絕一世然又倥偬兵馬煎  
熬籌濟卒皆不能大暢以並于古人逮于東里徒持  
渾厚閑淡之體以主張後進而委靡不振之風亦由  
此而開矣至弘治間有羅公玘者好爲奇古而率多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書

三

味芹堂

怪險鉅仞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所造必棲踞于喬樹  
之巔霞思天想以構脉意或時閑坐一室客有于隙  
間窺者見其容色灰槁有死人氣皆緩屢以出吾蘇  
部公少卿與伊乞厥考墓銘銘成告少卿曰吾爲此  
銘輿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峰稿者大抵皆樹鐵  
死去之所得也宜其趨曠今古而中契昌黎柳州者  
亦甚鮮矣至有不可讀句而誦者是乃好奇之膏肓  
也夫羅公好奇終其身而且不得以擅奇名于天下  
仲同者年始三十其爲文僅有數首亦不過談笑觴

組率意爲之而已予嘗見之生澀偏苦間似釋氏之  
言然去俗趨幽是其長也奇且未得而安能遂擅乎  
天下之奇哉此吾子不思之過也又嘗見人稱頌之  
作稷契加于污吏李杜獻于兒曹肺腑沈昏不可救  
藥吾子非其流也幸勿效之幸勿效之予若欲知當  
世能文之士愚雖不能了而所遭接者亦不下數十  
家各有門戶各有短長待吾暇日悉當抵掌而論省  
會再拜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書

三

味芹堂



與胡弘甫書

王宗沐

久仰高明誠以一得見顏色怡然爲幸而執事執禮稱名乃皆過情則又惕然不安夫今稱師者非道德則文章下至一藝皆有師謂其能有以相長也僕之無足以資執事明矣而執事猶云云殊不自解然細揆尊意豈以世不求師如執事猶復云云姑以爲教耶又或以古者立國雖土壘猶存之士壘之不經于治也而存之者志戒也若是則僕不敢辭何者以戒爲師則僕方居之况敢以逆執事以求師爲教則執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味芹堂

事之于世厚矣而僕又敢假以鄙人之不能而遂之也惟執事之亮之也夜來舟中秉燭取佳作細讀一過珠璣瑯玕粲然滿目學博矣詞古矣思深矣極往暢意將揚鞭頓轡相爭于屈賈之場而未知孰勝負也救災議反覆條暢深得古論體而才識亦高驅蹇文風騷富麗益近柳子而用意幽暢亦深是一作尤爲傑然夫文與氣學相爲律呂氣與養相爲升降自班氏以後作者如河沙而傳者不滿兩手指焉其難可知也執事才高驅逞有駕風鞭霆之力意濃轉折

有極深鉤玄之情時有一二稍非矩矱然非大故也以是知執事之養固深也然于中細求則往往于談理處以史筆發之則所重在詞而理稍晦于平淡處以古麗施之則所見者華而質不稱僕揆執事豈常濃于讀史而淡于玩經矣乎無是則斯言大謬有之則似執事之病在是也不可不慮者也其細瑣曲折書不可盡道然請道其大者夫文不可學不可作也自書契以來班馬韓歐以降糜精竭神白首不輟然卒傳者少也豈非以溢于既滿之後者則神體俱到揆于詞氣之近者則形相不全耶又非以抽叩而出之者則諸體皆同執持而後就之者則澆滓未脫耶僕嘗觀于天矣天之星爛然文也其疏密適均理也有星而不均卽非文也無星則均無所施卽無理也是其合一者也故古之作者有困窮拂鬱之感則發爲悲慨之文有崇高佩玉之居則出爲雅麗之調以盡其情爲窮無短無長也以適其均爲則無濃無淡也有時當奇崛矣而意險思峻則雖之乎者也之淺猶奇崛也有時當平易矣而情近意淺則雖極崛聲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味芹堂



牙之怪猶平易也。蓋其學正故其神全。其神全則其檢周其的。然者從經而其傑然者從史。無適不可。是其所以傳者也。倚于偏好。着于模擬。或縱其質之所近。或從其氣之所偏。則或通或塞。此禪家所謂不圓也。昔人有之。官于蜀。而其女墮于懸崖。未死者。父母去之。猿狖相與食焉。其女踰年。遂長。毛能飛。後其父還。而以爲死也。以飯與肉祭之。女飛食肉飯。則毛盡落。而墮還爲女也。其所飛由其所長。其所長由其所食。也是學與文之譬也。僕年十六。好誦古書爲文。二

明文授讀卷二十一  
三  
味芹堂

十三歲始棄去。猶好誦佛書。入粵以來。渾無得力。乃始知凡天下文章事業。非可力索。縱索得之。必有偏而未瑩之處。故不若涵養功深。蓄力到。則放之沛然。此僕一辨之見。聊爲執事道之也。執事胸中萬卷。不謂不富。雄才立就不爲不多。反而力于本原。則痕迹梯航。悉能渾化。而妖魔剝蝕。皆正法眼藏矣。執事豈其于此有未辨。而姑道僕之病者。以相告。卽前所謂志戒者。茲亦一事耶。餘縷縷通侯面對之日。備道臨發草草。無次以頭巾語對大家。聊爲旅中拊掌也。

先夫子曰。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刑部右侍郎。敬所潛心理學。充之而爲經濟。皆有根本。故其文精悍。之氣出于紙上。聲悅之緒。瞭乎其後矣。私記敬所嘉靖甲辰進士學案有傳

明文授讀卷二十一

味芹堂



與友人論文書

焦竑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實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于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爲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卽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于道，申韓管晏之于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毫之疑，而其爲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于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見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諷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于今稱焉，唐之文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漸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三

味芹堂

有者，道邪？德邪？事功邪？蔑其實而欲妄爲之，詞身居

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蓋屢空而侈談崇高之譽，非獨實不中窾，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于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以相襲爲美，書不借采于易，詩非假塗于春秋也。至于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在蜜、藥、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光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爲變色，斯不謂善法古者哉？近世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三

味芹堂



不文皆無意也。而况苟以冀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塗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于此。輒因執事之論。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先夫子曰。焦竑字弱侯。南京人。翰林修撰。博極群書。其文皆有法度。私記弱侯萬曆己丑狀元。為東宮講讀官。為忌者所譖。調外任。里居著述。為東南學者之宗。年八十餘。南渡時。益文端詳見學案。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三

味芹堂

與王九難郎中書

丁自申

來論文自秦漢而下。韓柳二家最為近古。宋歐蘇曾王雖稱大家。其格局去古遠矣。此評文之斷案也。然愚以為文之高下。因人而異。不獨于時為然。即秦漢之文。如戰國策遊說之辭。亦自與樂毅報燕王書魯仲連不肯帝秦之對。辭氣迥別。仲舒天人三策。淵懿醇雅。視主父假嚴安徐樂之說。又不可同日語矣。韓之于柳。亦猶是也。讀柳之文。自梓人傳封建論數篇之外。其餘諸製。終涉俳體。造語類多苦思。尚未脫八代氣習。而無韓子起衰振古之才。歐生于宋。雖自為一代之文。若論其至者。自當與韓相頡頏。恐柳氏亦不得以唐之家數揜之也。蘇曾王三子。文各自有優劣。其優者可亞于歐。蓋一代之文。各自有至者。繫于人。不繫于時也。今世古作獨稱關西前後二氏。兄向所論。謂得秦漢奇偉之氣。此固無論韓歐也。然則仲舒淵懿醇雅之文。亦不足法與。以愚所見。談今之文。而效秦漢之作。是越產而燕語也。夫燕語豈不奇勁有餘音哉。而以越人學之。則雖酷效窮年。有不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三

味芹堂



相似者不若就越語而求中原之正音則雖語之不  
燕無害也近見吳閩一二名公文集據理敷詞春容  
典雅蓋一代之正音在是矣其集具在試與關西二  
氏較之其氣格之高下豈無可言者敢以請于吾兄  
賈正倘鄙見有所未通則願高明更垂教焉

先夫子曰丁白申號槐江晉江人舉進士除邵屬  
出守兩郡其三陵稿文和緩紆徐得歐之神萬曆  
間名家也百家私記關西前後二氏指空同槐  
野吳閩一二名公謂其後晉江也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甲

味芹堂

答呂侍郎沃州書

莫如忠

昨荷瑤函之辱隨有報書當已徹覽茲復荷教言知  
門下于樂道之餘兼多撰述誠切羨之夫文章正宗  
之續編僕平生正苦其繁蕪殊謬于西山先生之旨  
至于尤竊恨者以西山先生之見之卓而于古人論  
文本指尚覺隔一谿徑未敢遽質所疑于有識也夫  
文以載道其言出自拘學若孔子則曰文以足志又  
曰辭達而已矣夫文者言之辨而有理緒之謂也易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此理緒之辨乎經緯者也觀乎  
明文授讀卷二十一  
人文以化成天下此理緒之辨乎德業者也彼各有  
當爾如必求文于發揮性命之原洞佈太平之烈而  
後爲合轍不已隘乎故六經載道亦卽載事者也諸  
史載事亦卽載道者也百家技藝各載其學術純駁  
雖不同科而樂以達辭足志云爾則惡可廢也西山  
先生之見則異是取之必求其理析之必歸于引經  
必崇次仁義必標駁儒墨而後曰文彼莫近乎秦漢  
而先生自先秦策士之言各成其章者多摺不載至  
左國之取又似濫觴而不精皆僕之所未釋也夫文



章與時高下。先觀其氣之醇漓，定其格之今古。而片言合作，咸屬品題。文斯備矣。若但泥于載道，則自六經以來，文闕有間。而至宋儒訓詁之言出，其語性情心體特詳焉。若口文在茲矣。即賈董韓愈氏之作，僅以數語合道而作，存其不屏棄者幾何。此其說之未暢者也。西山先生之意，毋亦以爲文壞于六朝，故所選取，正矯昭明文選之弊，舉其言之支而麗者盡削之。似已。然有文選所遺，而正宗未盡入，有文選之不可盡非者，而正宗削之，抑又何故。至敘事議論之疏，則文授讀卷二十一

望 味芹堂

別近世有辨之者，僕以爲非獨敘事議論之過于疏別，而以辭命與敘事議論折而三之尤不倫也。豈不曰辭命不當例以文士之言，故特揭諸其首，而不知辭命乃文章之一體，與疏奏封事論贊記序等分爲體裁則可，而與敘事議論之凡例等可乎。即辭命中亦孰非敘事議論之互見乎。蓋凡史之記事皆敘事也，其記言皆議論也。此二者已足該文之義，而必參以辭命幾于贅矣。僕自屏跡蒿萊，嘗一究心斯藝，今皆忘之。因尊論所及，不覺中熱于見獵，然斯于門下

抑末耳。僕所欲請益者，當不啻是也。惟亮而終。碑之。

先夫子曰：莫如忠字子良華亭人，歷官浙江右布

政使，崇蘭館文有家數，固是名家。

私記子良嘉靖戊戌進士

聞文授讀卷二十一終

聞文授讀卷二十一

望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校讀  
男百家

書七 論文下

與董宗伯

屠隆

某客歲薄遊吳興，得因伯念令孫通賤姓名門下，辱明公開顏推誠，與之抵掌譚千秋業，津津弘獎，若以不佞某可與於斯文，某自知甚明，結髮操不律拈弄，家貧少藏書，渺窺响嘯二酉之秘，腹枵如也，爲文不欲字摹句勦，優孟古人，好臨境寫態，隨物布形，脫落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二

味芹堂

皮毛，鍊養神骨，而才不逮心，學不充力，以故速則傷，易長則傷，冗闕藻則浮，騁氣則掉，鋪文則麗，印格則疎，流暢之意多，沉鬱之思少，一時或駕千秋實難，近頗自知斯病，可得改圖，而復以年來壯心頓銷，世味行盡，形累既遣，名根亦空，大道可希，清都不遠，安事白首雕蟲，作王弼墓下生活，以斯欲燒筆研兀矣，枯禪，卽名山不收，文苑不刻，何害，東阿之不如左，元放也，右軍之不如許，遠遊也，休文之不如陶，顯明也，太白之不如司馬子微也，亦章章明矣，某自尋上一別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二

味芹堂

歸便閉門竿牘不通，交游盡絕，環堵蕭冷，釜鬲累虛，參飯菜羹，甘心窮約，不敢以八口千人自惟上不能努力文章，立名身後，下不能拾取貴富，快意目前，第修身寡過，以還造化舊物，夫石戶披裘於斯兩者皆不用也，先生以爲何如，令孫北行掩關人坐不問，不及作一語贈行，茲王季夏編修人去，便附此爲訊，長言春秋高矣，加餐自愛，相望爲馳。



擬與友人論文書

陶望齡

僕也。寒非能爲文也。與之言文。猶未能學操筆而徒議八體。雖然。請以所聞與足下試揚榘之。僕聞之曰。發言爲詩者。咏所志也。登高能賦者。頌所見也。故詩人之賦。外見而傳諸情。文人之作。內見而闡諸理。由此言之。文生于見。已詞乃決之耳。夫文以足言。實猶言也。今人有身歷之日見之而言者。有徒傳聽而言者。有意揣想決口是將然而遂強言者。生燕而言燕。長楚而言楚。無待飾其猶善也。傳說者直之則漏飾。

明文授讀卷二十一

三

味芹堂

之則溢如盲者之說日月。彼殆聲化焉。况于意揣想決從事于冥冥之間者哉。夫妄聽之而妄臆之而妄言之者。文章家多然也。博引旁合。祇益爲妄。知道者未始一盼焉。故孔子之所謂詞達言有蓄也。如水澄渟淵滙決決然其欲溢也。導之而泓然爾。縱之而鱗然。固其源枯其實而又奚達焉。凡文之組織藻繡。矜飾乎外者。皆其中之無有者也。凡文有優劣而無古今。非文之無古今而其作者不可爲古今。其善古者不必尊古而善尊古者不必卑今。桓譚謂楊子雲書

過老聃而柳宗元又以韓退之曠蕩自恣。楊子雲所不及。雖推獎已甚。然實有所契。非苟相詡已也。如三子者。其見精粗自少。懸隔如以詞雖雅行可也。僕雅昧無知識。溺流俗所聞。每見漢以後書。輒閉目不欲看。後稍知其非就閤之深。自悔恨乃知。秦篇漢製。不乏于後。獨今所謂學秦漢者。乃刺謬耳。前代韓柳以降。諸名家皆務去之者也。而合焉不爲西京。則已爲西京。未有善于諸家者也。工師引繩墨度材。攷室堂寢。奕然何必據虎祁而始稱宮。撒其藩關。其處何惟。

明文授讀卷二十一

四

味芹堂

于戶牖之殊構也。然不獨唐宋之作異于秦漢。卽秦漢亦異于秦漢。各發于竅而無襲乎吻異也。而乃所以同。故一紀載而左氏簡嚴。國策宏奧。太史公加肆焉。一封事也。而警策雄奇。若鼂賈董江都。劉中壘。加粹焉。江淹有言。玄黃金碧。亦合其美。並善而已。古今盡然。何惑于後世哉。必相摹而後有文。是典謨以商周不足稱。渾噩又何論。秦漢邪。今世學者。不勝貧窶。終身守數十百字。便爲博古。不惟神氣意色去之。愈遠而哀集累。贗蔽以一篇作述。如林僅出一手。更



自推第。動云西京建安以還。前洗欲盡。雖盛世多材。乎。司馬子長之儔。亦未宜若斯之衆也。夫漢儒治經術。議者謂經亡于漢。今後世謂明多文士而西京之業壞于明。僕甚憂之。足下何以喻我。

先夫子曰。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國子祭酒。歿。之。文昌明博。大一洗勦襲模倣之套。蓋宗法陽明者也。但陽明出之無意。歟。卷出之有意。所謂大而。未化。累甚至頂。止不易耳。私記不實。萬曆己丑會。元探花。在詞垣。與焦。袁宗道。黃輝。講性命之學。以母老乞終養。母喪。還。疾而卒。其文簡學案有傳。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五

味芹堂

與同年諸翰林論文書

徐禎卿

碧雲蘭若坐聽泉聲淙淙。西山秋色間與公等譚及千秋殊快。僕與公等幸際盛世。職在詞曹。其慎毋率。泥于朝會應制諸什。阿徇耳目爲昨。苦不盡茲削牘。竟其說。蓋有諗乎僕者。曰。詩必三百十九。建安黃初。文必先泰兩漢。故北郡讀書。斷自漢魏以上。作而合。合而傳。傳而可法之難如此。子慎毋作近時人語。其幾乎僕曰非也。凡猝然出于田畯紅女漁樵牧子擔夫之口者。皆詩也。商賈經年去家萬里。居者備述其。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六

味芹堂

家事親綬。并勞其風波險阻在外。勞苦安否。行者度。羸息幾倍。村歸期久近。囑家人謹視門蓋。各題平安。以相貽。皆天下之至文也。何者。詩不必叶韻。文不必成章。道其性情肝膈之要而止也。僕故近時人。那不。作近時人語。而三代兩漢爲于是。客有率然進曰。近時某某詩人也。某某能文。某某兼能。僕又曰。非也。僕謂那不作近時人語。非謂他人謂身乃近時人耳。嘗試論之。自少陵而後。無詩矣。自昌黎而後。無文矣。入大明弘治間。李獻吉始一振之。當是時。信陽何子心。



競李力不敵也故名並李實不埒也呂穀偏師也薛  
卿老師費財者也邊靡靡熊其瑣瑣者也其在詞曹  
則王群卿王允寧其最傑乎故僅工五律尺牘語耳  
又寥寥不數篇楊用修其學與著述至富而才則  
此外無論窮達顯晦凡其生存者其軒輊吾不敢論  
大都自古迄今代不數人又多阮公廣武之歎而子  
稱某某詩某某文何也客于是大駭曰子之言何矛  
盾也子前所言太叔之弛也子後所言商君之酷也  
子爲政民奚所措手足乎且李杜韓柳而後其撰述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書 七 味芹堂

積案充棟者何物也近時之能詩文者豈盡出耕牧  
漁樵紅女下也子之言何矛盾也僕曰不也若亦知  
人巧之不敵化工乎時之草木地之所植雨露所濡  
堅勁爲松柏樛樛豫章豔爲桃李芬馥爲蘭蕙白典  
謨風雅以逮本朝李獻吉是也其山茨野芳蔓草則  
耕牧漁樵負販委巷婦孺之粹然出口賈豎之家書  
寒賸語語實際若夫剪綴繒綵成花爲牡丹爲芍藥  
固不若蔓艸之出化工則今之詩若文是也故曰畫  
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曾

不若醜女之能振怯夫之作力也是故僕于三代兩  
漢且不欲爲而况近世時流之詩若文乎古人爲古  
人今人爲今人人自爲人吾自爲吾世人不曉事漫  
口吟詩屬文嗜其陋也卽詩不吟卽吟不詩卽文不  
屬卽屬不文若亦知化工乎于是客無以難也僕不  
佞輒復就公等印可

先夫子曰禎卿字公望宜與人陸慶戊辰進士官

吏部侍郎其天遠樓集習氣深重私記當時推重

謂何子昌敘薛鄭邊熊者何景明徐禎卿薛蕙鄭  
善夫邊貢熊過也禎卿疑是禎卿王廷陳字允寧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書 八 味芹堂

王維伯字也弘治七子何李徐  
邊外爲康海王九思王廷相



與周竅六年丈書

何喬遠

別竅六有年。忽忽無所聞問。而道竅六起居于我者。亨融也。亨融一行。溢官留心于秋之業。良可歎尚。不知竟坐何以。渠患有餘耳。豈不及也。竅六鴻羅漁網。亨融驥並驚。某于二子。雖不敢望。然竟爾矣。豈造物者于吾黨。將有所伸耶。不然。何遊于人世之謂也。竅六仕宦不遂。近聞剛定明詩以垂諸後。此一役久遠事也。前有選者。竅六丈視之有當否。大抵古今家傑之士。其才情學問。相去不遠。此可懸度而知。古人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書

九

味芹堂

固有過于今者。今人亦有逾于古者。譬諸器用衣服。今人以古爲精且備。然于今又有變而日新者焉。使今人一襲古初。迂且固矣。今北南倭西而緬甸僕。皆嘗見其字書觀其刻畫與整。皆不失古者篆籀之遺。蓋其先世以是傳之。而不能變也。吾中國固亦以篆籀起者。今變而爲八分。爲隸。爲真。艸在中國之人。固以爲失古之意矣。然亦惟中國之人。乃能變而爲八分。爲隸。爲真。艸若之人。則不能也。此見之。養而中國之人。之化也。起古之人。與今之人。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十

味芹堂

對今人必羨古人之精。與古人亦必羨今人之俊奇。譬如老少並立。少者則羨老者之高年。希其壽考。而不得老者亦羨少者之芳韶。愛其健爽。而難逮僕。皆以是衡論古今之文章。未可有軒輊也。梁昭明築臺而選文。選極所稱。量然腐敗而色不鮮。淺短而味不長者有之矣。如今之驅駕而沉深者。又少所見焉。非古人之不能其時精采。未聞講論。未遠古人。亦自限于習氣。而不知之也。唐人之詩。我朝人所選者。莫備于品彙。然皆取其氣醇而詞雅。若餽餉綉組者。而錄之坐令唐人怪偉深奇之氣象。不復並存。後生粗學。習見其書。不得諸人全集而觀之。以爲唐一代之技。如此而已。稍欲自見其奇。則曰非唐詩。非唐詩。大駭而笑之。夫溫厚和平詩。效也。三百篇聖人之所剛定。豈復可置瑕疵。然溫厚和平詩之意也。其中艱奇之字。獨造之辭。必費攷叶。乃能得之。則竟謂如餽餉綉組而已乎。抑唐人之詩。其怪偉深奇。遺于品彙所選之外者固多。其弱而腐且稚者。集中殆亦不少。律之爲詩。自唐人始。又見創造之難。而論詩者不可不審。



也。明此則不至于過尊古，不過尊古則不至太卑。今而選詩也不拘拘唐人籬下走矣。竊六所選之詩某固未嘗得見，又未嘗得竊六之意。然某之意如此，或竊六亦不遠也。外拙刻數帙，便中請教竊六，或不私其後世之名，以分與某某，或可冀一大伸矣。

答唐訓導汝謬論文書

錢謙益

謙益啟。累辱過存，未獲接奉。復蒙不鄙，賜之書教，欲推避以文墨事，衰遲失學，無以承命。歎息踖踖，感然累日。門下兄弟以雄才博學，棹鞅藝苑，所著古今詩解，各出手眼，務爲世之承學啟聾發聵，其爲功于斯文也，可謂專且博矣。反從來教，穿穴數千載，極論本朝諸公，而以王弼州爲依歸，殆以爲至于斯極者，門下虛懷下問，不惜取道于瞽僕，雖固陋亦嘗奉教于君子矣。安敢闕其所問，不一二陳道于左。查夫文之必取法于漢也，詩之必取法于唐也，夫人而能言之也。漢之文有所以爲漢者矣，唐之詩有所以爲唐者矣。知所以爲漢者，而後漢之文可爲；曰爲漢之文而已，其不能爲漢可知也。知所以爲唐者，而後唐之詩可爲；曰爲唐之詩而已，其不能爲唐可知也。自唐宋以迄于國初，作者代出，文不必爲漢而能爲漢，詩不必爲唐而能爲唐，其精神氣格，皆足以配古人。其間爲古學之蠹者，有兩端焉：曰制科之習，比于俚道；學之習，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學也。然而文章之脈絡



豈然如江河之行地，代有其人，人有其傳，固非俗學之可得而亂也。弘正之間，有李獻吉者，倡爲漢文杜詩，以叫號于世，舉世皆靡然而從之矣。然其所謂漢文者，獻吉之所謂杜，而非少陵之杜也。彼不知夫漢有所以爲漢，唐有所以爲唐，而規規焉就漢唐而求之，以爲遷固少陵盡在于是，雖欲不與之背馳，豈可得哉？獻吉之才，固足以顛頓馳騁，惟其不深惟古人著作之指歸，而徒欲高其門牆，以壓服一世，矯俗學之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書

三

味芹堂

弊而不自知其流入于繆斯，所謂同浴而譏裸裎者也。嘉靖之季，王李間作，決獻吉之末流而颺其波，其勢益昌，其繆滋甚。弇州之年既富于李，而其才氣之僥著述之多，名位之高，尤足以號名一世。然其爲繆則一而已。今觀弇州之詩，無體不具，求其名章秀句，可諷可傳者，一卷之中，不得一二，其于文卑靡冗雜，無一篇不偈背古人矩度，其規模左史，不出字句，而字句之譌繆者，累累盈帙。聞其晚年手東坡集，不置又亟稱歸熙甫之文，有久而自傷之語，然而歲月逾

邁，悔之無及，亦足悲矣。夫本朝非無文也，非無詩也，本朝自有本朝之文，而今取其似漢而非者爲本朝之文，本朝自有本朝之詩，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爲本朝之詩，人盡蔽銅其心思，廢黜其耳目，而唯繆學之是師，在前人猶倣漢唐之衣冠，在今人遂奉李王爲宗祖，承訛踵僞，莫知底止。僕嘗論之，南宋以後之繆學，如塵羹塗飯，稍知滋味者皆能唾而棄之，弘正以後之繆學，如偽玉賈鼎，非博古識真者，未有不襲而寶之者也。繆學之行，惑世而亂真，使夫人窮老盡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書

四

味芹堂

氣至死而不知悔，其爲禍尤慘于俗學二十年來，亦有知訾謗李王者矣，學彌陋而譏彌下，若近年之談詩者，蒼蠅之鳴，作于蚯蚓之竅，遂欲以一隙之見，上下今古，公安袁小修嘗歎息曰：少陵秋興，元白長恨，諸篇皆千秋絕調，彼何人斯，奮筆簡汰，此輩無心，所以昧目賢哉！小修其所見去人遠矣。嗟夫，古學一變而爲俗學，俗學再變而爲繆學之變也，不可勝窮。五方之音變而爲鳥語，五父之遠變而爲鼠穴，譬諸病症，愈變愈新，自良醫視之，其所繇傳染，要不離于本病。



而已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豈能不追歎于獻吉哉門  
下力學揆文卓然有志于古學者也故敢爲門下誦  
其所聞願門下于古詩解壹本古人爲解詁而盡削  
妄庸附會之語庶幾古學粲然復明于世其爲功于  
斯文也誰能尚之昌黎有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  
量僕學殖荒落文筆衰退于文墨事誠不足以當蚍  
蜉顧其從事于斯深思而詳說之蓋有日矣如世之  
叫號蹶尾撼前修以要名者自分無有惟門下裁而  
敘之某再拜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五

味芹堂

復李叔則書

錢謙益

竹屋紙窗中寒僵臥緝李小有宋遺民傳目錄得河  
濱序文至宋存而中國存宋亡而中國亡撫卷失席  
曰此元經陳亡而書五國之旨也其文廻翔曲折纏  
綿惻愴吳立夫桑海錄序殆未能及私自嘆向者贅  
叔則之名不意其筆力老蒼曲折一至于此每盱衡  
以眎學者浹兩月族孫侍御攜手教及霽堂全集至  
風林雪被扶病開卷感慨則涕泣橫流賞心則懼怵  
俱會幽憂之疾霍然有喜既而翻覆芳訊尋味話言  
緬懷豫州知我之言深惟敬禮後世之託不辭固陋  
作序一篇生平迂愚恥以文字媚人况敢背唇咬舌  
以誑知己私心結轡偶多振觸序有未盡輒復畧陳  
僕年四十始稍知講求古昔撥棄俗學門弟子過聽  
誦說流傳遂有虞山之學謾聞空質重自慚悔老歸  
空門都不省記側聞中原士大夫颺何李之道塵集  
矢加遺雖聖秋亦背而咻我而足下以不朽天業鄭  
重質問滄桑竹素取決于老耄之一言此其識見固  
已超軼時俗而追配古人矣夫文章者天地變化之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六

味芹堂



所爲也。天地變化與人心之精華，交相擊發，而文章之變不可勝窮。文至于昌黎止矣。陸希聲言李元賓于退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叔則謂唐宋之文不盡于八家，此知其變者也。是故論唐文于韓柳之間，未嘗無陳拾遺、許曲江也；未嘗無權、柳、李員外、李補闕、獨孤、常州、梁補闕也；未嘗無顏魯公、元容州也；元和以還，與韓柳挾轂而起者，指不可勝屈也。宋初廬陵未出，未嘗無楊億、王禹偁也；未嘗無穆修、柳開也；廬陵之時，未嘗無石介、尹洙、石曼卿也；眉山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七

味芹堂

之時，未嘗無二劉、三孔也；眉山之學，流入于金源而有元好問；昌黎之學，流入于蒙古而有姚燧。蓋至是文章之變極矣。天地之大也，古今之遠也，文心如此其深，文海如此其廣也，竊竊然戴一二人爲巨子，仰而口李何，俛而曰鍾譚，乘車而入鼠穴，不亦愚而可笑乎？仲默之言曰：文靡于隋，其法亡于韓愈，今爲仲默守祕者，曷不揭仲默之緒言，丹青而表著之？曰：文爲何？文法爲何？法，昌黎之所亡者何？等信陽之匡救者何？術，病症的確，方藥分明，吾將掩口俯躬，攝齊而

從之不暇矣。此之不能而徒禁人之議信陽，如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向，何爲也哉？僕既已畏影逃虛，舍然于前塵影事，而猶覩縷相告者，良憊舉世之人，乘舟不知東西，望吾叔則勿與隴人同遊而曉示之以斗極也。來教諄復以昌黎李翱爲元，聞命震悼，若墜淵井，循覽大集，大率虛懷樂善，貶損過當，則又伏而深思，以足下學殖富，才力強，冥搜博採，出神入天，有能尺尺寸寸從事商討，策騏驎于九阪之途，而閑之以秋駕，至則文苑之郵良矣。而世果有其人與？有其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八

味芹堂

人而不知，則僕之耄昏也已甚矣。或者聊爾言之，不必有其人與，抑或有憑依焉而姑爲之詞與？古之人無是也。昌黎門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習之曰：我有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古之君子師資相長，名實相別，愈則愈，翱則翱，陵與谷壘，金銷石泐，而精神在天地間，浮與虛聲如腐艸爛熳，應時起滅，豈忍以千秋萬年不替之軀，輕相傳麗，又施易以顯目當世哉？文章途轍，千途萬方，符印古今，浩劫不變者，惟真與僞二者而已。僞體炫



多。猥莠煩殖，有以獵兔園拾餌，何爲經術者矣。有以開馬肆陳芻狗爲理學者矣。有以拾斷爛蠹枯朽爲史筆者矣。有以造木爲祈土龍爲經濟者矣。其文必淡而陳，羹醕酒酸，薄腐敗者，亦曰淡，其文必質而盤木焦桐，卷曲枯朽者，亦曰質，其文必簡而斷絲折線，尺幅窘窄者，亦曰簡，其文必平而涖蹄牛踪，行潦紆餘者，亦曰平，其文必變而飛頭岐尾，乳目臍口者，亦曰變，其則朝日夕月，僞則朝華夕槿也。其則精金美玉，僞則瓦礫糞土也。不待比量，而區以別矣。陽鱉之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書

九

味芹堂

魚，不若蓬池之鱉，有口者知之，而易牙不知，瓦釜之鳴，不若洪鐘之响，有耳者知之，而子野不知，豈有是哉。明朝之文，祖唐而稱宋，鑿乎統系，具在圖牒。微今將詢于介衆，謀之道路，家自立墀，人各賓尸，而茫然未有適從。易曰：或之者疑之也。豈叔則于此，猶有或而疑歟。抑亦異以自下，未敢質言歟。帝車冥冥，繩紫錯互，叔則不以此時金斷麟決，示斗極于中流，而又奚待歟。伏勝篤老，師丹多忘，斯文未墜，所跂望于達人良厚。唇燥筆乾，意重詞滿，扶病點筆，畧約累紙。

要以下上今古，由導志意，非布席函丈，明燈永夕，固未能傾倒百一也。生平恩門良友，多在關中，宿艸窮廬，西望於邑，季心一奇偉男子，生困葦笥，死阨汗簡，老人不死，尚能奮筆，令黃壤生白虹也。山川間之，努力強飯，愛而好我，無金玉爾音。

思舊錄曰：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主文章之壇坫者五十年，幾與弇洲相上下。其敘事必兼議論，而惡大剿襲，詞章貴乎鋪序，而賤夫凋巧，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矣。然有數病，濶大過于震川，而不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十

味芹堂

能入情一也。用六經之語而不能窮經二也。喜談鬼神方外而非事實三也。所用詞華每每重出，不能謝華啟秀四也。往往以朝廷之安危名士之隕亡，判不相涉，以爲由已之出處五也。至使人以爲口實，掇拾爲正錢錄，亦有以取之也。余數至常熟，初在拂水山房，繼在半野堂，絳雲樓下，後公與其子孫貽同居，余卽住于其家。拂水時只言韓歐乃文章之六經也。見其架上八家之文，以作法分類，如直序如議論如單序一事如提綱而列目亦不



過十餘門絳雲樓藏書余所欲見者無不有公約  
余爲老年讀書伴侶任我 太夫人菽水無使分  
心一夜余將睡公提燈至榻前袖七金贈余曰此  
內人即柳夫人意也蓋恐余之不來耳是年十月絳雲  
樓燬是余之無讀書緣也甲辰余至值公病革一  
見卽云以喪葬事相託余未之答公言顧鹽臺求  
文三篇潤筆千金亦嘗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固知  
非兄不可余欲稍遲公不可卽導余入書室反鎖  
于外三文一顧雲華封翁墓誌一雲華詩序一莊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王

味芹堂

子註序余急欲出外二鼓而畢公使人將余草牋  
作大字枕上視之叩首而謝余將行公特招余枕  
邊云唯兄知吾意歿後文字不託他人尋呼孫貽  
與聞斯言其後孫貽別求于龔孝升使余得免于  
是非幸也是時道士施良生作法事燒紙唯九十  
二字不燬公已八十有五人言尚餘五年亦有言  
九十乃卒字之草也未幾果卒

復會叔祈書

曾異撰

前者手教之及某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  
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章遲之頃者又接來翰  
不知何日得與叔祈西窓剪燭盡其所懷每歎腐史  
於張子房敘其胸腹之豪爽圯下之溫文與夫辟穀  
仙遊之霞舉天外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於其狀貌  
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遷之生後於子房所云狀  
貌亦不過於傳聞得之伊人宛在暗中摸索愚謂此  
中大有回味乃不佞於叔祈無論生同時又爲一家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王

味芹堂

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吾竟不知叔祈作何狀  
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明明於心目之前但  
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晤索之人印而合之  
想明秋把臂時當啞然一笑也來書喜柳宗元二義  
云柳子厚敢於自負謂能馳騁百家又云我讀書無  
祗滯愚謂未有讀書祗滯而可謂能馳騁者然所謂  
馳騁者亦謂踐踏而蹂躪之我一落筆而諸子百家  
無能出一爪甲於吾之紙上者也是以春容蹙蹙則  
紫蕪百氏莎偃草采蹄足香潤迨乎怒馬獨出則輕



足輶車輪蹄所踴而草無利免澤鮮留靡以斯而論則雖與百家爭道而馳猶非其至矧竭蹶以尾其後又其甚者尾之不得而拾羽攀鬣迺踐踏踈踈於彼者哉若夫八股制義而必以連肖於四子者爲正無論以今人而爲四子之言決無能肖之理卽前此之摹擬而肖者莫如湯許然使湯許而生于今時正不知如何以爭氣先決不肯獨守其必不售之業也明矣愚意今之帖括當如古人引詩之例隨其興會而解之愚近喜讀左氏傳凡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五 味芹堂

然而作者之意趣與引者之興會偶然相觸殊無開涉精神百倍此非詩人之情而引詩者之情也後之訓詁註疏者自舍其情而徇聖賢之貌而今之爲帖括者并舍聖賢之貌以徇厚訓詁註疏者之貌轉轉相摹愈求肖而愈遠夫莊周申韓者爲老氏之帖括者也莊周之汪洋自恣已異於老之冲穆高潔申不害韓非則其去之愈遠而識者以爲真老氏之徒夫今之爲四子之言者而能如莊周申韓之於老氏則無論不必舍四子而徇乎訓詁註疏與夫諸子百家

併不必舍我而徇厚四子者之言此叔祈前書所謂無情人不能文情真而文亦真者也阿凍燭深兼之舌棘腹言聾說惠而教之前者垂賜被材納於踵決之履華而溫矣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四 味芹堂



答夏葵仲論文書

艾南英

別葵仲三年，而會於婁江，又相將入練水，舟中快談，上下數千年，雖間有異同，度其同者，聖人復起，不我易也。度其異者，葵仲將來終與我同。目前所異，自葵仲之過，不患葵仲不我從也，使來接兄教，三復思之，首尾結意，皆在修辭二字，而其究竟一說，則要歸于獻吉于鱗元美三子，以爲三子皆能修辭，未可非，而末後言辭之究竟，則曰句字崇飾而已矣。嗟乎，吾兄何其視古人太輕，視今人太重耶！夫以司馬子長劉向昌黎永叔之文，兄舍其根本六經，與其法度章脉，變化生動，雄深古健之大者不論，而曰止於辭，則視古人太輕也。且又取易詩書春秋三傳，而亦曰是皆古聖人飾字而爲之，則視古聖人又太輕也。因而及於浮華補綴，塗東抹西，左剽右竊，取史漢句字割裂而徑創之，如今之王李者，皆得附於聖人修辭之旨，是又視今人太重也。兄以句字崇飾盡修辭之義，則請爲兄先言辭之原，而又以割盡辭華歸之平淡者爲非，則又請與兄言古文之辨可乎？子曰修辭立其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圭

味芹堂

誠未聞以敷華爲誠也，又曰辭達而已矣，未聞以麗腫駢麗爲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則今日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徑創剽竊句字爲體要也。蓋古人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通篇首尾開闔而言，非以一黃一白一朱一黑儷字駢音而謂之辭。如此則古今文章何必司馬遷劉向，何必昌黎永叔，只一六朝人可謂辭華之極矣。則兄且銖銖而法之乎？卽如太史公弟與兄所首推者，然每讀其文，譬之神龍行天，雷電恍惚，而風雨驟至，百昌萬物，承其汪濊，皆各有生動妍澤之意，此豈可以句字求之？今試取史記去其所載尚書左國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而獨取太史公所自爲贊論序畧者讀之，其句字可謂惘質無華矣。太史公豈不能效易效書效詩效三傳而爲之乎？無他，時代各有所至，效昔人而贊其句字，未有不相率歸于浮華者。若兄之所謂俚雅則有分矣。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輒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圭

味芹堂



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鱗元美。剽竊成風之謂也。用功深者。收名也遠。不爲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爲浮華補綴之謂也。蓋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季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爲憂憂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爲用功深爲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毛

味芹堂

皆能贅其辭。竊其字。而遂謂之修辭也。然則兄之所示。乃弟之所以尊韓歐。早王李耳。弟之所謂陳言。兄以爲修辭。可乎。弟以古質尊史。漢兄以浮華尊史。漢可乎。若夫篇不擇句。句不選字。鉅衍而出之。則王李是已。古之人未有也。卽學韓歐者。亦未之有也。至於以平淡爲非。則兄悞矣。夫平淡古質。不爲浮華者。文之別稱也。兄知古文之所以名乎。今之時以碑銘序記傳爲古文。對八股時藝而言耳。古人未有八股時文。所稱古文者。安在。如以碑銘序記爲古。則韓歐

有之。王楊盧駱輩皆有之。歐陽公得舊本韓文。乃始知爲古文。其序蘇子美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乃在其後。蓋昔人以東漢末至唐初。偶排摘裂。填事粉澤。鮮麗整齊之文。爲時文。而反是者。爲古文。譬之古物器。其艷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爲名也。若以辭華爲古。則韓之先爲六朝。歐公之先有五代。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究也甚腐。吾嘗取其稿觀之。拚卷而觀其題。輒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毛

味芹堂

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麗。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兄以爲時文乎。古文乎。韓歐復生。憂憂乎陳言之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世間聰明學問不多得。兄高視闊步。奈何一以輓近自安如斯也。至於以山水平遠。衝衝坦坦。爲文之極者。弟何嘗有此語。得無見拙刻中有平遠堂社序。而舉其一說。以相難乎。此因題發義。且爲近日作時文說僻者論耳。非論古人也。然卽就兄論究之。則山之纓



險壁立，絢而度，棧而行，水之怒濤飛沫，此惟一氣爲萬物母者能之。蓋元氣磅礴，隨物賦形，東坡所謂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此豈崇飾句字所能得？又况乎古所謂辭者，非崇飾句字之所盡乎？元美晚而自傷其文稍進，而兄與人中必言其不然，恐元美有靈，亦不以二兄爲知己也。此不必細辨，獨人中爲兄所愛，兄宜教之誨之，抑之抑之，使其氣靜而心細，無徒如泛交者一呼百諾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書

无

味芹堂

再答夏翼仲論文書

艾南英

舊冬於閭門得兄手札，云人中書不必致，致必復，復必甚，嗟乎！兄與人中泛交耶？抑知厚耶？如以爲泛交，則兄作此回護套可也。如以爲知厚，則兄宜哀人中之不暇教之誨之，誘進於學問，無使爲識者所譏笑。然後可。乃欲以痛癢不關之人，施之人中，則兄朋友之說如是而已。至謂梓其書以傳，則人中亦梓其書以傳，此又不然。夫古人往復辯難之書，有兩是而可以俱存者，如朱子於陸子靜之無極太極，於陳同甫之王伯，柳子於劉禹錫之天論是也。有兩非是而不足存者，則近日李何之論文，如夢中人對人說夢是也。兄以爲今日弟與人中兩是耶？兩不是耶？弟所據者尊所持者確，人中從此自暴自棄則已矣。若人中稍知嚮往，日進歲異，則固將悔之不暇，何暇以其言與人角勝負乎？海內識者有以窺人中之深淺，又無論也。雖然，弟讀書三十年，中間悞而悔，悔而又悞，然後乃得古文正路而由之，由之而又患其不能如古人者，亦三十年於茲也。人中乃欲尊奉一部昭明文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書

三

味芹堂



選一部鳳洲滄溟集弟所視為臭腐不屑者而持此與弟爭短長又欲盡抹宋人即歐曾大家不能免可謂病狂喪心矣兄不督責之而僅欲處弟處人中於兩全之地又矜負人中其若與弟對壘者則兄之罪亦不薄矣大約時文不論高卑皆可逢世若古文一道則兄即千蹊萬徑水窮山盡終不能逃弟範圍人中於時文近日名流中無此辣手無此靈異若其所作古文所論古文則一臭腐卑陋剿襲塗抹之學而已願兄教之也震川集弟竟未暇細閱兄所評然大

明文授讀 卷二二 書 三 味芹堂

弟爭乎大約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人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令恐太史公復生不能不撫掌稱快至元與明初而有振有不振至嘉隆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荆川遵嚴救之而稍振此確論也雖太史公復生不能踰吾言願人中細思之耳但見兄所抹震川一二道學語則此又一說道學語錄入之古文序記傳誌中則不可入之上執政等大

明文授讀 卷二二 書 三 味芹堂

書則不可若入之平常東牘中則無妨蓋平常東牘牛雜方言牛雜板諸古人且有用小說及世說新語者矣選東牘又當別論也今將震川集壁上佳製且留在弟處第十一月盡至杭看房稿六七千首日日欲慟哭蓋近日濫惡腐穢偃創剿襲之文皆依附豫章豫章之可耻何至如此推其由來周介生之罪過不少弟言之介生天如必不受且以同室操戈責弟若兄言之二兄必聽信幸一救正之蓋介生有功於萊陽有罪於豫章其有功於萊陽者乃其有罪於豫



章也。蘇州王虎鳴、鄭連二兄爲政，弟選不過百六七首，其非經弟選者，二兄代弟作評，殊覺不妥。今杭州選出，弟剗除惡道，救正吾黨，其功不小，此非特書賈之利也。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書

三

味芹堂

答陳人中論文書

艾南英

人中足下向在婁江舟中，焚仲示我足下時蔬數首，不佞讀之，頗覺落想異人。雖中間操縱未純，然度爲此不難及在舟中見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曾諸大家，而獨株株守一李于麟、王元美之文，以爲便足千古。其評品他文，皆未當不佞心竊嘆足下少年未曾細讀古今人之書，而顛倒是非，需之十年後，足下學漸充心漸細，漸見古人深處，必當翻然悔悟，目前不必與之爭也。及足下行後，則從友人得見足下所爲情心賦，乃始笑足下嚮往如是邪。此文乃昭明選體中之至，卑至陋歐曾大家所視爲臭惡而力排之者，不佞十五六歲時頗讀昭明文選，能效其句字二十歲後，每讀少作，便覺羞愧汗顏，而足下乃斤斤師法之，此猶蛆之含糞，以爲香美耳。故張口罵歐曾罵宋景濂罵震川荆川足下所寶持如是，不足怪也。及使者來發足下書本，欲置之不辨，然不佞憐足下之才，而又哀足下之未學，憫足下之墮落，則不得不正告足下：足下書甚冗，然其大意乃專指斥歐曾諸公以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書

三

味芹堂



爲宋文最近不足法當求之古而其究竟則歸重李于麟王元美二人耳何足下所志甚大而所師甚卑也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爲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其爲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于吾文獨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韓歐奚由譬之于山秦漢則蓬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漢之舟楫也由韓歐而能至于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而沾沾然遂以爲秦漢則足下之所極賞于元美于麟者耳不佞方由韓歐以師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不佞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而足下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足下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之一艦一簾濡裳而泳之曰吾不藉津筏而

舟渡也不可也以為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一艦一簾也是不然我既得其神而御之矣何津筏之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足下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于太史公蓋得其風度于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有迹乎猶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爲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足下所謂一艦一簾舟中之一物耳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執過于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曠而不可犯予嘗三復以爲至言然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于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大嚴耳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于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爲宋之第一人不佞方以法大嚴稍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足下讀古人書潦草



如此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于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體，匱有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闢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澀，乃真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爲有法，可乎？足下以賦病宋人，誠是矣。然天下安有兼材，必欲論賦則奚獨宋人自屈，平而後漢賦已不如矣。楚以下皆可病也。然則足下惜心賦，何不直登屈氏之堂，而乃甘退處于六朝排對填事柔靡粉澤如是，而譏宋賦恐宋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毛 味芹堂

人不愛也。宋之記誠有如賦如文者，然亦其一二耳。以此而病全宋，是猶見燕趙之醜婦而遂謂北方無美女，見吳之粗糲敗絮而遂謂江南無美錦等耳。如是而以變亂古法罪宋人，宋人不愛也。足下又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憚于修辭，理勝相掩，以爲宋文好。易之證然乎？則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未聞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爲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耳。彼以句字爲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足下之以矜句飾字爲辭。

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旨之謂也。足下必以好易病宋，而以文之最者必難，遂謂易經時代最上古，其文最難。書詩次之，春秋又次之，禮經出漢儒，故其文最條達。居六經末，以是爲經之差等，以是爲時代之升降。審如此，足下悞矣。足下云易修辭最難，時代最古，故文最高。書經次之，足下讀書夢邪？醉邪？易雖自伏羲然一畫耳，未有文字。彖爻辭皆文，王周公所作，故謂周易尚書自堯舜始。次夏次商，乃至周。去文周彖爻辭乃在千歲之前，足下謂書在易後，時代稍後。文遂稍不難，而次于易經，何謬至此也。且易之爲經，原由象數，其體自與衆作異。若果以難爲勝，則周公之書如洛誥召誥大誥多士多方立政及大小雅頌等書，當時何不併作爻辭體，盡取初九初六潛龍牝馬之說入之邪？足下又謂禮經出漢人，故文最條達，以爲文之高者必難。卑者必易，時代遠者必難，近者必易之証如此，則何必漢儒禮傳也？孔子孟子可謂條達矣。孟子想足下所不屑，至于孔子足下宜稍恕之，得無以條達遂爲論語病邪？抑足下生平不悅宋儒。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毛 味芹堂



遂併孔子論語視同宋儒語錄。不復論其文邪抑可。謂孔子生春秋時故其文遂不及易經不及書詩邪。且孔子左丘明同爲春秋人。而論語條達不同左傳何也。又不同後之公羊穀梁何也。然且無論論語即易經上下繫傳皆出孔子。其語皆條達。不似文周家。爰則足下亦將抹去孔子繫辭。不入易經。獨存文周家爰辭邪。文各有所主。各有時代。唐宋之不肯襲秦漢句字。猶孔子之語必不爲易書詩也。如此論文足下必當以楊雄太玄唐樊宗師宋劉幾之文爲最矣。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書 无 味芹堂

無怪足下之賢賢然無所之也。然足下所尊奉空峒鳳洲乃正嘉近時人則似不必遠語上古也。足下又云唐後于漢故唐文不及漢宋後于唐故宋文不及唐如此則我明便當不及宋又何以有陳人中又何以有人中嚶嚶然所尊奉之王李邢宋之詩誠不如唐若宋之文則唐人未及也。唐獨一韓柳宋自歐曾蘇王外如貢父原父師道少游補之同甫文潛少繼數君子皆卓卓名家願足下閉戶十年盡購宋人書讀之然後議宋人未晚也。足下又曰江之行澠灝最

難勢最奇至于海則平易坦直得金焦障之以比功北地濟南爲能與水爭順流反逆之勢嗚呼是何謬邪夫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水惟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洄洑。至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取左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分門。率爾成篇。套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文字者然。足下以爲北地濟南之文難邪易邪。與水爭勢。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早 味芹堂

順流邪逆流邪。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作秀才供應衙門。皆能效之也。然則吾將反足下之言而告足下曰。獻吉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羣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蹙額相向。何則束手于法也。彼畏宋人首尾開闔抑揚錯綜之嚴而不能爲也。畏宋人之古質朴淡所謂如海外奇香風水齧傷木質將盡獨真液凝結而不能爲也。國無法則亂家無法則譁。故卽以此語勸人中立身立文于聖賢禮義之中而已。足下又痛詆當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



震川遵岩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  
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  
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直口醜詆不少易志古文  
一綫得留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  
足下何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  
如王李受足下一盼邪且足下于三君子中稍恕遵  
岩謂其少師秦漢此言亦謬矣遵岩少時抄襲秦漢  
句字其後悔之乃更作古文其少作今無一字在集  
中矣足下何從見之遵岩以其少作爲臭腐而足下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書

望

味芹堂

羨嘆之然則足下乳臭時更勝足下今日邪至于宋  
景濂佐太祖皇帝定制度修前史當時大文字皆出  
其手我朝文章大家自應首推其文或以應制故不  
甚暢其所言或一二率爾應酬出自門人編錄者則  
誠有之要之師摹歐會不可誣也足下姑取其序記  
傳之佳者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景濂雖未足盡我  
明之長然自今論之未見有勝景濂者而足下又痛  
詆之何也震川集願足下遲遲其論足下學至震川  
文至震川時駁之未晚今恐尚懸絕足下之論止此

故答足下亦止此計足下之病源皆由不知古文二  
字業于樊仲書中言古文之詳不再述也足下驕穉  
蒙養不能遠從明師足下之鄉有婁子柔陳仲醇兩  
公雖未得韓歐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備費往  
請爲師得其一言晝夜思之思無越畔然後讀書十  
年徐徐與不肖論文未爲晚也

思舊錄陳子龍字臥子初字人中華亭人爲紹興  
推官極先忠端公祠堂碑銘余邑有疑獄余一  
言臥子遂出死罪二其相信如此吳兆勝之獄臥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書

望

味芹堂

子望門授止牽連其衆人以比之張儉焉臥子少  
年之文恃才縱橫艾子與之論文極口鄙薄以  
爲少年不學不宜與老學論辨自取敗缺海內文  
章家無不右子子以余觀之千子徒有其議論其  
摹倣歐會與摹倣王李者亦唯之與阿臥子晚年  
亦趨于平淡未嘗屑屑于摹倣之間未必爲千子  
之所及也



再與周介生論文書

艾南英

六月杪從陳元夫接兄臘外二十六日手札乃知弟三度寄兄書皆未達而兄首賜弟書亦爲人浮沉元夫所傳則弟拜尊教之始也嗣從南京書舖廊舍親又拜兄長牘併沈飛仲書旬日之中兩捧瑤函喜極而舞嗟乎海內執詞盟者不過數人與兄對譚猶敢舍糊不盡乎弟前書中大約謂海內今日尊崇大士大力者更不知其渾古高朴師法六經秦漢者何在而僅撫拾其一二輔嗣子玄幽渺詭俊之談相與雕明文授讀卷二十二書

望

味芹堂

琢模糊甚至學繁露者竟以杜撰爲繁露習郭註者竟以杜撰爲郭註稍進者亦僅留心句字使其俊詭而先秦西漢高古拙淡之氣亡矣使人寬大士大力爲晉魏抄手猶可言也使人置六經秦漢不道而降爲六朝之卑弱纖俊軟靡巧儷之文向時韓歐大家所擲棄不屑而力排之者今反奉爲耆龜又見之制舉業則文氣之卑乃自吾輩始之兄以爲此罪將安歸乎善乎兄之言曰世之將治其文多仁孝忠厚之言世之將亂其文多陰謀詭譎之譚此語非特謗吾

明文授讀卷二十二書

望

味芹堂

輩者不知卽尊奉吾輩者亦不知也再論風氣之遷有極有漸極者勢之所畏而漸者機之所當預防兄以爲今日猶漸而未極乎向者學我而死尚在草澤今皆在三百進賢冠矣取鼻祖之形而傳之日傳一紙十失其五日傳十紙非復吾祖矣鼻祖之形如故也非吾祖而以爲祖子孫之罪也不責其子孫而特罪其祖曰是其形固多變也有甘受其獄者乎承示經翼一選宜早行之弟當極揚其旨使我輩之文與三代同風卽弟有文定文待二選不可以弟故而滯兄之傳蓋弟選意在存一代之文使人得觀制執中後先升降之變兄以經翼題篇宜簡核而精志在存經不在備選也接兄札又喜兄爲我覓得沈飛仲此書弟久爲人所誤羈閣三年有飛仲弟事畢矣至于兄所謂更有進焉者此事大有商量不知兄所掄經子史三集已成書否弟已手訂秦漢以來至元文爲歷代詩文選又訂國朝諸公爲皇明古文定矣所恨波神妒我半爲所壞今將復理舟中所失恨勿勿無暇遠遊與兄面訂然弟則謂古文一道今時士子半



爲時集所昧封閉塵腐無出頭之日雖日告之以先  
王仁義禮樂之古無奈其虛氣所至不能復知妍媸  
之所在弟意嘗謂告人以古文人必不能盡知千古  
文章獨一史遷史遷而後千有餘年能存史遷之神  
者獨一歐公歐公之文每提耳而命之人不知也况  
欲其遍讀古人之書而知好乎弟于歷代詩文及皇  
明古文定二書外又有文勦文妖文腐文冤文戲五  
書以爲正告人以古人不能知取文之無當者告之  
則人知避矣人人知避必發憤讀書讀書然後知古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書

吳

味芹堂

人高深誠拙之所在不復爲浮華補綴無根本之言  
矣文勦者弟嘗笑謂左國史漢爲人生不活綢繆其  
當然然竟不顧義類之所安往往出自大老稍舉一  
二太史公曰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山塚云蓋相去  
千年疑其人之有無也每見空峒鳳洲爲人作誌銘  
輒曰蓋聞嘉靖年間有某老先生云此亦豈千年後  
疑詞邪先漢兵農婚喪大費皆取給馮翊扶風京兆  
人朝廷大事戶工二部實爲之于大興宛平無與也  
輒曰無以佐縣官之急可乎不可乎十行之中非左

國史漢不道我朝一代官名一部郡縣爲數公改換  
後世竟不知有順天應天知府知縣矣此文勦也而  
太倉歷下之文爲多文腐則古之客難解嘲賓戲七  
啓七發之類而今時尤衆每笑謂友人京山李本寧  
爲人作詩序輒就其人姓氏起首使此公作我姓艾  
人詩序必當筆窘矣凡此真文腐也文妖則以楊子  
太玄爲首而近日如文翔鳳所作古文辭及他同類  
者附之與夫毀謗孔孟之人皆在焉文冤則諸家墓  
誌蓋美飾非顛倒朝政相爲賢不肖之論也以文爲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書

吳

味芹堂

戲坡公不免作俑而袁中郎爲甚今皆類成一部五  
種出而後天下知古人矣恨不時同兄面商也後場  
選願兄止之我明之傳傳在前場耳論數衍排比惟  
恐不多兄以爲古有此體乎表濃麗而絕無疎淡流  
水之致策取分柱立比兄以爲古有此體乎至于人  
文聚二選則願兄以割愛爲主割愛之意與經翼相  
輔而行不然猶恐以吾輩爲口實也兄選領訖獨兄  
所評拙稿弟並無一冊今又檢來書不見有便再寄  
一帙胸中如積不覺妮妮想兄讀之當我兩

人一夕  
佳話也



錢令過敝邑，辱賜今年鄉書，洋洋乎其言之也。披卷疾讀，心豁目開，然其中有可疑者，不能默默大抵今之論文章者，必曰秦漢，蓋以近時之軟熟，鉅釘爲可厭也。講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註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真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篇累牘，而于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實有得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况所謂秦漢者，乃不出晚宋之尖新，稍有異于今之軟熟者爾，實亦無以異也。暗鑒而不章，煩複而無體，奔走學者于謫誕險薄之域，反不若淺近平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巧，之爲愈也。秦漢之文，見于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字謬誕乎哉。今之自詫爲秦漢者，恐未必于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于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于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索，自然有得爾。夫豈必于排擯舊說，直任胸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之後，人自

爲說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或畧，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深詳畧之所存，意有未安，始出已見爲之說，期于明是理以養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有是心而言又未或當，其自蔽也甚矣。嗚呼，學之不讲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爲先也。今也窮日力以從事于此，猶不得其要領，况其遠且大者乎。此類得失本無足辨，然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繫焉。新學小生，心目謬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爲京師好尚皆如此，其獎將至，詭經叛聖，大爲心術之害，有不可不深憂而豫防者。伏枕無聊，故一伸其拳拳之嘆，伏惟裁教。

先夫子曰：張岳字維喬，泉州人，右都御史嘉靖中一作家。私記：淨峰正德丁丑進士，嘗以行人諫南巡，罰跪五日，杖謫，詳見明儒學案。



寄君奭弟書

陶望齡

少年學文，正宜直尋旁討，多讀古書，多看時賢名筆，浸灌日久，範我馳驅，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縛逸足，反慕驚馬也。凡事之難，恐求好未能得，其劣下者何須學慕，但肯自廢棄，失足便成千仞，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詎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臆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爲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二

書

宋荊

波息，天水澄碧，人口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口此奇麗也。豈有二哉？但欲文字佳勝，亦須有勝心。老杜言語不驚人死不休，陸平原云：「謝朝華于既披，啟夕秀于未振。」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難哉。」自古不新不足爲文，不平不足爲奇。鎔範之工，歸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時文雖小伎，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讀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機杼，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

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予雖不足及此，于中亦少有領畧，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不做五篇七篇，一歲至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段成誦，否？此固蹇拙懶，不足多法，要其所以，亦有故存，非專天幸也。

明文授讀卷二十二終

宋荊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

書八自叙憂逸悽惋

答東郭生書

楊循吉

生作書來稱道僕好述作必以能文詞名于時謂生知僕不然也僕吳中一庸夫耳自少來從舉業師治經、晚、首、塲、屋、操、筆、撰、墨、義、色、難、之、而、人、恒、取、以、爲、輕、重、荷、工、矣、必、譁、傳、朋、友、問、騰、敬、發、美、曰、斯、人、且、必、顯、此、則、我、不、貴、而、人、貴、者、也、及、竊、窺、經、書、用、古、法、以、讀、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味芹堂

味其詞玩其義又倣效前人作文字一二篇宣述已意輒甚快而人則訾之曰是不急務何庸爲此則我貴而人不貴者也向也當年少時不閱世故每不信時俗之所去取直非病世人謂爲失輕重之分及于果用是登科而向者舉業之貴遂一驗卽仕以後則有人間簿書聲援之事所謂筆削絕無用而向者何庸爲之譏又一驗僕既罷官家居久益知人情曲折人視操觚秉翰直如巫祝輩將謂爲世之不能生存而假是以鼻息者也既索之忽悔之得其意不過一

點首拂之則謂怒橫生謗罵而無忌然後乃知敘古以爲文詞信乎不急之務其貴不貴又益大驗也然僕之好尊榮而惡侮慢固與人同顧早退而不疑者羸疾之交侵勢不能耳夫閑居之法以恬淡爲要若欲以鉛槧宣志孰快于號令以筆硯釣名孰易于事功夫在彼既不爲矣又何假是瑣瑣者以重困其精神哉且仕則爲仕業簿書聲援是也今僕之歸旣已無勢力可動人矣如是而木訥質愚塊然以與人接熙熙然以終其天年人視之尚不失爲一前進士而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二

味芹堂

欲以文字名視之者不惟其官惟其長技又不若高則呼笑而誚其前每問近日之有何著作寒暄之不叙今古之不談而專及乎是以若僕之矜不知世事而遂真巫祝輩以爲假食者然則欲貴而返賤豈不誠可羞耶且九流百家其所執莫不有名彼古文者何名耶非舉業非簿書我誠惑之殆類游手無歸而取憎於世之尤者生乃以望于我乎夫所貴乎士者以其讀書通理道能達乎政也故用之則光于功業不用則寄之言論以是視士則士不限用不用而其



人恒貴而今也不然不過如僕向所云者則無怪乎  
僕之不樂有是名也生爲人例儻好奇乃齷齪若是  
豈知已乎哉故具以其意往白于生生其亮之無責  
僕以世所不貴之事

先夫子曰楊循吉字君謙蘓州人以主事致仕其  
文疎爽簡潔濯去陳腐之言是一能手

私記君謙  
正德時人  
集名南峯  
燈窓本集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味芹堂

與王堯衢書

唐順之

抱病懶慢久缺書問知執事不謂我疎簡也春來卜  
居陽羨此中山水絕清無車馬迎送之煩出門則從  
二三子登山臨水歸來閉門食飲寢夢尚有餘閒復  
稍從事於問學然詩文六藝與博襍記問昔嘗強力  
好之近始覺其羊棗昌歆之嗜不足饑飽于人非古  
人切問近思之義于是取程朱諸先生之書降心而  
讀焉初未嘗覺其好也讀之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雋  
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  
更無一閒句閒語所恨資性蒙迷不能深思力踐於  
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固不敢復奪焉此類之書皆  
近世英敏材辨之士以爲老生爛語至來開不肯觀  
雖其苦心斂精於文字間而竟不免老而無所聞有  
可痛者僕之自陳其愚蓋過不知量亦欲執事同所  
嗜好也何如何如近日當事者所去取投閒之臣僕  
已先知其去與取之必如此矣不足爲怪且平生亦  
頗能自爲主張不敢跟人哭笑不敢以鴟鴞之所爭  
蝸角之所戰者以動吾心而累吾守此亦執事所素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四

味芹堂



整無待僕、自明而猶自明、云云者、有說也、父子至情、恐以此上累吾父之心、須吾執事解喻耳、當今之士、隱居篤學、修名砥節、如湖州唐子平涼、趙子輩者、凡若干人、僕之驚駭、十不及其二三、然此輩皆淪胥流落、淹滯已十數年、少者壯、壯者且老、以衰或餒凍無以存活、又其初皆以盡力國事、誤觸網而抵禁、非如僕之自以私罪去也、此輩尚不得爲當事者、所與則僕得與此輩同、陸沉焉、固無憾也、更何有所覲乎、凡人出處利鈍、數固不偶、始言官謬相薦時、僕固知終

明文校讀

卷二十三

書

五

味芹堂

必且棄去、以爲萬一不棄去、則僕之自爲處、亦有甚難者、何也、若使僕復如舊時、隨逐行隊、進退以旅、赴起、囁嚅于明時、無粟粒之補、則將毀平生而弁髦之、且向惟不能爲此、所以甘心去官而無所悔耳、不然則柳士師所謂何必去父母之邦者也、若使不如此、而如彼、守其愚癡固陋而不變、恐日月漸久、積嫌積忤、自作禍孽、更有甚于向時、既不能爲邯鄲之步、竟當匍匐而歸耳、是以中夜思之、進退狼狽、乃今得自脫於此、固可謂之幸、而不可謂之不幸也、古人有言

人各有能有不能、懸釜帶索、枯槁丘壑、雖窮死而不肯悔者、僕自謂能之、隨逐行隊、進退以旅、以微幸於衣錦乘軒之華、僕非不欲勉強學焉、恐竟不能也、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少于人、亦絕不知人間有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爲節損、或四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於富貴之家、腥膏滿案、且噉之而投筯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爲既不能改于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足、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且夫

明文校讀

卷二十三

書

六

味芹堂

自處不當違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處人當成就其長而護其所短、安知當事者之非深憂我乎、僕幸未衰敗、苟自不樹立、則已耳、若夫假之以三三年、孜孜早夜敏行而不敢怠、則子輿所謂獨善兼善、與退之所謂行道爲書、化今傳後、或者不能兩讓矣、豈有不得於進、又不得于退者乎、執事知我、故不慙大言、且非此無以解吾父之懷也、吾父之所以戀戀於僕者、亦非以今時富貴人望僕也、王良有言、父子情深、或意僕之以是爲憂也、而亦憂焉耳、僕固不憂也、又或



者以自少教之讀書，不忍遽見其廢錮於聖世矣乎。雖然成敗失得，且當要之久遠，毋遽爲僕戚戚也。望吾執事早晚間曲爲寬慰，則數千里外人子懸望之心亦稍舒矣。是執事之賜也。客居無事，二三子時時以舉業文字強相問訊，亦殊妨靜坐與讀書，但念此身爲宇宙中人，其于塵俗奔走，縲禮煩儀之事，既以其溷擾而獨避之，于此不當更有所厭耳。舍妹并甥女想皆康吉，餘懷不盡，生平最懶作書，更懶作真書，書又多差，與執事書既不可假手於人，又不能不差。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七

味芹堂

又不及更錄，輒以呈上，并希亮之。

亦似柳子厚得罪以後，諸書堯衢名立，道翰林院。

編修荆川之妹夫也。

私記湖州唐子名樞  
平京趙子時春也

奉楊太宰書

屠隆

隆之居長安也，視身頗奢，待物太疎，屋漏知防，廣庭不飾，低節持廉，居官良苦，廣交泛愛，好客似奢，窮交賤士，樂與玄同，當路要津，顧存崖異，玄同近沔，崖異近亢，名爲拙宦，亦曰畸人，三事大老，九列鉅公，家望龍門，人樂蠅附，隆獨介焉自守，曾不問有識無識，有因無因，斂跡減刺，未嘗一求容接，聆警欬，卽如明公朝野羽儀，人物權衡，祥慶威鳳，舉世快視，凡在銓曹要地者，莫不嚴重孤高，峻其風采，內若鼎鑪，外益威。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八

味芹堂

稜，明公清德，孚鬼神，內行信妻子，而接物坦夷，溫然長春，脫町畦之形，絕溪刻之行，而人自不敢干以私，世無所疑其迹，以故衆口交贊，物情樂親，婦豎頌德，廝養知賢，而隆則何嘗一及明公之門乎。蓋一人大老，亦有願交於不肖者，而隆終不往也。夫出領邑符，甘心貧窶，入叨郎署，絕迹當途，隆雖至不肖，亦稍知自愛而然，若寡廉鮮耻，何所不至，錢穀之吏，稍自潤不難，虛名之人，卽結納亦易，以明公觀隆，詎誠至不肖而無耻者耶。彼夫以疇昔私憾，誣詆播弄，一旦以



至不肖之名加于隆，隆不能受，亦不能怒。夫裂眦潰血，髮上指冠，黃沙儼走，白日陡黑，繁霜夏零，長虹晝見，隆之意氣，自小能之，而今顧不爾，則隆蓋近頗已聞道也。夫平情忍辱，忘境齊物，猝而能鎮，撼而不驚者，真道所貴也。以故隆問謗之日，恬然安之，以無怒爲養性，以不辯爲忘言。雖舉國不平，交游撻擊，而隆未嘗以一芥蒂於胸懷。未嘗芥蒂者，不肖希達人之蹤，而撻擊不平者，友朋抗同仇之義也。夫友朋高義，事故宜然，而隆始未敢輒以此望明公，則以與明公無生平之素也。乃向者含沙事起，明公召隆而與之語曰：聞子高才能詩文，奈何輒以爲罪？譏夫信信，譬之喫血，徒自浼其口，無論世無是事，亦無是理。子休矣。勿辯。昔王元美李于鱗諸公在世廟朝，自以辭賦雄一代，稱詩飲酒，日關長安市上，每退朝解鞍歇馬，便呼盧浮白，睥睨跌宕，此真詞人太豪哉。今法嚴罔密，人憚自保，卽有一二擅辭賦縉紳，率知檢押不敢豪，且聖明之世，不當以詩酒罪人。子休矣。蓋隆至是始登明公之堂，一承顏接辭也。隆旣非明公素所親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九

味芹堂

厚，一旦遭讒受枉，召而勞苦若平生，此豈有所私于不肖隆哉？誠爲朝廷惜大體，爲士夫持公論，大臣之用心固如此。逮夫黃冠賜歸，青衫去國，寒驢風雪，襖被泥沙，身未離春明門外，而心已在江南之丹山碧水間。雖祖道淒涼，河橋黯淡，而不肖方且掉頭不顧，揮手長辭，又未嘗一登明公堂爲別，道其感激而去。蓋明公之念不肖爲無因，而不肖之事明公爲太簡。夫人情疎則薄，日遠則忘，念其人而不知則易棄，厚其施而不報則易嘆。不肖之去明公胷中久矣，乃不知何故而時勤明公之念。士夫從燕京來者，無不道明公拳拳見念，至今爲稱屈不已。寄聲存問，六年于茲，而吾鄉沈少宰還，亦云不肖無日不在明公之口，夫不有諸懷，何以有諸口？日懷之，而口之，則隆誠不知其何因也。以爲念故乎？而隆未嘗與明公有平生驩，以爲憐才乎？而隆爲人實至不肖，以爲卽枉乎？而隆所坐不過詩酒詩酒之罪，隆實有之，不爲枉。六年之間，寄聲日至，而不肖又恬然安之，了無半札一言爲謝，而明公之拳拳猶未已也。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十

味芹堂



隆之六年不將一字其故有四昔叔向不見祁奚范滂不謝霍諝當時高之隆雖不肖願竊附于古人此其一也推廢之人屏居無聊書空咄咄或自通致府攀援當途以求進用隆若輕通尺一心雖感恩迹涉希望隆竊耻之此其二也當不肖閨門待罪縉紳之連騎過喧者如雲及不肖落籍去都友朋之解裘出祖者無算比抵里中而長安故人書問絡繹隆若稍修報謝便非林下人之體以故京邑遊好中心念之豈不勞予而絕不以一語相加遺夫不報謝諸故人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士

朱芹堂

而獨修寒暄一當路大老豈復足比于人數乎此其三也不肖之東歸負郭雖無百畝居家尚存四壁母有賢明之行能甘清苦妻通寒儉之德不怨貧窮半畝之宅矮屋小樓頽垣敗壁蟬蟻在戶葦簾盈階窗前禰樹梧槐梅竹紅葉紫蓼春夏之交黃鳥鳴于枕上綠陰映入房櫳零落涼風林意颯颯碧雲黃葉飛滿貧家野人風味足以投老而隆又好仙奉佛觀空悟真一登蒲團之上外忘塵世內遺形骸煉我神明葆我虛白當其嗒然以遊乎混沌息乎夫何不復知

有山河大地又安問長安貴人大老哉簡以志成疎與嬾俱即偶欲濡毫信紙輒復罷起此其四也夫六年不將一字一吐而輒幾萬言者何也偶意興所到欲因知已而一寫其智中所自得也夫有求于人者其辭卑無求于人者其辭直今隆辭卑乎直乎此明公所一見易辨也夫無求于明公而直寫其智中所自得若而人者不將一字不爲簡一吐萬言不爲多譬之蟬蟲時未至而暗暗無聲時至而嘒嘒不已彼若無求無營而自鳴其天籟者也雖然隆蓋又別有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士

朱芹堂

就焉隆聞明公之居鄉也樸而醇清而曠其事親也躬萊氏之孝其習隱也有龐公之風白茅爲屋黃土爲垣青精爲糧夫耕婦值沖夷澹泊宛如上皇時蓋大臣蕭然不異寒賤彈琴賦詩而咏先王之風此豈有意于世用者哉及其強而後起迫而後應秉衡當軸清德彌峻和風益暢蕩滌深刻削去煩苛事存長厚人懷懽悌然且邁高跡于霞表寄冲情于物外池影軒冕浮雲三事日日促裝時時接浙而廟堂牽挽鴻飛不得冥夫得意而欲回首急流而思勇退明公



乖戾於日異，覽分于止足，未爲不是。然而此時世道，所仰賴明公不小。明公不可亟求去也。世道自江陵以降，猛束濕之政，釀爲厲階，刻削元氣，急弦絞繩，有識憂之。至今日水旱沴仍，疫癘繼作，去年元元大被其害，今歲益甚。吳越之間，赤地千里，喪車四出，巷哭不絕。隆竊念主上英明，總攬大臣，寬仁愛人，明良在朝，政刑修舉，不應致青，而災青若此。此或前人驚猛束濕之餘烈也。夫太和元氣，人物得之以生育，國家得之以隆昌。若明公之寬仁長厚，國家方倚賴之，篤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三

味芹堂

慶祐而消災沴，奈何求去乎？人之得位，徒以自取榮肥，而公則榮肥天下人之當路，惟恐一旦去已，而公則求去不能，功及天下，無心于天下事者爲之，整齊萬物，非超于萬物之上者不足辦也。以公德望老而束縛三事，不得去，此謝安所謂捉鼻政，恐不免者也。若隆之不肖，則免矣。人以不肖目我，則既已委棄，我以不肖自處，則可以偷安。凡夫而希爲仙佛，雖亦屬妄心，猶差勝其它。持此妄心以日從事苦行，借妄求真，借苦求樂，上則漸臻清淨，下猶足寡過譽，暇寂寞。

而怡愉，處饑寒而不悶，善自排遣，強而名安樂法門，以芝朮爲糧肉，以薜荔爲袈衣，以蒲團爲安車，以脩煉爲經濟，拜佛禮斗，逸于朝參，誦咒繙經，妙于簿牘，猿啼虎嘯，清于鳴騶，鶴駕鸞驂，疾于騎馬，山人野客，貴于公卿，石室丹臺，榮于竹帛，非強作佳語，理則固然。明公間世偉人，其識豈不及此邪？明公康濟天下，功德屢屢，名書上清，良亦不惡。而山野之人，平分風月，坐領烟霞，亦當不以此美彼。乖崖先生，垂勲揀火，萃山處士，壹意栖真，古人得時則駕，不得則蓬累而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四

味芹堂

行，卷舒其時，龍蛇其德，要各有爲，非欲苟同。若明公以任事爲桎梏，不肖以竄伏爲淒涼，是使宋室無鵲起之勳，雲臺絕蟬蛻之迹也。當今之世，士誠多賢，賢誠多品，公孤黃髮，德器凝深，填定朝野，幕府疆吏，才皆踔偉，經畧邊圉，雕龍之士，摘藻嶺華，文麗天漢，骨鯁之臣，披鱗折檻，氣薄烟霜，凡此多賢，鍾黃靈而表上瑞，詎不彬彬編編者哉？乃惟迂僻曠逸，玄超之夫，逆不得依光日月，畢志匡時，退而閤影雲霞，希心度世，斯亦備士之一種，雖似無益，明時差存標韻，教點。



光景亦不可缺也。譬之天道，雷動風散，雨潤日暄，天各有用，崇霞彩虹，無用于天，而天自不乏。譬之地道，蔬穀願養，芝朮服餌，人並有益，山花野草，無益于人，而人亦愛玩。今天下獨少迂僻曠逸之士，四明自賀監請黃冠，領鑑湖以來，幾及千年，虛無人而不肖，不自揆度，妄欲繼之。夫賀監遺榮辭祿，請休去而龍驤不肖，蒙詬負罪，被竄逐而狼跋所處，遠矣。有如嫫母，敦洽視顏，不忤妄附夷光，乃其中脩然無悶，一耳本同，未異不可謂便遠也。且賀監昔時之爲脩然，易不

明史校讀

卷二十三

五

味芹堂

肖今日之爲脩然，難何以故？賀監得意于美官，夢遊帝鄉，一旦請去，天子賦詩，百官祖餞，賜鑑湖以供漁釣，捨大宅以爲千秋觀，士林盤仰，鄉里榮美。此時而爲脩然，不差易乎？不肖身負大詬，倉皇落籍，一驢蹶躓，風沙雨雪而出都門，青衫布帽，顛頓還里，親知慰唁，鄉人掬掄，原憲無因，介推有母，甘毳難給，餽糜不克。此時而爲脩然，不亦難乎？而不肖天性故自落穆，出覽風日入而忘其舉火，宵坐蒲團，明而忘其晨炊，六時中常自娛悅，徐而尋之，了不得其所以娛悅。

故以不肖所難仰而配賀監，所易似足相當，不作也。項王龍昌太史書來，欲得隆憤懣不平言，吐寃入之氣，激壯士之肝，長留天壤，山川生色，夫憤懣不平事，世上所有，隆胷中所無，隆雖至不肖，不敢爲世上所有事，不能作胷中所無語，而直以寂寥幽適之辭答之耳。士大夫以尺牘遺其交知，抒心寫懷，垂名留照者，在古昔則有史遷、李陵、楊惲、鄒陽、江淹，在近世則有唐寅、陳昌積、盧柟、吾鄉陳東，皆以高才發爲雄文，沉痛悽惋，掩抑頓挫，有足悲者，並不聞道胷次鬱紆。

明史校讀

卷二十三

六

味芹堂

滿紙佻倖豪雋之徒，賞其悲壯清遠之士，陋其煩兢才雖高矣，量不足取也。隆幼雖貧賤，閱歷多艱，謂習先民究心世務，亦思有以自見于當世。三十通籍兩結邑符，戴星視事，櫛雨省民，諸凡可以佐黔首之急者，毛髮不愛，有所摩畫，上下咸以爲能，又頗研討象緯，鉛鈴邊務戎畧，若世有知者，鉛刀未必無一割之用，不肖身多雕蟲一技，謾其虛聲，蟻慕嚮集，多士奔之，招尤誨如，遠聽不答，並日不肖爲平原俠徒，扶風豪士，不知隆迹類沈洋，行實檢柙，寄情物外，蕭瑟有



之跌宕未也。卽如隆所坐詩酒罪業已向明公面承。然而韻語號嘆已無遜辭。醉鄉醺醺尚有規色。麴君不能盡柳子大一杓。卽而亦頭眩上下四方易位。令畢茂世劉伯倫遇之何物。給父唾去不顧。卽此一節他可知已。嗟乎是所謂隨聲附和者也。明公之所爲。搔痒冤屠生亦以此古今稱大冤者。以屈平伍胥武穆爲極。真足積神人之憤。傷天地之和。若隆冤可謂最小。小者中苟跳勃。撥之雖小必搖性。若安疑撼頓之雖巨不動。隆少有志建立。秀而精神筋力足以副之。假手譏者早遂息肩。毫芒莫吐。端倪未見。夫信信何論。愍之隆山林之骨也。天下之事若身當爲之。摩頂放踵若一脫其手。便須超然。道固應爾。事在而心神散緩。事去而情態嬰纏。之兩者皆非也。隆今可以超脫。櫟杜之木全以不才矣。又安能竊竊焉日抱其已破之甌而號之也。古之失意者多投之沙蟲山鬼療癘蠻荒而隆獨蒙放之清溪白石之鄉。還之祖父丘壠之土。臣罰已薄。主恩不淺。從此而勤修度世之業。力講性命之宗。皆君相所貺也。匪維罰之又爲

貺之天地高厚。捐糜曷報乎。又古之嶺落狙狔於時者。遑遑託名山著書。以規不朽。此校之一不得志。倡狂姪逸。從日暮途窮之計者。固也勝之。然隆以爲猶非上策也。士君子貴從性地上磨煉一番。性地不煉。其中無主。而徒役精馳。神思垂空。文于世菁華。漫焉浮漂。而靈光顧無。栖桷忽而物態外煬。慾火內煎。卽垂千萬言。毫不得力。姓名留于青編。形骸散于黃壤。亦何益矣。是以上士棄蜉蝣之昇。尊龜鶴之期。舍矚耀之光。攬陽鳥之轡。游神于濬。合氣于漠。收視反聽。以培性根。凝韻葆真。以固命蒂。死心忘形。而求大道焉。及其道成。而文從之。太上道德。蒙莊南華。禦寇沖虛。關尹文始。葛洪抱朴。子年拾遺。景升化書。華陽真誥。彼皆以其所得神精。而筆之竹素。何嘗不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者哉。隆不肖。竊慕此道。凡夫忘真。知其無成。第試爲之。譬之苦煩渴而飲涼漿。無論多寡。入口冷然。熱病漸除。神明漸朗。是隆之所寶也。嗟嗟夫。是言也。亦近洸洋矣。明公得無訝之乎。明公方以盛德鴻業。都要津。享太位。海內人士。望若天神。隆後來



末學鯁生，輕通尺一，則宜修機遼卑瑣，曝鰓搖尾，語而進，庶幾入則足以爲容，不入猶免譴怒，而洗洋自恣若此，則以機遼卑瑣，實亦不肖胷中所無也，亦以恃明公之知我也。夫知我者，豈誠以其人機遼卑瑣，善曝鰓搖尾而哀憐之哉？越石父伏在械繫，則垂頭不語，及晏子解驂脫之，則仰首高譚，故曰士屈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已。明公龍德大人，顯融貴倨，目中不乏機遼卑瑣，語我知明公何取焉？使隆洗洋而有一語合，則言與聽者俱榮，使隆洗洋而無一語合，徒爲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九

味芹堂

嘈嘈而已，則吾儕小人之罪，于明公大人長者度固無損也。隆免矣，天下之事，方大集于公，隆竊見此時國本未定，朝議多端，宗室失所，邊防懈弛，吏治粉飾，官守貪污，人情傾仄，俗尚浮夸，費用太繁，征求頗急，閭閻空虛，黔首痼瘵，又加以災眚，事大有可虞。夫天下此離，則治平繼之，治平之後，所繼非復治平也。曲突衣衾，明公不可不熟慮而詳計也。明公愛民體國，動出萬全，泰階永平，爨珍消殄，隆等竄伏林莽，恃以宴息，野人請得禮壇醺謝，日祈天子之萬年，祝相公

之百福，隆北向舉首，曷任虔注，每思當今大臣若明公者，何必遠慕古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開闢道路之口，月旦不爽，物情所歸，天心必祐，是其社稷生靈之柱石也。勉矣君侯，努力霄漢，姬公稚圭，攜手同車，敬謝德音，勿復以野人爲念，寓書者爲明州楊別駕，別駕尊公以庚戌勦王，遭讒死事，烈烈忠臣哉，明公所知也。別駕由任子出倅明州，愛民若已子，潔身若處女，吏道循良，七年一日，尚未可以遷乎，漢庭積薪之歎有以也。明公長者，無所不覆露，無所不哺育，請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十

味芹堂

稍垂情明州倅，無論循良忠臣之後可念也。



與沈君典諸子書

屠隆

一別足下，遂作勞人，東還，內戒行李，外接賓客，終日馳逐，夕至，漏下四五鼓，不得休，去冬十一月初四日，始得奉老母涉潁，又映掌可知也，坐是久缺脩問，我心殊勞，潁故自小邑，不謂又彫敝不可言，延城廣袤三里，家落數家，一所鎮與縣官雜治，軍三倍于民，城中所官專制，縣大夫莫得詰非，一日所鎮家人至，駢馬與縣官爭道，其家之反覆而榮墮者，問之，皆千夫長百夫長家，編民僅僅七室，草屋泥垣，蔽風雨而已。

卷二十三

三

味芹堂

城外塊然荒土如掌大，景於何有，惟枯楊數株，霜雪玲瓏，然如玉樹，可爲娛玩，蓋東折而入於壽州，北折而入于潁州，此蓋潁壽間一村落，東北去潁壽二州治稍遠，故別置一縣治，漢稱黃霸所治潁川，及灌夫家潁川者，今河南汝州，非潁上也，唐宋所稱潁川，爲歐蘇宦遊處者，卽今潁州，去潁上尚百數十里而遙，蓋北不近箕潁，東不近潁梁淮泗，而自爲一村，所謂塊然荒土如掌大者爾，無所取義矣，史稱管仲潁上人，今潁上有管仲墩，然攷管仲墓在山東，舊誌所稱

諒不誣，或相齊後遂家山東，死卽葬山東爾，然潁上舊未有管子祠，潁人之不好事如此哉，邑小而民貧，征求作苦，民日以不堪，又界潁壽間，爲汴泗孔道，車蓋供億不絕，不佞以去冬十一月二十六日蒞任，蒞任之日，緋衣皂蓋，逍遙乎須臾，卽衣故敝衣，出城馳數十里，扶杖道旁迎貴客，貴客呵聲如雷，使人魂銷，村落數家，舊猶不失本業，且俗織畜無華，足備餽粥，近歲爲大水蕩折，民以縣罄，又土燥不宜秔稻，蔬菜僅有豆麥雞豚四種，雞豚又味瘠薄不可食，不佞今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三

味芹堂

下車，祭雞豚一無所市，日麥飯一匙，而饘乾葫蘆，官舍頽垣敗壁，大風灌室，號啜不止，老母苦寒夜起，不佞手羹蘆葦細君進湯汁，土風誠然淳朴，不復知官府禮法，其最者言之，可爲諸君長安抵掌之資，不佞下車之日，舊令舉公燕，燕不佞堂上，蓋召城中千夫長百夫長及數輩龍鍾而矍然者爲鄉老，博士及故縣尉丞州司馬，至有頂儒巾而青袍者，稱故上舍，皆與不佞南面分席而坐堂上，惟舊令下坐，稱主人，縣官不知所出，旁一吏對曰，故事，明日不佞舉公燕，府



舊令諸君復來不佞方與舊令爲交盤日夕不得休  
命從人治酒賓館款客盡徹門者爐火庭燎佐客驩  
又時時遣人謝過諸君至二鼓醉飽盡驩遂相與約  
無待公燕奈何以交盤故慢客私開縣門不告而去  
詰朝縣官猶令人持帖子謝過也不佞今遭人無短  
長惟罄折而又善謝過時謂屠長卿終骭體人哉然  
於行公法則不敢公矣此大都猶其小小者其最不  
可爲者城臨大河河廣十丈深二丈許先是去城垣  
猶稍遠歲遭大水壞堤水漸迫城下今去城僅二尺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三

味芹堂

許今年三月春水時至或夏秋間淫潦則城垣不復  
可保民其魚乎奚官之爲也危在旦夕方修築河堤  
邑無一木一石取木石當於壽州二百里外度支盈  
萬金邑中一無所出而日奉上司之督責其棘前官  
業已脫走今至不佞將安所逃不佞雖日夜焦勞疲  
爾小邑寥落數家計無所出今方出廬外舍與土人  
多方區畫盡出縣治之瓦石以義倡百姓家借一石  
諸草屋泥垣又苦無石則取敗石伐枯楊不佞方且  
身褰耨與土人同操畚插列在負擔日進行百里而

夜令人從門外報太夫人以無恙百姓見不佞忠誠  
人人勸也嗟乎時昔擢管清言屠生今一至此哉不  
佞以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京師去歲間關抵  
家又問開奉老母渡淮而北喘息未寧又走壽州走  
中都走滁州走淮泗走揚州謁上官而歸遂與此役  
迄今形容枯槁手足胼胝又爲風雪所侵蝕髣髴種  
種作枯松狀雙耳皺黑如木簡鼻促縮而善涕昨方  
庭謁上官踟躕無奈涕何蓋不復禁時白晢楚楚屠  
生天乎其以我爲時夜也誰令聽之故人良苦始謂  
數字聊寄相思不意臨書遂不能止勉旃先生努力  
霄漢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三

味芹堂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卽甚慰甚慰，然又條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詞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卽放蕩形志，雖飲不多，而日與諸訂爲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于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招豚犢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五

味芹堂

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卽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後自笑自訾，以爲狂奴猶爾不量，卽又飲酒散髮，踞踞林麓，此其習性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况數碩之粟，半副之帟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卽自私擬以爲臯，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于今，而狂放易言，畧不修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鄙志當究于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

言是是，故謾論譏說，畧無忌畏，日就月將，幾睡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耆又補砌所無以爲真有使僕舍垢于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獨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途，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却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舍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卽宗元有不同于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邕之操，而迹廁宗元于九錫之間，仁人志士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五

味芹堂

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悼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于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餮蠟螾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于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卽非賢者，然豈少于商之



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于孫聰曹元與云云之  
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嘯歌至於終  
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義  
有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  
也。而僕之不才汚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其  
所爲主。於此使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  
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  
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  
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避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

明文授讀卷二十三

青

主

朱芹堂

此而事君。而勸渠開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嬾放畏  
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辭。僞  
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  
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爲高。業見  
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  
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  
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卽拒而絕之。  
以此親疎多怨。荷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  
告之。彼卽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

不能信之于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如詆  
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  
立之志。扁開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  
于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徇外。構  
此兇禍。今又不傲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時同  
輩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污者。然罪大惡極。羞談於婦  
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豈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  
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  
私人。必援僕爲喻。是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

明文授讀卷二十三

青

主

朱芹堂

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  
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  
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  
僕未嘗一日不以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  
謂已。蓋所謂嘲嘲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  
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  
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  
平素之惻。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爲肝膈  
之實。慨然臨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



得請益而又不能迎候轍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  
恕之乎臨帛惘然春和伏惟保頤幸甚

先夫子曰康海字德涵武功人翰林修撰牧齋謂

對山之文率直冗長殊不足觀亦定論也私記對

九思同因逆瑾罷官放情聲鼓精于詞曲詳見選  
中行狀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无

味芹堂

寄屠漸山書

陳東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瞻曩之誼擬  
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舛情素殊別恐冒  
周爰浚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慙是以捫管操觚  
隨又捐棄亦冀逢忖恩心知其非嫚也錢黃門入楚  
伏承惠書惓惓詞文藻績情致頗篤陳昔時嬉樂之  
踪歎數子飄零之迹奉讀周旋祇增惋憾耳方今龍  
軒側席鶴禁繼明寓內所祈衿帶之士揚髻仰沫足  
下乘高世之志體絕人之才抗迹紫宮策奇清漢英  
明文授讀卷二十三書  
三  
味芹堂

聲懋實爲士品規夫順風而彈雲酥之絲乘埤而建  
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開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  
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  
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憐緇塵映玄  
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歎息泛  
赤壁以欷歔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  
於湘水弔賈誼於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  
浦再泣孺生彼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  
究于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



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壑，噴詭造天，黑霧千尋，黯  
黳蔽日。哀狼夜響，鬼谷晝陰。號獸窺形，螭蟲射影。斯  
實浩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縛滄塗，  
婆娑行列，積憤誰平，衷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遘  
征。顧案嬰紲，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號，百事滿  
而吏曹謝。當其慙慙，且不知人生之樂。况其宅乎。是  
以陳子康積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闕。張膠東  
自歎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畧同其  
揆矣。五十爲壽，僕行年已過太半。數時以來，疾痰作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三

味芹堂

苦。神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  
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  
詞相慰。蓋孝標懷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恤窮，而頭  
責之文作。此皆不達義命，遠于情實者也。夫十圍之  
材，文以爲梁棟，其斷在于溝中。可歎之機，上則警神，  
而其餘委于雁鶩，非其材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  
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  
乃取微于合劍，論奇于効璞。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  
僕早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踴躍，竟展微情。君子見

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效志，炳耀丹青。况僕爲專  
命之使，猶得參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  
茲，足下視僕豈後于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糠  
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  
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能待。  
高軒無分，名山可藏。何章之曲，倘容適志乎。謹題尺  
疏，使人北干明主。因告足下，拜述前忱。負廢未平，力  
論不悉。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三

味芹堂



辰州與田叔禾書

陳東

鄉渡蘭江，知執事留滯楠溪，忻然甚期一會，迫雨潦溪漲，全行日少，才及下傳，輅車已先日背發，慙灼如何，昔人重追朋故，或輕千里，解組紱相從，僕今不能不如古人遠矣，煩暑跋涉，伏惟無恙，此邦故夷蠻之都，自昔遐矣，西去更有崇山茂林，停嵐慘靄，晝日不開，猗洞深澗，懸崖崢嶸，馬瘡不敢前，鸞飛跼蹐，不能渡，懷心茲時，聯夜郎之修坂，感昔賢之遺教，豫陽何心，能不悲乎，尚念在郎署時，與君席地，持蟹螯，倒甌浮白，張目大噱，何期不朝夕，乃今步武間，不遂對晤，固信詩人所以重一日之別也，三度枉教札，并以雅什，荷殷勤意甚厚，捧諭知愧，夫人捐棄，不付何以爲情，昨計輟迹，當道楚中，時與阿嬪言，幸且會而女兄以爲懼，今乃已矣，當還白嬪，共爲酸澗耳，僕入楚來，卽有辰沅之役，數數偶旅，所不可爲具陳，居北地日久，竭至南中暑濕之鄉，氣體大不佳，家人各各嬰疾，妻子癯然羸苦，鄉園之情，見此不能無動，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櫺中薄，困鮮檐石之稿，映無一牛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三

味芹堂

之蹊，晨不殖作，莫廢炊泔，而稚年寡伎能，釋擔負，復師受墳索，母太夫人垂及高年，有焉衍負困之累，懷毛廬江喜檄之情，幸藉祿奉，將八歷星旅，金門銅柱，具所繇歷，稍識宦情，便塔然可罷，夫榮華之門，徐亟異運，同管于廢歇，惟彼蚤詰，爲能無吝，幾圖碧勞此絲，而親故中關，不仕無養，油油然止，瓠拙之才，世大不宜，亦時學就人周旋，輒都又忘卻，語不云乎，亦已焉哉，逝將返舊林，散髮掉臂，爲明時樂萌，海內同志，亦有毘陵唐子，或言其抱病，食不能甃甘，便欲掛冠，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三

味芹堂



衆引嘲笑也。山院毒熱百務報罷忽復懷君慕王生  
一夕命舟之誼遣一力函書馳候附以短章久闊情  
愴言何能悉

先夫子曰陳束宇約之鄞人翰林出爲提學副使

后岡雖無大文然清新婉約私記后岡嘉靖己丑

出爲湖廣僉事遷福建提學副使改河南卒于官  
年三十三初會稽董侍郎現有愛女不欲與凡兒  
而用張尚書時微爲言約之是兒雖微可妻也  
侍郎召見之垂簾敝衣府神玉映叩之無不響應  
侍郎大悅但惜其少夫人曰無傷也我女年亦  
不永正與是兒相彷彿耳後果然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五

味芹堂



上大司徒梁公儉菴書

劉繪

進士繪頓首死罪繪不佞不能敬奉德教以順下陳  
之心繪恐以不肖之故有傷于門下之度也繪以進  
士分大司徒觀政國家之法以新進者多下邑草莽  
之臣不習典章令觀大臣舉事庶它日有所法程可  
效過時未先授以職事也昨澍雨竟日進士以僕馬  
未便遂未到部隨有健吏持札相喚進士方與客對  
卽辭客衝雨沾濡來見初以爲必有明訓教旨便當  
勇受之也不意門下據按不答禮聲色兩厲進士以  
庶司在列不能當面數之責畧爲辯論以爲一揖不  
至未成過也門下何動氣若斯此所謂覆羹之失而  
致翻海之怒毀瓦之咎而發破山之威竊亦爲門下  
不取也門下怒愈甚環視兩旁指爲冥悍不識事體  
公肆傲慢令曹吏勒疏叅劾進士始長揖退見同年  
友但瞋目沉心而笑曹吏之亡識矣夫進士未受職  
曷何職也未受事敗何事也曹吏雖才不知所主何  
意所加何辭所撫何事所議何罪聖主高居法宮宸  
覽諸大臣章奏見大司徒奏囊必慮以爲軍國何大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五

味芹堂



議邊圉何大策、內庭何大計、象魏何大令、發而視之、則參一未到進士爾、繪懼此瑣細事、乃歷聖主、當何出絲綸、下明詔哉、是本欲成進士之材、而損門下愛士之德、明進士之過、而累門下容人之量、繪聞仁不棄物、禮先厚施、以不肖之始進、望門下有以全之、不虞其輒棄之也、以不肖之狂悖、望門下有以教之、不虞其輒摧之也、故不教而怒者、禮之暴也、不寬而伐者、義之慘也、且舉一言而傷國體之大、非忠也、薄一士而動羣情之猜、非知也、願門下察之、昨聞周司務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毛

味芹堂

事而相國孔明原之、權登上將、此四人者、豈徒以疏濶、媿哉、性有能不能、人有遇不遇、爾是以孔門設教、列爲四科、班史論人、注爲九等、善人難以入室、狂狷可以成章、不有巨德、何以造士也、門下又讓繪曰、觀汝年已踰三十、何不省事若斯、嗟哉、嗟哉、繪生八九歲時、頗具識知、能屬文、鄉里繆指爲奇、今三十一歲矣、不能於此時、光揚駿業、爲國家濟一時、廷隊南宮、廁於釋褐之末、嘗自醜恨、力倦神疲、時或目不辨朱紫、耳不聆音理、隨口應答、健忘如去、而自不知其故也、但仰方今聖主御極、六合一家、雖有奇桀、何能自表、此正馬卿揚雄所謂儀秦無所騁辨、賁黃難以事勇者也、故如文子弱齡、能禦衷甲、甘羅十二、悉輒下趙、子以童年報韓、仲華十九、而爲佐命、古者英哲不謬、假並生斯世、則亦就握衣鼓篋之業爾、豈能遽奮青霄之上耶、繪文不能獵取上第、名不能橫四海、則宜爲左右之輕且斥、繪亦以此滄蕩而困于自悼、常恐終無樹立、而自委于末行也、繪且籌之、繪居宛汝之間、其俗子弟多好獵、繪往獵家、見名鷹、于未獵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毛

味芹堂



時凝金眸，垂雲鬢，羣毛剝落，儼然如鷲，徘徊條鏃之  
繁，若病且死，啖以翠鳥之肉不厭也，飲以烏梅之液  
不甘也，一旦脫羈而颺，乘迅風而起也，竦翼而翔于  
碧落，其神俊莫能當之，于此之時，信大鵬避路，孔鸞  
驚舉，野無狐兔之蹟，林乏燕雀之羽，何也，以其才力  
得縱而精耀氣湧也，以給之不肖，儻辱納而教之，當  
有鸞鳳朝陽之志，肯以名鷹自况耶，若終不加愛而  
與進之，繪聞智士不違心以干祿，烈士不忍詬而喪  
名，高雁傷空弦而橫透雲幕，神駒驚虛籥而滅影，豈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堯

朱芹堂

崙，今九州之外，五嶽之巔，可爲曠士棲神寄足者，無  
限，肯終阻門下之條約，而有汚印，故哉，狂愚敬勒通  
紀外孤鶴賦一篇，并見志意，覽辭喜怒，惟其裁察。

與陳一泉外翰書

盧椿

椿聞往年執事受職走馬來游，縣時縣主尊重廉隅，  
豪習高其才，不輕與物接，明日始乘轎邸見執事之  
任，既數日，始戒官寮從事，屬典禮進賀，踰年，椿或執  
事春秋祭享，會食入公門，于園牆窺視，則縣主肅而  
入，恭而出，周旋委蛇，賓主輕重之儀，罔敢墜逸，與前  
所聞者大異，竊獨不知何爲而然也，旣而游士大夫  
有所存問于椿者，私道執事盛德恭愛仁賢，道隆而  
思謙行，顧而體備宏外而惠中，有所叩則因爲之鳴。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罕

朱芹堂

以盡其節，溫平如玉，鎮平若金，萃乎如芙蓉，淡乎如  
秋水，泛于塘澄，霽而無所滯濁也，曩昔縣主之所以  
盡禮于執事者，謂非出是乎哉，暨椿詣御史臺對發  
內黃見執事，進來每伏謁道左，執事忘其爲因以鞭  
揮之曰：母執事之聲音顏色，始得接見，尤進乎罔牆  
之所窺識者，而前士大夫所稱奢果足以得其似也，  
當是時，有能脫去桎梏，加我冠服，法服令之得爲人  
其體使能誦伸坐立，其手足使能持行，其耳目使能  
視聽，其禮貌使能揖遜，避其口使能道古今事變。



明仁義陳帝王之迹而無已也執事馮軒而聽之則必有可觀者今以刑僇之民爲世損斥雖欲自進已見逐于君子門牆矣柙又焉敢振金錢以明刑揚其惡臭塵觸于執事之庭哉雖然嘗聞聖人樂天而知命賢者守義以徇死智士不廢時以立功所謂樂天升沈通塞之故舉弗問焉則周公居東孔子幽陳其人也所謂守義以徇死者不幸而禍變加我者或是與雖死以定分可也加我者或非是與雖死以順受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望 朱芹堂

亦可也然則奚死哉死于義爲止爾若苟息之死節叔孫豹之守難彼誠深乎是也所謂不廢時以立功者畧小嫌以自污藏器以待時而用其道于天下者也畧小嫌以自污者所失者一節而所全者大分也藏器以待時者權也而用其道于天下者垂大名于大地洪濟萬物而大行斯世者也昔子犯之負戈鬪仲因檻而顯齊者非與夫柙以盲昧隨死刑誠見黜于周公孔子者若苟息叔孫豹則爲其君引節令柙緣讎坐誣而罹之極刑卽徇死其所守者何義哉獨

柙罪章所載一見釋於御史樊公再見疑于太守張公使有解倒懸者得沒其齒終其愚則柙願爲伯臣執鞭夫豈無膚寸之功以謝天下哉今特囚拘牢狴去冠綈而聯絙之其體非復能誦仲坐立其手足非復能持行其耳目非復能視聽其禮貌非復能揖遜退避其口非復能道古今事變明仁義陳帝王之迹似令執事致之堂陛賜之跪使出話言不過頽然一因而已又安能決胸臆開口一辭爲君子應對哉夫柙淹獄數年心思輻轉每傳鍾鼓及獄卒喧呼驚報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望 朱芹堂

則便悸怖久之始能定日間與囚徒雜處或勉強一笑不過亂愁苦忘兒女思爾非有所謂樂然後笑者也使憂能傷人則我豈可以延歲月不死哉比年來桎梏無晝夜或爲文賦腹藥成則請于司國氏解刑而後書已則復刑以故多鄙俗無足觀然猶不以爲耻而獻之官府亦欲司命者知柙頗從事于斯免榜笞云爾夫虎豹惡獸君子忘其克儆而寢之皮取其文也今柙克儆異於虎豹而有其文或者爲君子之所寢邪謹錄舊所爲文五首賦二首雜體詩二十首



託諸生錢子萬選李子應宿敬上執事倘忘其兇腐之質而寢其皮毛之文燭日月之光而賜之以不死之惠俾柙求士大夫所柙與親炙盛德而叩其鴻音則夫圖牆之所見內黃之所得者悅然而失矣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望

朱芹堂



與耿忠菴進士書

盧柙

孟冬十六日臺人某來拆司圖氏曰汝爲我語盧柙屬者進士耿公過潯諏訪而寃狀曲垂愍痛諸所云要旨謂斯世縉紳元老諸公憐而徇馬文辭早晚消息得原報柙愚聞此伏地叩頭泣血下曰柙不肯勿遵師訓蹈履乖妄鬼神恫怒橫被譴厲疾首闔門抱不測之誅爲名教所不齒者于茲八年今耿公乘驛傳未遑稅軼遽賜問一因抑不知柙以何緣因得見幸如此然柙知有所感矣請敬陳之夫天地萬物交錯水火相薄精氣感通象類流動各以召應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樂記曰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夫感通固神化之能妙用符契之機也獨無觀于會稽之山夏后氏之穴焉爾乎縱徑哈呀寥乎其深虛也不知天地氣至則洩靈祲出雲霧變化虬蟠盤旋如車蓋旗幟盡勾怪于山谷之間向之靜淵者轉而劃然軼蕩矣夫夏后氏之穴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豐山有九鐘焉遶綿曠漠偶乎其塊獨也不知夫霜降氣凝羈閭雷觸天然自鳴于大荒之野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望

朱芹堂



朝遊乎瓦礫夕諧音乎玉磬轉移之間比于師曠之  
 耳夫豐山之鐘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沙丘有魍魎  
 焉稱海蟄籥口向宿不知春社既臨驚然竊思入  
 華屋少出于珍奇花木之同冷然而乘清風飄搖乎  
 太清雖有落盧煢綴之施之人將弗加乎其上了矣夫  
 沙丘魍魎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燕臣鄒衍縲頸繫  
 獄賴乎其刀鋸之醢鼎鑊之哉也不知夫昭王感吁  
 雷之事按劍解顏尊爲上客卒之推運五德談天地  
 四海九州之蘊吹陰谷之律使五谷繁殖夜爲虜晝  
 田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墨  
 陳芹堂  
 爲賓夫燕臣鄒衍其感之最著然尚遼遠而難言也  
 因是知今日之事桺常受誣大辟伏金索貫三木與  
 盜賊妃伍惻乎自分爲天下大僂也不知夫耿公方  
 受命南還揭旌黎侯之國而威馳乎燕趙之外觸吳  
 類存冤保令桺遠去塗炭存先祖祀畢少壯之志雪  
 一劍之耻然後朴質橫分以身首謝士夫卽桺瞑目  
 而耿公之德已塞乎天壤矣夫桺囚居九幽之地有  
 內死之心無外望圖生之意臺人云云蓋耿公感之  
 在天也而僕長跪遠謝動之以人也夫積誠弗竭則

著之言辭言辭之不足則據之以爲文孔子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謹以荒疏并舊作四賦十冊敬上伏  
 惟高明垂覽焉

田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墨  
 陳芹堂



與孟龍川書

盧楠

龍川執事莊周稱膏以明白銷漆以用而判樗櫟之材以癰癰不適用而膏竊嘗笑此語爲不開世故墮四體偶槁木土石能言誤斯世而已及觀夏商末主殺龍逢囚箕子劓王子比干此三賢者視死如達明惟恐其不銷也用惟恐其不制也未嘗假以癰癰不適用而膏則信乎周言果爲過論也夫龍逢箕子王子比干樂然而死者其道誠有所重故生而有所不用耳曩使苟于殺身無開網常倫理之道此與匹夫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哩 味芹堂

匹婦自縊于溝壑同彼三賢者尚肯銷其明割其用潰其癰癰徒適用而弗壽耶然則周之言或有可取與今有人薦高第職在司諫或監察御史給事中犯顏直諫膏身鉞鉞與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則亦何恨于死也若乃讀書行道身未荷人之祿手無析人之圭徒以讎者文綴矯誣叩冤抑負明刑與一切盜賊奸宄無賴之徒同斃抑安得不有感于莊周云僕繫獄本末執事悉備而我盧氏在滯世世業農無公卿朝士大夫顯貴故僕得罪後無一人肯援手者而

僕亦不敢出私怨言分定故也假若趙盾受械狐偃當修柳下惠城旦子臧季札克匠作子產季良叔孫豹石蜡擬流竄有力者坐笑而觀之彼數君子者能無怨乎哉夫其怨者戚之也不怨者疏之也戚之故民無所不致其愛也疏之故怨而有所不屑也奚若是分定故而已矣今世大夫君子有能興哀於不報之地僕得末減遠徒邊塞汗血刃死爲國殤雖未能從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比之徒死國殤無分毫効力當代者不亦遠乎哉私念至是前莊周所謂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書 哩 味芹堂

愛其明惜其用守癰癰無用而竊壽者僕誠無取焉執事以爲何如屬者聞執事于四王府耿進士前極稱僕出誣狀又出所作四賦座上此造化生物之妙也銘刻銘刻

先夫子曰盧楠字大梗濟縣人丈梗長于騷賦騷賦之外其在獄所上當道書與柳州貶後諸書無異爰書俗事出其手無弗雅者此真作手與飾字矜名者不可同日語也

私記次梗字子木本富人子好使酒罵生忤于邑令以事繫獄謝榛構其賦過告長安諸貴人陸光祖爲濟令出之



爲瞿庸夫訟冤書

屠隆

夫風蟬雨蚓得其候則鳴，過時則世指之曰不祥。今某之爲黃梅人，瞿九思訟冤者，此某之候也，非以爲不祥也。某居東海，九思居南海，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平生非有期功之親，杯酒接殷勤之歡，卽問以其人之修短白黑茫然耳。古者蓋有緹縈朱勃郭亮寒朗劉向其人者，能以其言白人沉寃，至義聲傾動千古，彼皆於父師交遊之間，言其至情，情至則切，交親則易阿，猶有說也。豈某與九思之謂哉？風蟬雨蚓，彼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哭

味芹堂

鳴其候爾，無所爲，無所求也。今者某之言瞿九思者，亦無所爲，無所求也。故曰此某之候也。蓋昔者舜爲帝，禹爲司空，咎繇爲理，當其時，斷獄天下，則無一夫稱冤者。詩書所稱，蓋誠無之，非其有之而文之也。如使萬物沐清和之化，而一夫獨抱向隅之嗟，則大聖賢之所必問，何者？不欲以一夫而傷清和之化，一夫至細，而傷清和之化至鉅也。今夫瞿九思者，眇一夫耳，束髮以才名耿亮聞江漢之上，一旦從吏議，罷孝廉，徙塞外，而非其罪也，則天下之人寃之，何故？豈非

舜禹咎繇之世而有此一夫者寃也，豈非以一夫者

之才名耿亮天下所知也。某不敢汎陳今古，卽以楚往事言之。當楚懷王時，王聽不明，讒夫鬬口，民之沉於覆盆者，或不少矣。獨一屈子之事，不自則天下後世寃焉。往日回風，諸作千秋而下讀之，則凄其酸心，又何說也。則屈子之麗藻絕代，放在江潭，令其抱憤懣之氣，而以雄雉深秀峭絕之語吐之，而其徒有宋生者，又爲之附麗，鴻響以砰訇，後來故其寃最著也。然屈子之所以寃者，以其當楚懷王時，若生舜禹咎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哭

味芹堂

繇之世，則無此寃。屈子而當楚王，則江潭之曩也，而生舜禹咎繇之世，則記尚書著典謨之史官也。今聖明在服，大臣忠良，九州萬物欣欣向榮，清和之治，遠駕上古，而猶有懷才抱潔如九思，沉寃如九思者，足聖善所隱也。九思之罪，蓋坐以士民徂擊其邑令長，褫乃衣冠，長流塞下，夫徂擊令長，非一手一足之力也。令長爲天子牧養元元，視元元若子，則令其慈母也。居則戴去，則戀久，則思何徂擊之有？卽一夫倡難，萬姓捍焉，難何繇興？令之不才，焦然其民，民不能堪。



卽邑中羣起而仇之。豈一夫之以也。九思所造其果  
出一夫狙擊如古朱亥博浪之爲乎。果以一人自作  
不道乎。如出一夫發難。則九思之罪何辭。以邑人亂  
則此一令者或者邑人之所同仇也。邑人同仇而以  
夫獨坐可乎。某雅聞九思以才名爲令。所禮平生  
固了無睚眦之傷。何至相仇如此。卽如杯酒失歡。非  
有深怨。又何至遂鼓不好亂之衆。而一夫奮臂持挺  
如雲也。九思所坐。無亦名才爲禍。蛾眉取憎。爾固天  
下所共冤。聖君賢相所必察也。某與九思何爲哉。方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至

朱芹堂

一戕。投當世之明公大人。以大白其事。如弦上之  
矣。某亦何所爲。亦何所求哉。賤臣隕霜。庶女感風。匹  
夫匹婦足關天道。皇上帝固不以其微細而遺之  
也。况九思大楚美才。包洞庭雲夢之秀。擷靡蕪蘭生  
之芳。上可石渠東觀。下猶不失牧伯庶司。今陛下夢  
寐賢哲。以興治理。有才若思。誠廟廊所急。若以無罪  
見枉。卒從吏議。而令文藻清譽之士。賈木荷斧。遠投  
窮邊。以飼豺虎。悲吟於黃沙白骨之場。踰躅乎酸風  
烈日之下。則孤憤之篇。且與龍堆馬邑同其不朽。又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至

朱芹堂



罪而下於理，聲名摧損，家業蕩破，父子垢首囚服，倉皇奔走，短褐蕭蕭，泥沙滿面，平生交親掉臂不顧，某切痛之。伏惟明公秀甲河嶽，德侔造化，神明之智，燭彼節屋，陽春之澤，下及昆蟲，縣寓戴仰，華威頌今。九思父子不特一昆蟲也，其含冤不止一節屋也，明公調和四海，萬物欣欣，協氣流鬯，而猶然使一夫向隅，明公不忍也，特無為明公言之者，某海濱一介布衣，草帶之士，躡草登朝，疎愚罔知忌諱，直吐胸臆，以進于下執事，明公誠亮其無他，俯聽竊莧，湧雪誣枉。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三

五

味芹堂

起九思父子之白骨而肉之，則天下懷才抱義之士，有不肝腦塗地而向明公者，非夫也。惟下執事圖之，某惶恐死罪。

先夫子曰：屠隆字長卿，鄞人，禮部郎中赤水之文才情舒卷，忽而波瀾浩渺，有一段好處，但未經剪裁耳。而隨逐時尚持論荒謬，幸其工，大未深不掩本色。私記赤水萬曆丁丑進士，以筆情鋒敏，中白簡，罷官自叙其所作，以為豪放而意疎委放，故多疏豁意，疎故少精堅密，故命兩人對案分指，題各賦百韻，咄咄之間，二章並就，復若心構，思亦只如是教，齋謂其所傳，由李自倫采真，南游諸集皆未曾起草之筆也。卷之二十三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珣  
百家校讀

記一  
功紀事

漢南北軍紀

王禪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洒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宇消釋，五年馬上，蝨黠鑿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畝，巴渝北貉，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兵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也。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一

味芹堂



屯公軍蒼龍玄臺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摠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官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

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飲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殺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秘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戒心奸膽戰栗駭



唐兩省記

王禕

人君居至尊之位其職無他在乎任相而已若稽古  
昔黃帝命六相舜舉十六相而相之名始立湯之左  
右用伊尹周之左右用周召而相之員始定蓋相者  
所以寅亮帝載緝熙皇極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人  
君非相焉是賴其孰相與其理天下乎唐有天下稽  
古建官置門下中書兩省以爲左右相之所治而門  
下有侍中中書有令則所謂左右相也然而初無定  
名亦無常員或曰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則無定名  
明文授讀卷二十四記 四 味芹堂

也侍中及令其人不常置而尙書左右僕射亦宰相  
職則無常員也雖其定名常員先後不同而其佐天  
子以統大政者職任惟均其事權固無與比隆者矣  
惟門下有省昉於晉中書有省肇於魏齊嘗以門下  
爲黃門隋或以中書爲內省而唐自高祖太宗之世  
門下中書式遷往制至高宗龍朔元年始改門下爲  
東臺中書爲西臺垂拱元年改門下爲鑾臺中書  
爲鳳閣玄宗開元元年又改門下爲黃門省中書  
爲紫微省尋皆輟復舊蓋門下中書在宣政殿之東

西而尙書在外謂之南省故門下中書總稱北省又  
別稱門下爲左省爲東省中書爲右省爲西省而復  
通謂之兩省焉是故門下爲職所以收言而出納乎  
帝命中書爲職所以造命而黼黻乎皇猷至凡軍國  
之事實參而總之故下之通乎上者其制有六曰奏  
抄曰日奏彈曰露布曰議曰表曰狀門下皆審署申  
覆施行焉王言之制有七曰冊書曰制書曰慰勞制  
書曰發日勅曰勅旨曰論事勅書曰勅牒中書皆審  
署申覆而施行焉於是天子之布政任官詔旨命令  
之出首經兩省其或令焉而非其法任焉而非其人  
門下取旨既隨時而駁正中書造命或因事而封繳  
彌綸潤飾使無缺失上下相成而治本立矣茲其所  
以彌庶務而度百僚叶羣工而釐萬邦也歟抑嘗論  
之兩省之建固均爲天子之相而事權所秉初不相  
同其於軍國之事雖參總之亦未嘗合而爲一也故  
事政事堂在東省宰相議政之所在自中宗永淳二  
年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乃遷之於西省則兩省事  
權至是已合爲一非復祖宗之舊矣豈非其沿襲之

明文授讀卷二十四記

五

味芹堂



弊哉。今按兩省皆三品門下有侍十二人。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一人。中書省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自餘兩省小吏各有差。其詳則六典之書具焉。謹著其畧以爲記。

先夫子曰王禕字子克義烏人洪武初徵用降漳州通判召修元史與宋文憲同爲總裁書成拜翰

明文授讀卷二十四 記

太

味芹堂

林待制五年出使雲南爲元使所害年五十二正統六年贈翰林學士謚忠文公文欲並驅文憲頗有意于博洽故考索之功多非自然也胡長山稱其音節曲折與黃晉卿如出一律

叙廣右戰功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牆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渚中馬陷以吻挂渚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首前趨渚劫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殺弩十步外公振頭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亦着於鏢鏢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殛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首於鏢間斷其頰車折齒殛弩者恟失弩僂

明文授讀卷二十四 記

七

味芹堂

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臂既連斃三酋後騎至找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襲斷頰者自爲功餘賊糜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酋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徭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率以導巢兩熟徭亦以公斬閉隘



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淵。公騎跳而下淵，淵深沒頭，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淵而求酋，酋泅而逃，鴈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崖，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崖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易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謀者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賊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牽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入

味芹堂

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淵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淵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筏，以爲繆，刻頃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麻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龍急衝之，兩岸軍躁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鎗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路，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即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

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卒。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甌而下，則邑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九

味芹堂

官大率飽富貴，總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雖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于璋，于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掘，且盡湖兵五千人請于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伴有白齊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



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爲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插旗爲號煮餘糧爲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山插旗初岑璋既與公爲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爲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爲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譟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亦却而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于陣中蹂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被害急欲走交趾而璋率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悉猛園雷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朱芹堂

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爲功璋以二十牛百糲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亟送督府斬他囚首賈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喪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繼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爲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爲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殛於賊知府鄧鏞聞出城斃中其胸自是諸軍民官必叩而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十一

朱芹堂



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爲參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猷。所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掃其巢。賊蜂出。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卽賊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于是百戶潛遣人菱而告急於公。公卽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既至。聲號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號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鯁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菱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菱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謂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鴛爲解。熟鴛者。界漢人生鴛鴦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熟鴛間說於公。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三

味芹堂

曰。請爲兩家解鬪。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鴛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鴛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調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閉關動色。情性賊在溪。肩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雕剿。口語杳杳。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崖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墜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謀。而使官府人爲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鴛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三

味芹堂



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名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姦，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贖本。若試爲我誦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姦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簪，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鈺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殲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紀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姦得出入偵買，游嬉城中，無禁諸姦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誦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姦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十四

味芹堂

見夫人諸姦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姦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姦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姦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姦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姦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姦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姦婦，以爲夫人愛已，諸姦婦皆快怏，心羨賊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姦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姦不肯言，則姦婦獻之，使言，或諸姦竟不肯言者，則諸姦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十五

味芹堂



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徭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克殺、故賊詈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孥賞、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孥賞爲、自今我輩乃有顏面、吾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徭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頃之搆其巢盡藏之、自是凡所雕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雕剿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則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則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則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則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劍口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虜、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劍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劍目者、劍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六

味芹堂

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剗日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單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爲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蔽、率走之、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躡血瘡以死、或侵稿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涼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銳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七

味芹堂



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謂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謂之時公所遣衣毳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鏡明日諸巢所使爲謂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謂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鏡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猺僮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十八

陳芹堂

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弩中知府膊者也兇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刦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猺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爭獐入室恐諸婦女作

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誓曰咄扶諫非汝翁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十九

陳芹堂

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



於是鎖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曰：「諸猺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應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日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盡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三

咏芹堂

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剗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雨溯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猺人不作賊，至公能

使猺攻，猺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首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檢，令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妓，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三

咏芹堂

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謂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謂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謂入言於公曰：「謂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謂之在肘腋也，聞謂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謂應之，表裡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歛之。乃婉



色好語謂雷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潯第九子也。雷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雷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雷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雷。而呼雷至密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雷唯唯。公遂與雷銀十兩。而以花紵方摺之。納雷懷中。爲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雷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三 味芹堂

雷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傯。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遠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雷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雷詣金。且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雷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雷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

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雷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三 味芹堂

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雷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雷。可無賺金也。雷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



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隊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路，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十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五

味芹堂

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思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

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死而很鬪，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閣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營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五

味芹堂

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匪吾參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甯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甯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間謂金曰：楊甯殺手百



入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雷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挾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彼挾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叅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手

朱芹堂

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五六人既病挾臥，獨四五人從金，而雷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千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叅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雷於城外，狼兵夾擁左右立，雷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雷忠，不能成我事，以銀

十兩勞雷，取紅紵挂雷，雷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雷大駭泣下，曰：「雷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公意又欲以疑雷於其黨也。雷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爲雷奏功矣。」因見雷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雷率之還賓州，遂令雷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雷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警見殺于路中，日夜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毛

朱芹堂

踴躍爲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挾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歿雷，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開而主受其累，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十人之手，若剝笋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筭，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州，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人



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訴峽中首候公  
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  
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  
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  
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  
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  
參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寄  
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  
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三

味芹堂

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溪絕岡未嘗不來其來雖  
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  
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  
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  
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  
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知沈參將一班首十  
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功猶奇公胆勇機  
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爲  
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

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貴  
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貴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  
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服于神前以禱  
公刀穿手矛刺股鉤刺脊繫鐵鎖我之痛毒諸體皆  
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爲禱其得士心  
如此蓋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  
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  
魁嘆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類首下視寡言笑公短  
而精悍口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  
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  
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  
掣齟齬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三

味芹堂



巡海副使柯公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自孔子答衛君問陳之言存于冊，學者習傳謂軍旅與俎豆爲二事。軍旅之事自有治之，而爲俎豆者莫肯過而問也。由是額固迂憊，挾其盤辟委蛇之業，以卑軍旅而恒弱謹細，不聞於兵，亦卒爲治軍旅者之所憾。偶有能乎彼者，則以爲才之兼而已。蓋孔子用於魯爲夾谷之會，雍容壇坫之上，却萊夷之兵，若逐豚鼠。論者直以爲聖人之才鉅而能全，有文事而亦有武備。卒不知夫軍旅之事固俎豆之所出，其盤辟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壬 殊芹堂

委蛇而徒以恒細見林於治兵者，固非孔子之所謂俎豆也。故夫嚴固強決，稟乎不可犯之武，乃其兢惕對越之精，而潛深參伍淵乎不可測之幾，乃其齋戒神明之用，其約束於節文制度之詳，優柔乎講習論說之數，而常若三軍之在行，不待鋒刃之交，鼓鉦之奏，而後有制勝之威。此孔子之所謂軍旅之事也。如是而偶有伐肆絕忽之役，以有事於兵，而嚴固出於兢惕，參伍由乎神明，兩軍相接，紛紜於鋒刃，震動於鉦鼓，聽乎其若在堂陛階序之間，罇罍之遙，巡珠鉤

之擊拊也。嗟乎，聖人之學不傳，而軍旅之事，儒者益擯而不講，援枹鼓，親矢石，遂爲武人之所守，學而爲仕者，務自詭於儒，以玩安養高，苟自矜重，掩其恒細不聞之愧而已。此方今之大患也。比歲閩海多警，朝廷以爲憂，制敕畀按察憲臣以海爲責者，尤慎其人。而福建實得青陽何雙華公，公之在鎮，值島夷佛郎機長率其酋卒浮海爲寇於漳州，瀕海爲州而鄰於漳者，咸苦其害，而東甌南粵，均以爲警。是時天子方勤郵東南，慨然于洪波之不靖，爲特遣重臣制置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壬 殊芹堂

浙閩二海軍事，符檄下公，委重特至，而督促亦不少貸。公發策決機，取成於心，所選文武吏士皆得其才，力所宜，形便所向，鼓倡作率，各有怒心，探畫懷中授之使往，公爲之出次海壖，增其氣勢，兵出不決旬而薄夷舟之所泊，其與夷戰，不崇朝而克之，魁長徒從無一能遁者。盡俘以來，一時蕩平摧陷之功，播喧海嶺，風聲所懾，殆窮日出之域。於乎盛矣。公學乎聖人之學，其獨得妙契，舍去世儒變曲支離之見，而一趨於易簡，講究服行，旦夕不倦，所至與學者發揚宗旨，



討論歸趣。睟乎仁義之色。道德之談。觀者徒見從容  
暇適。若無所爲。而警變迫猝。用凶器。臨危事。奇偉之  
功。捷取而全收。意公陰爲揆謀。祕怪荒忽。人不及知。  
自有戰陣之學。如衛靈公之所問者。惟其藏之微密。  
出之深眇。有不可得而見耳。嗟乎。此乃近世兼才者。  
之治軍旅公之所能固不出此也。觀其洶濤巨浪。稽  
天浴日。蒙衝千百並進。班布雷礮。駭發之機。鉞矛決  
刺之利。無一不具於胸中。而戰休兵偃。廓然無有此  
豈祕怪荒忽之揆謀。籌於形勢之間。動乎耳目之頃。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三

味芹堂

者之所能爲乎。蓋其以孔子爲學。而得乎俎豆之所  
傳故。見於軍旅之事。如此信可謂盛也。郡侯盧君璧  
郡丞龍君遂與龍溪林尹松遣使至清源山中。屬候  
中爲文以紀公之功。公於是功尤遜不獨居。而推其  
美於下。嘗以郡守丞贊協圖議之審。邑令奔走先後  
之勞。而非三君子之助。我亦未知所濟也。盧侯輩思  
以昭公之功。而圖其不朽如是之勤。上下相與之間。  
有以愧今之私已而狹人者。亦可記也。柯公名喬。字  
遷之。由己丑進士爲御史。以直諫謫而後起。今以福

建副使巡海云。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三

味芹堂



張郡博去思碑記

鄭善夫

汀郡博味芹張公厥諱泮去汀十又四年郡弟子員追思不已僉欲堅碑學宮表章其恩義嘉靖甲午大文宗江公至知人愛士崇教尚賢諸生復具先生恩義狀以聞獲公俞允貢士曾唯道氏亞魁黃康氏合諸同門狀走三山徵余記余惟天下最難掩者公論最難感者人心矧學校爲人心公論之攸萃余敢拂諸士之心以違公論之所與哉謹按來狀而記之夫民生有三事謂父生師教而君治之也父子主恩君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三十四

味芹堂

臣主義二者得兼惟師生矣乎先生以浙東鄞水詩書名曹早登賢科出宰豐邑政通人和謂母老宦游弗及遂迎養之孝陳情願改教職以養親至汀岸適科第久荒落先生以造就人才爲已任節其銳而抑其狂鼓其怠而通其蔽懦弱者立奮之貧困者周給之正德己卯領鄉薦者凡四人嗣後不乏焉迄今稱人才爲淵藪學倉儲非其所原樸多致泥爛生力陳諸有位請如延平建寧重假例諸生今猶獲沾大益分教安公煩殞于途先生悲傷如骨肉懇申憲府

力助長夫俾得以還鄉至于舉歲貢則免起文之費

敬祭祀則杜里胥之奸兩攝邑事撫字催科各盡其方革弊除奸各得其道嗟夫三代以還人才非古師生恩義兼盡者鮮聞先生恩以育才義以彰德况陳情就職不少屈于勢力之間忠孝廉節又何媿于古人哉勒石郡庠垂名不朽可謂稱情也已噫計奔喪廬墓時獲疾歿于家茲餘十稔汀浙相隔數千里地遠人凶影響不相接汀士尤思之不忘焉欲堅碑以彰之眎諸當路上以意諷下以意承身未去而碑亭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三十五

味芹堂

恒赫其誠僞賢否識者要當有辨也第愧余言弗父無以表章先生所蘊所施之盛大然使繼官從事君子得以考據而有取于先生未必無補于世教焉



東征獻獲記

張大復

予以三月入長安，則聞鹵次周山，又數日而鹵去。又一月，麻將軍以俘獲獻天子。天子命金吾繫鹵人，而陳所獲鎧甲、兜鍪、旌幟器械之屬，長安街上，令吏民縱觀之。予與金季化、顧遂之同往，則路上人吼吼相逼而走。已間，呵聲漸急，則大司馬田公也。時觀者已如堵，予與二子破人肩而入，見每車二輛，盛砲一，幹頃而滑，其質或鐵或銅，光燦燦射人目，所謂佛郎機者也。美哉其衝陣之健卒乎！已觀旌，則夾道而豎。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壬

味芹堂

皆輶紛爲之，又畫以五采如飛鏤花勝之屬，其短長各異，其幹丹，其幅狹，其上或書左輪右輪，或大方廣佛華嚴經字，其文楷而不怪，而又有若紈扇而大者，錫羽之燦者綴之，鳴鈴鏘鏘然，或曰此鹵幟也。倘或然與旗之左右車各五七輛，所載皆銅碗、烏碗、鉛錫碗，予聞之江南父老云：甲寅之亂，倭奴畏鉛碗特甚，時已有投鹵以射利者，今四十餘年，宜其多若是矣。車盡則爲戈矛，亦夾道豎，或銳或角，或枝而角，或角而枝，品以十計，刀之品凡四，其居室者其長枝也，遲

卒拔其室而操之，作奮擊狀，腥風颯颯，若俚啼而鬼

哭，又況乎操其二張翼，竭蹶以趨，而有不披者乎哉？

或曰：此猶鹵之長技也。弓勁而長，鐵利而多稜，人言

鹵射必置之地上，果然，而旁又有車百十乘，則所獲

衣鎧、旌幟、軟細之物，遲卒守之，竟莫肯發，而司馬公

前守者取甲若蓂，計其類各四三，付卒之健者着之，

而立馬上，赤日耀之，如曙星，如蜺，銀白金黃丹猩

黑漆，以手按其文，則細滑密緻，矛戟之所不能刺也，

鉛石之所不能透也，其鎧馬者尤麗，予所見馬一如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壬

味芹堂

老鹿而差肥，絡其首若腹而鞭之，其影如瀉，我馬見之，跳踴而已矣。



東征獻俘記

張大復

獻獲之七日，天子御樓受俘，將驅之西市斬之。既就縛，諸官人緋衣躍馬馳歸私第，衛士戎裝擁盾戟立長安門外，道旁觀者如林，多據鞍而遠望，塵起風腥，則羣醜出長安門矣。予時望見一小樓，亟登之，樓上履滿不可置足，則跨一馬上，羣馬爲象所衝，亂蹄而走不可止。予乃下馬，携金季化手立沙上，沙沒履，會有兩童子火而翼之，始得縱觀，虜皆紅衣紅抹角，敝敝而行，貌無弗寢者，有邏卒戟手罵曰：「么鬼胡不早」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三八

味芹堂

投死而費官家萬萬爲，且令我婦子不相保也。言訖淚潸潸下，時有一跛卒及一人坐沙上跛者曰：「李醜之亂，吾時戍寧夏守城，會有義烏兵三千阻山而陣，亭以萬騎從山嶺衝之，踐血成池，三千人無寸骨完者，曾未及炊黍時，予心痛焉，不覺失聲墜城下，然幸生還，今吾子復戍于東，東事平可幸無患，然吾聞東征諸帥數年來負貂璫及大姓金錢各萬萬，勢必取償於餉軍者，吾等亡無日矣。」其一人曰：「鹵縛象所時有與其故人言者，予就其人問故，曰：此紹興某也，殺」

其兄而投，冀免誅，今竟懸首西市，豈非天道哉？若爾安所得渠魁而獻之也？跛者點頭不應。

百家私記大復字元長崑山人  
明末諸生其文爲梅花草堂集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三八

味芹堂



東征二十錄

錢謙益

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遣將躡朝鮮。天子念屬國殘破，國王亡走，求內徙，與師往援。命兵部侍郎朱應昌爲經略，武庫郎劉黃裳職方主事袁黃贊畫，職方訪求奇士，得山陰人馮仲饒、吳縣人金相羅致幕下。十月抵山海，而倭先鋒行，長兵已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石司馬所遣辯士沈惟敬三入倭營，得其要領，行長許撤兵議封貢，遣部下小西飛彈守藤原如意，從惟敬見大將軍李如松，問大關入朝，班次云何。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卑

朱芹堂

大關者，倭僞王關白平秀吉也。如松厚勞遣之，約以明年正月入平壤，受冊退師，行有日矣。職方問仲饒曰：「倭請封信乎？」曰：「信。東事可竣乎？」曰：「未也。職方問曰：「何謂也？」仲饒曰：「平秀吉初立，國內未附，行長關白之嬖人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曰信也。如松恃寵桀驁，新有寧夏功，加提督爲總兵官，本朝未有也。彼肯令一游士掉三寸舌，成東封之績，而束甲以還乎？彼必許，惟敬借封期以襲平壤，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故曰東事未可竣也。相曰：襲平壤必克，克而

驕必大敗，敗封與敗軍互有之。職方曰：善。正月七日，惟敬遣其奴嘉旺報行長，質明，天使行冊封禮，自南門入，行長候於風月樓。倭花衣夾道，欣欣望龍節，如松擁衆襲之，弓刀擊戛，倭知有變，退保風月樓，牡丹臺二壘。諸營合攻，不能下，行長夜半渡大同江，江水引還龍山。如松不知也，旦日下令進攻，良久知倭去，乃建大將旗鼓，誓師入空城，命諸將上首功。西兵南兵奉軍令，不割級，而遼兵出所匿鮮人首以獻。一軍譟聲如沸，爭欲殺李大蠻。如松佯弗聞也，倭進則魚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卑

朱芹堂

貫而營，退則捲簾而撤，所過多設虛壘以疑敵。如松自平壤趨龍山，六百餘里，中途列四十寨，攻間城，自旦至午，城中寂無人聲，令西兵梯而入，收其所設戈，幟割道旁鮮人腐首，報再捷。鮮人恨如松，縶之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驕而貪，戒西兵南兵列營江邊，提遼兵三千獨進，經碧蹄館，館人復以倭遁告。如松益喜，輕騎疾馳，至大石橋，馬蹶傷右額，蘇而復上，橋外倭幟如林。李友昇率家丁據橋攢射，倭不得過，兩山麓皆稍哇。李如柏以其弟如梅爲左右翼，夾如松出



渚中李友昇中鈞。倭來益衆，刃及如松重鎧。會楊元兵至，得免。大兵退，守開城，而經畧駐定州。相去八百里，行長據龍山。清正自威鏡趨，截鴨綠江，經略前後皆阻。倭計無所出，馮仲纓言于職方曰：「師老矣，退又不可，清正狡而悍，覩行長而貳於關白，願與金相偕使，可撼而閒也。」職方具以仲纓前語告經略。經略許之。清正者，薩摩君之介弟也。平秀吉心畏之，使其變人行長將前軍，而清正爲後繼。清正倍道取威鏡，虜李昫妃及其二子及將相樞筦三人，擁兵斷後意。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記

望

味芹堂

盛典出自弄臣，此亦千古之一時也。清正手額曰：「請奉教，解所著團花戰袍，與仲纓歃血約盟。」令王子陪臣謁仲纓，叩頭謝，訂期歸國。卽日自王京解兵而東。仲纓之入說清正也，金相勒兵以待，相計之曰：「仲纓職方所使也，剋武庫內忌之。如松平壤之役，職方面數其襲封，殺降，今得無以通倭中。仲纓爲媒，孽職方地乎？」乃領健卒二千人，分伏南山觀音洞，邀其歸師。殺九十餘人，生禽倭將一人，曰栗實。仲纓歸，武庫果以通倭爲言。仲纓取相所斬倭級示之，且分遺其幕客乃止。而如松以十罪列職方，職方遂中察典。仲纓與相皆罷歸。如松駐開城久，去鴨綠千里，兵疲糧盡，與叅軍李應試謀復遣，惟敬議封事，事垂成而敗。石司馬與惟敬皆論死，而東征之役，更易督師制府。先後七年，老師費財，飾功掩敗，海內爲之騷動。迨平秀吉死，倭撤兵歸國，始告成事。惟敬之再使也，李叅軍密告如松，遣仲纓別使清正，使兩虎共鬪。此上策也。如松不能用，邢益都爲制府，遣人聘仲纓。東人王若榮戒仲纓曰：「大丈夫肯俯首爲邢小人用乎？」仲纓謝。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記

望

味芹堂



弗往。僦屋長安市中，讀書賣藥以老。相敘東征功，當實授守備，往謁兵部吏，吏笑曰：「長安中金銀世界，君徒手來何爲？」慟哭焚其文牒以歸。遼事之殷也，相老矣，往來燕中塞下，欲有所爲，依故人於薊門，死濟河。用中屬其僕歸骨虞山，余爲葬之北麓，附其母之兆。相事母至孝，從其志也。相年十五，見老僧有羸疾，憐而飯之。老僧精武藝，授以四十八字，曰：「熟此則無敵於天下矣。」嗣父死，負官錢七萬，隸捕相急，度不可脫，誘而之曠野，以老僧所授訣試之，數十人應手而倒。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四

味芹堂

其曲謹多畏如此。

明文授讀

卷二十四 記

四

味芹堂



書沈伯和逸事

錢謙益

沈應奎字伯和，嘗州武進人也。少有絕力，重然諾，好急難，毅然以豪傑自負。鄉里俠少年皆附之。伯和之妻，丹陽邵芳之女也。芳任俠，爲江陵所殺，族人欺其子幼，欲殺之而分其產，聚而圍守其廬。伯和集拳勇少年十餘人，爲乞丐裝，毒殺其猛犬，縋牆而入，篡奪其孤族以歸。芳以布衣入長安，傾動中貴人，起高第，輟於田間，所謂邵樛休者也。伯和老於公車，嘗獨行費縣山中，求問管仲廟，輿人昇入古廟中，卽亡去。少年數輩扛巨木楮其門，伯和脫而笑曰：是須數輩乎？拉袖平舉之，臥之於地。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伯和兩手提之，若挈壺甌，行數十步復置故處。羣輩口吐不能收，伯和故繞廊廡，觀象設，摸彈刻，久之乃去。日下春徐步歸逆旅，館人驚曰：客豈有兩翅，從虎穴中拔出耶？飯河間邸舍，有騾食人，圍觀如牆。伯和怒曰：奈何縱獸食人？吾不得爲男子矣！持鐵簡信步而往，騾舍而撲伯和，三撲三避之，從而擊其目，鐵簡陷入尺許，騾仆不能起，盡力擊之，乃斃。下第還，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聖

味芹堂

其人迎拜道左，面目鵠其半，如混沌焉。駙馬楊春元

尚榮昌大長公主，慕伯和忠義，以兄事伯和，每爲言國本危疑，謀擁祐太子。伯和奮臂曰：吾不能爲商山老人，獨不能爲安金藏乎？萬曆庚戌，伯和官刑部郎神祖不豫，召閣臣至宮門而返。福藩猶在邸，中外兇懼，福清謂伯和曰：事不可知，且奈何？伯和曰：竭股肱之力，以死衛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軀殉公。福清要伯和宿朝房與計事，令大司馬列兵圍諸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徼王城，戎政分部京營兵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然，伯和衷甲與福清同臥起，示不獨生。神祖勿藥乃出，當此時，舉朝惴惴無人色，福清獨恃伯和以爲強，恤刑遼東策必叛，李氏必敗，中朝咸以爲迂，抗章論代藩立少，請殺主代議者，時論益惡之。出知汀州府，鄉人爲御史，按部至汀，每夕傳鼓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甚急奈何？御史目笑之，已而有挺擊之事。伯和於衆中責御史，把其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吾嚮語天象云何？顧左右起紙筆，卽堂上起草，御史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聖

味芹堂



大驚且慙，執其手，蹣跚少緩，乃趨而出。伯和爲守  
考，上上黨人，罷其官。趙高邑爲太宰，起爲南尚寶司  
丞，逆奄時又削籍，久之而卒。余嘗訪伯和村居，木榻  
布被，沾濁醪如飴，飯麤糲，棘喉。伯和飲噉自如，床頭  
樹銅簡二，其高等身，夜分謂余曰：代藩之議，彼不悔  
禍，當持此簡擊殺老魅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  
暇與喋喋爭嘍，畢牘開乎？俄而執簡起舞，有風肅然，  
晶光閃爍，上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是時伯和年七  
十餘矣。余生平所見海內奇偉倜儻節俠之士，蓋無  
如伯和者。稅監高案將自汀入粵，伯和大書榜示自  
汀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竟，太守當領吏  
民擊殺之，來聞之縮舌而止，其壯往敢決，能出大言，  
斷大事，皆此類也。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味芹堂

紀陶真人事

宋林澄

真人江右人也，爲刀筆吏，謁選至京，時世廟夢北斗  
墮體，因數月不寐，詔有能集禮斗儀者，延入。陶少攻  
方士家言，遂錄北斗科文以奏，上大悅，晉儀部郎中，召  
見，與語大說之，隨拜祠部尚書，居西內，勸上服道冠，  
絕其朝臣見，每與大譙，必以金書符錄焚竟，陰使其  
徒淪金，以故方士附之如雲，是時真人旣爲天子師，  
至尊側席以待，每下壇更衣，分宜等皆爲之綰帶，播  
弄人主如嬰兒，奔走卿相如僕隸，蓋實錄也，然亦有  
奇術，當山東女子反時，官軍往往披靡，所在告急，世  
廟詰其人，真人笑曰：收之易耳，取一盆置物其中，封  
題甚固，使馳付開府某，曰：須戰酣時啓之，及與女子  
交綏，圖將北，開府令人啓盆，見有如螳螂者若干，飛  
去，俄報女子兵大敗，居無何，女子就擒，詰其所以，收  
則曰：軍氣方作，忽見甲馬無算，從空中下，銳不可當，  
故抵於敗，開府奏其事，上益尊信之，以爲真神仙也，  
其夫人奇醜異常，多智，善居間，公府人有謁謁，輒用  
符與昇至公卿家言事，公卿畏禍，無不曲意承旨，夫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哭

味芹堂



人稱其夫君爲家真人。屠司馬竹墟就逮下錦衣獄。有故吏語司馬曰：「非陶夫人莫解。」司馬抗節不許。故吏與司馬親故，斂得百金，持金造夫人宅，告急。夫人驚曰：「司馬被誣耶？」此我恩人也。昔家真人被不白冤，蒙司馬鑒其誣出之獄，今日乃報恩時也。烏用黃金爲？政亟持箋作數語付真人，真人從容爲至尊云：「屠司馬才且廉，殺之上干天和，且仰觀星象，其人命未應絕。於是上立詔出之，放歸田里。」夫人語羣公卿曰：「屠先生貧無以爲歸，請諸公治其歸裝。」諸公卿聞夫

司馬傳

卷二十四

五

味芹堂

金寶奇器圖書供帳凡數百車，每進一車，帝未嘗不臨軒鳴咽，中外嗟異。其數十年服用銷銖無卽給於大內，及下潞河，美女子戴貂帽而從者幾三百人，錙重富於王公，則皆夫人居閒費也。歸家未幾，飄然去，命其家以病亡聞。且令爲疑塚百餘，天子震悼，錫禮同諸侯王。未幾，帝亦昇僊，相傳攀龍髯去矣。或云：「夫已氏欲傾分宜無會，適上出金盒叩國運，夫已與真人善，令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分宜由此獲罪，當其時又有邵真人元節屢進方藥，亦官祠部尚書，余嘗見其二方，非房中術也，寵倖差亞於陶，幾至傾張陽平矣。世傳車裂以徇，蓋元節也。然則上龍不相見之說，豈亦出元節耶？」陶真人四郎亡至武林僧舍死，其家亦不在籍人中，未審因何逃也。昔聞友人言世宗冠道袍，着星斗衣，蓋著於冷謙所撰識書時，輔臣不屑，世宗召至便殿示其圖，若然亦不得專罪陶矣。先夫子曰：「朱林澄字幼清，華亭人，其九篇集曲折波瀾之中，加以脂粉亦多異聞，小說然恐道聽未必皆實。」

司馬傳

卷二十四

五

味芹堂

必皆實

卷之二十四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

記二 學校書院官解類

重修涇縣儒學記

唐順之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于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之師至于閭閻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于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明又授讀卷之三十五 記 味芹堂校猶在不過粉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于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謂謂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于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于洙泗之濱訢訢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

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鄉嶧傳易授詩紛然

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

聽絳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爲太平之

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瑯琊

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

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

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

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

繫之矣國家建學編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五 記

味芹堂

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俾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驚文詞之博而祇以爲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祇以成說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于岩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虛器而師弟子爲私名論世者亦太息于斯焉涇子寧國爲屬邑而學官圯壞不葺午山馮公爲提學嘗欲新之



未克也。而再爲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于主簿某，而視其成于學官董汝礪鍾維揚曹鸞。于是戟門壁池，荀篋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于爲師又非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于修身治心而深病乎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記

三

味芹堂

佔俾聲利之爲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磨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于閭閻族師，涇爲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于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于是午山公使學

官維揚與諸生張鎮來請記，余樂爲之記，以告于多士而勗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馭，字應房，斯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于某月。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記

四

味芹堂



學之立否，果有繫于人才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人才之美，莫春秋時爲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于風。子產爲政，與人頌之，以爲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于其時。雖其不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誼也。魯最爲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于僖公。其濶絕而寥簡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中不用慶讓之典于諸侯。王臣行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五

味芹堂

過侯國，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梁道路之弗，占國之不治，不聞以學校不立爲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不悅學語于朝。其上下之間，怠于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于其世，顧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從政，其臨利害生死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爲少也。西漢立大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經明者，得以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

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于斯，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之士，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倖得苟免之行成，而不槩于名法，詭奸矯拂之習勝而不致于實用，而其微詞顯義，誦傳而闢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于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歟？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于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王之制爲繆，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其秀而可使知者爲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六

味芹堂

可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于教者，其講肄有業，其辨說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導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晦皆必有所爲，其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于九年之久，猶懼其將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直以博其口耳之所涉，善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情于思而不惑，純于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充，則適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于化俗學之行，至于



動衆則廢絳周決範圍鼓舞民莫知其所以然而皆一于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修蓋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才之多其不以此歟而彼兩漢之士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于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于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尚通而不槩于法好異而不致于用之過乎春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七

味芹堂

秋之士由學之降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修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于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夫古已遠而爲吏者知急興學之爲務信乎有志于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倅長汀縣知縣祝君一鑑是已長汀故有學而痺迫弗稱孔子廟亦就圯諸生來學每病其不足以時居游而聳瞻矚群聚而謀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爲福郡力益有餘而吾同年友李君遂方以福建左叅政行部汀州郡以

謀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是其方位據向不爲良也蓋華而圖諸乃攷位于其地之右畚壤洳泉而望之經體面勢言言吟吟不大變徙而得位之良如遷卜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祠齋解舍庖庫廩廩咸以序爲蓋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祝君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于是斷刻丹雘之飾煥然完富而新學之美甲于郡中士皆歡喜道說相攜而至以得學其中爲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善李君以爲非其叶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八

味芹堂

君以來請記夫夫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探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爲者長汀之士其所遭既已有過于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學而樂也然夫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稟仰而興于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講肄辨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于思而純于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于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



尚盡心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歟。

附與江直齋書

學記久稽復命。至煩特使遠至。罪負何可言。其所以遲延而負稽遲之罪者。亦欲竭其鄙陋之意。冀有一言之可觀者。以不重孤執事之托。與吾克齋之意。今其文成而鄙陋不足觀如此。祇重自愧耳。自有序記文字以來。諸名家之文。爲記學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詞。雖韓呂黎夫子。亦一篇亦爲劣。蓋唐制立學不廣。不但諸家無名文。而諸家之文。爲學而作者。亦少。惟宋慶曆詔天下立學。制始盛于郡縣。而古文之興。亦自慶曆以後。故宋人之記學者。其文甚多。然惟李盱江袁州歐陽六一吉州二記。盛爲一代所傳。二文要爲差強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曾南豐宜黃筠州二記。王荆公虔州慈溪二記。文詞義理並勝。當爲千古絕筆。而王公視會猶爲差貶焉。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而記學之文。其難爲工如此。况鄙陋無能如不肖者。而敢妄希有一言

之可觀。以副執事之請耶。惟望改削。使不甚紕繆。然後入石。庶不辱盛舉也。碑成之日。得榻數十本見寄。尤所望也。

明文授讀 卷五 附書

十

張芹



臨海縣重修儒學記

王宗沐

臨海縣儒學附郡治中、更數徙而定于今址、其規制改創、事載先學記中、迺隆慶二年戊辰七月晦、忽大風雨、郡中洪水平地高二丈餘、頗壞民廬舍而學廟因盡圯、垣頽懷久、宮牆齟齬、士以病告、時郡守某縣令某以請于督學副使林公某、議協慮同、始稽贖鍰、市材用肇工而修之、起于明年三月、畢于十一月、易朽緝壞、塗丹奏級、凡廟序器位門廡廡庫翼然咸新、士居其中、頓去湫隘而即新爽、學博士某某率弟子四百餘人、造龍陽山中而問記于余、乃進而告之曰、維博士弟子之欲述修學本末也、其將圖有司之功乎、夫當洪水之後、黜亂之餘、鳩材而庀工、使堂廡廟位煥然維新者、有司之事也、而今完焉、是有司之事具也、若士之所以修學者、則異于是矣、昔周之季也、迨于戰國、是時王道不著、而處士橫議、邪說誖行、掉臂其間、楊朱學爲義而流于爲我、墨翟學爲仁而流于兼愛、二子又以彊力聲名遊諸侯、貴顯而樹幟、其學行于四方、士之學其學者、聲和影附、自名一家、幾

明文授讀卷二十五

記

味芹堂

與聖人之學相爲壘敵、有孟氏子生于其時、力起而

排之、嘆嘆其詞以發其弊、而天下之人方信而不解、

顧以好辨口之雖其門人如公都子猶不能無疑于

其師、而不知孟子之心、直以是爲世道之一亂、時無

大禹周公孔子、而吾任其責、其排而距之也、以是繼

三聖之後而隆其緒、而後學之士亦從而稱之曰功

不在禹下、蓋以配禹也、夫禹之治水也九年于外矣、

過家不入、智殫于相度、而身疲于船楫、歷河渭、傷淮

漢、周行薄海、僅乃免民于木處而山穴、其勤若此、而

明文授讀卷二十五

記

味芹堂

孟子以空言口舌與之、並功焉、然則仁義不當之學、

術其害乃與懷山汜濫漂擊而墊昏者若是等、歟、楊

墨之初爲是也、其旨猶以爲仁義、乃其弊至于禍天

下、以勸孟子之擊、然則唐宋以還、士居于學宮、冠義

而暴焚、侶俎豆而仰鐘磬、號稱儒者、苟其意一毫不

出于仁義、乃徒以佔俾、諧偶之文、程中取寵、則其爲

弊又將何極、而設當其時、有如孟子者、出其辨、又何

如也、明興二百年、學宮徧于宇內、居士之秀者其中

而歲試之、拔其優者以爲公卿百執事、下亦不失爲



丞簿博士士有出已意道說六經四書者輒以爲不  
式屏去不錄道術大同而吾臨海名邑士尤能以理  
學文章氣節著于四海所謂三聖之緒不在茲乎然  
余嘗思之夫所謂仁者非他也自吾心之廓然者也  
有所必愛則雖摩頂放踵利人而猶不爲兼愛也義  
者非他也自吾心之截然者也有所不爲則雖不拔  
一毛而猶不爲爲我也仁之端見于孺子入井而實  
于事親義之端見于有所不屑而實于從兄惟自吾  
惻隱羞惡之真心而貫之日用流行之實事則稱物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記

三

味芹堂

平施自協天則而何有于邪說此皆幾微之間毫釐  
千里楊墨不惟其心而惟其事如直以其事也則是  
仁必待于摩頂放踵而不兼愛者不足以爲仁義必  
待于不拔一毛而不爲我者不可以爲義牽外事以  
合心而不知率真心以對事有高難之怪行則矜名  
者其趣有可循之途輟則逐迹者爭附遂使千古一  
真之學脉掩抑而不明如是則雖孟子微極其弊謂  
害于政事而倡天下以共排之非過也然則多士今  
日所以辨幾微修正學以承三聖之統而遏人心之

橫流者寧有外于仁義者乎而所以爲仁義者亦寧  
有外于惻隱羞惡自事親從兄之間而達之無所不  
受敬者乎夫有司之教與士之學其責常相效也有  
司視學之類地而不以關慮者其過爲廢學飭居安  
處其中而不知所以爲學者其過爲負今工非旦夕  
程也財非棄于地也有司者固不免于區畫經費親  
臨朝夕督之引歲月而後迄也若所謂仁義者則自  
吾心之廓然截然羞惡惻隱者一念善反焉無待于  
外而堯舜具是矣有司既先其難以辭于廢則多士  
寧後其易以任于負耶是不肖某所爲深望之也是  
役也通守某節推某克始謀縣丞某某皆與督相有  
勞焉而爲之記者邑人王某新甫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記

十四

味芹堂



溫州府儒學記

李維楨

溫於浙稱雄郡。郡有學舊矣。歲久就圯。里人叅知王陽德公歸而更新之。殿廡門堂齋閣廡舍。式廓藻煥。闕門之前。樹屏九斗。兩江如縈帶拱揖也。先是學。巽方山有浮圖高入雲表。彤家目爲文筆。颶風拔之。公倡里人締造。計後先貲出公者踰千金。學日增勝。士絃誦日增衆。起家中外。蔚爲時彥者繼路相與歸功公。而博士弟子員林生。良棟如千人。不遠三千里。走使請記其事。某謝不能。越十年。門人郝君敬宰永明。文授讀。卷二十五 記 味芹堂

五

味芹堂

嘉復申其請。不得復辭。乃爲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者。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餘子年十五始入小學。年十八始入大學。平明。父師坐右塾。少師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蓋父師少師者。第爲童子師而已。于大學師無與也。惟此禮。不明而後。世士大夫里居者。廣集生徒。以師道自任。名其室曰書院。所在而有。則以孔子徒千人褒然者七十人自解。所謂三千七十計其生。

平及門受業之凡耳。其群之一室而聚之一時也。洎杏壇孔子家在焉。士就而考德問業。非創爲室。以前于塾庠序學之制也。孔子四教。文行忠信。弟子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語上語下。因材施教。何嘗守一說爲高論。而今之教者。舍下學而言上達。鄙博文而崇約禮。甚乃陰取二氏之指以附吾道。而士之喜新索怪者。靡然從之。夫列聖所表章六經諸史國典制章。與其功令程式。咸正罔缺。而弁髦棄之。度閣置之何也。王公登仕。數歷南北畿輔。政譽平宣。旣得謝歸。訓子弟。睦宗族。仁鄉黨。通國人愛而敬之。周禮鄉大夫有德者爲鄉老。公非其人耶。假令公別築室而召士。士就不思附青雲而公第緒治孔子廟庭樂事勸功。若曰國家所以儲養士。自有地也。教士誦法孔子自有道也。士求之有餘師耳。孔子進則欲一變魯。退則欲裁魯士成章者。眷眷父母之邦。沒而後已。王公于鄉國用意良厚。宛然孔氏家法。是役也。不自尚其事。可以見尊王之義焉。無好爲人師。可以見希聖之學焉。夫仕宦取厚藏盛宮室田園聲色狗馬自奉。

町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去

味芹堂



而秦越鄉人休戚抑或崇尚佛老高大其居香火于奔走即好施令窮乏德我而于學校教化無所裨益以公今日之舉爲猶賢乎是淺之乎知公矣故特推原其大致以諗夫願學孔子者

先夫子曰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南京禮部尚書

大秘之文以堆積爲工以多爲貴然不染倣作扭

捏之習百一之中亦有佳文惜爲多所掩耳

私記陸文忠公進士由翰林修撰出爲陝西參議在外

如嘉靖二十年陞宗伯致仕年八十海內謁文者

明文授讀卷二十五

七

味芹堂

重修江陰縣尊經閣記

葉逢春

江陰故有尊經閣圯墜日久邑令公某君乃捐俸先議葺之至今公某君功始竣其費盡需於有司不煩於民令公某君馳楮走俸於邸介余言以紀其事余惟我國家令甲彷彿漢世明經之意乃黜詞賦諸科而以經術取士非此者即鈞玄入莊擅騷陽屈而脫岐于六經者即弗庸故每邑置學具堂以明倫名而本類置閣以尊經名凡以示章甫者知所適的庶幾不岐於所嚮爾茲邑君山在其北大江介其南秦望

明文授讀卷二十五

六

味芹堂

白龍兩峯峙亘於東西之雄故士生于中多嗜古而力修前輩如耿君秉包君天麟陸君文圭惠君希孟類有所訓述闡剔經義以羽翼聖道者比比焉頃士習稍稍溺于句分章解甚者竊略售撫爲能于六經之旨即在註詁者輒視爲長物莫之或省比其假此得對公車則又并其何所售竊者更棄去之又烏在其尊也會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嗟夫古之人即聞且知未已也必尊而行之斯謂尊也已夫六經之于世也猶射者之發率御者之



驅範也。射必尊。穀御必尊。範而後能百步。言中千里而馳。六經吾心之的。穀正範也。而反或未知尊者。則吾惑焉。煨燼者。毋庸談已。而後世知所尊者。三漢儒得六經之祖。以考訓而尊也。宋儒得六經之精。以窮研而尊也。而近世儒者。以尊吾心之六經。是以筌蹄而尊也。三者得其一。則尊而非悖者。均矣。由博考而精研。由精研而筌蹄。三者得其全。斯尊之至也。不然。徒人吻出聆。于心蒙蒙然。無所了愉。又甚者。陽誦而陰違之。視六經所訓。載蔑如也。審是卽較之。煨燼者。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本 味芹堂

無殊矣。是古人所謂。譬富人之子。取其先世之寶藏。而盡貨之。又并其記籍寶貨之約。而裂棄之也。謂之尊可哉。是役也。經始于某月日。而董其事。則某某。邑令某君。獨有志于修舉茲閣。則庶幾知所尊者已。百家私記。公字叔仁。餘姚人。先外祖六桐先生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出高郵。門新鄭以衆人遇之。後見其所撰亭記。大嘆賞公。方作撫州工部郎。時歸熙甫。亦自郡俸。攜太僕天下。以此稱新鄭之重文。

真贊記

廖道南

內史氏使竣。至真州。真尹熊彰。勞于郊。覲。廼言曰。不類籍茲龍靈。長茲邑也。惟時生于斯。爲鄉賢。俊髦岐嶷。魁梧奇杰。矯焉相望者。若而人。惟時蒞于斯。爲名宦。懋德昭庸。樹聲章采。納軌明儀。蔚焉莫京者。若而人。惟時視于斯。爲柱史。西晉張公。屏棄培本。剗漓返真。蒐逸輯遺。毀淫崇正。表幽揚烈。合之得若而人。史其記諸。內史氏曰。古者士之修于鄉也。師稽三德。保校六藝。養之以禮義。廣之以術業。終之以道德。生也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三 味芹堂

可賓于國。沒也可配于社。是故士皆賢也。不必有鄉賢之名。古者官之澤于民也。閭閻綜于胥。黨蔽于正。鄰繫于宰。統之以六典。馭之以八柄。持之以六計。生也登于仕籍。沒也垂于祀典。是故官皆職也。不必有名宦之名。世不師古。大道鬱湮。忠信日薄。講張朋興。士以好名爲急。易直子諒。溫柔敦厚之意。荒。官以立名爲貴。惛惛廉靜。恬愉樸雅之則。弛。弊也久矣。是故良胥爲厲。惑怪者祀。君子以爲不經。實沈爲祟。祈禱者祀。君子以爲不信。蚩尤爲亂。黷兵者祀。君子以爲不



武有庫不弟。崇禎者祀。君子以爲不義。盤瓠不父。修  
誕者祀。君子以爲不智。祀豐于昵。爲獎滋甚。迺若張  
史擇厥若賢。列厥若官。創厥若祠。君子曰。有惠麻焉。  
禮有之。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其  
茲祀名宦之祀已爾乎。誦有之。鄉先生沒可祭于社。  
則德以觀化。則功以觀終。則言以觀教。則象以觀意。  
則名以觀實。五觀興而古道復矣。

百家私記。唐南字鳴吾。蒲圻人。正德辛巳庶  
常。任。讀學上。常請。徽姚廣孝配享。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三

咏芹堂



石岡書院記

楊士奇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  
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  
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  
世孫諱遜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宋  
衆漕貢。始卽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  
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爲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  
敗。從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爲古  
文詩辭。復作書院。又廢于元季之兵。國朝混一。海宇  
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中。蓋先生  
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爲可重。非他郡所及  
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  
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  
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逢拔士。必敬禮之。  
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  
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  
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沂大江。浮洞庭。游  
乎楚鄧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三

咏芹堂



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稼智者  
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勢厚者爲雄長不務  
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  
未嘗遍歷于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  
其俗猶不類于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  
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于家塾黨庠  
術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庠之制  
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  
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  
重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  
可重况于爲天下之拳拳于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先夫子曰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大學士謚文  
貞東里之文歐陽之矩矱也但平遠繁縟之致多  
而波瀾澎湃之觀少然自景濂希夷之後不得不  
以正統歸之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圭

味芹堂

大滌書院記

黃道周

壬申秋月余以逐客南旋實攜杖履啟關斯山何兄  
義兆左經右紐綱紀其事曾不數年茨暨聿立苞蘆  
既平環流既清四方高躅之彥時亦往來興詠其間  
余方攀柏藝松棲遲漳海未之能從也戊寅初冬余  
再以逐客南旋緬念斯山際違七載又以中途警聽  
邊氛未忍愬然絕帆胥江遂復誅節其間徘徊日夕  
嗟乎天水之時畫江中斷李伯紀顛沛其先朱元晦  
寥消于後攷其立朝皆遠者不能需暮近者不能彌  
月而汗簡所壽踰于鼎鐘當其遭會又何足談僕以  
迂愚幸逢盛世怒鼂之氣散其木雞前無伯紀慷慨  
劍削之誠後無元晦蘊藉經書之致而欲與抗送于  
春提衡九鼎吾知難矣夫勳名之著身猶膏肓之著  
于茗葉道誼之著心猶寶屑之著于瞳子將爲滌其  
盛大進以玄虛則瞿曇柱漆之流又溷其堂室此如  
逐清客以奉偶神郤膏梁而尊枯腊諒無濟于誕登  
未曠于成始也余少遠勳名長疎尊尊穆從時路領  
日于茲感玄滌之未能班李朱而不逮然觀其事會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圭

味芹堂



酌其稽獲百世之下從可知矣。比攷二公心身之際，備悉淵微。伯紀以誠明開君，元晦以格致引士，雖不標其宮庭，要無殊此旨趣。至于旂常俎豆，繫于兩室，慰以河魁，非君子之所宜謀。學者之所有事也。僕老矣，農山餘談，刪其將相韞丘之富，無異薪樵以謂今日之所當爲。不過蒔花課竹，汲谷烹泉，卽爲格致之源。不累誠明之動，便可大滌玄氛，廓清宙務。役使黃而聃耳之倫，以供烹爨沐浴之具如此而可矣。他又何知焉。此山翠竹如苗，巨身細葉，益以薤芥，涉冬愈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姜

味芹堂

嘉。蹲鵠之倫，盈猨被命，又少諸往時車蓋香火香雜之累。卽有一二朋從，罇酒盞缶來證所學，雞黍就遲，稻米七鑿，諒可免于噉菜事魔之誅。乾候以愆之刺也。義兆食貧，未離寒素，而綱紀于此已逾六年，而僕僅一游目其間，不能與諸名賢日夕講貫，暢格致誠明之旨，雖遠近之勢不同，而滯達之情，備見矣。壬申歲，余遊茲山，嘗爲之記，久不復憶。比復重歷，如讀經史，再翻之後，心眼亦別，是左數百武，卽大滌洞洞九曲，上下正平，如鍊承塵，傍爲湧浪，盤翠欲漾，出洞左

得小逕，不數折，去履前齒，得兩龍潭，螺旋而上，踰嶺不十丈，丹黃交映，折小逕而左，歷頂西瞰，可掇兩天目，見蒼石蘊草間，叩之若磬，是將達于棲真矣。棲真右垣，列壁數丈許，唇齒匹之，可斷一亭，棲真裕衍如百間屋，詭樓迷廈，右鑿石徑，隱現璣樹，如鸞鷹鵠，可數百步，卽達歸雲矣。從歸雲西旋，循諸石徑，稍東南行，過黃山嶺，還就小徑，復于龍潭，望大滌之口，宛然歸雲也。從是口而思棲真，居然大滌矣。書院在大滌南折而東，展于天柱，以妃大滌，右行數百武，得兩石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姜

味芹堂

門，瓊液霏然，如茶竈之在庖，閣右稍煩拄杖，仰捫湧翠巖，猶從驪龍逆鱗間行也。自是出溪口，涉畚叻，可探石室。石室未蓋而函，殊可寶也。南吞丹泉，東出九鎖之溪，龍蛻踞于北崖，鳳瞑伏于南竅，蓋出九鎖而洞霄之觀始究。其自九鎖入者，別從西嶺下，南陟石步障，以宿天柱之麓，于以西探歸雲，東投石室，仰承棲真，俯納大滌，猶右襟之結衣帶矣。當時從游者，爲嘉興倪梅生、先春汪爾陶、挺錢仲雍、琳蕭山、曹木上、振龍、淞江陳臥子。子龍時臥子以桐杖不遂登高，諸



數往還者、余病未之能從也、伯紀元晦二公、祠卽在書院之左腹、書院制度及諸興創、敝闕者、不在記中、  
崇禎十一年戊寅冬仲上浣石齋黃道周識、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三七

味芹堂

大滌書院後記

黃道周

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古瓦殘碑、依稀在焉、而李伯紀朱元晦以俎豆特存、壬申之歲、予以放屨嘗歷是山、坐臥李朱几案之下、今復七年矣、再爲逐客、重歷是山、嗚呼、以僕迂愚、遭逢盛際、無格主之能、匡時之益、而鹿鹿往還、剝烟啄霧、猶幸與伯紀元晦情事相隣、嚮令郭文舉許遠游在、豈可令其竈下、兒見之乎、是山吐泉北出、爲九鎖之溪、溪源發于天柱、中際爲金竺坪、展坪承柱、築小講舍、以面大滌、是臨安諸賢所共余晤語者也、謝傳嘗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異人所棲、余嘗上下徑山、天目三四百里間、捫高探深、杖屨所結、堂室異棲、未有盛于大滌者矣、大滌一山、凡六七洞、其博與不及天台、靈幻不及雁宕、石嶂溪流不及武夷、飛瀑隆澗不及匡阜、奇峻不及九華、黃山精巧不及浮丘白嶽、而獨以諸洞著于天下、凡天下洞壑、率在窪崖洪濤之所鼓盪、龍匠移宮、蛟人徙宅、故其變態萃焉、大滌當萬山之中、甯父之所未陶、康樂之所不鑿、而給鈇官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天

味芹堂



室遠若葑房壯于層屋若栖真之鬼我歸雲之襟  
玄蓋之淨雅雖不復藉諸勝亦良足擬其所長矣玄  
蓋者卽大滌上下正平如削承虛謂之玄蓋樓其在  
大滌西髻洞門如城闕層樓環聯旁有通竇道書所  
謂懸甯歸雲西望天目暮靄所巢噲舌吞之此三洞  
者雖不必異人是棲然使漢武聞而奉養燕昭聽而  
抵掌何詎過乎杜光庭稱是山玲瓏玄牝之竅妙棲  
息之下可以大滌塵心嗚呼塵累于人猶雲之觸石  
堯水所不洗許耳之相蒙蓋亦多矣謝傳棲遲此山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无

味芹堂

五十餘年捉鼻拂巾爲司馬主簿竊使其時風鶴無  
靈鞭流遂斷蒼生之恨東山之痛豈復可滌乎僕自  
少寡名緣長稀物累然而東臨闕里未果漁樵道龍  
聃之未能逃漆園而不敢必如邁子之謝家人文舉  
之辭皮袴雖髮白齒落末由也矣所幾希者右軍誓  
墓之後嬉然入林安石取憤之前翩欲採蕨終始斯  
志未失遂初儻有一二高朋解纓墨組朝誦孔易之  
編夕哦風騷之旨鋤松餘暇灌竹多閒相與擷其逸  
華收其雋實八十之年足跨八百彭喬之攀鹿髮安

浮之說瓊宮吾皆命以僮僕實若有無又何羨焉家  
距武夷可千二百里既已離山何殊鄉邑丙舍之外  
狂簡事從通經典者亦可百十然自以明發異瞻敬  
恭漸廣念我同心之好別爲伐木之遷昔右軍之適  
會稽謝傳之移蔣旌豈必守其雞窠憚此鶴舉乎嗟  
乎升沉岸谷百年之內累世足徵朱室丹黃之殿錢  
武金碧之宮既如此矣謝王視之太濃許郭視之太  
淡錢趙視之太貴李朱視之太瘁余以逸客翔集于  
斯濃不及謝王淡不及許郭榮不視錢趙瘁不視李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三

味芹堂

朱故余之于此山亦猶此山之于九華匡阜台岩黃  
白也非獨余然余友之託于茲山者亦大抵然矣是  
山洞壑出處別自有記其經理講室者詳余友何義  
兆誌中而是日同游諸彥爲景陵胡公占繡水倪梅  
生汪爾陶吳江錢仲雍雲間陳臥子仁和朱笑之蕭  
山曹木上與義兆通爲主人余一日凡三記情藻盡  
矣其不倫如此



大滌書院三記

黃道周

崇禎壬午予以解網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值江北告警桐皖之間風鶴騷然又每倚杖聽明詔多寬大之音得裴徊容與與烟波上下念此暮年節屢垂絕一泛湖湘抵夜郎探二酉觀石笈或畱或伏漫近庵嶠何期復至大滌與親友談話詢諸旅客長年咸云南出臨安涉富春泝信州從貴溪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抵長沙省諸波濤風鶴之險嗚呼予如擇地遭險者亦豈遂至此乎憶戊寅放謫將過豫章便道問文授讀卷二十五記

三

朱芹堂

入大滌拜伯紀元晦祠下何義兆持酒炙洒地跪讀祝辭達梁震屋何可忘也今幸不死將排衡雲陟君山訪懷沙之渚探弔湘之窟不復與朱李周旋寧當舍舊交與屈賈少年同其怫勃乎四月十五日至西冷十月廿五日與錢去非孟長民入禹航僦青山船入九鎖溪顧諸堂舍依然未墜而修篁抽篠綠鬱如長矣於時芍藥未彫雜英正茂丹泉涓涓納烟可濯想石門翠崖近在跬步欲往話訊未之能也又兩日諸友先後間至剖析鵲鹿疑義稍稍與子靜開滌諸

問文授讀卷二十五記

三

朱芹堂

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抵牾然而元晦醇遠矣由子靜之言簡確直捷可以省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由僕之言靜觀微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由元晦之言拾級循精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眩崖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昔陳子龍臥子為紹興府推官陞白巖魯瞻為湖州府太守予以二賢在治不欲久滯越中二賢亦先後過大滌竟日別去所遺惠白茶笋黃米外諸賢亦戒不敢受予



崖際巖，列石百餘步，可坐可倚，欲約義兆命鋤啓闢，結亭其上，下買竹阜，作六壁小庵，窄徑從黃山可二里許，出玄蓋之臂，今垂五載，未踐厥諾，而爲三湘二酉奪其茨，暨又何暇從白門滯留，適有樵子從栖真來，談往歲所游，非歸雲洞，別有歸雲爲栖真後戶，去栖真不過百武，攀蘿緣壁，可一筵至，予喟然而思，世寧有窟宅百武間不辨門戶者乎？是猶從何顚遊不遇小山者矣？策病足佐藤竹進之，藤竹豐然而前，與趙浴咸吳季安郭彥深朱美之孟長民肩膝相嚙也。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三 味芹堂

至則窈然，探石罅下砌磴而入，可數十尺，如墜篋館，不造前所謂歸雲者，而前所謂歸雲亦密箐封之，不可復可步，崖址亭意亦已俱失，得毋前誤者花溪銀犬不可更真乎？抑天下真者原不勝誤也，還少有言所之既倦，情隨事遷，則感慨係之矣。茲山幽勝，視西泠不能十二，奇峭不能十五，而獨以真樸自完，過時無林赫之觀，去後恒思之，予之思此者屢矣，石門泉壑敗瓦亂灰，白石步障以西，一丘三洞，潛跳可樂，山戶遺券，高不上陽美之田，卑不逮愚溪之價，而委蛇十

載洗刷未就，凡三過從，每數十日，忽忽去之，嚮遂從白下過長沙，列祖西陽鍊砂勾漏，欲從諸友刊誤推真，更思一適，豈可得乎？周濂溪欲營湓江，結廬其下，既復不果，謂潘興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行其所學，如果不遂，與子恒論道講書，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着心便誤，有待而管何者？不晚行年六十，能復幾何？華嶽嵩高，太行少室，已俱爲豺狼之區，戎馬之道，而大滌一區，僅存數椽，與朱李木主相對，侯又當西行探蘭佩些，買楊以爲顏，閱景宋以爲臥子，壬午有錢去非，又爲別山之辭曰：

爲鳳遜悟，爲蛇擇沮，誰當巢苑，不如烏鳥，東則有泰山峨峨，西則有蒼龍青柯，北則有繁峙雁門，中則有潯霍九羅，狼豺守之，狐兔孔悲，旅鳥焚巢，芝荻閑遺，天憫彼老，尚有衡嶽，似榜全年，如葵衛足，相爾龍從，則亦厥祖，昔云中原，有三天柱，二者陵遲，汗於盜寇。

明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三 味芹堂



唯此一峯瞻前忽後以是一峯匹彼衡嶽雲霞孔峯  
惠我南國虎兇雖橫不敢休鯨鯢雖頑不敢游宛委  
之書宜藏其均响嘯之碑宜植其頭我往從之實唯  
一氣後碑與書亦明主賜非明主所賜而我安得至  
名彼九巫諧我南家吹蘭服香微歌變些勿云室遠  
勿使人遐勿以毒溪浸我桃花恃爾十年相知勿爲  
它山參差七洞九峯咸皆見之

山文授讀

卷二十五

記

三

味芹堂

六合縣科第題名碑記

莊景

應天府之屬邑七其五邑皆江南而吾江浦暨六合  
者則獨於江之北也人才之多往往得五邑而吾江  
浦自有國迄於今登進士者才七人鄉貢士亦不過  
三四十人六合亦然抑何少也世常以扶輿清淑之  
氣鍾而爲人故靈而吾兩邑者山窮而地僻故其人  
多鹵裂而不知學科第則視他邑爲獨後嗟乎此果  
謂之何哉國家三年一大比一省則合諸郡之人才  
其多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名者百人而已禮部合  
明文授讀卷二十五記  
美  
味芹堂  
天下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選者不過  
二三百人而已斷石以求玉而疵瑕莫掩而必盡其  
良士之得由是而出者亦難矣又吾兩邑之大小其  
視江南之五邑曾不二十之一二夫科目之嚴又如  
此而吾之兩邑者又如此故雖家置一庠序而人人  
爲儒服亦不能以相及矣以吾兩邑之人之少爲不  
知學而以其地者或非也雖然人亦何病于少哉大  
路繁纓一就大路繁纓七就珪璋特琥璜爵者此以  
爲貴也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五人十人少矣。天下後世凡稱堯舜文武之治，則莫有能及之者，不貴于多也。魯哀公以儒學于國中，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立于公門，問以國事，于轉萬變而不窮。是魯一儒耳。世稱魯為禮義之國，一儒何少于魯哉。由是觀之，人才不惟其多，惟其人。而天下無不治已，不如是雖多亦何以哉。是則凡為吾兩邑之人者，其少也不足憂，惟其不能如所謂十人五人如所謂魯一儒者，斯可憂也。六合科第題名碑闕，侍御陳公士賢用文授讀卷三十五記

三毛

味芹堂

來督南畿學政，乃命縣尹張公恒次第其名氏于碑，而求予記。予未有以應。明年陽信唐君詒者繼厥尹事而復以是請。予江浦進士七人之一者，遂書吾兩邑之人所以少者如此，且以勵吾同志，毋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少吾兩邑之人。

先夫子曰：定山文極有當家者。余嘗喜香山之詩，至其口頭禪語，毫不足觀。定山之詩，汰其道學腐語，其在有意無意之間者，是則詩之至也。牧齋能讀陳公甫之詩，可謂巨眼而不能得之于定山，何

也。私記定山字孟陽，江浦人。成化丙辰，庶常，歷官南京吏部郎中。學案有傳。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記

三毛

味芹堂



浙江按察司獄記

王猷定

浙江按察司。故宋岳忠武第宅也。獄在司左。相傳萬  
侯高承泰。愴意置此。以禁忠武者。旁有井。蓋忠武  
女持銀瓶投井死。後人謂之銀瓶井云。丁亥。余友朱  
士雅。以事繫獄。久之得釋。爲余言天下之獄。未有慘  
于此者。始入獄。卒導罪人至獄司前。索金。故事。罪人  
入見獄吏。無重輕皆輸金。卒如之。又推罪人有貲爲  
牢頭者。主進焉。而後掠其私。謂之嘗例錢。金多者。雖  
重罪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置一獄。名套監。周  
明文授讀。卷二十五 記 五 味芹堂

遭樹木柵。地穢濕。覆以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  
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  
人。氣百千攢集。人懷自耳鼻緣入衣被。凡屬有窺焉  
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什不得一二。折而下一  
行。黝黑盤曲深坳。突有石門。犴狴司之。門堅重。啓之  
聲似吼。陰風颭颭。從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屍  
臭。達門以外。罪人既入獄。卒閉南門。邏者僅存一寶  
通勾。廢白晝。鬼鳴。嗚呼。犴立人前。強有力者與之角。  
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斃。庚子。萊陽宋公荔裳。分守

浙東。余適遊會稽。以此告之。公曰。明天順間。吾先世  
御史公諱。叛者。嘗梟是邦矣。解旁有廟。祀銀瓶女。祀  
之日。例拜女。一日。自念。我朝廷執法吏。乃屈膝女子。  
耶。命擇日。改廟他所。甫鳩工。忽空中見女子持弓矢。  
射中背。頃之。疽發。余問之作而歎曰。有是哉。以一女  
子死。四百年而英爽赫奕如是。況忠武乎。夫忠武。嬰  
賊臣之害。亡宋社稷。迄今過其墓者。見賊檣之俛。  
夫牧豎。猶爭擊之。胡至陵谷屢遷。而以幽陷忠武之  
室爲獄。卒賈利之場。爲之吏者。若之何。仍其地而不  
明文授讀。卷二十五 記 四 味芹堂

思所以廢之。去歲除夕前一日。士雅沒。余悲良友之  
不可作。而有感于其言也。今年春。宋公將之任按察  
司。公仁者。既嘗道其先世事于其行也。爲之記。以貽  
之。辛丑元旦書。

思舊錄。于一江右人。其文如湯琵琶傳。李一足傳。  
寒碧琴記。亦近日之瑣瑣者。但余與之言多附會。  
不實。是其大疵也。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珉  
百家校讀

記三 祠廟寺觀類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位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於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

明文授讀卷二十六

一 味芹堂

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議遷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諸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次阜亭，三宮震動，宰相遜荒，公挺身獨往說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于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

趨高郵，抵通州，甫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

寇，內煎于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

歸立二王，開督南劍，敗績于空坑，仰藥于潮陽，絕粒

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

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

夫公之忠誠，能墜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

陵之風，雨能起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

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

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

明文授讀卷二十六

二 味芹堂

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于海，李芾死於潭，趙鼎發死於池，姚嵩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于公之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于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



祠公于學宮鄉郡祠公于城南公之子孫祠公于富  
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爲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  
公飲冰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  
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錄川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  
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  
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于名教可書故書之以  
詔萬世之爲人臣者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味芹堂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  
之宜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  
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  
祠之聲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  
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  
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  
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戾斥于唐而猶存于今  
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  
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于聖人之弟乎  
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旣  
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  
于世吾于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  
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  
不見化于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舜瞽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  
諧進治于善則不至于惡不抵于姦則必入于善信  
乎象蓋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四

味芹堂



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位，澤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于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于舜之封象歟？吾于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五

味芹堂

集三

峽江練公祠記

羅洪先

余往讀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爲人。然未詳其生何地也。嘉靖癸丑，登玉筍九仙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練氏先塋，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永興禪刹。老僧自述坐累，往往以練氏沒田言，且曰：由此南上三里許，瀕江有地曰三洲，卽其故居。又南一舍至玉峽，峽分爲縣，公實今峽人也。聞之惘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堂階垣遺跡隱隱，階右數塚，皆赦歸之人，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趙生子良不覺痛哭。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本 味芹堂

流涕近鄰黃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泣。因道其家世甚悉。練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是生公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熙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於是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畀陳堦，諸黃所言如此。練故與黎黃劉三氏著聞，黃鄰練且世姻，受禍獨慘，其土疆大牙相入，不怨厲已，乃洒泣吐所未聞，嗚呼！此豈有所利而爲之乎？始錢守琦因峽之請，祠公鳳凰山巔，淦之人士譁曰：公淦人也，何與于峽？至爲書詒晉之，峽不爲變，當是時，故老凋喪，惜未有以三洲



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祠隸峽則峽祀淦與峽皆公故鄉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俎豆六一產于吉水廟食恩江神不可度知其在彼乎在此乎祭於廟繹於祊兩地交至自古已然淦人又何疑于峽也余獨念淦之爭者譬之家寶他攘是懼以公在淦則淦重也峽之爭者譬之宗廟執事爲榮以公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爲淦與峽重者止一死爾夫人孰無死公獨以死重淦與峽何哉忠于所事知其不得不然而又能卽其心之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不死之心則知

明末授讀

卷二十六

七

味芹堂

淦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可以幾前日不得不死之心此不得不死與不得不祀之心公不能要之淦與峽之人淦與峽之人亦不能私於公峽之爭也淦固有言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祀之其心蓋曰彼在淦者何與于我哉雖蒙詬訾無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于我哉雖戮妻孥無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盡其心而後能安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夷齊所以見賢

于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亡百世以下聞者莫不興起宜峽在所必爭矣嗚呼淦之祀公得所重矣獨不思吾身亦有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矣獨不思吾心尤有當安者乎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臨難有之自言動食息至于綱常倫理日與吾遇者不知凡幾而未有能卽所安如峽之爭祀者亦又何哉卽使安之亦倏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于公之一死也哉不是之辨而徒慨慕于公以爲重其亦未矣錢之祠曰自靖故事憚登陟率請主祀之行署通判何公堅

明末授讀

卷二十六

八

味芹堂

行縣病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策漢君佳相繼成之漢移置山腹制頗湫隘何復捐俸開其麓併倉址與故利地廣之下爲求仁書院峻磴紆徑直聯之祠則豁弘深祀有常度仍亭其巔曰高山仰止延眺其上三洲烟草盡入指顧嗚呼公無身與家矣豈計夫人之祀與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三洲不之祀固益無以慰峽人之心也因記其役備論之告後之慨慕于公者

先夫子曰念慮之文從理窟中來自然轉折可觀



彼以膚淺道學之語填寫滿紙不可謂之道學故不可謂之文也若如念庵何一句不是道學推而上之潛溪遜志亦何一句不是道學乎故言文章不可入道學語者吾不知其以何者爲文也攷齊言念庵仙去不死來訪虞山直是癡人說話豈堪載之著述引人笑柄耶

百家私記念庵字達夫嘉靖八年狀元諡文恭詳具

傳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九

味芹堂

王侯祠兩廡記

高攀龍

天下有事匹夫能執干戈捍冠賊卽不幸而死其一念自足千古何者此一念正氣也惟正氣不可磨滅天地之常運日月之常明山岳之峙江河之流皆氣也聖賢能精之一之與此渾合無間卽匹夫匹婦一念秉正而死其氣未嘗不與之合然其心非精一之心故其氣非克塞之氣譬則盎缶之水必歸于器有所歸則聚無所歸則散聚則伸散則屈伸則神屈則鬼鬼則爲厲神則爲祥其小大之分然也往者嘉靖甲寅乙卯間吾邑有倭寇邑之義士何五路等三十六人奮然持白挺出擊之敗死城西之壕巫覡徃徃有言其爲厲者邑人卽其死所祠之簫鼓續紛遂爲淫祀余旣與邑之紳衿建松磁王侯祠於惠山之麓王侯者寇未至而築城城甫完而寇至使我邑萬姓不糜爛于寇者也吾同年陳公筠塘曰當寇之熾也百雉而外白骨矣義士輩雖敗而死寇虞其有繼至者獸駭而去城以獲全是則侯之城體也諸義士用也猶之手足捍衛其軀者也烏得而無祀乃自捐貲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十

味芹堂



爲兩廡列祀焉有司春秋犧牲惟謹自是而諸祠之祀大衰不知其所以然也余謂公之此舉有四善焉表義息邪彰往示來大錫福于邑也夫一筵之醴醇一夕之妖冶一朝之寒暑風露皆足以殺人與諸義士西壕之死等而諸義士之死不死也卽不信視西壕之簫鼓鬼神之情狀大可見矣死者有所歸生者有所勸天下一旦有事執干戈爲吾民衛者必相繼而起故曰公一舉而集四善大錫福于邑也

百家私記先生字存之號景遠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左都御史逆賢亂政提騎將至自沉

止水齋忠憲  
詳在學案

士

味芹堂

東火鄉改正祀典記

何瑋

潯州東火鄉宿幕仇時濟氏往年與其鄉人舉行藍田呂氏鄉約卽鄉之東嶽廟行之旣而以東嶽非庶民所得祀乃遵太祖高皇帝里社得祭土穀神詔命設五土五穀神主卽嶽廟之後殿祀之祀畢則藏主於嶽廟之前殿扃其門不啓由是嶽神之祀遂廢未幾時濟去世宗弟國賓時茂嗣主約事間謀于衆曰祀禮有典吾儕祀土穀之神而不祀東嶽於禮甚正嶽神之塑象尚在今雖不祀安保他日不復其舊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記

士

味芹堂

吾欲撤之以窒復祀之源如何僉曰可未果而時茂相錫仲弟義官時淳以兄之志不可不終也恐禮未允乃令其季弟醫官時開來南都訪于溪田馬子涇野呂子并及于予二子曰東嶽泰山也在魯境內禮諸侯祭境內山川季氏以魯大夫而祀泰山孔子尚以爲非禮之祀神必不享况晉民而祭魯之東嶽神之不享也決矣且襲瀆神明律有常禁而土穀神之祀則聖祖所許今撤東嶽之像而修土穀之祀稽于禮而合稽于情而順無可疑者以此窒東嶽復祀之



源甚善。予曰：所論正矣。然東嶽之祀徧天下，其故則不可不知也。博物志云：東嶽主名人魂魄，其始不過謂東嶽屬木爲魂，益以五行象類言之耳。非有他也。而立言無法，昧者不察，遂謂人死魂皆歸東嶽，嶽神將治其生時善惡而罪福之。世之惑于其說者，往往立廟致祀，冀以微福而免罪，故東嶽之廟祀徧天下。其來也非一日矣。昔漢成帝廢諸祀之不合典禮者，其意甚正。劉向乃謂諸祀俱有神靈不可廢。帝暮年無子，惑向之言，盡復諸祀。夫劉向大儒也，于鬼神之神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主

味芹堂

罪禍尚有所惑，况餘人乎？東嶽治人死後之魂而罪福之，祀則可以微福而免罪，世之惑也久矣。茲惑不解，雖毀其廟，將復設之，猶反手耳。况止撤其像乎？以此室其復祀之源，恐未能也。時閑楚然曰：爲之奈何？曰：此不難也。事之有無，斷之以理。東嶽治人死後之魂，而罪福之，萬無是理。借使有之，乃緣是享人之祀而行私於其間，則亦一瀆貨枉法之吏耳。明明上帝豈肯容之乎？誠有嶽神必正直無私，如世之清嚴官府，且將惡愚民之敗其名節而加之以謫怒矣。况肯

享其祀而福之乎？由是而觀，則東嶽享人之祀而私以罪福，其無是理也決矣。昔夫子謂泰山不享非禮，已具此意。特其言引而未發，茲故反復論之。世之惑者，其可解乎？二子曰：解矣。乃書之以授時間，俾歸而刻之石，以告夫後之人。

先夫子曰：粹夫武涉人右都御史柏齋辨論淵翻，是其所長。脫除議論，則未免常調。私記柏齋弘治壬戌進士第嘉靖初歷工戶禮三侍郎，廷文定詳學案。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古

味芹堂



三官廟記

鄭滿

庠生楊彥誠率道士某者以告曰。州治南距運河三里。河之南。厓有廟曰三官。弘治某春。道士之師曰鹿道寧者。度地始事。繚以周垣。植以宜木。構殿凡三間。設三官之像於中。後爲神厨。一前爲鐘鼓樓。二左右爲翼室數楹。道士居焉。藻楹繪拱。金碧輝映。撝厥始。則義宰王廷璧捐地數畝。揮白金數勛。爲好施者倡。廟門未開。廷璧又以獨力伐石斷木。以收厥成功。自是州之水旱疾疫。及舟經河下者。有禱輒應。廷璧之

明文校讀

卷二十六

志

朱芹堂

功不可泯。滿曰。噫。予聞三官之說矣。曰耳。官。目。官。心。官。未聞別有所謂三官也。考漢熹平間。漢中有張魯者。號有道德。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今有疾者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其一蘿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蓋助於此。夫五行乃天地之用。水特五行之一。並列爲三。是有與義。先正宋景濂謂文安公嘗爲三官祠記。而議不及此。至其自爲。又開其端。而不竟其說。得非其理有不可輕語人者乎。彥誠曰。先

生日講明正道。願使是有不得問耶。願終以教我。滿

曰。坐。吾語汝。夫天地者。氣也。氣之始形。惟水而已。自其精英上浮爲天。其泥滓下凝爲地。而水固無不在也。萬物之生。何者不本於水。故易曰。天一。生水。洪範。一曰水。而水固可與天地並然。高厚難繪。溟濶難測。安得而類斯人之。貌像。歟。又安得而爲斯人之。服色。歟。無是貌像。無是服色。而亦無用是廟也。彥誠曰。然則人欲致敬者。奚所依而從事焉。滿曰。爲壇而不屋。古之道也。然惟天子得祭之。而他。不與。蓋凡含形肖

明文校讀

卷二十六

志

朱芹堂

像者。既均受天地水之功。而其欲効區區於天地水者。亦均是心也。然天地爲萬物主。天子爲天地山川主。禮制有限。惟天子擅焉。譬之祖廟。雖羣姓兄弟。得以宗之。而主祭則宗子也。廟僞不且俗乎。彥誠曰。世俗相沿。爲是廟。何也。滿曰。予固謂欲効區區者。此民庶之心也。子生於父母。有疾病。必且呼而告焉。爲父母者。其忍沮之。是國民庶之心也。民之性愚。必覩爾是廟貌。瞻爾是像。設然後悚然。肅然而誠敬。萃焉。其賢而能敬者。不賴也。是則廟像之設。爲愚庶也。是廟



既立有禱必靈亦精誠感通之理君子是以不訾其  
妄而抑嘉廷璧之有德於愚庶乎彥誠曰此則廷璧  
之所爲也彥誠以告廷璧廷璧拜稽曰是誠吾心彥  
誠廷璧臨清人

三官廟如此發論庶幾不倒御文章家架子先生  
學本宋儒而得其純不獨規倣韓歐也

明文授讀卷二十六 記

七

味芹堂

德郡重修東嶽廟碑記

程珩

祀國之大事也祭法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大勦勞則  
祀之先王之制唯諸侯得祭山川蓋其慎且重如此  
乃今東嶽之廟徧于天下祭于士庶人歷世彌遠莫  
之敢廢者何哉珩嘗閱諸傳記及泰山誌而得其說  
矣五嶽莫尊于泰山而其神亦莫靈于泰山觸石生  
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惟泰山爲然其神幹  
旋元氣發育萬物有生生化化之功凡水旱疾疫衆  
所願欲者咸望而禱焉往往有應古今所傳神異種  
明文授讀卷二十六 記

種弗可誣也已惟其功德溥于天下則通天下而祀  
之固人心之所同祭法之所與也珩亦因是而觀世  
變焉古者民有井田有溝洫國都閭巷有學校又設  
疾醫瘍醫掌治邦之疾病疔瘍而總之以醫師當是  
時生養遂而風俗醇矣以祈禳爲也降及後世凡先  
王教養之法相次盡廢而苛政日興民于是有饑寒  
水旱之虞疾病天札之患窮困迫切無所告而求諸  
神曰萬一其庇我乎此人之情也蓋王政衰而祈禳  
盛亦世變使然上之人方自負愧責而何暇禁令宜



其有舉而無廢愈遠而愈滋也。德郡城中古東嶽廟碑記無存，創始莫考。正殿爲間者五，中奉東嶽天齊仁聖帝，左右各有親侍之臣一，寢殿及左右殿各爲間者三，東西廡各爲間者五，塑繪諸神，題有位號，必能翊宜玄化，默贊陰功，不可得而測也。表以大門，繚以周垣，守以黃冠，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國朝嘉靖四年，郡守雁門何公洪重修，迄于今將六十年，復就傾圯，郡之義士耆宿及黃冠宋靜深輩，協謀修葺，財取于捐施，力出于顧役，諏吉始事，以次興舉，不勸而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左

殊芹堂

輸之者衆，不督而爲之者疾，易朽爲堅，飾舊爲新，黜聖丹漆，金碧交輝，視昔有加焉，足以表崇重，聳觀瞻，信神聖之靈宅，祈禳之勝區也。經始于萬曆七年四月，而以次年十二月落成焉。其耆宿及靖深輩謀之歲月示久遠，乃偕予同學友蓋君鉛來屬予爲記，予謂茲義舉也，曷敢以昏耄辭，乃爲稽之祭法，本之人情，質之世變，肆爲贊論，以彰往事，詔來者，庶于茲祠有助焉。嗟乎，以東嶽之靈寵，當與天無極，區區鄙人之言，曾何足爲有無，而敢以自侈乎，甚矣其不知量

也。雖然，予恐後之人有如梁公之毀祠廟者，得吾說而讀之，庶其免乎又恐歲久而敝，有如青宿之好義者，得吾說而讀之，庶其復新乎。若是則斯言不能無助，因次第之，使勒諸石，而系之銘曰：

維天生物，維神奉天，峻極發育，元化昭宣，雲出崇朝，澤沛八埏，俾稿者蘇，俾夭者延，災疾以消，疾病以痊，德施斯溥，報施宜豐，有廟奕奕，屹立城中，爰加修葺，人願攸同，巍如煥如，顯顯闕宮，匪人之力，伊人之功，維此成功，士庶胥懌，駿奔匪懈，神其監格，降福無疆。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碑文

干

殊芹堂

生民有庇，褒功頌德，乃勒貞石，援理縱辭，昭示無極。先夫子曰程瑤宇，東齊人嘉靖壬辰進士，自司理至尚寶卿，爲嚴世蕃所排，摘度支郎積官右布政使，致仕文從字順。



重修大興寺記

趙鈇

大興寺貴之省臣歲時綿葛習肄之地也嘉靖辛酉歲杪余與侍御巫君總戎石君入寺以獻歲同爲儀時大水之後見更衣無所民區與僧舍無別共以爲嘆曰是不可無修偶宜慰安萬銓至彼固擅積且明見者因以神道爲教使任重修事辭曰吾能供費而不能供力乃獻百金爲助計其金可具木石磚瓦令貴前二衛棟老弱不能荷戈者役之乃先其所急首築牆垣以限民居次修更衣廳以候漏大殿宇兩廊

明文校讀 卷二十六 記

主

味芹堂

田澤而以爲藏者其市楮同其爲用則異汝以吾意

與若意同乎吾之修大興寺以爲祝聖之處不可不

嚴非謂佛能貴我富我生而壽我我固爲是以求利

益也吾聞佛之爲道貴清淨慈悲以不殺爲教而習

于其學者則其氣柔弱不振今吾方以殺爲事日治

兵戎以驅除不祥則其爲道本與佛異雖以是饗之

佛其悅吾乎况吾之人方蓄縮不揚日以賞罰鼓舞

之猶不能作其氣以宣厲國威而又以柔弱不振爲

教必不然矣若使苗人皆和柔其心解釋刀弩以安

明文校讀 卷二十六 記

主

味芹堂

伏林谷則深所願欲又不取譸張藉佛爲教也既告之以故因以爲重修大興寺記

先夫子曰鈇字鼎卿桐城人仕至貴州巡撫其文

無蹊徑匠心而作固是一作手無知之者私記鼎卿萬曆

問進上



幻悲閣記

羅洪先

嘉靖壬午五月余與劉孔脩雷時孚共學大雲寺主  
機上人劉以世契雷爲余說尚書號莫逆交旁舍則  
蕭其士艾于中雖異火侶然飽而嬉夕而游必此四  
人俱非抵掌而談時事則倡歎而誦古文而其年俱  
長余謹兄事之居兩月各以事解去當其去也由  
然屢顧而後能別蓋不知其屋之虧蔽與湫隘也明  
年冬余與劉至寺書機上人墓碣又明年雷以療卒  
乙未艾客死信豐而劉以丁酉病不起三年已亥余  
叨文授讀卷二十六記 三 味芹堂

再至寺訪其故處有閣巍然有圃蔚然余仰而登俯  
而瞰外之溪流山色無異于昔其下則化腐爲蔬  
通易湫隘爲軒豁而此三人者長已矣不可復睹矣  
于是潛然涕下而悲不禁又因以悟爲佛之說者必  
且相啗固莫知吾之所爲悲者何也凡爲佛之說者  
以破除世界爲宗彼所謂世自其流傳不斷言之者  
也彼所謂界自其分別不混言之者也其意以爲凡  
人之有身皆緣情想之注而身之所食著者皆因割  
據之聞前後相沿彼此不相假而吾與人始多事矣

今視此三人者自其少而壯壯而老已不能自必於  
其身況其身之後乎又況後此三人者乎而吾與此  
三人所居者其爲虧蔽湫隘此地也其爲疏通軒豁  
此地也彼易其視者十木之飾終爲劫火係燼耳從  
而推之凡物之美惡得失者果異是耶又從而推之  
凡人之厚薄疎戚者果異是耶又從而推之則凡所  
謂不壞者果何物耶若是則焉往而不爲世焉往而  
不爲界亦焉往而不爲幻吾處于大幻之中乃爲今  
昔俛仰之悲以貽佛之嗤不已惑乎雖然幻者不得  
叨文授讀卷二十六記 三 味芹堂

不幻幻何擇于悲悲者不得不悲悲何碍于幻是幻  
固幻也悲亦幻也若是則持佛之說者亦不免于惑  
矣乎自余去此而他遊也其侶衆其地易其日久皆  
有甚于此者矣然而獨此爲悲則是交物之始所謂  
創見焉者也凡創見者先入以爲主而寓意重及其  
稔也緣習以俱忘雖然有物奪之則漫交者亦不能  
爲悲故少能記憶老則健忘其精專之故也嗚呼安  
知後之不爲悲者之不迷於幻也耶若是則又何惑  
於悲于是題其閣曰幻悲而追書以警學佛者建閣



爲機之徒尚聰道正二人勤苦不懈凡可以起廢者不遺餘力而正又知持佛之說故余樂與之記記成于乙酉四月後開成之十有六年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五

味芹堂

郊莊觀音堂記

趙時春

吾常慕元城劉忠定公之爲人紹聖黨禍久而自信益篤者公與陳忠肅而已嘉靖甲申以舉子請婚于大名遊忠定公之鄉始熟公事又讀其語釋觀音經之刀尋段段壞者適外舅氏之堂有此經本遂從而納繹之所舉至衆然大要不過以無畏力忘情于利害而已忠定本從司馬公學自誠而入非但忘情于利害者吾因此頗曉觀世音大義大類告子之不動心而其日無畏者卽告子之強制也是年始申大禮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五 味芹堂

嗣是余登第仕于朝值郭勛等造大獄少師大學士楊公謀去大學士張公桂公而不克楊與桂兩罷去張獨操柄桂之徒夏給事權附于張以自救旣乃建議更郊祀以浸漬引入駁父配天之說遂與張相軋士大夫風俗一變獨縱橫之術大行能如告子者亦罕矣庚寅秋吾亦以狂言考詔獄恩貸除名食貧無以自活又爲縱橫家困甚思遠城市聞南去七十里有郊氏之山郊氏久無後羣盜鄭本康惠等穴焉官軍討盪底定其稅糧無所屬里甲困于陪納因共請



吾治之，乃稍芟林莽，逐去虎豹，始通道于白崖山之巔，有泉泓焉，其面正陽，爲板屋，藝苧麥以居之，柞山木以市衣，凡十年而大熟，居者成井，乃作屋三楹，屋之前有峯焉，下瞰百泉，林壑幽美，學浮屠人圓滿被草爲菴，吾時登禾稼于其側，輒發其語，悵然不能對，問其所業，則曰奉觀音像與經而已，吾因宿樹下，取而讀之，并法華在焉，法華多文藻，其質又不如觀音經也，夫觀世音一言而已，其經已自多，而又況於法華乎，老僕今之華樂歲之屢豐，而憫觀世音與吾常

明不授讀

卷二十六

毛

朱芹堂

累露也，請于衆曰：人柞一木，負一石，束薪以給坊者，嘉靖旃蒙大荒落之夏，觀音堂告成，其制僅足容吾與觀音而已，吾少而狂慙，不自度量，深慕孟子不動心之學，年十四舉于禮部，公卿貴人多樂與遊，而吾悍然不敢有所附麗，獨思以一旦自見，結明主之知，以無愧于其職，以伸其迂闊不可用之學，既兩遷郎官，再入翰林，言其職事而俱得罪以退，重思自愛其身，以求無負于天之所予，而其侶羅子唐子又各遠去，獨與邊氓日共干戈，以與其好殺之心，農夫固質

僕可道又役役升斗之利，卒隘吾意，夫所謂觀世音者，崛起西南萬里之外，談笑夷貊之中，能不以聞見利害動其心，其視縱橫子真奴僕與茲吾之所以不以其異於吾而外之也，然吾之所以與之異者何哉，彼以爲妄，而吾以爲實，彼以其妄不足動，而吾之實自不能動耳，吾方病彼說之多，而吾之辭又甚焉者何也，彼既以爲妄矣，妄不可言也，而多言之是多妄言也，吾以爲實理，唯恐說之不詳，而辨之不至也，多又何疑哉，遂以茲夏端陽之日，刻之于石，以與同志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天

朱芹堂

者共焉

先夫子曰：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僉都御史浚谷之文奇崛，頓挫精神，透于紙背，在唐亦杜樊川流亞，私記浚谷年十四魁闕中，十八中嘉靖丙戌會兼太子駙馬，請朝東宮，又放歸，以邊警起，領民兵自副，使趙拜山西巡撫，抗戈躍馬，身當敵衝，嘉靖時所謂入才子者，浚谷與熊過陳東任瀚呂嵩李開先唐順之王慎中，也



長水塔院記

屠隆

余嘗與袁長史福徵沈徵君明臣馮吉士夢禎登邵塔，坐藏經閣，憑欄矚眺，四面空水，迴絕大地，浮屠蕭然，矗立烟雲空翠間，洪濤礮擊，日夜撼其下，川魚沙鳥，芙蓉菱芡，參差歷落，鐘磬之音，泠泠然與波浪相答，少頃，斷虹蜿蜒，橫挂木杪，日氣霞彩，下射湖心，殿閣迴映閃爍，陡作黃金相，又頃之，月出東海，波空如鏡，流光蕩漾，直似浮金剎云，余心酒焉樂之，時與諸君各賦詩紀遊，蓋幽峭空曠，離塵絕世，足資高流栖

明文授讀卷二十六

記

元

朱芹堂

逖，詞人登覽，洵雲間山川之最勝處也。按圖經，洺者谷水也，故秦由拳長水縣，始皇時童謠告異，野燭示兆，一旦陷爲谷水，而洺名焉。每遇天水澄徹，隱隱下見，城郭衢道并甃，又器皿故物，往往浮出，間多神異，傳諸好事者。余則悽惻以傷，此與禹母空桑之譚，歷陽化湖之事，何其大類也。余聞之，數無常住，物必有壞，大化遷還，儵起儵滅，若空若幻，滄溟揚塵，天地隨劫，卽大物不能逃，而況一邑於何有？釋氏等之爲露電空花，渺不可執，陵谷相尋，從古有之，卽吾今日之

明文授讀卷二十六

記

三

朱芹堂

肩摩轂擊者，安知非昔之洪波巨浸？今日之洪波巨浸，又安知不爲後之肩摩轂擊也？而世人據螻蟻寸壤，假蜉蝣刻漏，馳騁角之名，嗜蟲臂之血，忘旦夕之命，而營千歲之圖，及其聲銷影沉，瞥焉一夢，難以語知。余覽洺之勝，則蕭洒以樂，而尋洺之故，則凄其以傷。其樂也以物，樂其傷也以物，傷以物，喜以物，往來于胸，是發于浮想，非真性也。是爲物所轉，非轉物者也。然余之戚其起于樂乎？有樂卽有戚，無樂何戚？無樂無戚，外境常移，真性常湛，而心地常樂，樂根于性，凝然而寂，炯然而照，是謂如如。如如之樂，不可得而樂，不可得而戚，其庶乎余蓋未能而浪有喜戚，奈何不爲長水之壤哉？何者？往來者不停之運也，成壞者必至之期也，委順者至人之幾也，執着者萬物之妄也，萬物遭不停之運，乘必至之期，則壞固妄也，當其未壞亦妄也，以物執物，故卒不能離于妄，以妄求妄，故卒不能逃于壞，而識者顧謂真性不壞，歷萬劫而無恙，起諸有以獨存，儒者之所存養，二氏之所修煉，皆是物也，視長水之成一浮沫之聚也，其壞一游塵之



散也。究而言之，則滄海一浮沫也。天地一游塵也。夫是之謂超然。而余向者之浪喜浪戚，隨境風而轉，不亦細乎。塔始于唐，觀符間僧如海所創，建殿宇塑諸聖像者，嘉靖間比丘某築藏經閣者，其徒自正也。閣成，延四方高衲誦其中，不輟。而大宗伯陸公樹聲，相緣爲置大藏，割腴田數十畝，以供香火，遂爲吳中名利云。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三

味芹堂

東林寺重建五如來殿碑記

黃雲師

古東林在繙經臺南，背負蠡峰，旁帶瀑布，林壑深靜，爲息心寶山。今寺移北麓，仄道午迤，木葢月題，交馳總至，然絕塵清信之侶，屈指祖庭，莫不望風遙集。蓋遠師之玄心高致，亘千祀而逾新焉。寺舊有影堂二，神遲殿白蓮堂，諸天經藏閣，弘規幽豁，今迄無存。獨師一影堂在耳，堂前排屋十數間，制如闕闕，向僧佛雜處，不知作自何時。其奉五如來者，舊傳如來示現蓮臺之上，月面星毫，勝相有五。東林風名蓮社，故殿以奉五如來也。沙界淪胥，運經板蕩，歲壬辰，郡司李席公往來會域，瞻禮之餘，慨然遐慕，念世無桓伊康樂，致令祖庭蕪廢若此。今時詘不能頓煥其舊，敢先以如來一殿爲嚆矢歟。因是首倡鳩工，越一歲工新且訖，而走命雲師爲之記。雲師少嘗讀唐李演遠法師影堂碑曰：虎溪爲釋氏龍門，匡阜擬繙經闢里，竊謂晉當太元之際，道子國寶擅命于內，襄陽壽春告陷于外，潯陽非無事地，其所以弭權隳奉戰士，補苴悲勸，宜若不遑旦夕。而桓伊身肩刺史，乃從容爲遠



師初立精舍，徒眾數百，咸有寧宇，恒各飽伊蒲無倦容。暨殷仲堪桓玄慮循之亂，繼作江州，疊罹兵鋒，獨遠師棲遲一丘，若無所關其慮。卽三叛吏咸通相省謁，而致禮不衰。比及事平，保無以交通媒孽。遠師則云佛法本無取捨，而卒爲世主所優容，嗚呼，豈非阿摩勒果實從中生，分陲利花性無外染，茲故心形肅而感召神乎？以古況今，有遠師何患無桓伊康樂，而惜其正法中否也？影堂予發願尚欠一新，茲殷興于癸巳年十月，成于乙未九月，主之者司李席公諱教，印文授讀。卷二十六 記 雲 味芹堂

照因照文以勤行著，皆可書者，頌曰：  
 涵風載邈，峰頂無烟，空中覓筆，漏裏尋蓮，如來億身，遍滿大千，偶然而五如月映川，我稽遠師，猶龕佛影，五銘不泐，雙林長炯，銀鑪欲絕，璇利將殞，誰其嗣之，礪咽雲肩，爰有居士，現宰官身，猴池雨霽，龍窟波平，重檀畫拱，應手天成，雖非紫府，太息芳馨，冉冉青松，遙遙白社，淨發霜懷，援陶揖謝，我法無邊，忽生取捨，欲認如來，山空月寫。

百家私記雲：師字雷岸，九江人，崇禎時嘗與大士千之輩隨肩相望，余曾于甲子歲見之于南昌，猶健步啖。

印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雲

味芹堂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湯顯祖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因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忙人？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卽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謂閒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此皆天下之閒人也。卽有閒地焉，而甘之，甘苦二者，誠不知于道何如，然而趣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廬，山水之餘，則爲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畱，而田廬者，閒人之所不奪也。臨川古爲名郡，五峰三市

明文授讀卷二十六

三五

味芹堂

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峰之間，闢有觀九寺十三，蓋入明以來，大爲忙人割奪盡，乃至稗粥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歸然獨完。其田則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蘄黃，來宰于茲，廣山川之精，深性相之學，披簡而嘆曰：臨川人之憎閒人也一至此乎？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於是郡弟子劉某首籍所買田若干畝，上之侯以歸于寺，侯爲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所謂孝子劉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得南都藏經以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背矣，而無其人何？

明文授讀卷二十六

三五

味芹堂

於是有浮梁僧水月爲善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於誦唱之義，適來寓焉。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長干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歡喜。贊嘆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常忙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王所禁遊民者，吾非真有所憎，利其田姑以蕃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一其說，然試以語彼，使天下皆忙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爲世相也哉？且今所從遊于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爲遊民，法固禁之久矣。所惜者，遊人之非遊，而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遊，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閒人，至于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禁于千萬人之閒而奪其養哉？卽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百千萬人之閒者，奪以養百千萬忙人，其必無異于有道者矣。則亦蕃其種類而已。然則侯所爲存寺者，



或不在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後之遊開遊來食于茲田者，其亦有感于侯之弘願云。

先夫子曰：顯祖字義仍，臨川人，終遂昌知縣。海若之文精悍而有識力，中間每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處，然當其放溢時，每有雜筆闖入，未經淘汰耳。私記義仍萬曆丁丑進士，精于詞曲，世所傳牡丹亭記其所填也，餘曲尚多，悉爲其子開遠所焚，不傳。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毛

味芹堂

福泉山精舍記

李鄴嗣

凡海內奇山異水，惟釋氏得居之。唐盛時，天下寺四千六百，諸招提闍若，四萬有奇。蓋建梵宇，立寺須麓林高敞，地若無諍，蘭若卽五里間靜處所在。有之，至于逕跡山谷，依一巖一樹，束一茅露臥，霞餐已過，練苦中人矣。乃復有枯心滅景，高寄人外，栖大雪中，栖大風大霧中，栖大瀑中，飄精削魂，寒浸膚骨，此非數十年禪宿形神俱牢，氣充髓實之輩，不能久栖此中。盎然自得也。余年五十，厭聞人祝年，因與老友徐霜月、文授讀、卷二十六、味芹堂、臬先生約，出門作山澤遊。聞福泉山巔有精舍，主人爲直菴禪師，遂泛舟歷東湖，霞嶼自大嵩嶺輿行上二十里，至山山本爲龍所居，其上絕頂臨海，常有大風霧土，無毛土人，非大旱請龍樵徑俱絕。至神廟初年，始有僧縛草，此中人龍併宅，時人稱爲萊菴乾禪師。自後有天台廣接禪師始創，爲精舍，其徒慧海守之逾二十年。請古拙禪師主席，拙公去，更請直菴禪師繼席。蓋二公俱山翁老人，法嗣也。余輩造山房，天已暝，直公出山庖，所有燒燈快集，至夜分次，日早起。



惜天陰不得望日出已稍霽出望見大海浮寺門若在足下鉢盂峰爲我前几巨濤澎湃海中亂礁點點黃牛大峽若小嶺伏草間離門寺數丈卽龍潭自關精舍後山始有樹有草徐還憩山堂白雪片片自外來起拚屏不使人已而雲起佛座起牀下復須開屏放之出佛身日爲嵐蒸常有微汗梵鼓逾再暑卽尋無音禪堂柱椽俱用山中堅樹歷數季漸靡如粉一方袍二三年輒壞盡常于臘八日四村近事男女百餘人上山禮佛大雪驟下須臾山徑盡封百餘人守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无

味芹堂

至埋雲菴霧始收余置布袍盡如注坐久起徐行五里至水磨嶺脚仰望埋雲菴若在天半從此上至福泉直若天上矣余每與霜泉嘆此遊之奇惜未記之今歲直公自山中過余草堂相別已八年云前歲山堂梁椽俱壞已盡易之而直公體殊健顏色益好膚肉之軀堅于樹幹此非余所謂有道者耶直公復言山中未嘗得佳客惟居士一至是行端請居士作一記爲山鑿空余唯唯既而喟然曰吾鄉東在天盡處天盡斯海飛此山上接天下接海鴻濛新闢亦爲世外一奇而自萊服乾老僧鑿荒歷百年文章之士未嘗一至然則凡海內奇山水亦只讓釋氏有之耳余因爲記之傳諸同好庶後人有讀余文一續余遊者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早

味芹堂



重修江陵佑聖觀碑記

梁潛

江陵龍洲之上，有觀曰佑聖，相傳唐景雲間，雪菴李真人始來築之，其後有樂間趙真人者嗣而葺之，室宇煥麗，爲江陵偉觀。元季燬于兵，大明洪武戊申，玄靈陳煉師與其徒某復經營之，凡幾年而宮門殿廡，高深宏壯之規，悉復其舊。三清天皇之像，太乙紫微北極之祠，以至鐘鼓之懸，燕閑之居，賓客之舍，井甃庖湍之所，無不皆備，而羽人仙客四方遊遨之士，或仕宦而倦歸，道江陵出龍洲，而不之佑聖者，咸以爲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聖

味芹堂

歎也。夫江陵跨衡湘而連吳蜀，于古蓋爲重鎮，方盛時，無事其民，爭奢競豪，而仙宮梵宇，亦極一時之盛麗。及天下有故干戈之圖，獨當其衝，則有不勝其害者，而所謂豪奢盛麗者，忽焉化而爲埃塵，廢而爲丘墟，非太平涵育之久，不能如其故也。獨其間佛氏老子之徒，興起廢敗，若甚易然者，其故何也？夫變故多矣，而其澤獨流，興替屢矣，而其教不熄，豈其維持之力，有以勝之耶？然老氏之術，非若佛氏之籍人情而鼓致之，要其本能葆光歛和，以抱雌守黑，柔強勝剛，

使天子莫能賓，萬物莫敢臣，故其清淨卑退，無爲之道，亦足以禪世而輔治，非獨靈化飛去，役致神物，禱祈驅馘之小數爲然也。夫其道不同于堯舜文武周公仲尼之道者，亦于堯舜文武周公仲尼道之外，而觀之，則老氏之所以獨立而常存，既償而遽興，而佑聖之建，獨眈然爲太平宏侈之先者，有以然矣。是可書之以告其來者，于是張侯某來爲令，泰和侯江陵人，爲求予文，歸錢諸石，予旣道其道之所以能然者，告之，復繫之以詩曰：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聖

味芹堂

靡靡龍洲，煌煌神宮，靈臺曲館，窈窕穹窿，笙磬鏘鏘，有鼓有鐘，鸞輿降止，百神下從，金幢玉節，彌羅太空，丹霞紫氣，騰光重重，下視九土，九土茫茫，西極崑崙，東望扶桑，混元至道，無體無方，曰清曰淨，是謂非常，閭闔玄化，樞紐乾綱，下徹九幽，上摩三光，沕合無間，行社流慶，于維聖明，穆穆皇皇，與天同體，與帝同行，惠鮮羣黎，物以阜康，荆水之陽，龍山蒼蒼，禹靈衛之呵除不祥，上祝聖壽，與天俱昌，於萬斯年，徵此頌章。先夫子曰：梁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丙子舉于鄉。



歷知三縣永樂初召修實錄仕至右贊善文皇北

狩畱用之副監南京因陳千戶事連及誅死泊菴

文在東里伯仲之間不可忽之也百家私記楊東里墓志云用之

爲文章馳騁司馬韓  
蕲間出莊騷爲奇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皇

味芹堂

修長春觀碑記

陶望齡

大都會名山川梵宮道宇鱗次絡繹如人之有脊首  
之有冠所以標靈境壯觀仰也非是則習濁虛聞而  
不飾吾越之山川都會非讓於天下而梵宮道宇曩  
亦嘗盛矣陵夷至今日佛寺完者裁二三道士之館  
稍宏壯者獨一長春觀而已古者二氏之教熾行其  
師弟子皆務以道術易天下勤苦其身林塚巖竇以  
自蔽翳而赴者如聲奔谷千櫨百堵應晷而辦其盛  
也至比於清都帝宮於是大儒者求殄夷其教而不  
勝憤也著爲言曰吾將盡廬而居蓋古之所辨者獨  
道之同異耳向令儒術昭揭混異致同杜摩竭之門  
絕希夷之學而所謂廬者適足以供標靈壯觀之  
用又烏足患哉今所謂二氏可知矣燎熄流澗二三  
瑜伽離師符籙阨道士無壁壘以鼓衆受敵像設類  
暗香火不甚屬吾儒扶正闢邪之力幸可冀弗用而  
韓子之論抑亦有亟於當日不甚亟於今者夫樂成  
惡毀好予憎奪此人恒情而儒者公訓也不務所以  
審術講道正已利人之方而徒假托不亟之說以自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皇

味芹堂



濟令名都鉅邑，無以觀焉。儻亦廬居之言，有以誤之。而然與。長春觀初施諸陳至宋，自太平興國而降，名號屢易。州僚專爲祝釐之地，至政和，別創景福殿，奉道君皇帝生命。南渡後，因而崇之。若寢園原廟，黃冠師至，賜金玉方符，其址四拓，廣袤甚侈。以故雖割削之後，尚甲於諸觀。國朝郡置道紀司，卽觀爲署。每十歲有司大鳩戶口土田之盈縮而籍之，又置局焉。迨嘉靖末，有豪帥者，謀斥別業於越，以形家言，將撤觀據之。有司莫可禦，會帥死，敗獲免，而詹梅變剝，殿廡多毀，積久不飭，殆與撤等。豫章羅侯尹會稽，百墜畢興，祠祀咸誌，顧而咨嗟，命道士募貲而新之，捐常祿以倡。於是易敗繕朽，拓除壅塞，中闢堂宇，高明有絕。前臨莊壚，萬目瞻仰，蓬海龍山之間，若助之勝。施者勸，游者誼，於是知樂成好與之情，人人具有也。夫有而捐之，無而攘之，廢而興之，完而敗之，其仁與暴，豈待論哉。繼今日其尚師侯意，謹禦其僥倖，而治其頽圯。諸黃冠師亦慎守厥境壤，勿妄以旁餘屬人，苟有挾韓子之說以請者，尚辭曰：斯非老氏之宮，有司所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六

記

朱芹堂

以備位署授民數而郡所爲冠冕眉目者也。始更求真爲老釋者而廬焉可矣。

明文授讀卷二十六終

記

朱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璣

百集校

記四  
居室亭  
池類

悅親堂記

胡翰

越國胡公之鎮金華也，其內弟馬克敏實隸麾下，間請于公，願輟行伍，迎母以致養焉。公聽之，今十餘年矣。將治裝歸淮南，告于媼，仲子曰：「含山吾土也，罹兵革之變，吾兄弟三人者，昇母避亂廣陵，未几兄弟俱沒，孰焉罔知攸濟？天不棄吾母子，渡江而南，惟越國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七 記 味芹堂 一

是依，以至於今日，復值海宇混一，朝廷詔凡臣庶播遷者，悉歸其鄉土，復故版籍，吾將入籍爲含山之民矣。奉吾母行，且有日，願先生教之，則吾雖不復與諸將驪馳，出死力以取功名，如世所謂豪傑，退而沾被聖化，不失孝友之稱于鄉人，是亦先生之賜也。媼仲子曰：「夫士之去其鄉，猶大夫之去宗廟，諸侯之去社稷也，豈其所欲哉？不得于君，則去之，國有故，則去之，未有若今天下之亂，父子兄弟不得聚廬而處者，皆是也。殊鄉無斧杵，濡沫以全形，不爲人俘虜，則幸矣。」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七 記

二 味芹堂

欲保有其家，孝養厥母，甘旨輕煖之奉，適于口體優游朝夕之間，不知安土之既久而陟岵之可悲，此千不與一也。况大兵之後，復覩太平之盛，適歸舊鄉，終復其先世之業，親戚故人相賀于閭，拜母于堂，舉酒爲壽，何啻骨肉而肉之，以獲更生，此萬不與一也。而吾子克敏見之，克敏歸矣，吾聞含山故龍元縣，有彭山之勝，東關之阻，風氣去中土不遠，魏晉以來，南北豪傑之戰爭，往往皆在其地，而今莫不鞠爲丘墟，榛荆所生，鳥獸所萃，霜露蒙翳，四顧蒼莽，欲求其故漫不可識，則凡富貴功名人生待之以爲榮恃之以自託于天壤者，果何如哉？故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之重易吾性之所貴，生而有知，則知愛其親矣，不幸而遇變，幸而不失其常，皆天也，天以是厚于子，而子弗盡其道，不可也。盡其道者，誠身而悅乎親也，吾何加乎哉？請徵諸孟軻氏之言，以悅親名其堂，而歌之云：輪乎奐乎，吾何美乎，願以致吾養乎，母壽且康，樂有孫子乎。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  
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  
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  
日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  
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  
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棟、側柏之木，黃連、苦枳  
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葳苈之菜，櫛櫟、草斗  
之實，栝竹之筍，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三 味芹堂

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  
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  
梁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啻荼蓼之味，身不歷  
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  
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  
醉、飢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  
御蓬蒿。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蹐伏偷，性命于榛莽  
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  
曰：大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起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  
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  
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  
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  
記。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四

味芹堂



栖雲室記

朱濂

中峯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爲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迨今數十年、中峯卒而廬亦頽壞、中峯之孫用菴照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予以記、余笑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峯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禦燥濕、閱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其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五

味芹堂

須審視奚爲而久栖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爲名、固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會無殊於水中之瀾、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於歲月、自其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於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擬於萬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間於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廬異於昔時之所築、今之人異於昔之人哉、而雲也、安往而不在

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開、崇臺廣榭、涼亭煥館、敷金碧而炫丹雘、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狐兔已游于寢者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栖雲之室、累量大小、何啻岡阜之於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固不隨世以爲變遷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中皆雲也、皆中峯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峯之徒、苟有志於道、孰不可爲中峯哉、尚何取於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益以吾言求之、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六

味芹堂



稽古齋記

趙搗謙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史不闕文於理未甚損也聖人歎之者蓋歎古道之漸廢也然古道之廢于今者豈獨史哉禮樂射御之習舉掃蕩之所存者惟書耳書又皆工乎點畫波折之間務奇巧逞姿媚以夸乎人至於六義則茫乎其未聞知也吾嘗謂書所以載道者也夫欲知道必先窮理苟欲窮理必由識書欲識書則當研究乎六義此古者包氏之教然也嗚呼書自三代以下六義不明也久矣雖

明文校讀卷二十七

七

味芹堂

漢許慎之博著說文于義止得象形諧聲二類而已指事會意間得一二假借轉注則未之取也鄭夾添研精竭慮拳拳乎此著述雖多然又不過爲慎之駕說也觀其假借頗明則轉注昧矣若徐諧戴同輩識見平庸循跡蹈轍雖取重於世較於超然特起者則劣也如沈約韻書野王玉篇世家藏人用究其不失於鱗次者鮮矣子母相生音韻相諧造化之自然也而野王或以子爲母者有之沈約則聲音混然一塗去取之際雖諸公之用心猶有所失他何議焉余近

任山中博古之暇作書曰本義定三百三十字爲字

母八百七十字爲字子以象形爲首原文字之本也

次二曰指事加乎象形者也次三曰會意次四曰諧

聲合夫象形指事者也次五曰假借次六曰轉注托

夫四者之中者也博考衆氏明辯正俗祛妄鹹惑斷

以區區之見雖未敢自躋于古人其于君子翫考之

際竊謂少有助焉夫世之知者亦鮮矣求同志而相

與講明之則未之見也及來鍾離聞汀之吳君以莊

莊然有志于古以稽古名齋未暇往見而鳳陽郡祭

明文校讀卷二十七

八

味芹堂

酒吳先生且俾余爲以莊言之余謂古莫先於書而

書莫先於六義而以莊稽古之際豈有過于是哉余

故因吳先生之請遂發之也若夫所不可言者今固

不能盡言也他日握手相遇與吳君談必戲一書未

判之前則庶乎其有所進視今日所發直筌蹄耳

先夫子曰趙搗謙字古則餘姚人瓊臺教諭學者

稱爲海南夫子近得其集于裔孫朴畧有先民之

矩臺遺址先生讀書之所也與方正學交學案有

傳



適意齋記

方孝孺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珍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已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之士，以爲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徜徉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九

味芹堂

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癯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爲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黃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十

味芹堂

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旨，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溫，人之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修，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於此矣。



時敏齋記

解縉

怠荒學者之賊也。時敏學者之方也。不敏未有能學者也。聖人猶然也。孔子好古敏以求之是也。弓矢機張。非敏不發。輪輿斷削。非敏不成。搜獵馳驟。非敏不獲。分爭辨訟。非敏不勝。文章政事。非敏不妙。不疑。雖曲藝凡事猶然也。矧夫學聖人者。豈不然也。堯兢兢舜業業。皐贊贊禹孜孜。湯日新。文王乾乾。雖聖帝王猶然也。說命曰。遜志務時敏是也。有不可及之心與力。而或有間之意與荒。中道之畫也。山溪之塞也。前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士

味芹堂

躋一觴慕孔子酒下咽而費貨者何限也。烏在其爲

學哉。故學在敏。敏在時。無道不敏。無時不敏。無時無處而不敏。斯惟學者之方也。可以一息怠荒。賊之哉。余平生無不敏之時。以力敏事則事就。以心敏志則志成。心與力俱敏也。知道以來十餘年。聖人之所志。洋洋焉未窺其際也。勉勉未能罷其力也。此豈一朝夕之敏求可志哉。郭君基以時敏名其齋也。固將以求聖人自勵也。予喜與俱從事也。請因是說記于壁。冀如朝夕相講切也。齋在居之西。僅完葺。仰有山俯有泉。左右琴瑟。書史畫器皆施足玩適而已。家自宋居東梅。後隸吉之吉陽門。系出汾陽忠武王三十六世孫云。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士

味芹堂



皆山軒記

胡廣

國家建太僕寺於滁陽。以總江淮羣牧之政。聖天子蒞祚。尤重其事。乃遴選賢能。授以是職。吳侯鑑以將家子。魁傑負才氣。擢爲太僕寺丞。治事有法。率以古之君子期待。不肯爲苟且之政。比年馬大蕃息。公私優裕。侯尤好學。於公退之暇。卽賦詩寫畫自娛。嘗于宮署之偏。築室數楹。爲宴休之所。引醴泉爲渠。紆流于外。舉目而望。則豐山琅琊諸峯。環列遠近。發奇吐秀。隱見于烟雲杳靄間。而朝暮之景。變化無窮。乃取

明文校讀

卷二十七

古

味芹堂

歐陽公之言名之曰皆山軒。徵予言爲記。滁之山水名大著於天下。後世者蓋自歐陽公始也。公爲守於滁。築亭於山水之間。日與滁人遊而樂之。願望清流之關。思宋太祖嘗破李景兵十五萬。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求其迹。蓋百年之間。故老已盡。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而當時得以樂其樂者。伊嚶之力也。滁人蓋未必知之。而公與之言。忠厚之至也。予惟今之滁。非可同於昔日。我太祖皇帝龍飛淮甸。由滁陽而基帝業。呼吸雷動。羣策響應。英雄蕩滅。滌磔

明文校讀

卷二十七

古

味芹堂

百年腥羶之風。盡復衣冠禮樂之舊。神聖功德。與開天闢地而同其盛。豈但平一城。擒一二將之足擬哉。昔者滁當干戈之際。爲用武之鄉。今爲邦畿千里之地。而凡得以居其間者。顧瞻山川。仰思太祖開拓平治之功。而當時故老。猶有存者。皆能道其盛也。况草木雲霞。蔚葱炫爛。五色之氣。凝爲龍文。結爲鳳彩。霓旌翠華。儼乎在目。而向之徒見山高而水清者。漠乎其微矣。又烏知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哉。昔有觀山河而思禹蹟者。禹之功盛大。故人莫能忘。我太祖功德

就歐陽記中一翻遂成佳文

私記胡廣字光大廬陵人大學士諡文穆



棠溪書舍記

方孝孺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善爲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嗟乎。學豈易爲。而易知者哉。非誠爲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爲學之道者也。古之爲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奧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爲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固未操讀。

卷二十七

五

味芹堂

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爲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爲野。蓋子羔之信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于才。而未能以開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既不足以得其大全。高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疎略。純恪謹飭之士。攻義理。而局於卑懦。疎略之流。必至於許卑懦之流。必至于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羣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

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由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是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大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修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勉。

用文校讀

卷二十七

五

味芹堂

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水雲深處記

貝瓊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行無大山，惟叢篠灌  
木蒼鬱蔽虧，蓋亦海隅之斗絕幽邃所也。其民田牧  
于中者，雖早夜作苦，足生胝脰無毛，然皆樂其俗而  
安其業，熙然如太古時。三吳之變，兵亦不及，予嘗徑  
竹岡，絕黃浦，邪迤而南，山橫溪至青林，盤回百折如  
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四顧徘徊，念可  
築室讀書以佚吾老，規欲留而未能也。一日曹君士  
顯遣介持圖示予，其號水雲深處者，卽璜之所居，實  
據青林之勝。且求文以記之，予惟淵之深，魚之適也，  
林之深，鳥之歸也，山之深，虎豹之所伏也，魚不深則  
鉤餌得以出之，鳥不深則矰繳得以加之，虎豹不深  
則陷阱得以掩而斃之，故士之辟地恒苦其不深，而  
鉤餌也，矰繳也，陷阱也，又有甚焉。今青林有衆水之  
會，可釣而游也，雲氣之出納，可玩而悅也，而璜之託  
於是，亦既深而莫得蹤跡也已。世所謂秦人桃花源  
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天壤之間，百年之頃，至樂莫  
大於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章綬而在於一丘一壑。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七

味芹堂

昧者方且奔走通都大邑，急於自售，以繳利劫祿爲  
事，趨死地如歸者，不亦悲夫！璜能果於傳世，蚤棄內  
外務，日擢孤舟，與海父往來，暮色蒼蒼，星月上升，則  
放乎中流，舉酒相屬，家童取鐃笛作龍吟三弄，以和  
巴歛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高且遠耶！余將去此而從  
之游，共相忘於水雲之外矣，是爲記。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大

味芹堂



車廕記

薛瑄

河東薛德溫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床席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廕小子淳乃取廢鹿車上帳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類若牕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因歎曰以御史之顯會不能辦一廕致以此物爲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凉心神通融四體迢爽忽不知天之迴地之廣而屋之陋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侈士巍堂綺戶可謂廣且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廕記

先夫子曰薛瑄字德溫河津人天順間大學士儒者類以詞章爲不足爲大言以自蓋其庸蕪德溫之文動有法度

私記學案有傳

予莊記

吳溥

予莊去城南僅十五里舟行道迂則倍之其地背山而而流田連四周僅餉者不出百步僻幽而靚深最宜隱者居然山阜而樵牧不輟其上常濯濯水清且寒無大魚土磽瘠不甚宜稼穡力勤而收薄富人多不欲之棄而不售者數十年矣予始得之陳氏問其所以名曰其地宜榆昔有古榆數株今不存矣或曰勝國時有俞氏居之故名予曰安知非天之遺予者予夫天下之物苟非其有終身望之而不可得是莊也隱者不得居富者不欲居售之數十年而卒歸于予他日菟裘之計將于是乎托焉是天之所以遺予者無疑也宜名曰予莊凡溪山泉石澗壑田野徑路橋梁臺榭悉從而予之昔者柳子厚居冉溪之傍汚以惡名曰愚溪元次山愛祁陽之水據而獨得曰浯溪易號而改稱曉曉焉曲爲詞說當時士著之民間之口雖不能言安知其心不有忿且怨之者乎予之名莊意雖有在而名仍其舊居傍之民樸魯多不識字義聞之必不其駭他日謝政而歸予知執耒耜者



喜而從子耕。執網罟者喜而從子漁。執斧斤者喜而從子薪。與夫時節伏臘祭享宴會笑語謳歌者皆喜而惟子之從求。其忿子怨子者必鮮矣。是則莊之名子也不賢子愚與。活乎或曰自有是莊以來地未始改也。而地之主屢易。知而可數者數人。而不知者不可以縷數也。百世之後安知斯名之不敗歟。子曰子何不達之甚也。柳子之愚元子之活一旦易萬古之名而猶不可改。今子仍舊而名不加惡且與鄉人共之。孰爲而改之哉。若夫土地溪山之所有子尚不敢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味芹堂

遂爲之記

百家私記 傅字德潤 崇仁人 建文二年會元 清  
集 翁苦節 官國子司業 二十年卒 子位有古居文

杞鞠軒記

孫作

趙郡蘇先生避地中吳。士大夫爭走其門。因闢軒以延客。環藝杞鞠。既字其楣。又屬爲之文。按杞與鞠二類。杞卽今之枸杞。鞠卽今之甘鞠。鞠尤多種。他如馬蘭之爲紫鞠。瞿麥爲之大鞠。旋覆華之爲愛鞠。俗皆以鞠而雜餌之。其害至有殺人之慘。說者謂惟真鞠延年。效與枸杞不殊。則真鞠正甘鞠耳。世以其襲作莢。其華入藥。而本草亦謂服之輕身延年。自天隨子掇以供格按。而二物始貴。然其味猶在食肉之亞。至東坡翁守膠西。齋厨索然。不堪其憂。口循廢圃求杞鞠食之。捫腹而笑。則其用殆與穀粟比矣。凡物益于人適于口。不幸而不見賞於賢士君子。卽狸唇豹胎。味同腊毒。而椒蘭桂蕙。下比茨棘。又况杞鞠而已哉。故士論之難犯。雖鄭子產之賢。曹孟德之奸。卒不敢以人望廢清議。甚者布衣之士。操其子奪。定爲國是以佩安危。是則物之貴賤。詎不以人之廢舉爲重輕。與先生於人物無貴賤大小。採攬成就。出其口者。視天隨東坡之藻識。雖一草一木。是非之公。無過舉焉。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味芹堂



今復推其嗜好。屢於兩賢之間。然後知向之所同。益信不謬。余居秀之南湖。日與二三子誦杞鞠賦。以忘肉味久矣。而比歲下田不登。方春農食麥葉。或者天發其珍。以相斯民。而神靈之效。將不在洗髓伐毛之後也。乃重爲之記。

先夫子曰。孫作字大雅。江陰人。國子監司業。其文

不多見。而奇崛盡去。陳言者也。私記作字大雅。官

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元末避兵三吳。惟挈三世。藏書數萬。洪武初。與蔡修。日林景濂。作東家子傳。解其佳。好著書。劍戟之聲。和摩。遇其得意。窮日夜。筆視不暇。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重 味芹堂

益菴記

羅倫

南海陳公夢祥。僉憲江西。結菴於公署之偏。名之曰益。公退居之。思內有以益已。外有以益人也。屬予記之。天益求之而後至。求益於利者之市。求益於名者之朝。求益於道者。將何之哉。求諸已而已矣。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珠璣犀象。求利者皆知其爲寶。圭組軒冕。求名者皆知其爲榮。盡其知力以求之。若郿塢之金。西園之銅。何益於得乎。若夫仁義道德。天之與我者。求則得之。四海之富。天下之尊。不能敵也。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烈而雷迅。遷善猶風。改過猶雷。則其益於已者大矣。象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損已之有。益人之無。如天地之育萬物。則其益於人者大矣。益有要乎。曰。有。子兄夫水乎。水出於山。山不得而有。所居者高也。水非出於海。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出沒日月。浸灌天地。水出於山。而海得其益以爲大。所居者下也。海之受益於水大。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重 味芹堂



者。小者。清者。濁者。黃者。黑者。海無所擇焉。君子之受  
益於人。猶海之於水也。毀者。冒者。沮者。斥者。皆反求  
諸已而已。於人也。何尤。夫然。故則天下之益萃於我  
凡富貴。貧賤。死生。禍福。若浮。漚之起滅於大海。一無  
所動其中者。况匹夫之毀譽乎。吾嘗與公言。君子之  
學。在得於已而已。吾有所得。天下吾譽。萬世吾同。不  
足以爲加。天下吾毀。萬世吾與。不足以爲損。公不以  
爲不然。公求益於內。非求益於外者。試以吾言觀之。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垂

味芹堂

西園清隱記

羅倫

龍岡以歐陽氏空坑以文山氏淵芳籍而流天下。龍  
岡之南。空坑之西。毛氏西園在焉。清隱居士英懋。築  
也。毛氏世家龍城。後徙空坑。若毛孝子仁見知歐陽  
公。副使公。亨甫見知文丞相。世以有間。丞相起義。元  
帥李恒追及空坑。大戰東固。方石嶺。將軍輩信死之。  
先君武岡公被執。文山在危厄間。大石墜得阻。後人  
名其石曰神石。土曰胡馬伏。成化己丑。倫請告歸。欲  
丐六一公于龍岡。訪文氏遺跡于空坑。東西就食未  
暇也。又六年甲午。倫友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  
陳秉常三人者來。乃相與窮山水之樂。探奇獵勝。償  
夙願焉。因過毛氏西園。時春熙景明。萬物煦如。配紅  
花白。胎青孕紫。主人肅客。酌于花下。柴門反關。俗客  
不至。幽禽對語。游魚不驚。好山低昂。出沒雲外。居士  
顧客曰。此吾之所以樂也。夫六一公世于斯。而寓于  
顯。歸老故鄉。卒負初志。文山氏又遭世倣擾。視死如  
歸。立人極而扶天常。以吾觀之。安土樂勝。二公之心。  
夫豈遠于人哉。乃不能兼而有之。二公之所不能有。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美

味芹堂



者。吾乃得焉。此吾之所以樂也。國家涵煦百年。休養生息。吾民衣食乎畎畝。樂生送死而無憾者。非上之賜耶。吾又安可不知所自耶。三人于是酣飲淋漓。浩譔激烈。林木響答。行雲低回。各和與賦。五言四韻。退倫爲之記。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主

味芹堂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無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縛。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素亂白黝。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朱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乎比予。常圖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闢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楸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習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天

味芹堂



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子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軒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茂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繁之術窮。而後匿誦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厲頑梗。而錐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无

味芹堂

俟來者

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益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

一粟軒記

戴士琳

史稱范少伯既霸越。泛舟五湖。後乃爲陶於齊。相距幾四千里。度其扁舟時。當自三江入海。經維揚。迤邐而北。今崇明在三江委流。亘維揚而南。則少伯所經道也。考諸舊志。崇之有沙。始於唐開元間。是少伯時。猶爲廣洋大濤。假令已有此沙。則何必齊地哉。迨靖康蒙塵。道經海外。船舟南沙。君臣觴咏。移日乃去。有花隨流水。卽桃源語。斯不亦避世陬區耶。顧少伯以名成。避則可靖。康以狄難。避則可不佞。故家東海上。聞笛師長年談說。波濤險苦。卽平地心。怖少負迂疎之癖思。一振策中原。曾不自意爲海中博士也。衙舍三楹。方廣不滿丈。檐去地不滿六尺。偃衣而出。岸幘而入。頭上進賢。觸簾時破。雨則產蛙。暑則張蓋。風則翻書扇。榮雪則映幌。侵暮。老稚數十指。巢居穴處。雜坐容膝。思欲再整敝帶。澄懷片晷。奈此呱呱交譟。何乃捐三月糧。自構一椽。命曰一粟。志小也。規製不逾故齋。而高敞虛白。軒牕玲瓏。納薰就暎。種種如意。士不可吾意者不得入。其可吾意者。諱玄問字。漱以龍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无

味芹堂



團薦以沉水，竟日不得去。庭蒔花草，種葵蔬，休沐講  
稅之暇，散髮箕踞其中，蓋不復辨爲官舍也。寄旅也，  
亦不復辨爲中原也。海外也，或嘲余曰：「然則海中博  
士，何負於先生？」而先生何不適於海中博士？脫先生  
旣以霸越從五湖來，當飽此一粟，不去而使中原多  
故爭地爭城，安知先生不桃源此沙哉？今先生尚有  
中原志，非久於齊者，此一粟當有嗣先生而箕踞于  
中者矣。余無以應。

百家私記：王字伯玉，雲間人，嘉靖間舉進士。  
先夫子評其劉溪山堂集云：文亦小小有致。  
味芹堂

明文校讀

卷二十七 記

三

鳳嬉堂記

趙鉞

貴州古九夷地也。嘗讀魯逸論云：「孔子欲居九夷，從  
鳳嬉，心竊疑其言。」夫九夷自秦漢始通中國，春秋時  
武陵之蠻猶未款順。孔子欲居于此，豈信以爲可化  
乎？然當時屢干列國之君，與其卿大夫，竟不能一入  
其說。然猶可諉曰：「不親。」至于七十子者，日相從左右，  
日絃誦洙泗之間，亦不能使由之，不勇，師之不辟，求  
之不飲。况九夷迺能化而入乎？至于所謂鳳者，古今  
曾幾見之？岐陽一鳴，收聲已久，豈逆知其猶在九夷  
否耶？則又寥遠難期，此必聖人有爲之言也。今九夷  
內附，悉爲郡縣，溪洞之民皆崇禮教，其酋長盤辟雅  
拜，隨羣吏抱牘日趨，事不少怠，問其俗而標枝野鹿  
之風，猶彷彿近古。其視孔子之時，何如？使天下無鳳，  
則已有鳳不在中土，必在此無疑。余偶承役來此，人  
皆以夷爲辭，余獸喜猶與一聞鳳鳴，迺爲堂于玉池  
之上，題曰鳳嬉。又徧樹梧竹，邀求琳琅之寶，此其可  
以招致乎？夫唐虞之時，鳳凰來儀，雖遇文武神聖之  
君，益禹稷契皋夔奮庸之臣，內外相成，協氣四匝，故

明文校讀

卷二十七 記

三

味芹堂



靈物畢致。今主上方隆唐虞之德。而臣人不能廣修  
和之政。况庸庸如鈇者。填撫茲土。雖有夙恐。噫噫避  
長吏去矣。此吾所以有無窮之思也。雖然。鳳之來不  
來。不可知。而臣人奉職治此。猶以陋目之。不樂久干  
其地。豈以爲必不可化耶。夫在昔。本不可居。聖人猶  
欲居之。今可居。而人猶不欲居。其志意去聖人果遠  
矣。不能不爲之慨。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三

味芹堂

大觀書屋記

趙時春

始余以言謫。隸氓俗。僦舟間行。歸陝西。釋纜紼。篋楚  
之貲。而望故國丘壠之樂。忘其憂。而怡然幸也。猶未  
足以泄鬱者憤。爲益狙諸游。幸不死而重創焉。罄其  
資以歸報。雖脫虎口還家。而垂囊枵腹。無以供菽水。  
然猶以爲殆類古賢聖者。困而發憤者之事。使其身  
僅存而聰明不廢。吾獨後之乎。其志軒然不少衰。而  
觀世利鈍成敗榮辱屈伸之變。其心衍然不少渝也。  
然佞便之徒。方視以爲奇貨。而市利。既浸潤無所得。  
而鑽摩不可入。則將以百方困之。是以恐恐然圯扉  
而削迹。禍被捆屨。優游於山澤草莽之間。而脫世之  
陷穽。捐于山可以食。藝于郊可以圃。莛茅于木。可以  
觀詩書古今之變。皇帝王伯之略。鋪土于汗。剝木承  
流。可以觀魚水之性情。天雲之浮影。其升沉。涉降。陰  
晴。遲速之期。其與人事利鈍成敗榮辱屈伸之故。疑  
若有數焉。而不可必與。理勢之自然。而不能解者。值  
山水驟漲。汨其溝。斷其流。水既竭而魚待噍。命小童  
汲升斗之水以活之。則垂綸以嬉。其不掛於釣者半。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三

味芹堂



爲涸轍之枯，其苟存者無以聊其生，而向之可觀者，乃失其半。嗚呼！魚之於人，何心哉？使其躍於江河，乘風濤作雲雨，爲鯢爲龍，變化不測，雖有康駁貴育之勇，孰不望而靡焉？使直遊於冷淵，悠然而逝，油然而吸，霏霏脉脉而羣出以嬉，斯又幽人逸士之所嗟賞而字育以寄其性情焉者也。不幸而困闕淖泥滓之中，不逢仁人之恤，而陷于狡童庸孺之手，然幸余雖非仁人，而竊有志焉，方將復其故，滄其波，安知不遂其性情如曩之可觀乎？反觀於余，無乃大有相類者。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三

味芹堂

而後益信，夫所謂有數焉而不可必，理勢之自然而不能解者，雖以觀夫詩書所稱古今之變，皇帝王伯之略，其利鈍成敗榮辱屈伸之機，歷億萬年而如一，亦何異於此乎？舉天下億萬年不可必之數，與不能解之理，勢而違之，欲困人以求利者，大惑也。居其中而不能反觀，又不能以觀人，欲逃焉弗安者，亦惑也。觀于天下自然之數，理之勢，以喻衆人之惑，斯可謂大觀也。已，然則發天下之大觀者，自余始，發余之觀者，當自書屋始，故不敢以讓夫人，而擅以名吾

屋述之爲大觀書屋記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三

味芹堂



登平遠臺記

宗臣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闔志三山，此卽所謂鰲峯山也。山固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闔十朔，未登也。蓋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鰲石臺。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于是仰而思，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歎？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問其說，余恐客之投觴於地而莫余飲也。夫閩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鎬于時，而商歌於塗也。當是時而登鰲臺，焉高山大川，遊雲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平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睇於江，故里婦日濯錦，漂絮其中者，今健兒飲馬矣。西瞻焉，石益有鍛甲礪刃，鼓笳鐃吹之聲焉。北窺閭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怨讎盈道也。且千里之內，亡者未葬，瘡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淫淫至於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

明史稿卷二十七

記

三

味芹堂

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充充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餐沐矣。客乃欲吾觀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嬉乎？此吾所爲歎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旅，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搗其穴空之。帝謨輝赫，日月同炳。乃今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而使醜，往往截海闖我，此視皇祖諸臣何如哉？吾嘆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爲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忘厥民也。宗子於是采客之言以爲之記。

明史稿卷二十七

記

三

味芹堂

似陸魯望登高文



西峪草堂記

唐順之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泰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藪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偏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瀲灩。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仰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泰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為最。己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言人地遠。冠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為國建萬里勳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于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鬼才傑士。其所寄意。必于奔淵洶湧之川。巖峴崔巍之峯。決滌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怪瓌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落不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翳薈。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于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為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

明文授讀卷二十七

无

味芹堂

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西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桴段優游。閒里自此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舐擊。碎碎礧礧。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微。而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躇慨然。想見手揮戈。灑血虓虎。暗鳴之雄。此皆險怪瓌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鬼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為彼而姑為此也。其有意乎。倏而螻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明文授讀卷二十七

罕

味芹堂



思子亭記

歸有光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予始携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瀟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美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予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予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已酉，携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望

味芹堂

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塔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漓，曷如古先混沌樗枿，天以爲賢，姪罔戀，燧天以爲妍，斯年必永，回壽必恆，噫嘻，吾兒敢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望

味芹堂

覩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歿於賊間，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趼來哭，涕淚滂沱，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孱弱，何以致然，入自胞胎，至于百年，何時不死，死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真爲可憐，我庭我廬，我簡我編，髮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耶非耶，悠悠蒼天，臘月之初，兒坐閣子，我倚欄杆，池水瀾瀾，日出山亭，萬鴉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爲社，豈知斯祥，非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壁可質，大風疾雷，俞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在其室，吾朝以望，及日之昃，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清泌，東望大海之蕩潏，寥寥長天，陰雲四密，俞老不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豈曰無之，吾匪惟



爾父子重。惟茲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無聊之極。結爲怪想。余於迎見之。塲坐臥恍忽。作此言辭。豈意震川先已描出。

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聖

味芹堂

塊菴記

陸深

吳江東陸生以塊名菴。夫苟物雖微且惡。或中於人之所好。木之朽折。薪好之。塵垢醫師好之。糞壤老農老圃好之。兄其尊者乎。獨塊何好。脉之塊。然而已人無知。愚賢不肖。授之塊。皆弗欲。生自少日。放言高論。希大慕遠。已不見好于其鄉。既學文辭。脫棄時尚。求世之所不好者爲之。反而行古人之道。正其本。責其末。斥其浮。崇于實。人人望望焉。其去之也。不有類于塊。故得以塊自居。雖然。塊也者。積而至于尋丈。放于頃畝之外。皆塊之爲也。滋稼穡。養百物。出其力以利于世。及其至也。諸侯藉是以爲社稷。天子因之曰有天下。塊之德生。恐其弗勝也。敢記于壁。癸亥之歲。日長至。自爲文云。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聖

味芹堂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爲西昌校官。學園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大則咀嚙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菱荷。地雜植松檜竹柏。子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聖

味芹堂

坐是軒。塵坌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夏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子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

記  
先夫子曰悅字民澤常熟人以乙榜終柳州通判

先生不勅襲古文而自能爲古文可謂大作手矣  
但怪其留心經學不能有所獨得而沿習先儒成  
說隨其脚下盤旋何也

私記民澤弘治時人選中有墓志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聖

味芹堂



薔薇壁記

孫慎行

薔薇無處不有，乃于吾園爛開，視若錦屏然，徘徊玩之，真所謂蔽芾千金者也。然非其花之謂也。自三四年間，海內高賢大良壯夫偉士，所名松筠其幹，蘭芷其心，一旦捶辱于幽屏慘園中，雖光采冲天而形質沉埋九地者，何可勝痛。而吾竟荷聖天子赦詔以免，吾得與園日相守，并以茲花繁茂為先，榮不至道旁之流，離窮邊之骸，醜又所謂直木多伐而支離之全者，也不亦榮幸矣哉。雖然亦非吾與花之謂也。丙寅

明末校讀

卷二十七

記

味芹堂

春吾嘗植兩玉蘭于庭，方春花為盛開，迨六七月又開，視前加稠焉。吾以病臥數月，不至園，僮子持數十朵歸，賙之，覺了無兒味。爾時威政日亟，而禍亂足憂也，豈直性命之虞，今聖天子撫御一年來，盜賊以剪，璫瑜以章，珪璋以特達，樸邀以生生，吾卽老病不復冠帶，而忽逢聖天子特知排拘議，慨還官誥，得以垂老舊臣，長日從容徘徊屏下，然則花之足喜悅豈直在吾昔也。縱奇花異產，不過增養楚之悲，今也卽蔓草凡花，便是歌黍苗之蔭，夫吾一死生榮辱何足云。

而聖天子隆興景運，嘉惠宇內弘恩，不可以無紀也。因書為薔薇壁記。崇禎元年戊辰七月十二日也。又憶丙寅夏有蓮一株，高四尺五寸，穿葉心而出，如佛旛蓋，早晚無舒放，開凡十餘日，素知花者嘆未有然者，不此之記而記薔薇，蓮偶一見而薔薇歲歲見，其歌明盛于無窮者將在是。

明末校讀

卷二十七

記

天

味芹堂



水居記

高攀龍

漆湖之干有洲焉，可二十步，三分贏一以爲廣，其外池周之，其外堤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之，所謂軍將漆塘諸山也。主人卽洲作居，以水爲垣，豁然四達，主人偃息其中，以水爲娛，泊然自得，或凭軒而眺，或隱几而瞑，或曳杖而遊，目之所赴，意之所遇，魂魄之所安，無非水也。居久之，于是主人閱日月升沉，雲霞起滅，草木榮瘁，禽魚去來，與四時百物相代謝于一水之間，而忘乎其爲我也。居又久之，于是主人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味芹堂

且宅天宇之寥廓，餐元和之膏潤，乘浩氣而翩翾，上下于無窮之門，而忘乎其爲水也。或曰：子之樂，微矣獨矣，主人謝不敏曰：夫造化者，固逸余于是矣。吾請問之及命之泰筮，得飾之兌，其卦口水澤，其辭曰：安節亨。主人莞爾而笑，乃歌曰：可以樂飢，泌之洋洋兮，所謂伊人在水中央兮。

可樓記

高攀龍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開，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于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于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目觀所及，無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味芹堂

可吾意者，今適可斯樓耶？噫，是余之惑矣。凡人之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于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飽，極力營其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營苑囿遊觀，止于歲時十一之托足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于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可樓者



終矣

授讀 卷二十七 記

至

味芹堂

青蓮閣記

湯顯祖

李青蓮居士為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良是。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在，按其本末，窺峨嵋，張洞庭，臥潯陽，醉青山，孤縱暎映，止此長江一帶耳。風流遂遠，八百年而後，乃始有廣陵李季宜焉。季宜之尊人樂翁先生，有道之士也，處器而神清，休然穆然，夢若有持，清都廣樂，徘徊江庭，以祝將之，曰：以為汝子覺而生季宜，因以名。生有奇質，就傅之齡，騷雅千篇，殆欲上口，弱冠能為文章，雲霞風霆，藻神逸氣，遂拜

授讀 卷二十七 記

至

味芹堂

青一

資昔名在河岳，公車數上，尊人惜之，曰：古昔聞人雅好鳴琴之理，子無意乎？季宜奉命策仕，授山以東濟陽長，三年大著良聲，雅歌徒咏，然而雄心未弁，俠氣猶厲，慨然出神武門，歸而騷牢夷猶乎江皋，夷堂發變，層樓其上，望遠可以賦詩，居清可以讀書，書非仙釋通隱麗媚之音，皆所不取，季宜喜賓客，而蕪城真州，故天下之軸也，四方遊人車蓋帆影，無絕通江，不見季宜，卽色沮而神愀，以是季宜日與天游，遊士通從相與浮拍跳跟，淋漓頓挫，以極其致，時時挾金



焦而臨北固，爲寒裳蹈海之談，故常與遊者莫不貽  
聘相視嘆曰：季宜殆青蓮後身也。相與頹其閣曰：青  
蓮，季宜嘆曰：未敢然也。吾有友江以西清遠道人，試  
嘗問之，道人聞而嘻曰：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  
時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陳隋  
風流，君臣遊幸，率以才情自勝，則可以共浴華清，從  
階升娛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蕩零落，尚不能得  
一中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滅  
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宜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時，其才

明文校讀

卷二十七

記

五

味芹堂

氣凌厲，一世倒騎，驢就巾拭而豈足道哉。海風江月  
千古如斯，吾以爲青蓮閣記。

先夫子曰：顯祖字義仍，臨川人，終遂昌知縣。海若  
之文精悍而有識力，中間每有一段不可磨滅之  
處，然當其放溢時，每有雜筆闌入，未經淘汰耳。私記  
義仍萬曆丁丑進士，精于詞曲，世所傳牡丹亭記，其所填也。餘曲尚多，悉爲其子開遠所焚，不傳。

抱甕亭記

袁宏道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  
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階，  
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  
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  
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菰路，畦畦宛似山  
庄。小奴青泉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  
鐵，稍暇則相與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  
客之至斯亭者，視夫枝葉之蒼鬱，乳雀之哺子，野蛾

明文校讀

卷二十七

記

五

味芹堂

之變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爲真老圃也。而是時  
伯修方在講筵，先雞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苦生，稍  
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枕上，欲起  
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霧中，嘗自  
笑以爲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宏初入亭  
甚適，既見兄勞頓心竊苦已，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  
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僂門屏下，與  
諸弟子問業于此者，不知其幾。屢齒之跡，猶在門限，  
卷碌未燥，而先生已爲遷客，羊腸路險，吾末如何。若



宏反覆于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將歸矣

先夫子曰中郎公安人由吳縣入吏部天才駿發

一洗陳腐之氣其自擬蘇子瞻亦幾幾相近但無

其學問耳

私記中郎萬曆壬辰進士歷官考功稽勳郎中兄伯修宗道萬曆丙戌會元官

右庶子弟小修中道萬曆丙辰進士儀制郎中俱有才名所謂公安三袁也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垂

味芹堂

遠帆樓記

袁中道

邑中無培塿之山獨江水自天而下捲雪轟雷爲天下雄觀予謂峰固無飛來者今秦蜀之間開眼見山安得峙一峰于此與江流相吞吐乎昔常遊光黃間酷愛其層峰疊嶂而其土人則又曰吾安得千里一曲之水而日觀之蓋物珍于罕得久矣然以大江之洋洋卽山與水不相湊合亦有終日觀而不厭者予性嗜水不能兩日不遊江上嘗醉臥沙石間至夜猶不去萬曆壬辰有龍陽人以舟載樓而鬻者大人鬻而建之宅右而令予居焉登而望之則大江橫亘其前浩浩乎洶洶乎昔所爲煩步履而後得者一旦坐而致之几席凡江北之烟樹沙上之遊人了了可數其風帆之往來者出沒于青槐綠柳之中或疾如馬奔或緩若雲停或千帆爭出或孤篷自振或滿插雲霄或半移疎樹顧而樂之曰是可名爲遠帆樓也迺月有一妓來與之登樓熟視樓而泣下因問樓所由來予答以鬻之龍陽人妓乃愀然曰噫嘻此妾夫君別駕劉公樓也公旣家居愛聲色畜伎甚多妾其一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垂

味芹堂



也終日于樓上教歌舞絲肉代奏歡宴窮日夜公既死妾之香火兄弟皆散去而妾身亦流落爲遊妓孰知樓亦遠移至此因指白板屏上所畫花卉數種謂余曰此妾與女伴某竊公筆而戲爲之者也以袖拂拭言與淚俱予乃調之曰汝獨不能學盼盼乎妓收淚笑曰燕子樓被人買去盼盼將安居耶予因念此樓在劉公時爲歌舞喧闐之所至余寂然惟破書敗紙堆列案間安有所爲青蛾皓齒者乎則此樓亦大冷落獨妓耶然予又思樓中雖蕭條而樓外江景甚佳但得堤不崩帆之遠者不日以近使余得安然居之讀書之暇繼以眺望眺望不已繼以沉醉自酌自醉自歌自舞亦未嘗不適也而又何羨焉則謂樓之未始落莫也亦可樓凡三楹凡三月畢功而余姑記之以識歲月

先夫子曰珂雪之文隨地湧出意之所至無不之爲馮具區云文章須如寫家書一般此言是之而非也顧視寫家書者之爲何人若學力充足信筆滿盈此是一樣寫法若空疎之人又是一樣寫法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記

毛

味芹堂

豈可比而同之乎珂雪之才更進之以學力始可言耳

私記珂雪與先王父同年進上嘗至竹浦極贊先王母烹調見醬之美

卷二十七

五

味芹堂



耦耕堂記

錢謙益

萬曆丁巳之夏，予有幽憂之疾，負病拂水山居。孟陽從嘉定來，流連旬月，山翠濕衣，泉流聒枕，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亡何孟陽有長治之役，卒卒別去。予遂羈紲世罔，跋前疐後，爲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啟中，予遭鉤黨之禍，除名南還，塗中爲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帶月相看並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之不蚤也。世故推移，人事牽輓，匹夫磬礫之節，不能自固，咎譽錯互，構扇旁午，殘生眇然，明矣校讀。卷二十七 記 堯 味芹堂

不絕如縷，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擡，長爲山中之人，而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予深幸夫迷塗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于孟陽，以耦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予與孟陽遭逢聖世，爲太平之幸人，其所爲耦耕者，蓋亦感閒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于蔡葉之閒，歎滔滔以沒世，群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然亦有不能無慨然者，予之得交于

孟陽也，實以長蘅與予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盡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髣髴淵明南邨之詩，相與詠歌，臯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願爲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爲息壤矣。荏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灺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蘅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把翫，山林朋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于榮名利祿也。明矣校讀 卷二十七 記 李 味芹堂

予之得從孟陽于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莆田宋比玉予三人之友也，爲作八分書以扁于堂，而予記其語于壁間。世之君子過而攬焉，其亦有如予之慨然者乎。崇禎三年錢謙益記。



簡堂記

萬泰

簡堂者嘉定馬子異甫之所居也。異甫鴻文瑰質，博物洽聞，壯歲好遊，踪跡在當世大儒間。講道問業，歷年忘返。學日進，益負天下名。年未及艾，輒謝博士弟子員，閉戶著書。卜築城隈，門庭蕭寂，居然名士風也。余幼讀易，每愛慕其文，越十年而始交其人。欸扉相見，意思淡遠，酬酢供具，有古貌而無苟容，因益愛慕。自過于所聞之狀，及觀其位置丘壑，則阡陌在門，流泉遠屋，前軒翼如，是名簡堂，無丹堊之飾，雕鏤之美。

文授讀

卷二十七

空

味芹堂

而擁書萬卷，挹南面百城之樂，異甫之名斯堂也。蓋以寄其志也。予因退而思其義，夫天下者四方之所共宅也，而理之則治，紛之則亂，馴之則安，擾之則危，乃其所以紛之擾之者，人操其無窮之心，而競為相勝之習也。君子知其無可奈何，而逆挽之，以其身愚夫愚婦，沸然角逐，沿流忘源，莫可究詰。一旦見端人正士之所為，必將窮而思歸，竊然喪其故我，是故吾黨抑情忍性之學，苦心不可以告人也。今人浮文無節，靡曼成俗，無論細民之業，犯上無等，悖理而傷義。

者不可悉數也。即吾輩文章之事，交遊之道，勢當極盛而江河之慮，識者憂之。當吾世而有有心世道人心之士，斷橫流之瀾，為激石之清，刪其浮情，歸之大道，則晤言一室，彈琴咏歌，而其道可以易天下。異甫之以簡名其堂也，意在斯乎？且夫當世之重樓複閣，秘室曲房，冬煖夏涼，朝暉夕陰者，往往而是也。而尸居餘氣，塊然處之，宛其死矣。定是誰宅，孰與此堂之不丹堊而飾，不雕鏤而美，賞奇析疑，多問字之轍，而主人方且括囊含章，以靜鎮動，以樸易華，蕭然環堵，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空

味芹堂

矣



果州浮梁記

任瀚

越巉巖、窮幽壑、出虎豹、狼狽窟、剗刻離奇、輪囷以航、清冷不測之淵、使人絕長江、如道唐除、歷都市、不知洞、湧出風濤、上此、非有雄才、峻略、軀仁義、垂功勞、永世如孫叔敖、杜元凱、諸人、其誰職、爲此、查長江在天地爲物最險、嘉陵江出劍南軍、負果州東郭而下、望之、濤濤張天、名激玉灘者、又荆吳梁益通津、中流齒齒多惟石、夏秋水盛時、石隱不見、漫然且成安流、至霜降水落、則乃衝薄震盪、杈牙怒號、過人瞬息失便、卽舟敗覆、沒不救、下爲魚龍餌食、莫有出者、故篙師往往、據舷、抗臂、楫、願、邀、取、長物、以、因、行、路、乃嘉靖癸丑春、郡太守南山沈侯、謀諸案佐、東卽鶴鳴山下、西距長隄、甃石水步、范鐵以關其中、步外各植華表相對峙、貫以緯綯、繫橫江舫百數十艘、版其上、施蓬條爲閣道、以通輿馬、往來無復淪滯、其傍則爲飛欄、欄版、錯以朱璽、望之若井幹銀牀、鱗差陸歷、過客凭倚、延佇、則水煙漠漠、鵲鴦、鵲、交、戛、上、下、臯、樹、傳陰汀、花、亂、人、月、在、菰、蒲、鳴、榔、欵、乃、橫、渡、琳、宮、梵、塔、倒

明文校讀 卷二十七 記

奎

味芹堂

影中流、剗然如夢、如畫、天倪、道機、皆自浮梁焉、發之、通知偉人、奇作與造化爭雄、自蠶叢開國以來、實所未見、江山有待、將非其時乎、昔秦昭王使其大夫李冰爲蜀守、鑿離堆、辟沫水之害、蜀人世世祠之、今永康軍有神、露冕而躋其袍、若王者、前有穹碑、書秦太守冰、以水事奉皇帝祀、卽如沈侯、嘉陵江浮梁、功不知百世後、宜何所食報也、沈侯貞白循良多惠政、可銘金石、諸無關水事者、法不得書、

先夫子曰任瀚字少海春坊司直少海之文奇崛

明文校讀 卷二十七 記

奎

味芹堂

當于唐文中求之

私記少海南充人嘉靖己丑進士從考功主事補春坊司直



養魚池記

趙時春

夫窮天下之大觀，未始知觀者也。海之濶，莫大於江，越之潮，楚洞庭之湖，彭蠡之澤，極天下之大觀矣。其形勝橫絕，括囊宇宙，使怯者懼而壯者悲，彼方悲懼之不暇，而奚有于觀乎？苟于紛錯繁擾之中，而有悠然由然之趣，蓋不俟窮極其觀而後得。夫所爲美者，刑部事于諸曹最劇，部置獄置廳，以諸司主事主之，監察繫囚之出入，月更其人。嘉靖八年夏五月，適余蒞事，桎械滿前，呻吟哀號之聲，不絕于耳，左右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奎

味芹堂

滯渤海者五年，所謂海之濶，河之廣，幸復見之，獨大江之南，未窺然。夢寐懷想其名川巨浸，庶幾若在我臆，其雄偉環壯變態，古今使余慷慨激烈而悲悼。往昔生憤世不平之心，則有之矣。卒未有使余心悠然山然而得其趣者。余以是知觀之未始窮而余之未始知觀也。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七

奎

味芹堂



## 谿山歲月閑記

倪宗正

邵康節詩身成江漢思鯁鯁樂在谿山歲月深予歸  
田而感此於池閣扁曰谿山歲月夫歲月一也豈谿  
山而別有歲月哉語云化日舒以長是歲月以時而  
異也山中日月長是歲月以地而異也予以是自驗  
之弱冠見錄鄉書遂涉迹仕途奔試期供公事集政  
績營營役役者三十餘年但見倏而朝倏而暮倏而  
春夏而秋冬而歲月邁矣子夏日事君能致其身事  
君則身不我有况歲月哉自樂天所謂歲月屬官家  
明文授讀卷二十七 記 老 味芹堂

是也予自脫去羈絆不受促迫幸天不以大擾相加  
小冗則撥小悶則排得以高枕安睡淺斟細酌陶筆  
微哦停局長筭看花以竟春翫月以終宵暢意盤興  
延留光景夫偷閒尋樂達者之妙權也至是則閒與  
樂爲吾固有之物取之不窮用之不竭何必偷且尋  
哉回視三十年之歲月如一飯之夢片時之春此谿  
山歲月所以深且長也夫人生大化之中總至百年  
歲月亦瞬息而已如予拋擲於少壯而幸復於將老  
悔之亦晚况至老而不返者耶遂書爲谿山歲月記



ZW 21181800575343

而因以自慶云

百家私記公字小野徐姚人弱冠以儒士舉於  
鄉登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常以作到理請太倉  
知州議開自茅港以興水利歷遷禮部員外郎  
武廟南巡與同官黃華等進道諫杖請出守南  
雄府尋告歸以文章氣節祗膺後學與同邑王  
陽明馮雪湖開化方棠陵吳松陸儼山東粵鄭  
少谷相交好先遺獻嘗選其詩於姚江逸詩  
而未見其文今得其小野集於薛孫繼宗謹登  
是編以選十篇則  
入於姚江文畧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七終

記

老

味芹堂